

重刻宋羅長源先生路史序
士生今之世而欲籠罩古初博
涉百代舍往牒奚適矣顧搜
奇眩異莫與廣大之觀因陋守
舊無當會通之適自非宗工鉅
儒抱卓越之宏識振斧藻之



菁華孰與洞貫載籍之未興
折衷規制於旣弊勒成一家之
言永貽來茲之鑒者哉有宋廬
陵長源羅氏慨諸史之未備薄
文士而弗居殫精極思撮舉
兼收作前後二紀起自邃古

迄於有夏世代之淵源良爲縣
邈通興之軌轍畢著指陳逆
國名而得受姓之始重封建而
存治古之遺至於發揮餘論兩
編則尤稱辯博雅馴精詳典
要殆若入武庫而駭目遊山陰

以賞心者矣且其文辭根本於
經傳意見迴絕於百家論人之
生必有死而仙不必學論佛氏
好仁入愚而釋不足為辭而闢
之道貞夫一良有功於聖門嘉
惠乎來學者歟近歲洪都僅

梓其半未覩全書錢塘舊板
雙言校未詳錯誤迭出先生之
苦心正論幾泯沒於世矣廣陵
喬君可傳志篤縹緗家抽鄴架
酷嗜奇博冀廣流傳爰命梓
人躬勤檢閱刻既告竣屬叙簡

端顧蕃自愧章句習深管蠡
見陋莫能循其藩籬窺其底
蘊而竊嘆先生居今慕古不
狃於耳目聞見之怕情酌古
準今必究乎天人物我之極致
信爲千載之絕學可稱生平

之偉觀者矣輒綴蕪詞僭題首
簡嘉與喬君闡幽之功用貽
同好欣賞之助至其命名曰
路則先生方自信其可諧大
道永示周行者備載編中又
何待後學尠聞之士贊以一

詞也哉

大明萬曆辛亥季秋日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金陵朱之蕃撰并書



路史序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違太史公藐千三百載矣又上誒之萬載之前非取益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輸雌雄之書輜軒黃車之錄克棟連牀曜聯而轂繫矣然心術或蔽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觸途而輒寃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攷張惜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鑿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狹淺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孤羸威學之後首撥隧緒旣足通遺而蘇

子所述第發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財成焉賞善罰惡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菴藹而不昌得亾惜乎或曰今古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廬臧爨獲蒙蒙亾志者之屏見亾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炎黃小顛顛譽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今並之

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旦莫之轍也風容臯夔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時方其所表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清穆之編詎宜辱於樛鉞之手邪式爲抄類而獲奇紀且太史公來百千賢之論話詳矣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天皇以還尼于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亾其有所明則諉之私屬疏之下方夢雋之論餽誚碩人亦徒以移衆云

歷紀乾道龍集庚寅亞歲廬陵羅 泌長源序

路史別序

輝自夷陵抵衡湘有爲輝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
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以方
問族五羊道當繇吉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猶竊患
不偶比屆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於闔閭之外
議論粲發問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覩奇秘
然後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爲
不虛語實天下之奇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
謂我

朝之

所尚山谷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然其發

論乃有時而相似又何邪輝竊論之公之立言遠禍
賈誼而敘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
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
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
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
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
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
春秋之不褒則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
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叙事者優爲之矣嗟乎
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

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使遂
行之不惟俾管窺甌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裘褐談禪
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
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
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強
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

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不昌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
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
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又評之立蕭曹勲業易
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輝之孱微

無高銜大貝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謂
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
語則知路史矣

歷紀乾道龍集丙申六月十五日西蜀費 輝謹序

豫章刻路史前紀後紀序

司馬子長作史記斷自堯舜司馬君實作稽古錄蘇
子由作古史考始于伏羲非不欲舉開闢而歷數之
吾知不能也太古尚已易書所不載者縉紳先生難
言之何者無徵故也然其軼事時時見於他說會而
通之亦足以論其世而存其畧故馬總有通曆之編
劉軻有鏡畧之纂而劉道原對君實以通鑑始于三
晉不免脫漏以故後之作者或稱外紀或稱大紀或
稱前編多行于世君子亦不能廢之羅長源路史之
作意亦猶是也其書上自洪荒下止虞夏以爲殷周

放伐不足紀也故謂之路史路者大也上古之道爲大道故上古之史爲大史也旁引曲證聯而屬之因疑成信合異爲同上下數千百載如指諸掌其志良偉而用心亦良勤矣然其採典籍則五緯百家山經道書一言一事靡不摭拾幾于駁雜而無倫叙世系則叔季纂竊與海外氏羗鮮卑夷戎別種靡不遡厥源派本諸皇王幾於傳會而無識至於禪通循蜚䟽佉等目因襲諸史未暇刊削其說本于元命苞三五之名旣置勿論乃又有中三皇而益之以初三皇其說本于洞神部此則余之所聽熒也夫事不在目前

人不當吾世傳聞徃徃失真而况于千萬年以上乎而又况文字未興之前乎故如其信也則孰爲三五吾不敢知如其疑也則有五帝矣安知其無三皇有三皇矣又安知無中三皇初三皇哉故曰三皇之世若恍若惚人以恍惚傳之吾亦以恍惚記之人以恍惚記之吾亦以恍惚讀之奚不可者吾友李伯東氏曰余嘗晏居思念邃古淳風沕穆草木蓊蓊鹿豕狂狃欲夢遊而不可得今取羅氏書觀之若與無懷葛天之民相恬熙于出作入息之天者又何暇計其事之虛實言之醇駁哉斯言得之矣或曰羅氏之史誠

足以補諸史之未備矣然則初皇以前足以盡生人之始乎曰史始初皇亦取其近似者存之耳若必窮生民厥初如所謂大風吹沫爲光音世界者則又羅氏之所不取也是書字多隸體而傳寫旣久舛譌亦甚畧爲釐其一二餘多仍舊以自附于史闕文之義且俟後多識者

萬曆癸卯歲春三月穀旦長洲張鼎思書於江臬公署之藏輝軒

重梓路史

凡例

一此史歲久傳湮原本無稽而錢塘舊刻魯魚亥豕滋甚惟豫章重梓其半雖爲釐其一二今更備攷諸書少加校訂尚有待于多識者是亦附于史之闕文之義

一長源公博學弘才上闡萬古下開百世

功實不在於禹下矣然搜羅奇字摭摭異聞似涉怪誕及攷篇海諸書總之互用無舛故其自謂亦曰其中所用字俱在已所用有異覽者知之是以不敢率意更改

一豫章翻刻者止鐫前後紀而國名發揮餘論不與焉愚以爲國名紀則姓氏源流揭如指掌而發揮餘論發前人之未

發徵後世之無徵愚故並校而鉸諸梓一紀載論斷篇中大字凡遇註釋原分小字兩行而底本漫刻渾無分別且連編倒置首尾混淆大滋讀者之惑茲刻悉爲校正

萬曆歲辛亥季秋寄寄齋識

凡例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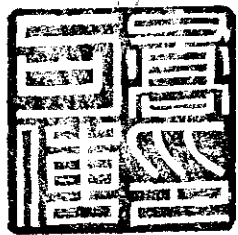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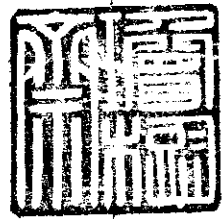
長源公之史予家藏舊矣每欲
為之翻刻奈其間勾棘難通後
以艱繫秣陵偶與友人吳翁晉
談及此史出之笥中遂喟然曰
長源公始作之志欲使千秋萬
世視如一日詎知今日幾于湮

沒哉更得豫章所刻前後紀
較之此本差勝亦未盡善也遂
于視事之餘深以讐對抄字疏
句者頗不倦綜一篇之旨稽二刻
之訛越以年歲乃始告成即授
剞劂以廣其傳非敢解名于一時

實欲為長源公之忠臣也蓋長
源腹誠海錯其用字如以庖犧
之為包戲玳瑁之為毒冒難以
枚舉亦在學問渾成會通一貫
歷、有稽讀者但以是忽之玉
于中間倘有似是之物未敢自

言殆盡當有俟於後之宏博
君子

廣陵喬可傳載識



路史前紀

目錄

第一卷

初三皇

叙四太

第二卷

二靈

九頭紀

叙十紀

第三卷

循蜚紀

第四卷

因提紀

第五卷

因提紀

丁

第六卷

禪通紀

第七卷

禪通紀

第八卷

禪通紀

第九卷

禪通紀

前紀目錄終

路史第一卷

宋廬陵羅泌纂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初三皇紀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
所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而盪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

儀匹也不曰二儀者二有

先後兩無彼此有相匹之意矣天一地二者此先後之言余地亦惟一而云二者言下已落第二也

太極者太一也是為太易

太初之始

列圍寇曰有形生

於無形

無形天地之始有形萬物之母

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

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

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

曰渾淪

渾沌也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渾沌

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

易內篇云日月相逐為易有易象

及易之名二說見發揮

易無形埒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則無其一矣以奇數

倍之為五十而一無倍是之謂無形埒

易變而為一

北方一變而為

七七變而為九

七衍數九玄數此河洛自然之用世莫能名夫一至七返矣至九還

矣還返變通之謂也是所謂易者豈牽合哉

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為一

始則終終則始會九而復元變九而復貫易卦自一變至七為歸魂而本宮之氣革矣復二變而返

乎本體是復變為一也一者形變之始也

天以四九轉之道亦數之足余

地以一而變四四有體而一無體是故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

用者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二二而四三三而九以至九九八十一皆可變以乘而一不變百則

十也十則一也故亦不變去其一而極于九皆用其變者也

清輕而騫者為天

濁重而墜者為地冲粹而生者為人

此上本易乾鑿度之文引

見列子知此說則可以究天地之蘊矣

天地壹緼萬物化醇男女會

精萬物化生而庶彙繁矣

天地交而萬物生也夫一氣之中五行並育而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自是衍之則為十為百為千萬如核既坼則根生榦榦

生枝枝生葉斯謂三生萬物雖然治故荒忽井魚聽近非所詳

言而往昔載謀又類不融正閏五德終始之傳乃

謂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為之治

即代所謂盤古氏者神靈

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六韜大明云召公對文王曰天道淨清地德生成人事安

寧戒之勿忘忘者不祥盤古之宗不可動也動者必凶今顛之會昌有盤古山本盤固名其湘鄉有

盤古保而雩都有盤古祠盤固之謂也按地理坤鑑云龍首人身而今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廟祀事

具徐整三五歷紀及丹壺記至唐袁天綱推言之真源賦謂元始應世萬八千年為一甲子荆湖南

北今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陰晴云其顯化之所宜有以也元豐九域志廣陵有

盤古冢廟殆亦神假者錄異記成都之廟繼之以有盤古三郎之目庸俗之妄餘詳發揮

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

下卷所紀三靈者

在洞神部又有

所謂初三皇君

詳見發揮

而以此為中三皇蓋難得而

稽據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摭紀三靈

而復著夫三皇也

諸書說三皇不同洞神既有初三皇君中三皇君而以伏羲女

媧神農為後三皇周官大戴禮六韜三畧文列莊子不韋春秋有三皇之說而劉恕以為孔門未有

明文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世遂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之三皇斯得正矣至鄭康

成注書中候勅省圖乃依春秋運斗樞紂黃帝而益以女媧與洞神之說合然白虎通義乃無女媧

而有祝融甄曜度與梁武帝祠象碑則又易以遂人蓋出宗均援神契注與譙周之史攷紛紜不一

故王符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或及此亦不敢明至唐天寶七載始詔以時登祭天皇氏地皇

氏人皇氏于京城内而王璵建言唐家仙系所宜
崇表福區請度昭福作天華上官及靈臺大地娑
父祠於是立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
女媧等堂皇則太古天皇外復別立三皇矣
氏之世但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
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
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此而知來千
世之前萬歲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
知也不可不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非學者之急今
一切隔之

初三皇紀

路史第一卷 終

路史第二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粵有天皇

易通卦驗文按洞神部以此為中三皇君

是君臣道生之後

是曰天靈

外紀云十二頭號曰天靈

望獲強尊

以獲為名以望

為姓字子潤號中天皇君並詳洞神部

頎羸三舌

十二文 驤首鱗身

傳記三皇

皆馳身此亦形相

碧盧禿楊

丹壺記

首出庶物君有五

各史

前已卷二

一

期五行期運一非寔司元化歲紀攝提見徐整斟元陳

樞以立易威春秋保乾圖云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

宋君云威則也言斟酌元氣陳秉錄司契無文不懷

乾曜迨元像符合氣太微黃書云天皇象符亭毒萬

有風行焱逝亭蓄其形靈書八會王經隱注云三皇

策按洞神第十四一天皇內字二地皇內記三人皇

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鳥迹之始也真誥曰八

會文章之祖也一皇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雲自

然洞神三皇經云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為用天

皇所授玄玉為簡青玉為文地皇所授黃玉

為簡白玉為文蓋道家者流以三皇經為三墳太洞

經云三皇經者玉真洞清上清洞玄太清洞神也三

洞蒼元經云洞真上清也洞玄靈寶也洞神玉券十

三皇也然近代三墳書非此也有跋見發揮

華洞神經有三皇印三皇玉券一曰金契三皇經云

自然之文皆綴以金鉤置一玉案覆以珠巾芬以

五香侍人風真淳太真科云大化始立人風真淳故

以十華道接三皇之世洞玄名靈寶之道明三才度五帝體

之世洞真名天寶之道紀清正之方濟三代之後體

真得極靈寶經云三一者上一真帝之極中一真皇

地皇得主故上成正一人皇得妙故上成眾提名旋

妙三皇體真而守一其真極也得一而已

復提名策名也旋無門無旁神運四奧被迹無外無

復言其變化

熱之陵遁甲開山圖云天皇出於桂州即無外山也

鄭康成云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萬二千里

水經注云或言即崑崙榮氏三輔九翼為世億齡項

云五龍及天皇皆出其中

始學篇天皇十三頭皇氏洞紀云一姓十三人也它

書皆然獨春秋緯言天皇地皇人皇皆九人分為九

州長天下故河圖括地象云天皇九翼提名旋復蓋

輔翼者九人余易通卦驗云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

各

前

二

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更王者亦有五期三輔公卿大夫也故禮記正義謂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天地初分即應有君臣治國第年代綿遠而無文余三輔九翼併皇是十三人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見遁甲開山圖鏗

名岳姓字子元號馬蹠妝首十一龍君迭辟繼道地皇

十一君皆女面龍類馬蹠水經注榮氏云兄弟十人面貌皆如女子而相類地身獸足出龍門山主

治荒極雲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侔貲洞神經云地皇君主治

八荒四極四太始之元三皇三一等經云中天皇以海山川谿谷

始元年出治平初太始云上竟號年按道書有元景延和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而武帝內傳又有清虛三統經序有中皇之類上成一不生

悠悠無驗特取太始太初之意云

不化覆却萬物覆於下却於後得道之秉立乎中央

神與化游唯庸有光見文子等書鬼出電入龍興鸞

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鴻烈爰定三辰是分宵晝見通

曆或謂三辰有度晝夜有經何定分之有曰不然茲特後世作儀器以揆躔度準盈虛以正昏明者固非

移日月而易晝夜也是知躔度畧景之用有自於此矣魄歿魂生式殷月候通曆

云地皇以三十日為月十一月為冬至亦見高氏小史此亦本自然余凡事有出而無攷姑取以證者此

也諸治徑易火紀周正帝系譜云天皇氏以木王地皇氏以火紀始學篇亦

謂天皇以木德王故或有草榮木替亦號萬齡三皇疑二皇為義炎者非也

皇地皇人皇開治各二萬八千歲而河圖帝系譜等天地二皇俱萬八千歲始學篇則云八千歲按真源云盤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時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萬八千餘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

人結繩刻木四萬五千六百年皆難取信夫太素莖莖固有一定數然方此時歲曆未著烏從而紀之哉三墳書以一歲爲一易草木蓋以草木周禪爲之紀辨余今都波之人莫知四時之候女貞之俗不知正朔紀年但云已見草青幾度流求之國以月生死辨時以草木榮枯爲歲儋崖觀禽獸產乳識時占蓍芋成熟紀歲土番以麥熟爲歲首宕昌党項皆候草木以記時序太古之世中國之俗有以與蠻夷同斯不疑者曰萬齡者亦號數之萬余

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帶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三皇者豈非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紀而不遂與二靈參邪予故從之別紀二靈而返泰皇

氏於九頭紀

九頭紀第一

泰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

見維

胡洮

龍軀

姓愷名胡洮字文生人面龍身九頭

驤首達腋

玉篇云亦臂也今作腋掖

出刑

馬山提地之國

遁甲開山圖云人皇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山今在秦州伯陽谷水出之

老子之所至

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爲九州謂之九圍

見維

書春秋命歷叙云人皇出暘谷分九河

別居一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

謂居方氏

見三墳又維書云人皇出於提地之國兄弟別長九州已居中州以制八輔則九州

肇此分矣今石碣有九皇里非一所也

太平元正肇出中區

太平元年正月出治

各

前已卷二

日

太中祥符五年聖祖降言上天祐德之意以為玉清分職實曰九天司命在昔乃為人皇蓋九人之

一亦嘗降治駕六提羽乘雲祇車見雜書寰宇記作抵車誤制

其八土為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太平經云三皇之時人皆

氣清深知天地之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

際無臬挺桐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言教為天下谷言

如云言辭迪出谷口谷口古塞門或云上賜谷蜀秦

猶文教也還乘青冥覆露六幕罔不承命上下道

今之斜谷樂史從之妄矣襄高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畀與人天參離良是仇

書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文子鶚冠子云九皇之制主不

虛王臣不虛貴階級尊卑名號

為后夫婦之道始此又見春秋命曆叙有佐無位

擿三辟云人皇別長九州離良地精生女

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鉤考之具不備也政教君臣

所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此言政教君臣所自

則前乎此者無政教無君臣有當是之時天下思服

日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頽然汔終為世之日

兩皇並隆右中天皇而下河圖年代曆等皆記之三

百年小司馬氏取之不足稽也寶積記云斯頻國石

室中有三皇石像皆龍形長六丈天皇十二頭地皇

十一頭人皇九頭頭者人也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

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

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

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
 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
 姓而疏仡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置而勿論
 可也略條刺于右端春秋命曆序云自開闢至獲
 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
 為十紀易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
 六萬歲每紀為一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為
 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
 莖此道之根本也推蹟於曆數之理者能知之有
 太素之年
 說見餘論

其一曰九頭是為一姓紀則泰皇氏紀也秦丞相
 縮曰古

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貴者非貴於二
 皇也以其阜民物備君臣政治之足貴也按孔衍
 春秋後語泰皇乃人皇張晏云人皇九首韓敕孔
 廟碑云前開九頭以叶言教是也泰皇即九頭紀

舊記不之知余真源賦云人皇厭倦塵事乃授籙
 於五姓知為九頭紀也韋昭亦云人皇九人所謂
 九皇然鵲冠子所稱九皇則又非此至
 董仲舒繁露乃推神農為九皇異矣

五龍二是謂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五行之
 象類布

山岳張陵二十四治圖云伏羲
 造天地五龍布山岳也方是時也世亟巢

穴日月貞明貞源云五姓乘雲車而治天下時人
 穴處巢居日月貞明一曰五龍紀

蓋龍德而正中者也漢世祠之膚施春秋命曆序
 云皇伯皇仲

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
 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云五龍爰皇後君
 也昆弟五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為
 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僊之類而以宮龍土僊為父
 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
 部法五龍之迹行無為之化為十二時神是天皇
 在五龍之後妄矣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治
 在五方亦見李善遊僊詩注今上郡奢延膚

施縣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龍僊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云五龍池有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僊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之西南又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攝提三是謂五十九姓紀

孟詵錦帶前書謂之括提紀或作提捷提捷皆

非蓋攝提首紀也

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與六十

四氏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

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在漢皆餼

漢舊儀云凡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

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天與上地金木水火土石是矣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

十有一姓皆古帝王也故鄭釋周官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為四類氏或作民誤

合雒四是謂三姓紀

龜圖出雒從而合之所謂黃帝合而不死者或作雒又轉

為熊俱非教人穴居

錦卿帶書云合雒四姓教人穴居乘有巢教人巢居四姓謂叙命紀

蜚鹿以理

見真源賦

連通五是謂六姓紀

或作連通

乘蜚麟以理

見賦蜚鹿蜚麟蜚羊

之類蓋皆馬名如蜚菟青龍白鶴野麋娥鹿走狐騶吾等也

叙命六是謂四姓紀

克以命叙而通之也

駕六龍而治

賦云五姓

後付七十二姓駕六龍而治天下七十二姓者攝提合雒連通叙命之四紀也然云次傳五龍氏又以六姓紀為後五姓次傳叙命紀合一百一十萬七百五十年至遂人則妄矣

右古六紀在鉅靈氏前

循蜚七是謂二十一姓紀自鉅靈氏而下紀也德厚

信砥天下之人循其化以若飛也
陶弘景譜曆云上古有循飛紀

因提八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董遂人氏

之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即十有三姓也諸紀不一按維書云三皇

號九頭紀次五帝號五龍紀次攝提紀次連通紀次叙命紀次因提紀次禪通紀次為合維循蜚傳

之謬

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

有八姓也三墳書作通姓氏又以九頭五龍提犍三紀在通姓後妄也大率此書雖有所

取然淺陋每難据云

疏侂十自黃帝氏而紀疏以知遠侂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自秦

氏沒而嘗無君矣其亏民也聚生羣處無君親之

異仁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

其有君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

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

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壑堦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端握符登

紀為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

地之有初翔于僻邑荒村悅見太古之俗顧豈俟

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

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

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物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物然又且為不神者求也祇禍新襲蟣蝨生之州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而况於人乎譚藪云道言天地初闢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賤者易生貴者難毓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為人日其源於此蓋不知也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接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秦皇以下五紀凡言六在遂人前鄭康成六藝論云遂人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云

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逋六叙命四元九十有一如鄭所言則十紀皆在遂人之後而四紀又在伏羲之後非也馬總之徒俱謂十紀通百八十有七代又云伏羲前六後三各立年歲亦惟取據張揖貞到徐整等亦皆不可質

中三皇紀

路史第一卷

路史第三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循蜚紀 第七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躡灑

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丸變化而與物相弊鏹遁甲

開山圖云巨靈與元氣齊生為九元真母出於汾隹汾水之隹上也其地隆起若尻隹然今成

慶軍是廣韻云鉅靈出於汾隹今華陰縣北一揮五

百二里有鉅靈廟九域志云鉅靈祠河中府也

丁之士驅陰易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李淳風小卷云

元始判氣天皇上帝鎮立名山各有所屬分野蓋當是時六合之間有未融者故鉅靈女媧之徒以神通

智力出而贊化也五丁蓋非一按世本及蜀紀華陽志益州記十三州志成都記等皆言五丁事蜀王開

明負力能徙山通石則目以五丁矣又言五丁其時未有號諡但以五行方色為主故廟有赤黑黃白之

帝惟無恒處或云治蜀蓋以其迹躔焉
傳載鉅靈之迹多在蜀豈

別一鉅靈邪薛綜以鉅靈為河神蓋本水經所引謂國語華岳當河河神巨靈手盪脚踏開而為兩言之

今國語亦無此文又漢武帝內傳時東都送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為鉅靈異矣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獲逆帝王之

世乃知天未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

倕傀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

三世吉夷四世九渠一世稭韋四世大巢二世遂

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

倉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

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

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

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為禪通

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句彊氏自句彊而

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叙

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

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之渾沌

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爲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紕焉自無懷降所叙與名山記大同此予之史篇所取獻者也鉅靈之號此世所聞焉者也遁甲開山圖云鉅靈與元氣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偏得元氣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褐冠子之所謂尸氣皇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爲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寂寥而無詔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謹闕之以俟

以下辨論本史成而立說元不在正紀中子姓楫客準例諸史將便觀覽取之以附於逐篇之末故其中所用字俱在已所用有異覽者知之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譙明涿光信其爲繼治者乃知邃故之事非必無傳特恨幽介弗之究余予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丁也

鉤陣氏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祿黃頭大腹出天叁政

見春秋命曆叙云出天齊

政則有官統故賈公彥云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人皇有輔佐遂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氏有官明矣無文字以知官號也无易天生无散大璞按圖正端是致

天極鵝冠子云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碌碌至其成形端端正正勿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

无易天生无散大璞自若則清動之則濁神聖踐承翼之位與皇神合德按圖正端以致天極兩際四致聞以正息云云三百四十歲狽神次之號曰黃神見命曆叙按道家亦

有所謂黃神盖與此異本起經云三始之道太初者道之初也其初精盛則為元明名曰太陽又為元陽子丹乃化道君故曰道之初藏在太素是為一氣太素者赤氣也初變為黃名曰中和中和為老子乃化

神君名曰黃神入於骨肉以之為人故曰人之素藏在太始則二氣也太始者氣之始也黃氣乃復歸于白氣白若水精名之太陰為太和君此為三氣特亦體中之事而歸藏經言昔黃神與炎帝戰于涿鹿則以為黃帝矣抑又非此

狽神氏

人皇氏没狽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

五葉千五百歲見春秋命曆叙

犁靈氏

東荒經有犁靈之尸犁靈氏之尸也以不壞

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凡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言之矣予非好為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

而下汔于今耳之所納目之所接其駭於聽熒者
夥矣况神聖之事凡之莫既者邪是堯舜崇仁義
六經論語其理備矣顧且言之吾見焦唇乾呃而
聽之者愈悠悠也是故莊周之徒罵以作之意以
起之而後先王之道以益嚴然則予之所據正亦
不得而不異余予悲夫習常翫正與夫氛氛日趨
於竒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於是引其暱而景者
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而蕭相國作未央
宮之意也雖然詆詭亂惑猶弗薦焉覽者知夫讓
王肱匪漁父說劍之措則吾知免矣

大驪氏

大驪氏見於南密

河南南密縣有泰驪山記謂大驪氏之居即具茨也

或曰泰

塊昔者黃帝訪泰塊於具茨

中山經次七斂山之東三十里大驪山又次十

一有大驪山注熒陽密縣大驪山也即具茨今在許

之陽翟集韻具次山一作次痰詳黃帝紀言歸大驪

即大一曰大隗

姓源韻譜云天水有大隗氏云出于大隗氏

蓋設於无垓

坵之宇而臺簡以游泰清者後有隗氏大隗氏

姓苑等

鬼驪氏

鬼驪氏後有鬼氏饒氏攘氏刹氏鬼驪氏

鬼及鬼驪皆古侯國

和菟史云古有大鬼氏鬼鬼氏鬼驪古通用潛夫論云鬼姓饒攘刹是也三國宜皆炎黃之代封之一作

攘利者訛

各已

弁茲氏

泰逢氏

和山者寔為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於黃山之陽

出入有光

見山海經今東陽有黃山孔甲岐處字音培集韻倍負同音培云河神一云倍尾山

世紀云即東首陽山太平御覽作黃山音為頻繆矣泰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柰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徃徃以生死鬼神為性命道德外事有不

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為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亦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為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竇而不閉天之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

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陰濁盛
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
于神者與天爲徒歸于鬼者與物爲徒亦天地之
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歸
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
是故正直爲神而儉險則爲鬼德陽而欲陰男陽
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
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君子於此其
可不怍又怍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三五之時人
聰明而淵懿純天而不人是以黃帝大少神農顓

畜專享乎其上句龍芒蓐祝融玄冥作配乎其下
其事然也帝嚳而來不能紀遠然而禹強闕伯玄
枵諸稽實沈駘臺咎陶伯益豕韋夔稷之流秩猶
不遷之祀橫窮卓偏剛毅一真烏往而不神哉叔
末之人佔佞儉侏綦溪利跂正真之道削而儉險
之行多是以不能神明而歸于物詩云三后在天
王配于京本賢愚也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逢吉凶
也三塗六道其僭有自來矣期期區畛亦予之熱
熱肺也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

見南華真經注云環中中

庸之道

中之爲道帝王之心卽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
以示世人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
以爲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今夫率意而射則終
日無所中率意而視則終身無所與必也質的設
而後天下之手無異鄉日月揭而後天下之目無
異屬聖人之道獨立乎中而後天下之心無兩從
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衆見之所

宗萬手之所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
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爲太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
得之而爲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今如有容泊
兮如未始出其宗而茫兮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
之傳炎帝氏以之傳黃無異付也堯帝氏以之
傳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尹
周公而中之所以爲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
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
暴王室如燬數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之不建其
禍正如此也嗟乎臯謨箕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

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
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
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
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
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
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
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
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
孰得而過邪冉相之道茲其所以寂寥希闊而不
繼之豈不慙歟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爲君盡君

道欲爲臣盡臣道盡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而
彼儉者附誠明假權變繳繞咕囁以綢其姻而濟
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子
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爲中庸泚也

蓋盈氏

若水之間禹中之地

若水之間地當川蜀在西南方
此禹中之名所爲立以知東北

朔易前聖之爲有說不
盡朔易說詳發揮一

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虛也

海內朝鮮記南海之內禹中之國以去有九丘有陶
唐之丘叔得之丘蓋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神
民之丘以水絡亦
陶唐昆吾之流也

大敦氏

雲陽氏

雲陽氏是為陽帝

見道書

蓋處于沙

沙長沙所謂萬里沙見遁甲經今茶

陵西南十里雲陽山也又萊之掖縣有萬里沙祠

亦著甘泉以故黃帝以來

大祀于甘泉

甘泉山本亦曰雲陽杜馮翊雲陽縣雲陽氏之嘗居

云丹徒

董覽吳地

記云曲阿秦時曰雲陽嶺太康地記云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其道使曲阿而名吳

錄云改曰丹徒天寶元年曰丹陽今屬潤絳北者非也

十道志言雲陽氏古之仙人開山圖

以為雲陽先生之墟言陽石山中有神龍池黃帝時雲陽先生養龍於此為歷代養龍之處水旱不時祀

之中有神書鐵券玉石之記故三輔黃圖引為雲陽先生然開山圖所言陽石山在絳北又非雲陽氏也

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

以隱處雲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即今茶陵之雲陽

山也予游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沉

方皇不忍去亦意嘗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

倚皆西面而北上朝衡領矣然攷之皇甫紀實為

少昊之封雲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

雲陽以故黃帝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

其亦為始封乎雖然丹陽曲阿亦秦世之雲陽領

也吳地記錄曲阿正秦代之雲陽領太史時言東

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間秦人於是發赭徒三千鑿

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

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而陳勳屯田鑿

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破岡瀆也故杜佑以丹陽爲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茅山若絳北之陽石者非其正矣載言之流以爲僊者蓋知其異也

巫常氏

泰壹氏

泰壹氏是爲皇人

道言天真皇人者泰壹也杜甫云泰壹奉引包羲左右堯步舜趨禹

馳湯驟

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

位者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

之解與天地之所始

見鶡冠子三皇經云皇人者泰壹所使在娥眉山黃帝往受

真一五牙之法泰帝者泰皇氏也傳言泰帝興神鼎說者以爲伏羲失之三十九章經云九皇上真王虛君也即泰皇矣今鶡冠子有泰皇問泰壹天地人之事三孰急云昔者神農嘗受事

于泰壹小子

本草經

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泰壹元君

蓋范无形嘗无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

開元詔盧

鴻云鴻有泰壹之道竇華云洪荒無爲之道按鶡冠子云泰壹之道九皇之傳清成之初太始之末見不祥事於名理之外范无形嘗无味以要名理之所會抱璞內篇及玄錄皆言泰壹餌金液而仙而毫人謬記謂泰壹者天神之最貴故漢武以李少翁之言祠泰壹于甘泉然道書謂泰壹君者諱臈又言身中亦有所謂泰壹者諱務猷蓋不足攷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冶及泰

壹之書兵法雲氣書傳間出而黃冶雜子漢後不復

見

漢志七略有神農兵法黃帝兵法又有泰壹兵法一篇有伏羲雜子黃帝雜子又有泰壹雜子五十

三篇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泰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泰壹陰陽二十三卷

其書言黃帝謁娥眉見天真

兵法今或見之兵書

皇人三一經云黃帝游靈臺青城山絕巖之下見天真皇人而上清記龍躡經四極明科苞元玉籙

抱璞子等皆言黃帝謁娥眉其事甚著或云在青城乃見寤封於青城尔事見玉匱寤封告帝曰天真皇人在娥眉山因授龍躡等事見上清記及青城等記今青城有寤封洞室軒后壇及黃帝轍迹甚多

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為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无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畧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衛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

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葵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廸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叙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亦治萬物自亦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矣子以蕞尔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

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无乃已浮

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其為教也至矣此所謂玉

佩金璫妙文也自使聖人以為之紀以上集仙錄稍華其語以為雲華告禹之言水火大淵

之事其所言哉楊谷授道記云黃帝見天皇真一之

眉而問真一之道其言大率論水火絳宮大淵之事云

予所叙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季

皆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

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

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而

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罔閔而隘八落者也又

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齡

逾數百雖有修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亦然未

有不死者見素問天老養生經老子云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季為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

此言雖陋以台觀之物莫不有數有數故雖天地

莫能逃山亡川邕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

險著蟬羸之甲晉殿破楹昆明劫灰則所謂地屢

敗矣河側州郡今歲在河南明年决出河北東西海岸亦皆如是今西北荒外沙漠之間皆是

滄海遺迹而太行麻姑朱崖等山險崖石罅皆是羸蟬之殼顏魯公等以為桑田之變者也土

石自天星碩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崩陀則天

有時而毀矣

雨土實石星實夜明並詳發揮雨粟說天崩裂事後世尤不勝多漢惠二

年天東北開晉大康二年西北裂太安二年天中裂咸和四年西北又裂昇平五年天中裂哀帝卽

位又裂梁太清二年西北裂陳至德元年十二月從西北開至東南或百丈或數十丈有聲如雷山

雉皆叫或見宮室之類按內記云天墜將相死若見名字妄言語爲凶殃十二年易主蕭子顯齊書

永元中夜天開而時趙錄建元初天大裂麟嘉二

年天崩五年又崩唐乾元四年正月十八天中半裂是均于幻

然亂應可知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

則乾坤或幾乎熄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

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况於人乎

宛首道君之號奈何

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于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不

死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

數矣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

疾崩塋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

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

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

陸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綵

鳳空騫之語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

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

固有終變偃佺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

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

豈不懷哉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記成敗存

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寇謙盡去三張僞法蓋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顯以禮度爲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詡詡而尤以信行爲輓軌初无不死之言子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衆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爲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瞽而不悟也故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尚其曉然知之而不蹈於悔也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交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小顛之居詳少昊紀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矣伊尹產空桑在陳留非魯地呂不韋等謂伊尹之母化爲空桑尹生其中大妄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

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槩而言之魯南山
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
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
等俱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
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
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
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雝
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顛而遠游
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
顛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

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卽武
帝之太畤也顛顛繼少昊者故世紀顛顛亦自窮
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
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顛達云言魯北者相傳
言余蓋以定四季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
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
在東少昊在西予旣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旣在西
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
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見潛夫論卜列都

於神民之丘山海經陶唐等九丘有一曰神皇氏駕

六蜚鹿政三百歲春秋命曆叙

倚帝氏

都倚帝山山海經有倚帝之山唐吳筠下第遂居南陽倚帝山即此竇子野云今内鄉東三十

里跨立山也

次民氏

次民氏是為次是民洛書摘亡辟注以次是民為皇次屈非也次是民没

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此春秋命曆叙文與洛書摘亡辟同注云次民没民

始穴處之世終也六皇者自此以下辰放氏而始穴處之世終矣

丹壺之書其不繆歟今既闕著而或者有不厭命

歷之叙其亦有所來乎胡為而多蓋也貴人云何

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今古一也若以古為見邪

苟況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亂異道而

衆人惑焉彼衆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

其所見猶可欺也況千世之傳乎彼詐人者門庭

之間猶挾欺也況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

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一也類不孛雖久同

理故往緣曲而不迷也五帝之時無傳人非無賢

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

夏有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况次民倚帝之時乎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固亦謂之今也古豈必古今豈必今植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萬世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亦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惑威節族久而絕曷古今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

路史第三卷

路史第四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為皇次屈

宋均注春秋命曆叙云辰放皇次屈之名也洛書摘亡辟以次

是民即皇次屈非也

渠頭四乳駕六蜚麇

太平廣記作飛麇

出地郭

宋均

云地郭地名

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

注云從謂順度

古初

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

民擗木茹皮以禦風霜

茹蘊也茹毛蘊被其毛

絢髮閨首以去

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

命曆叙言被木枝者也

治二

百有五十載

同上云離光次之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食器用王道之本也自生民以來至黃帝而大備初修增革更幾聖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成時之所未馱雖聖人不能以強去時之所未安雖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興若廢特顧其時而已矣始古之時蚩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涸沈鴻而致之海馱蚩龍而放之

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間滄熱而蕭蘓之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爲之羽皮以禦之多傷也爲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爲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爲之泉幣以行之不䟽也爲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爲之舟楫以郵之相傾也爲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爲之權衡以平之無爪牙以自衛也然後爲之城郭羽皮之不給也然後爲之布帛木處而顛土處而病然後爲之棟宇爲之祭祀以致其報爲之刑政以率其壞爲之車輿以

佚其體爲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爲網罟爲耒耜
爲杵臼爲弧矢爲緄繞爲茵幄爲澧洛范金合土
堊竈泄井黼坐鼎食韃牛乘馬兜矛劔戟重門擊
柝各以智巧變而通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
之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生必具然後夫人知有
生之爲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其生而樂
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其有不善邪降及它時
不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徇人剗生民之脂
以自奉傾宮璇臺不足處則更爲之萬戶千門合
宮龍鷁不足乘則復侈以錦幅珠雨南河西苑獵

車千乘織金鋪翠費動萬計撞萬石之鍾伐雷霆
之鼓窮日卜夜有不足以旣其懽弗聞天下之歎
嗟而施施自以爲樂天道惡盈蜉蝣闕闕而何能
以久生乎桀紂幽厲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隋
煬之流亦可以鑒矣惜哉夔龍稷卨伊周孔孟分
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癸商受魯
桓齊穆人君也而清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惟
其見善不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爾物
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
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受用無盡君以為足今固不啻足若猶未也
雖萬此其足邪顧是數主之所盡力又奚足以美
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吾
不為奢亦不為儉使為儉則齊鸞永泰之間分裹
蒸餘皂莢灤梁衍大同之際豆鬻布帳雖唐堯何
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

世本楊雄蜀紀華陽志本蜀論等語

其始蠶叢拍

濩魚鳧各數百歲

見蜀紀號蠶叢帝拍濩帝魚鳧帝或作折護与伯雍者非寰宇記作

伯禽尤踈號蜀山氏蓋作于蜀

今成都

蠶叢縱目王瞿上

瞿

城在今雙流縣南十八里縣北有瞿上鄉

魚鳧治導江

今眉之彭山縣北東二里有魚鳧津

南北八郡志云犍為有魚鳧津廣數百步

逮菹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言

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

楊雄記云二萬四千歲杜甫云二萬八千

歲蜀記等言魚鳧等君治蜀八萬年蓋難取裙俾明記作開明非

最後乃得望帝杜

宇寔為滿捍蓋蜀之先也

杜宇鯀令說詳餘論司馬貞以杜宇出唐杜氏後妄

舊記有女曰剝從地出為宇妃按女剝乃梁氏女詳餘論受禪在丁卯八月三日

自叢以來

帝號蘆保

一作蘆帝保帝今廣德之建平有蘆保圩未明何始時代久近詳餘論

其

妻曰妃俱塋之

永明二年蕭鑑刺益治園江南鑿石冢有椁無棺得銅器數千種玉塵三

斗金蠶地數萬珠砂為阜水銀為池珍玩多所不識有篆云蠶叢氏之墓鑑責功曹何佇墳之一無所犯

於上立神衣青衣即今成都青衣神也○開明妃墓今武擔山也本日武都在府西百二十步周三百五

十步云妃始武都男子化爲女美艷開明尚納之不習水土欲去王作東平之歌未幾物故旣塋表以二石闕石鏡武陵王蕭妃掘之得玉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體如水掩之而寺其上鏡周三丈五尺樂史云厚五寸徑五尺今杜宇廟在益治北五里永平橋西齊建武中劉季連自灌口鎮城內徙此 昔黃

帝爲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于

蜀山氏惟其後葉

益州記岷山禹廟西有姜維城又西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本曰

蜀山會西北九十里其會州周置唐爲茂州今及高

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

昌意遜居若水元囂降居江水而禹

生石紐其地皆在蜀蓋五帝時嘗合中國世本謂蜀王每世相承爲黃帝後而通典以蠶叢伯雍爲帝世之支樂史從之謂歷夏商至周始稱王因前誤云 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

年伐滅之

初蜀道相攻來告急司馬錯請伐之見史記

始降侯云

使陳莊相之蜀

遂屬秦寰宇記梓劔引常璩云靜王五年秦大夫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閬中縣引作順王五年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

生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

今古同也柰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

後百罅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楊雄蜀紀而感夫蜀

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爲國富美饒沃固自一

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

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

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爲中國少而中國亦

不爲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恠求欲無厭故

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之子劉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後褒余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貲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爲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固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它國而綴靈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爲國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旣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番也夫吐番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拏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

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屑十萬之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爲虛可謂彊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爲議者欲以梁鳳巴蜒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生羗而襲吐番夫羗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万一生羗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得吐番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

穡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
或得之而得以穡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
又何異於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況已之田
舍矣而它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
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噉兵
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夏國之生靈略盡
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
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弃上谷造
陽之熟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
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

亦不啻是一何默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
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
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始恃盛彊卒歸
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嘗言
之溟渤洋漲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
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惡溪在閩多厲毒氣中者
温屯嘔泄逾者脚輒腐弱

其魚多鰐沸海常沸尤多
惡魚朔云炎州貢者經之陷河懸度之設乎西自
賓西行歷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宋膺異物
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之必有
頭痛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夏日則死山有毒
藥氣之所為又有三池盤道經三十里又經烏秣
四百里石懸度山只尺之路下臨不測法顯記在
盤陀西南今葱嶺冬夏有雪即佛書言雪山者道

有毒龍犯之輒馳瀚海沙子之設乎此天地之

晦飛礫過者少全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乃者女真滅大遼其臣大

石林牙挈其子三晝夜逾沙激障霧於東維東南

子立之數十年粘罕莫能近障霧

冒者多死其病如疫而重劇至七孔迸血故南方

有大小法場之號今越雋有瘴氣中之有聲着人

人死着木木折曰鬼界黑水於南極黑水在梁雍

隙木山障之氣毒也間涉者則脛

黝泄流沙於西陲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

黑面茫茫蓋西州之柳中路也又有一路自柳中縣

東南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州即裴所

謂伊吾路今使郵所至高昌從武威西北有捷路

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不可準記行者惟以人

蓄骸骨驢駝糞為誌大雪即不得行或道見官宇

忽聞歌笑從之者多不反蓋螭魅也當且末西北

沙中夏則熱風為患惟老駝知之將作則聚鳴而

擁其鼻口不則危弊今高昌客旅皆繇伊吾道

决弱水於北減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出陽關至于旬

路經陷河伐檉置中乃得度弱水亦陷河之類羽

毛皆沈今川廣之界亦惟一小河淖溢而深今古

亦不得度蓋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

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

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

昇明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

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

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佰君其盡制歟東

人等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支顯西游毛

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智猛法盛之錄
曇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
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
百此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
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
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有海國說見餘論慮亂者穿其
頤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
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
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
制中國若是截也舜投四凶於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今澧州幽州則今遼

東而三危乃今渭水之源豨今視之皆為近地齊之伐山戎此特北平之地而當時已譏其遠伐韓愈之貶潮陽可謂遠陋蕭育之守張掖固已窮僻而今更為內地放臣遷客遂至編隸朱厓沙門島上猶以為未豈堯舜之心哉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過

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
吾萌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
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
制不為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
不異於戎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
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
國而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

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爲之寒心哉

逖傀氏

逖傀氏後有逖氏傀氏見元和姓纂逖傀氏之迹學者必

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爲逖傀氏失之

渾沌氏

渾沌氏是爲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見姓苑等姓苑三墳作混

沌風俗通作混屯姓苑云後去水爲屯姓纂又有屯渾氏云太昊佐謬若至於所謂盤

古氏異矣盤古氏亦曰渾敦氏羅隱有渾敦氏施化之說謂盤古也如云支節爲山岳腸胃爲

江河之類本出三五曆紀等書

予嘗議三墳之僞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

書渾沌氏在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

羲之下應劭作書遂以爲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

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

之治若予與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

哉此班生之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

邪老僂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

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

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

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

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
虫蛇皆爲人害是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
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
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
其爲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
何久近之殊哉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
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况見見聞聞
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
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覲古之人被畫
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
矣况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况出於
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渾沌氏疑之哉彼將
憮告賜之言者吾不憮也

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

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

莊注云足其性而止無吞

夷之心故物全

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其

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見子思子淮南

子云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氏云古之人君傳又作東扈或謂卽夏之有扈繆矣人物表在炎帝之前魏文帝令叙黃帝於其後可知矣

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此書自
遂人而下益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
而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
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於
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濛其說如風
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執者
也補史記作卷鬚又有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
子之冉相氏豨韋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潛夫之神
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几蘧氏風俗通
之帝疇氏和菟史之太鬼氏鬼鬼氏命曆叙之黃

神氏狇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
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諧其號氏者
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邪以此諦其不誣
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格六鳳皇出地衡春秋

命曆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无假是故死生

同兆而不可相陵在者任之而已一而不黨命曰天

於余任則物自足矣虞書云在治忽亦任其自然而
已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管子亦云先
王之在天下民比之神明之德孔氏以來說者皆以
爲察其然哉在璇璣正非屑屑致察也在之而已

治二百五十載

命曆序云次民沒離光次之號曰皇談治二百五十歲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僊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爲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爲極治無生而爲無殺至殘而爲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

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燠人知爲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冰霰人知爲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阽危之患居今之世

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乎自有君汜於堯如辰放皇覃遂人有巢爲世之期皆逾二百正所不論而羲炎若黃帝顓頊唐虞且不下於百年天下大治繇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矣紀載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唱或隨或強或羸一二世而其風已替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名世繼世而興猶必化之一洽教之一浹而後民之情始可以一變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速之功

哉柰何國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賢不肖奚啻相灑茲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難乎其變復也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斯先王之政也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者有不帛而不肉矣班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矣聖

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有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江漢之民無鰥寡矣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則江漢之民無孤獨矣數罟不入污池則魚鼈不可勝食矣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矣斯先王之政也然江漢之域鰥寡孤獨無失養則遠人有失養者矣九州之內魚鼈草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若者矣聖人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鰥寡孤獨皆得養魚鼈草木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濟衆此堯舜之所以猶病之也

惟易有言既濟亨小夫欲濟世而不至於大則吾之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則吾之施有不可得而必矣施不可必則天下之寒饑屈枉厄窮而無憐者何時已邪見其生則不見有弗及矣聞其聲則不聞有弗及矣况其遠邪是以先王不務廣地而於吾之所制每致其詳於吾所制苟致其詳則四海之內將有聞風興起是則而是效矣然則脩己以安百姓是必勝殘去殺而後可也而嚚者曰埃河之清夸者又曰日月與爾是故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不至於大敗極亂喪亡相仍不止

則其視義炎黃帝辰放皇覃也何啻朝菌與螟蠹哉今而匹之不亦悲乎此予所以贊古人之久治而每爲之三太息也

啓統氏

啓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章衡運紹記若通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圖錄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庶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爲稱邪草木以土爲生而不知土魚鼈以水爲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迹自翳其身而人不知其啓統氏之謂乎

因提紀上

路史第四卷 終

路史前紀第五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因提紀下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 見姓譜

几蘧氏

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

乎心知 人間世云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

况其散者成玄英云徇使也能令根覈內通不緣於物境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則外遣於形內忘於知鬼神冥附而舍止矣几遽者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君言伏羲几遽行之以終其身也天下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鶉居鷄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橐舁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

亦見九倉子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爲然爲治者多幸有爲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爲貴夫以一體誣之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之謂平及夫夔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

效彼几遽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儷焉

稀韋氏

昔莊周訂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稀韋氏之圃黃帝氏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曰圃曰圃曰宮曰室謫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而或者疑卽商之豕韋夫所謂挈

天地者豈區區伯据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嘗

問於太史大弼栢常襄若豨韋矣豈亦商之豕韋

哉集韻豨韋音締李軌說太史官名音治今丹壺書繼諸几遽氏之

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

而廢一哉發揮有同名氏辨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无

妒物之心而物亦无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

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

樓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韓子云上古之世人民少

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地聖人有作構木為巢以

之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人食果蓏蠃蠃腥臊惡臭

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其為民也登巢椽蠡東征賦云登巢

而椽蠡注謂上古無宮室不知教化之時也曹植遷

都燧覽乾元之兆域本人物乎上世椽蠡而食疏

撫毛皮以自蔽蠡與羸同情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餽

者飲其血啜其膍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橡栗以為

食草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禮存三古玄酒以祭薦其血毛之類

是上古之禮醴醢以獻薦其燔炙之類是中古之禮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則純乎後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

矣呂春秋儀禮正義謂有巢氏時勝者以長長猶不足涖之則就其

无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結繩以

為政

高氏小史謂刻木結繩以記事為遂人時非

木皮未委于復塞其羽

革紩衣孿領着兜冒以賁體

見呂覽周公告成王云古人冒而旬領謂三皇

時以冒覆頭旬領遶頸至黃帝作冕其制遂明故儀禮王義云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象上古也三皇前君

以冒覆頭旬領遶項至黃帝始制軒冕

民之葬者猶未詳焉過者顙泚

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

无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故

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

晏子云古者紩衣孿領而王天下其義好

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歸其義有處層巢窟穴而王天下其仁愛而不惡予而不取天

下之人不朝其室而歸其仁

治三百餘載

外紀云百餘年或云百餘代萬八千年或云萬

二千 年妄 栖於石婁之顏

道甲開山記云石樓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注城陽縣

東北有婁鄉是然於琅琊遠矣而又汝之梁縣有石樓山按今隰州有石樓縣本曰土京隋文改曰石婁

東南六十有石樓山此宜是

天寶七載詔有司於肇迹之地置廟

春秋二享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

復輕清之必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

世之日偽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

者必有爭爭則鬪鬪而不勝必至於剥林木林木

未利必至於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

已自剥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

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

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驂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爲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爲不可曰爲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爲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楚晉諱戰而國弃於劉聰梁諱戰而錄亡於侯景一夫作

難萬衆潰弊天下無兵汔未見無禍者是可去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生之地而聖人之所謹焉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爲矣何事魚麗夫如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爲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蕭俛段文昌之儔不生事於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岐雷俞扁不惟葳苓之養性也而劫痼攻積巴菽殂葛猶不得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於躬禮樂教化日

漸於民其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業者固自有定然
一罅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
閱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修明於閑暇
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有軍之容固非徒俎豆
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
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劫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
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成安君
號儒者稱義兵者無事詐謀奇計卒爲韓信斬之
泝水之上是以聖王以戰去戰非好兵也不得已
而後動不敢爲主而爲客非去兵也漢祖平城之

困唐宗安市之屈失於黷也陸機河橋之敗房琯
陳濤之奔失於易也惟非兵之咎也必也主以仁
義擾以信禮不得已然後用如舜文之當然范蠡
之審諦馬服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本不生事如
是可矣又何必去之然後爲仁義歟若蚩尤之斬
又秦趙之阬夷曾不足爲齊晉道又烏足以言兵
邪彼光武之欲三十年不言蓋有爲而發也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无四時昏書

之辨空同之北北極鍾火之山地數百里無日月之
光猶蜀之陋天常雨少出日者王子年云去都

各史

前已載之

七

萬里有申彌國近燧明之國地與西王母接以故燕昭王游於西王母燧林之下說燧皇鑽火之事西王母國名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

鳥啄其枝則燄然火出聖人感之廣土自有不見日月之處予嘗論深

山四時早晚與平原之不同非若佛書所謂夜摩天之類拾遺記云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

聖人游于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有鳥類鶚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

義氏之前蓋火山國也山海經言火山之國雖經霖雨其火常然即今武周連渾府之遙火山也故代割

雄勇為火山軍亦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

別五木以改火詳發上古之人茹毛而啣血食果蓏

蝮鱧臙腐餒漫內傷榮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

灼以炳以熟臊胜以燔黍捍豚然後人无腥脂之疾

祭禮作其視號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肴所以存法太古腥俎謂豚解俎之禮記正義云先燒其石令赤

以黍與豚加於上而灼之或疑神農始藝五穀神農廣其事爾人民益夥羽皮之茹

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

遂人氏或曰燧人以鑽燧故古史攷云鑄金為刃民大悅號曰燧人禮含文嘉云燧人

氏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有腹疾遂天之意故曰遂人典略云燧人鑽木取火免腥臊變熟食人事

也白虎通義云取火教民熟食制養禮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順而不一於是窮火

之用而為之政春季以出樵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

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為之紀謂木器液於是

范金合土為釜甬作炷鬲甗成物化物而火之功

用洽矣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火故尸子云遂人察辰心而出火亦見

各史 前紀卷五 七

中論夫心見於辰則火大壯 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
故季春禁火有辨見發揮

人以漁尸 雒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天皇輔有三名

故皇帝象天文以制官賈公彥謂伏羲之前雖有三名未必其立官位至黃帝時名位乃具爾 命明

繇政乎陞級朱均云辨等 畢旒辨乎方色分正方俗論語摘輔

象云必有受稅俗注云受稅賦及徭役所宜必畢古通用史通莫不必聘 成傳受乎古諸

都鄙之事摘輔象注云受古諸侯之隕 隕 錄乎延嬉

事按孟諸志作明都知裏為有據云 隕 錄乎延嬉

延長嬉福也蓋謂祭祀崔沔議云祭祀之典肇於上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血

毛之薦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也 藎 一作丘 四后職而天

道平人事理摘輔象云遂人出天四佐出洛 龍圖逞

瑞龜字効靈見書錄 於是占建而四方王希明太一金鏡云燧人氏占

斗極而定方名 握幾矩表計寘圖矩也易通卦驗云其刻曰蒼牙通靈孔

東西南北是也 演命明道經注云矩燧皇謂人 指天以布躔而齊七

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 政 康成云矩法也言燧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本天以

施政教作其圖謂之計寘在伏羲前於時無書刻 石而謂之 刻言蒼精渠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

七政詳慮記注禮斗威儀以為五音二少主君臣父子夫婦政少宮主文少商主武法斗

而為七政七政之禮立迹所興也 始注物虫鳥獸 之名 春秋命曆叙云伏羲燧人始名物虫鳥獸夫物

則必承之以至草木亦莫不然蓋聖人有以與物合一黃帝正名百物夏禹主名山川此道後世不復有

能知者非無其人世自隱也 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貲管子云齊桓公

問於管仲曰輕重安施對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 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聞

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故 通典云自燧人逮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是

則制貨以權輕重生民
以來燧人以通貨矣
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

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

子二十而歸一云女二十五王充以為法制張設未必奉行陋也逸禮本命篇云太古男五

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

本乎此書太傅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克盛任為人母合為

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以息其民故三終陰偶而促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

為之進退以耻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

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禮記疏云尊卑之禮起於遂皇氏云禮有三起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皇帝通歷通典等皆謂燧皇始有夫婦之道蓋始著其禮爾孔演明通經注云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是燧人已著姓名

治律高高之石室

以著記古史攷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號曰遂人伏氏書以燧皇與義農

為三皇云遂人以火紀火為陽尊故託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義皇于人神農以地紀故託農皇

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應氏之說亦然故康成六藝論以遂皇為人皇云易者陰陽之象

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故穎達謂禮自人皇遂人梁主書起自軒轅而同以遂人為皇

其叙五帝則自黃帝至堯而止舜弗預焉謂舜非三王亦非五帝特與三王通為四代斯亦妄矣

百有三十載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乃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注言遂皇

在九頭之前非也貞源賦云燧人子孫相承三萬一千年至伏羲而世紀燧人氏沒包羲代之古史攷燧

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與六藝論不同穎達疑是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俱妄

贊粵有大聖游于南垂別火滲代違其羽皮以炮以

燔與人遂性占建握幾方廛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

各史
前已卷五
L

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
壽禮繇顯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
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
短者不可以汲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
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
重之以遂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已而不得則
惑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舍者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
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

女必致其詳紆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
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
巳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
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
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之數妃也自己
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爲三陰
寅爲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生於庚日月
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於申是故陰陽
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爾

男子陽火元氣起戊子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此火生木也女子陰水元氣起庚子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爲金生水也嗟

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用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之世不知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每至於天折韓稚有言鑽火變胜之下父老而慈子壽而孝義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滅淫於禮亂於樂囂薄澆僞淳風礪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淺婚宦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孔子以爲禮之極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爲而不足語邪彼受弑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愛荼之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爲政之問而夫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王湯武宜也而公孫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不知孝公之不足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售之帝道厲邪握鉅而兼金售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顏子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

庸以兵城從成右墉城字只此作

羣玉

之山平阿无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

府也穆天子傳阿城阿隘阨也四徹猶四境一作徹冊府所在庸成是立故

號曰庸成氏云容成者非也杜甫云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輩結繩而已百

姓至死不相往來或作容成蓋以黃帝臣有容成疑其為一而繆方是時人結繩而

用之子夏易傳云上古官職未設人自為治記其事將其命而已故可以結繩為九家易云古無文

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執其相攷鄭云事大大其結事小小其

結亦意逆之說余今吐番犬羊同猶以刻木結事可知繩也其民僮蒙莫知西東

摩蜃蓐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

可尾虺蚺可躩而人无有相媚之心淮南本經寔有季子

其性喜淫晝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季子儀馬而

產子身人也而尾蹠馬是為三身之國市特貿易眾聚之處張華

所記本出括地圖季子乃其名爾子思子言東戶季子是也說苑云翟馬生牛牛生馬封荼曰是雜牧也按秦本紀孝公二年翟馬生人唐乾符二年河北中和元年長安亦嘗有此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

觀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母羣怪大翟

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蜈蛆而況又有大者乎

無物不有而後為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

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

是以太公有云天之為遠矣地之為厚矣人生其

間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

有是乃溟滓鴻濛世以爲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
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爲常奚物
而爲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
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未常識
遇之皆可爲駭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叔山無
知且以孔丘爲梏於淑詭眩怪者而況於凡乎凡
人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
言之爾

有挾怪而問者皆不之告慮其惑也讀如吾語汝之語

申生之託狐

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謀七日而蘇荀偃視不
受含晉柩牛吼伯有介馳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

海之下兩頭四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
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蹠三瞳四舌四耳三
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髓貫匈離耳無腸
蜚頭羽民尾濮豕喙狗頭厭火流鬼野义落刹充
物其間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
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
鬼豈得謂之無邪

落刹羅刹也國在婆利東與林邑爲市說見餘論

聖人

慮天下之徂於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蹟事物之
變推至道開逕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蜮
載鬼之類尚筆于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

天下之蹟知鬼神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懵
懵乃復邈邈務怪不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
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天下之異而
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
之所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
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覩流屨而太
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聖人以爲常
而衆人以爲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
與茲故因之以怪焉

右因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路史第五卷終

路史第六卷

宋廬陵羅泌纂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禪通紀第九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

倉頡廟碑作蒼非是按蒼氏出於蒼舒倉氏出于倉頡論衡倉頡字盡作倉春

秋時有倉葛字不從草

名頡姓侯岡

見地記

龍顏

春秋命曆序

侈哆

見內

四目靈光

倉頡廟碑云蒼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憲其銘曰穆穆聖蒼熹

平六年立按春秋演孔圖及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云倉頡四目是謂並明顯帝戴于是謂崇仁帝倍

各已

介已

戴于是謂清明堯眉八采是謂通明舜日重童是謂無景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翌文王四乳是謂含良武王齟齒是謂剛強不及人臣也故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為而世紀乃言黃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字記其言動策而藏之名曰書契妄也有辨見發揮上天作令為百王憲昔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送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二字而不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者詳攷二句乃寇謙所纂黑帝安和國主禁文也實有睿德生而能書隨巢子云史皇產而能書亦見及受河圖綠字河圖玉版云倉頡為淮南修務訓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謂蒼頡陽虛山在上洛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朔文字形位成文聲具以相生為字字孽也言滋毓蕃多也與

孳孳同故乳牛羊曰字牛字羊以正君臣之分朝廷以嚴父子之儀之內以肅尊卑之序鄰里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以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地之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即鄆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倉頡至周宣皆倉頡之體也宣王紀其史籀始作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與倉頡二體所謂古文因而用之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至三代不變改故孔穎達云倉頡至今字體雖變而六體之本古今不易漢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始為作訓子雲因作訓纂此書斷所以謂呂氏書言倉頡造大篆為非謂若倉造大篆則置古文於何地古文為本篆籀其子孫矣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作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為義則文者祖父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者子孫滋蔓而相生爾

藏論衡云河出圖洛出書聖帝之瑞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鬼哭之怪哉圖書文章與作書何異使天地鬼神惡人作書則圖書出乃無此怪或倉頡作書適與之會爾蓋一說也

文字備于以存乎記注乃著績別生正名孚號而升封于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日昌矣

真紀鈎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禮也一姓惟一行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目之以告太平為可惡爾按白虎通義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必於泰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言封禪者莫此為近豈謂太平不敢歸已推德于天哉云推德于天乃所以為有已皆腐儒之見也夫以唐虞之盛猶曰四海困窮今乃自述太平不遜於天地其享之乎勒石紀號者特帝王之顯名爾亦非勒功德以示來世知此則知封禪亦無多事也史皇始備文字故首封禪紀文

字此皆可得而知者世儒謂可察者特不詳其本哉亂百有一十載見渾天記廬陵縣化

仁山境舊有脞祠有倉頡像羅烈宰邑治學先公侯徙其像于學四日龍袞古扁猶為倉王誤矣都

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浚儀縣即春秋之陽武高城及列仙之吹臺地記開封縣東北二十有倉垣城

及廟墓輿地志云城臨汴西北有倉頡墳城別仙臺郡國志云倉頡師曠城倉頡與師子野所造繆也時

宜無城或後世緣其所都名之邪然按姓纂倉頡氏馮翊人則其後世終葬衙之利鄉亭南書人裡之

氏倉頡者為之爾云墳高六尺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九

域志鳳翔有倉頡廟今長安西南二里宮張村有三會寺者記為倉頡造書之堂斯亦未然豈亦馮翊者

為之歟或書生習書之所也論衡云學書者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按古五行書倉頡丙寅死辛未葬

蓋五日始葬或疑其時未有甲乙然世皆言大撓作甲子而伏羲已有甲曆後有倉氏史氏侯氏岡氏

出于上古特未可執

夷門氏倉頡氏

姓纂有倉頡氏姓書更有頡氏豈後世之姓孔名丘者邪今故不取倉史

夷門見姓苑等按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逾商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秦齊卿士為斯其胄也然自春秋而下諸國皆有侯氏故姓纂以為晉後而侯成碑謂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以功佐國因為氏然祀之後與魏侯氏云氏渴侯氏古引氏侯伏侯氏亦並為侯氏云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昇聖人也而其

未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

所用墳典鼎彝彝之外亾施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

政典然後文字亾所不用既著文字而六經託六

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窳牢

茹苦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蔓美霄塊間矣奇它之

目如秋荼而民亾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凝脂而

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姦者舞文至於讀易

卜姦誦詩扣冢亾所不至人皆郵之而不知所郵

者彼市秩夜哭謂鬼亾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

上清三天列紀云上清真人姓栢名芝乃中皇前人是知栢乃姓也

莊子六韜人物表亦皆從木傳或作伯字云借用栢斯失據矣

是為皇栢

三墳書云伏羲上相

共工下相皇栢妄也其失源於班固應劭敘于伏羲之後故爾後世以為襲伏羲之號或云其佐皆失之

莊周所記封禪之帝叙次可以見矣

出搏日之陽駕六龍

春秋命曆叙云皇伯登出

搏桑日之陽駕六龍而上下乃栢皇也

以木紀德

命曆叙

為而不有應而

各也

前已卷六

9

不求

于寶晉武革命論云栢皇栗陸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栢

皇栗陸之時

立于正陽之南是為皇人山

方志華夷圖謂之伏

義山輿地廣記皇栢山在開封陳留縣

其後為栢

今蔡州西平古栢國春秋時栢子之封

有栢氏

風俗通云栢皇氏後

栢常為黃帝地官栢亮又為顯畜

師栢昭為帝學師堯治天下有栢成子臯立為諸侯

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臯辭為諸侯而耕

一作子高通變經老

子言自開闢以來千二百變後世得道栢成子臯是矣

逮周之世有栢罔為太

僕正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

姓書又有白侯氏按漢尚書郎白侯

雋吳張昭師白侯子安云栢侯之轉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

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

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

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為之次同符合證各

象其類興亾之錄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

眷命必先幾見于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

以為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蠓黃帝

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

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

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

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

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
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
相召箕麗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
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唐堯俱
感赤龍黃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
與夫搖光貫月而膺顓湯若有同於券鑰者殆叵
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蛇而還感赤龍叔達繼水
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
來固可得而知也蒼姬祖弃既本跡瑞僕先湯脩
嗣羸俱膺玄鳥之祥孰難見哉

弃后稷周木德之祖僕司徒商水德之

之祖女脩羸秦水德之祖嚶嚶草蟲趨趨負蝨龜鳴泮隰鼈應

淵中馬輦截玉梧桐斷角承石取鐵毒冒喻裙娠
臨門彩味茂嬪在軍臯鼓噎髮媿號毋乳油匏盈
動痼疾發蠶餌絲而商絃絕綠類而升固有期
然而然者狼狽齒雀誰矢中彙彙使虎伸蛇令豹
止搏勞施虵守宮弭蠱唐郎捕蟬卽且其帶故曰
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閤乎其
數矣若夫距王而興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

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

張說論唐數禹以金德而得生數湯以水德武

以木德而獲成數伯翳之命中天而堯裔以火德承之是以傳世數再三百李唐以土爲紀有統亦

當千 年 緯以八元三百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

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

歲為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衰以武興者六

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 劉氏唐書云王勃精於推步作大唐千歲

曆言唐德靈長合承周漢運曆不應近承周隨短

祚大旨謂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

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

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乃天地之常

期符曆之大數自黃帝至漢皆五運之真主五行

既匝土運復歸乎唐因魏晉至周隨成非正統五

行之沴氣也是亦 而正統之論煩結至於相承失

張說等之佞爾 次共工嬴秦俱不得造而魏隨五代仍去仍留遂

使應運之王當南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

作者之猷不如太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 或云即中黃古有中黃子道家

有中皇經叙釋云中黃真人者

九天之尊始自人間登於聖路即胎藏論也中黃子

之言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

有五章人有五常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焉上焉

者五其次亦五中焉者五其次亦五而下焉者又五

上之於下人半焉聖人所以駭天下真人未嘗過焉

賢人所以綏聖世聖人未嘗觀焉蓋道之不相謀者

也亦見文子而靈樞言伯高對黃帝天地之間六合

之內不離乎五人亦應之故有五五二十五人之政

蓋本于此國朝編類地理有中黃子隱伏上清列當

紀云中黃之書白帝藏之瑤臺非有秘錄者不得

是時人結繩而用之 莊子云昔庸成氏大庭氏栢皇

氏中皇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

之周所叙乃 居皇人山之西是為敖鄙山 地記謂之

封禪之地也 三皇山圖

各史

經同在孟
之河陰縣
一曰中央氏
見六韜等傳記以謂虞氏之樂有五中央掌其中央者以中央爲氏妄矣按虞樂乃五英即帝侂之五英言五行之英華也故姓書有中英氏與中央氏別此蓋又繆以中央爲英爾
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簞之饍鞠人之養也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况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綠岱而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它君曾未之行武

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國度戒誣瀆哉繼世守成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距齊君諸儒爲必俟泰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莫蕙隲肅然除蒿里以誣瀆乎清寧者武接于中殖矣孽臣豔后穢挺嵩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苟當乎世講禮找費行其所謂一代之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爲矣君欲行之則盍反

其本乎惟毋致羊皮雜貂裘之譏可也不然無重
發陳莊伯之歎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

見遁

甲開山圖六帖韻海作五風誤

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

黃帝濟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

庫在魯城中曲阜之高處今在仙源縣內

東隅高二丈

治九十載以火為紀號曰炎帝

後世以其火德故以之為

神農因復謂神農都魯妄也外紀知不可合乃以神農為大庭而謂與包羲後大庭氏異而為二大庭益

後有大氏大庭氏

見姓纂風俗通英賢傳云古天子

大填為黃帝

師大山稽為黃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

唐勃海姓大太

山稽世音為泰誤

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為窄聖人在上情款通乎

人德惠加乎物則欣欣焉為之不可致之祥下甘

露出醴泉三辰曾輝五星循軌款款然為聖人延

禧而未卜及有失道則先出災患以憲示之不知

自省又出變異以恐懼之尚不知變乃弗復告而

譴極以隨之是何數數然邪昔者泰皇倉帝大庭

無懷之時清明之感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幽故

天不愛道地藏發泄而人化神伏戲神農之世其

民侗儂瞑瞑躡躡不知所以然是以末年黃帝唐

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一憐于上而羣有忮心者旋攻之于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起盲禿狂偃萬怪借來變不虛生緣應而起而中材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已未有善而詹詹惟瑞之言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是以稱善未幾而昭士已悖于域門之外故儒老先薄言其事乃至詆符瑞爲無有者皆過激之論也夫天人

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晦之變

卽吾心之妙用而饑食渴飲利用出入卽天地之機踵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雉鼎之雉退風之鷁果何與於丘哉而孛食星隕霖震木冰山崩地震蜚蜾麋蚋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識之是誠何意邪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輝靡不萌於念慮之初天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之見有不可而遮乎君高其臺天火爲災多其下陣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橫出孽嬖專政穀果不實臚致蝥臭引蝶亘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

至於災雷電以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
電川湧冢崩而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
夢不勝正行國有祆祥不勝善政是故諱變異而
休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怠者未有不亾漢之武
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於大亂則
已矣然在當時旱暵彌年孛彗數見顧乃以爲偶
然而景光嘉祥芝鴈金馬史不曠紀則歷代之事
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封星孛矣而曰天
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旨者之爲
欺邪惡戲孰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

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涖域也見天之不見祆地之
不出孽則禱于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
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
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
焉行之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爲栗睦

古以陸爲睦漢郭仲奇碑云風崇和陸

敖昏勤民愼

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
醜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亾

鄧析子

後有

栗氏睦氏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
之予以爲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
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
也迷於傳者乃以爲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
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
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子奪若權衡然
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
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爲討爲累上此二傳之獨
見非經意也穀梁云治之死不以罪公羊云稱國者君殺之辭得之諸侯之
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則是殺大夫

矣是故會聘蒞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

自大夫以上始書于

策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

猶立君致夫人而必

書明不當立不當致也

葵丘之會齊小白爲載書而盟諸侯

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書殺大夫於春秋豈復有

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偕命于天子及其有

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

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

不書大夫者惟樂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

也

皆奔而復入

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

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

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借繇君弑見及故及其賊之名

孔父仇牧苟息蓋遭篡逆力有所不能制而與

君生死者以君而及之所以榮也杜預謂貶者妄矣君豈得而字臣哉

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固未有書某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爲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者洩冶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曰君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冶致諫其君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予以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

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懷寵不去亂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于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亾者之言也聖人豈有異於人乎哉昔者夫子之言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而夫子俱謂之仁時丁衰委之代垂老作書以示勸沮若冶之忠君死誼方褒嘉之不暇而且罪之惡在其爲孔子也且冶在陳何寵之足懷

哉

史記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曰君有過不以死爭百姓何辜乃直言而死冶之忠縱未比

于干固不在宋子哀魯叔盼後干何貶且大夫生
死皆名禮也是故死雖無罪亦必名所以正君臣
之分而非不在此也今徒以名爲罪是所書之大
夫無非罪矣曹宋之大夫特不足登春秋爾顧以
爲非罪邪晉一日殺三
卿而皆名不皆罪也 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左

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
以忠憤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
謀死則以爲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
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仗節死義
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
立仗馬不鳴鴈然後爲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
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

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

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大臣而量輕

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

區區自處哉

陽處父晉太傅也既諫以死而左氏且以爲侵官固可知也

故非

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曄謂固
下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

爲良史

通鑑論東漢黨錮似此俱未善

贊 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
之圖仰觀俯察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
君臣閭黨之間以肅尊親著績別生升中于岱文治

以興布祆奚怪

禪通紀一

路史第六卷終

路史第七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禪通紀第二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釐連氏一曰釐蓄氏釐本又昆連者昏

晦之謂也昆釐皆有昏意後有釐氏厘氏驪氏于志寧云

追連胥之絕軌謂昆連氏赫胥氏也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

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亾之矣有或雜

出傳記如焱氏

莊子有焱氏之頌孔子窮於陳蔡晨起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

其數也泰氏著於莊子

蒲衣云有虞氏不及泰氏司馬彪云上古之帝王無名之

君李以為大庭氏注謂伏羲皆非

成雄氏

龐子問曰太上聖成雄氏之道一揆用之萬八

千歲有天下兵強而世不奪與天地存又鶡冠子曰成睢得一故物而制焉劉外紀作成鳩繆矣

素皇氏內崑氏之著於鶡冠子

近者視其善遠者慕其德是以其教

不厭其用不蔽故能疇闔四海以為一家夷貉萬國以時朝服此素皇內崑氏之法成睢之所防以

起等世不可奪者

雖間存一二而政迹無滅沕穆難稽然

又懼沒厥號困復著之庶來者得以觀焉易曰過

此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

知信矣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

山海經空桑之北有軒轅山然空桑乃魯地

紹物

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相輪璞較

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

或云居軒

轅之丘而以為名非也蓋軒轅所迹後人因以名丘非因丘而為號且其丘在崑崙之下世以為黃帝之所避風雨者

權畸美審通塞於是擅四方伐山取銅

以為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

軒轅金長寸七分重十二

銖文作

至乃軒轅貨一金字也王存義云古文軒轅字合為一按古封禪文與此正同貨字古皆作

化故蔡氏化清經云貨者化也變化友易之物是也有幣論見發揮

贊 禪通著紀伊予握旋秉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
愛珍乃權畸美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
以遷皇上繇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
乃皆以為即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
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

次之又後乃有伏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

六韜 栢皇 氏稟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 古之王者也伏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 舜誅而不怒 別亦為二矣 訊諸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
董氏有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 莊子 必兩種 所載

二古封禪之王王存又云軒轅字古封禪文也 則軒轅自為古帝信矣後
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為赫胥 胥蘇也傳謂赫然之德為人胥附 而號之又以為即炎帝安矣

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
渴則求飲饑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慝也出三入一

惝恍如遺 子華子天之精氣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 在人呼出也吸入也一之謂尊二之謂耦

三之謂化精氣以三成必義軒轅所柄以計也赫胥 大庭惝恍如有所遺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 連山以之呈形歸藏以 之御氣太易以之立數 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

以胥而自况

胥史之義

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潜山

即天柱第十四

洞天也仙傳拾遺云薛伯高之祖玄真曰祝融棲神於衡阜虞帝登仙於蒼吾赫胥曜迹於潜山黃帝飛

輪於鼎湖此也

葬朝陽

寰宇記赫胥氏在臨濟東故朝陽城內一里今章丘

後有赫氏

赫胥氏

見風俗通山有扶蘇草木疏作扶胥越絕書言姑胥之臺董鑑吳地記言姑胥之山即姑

蘇也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故求為樂者失其樂求為富者喪其富求存者先得其亾求榮者必至於辱求以為大未有不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

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夸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仙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方士將求仙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所為也而其所謂仙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為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為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

夸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於欲壽而求仙之志尤重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蜚昇法也羲以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黃堯傳舜舜傳禹小顛顛頊高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是之燕而南轅兩駢愈疾自謂卽至而不知其日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隋文曰帝王脩道速於人臣一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脩而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

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仙自致矣若爲庶人之事臣所未悉二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因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澈精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爲不在是赫胥氏之所爲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愎惑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斂爲天下笑鄉使穆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沒於羝宮明皇稽至德之禮則不得崩於神龍武帝苟非狼狽自悔易危爲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於帝也固以謂仙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

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仙人猶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羣臣自歎曩之愚惑為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為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灑曜迹不為難也赫胥氏之果仙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悲夫求仙者之喪其欲也故俯紳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嘿而識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儼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

為號

說文葛蓋也與鷓皆音蓋而集韻蓋覆也居易切蓋曷蓋古通用故曷且作蓋且渴竭本從蓋

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拏投足

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

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穀五日敬天

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臨萬物之極上林賦云聽葛天氏之歌張揖云三皇時君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捉足以歌八曲一曰云云八曰總禽獸之極韋昭云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春秋李善以遂物為育草木奮穀為奮五塊柎瓦缶武臬從之是謂廣樂於穀達為徹闕為曲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

幣文有葛李洎云古葛字董氏譜云葛天氏之幣字雖質而與今隸無異但今曷從曰句曰辭句聲無義而此特從土從曰曰乃古之合字即為聲也曷與後場同所謂田場田場土事古文曷多作

有葛氏

見風俗通然少昊後自有葛

權氏

贊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軌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蓋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物之極八閔興謠莫知帝力

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爲之節文爾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也

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隳形體滂鱗以爲行疇怨以爲賢託音乎聚儂之傍而羅噴乎父師之側曰吾爲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子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歎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揚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

而特雜是章於間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爲君人者而下以爲事君者發也爲君難爲臣固不易君臣之間微矣哉於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而可施則何有於賢士大夫哉施者殺而肆之也內則施羊亦如之氏麋施鹿施麋皆如牛羊左施秦施冀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人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云萇弘施史拖陳餘蓋同也開元五經文字作云弛廢亦非

二世之殘骨肉六朝之賤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復很信任小人矣剥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虐諫輔而任尹諧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傅任裴齡而絀陸贄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徬徨於其域有仲叔圉祝駝王孫賈等知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皆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弃則君非有大故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蓀有可得而議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於不知反哉而世又有無故宅類稱慕巢許以蘄達者中南少室皆爲捷徑大有佳趣豈特岑岑之中南邪巢許之事予無信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

夷侯之態固嘗見於原壤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母輔之徒復何爲邪譏山甫姍文王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况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爲夷南北之紛更皆繇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溷濶之竟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佚者也苟嚴矣何慢之足憂苟防矣何亂之足病彼其踈裸程託言爲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佃役莫不以爲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旣已死矣在所可弃矣而猶苞以白茅何邪死惡其洿於地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禮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

禪通紀二

路史前紀卷七終

路史第八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禪通紀三

尊盧氏

尊盧氏

董氏錢書有尊盧氏幣其文作皇以夏商幣攷之知為尊盧幣也

是為宗盧

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為尊盟穀梁以伯宗為伯尊

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

物率天下之故惟以幣行

遂人而降帝世者皆立貨幣以通有無史皇而下君

人者咸興封禪以昭受命今惟著代有其迹者尊盧之幣蓋以代別或疑此為黃帝幣者蓋以尊盧之山

發而出金黃帝取以制幣以通百貨也然幣舉一字而合為山名不應如此之異無所甚親

無所甚踈抱德揚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

餘載位強臺之陽葬浮肺山之陰即今藍田山其西尊盧氏冢存焉亦

見後魏風土記及長安志等山一名覆車郭緣之云如覆車次有女媧谷一名玉山寰宇記女媧氏陵亦

在此知茲地後有尊氏尊盧氏見纂要文世紀尊盧後為混沌

吳英有巢未襄世本以尊盧在伏羲後應劭風俗通則因班表之序乃謂為太昊之世侯者姓纂等從之

非也班氏蓋失其世而妄著之于後爾

自余季甫志學遂通三經且待且業未嘗終食三

商不屬意於是史也訪博士适異書訊旅人求金

石之遺豫是有益雖奴客必師不知祈寒溽暑之

為毒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祀於

馮翊得史皇之墓於藍田得尊盧之塚於衡山得

祝融之窟於長安得陰康之冢於肺山得華胥之

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茶水得炎帝之陵於蛾

眉得黃帝之款於雒得帝鴻之坊於雲陽得少昊

之瑜於成陽得慶都之劓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

陳倉得娥盲之殍於商於得女英之壟於杼山得

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

崔駟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亳

城北郭東三里高七尺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

無邪按伏鞞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
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
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
城宜其爲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亳之湯冢已氏
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
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錄水災行湯
冢者於漢隸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
之都亳與葛比似亦不在茲土及攷秦寧公本紀
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
穆相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爲秦所滅乃西戎

之君葬於徵者而非成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冢記
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圯矣銘言二千年困於
恩其明器悉爲河東張恩燬之于河是知成湯之
窆久已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爲不苟矣
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猶歷歷可
知如此而成湯之滅不壽獨何歟良可歎也

祝誦氏

祝誦氏

庸誦古通用一作頌故禮庸鍾容
磬及漢書爲容皆作頌有以也

一曰祝龡

是爲祝融氏

祝斷也化而裁之謂陸佃解
月令說云木燄而榮之金燄而

見金樓
子等
收之火祝而融之水玄而冥之蓋融而熟之火也白
虎通云祝屬也融續也能屬續三王之道行之也

未有嗜欲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道書以為

見餘論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

洽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於是聽

化之未賞民民勸之皆古之善為政者也

弇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

而餘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餘平而壽令長移風

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為之節文也古非帝王不作

命決云伏羲氏有立基神農氏有下謀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見白虎通義及諸樂緯其義通也

以火施化號赤帝淮南子云南方之極自北方之界

融亦號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謂祝融氏號也祝融職

亦帝也也本非人名黎為祝

融皆職都于會故鄭為祝融之墟會即鄗也其地

後為鄭詩譜云

溱水在鄗祝融之墟至周重黎之後處之為鄗國春

秋有鄗城其池在溱洧間今新鄭東北三十里有古

鄗城是也上古帝王之都為之其治百年葬衡山之

墟溱鳩氏人臣故齊止言建國

陽是以謂祝融峰也衡山記云祝融託其陰非也今

楚靈時山崩豕毀得管丘九頭圖焉荆州記云衡山

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故思玄賦有頰衡阿階有黎圮

也

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餘氏

見姓苑等書白虎

為三皇宋東論三皇亦數祝融而出黃帝梁武帝祠

畫像述先伏羲氏次祝誦氏次神農氏及黃帝顯

帝盖有所本豈得云帝倍之臣哉洪丞相云先儒說

三皇不一太史公采大戴禮遷少昊而不錄又經傳

顯帝之後黎爲祝融惟莊子以祝融氏與伏羲神農赫胥同辭白虎通旣依史記遂以羲農祝融爲三皇至論五行則又以祝融爲南方之神初非通論此梁碑以祝融爲祝誦而介於羲農之間白虎之說也

贊 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弇州之聲庸致樂歌樂希屬續是爲祝龢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肇稱炎帝承師毓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衢總清

爲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爲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湛然中足不自外入一蔽於物則侵淫畔肆滑喪其天以至窮人之欲而不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

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五綦六鑿壞之于外無以爲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爲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臧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嗟氣歎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機之自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人臧其心不可測度而憂喜忿鬱感發於外者有不可得而抑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律小

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於民
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矣隨之
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兄凡所以
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龢日以積而乖
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佛戾之氣泯五官七體
畢順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
相龢而不相倍詩以志之書以著之易以通之禮
以體之春秋以守之本末相從五者備道故得陰
陽序次聲動氣隨而物備而樂成矣情深而文明
德盛而化神墮醇旁魄颯颯驛驛而庶物之露生

天地之德產莫不誘然皆作動盪血脉流通精神
浹於骨髓之間而固其肌膚之會鼓舞品彙陶冶
姓族而不自知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龢
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龢而與天地八
方之氣相爲流通者也人爲之主而情爲之本律
爲之用而器爲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爲之用金石
絲竹陶匏革木則所以爲之居也陞歌下筦貴人
聲也歌鍾在左歌磬在右人聲之佚也而五聲以
爲之侑官肩信而侑意徵肩禮而侑神龢肩仁而

侂魂商肩義而侂魄羽肩智而侂志官弘以舒徵
貶以疾錄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
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錄變錄生宮而五音
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
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鍾者
律之本而中正者歷之原也在律爲聲在歷爲氣
以故律歷同起冬至聲生於三始而曆原於三統
以故黃鍾之律本於三寸三呂之爲三十有六三
律之爲四十有二而黃鍾之本立矣六始爲律六
間爲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復

六陰乘位而始於姤陰成於坤陽成於乾乾卦巳
而位亥坤位申而卦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
陽之所繇始也引於申該於亥是故亥爲陽月水
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芟皆自始矣乾爲大赤坤爲
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核于亥
根于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于乾而三白生
乾坤媿于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繇陽來而水化律
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旣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
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
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 奏黃鍾歌太呂

奏大簇歌應鍾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炭度晷景
候鍾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
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效相生相化輕者鞋之重
者濂之畸者我之譌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宮四
治之難去矣體用相權彌綸布摠于以退乎不正
之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官秋律而百卉凋
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龢而寒谷春生徵動羽
而霜雹夏苓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聲生於日律
生於辰日紀六甲辰紀五子八卦納甲而土日通
焉五子居律而八卦隱焉是故以聲召氣以律定

曆取八方之全聲而寓之八方之全器于以察天
地之龢命乖別之妖而敵情之勝負馬步之多少
悉未逆而知之同聲相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
而音尚官武王徯紂之必敗南風委而死聲至師
曠必楚之無功七六之絲合而八卦之氣成四寸
之管來而八方之風至克之者足以移民風而化
民俗聞之者有以攷其德而知其治英莖弗得弗
諧雲咸弗得弗龢淵韶弗得弗備漢武弗得弗古
探五行之妙用竭萬物之英華著其素而直其情
以之節事而治容徹志之孛解心之繆去德之素

達道之塞是以陽不究而陰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貌正而氣得氣得而肌安肌安而色齊色齊而天下化空窾之窒厝胃之伏關鬲之擬渾涵冰結之處隨其元而克之無細微之不入七始既定九奏具成至於鳥獸之聲猶悉關於樂律大昭小鳴四時迭起而協氣薰蒸嘉生殖祉地紀天瑞諸福之物皆不約而自至若方諸之水圓鑿之火綠類而生有不期然而然者又豈復飲歛衍鬱振窳竭怒之患哉祝誦氏之屬續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鮪伏戲氏

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厲堯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伏達人之慧而爲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鮪而已故清錄一奏而鳳凰翳日簫韶九成而百獸率舞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僞璞散而器而人始狙詐與物敵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留意鐘鼓巢產之聲綴非疾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俶詭殊瑰爲彌文煩飭而已籛邏鏗鎔進俯退俯欲其名鮪氣而

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爲齊謳而希楚和吳
歛而幾越應不已難矣下迨列國曹奢魏福陳汰
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畱連荒亾之音作而君
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止煩等淫聲恠心
闐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爲燕氛
魄化魏土而淒怨之聲入於匏管輕生敗倫賊君
弃父而變逆之音出於金石三綱淪六紀墜遯情
傷化惟不能當於天心是以祆沴災眚百疾俱起
而鼓師三飯寄遯河海至不可以爲國千鍾作大
呂鑄而內益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卑志微焦

殺求其所謂一倡而三歎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
文俱泯人狃辭狎而聲匪純懿匏不成列舞不像
成陳鄭聲于楓庭陞胡部於堂上迎神帶邊曲宮
案次熊羆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態
之不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旣聲有餘於數則
更從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
二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留尺倚歌
梵唄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
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
未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

起七五音而八律呂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黃鍾大
呂之聲商祿徵羽之器以旋宮則不得其變以迎
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中聲失則律無
當律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文俱泯情文旣
泯而旋宮之制迎氣之律其能以獨正乎是使後
世議者見先王之所以爲樂古猶今也陶匏革竹
之器搏拊戛擊之用古猶今也其所謂八風十二
律未必不與人齊而其所謂麟鳳龜龍其去人也
遠矣於是始疑先王之事爲是夸言蓋不知理之
宜然而無足怪者夫有恢蕩之音者有榮懷之慶

有蘇平之聲者有蕃殖之財淫厲而哀萬寶常所
以知隋之不久宮出不反王令言所以卜煬之無
廻宮離不屬商亂而暴而子憲識明皇之播宮不
召商祿與徵戾而嗣真明章懷之廢王仁裕耳黃
鍾有爭鬪之事裴知古聆廟樂當慶賜之行發於
其聲害於其政有不可而泯者是故龍舟五更之
聲作而國不可游胡戎無愁之曲作而君不可留
除愛水斷苦輪之歌奮而臺城没打沙鑼振銅鈸
之伎進而屈茨卹故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
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絕發於蘄芴應於遐逝

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樂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傲辟煩戾濫溺此亂國之所好而衰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動不存乎體此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齟之感不載於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之作政其有不齟乎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鄭衛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異異音音異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

轉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君子之聽聲不徒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已之志也天地之間溫乎其齟者無非樂也而得之者異取夷則之羽不興嘉慶之門黃鍾之宮不作庶人之室是故必有盛德斯有備聲必有大功斯可制樂此先王之所恃以禦也故有樂備制矣而德薄功小有不足以作者豈惟不足樂哉魯莊公國小鍾大而曹劌方請圖之齊相公謀以大鍾而鮑叔且以爲過况不有功者乎方晉侯之如宋也享以桑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至著雖而病卜之

崇在桑林及平公登施夷之臺欲作清隸師曠以爲黃帝所作今君德薄不足以作之瞑臣請辭公弗聽作之飄濕總至發屋亂豆平公恐伏晉國大早夫清隸非固能變而桑林非固真能崇也蓋先王所以持禮樂之分者甚急而不可亂故其衰也邦君諸侯一越用之則魄奪氣禡而不能以自止也故曰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次之以急急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矣癘病之生赤地之變將非恐懼之所致邪故樂之足恃也如此夫國有飢主不殮國有凍君不裘有九

年之穡而後天子食備味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懸是故草木未若則不煩鐘鼓之聲文德未敷則不必干羽之容鐘鼓干羽固飭飭之具爾彼杜誥之所言張文收之所請唐太宗每折而不許者亦以謂百姓安樂則金石自暢樂在人飭有不在乎聲也何後之世不明乎此乃復膠意於區區之累黍以祈中乎飭氣不已勸乎夫絲固不足以制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甞賓下生大呂八八左旋終於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鍾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

也其曰黃鍾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應鍾未必果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準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共之術也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詔其子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其弟三如干之銅三如干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鍾聲不同也而况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理而恃器數以爲正祗以惑也 崇寧之初魏漢津制指尺於是上悼忝之非度謀以聲而定律

而典樂之臣莫能以也夫以神瞽定律必攷中聲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真葭而上黨無真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雖然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神不易也黃帝伯禹冲正所合是故律度出而幽顯遂若以齊緯隋廣叔寶之徒度之固不能損荒陋而廣正之也鳳鳴岡衆鳥從鶴在陰其子和夫物固有有其方而智巧果敢不足以相賓有其情而皮毛色澤不足以相使者必也以仁爲恩使天下無不親以義爲理使天下無不宜殘虐暴橫不見乎其上憂愁忿鬱不

作乎其下黃沙息送元戎偃伯而士農工賈無或
失所然後本之情性稽之度數脩六府餼三事以
爲之理合生氣之餽道五常之行取仁義道德之
端而倡之平澹恬愉之韻布揮而不拽幽昏而無
聲以爲之用應之以人順之以天內以正其志外
以達其情廣不容姦狹不留欲而邪污淫辟之氣
無自而接上以著泰始下以善民心異文而合愛
窮本而知變故攷之於文則文足論而不認發之
於均則均足樂而不流聽斯喜喜斯暢暢斯達達
斯反莫不鮮然寤犁然契舍其故而趣於新君子

以益厚小人以無悔而治道達矣舉鼎移梁樂以
邪歛春耕秋穫休以聆缶是故諸侯勤治息以鍾
鼓卿大夫卷治息以竽瑟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
弛固非有血氣者之所能也聖王豈固不爲樂哉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陞堂
陞堂而樂闋入門金作以示情也陞歌清廟以示
德也下管象武以示事也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
也以禮樂示之而已重華聆鐘石而傳夏伊贄在
樂音而歸亳朱干玉戚夏籥序興豈徒樂而已邪
韶用於齊八佾舞於家庭世之人無或非之是徒

見聲音節奏之可樂而已至孔子則不忍見而聞之是蓋不徇其情不喪其心知其德之不有而作之不以禮也雖者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相爲辟公天子穆穆奚爲而起三家之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已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設錫冕而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宮懸而祭白牡此天子之禮子家駒之所以告也而昭公不知乃曰吾何僭然則臣下化之而動於惡何尤乎故禮也者樂之大本也秦豕爲醴非以賈禍也而獄訟以繁化蠶爲裕非以爲奪也而鉗鈇益衆是故鐘鼓誠設籩

豆有踐而百拜之不至則寧酸而不飲十獻之不至則寧乾而不品酒酣耳熱拔劔擊柱安知天子之尊躡脚弄目筋斗裸逐夫又安知名教之樂邪當此之時而樂幾禍矣是故君子窮其起謹其示哀樂之分必以禮終教訓正俗必以禮成必禮先備而後樂之文得而舉故禮者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勝數也禮作乎外而主乎內者也樂作乎內而動乎外者也禮以治外則見而知樂以反內則聞而知見而知者觀而化聞而知者感而化故禮樂者觀感之術而不可以偏廢也禮交動

乎上樂交作乎下而觀感之道得矣禮極中樂極
龢中龢之本率於吾心非假它求也亡國戮民惟
於吾心之所同然者不致察而後外此身以求禮
樂而禮樂益遠矣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
則亂成化不時爲無樂也男女無辨爲無禮也夏
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樂不及禮具而樂存也鯉趨
過庭訊以學禮而樂不告樂必夫自得也顏子爲
邦終之韶舞虞帝教胄先之典樂非無詩禮也立
於禮則成於樂矣樂需禮而立禮非樂不成是故
興世則禮樂之形實而人因器以達本世不足以
明道則禮樂之用爲虛文而人不足以化其上偏
禮恃樂傷天地損人民所以悖理而害政者至矣
王德不下通民欲不上達而欲人之興讓務本國
富家給是濁源而求清流雖十舜不能矣故曰節
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是何有司請定法筆削筆
削則削而至於禮樂則云不敢是敢於法殺人而
不敢於禮樂惠人也必以俎豆管籥之間小不備
絕而不事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此漢之禮
樂之所以爲可恨而張奮之所以自歎鬱可不懼
乎

路史前紀卷八 終

路史第九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昊英氏

昊英氏或曰子英

見三墳策皇辟云為太昊臣潛龍氏作甲曆者妄也

昔者昊

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

不麇不卵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

階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新之世也

見商子

後有昊氏

風俗通云昊英氏後有昊氏而氏譜昊氏出自少昊夫氏姓重出亦多有之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為賀來

本邾後而來繼亦爲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于衛孔張出于鄭陳又有孔寧齊有孔融孫氏晉出而一出于商一出于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子南周楚之王孫旣異於衛秦宋之巫臣復別於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蕩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層出不可不致也

太上無名其次有爲而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名實離矣是故爲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也有爲皆善而孰爲善邪溫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以是名也何竭竭然擊鼓而求亾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爲也有心則僞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壑

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嘍之心與目會而泚達于顙於是反累裡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爲儉非爲奢也掩之矣而土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棺槨興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亾不至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爲觀美也彼藏千金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未滿也况于親伏羲人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

死借用槨豈固是彌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衾三領窆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三寸遽蔭以歛餘壤爲垆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是也下銅三泉上涇南山金玉城闕水銀河海固非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動一國屬脩士脩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以畫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竣若無

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啟以刑餘罪人喪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專其親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泊爲其道也惡足以爲儉中古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與歛而孔子麗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克猶欲明死者無知以隆泊葬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寶也在乎內不在乎其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徇外而反卑之也且休戒塗鬻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階三尺者繇余窮邦之陋風葦戶不扉蓋茨不翦此楚之交子

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宮垂衣襲幅
邃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
衆星之拱極舜游巖廊之上被袵衣鼓五絃繪日
月於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聞鑾和
動有環佩步趨中於莖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
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欲塗髻而怵
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
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
飭玉坐設章容黼屨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
乘大路越席以養安載臯芷以養鼻錯衡以養目
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軛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
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亾
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
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髻而不敢信不然矣
且先王之制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
品而汚世之人不通於禮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
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爲圉隸監
門之奉亦難乎爲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
房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爲儉
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

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而况唐虞與有夏氏乎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窟
夏則居曾巢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擗菘稂
以爲蓐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天於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槿
而廬緝藿而扉填塗茨翳以違其高卑之患而違風
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
禮運所言有巢氏在遂人氏之前六韜所叙乃吳英氏之後有巢也而汲書所說有巢氏爲在夏商間故外紀云非人皇後有巢氏也
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
河圖云有巢氏王天下也駕六龍飛麟從日月號古

皇氏龜龍効圖書昇於是文成而天下治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圖書

聖人出世之符也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名畫記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巢遂以來皆有之迹映乎瑤鈴事傳乎金冊及包義發於榮河而典籍圖畫萌矣鄭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語言以吉
王者其爲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

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責任之專而不享欲削
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
見汲冢書或以爲夏商之間特起於一方者蓋

其後居于壑及盤領
彌屬益部盤領在長安三秦記云長安城有平原數百里無山

川湖水民尚井汲巢居地多井深者五十丈今與平始平原也故杜甫云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璞俗坦然心神舒乃五盤嶺也王康琚亦云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蓋有巢之遺化也夫鳥能巢蟲

能穴天地而來至今如此後有巢氏巢父友許繇樊

豎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道之父適聞之洗

耳於頰豎方飲其牛乃毆而還朝見之也繇居箕山今山下有牽牛墟穎

水續泉及樊父還牛處石上牛迹存焉而穎昌有巢父臺許繇臺而臨汝有巢父井二臺在陽翟東十五

臨穎水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聞堯禪繇曰何不

隱汝光而見若身非吾友也擊而下之繇乃去之逸

士傳巢父聞堯禪繇繇不受逃之以為汗也乃洗耳

池賓樊豎方飲其牛乃驅去之耻牛飲其洗耳之下

流繇字武仲陽城槐里人豎字仲父巢父冢在登封

東南四十高一丈五尺古史攷云繇一號巢父非也

蓋因琴操言繇夏則居巢而繆之人表二人也

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之家不滿於千金一命之士不登於三命繇庶而

止有不足者是故聖人乘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厭

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於正在易之觀神道設

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履顯以中正而觀天

下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

可樂之生而有軼輶之志是以觀盥而不觀薦孔

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使下

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尚於祭祭祀之禮爵先盥

灌而後薦盥者敬之始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

物而盥無有焉觀盥而不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

是以有孚顯若無器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諭爵

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侵陽之事乎哉

陸希聲云

盥手酌鬯祭之始薦進獻熟祭之未灌鬯之時誠敬內克齋莊之容顯顯外見則與祭者皆觀感而化矣儀禮正義作不觀薦非不薦也不觀薦爾初六童子之觀不見宗廟之美所觀者小故小人吉九二闕觀不見其全女人之事若達人則大觀矣九三觀我生自觀也九五觀我生謂天下之人觀我也上九觀其生觀五也九三觀我不如無生自我欲未失上九觀五志有未平故君子無咎五雖中正觀之于民然三上伺我故亦君子斯可無咎

吾嘗原易之所以消長

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長臨三陽上長泰四陽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一陰上長姤二陰上長遁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長剝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述君子姤遁

否剝各戒小人而觀之豕有不言焉觀八月之卦也而臨卦其前方臨之時剛浸而長而先戒之曰八月有凶是戒禍於微而防患於未朕也瓜舛弱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也杞包于瓜漸引上也乾中姤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進也進之不戒得亡喪乎自九二喪而遁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進之足憂金堅物也柅制動者也故曰利用于堅制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之勢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生衰

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繼而後姤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妃故初六曰龍

化于虵或潛于窪茲孽之牙象不可與長也易中姤初

爻所謂一人如女尚可以去者故明之以女焉

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日龍潛于神復以存

神淵兮無畛操兮無垠象可與致用也連山復初爻反

始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關不可以有

為也君子之道始於復而成於泰泰而臨臨而復

則能見天地之心矣三卦見上經反而逆復泰而不復則薦

之大壯乃決之以五陽之夬以反接乎六陽之乾

又不能決則極而無繼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焉

故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於姤而成於否上二卦見下經

自是而退則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進則

至于觀而利賓于王此觀之六三所以未失道者

以觀我生而進退也孔子以三陰始否於上經次以四陰之觀乃次以五陰之

剥而下經則自二陰之遯而次以一陰之姤而反接六陰之坤與堯曆先天圖不同以明用也

且姤與遁否小人道長而莫之止者非不之止

也有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時小人

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又能觀我

生以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止

則進而至于剥矣剥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之以復戲禮農炎禮黃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故上七日數窮致剥而終象曰致剥而終亦不知變也連山剥上爻辭夫小人之爲剥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而卒乎上始乎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而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頻上失其道此剥之所以起也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剥之進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職况斯弘不災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於姤初庸主猶忘於剥廬方萌於用而致戒焉或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災矣泰早乎聖人之於易胡爲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樽者也其所以加乎爾者特汭隙而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無隙之可汭則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以中正觀天下疇克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不能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于剥者其惟有巢氏乎豈惟有巢氏乎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羣陰閔曷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

盛夏而疝瘕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

羣生令曰來陰士達似是不達之訛然樂錄都于朱

故號曰朱襄氏朱或作株劉昭云陳留株邑朱襄氏

史攷亦云陳之秋邑朱襄氏之邑攷之范志秋當作

株即朱也按即陳之株野寰宇記柘城為朱襄氏之

邑柘故城在後有朱襄氏邵氏

下邑南七十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

宣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

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

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

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

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

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

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

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

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并毗則寒暑不成而

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

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

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

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歟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墮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闕人

既鬱於內腠理滯著而多重髓人之生也天地合其氣萬物資其用氣以

形運是故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悶處於頭則為腫為風處於耳則為塌為聾處目則為蔑為

盲處鼻則為鼽為齇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蹷為痿然亦係於上之人是以太平之世疵癘不行衰

亂之時穢鬼交作子華子曰亂世之人長短頡頏百疾俱起民多疾癘道多裸襚盲禿偃疴萬怪皆生之

謂也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

道之是謂大舞見呂氏春秋孟頽帝王統錄云陰康

舞亦見教坊記治于華原葬浮肺山之陰驪山也亦

云次葛天非也後有陰氏風俗露氏陰氏見姓纂古姓書作露

志今存焉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注云陶唐當作陰康蓋以

呂覽訛作陶唐乃字畫之轉誤故劉歆七略叙云古

之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

過而不悔當而不揄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

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色堅白不刑於心而漸毒

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而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太平鳳

凰降龜龍閣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

天禪云云以復墜仿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見管

誤以 為典以陶為陰正謂此也外紀云筋骨而不達堯作為舞以宣導之蓋因呂覽誤本失

禮史記後有懷氏無懷氏子大戴纂

贊 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

動作心無好惡彘犬相聞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堅

昭示孰曰無懷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

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

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

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

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

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

之禮不章蓋難言之

見大戴禮孔子之言惟出於此或疑六經中無問答封禪

者大抵無所事此則其禮不講封禪之禮惟起國

之君得行世所不知孔子之時天命未改宜問之

所不及大戴之說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昭穆

偶不在乎禮記爾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昭穆

籩豆之品或人亦能知之非特孔子今截然曰不

知者不可說也一纔及禘之說則魯之非禮便不

可逃於天地之間故不知者是知之知其說者之

矣張九成以為欲人之自得之非也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明則在禮樂幽則鬼神禮

子張問十世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何獨於禘而不

知哉直不欲觀之爾

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而以禘禮祀太廟証其先矣此不可

言也灌者求神之始也既灌則別尊卑分昭穆而

不欲觀者以其逆也夫自灌已不欲觀則自始至

終皆不是矣豈一二小節之云哉始其游觀而歎

說者顧以為歎魯蓋以其荅言偃者知之杞之郊

禹也宋之郊契也是二王之後天子之事守也魯

何為哉而陽虎且復禘僖公故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不足質也不

其衰矣足質者文獻不足故也

文者夏時之類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如有用我則吾能質之矣故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而不得致也

聖人之道建之天地而不悖致之三王而不繆於禮何

疑而不足質者質證也無證人不信不信人不從

杞宋之禮文獻既不足與明魯又借差而不足觀

致之前世已如彼質之當今又如此事可知矣按

禮運亦言杞宋而中庸惟言杞不足質至學商禮

則有宋存者子長居宋冠章甫則夫子之從商可

知蓋觀道則皆不足學禮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

則僅或存者非苟言之

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

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

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於泰山武王

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

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禋柴之禮存于大宗伯告

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

王褒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尚

各

卷

七

三

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埋於

泰圻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

禪之事也大抵封禪一代惟一行之必創業興統

薦之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湯行之周有天下八

百年惟成王行之有其功而無其應有其應而無

其時皆所不行太謂之無經見邪昔舜類于上帝

史公之論未悉也而又初載之狩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為盛矣

柴燎今世之焚香也至岱宗柴餘岳則惟望秩且

初載之巡行之自後五載之巡不復封禪然燔柴

望秩之禮所不廢也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

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咎陶用之而

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山子曰

惡呼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歆於

季氏也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

山川夫猶士庶人不得祭佗人之祖於家也泰山

歷代帝王望祀之所也魯之祭之因境內也季氏

旅焉要福而已魯不知祭所當祭乃可得為福冉

求為季氏家臣季氏僭禮夫子欲求救之非救季

氏僭禮也必求之力可以救而求不領遽曰不能

故子不之復語惟歎泰山魯不如林放若曰泰山

有神其知禮也必不至林放之不如季氏之祭必

將吐之不惟以此意望之於神蓋禮之本者已不

少乎泰山也

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旅見曰旅類見

于泰山曰類曰旅皆以臣見君之禮見天莫大之

祀也故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周大宗伯典瑞職

金皆言旅上帝掌次言大旅上帝司尊彝既瞭笙

旅則四望預矣故四望山川不設皇邸不用金版
兩主有邸而已禮書例以爲大故之祭則非也魯
既非禮陪臣復
僭之如禮何
齊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

封禪秦穆公九年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

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戲氏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

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

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

禪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

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

後得封禪袁準正論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
不得有異會稽可禪是四岳皆可禪也

洛陽天地之合嵩高天地之中然則今
處天地之中告於嵩高高可也不必泰山公曰寡人

東救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

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荆冷支破屠何西拘

秦夏涉鳴沙收西虞方舟投柎而浮于沛束馬句

車越太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牂柯張不庾至邵陵

陞熊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一康天下三代受命

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

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

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翊之鳥然後物有

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鴟梟比至

嘉穀不生而藜藜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

安冉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為其有顛

溺也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

之故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封禪天子之事也王

上為天門地戶為明堂聖帝受天宮之宮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于天到泰山刻

石紀號仲蓋不欲惡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

下可以為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邪秦漢而下

勢不可行也先王所作相時而動不可以常情執

之世則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蓋在古禮之名存者

惟封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家之為封禪太史公自

以不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遷返使適遭河洛

把腕啜清直以不得從行為命誠以希闊之不可

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請罪而不至下刑弃灰卑

宮室而不至上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

木不呈材舞干羽而不至於瀆武窮邊立謗木而

不至誹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顛譽之為使天下

之人引手加額忻忻然願世以為君然後備菹楛

飭蒲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美哉世無管

敬仲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非也

路史前紀卷九終

路史後紀序

或曰洪荒之世聖人惡之荀卿曰道過三代謂之蕩夫何取曰不然道莫醇乎古而其蕩則三代始也洪荒之世所可惡者以其璞野而禮文有不足爾其爲道則固高矣非後世之可逮也三五制作文爲程典吾孰見其能古之如邪今而曰不過三代則是三皇堯舜爲不足法而聖人不之猷矣揖巽豈不若征伐而象刑豈不逮湯禹刑哉況之言戰國之速於功利而甘於自陋者也子何學嗟乎禮失則求之野中國失禮誅在四夷洪荒世遠遽四夷之不若哉予起路

史則又懼天人之不可攷自黃義而上別而冊之者
爲卷九本非可別也以人故爾昔先民之傳春秋有
內外之異故劉氏通監因曰外紀曰外非是謂之前
可也今自十卷目之以後紀

路史後紀

目錄

第一卷

禪通紀

太昊

第二卷

禪通紀

太昊下

第三卷

禪通紀

炎帝

第四卷

禪通紀

炎帝下

第五卷

疏侂紀

黃帝

第六卷

疏侂紀

黃帝下

第七卷

疏侂紀

小昊

第八卷

疏侂紀

高陽

第九卷

疏侂紀

高辛

第九卷下

疏侂紀

高辛 下

第十卷

疏侂紀

陶唐

第十一卷

疏侂紀

有虞

第十二卷

疏侂紀

夏后

第十三卷 上

疏侂紀

夏后 下之上

第十三卷 下

疏侂紀

夏后 下之下

後紀目錄終

各史

後紀目錄

路史後紀卷第一

禪通紀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太昊

太昊伏戲氏

昊本作昡按太昊幣文作昊又作爽爽並太昊字

方牙

易通卦驗云伏

義方牙精作易無書以畫事謂以畫卦事為治也故論衡云伏羲以卦治天下鄭氏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人皇初起鄭康成注以為伏羲世質作易以為政令而不書止畫其事

之形象

一曰蒼牙

通卦驗云遂皇出握機矩表計實而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謂伏

義也說者以為文王非按雷更有蒼牙所謂蒼牙利鋒者

風姓

孔演明道經云燧皇在伏羲前風姓

路史

後紀卷一

一

始王天下是伏羲因燧皇之姓矣三墳書言因風而生為風姓鄧氏姓書云東方之帝木能生風故為姓豈其然哉予固謂上世嘗有風國因為姓爾故帝後有風后風國之后蓋久而後得之玄女經云禹問風后知其後云

是為春皇 實積記王子年云以木德王曰木德故 **包羲** 世多作庖 **亦號天皇** 帝王 **人帝皇雄** 氏 一作熊並音弘世 **蒼精之君也** 見鄭禮記注梁武祠像碑云伏羲蒼

精始造工業畫 **母華胥居弓華胥之渚** 記云所都國卦結繩以理 **嘗暨叔嫗翔弓渚** 有華胥之淵

蓋因華胥居之而名乃閩中俞水 **嘗暨叔嫗翔弓渚** 之地子年以華胥為九江神女誣

之汾巨跡出焉 詩舍神霧云巨迹出靈澤華胥履之怪生皇羲注云靈威仰之迹世紀謂迹出於遂人之詩又云遂人沒伏羲代之矣也跡事詳高辛紀稷

華胥決履以跲之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孕十有二

歲以十月四日降神 帝系譜云人定時生孝經河圖大衍文符曆序云謹以十六年八月端五赤光照得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是以為八月五日矣非也 **得**

亥之應故謂曰歲 或曰伏羲即木帝故曰歲十有二得亥時其符皆至寶積記云帝女游於華胥之淵感地而孕十二年生庖羲長頭修日龜齒龍唇白髯委地或曰歲歲星十二年一周也說文云古 **生於仇夷** 之神聖人母必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

邁甲開山圖云仇夷山四面絕立太昊之治也即今仇池伏羲之生處地與彭池成紀皆西土知雷澤之說也 **長于起城** 今秦治成紀縣本秦之小山谷名開也

地廣記以成紀為伏羲生處起 **龍身牛首** 玄中記云紀本通用詩有紀有堂作有起

靈光賦乃云麟身文子云虵身麟首有聖德故周癸傳注云麟身牛首非也補史記世紀帝繫皆云虵身牛首詳 **渠肩達掖** 亦同臂也 **山準日角齋目珠衡駿** 女媧紀

各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毫翁鼠龍唇龜齒

孝經援神契云伏羲大日山準日角而連珠衛宋均注云木精之人

日角額有骨表取象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珠衛衡中有骨表如連珠象玉衡星

長九尺有

一寸望之廣視之專

春秋合誠圖

繼天出震恩明睿智蓋

承歲而王以立治紀而萬世循用之

本木德建以王

肇修文

教為百王典以其載德自木木寔麗東道不可尚同

乎元氣是俾太昊

亦作俾元氣俾俾之義詳少昊紀

得乎中央別而

能全宿而有成因號伏羲

伏慮義戲字義皆同史傳或謂服牛乘馬因號伏羲

取犧牲以充庖因號庖犧最為鄙矣按莊周等古書皆作虛戲無作犧者且伏羲古或用羲而犧牛之字未有用戲者况伏豈得為服御字乎故世紀云後世音繆或謂伏犧或作虛犧皆失其旨然史傳一書元有異辭于攷古書獨禮緯含文嘉云伏者別也羲者獻也斯為最近王莽傳立斗獻亦音為羲謂北斗之

魁標若勺形然集韻亦同稀勺而禮器之義尊乃周禮之獻尊則知羲獻在古同義而叔獻之為叔戲有

以也義有純之義獻有成之意然羲獻字雖通理且有異集韻定用虛戲非正書疏謂伏羲以聖德代物亦未

自有句而應世故又曰有句氏

句即庖乃國名蓋其始迹之地

其後復封之故潛夫論太昊之後有庖國娥姓今庖水在山陽平樂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也後世弗知謂為庖廚已失大矣 方是時也天下多讟

教人以獵子參育犧牲服牛乘馬草鞮皮蒙引重致

遠以利天下而下服度

世所有畜因存之

天出文章河出馬

圖於是觀象於天效法于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兆

三畫著八卦以逆陰陽之微以順性命之理成神明

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君民事則陰陽家國之事始明

焉禮舍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

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故大傳云伏羲氏

作八卦此即文王之所用者壺子云伏羲法八極作

八卦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作枝幹衍為甲子而魏博士淳于後乃以為伏羲因

燧皇之圖以制卦故高貴卿公以孔子不言燧人氏

沒伏羲氏作難之也三墳書云伏羲三十二易草木

享生月雨降日河況時龍馬負圖始畫卦也蓋以草

木紀歲也雨降或以雨水言然河況時非所紀微顯

伏羲文成萬代貴八卦作而曆數興疑未然而也

闡幽章往察徠於是申六畫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

以厚君民之德于以洗心退藏於密管子輕重云伏

陰陽作九九之數而天下化之六藝論云伏羲作十

音之教以厚君民之別十言乾坤艮巽坎離震兌消

息也消退而息進謂天地萬物之間無非易非可以

文字見直在消息中爾或作不言之教音不立文字

或作十二言皆非畫舊云古畫字蓋法字爾古之為

畫亦為法法至是而乏故有用九用六或作畫非

觀象之變爻之動於是窮天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

兩地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八卦而小成因而

重之以盡生生之理而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

也八卦小成即八卦自重者是造六畫矣因而重之

則六十四矣楊雄以為文王六十四非有辨別見

原始反終神明幽贊考是神著著地靈龜出洛乃窮

天地之賾極天下之動以龜為策以蓍為筮獻南占

之一十八變而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說卦言昔者

贊於神明而生蓍故鄭魴記云黃帝受河圖而定玉

錄伏羲得神蓍而乘皇策易乾鑿度所謂乘皇策者

義也古史攷云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殷巫咸善占

筮則筮自伏羲始矣聖人之智非不足以立事也而

人之於事不容無心以故是非凶吉有時而繆爻取

信於無心之物爾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今先天

各已

圖始乾而終夫豈
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

筮惟占皆云伏義政治小大亾非取於易者如罔

離離有麗之象又離中虛罔亦中虛然結繩以為罔

罔以岐以漁所取乃重離也離為目巽為繩以巽變

離結繩而為罔罔之象罔罔目也重目為罔三離為

離巽為魚自二至四有巽體自三至五有充體巽為

風充為澤以岐以漁之象也是六爻果自伏羲重

又可見矣一十三卦皆取兩象學者宜即此思之

離象法螭狐作為罔罔以岐以漁世本伏羲臣芒氏

化蠶桑為總帛皇圖要覽因罔罔以制都布白氏帖云伏

神農有不織之令黃帝內傳云黃帝斬蚩尤蠶神獻

絲乃稱織維之功因之廣織廣之爾而淮南子乃有

黃帝指經縷柱之說安也王逸機賦云機織功用大

矣上自太始下迄義皇帝軒龍躍庚業是創語彼織

女始制布帛給其衣服古者衣皮即服製也特衣裳

蓋始機織爾未辨義炎以來裳衣已分至

黃帝而袞章等袞大立非謂始衣服也三禮義宗云寵龍時瑞因以龍紀官百

師服皆以龍名文濯鉤云伏羲作易名官命曆敘云

故周禮疏序謂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伏羲因之

郊子以為龍紀而漢儒說左氏者乃出春官青龍之

類杜君卿從作為龍書以立制號而同文字源云龍

覽作景龍書稽夫象肇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而文籍繇是興矣書契代繩取之夫百官以

君二臣三佐四使言有虞氏官五十者孤矣或謂於

太昊結繩而治黃帝始有書契尤非也有說別見

是盡地之制分壤時穀以制國用功業德望皆在於

不足董道以必不自聖庸委師於宛華即鬱爰興神

為伏羲之制鼎卦禪書云昔泰帝興神鼎一一統天地萬物所繫

上帝鬼神漢志師制郊禪即命臣芒庖犧登鼈使鬼

古云泰帝伏羲也見拾遺記尋攷古書取犧充

物以致羣祠而升薦之之說不可解於後世崔氏

正論更謂太昊設九庖之官甚矣學者所宜領會正姓妖通媒妁以重萬民

之麗麗皮薦之以嚴其禮示合姓之難拚人情之不

瀆麗鹿皮也古史攷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

琴瑟以為樂通典唐志等皆作儷白虎通義作儷

云雙皮也婚聘薦皮為可裘服不忘古也禮外傳云

伏羲以儷皮為幣豈若漢武之皮幣以白鹿皮方尺

緣以藻績王侯朝以薦璧者何休云儷皮法乾坤以

玄纁取其順天地也鹿皮所以重古也

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聚天下之銅仰視俯觀以為

棘幣好員法天肉方法地以益輕重以通有亾太昊

幣謂

之九棘詳見發揮昔寶鼎尉王鏞家有一布長寸六

分肩廣八分首廣五分足間二分重六銖面文作行

昊乃希昊字幕文作引李彥美所謂了旁斜畫者蓋

義字也錢書曰為異布又董令昇家有一種長寸八

分額廣六分肩廣寸一分尺間五分重十二銖面文

作父旻幕文作奭皆太昊字也攷之盪鍾帝直作二

則此立之為川信為帝字又封禪文昊作昊可見按

三五古幣皆員內而方外為睥睨之形垂則象天之

示置則象地之勢北會而南分而坦之則人也察六

蓋本三才之義取象如此豈若後世之苟簡哉

氣審陰陽以賚之身而四時水火陞降得以有象百

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砭以制民疾而人滋

信世謂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世紀皆以為伏羲蓋

不有其始曷善其終伯禹治水猶資鯀九載之功

黃帝制宮亦藉古茅簷之制義炎二聖既盡其性而

後世猶有攷嘗之患咀虫蛆齧草木而宮嬪多致死

者况不為之度邪世紀云太昊制九針以拯天枉而

傳亦謂黃帝命岐伯為之按靈樞岐伯對黃帝以九

針則亦古有之古者以砭後乃因甲錄

成子以靈飛

代以針高氏之山多砭此也

乃因甲錄

成子以靈飛

成子以靈飛

成子以靈飛

成子以靈飛

成子以靈飛

成子以靈飛

成子以靈飛

成子以靈飛

六甲錄八卦卦鎮方錄乃卜法授伏羲故或竊謂河圖亦人所授合五緯建五氣消息

禍福以為之元為合其行以為法春秋內事以謂自

息禍福以制吉凶始合命潛龍氏莖之乃迎日推策

相剛建造甲子以命歲時配天為幹配地為枝枝幹

配類以綱維乎四象故情偽相感而星辰以順則漢

志伏羲有甲子元曆是太昊已有甲子故陳鳴曆書

序云伏羲推策作甲子而世本等皆謂黃帝令大撓

作甲子非也撓特歲月日時亾易于作旋蓋隨志云

配甲子作納音爾蓋天者

周髀是也本包義氏立周天度其傳則周公受之於

商周人制之謂之周髀言天如蓋笠地似覆盤背脊中

高而四下商者周大夫商高也按周髀筭經商高答

周公云古者包義立周天歷度趙君卿云立周天歷

度建章節之法後揚雄洛下閎張衡之流俱行渾天

之說而蓋遂廢世亦不知其為太昊之法與渾天之

非也有排著躔舍天本無度聖人以日行天三百六

渾別見十五度有畸而一周故分天周以

為之數以記日之所行既分天度乃假物以誌之二

十八宿列布四方故於是以為當度之星有箕周天

度說立九部而民易理易卦坤靈圖蓋九州之始也

別見寶積記云伏羲審地勢定山

川是於是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續志云處義作易

矣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

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絃實為變徵此

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世以諛其符班志云太簇為

言黃始作律呂者繆矣人統律長八寸

象八卦伏羲氏所以類萬物之情樂建立基律呂備

矣故太公龍韜云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五

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以天清靜夜

半遣輕騎去敵九百步持律當耳大呼之有聲應管

隨其音應之此五矢正爻以配氣春秋內事云伏羲

行之符佐勝之術推列三光建分八

節以爻應氣置重爻以抵日以作甲歷伏羲八卦卦

凡二十四本三畫以三

各

乘八得二十四并其偶畫為三十六以二十四并三十六得六十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三八二十四四六亦二十四是為坤一爻之策六六三六四九亦三十六是為乾一爻之策數可合故為者三八重之得四十八加一而成衍四九乘之得七十二以應五日之候因而五之亦三百六十以應當期之日是為六十四卦之爻 **歲建寅甲日寅辰** 三墳云伏羲三十易草木而而立立三十二易草木而河圖出又二十二易草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甲歷歲起甲寅是伏羲以庚寅歲生庚申即位與國家啓運之年合斯萬載之一遇 **木盛於卯以卯**也是書人或疑之是說宜有自來

之辰陞敷教之臺聽八風民授始

伏羲有敷教之臺見山墳拾遺記云

伏羲方壇之上聽八風之氣以作八卦方壇蓋謂天地猶佛者之言須彌今晉之趙城南十五里有伏牛臺世紀謂伏羲常居然云居此謂君資於民民安子

安民危子危

三墳

乃紂神明開肺意舉六佐以自策

見陶

潛二 **命金提繇俗指苦蓋謹窖臧視之未居者借力**

成之以靖敷民

金國提名定太昊廟以金提句芒配

藝祖皇帝

命鳥明廷

方泐窾木絕港道以濟不通奠八方旌九位而分九

土 真源賦伏羲別九宮因此置九州法語云始定四海之廣作八卦分九州据共工氏霸九州則州之

九分不自帝嚳若黃帝矣亦自然之勢也 **視地之壙物之夥其爭日大勢**

不可以偏制而獨任於是經國謀賢以極治寄而閔

法制故不慮不圖而人正

世謂黃帝始分土建國非也按神農已伐補遂攻風

沙伏羲時已有紀侯陽侯而傳亦記神農有遠國近國之制矣非始於黃帝也論語摘輔象曰燧人之佐成博受古諸宋衷以為受諸侯之事蓋土地壙絕非賢共理則雖聖人有所不徧從古然也 **命視**

冒為眚志災惡察虛實居百瞞以平民

摘輔象曰鳥明主建福視

墨主 命紀侗中職定于中邦 二八目作紀通宋均 仲

起司陸 均云主平地 陽侯司海 宋衷云陽侯伏羲之神者許

叔重云陽侯陵陽國侯也國近江以溺死應劭謂以 罪自沈二說不同 宣和傳古圖有陽侯彝字作陽

六佐職而天地位陰陽得乃體春樵明刑政脩兵仗

以威懷 太白陰經云伏羲以木為兵神農以石為 塞

脩為士以之御敗而下情至 楚辭所謂命蹇脩以為

等皆云伏羲臣謂為媒理云時理官主婚姻蓋理士 博蹇而好脩之語非必人也慶善以為宓妃伏羲於

是齎率萬民平水土道泉原因水居方而置城邑 見

墳書或以世本諸書皆言縣置城郭非也國土既分 城池斯立故史記言黃帝為五城軒轅本紀言黃帝

築城邑而汜勝書記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

百萬然而無梁則不能守也是炎黃已城池矣石城

之制既自神農則土城之作有不自伏羲乎往古之

事固有可得言者黃得襄城小童不自後世世本蓋

因呂春秋言縣以尾為城而誤 百令具舉乃命蜚龍

之呂氏之說待狀縣之兇惡爾 氏職圖父因尊事以為禮儀而天下治 三墳 長離徠

翔 三墳云因鳳來而 爰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 辨樂

昔伏羲氏因時與利教民岐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罔 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按扶

來歌即鳳來之頌乃神農之扶犁也扶鳳 以鎮天下

之人 兔園策注引傳云伏羲之人靜故作樂 命曰立

其 以立基為立本大淵為 斲桐為七尺二寸之琴繩

絲以為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 琴操云伏羲作琴

以御刑辟防心淫

各已 後已 卷一 七

舊琴譜伏羲之琴曰龍吟故盧仝云五音六律十二徽龍吟鶴響思庖羲爾雅云大琴謂之離事源及太平御覽云傳此琴伏羲所制樂錄云大琴二十七絃中華古今注乃以為伏羲造二十五絃之琴而琴式謂琴二十絃郭璞又云十絃皆失之切攷伏羲以木王者三與八者未之數也故三其九為之絃八其九以為其長非苟然也廣雅云伏羲琴七尺二寸或云三尺六寸六分五絃蔡氏琴操亦云伏羲作琴五絃也非徽天音操駕辨以通神明之況以合天人之齎辭楚云伏羲駕辨吳都賦所謂超延露而

絃之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灼土為埴而禮樂於

是興焉

文子世紀伏羲作瑟三十六絃蓋瑟屬陰故用十六之數世本云包義瑟五十絃後黃帝

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故小司馬三皇紀及小史皆云伏羲所作之瑟二十五絃按揚雄主為論云夫心與治游乎太和惟唐虞能充其任神與化蕩乎無境惟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

五絃之具非牙曠不能以為神弓矢質的之具非羿逢不能以為妙隨志又云二十七絃乃爾雅之所謂

灑非 負方州抱負天體泰乙統乾元紹天體寂明一

垂策寢方而枕繩蕩乎亾竟以因應而覺悟乎天地

之間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巧而尚行去羨去慕惟以

道化上亾求欲于下下亾于進于上是以百姓足而

宇宙洪寧官亾共備之民而死不用郭鳥罍虫蛇懷

于瓜毒陰陽之所離沈不通者駁理之逆氣之戾物

傷民積者絕止之是以事簡民純亾言而化天下之

人浮游罔養而莫知所如往臣子以順君親以尊故

星宿溫閏而鬼神受職功揆上下洞八方而後世不

可及也乃封泰山禪云云以昭姓攷瑞而曾報攷瑞者輯

羣玉如虞舜之輯瑞黃帝之合符爾非云符瑞字從玉可見在治百六十有四載

落賦真源而女弟炮媧立字與包同年百九十有四葬山陽

世紀云葬南郡在襄陽按帝冢今在山陽高平西北

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充單皆有伏羲陵又河中

府有庖王陵廟引戴氏西征記云潼關直北隔河望

層阜巋然獨秀謂之風陵伏羲氏風姓也此當是女

媧墓然古帝王墓家都於宛丘故陳為大昊之虛紀世

皆非一所宜必有說天皇庖義都陳雷遁甲注云伏羲徙治陳倉地非陳

國則不必宛丘矣然歷代以宛丘為大昊之虛今宛

丘北一里有伏羲廟八卦壇寰宇記云伏羲於蔡水

得龜因畫八卦之壇有長史張齊賢文李邕易之然

九域志陳蔡俱有八卦壇此後人之附會按姚睦亦

云黃帝都陳者則義皇俱在西方矣豈其先後徙邪

始其父沒黃襄經云伏羲父葬震山下作丙放巽或

代王世言伏羲無父其母感迹而生者矣

也華胥死之葬覆車之原即藍田山也長安志云冢

同厥妃殞洛是為洛神代所謂伏妃者即處妃漢書

為伏羲之女溺洛而死為洛水音義如淳以

之神非也明曰處妃豈女哉伏羲生成咸鳥咸鳥生

乘釐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顧相夆處于巴是生

巴人郭氏云巴之始祖後武王封宗姬支庶于巴曰

子循古之故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巴王乃

其後潛號秦惠虜之有其巴威華陽志順王五年張

地寰宇作后昭因唐人儀司馬錯伐蜀因取

巴地分為巴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辰

三十一縣巫武元是赤狄巴氏服四姓為廩君有巴氏務相氏

為五溪世本云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皆出武落鍾離山巴

氏生黑穴樊驪相鄭四姓之子俱事鬼神後巴氏臣

四姓居夷城為廩君世尚黃帝應代有風后為之相

秦女事詳蜀紀後漢書各已

後已卷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環濟要略云侍中古官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曰常伯
晉志亦云秦以古名漢因之或疑其非然既為相則
侍于中矣故張果因八卦設九宮以安營壘次定萬
云堯時為侍中

民之寯出陰陽正訣黃帝威蚩尤徽猷多本於后尤北復

以其輕勦其餘于輞谷人賴其利遂世祀之是為金

山之神山谷及祠今皆在長安藍田謬封其後於任錫之已姓黃

帝之孫任已寔歸是生帝魁其在唐虞俱有封土書缺不

見周之任其後夏后氏之初封之庖為姒姓杜預世族譜亦有庖國云

夏同姓或作包一也詳國名記遂周之興武王復其後于宿後有密

宿須句顓臾邑于沛上寔典太昊之祀以為東蒙主

須句乃須胸即鄆也在今須城京相璠云須胸一國二城兩名餘詳國名記是以季氏將

伐顓臾而孔子傷之說見國名記須句後為侏所併魯復

取之僖公伐邾取須句須句蓋滅于邾久矣至是魯取之後復于邾迨文公七年魯復伐邾而取之

春秋特譏無故勞民取而不守云須句者遂為邑猶冒昔名爾云威須句須句子來奔且云及其君俱妾

預云雖列國而削弱為魯私屬尤非詳國名記一而宿之後則興于宋俱不

復見莊公十年也鄆自昭公十年取之為邑猶以鄆名故三年季武子伐邾取鄆後有風

氏佩氏用氏並纂文又有佩氏皆古文之變義氏希氏戲氏包氏庖

氏姁氏鮑氏宋本包姓史氏顓臾氏東氏世又以東方氏為出女媧謂其

主東方而風俗通更以東方氏為伏羲後俱妄詳黃帝紀東蒙氏胸氏須胸氏任

氏姒氏宿氏罔氏伏氏慮氏宓氏密氏服氏服本服不氏後

而密本作宓按黃帝後自有密而密不齊本作宓故密子賤碑止作用處以為伏羲後顏之推常辨之然

伏虔傳亦用服繆矣必乃密字又後魏賜劉子文及宿六斤氏並為宿

帝之弟郝骨氏

為帝立制其裔孫子期帝乙封之太原之郝

蓋商因郝骨氏

國後有郝氏郝骨氏

元和姓纂作郭骨氏唐書系表又作郝省氏云太昊之佐戚佐也

贊 泰始云遠聖人成能出包應世書契代繩肇脩

文教以立治紀經域奠部畋漁棘幣原始反終分躔

畫卦消息甲乙以成變化陞降禮樂教而不殊道凝

體寂雲自蒼梧負方抱員明一坐策不慮不圖鬼神

授職爰興神鼎封岱禪云萬世允賴若稽三墳

後紀卷第一

終

太昊紀上

路史第十

天下有大本三上處其二下亦處其二仁者上之

命義者下之命而財者上下之所共者也三者之

於人猶魚之有水不可頃刻少也仁義立人之道

聖人之所以配天地者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

義也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是故君

子見得思義非後財也予既紀伏羲因玩其畫與

孔氏之所贊然后知財之不可以不議也遲雞聲

操什噐蹙市朝而趨隴澤者無非從事於財也今

而曰利非孔孟所言而財者士之不道不幾乎又

欲禍天下於財乎嗟乎喙則鉗矣出而用之則斂之也刻之也剥膚鎚髓百孔竝作而長不足也何則人心則異而其情不大相遠也伊聖人之治天下豈它術哉亦原人情而已財者聚人之大本天地之所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故雖義炎之爲世不能舍是以爲治不過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蓋天地之生財也莫非養人而生也是故天地生財以養人聖人爲天地主財以爲君是非外生之也因其理以爲之理爾又非以其所養者害人也上漏下溢割鼻飴口豈聖人之爲也哉請

毋議其它六十有四卦莫非財也而孔子贊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乃繼之以十三卦之象是理財之說也畋漁之離耒耨之益與交易之噬嗑必先於垂衣裳之乾坤者是主財爲君之說也畋漁耒耨食貨之本也交易爲市通財之術也市道興而無道以處焉則強陵弱衆暴寡爭鬪攘奪乎食貨之場而不可以一朝居矣於是變而通之以除其敝故能長有其天位而獲大有上九之吉垂衣無爲此惟乾坤之所

以能用九六也用則變變則通而不窮矣舟牛致遠是亦以通之也致之而猶有患也故又爲之擊柝弧矢以守之然後有財者始獲其安而宮室棺槨可作矣宮室棺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是王道之本也苟爲不安奚暇治禮義哉此大過之棺槨大壯之棟宇所以特後於擊柝之豫弧矢之睽與舟牛之隨渙也雖然張官置吏莫非爲財也不有以決之不可也此書契之夬治百官察萬民之所以不可後也是羲炎黃帝堯舜氏之所以爲天下者也善乎漢文帝之推言之曰吾爲天下

守財爾爲天下守財者亦致其順而已矣是故因其情而爲之治則爲力易而得其功以石投水夫又烏有不受者邪卻壺漿辭牛酒利之小也而民悅之王業以成是則所以使之悅者初不在與之之多也悅不在多則其所以使之怨者奚間於取之之少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爲政於天下而齊宣以千里畏人繇此故也今而曰我能爲君關土地充府庫君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聖人之所甚疾是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者不過於欲利而聚斂者

離吾之赤子者也制其田產教之樹畜道其妻子使養其老施仁政省刑罰正經界薄稅歛深耕易耨不違其時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財不可勝用矣信能行此則四海之民仰之如父母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矣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斯不亦爲天地主財者乎今也操譎詭飾纖詐一日百戰苟可以得之者萬方俱試而口不好焉曰士所不道吾不信也夫言者未必爲而爲者常不言王衍之清談吾知其不若魯褒之能廉也取之有道得之有義烏在其不言哉刮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人也哉京師之朽敗太倉之塵腐適足重不肖子之過爾鹿臺鉅橋非無財也以多而害于厥躬也而昧者往往藏舟夜半之壑獨不聞白公之愛夫財乎是梟之愛其子之說也茲非不議之過歟是又烏足語易之道也

紀傳設論非作史之法也左氏傳春秋每事之要時有所謂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者蓋將以發其緒啓其斷也後世史者乃特立之

贊旣非體矣而未更爲評爲論又有所謂史
臣曰臣某曰臣曰制曰之類則失之矣予起
路史惟中三皇不可得而稱紀若三皇與五
帝全德具美勉爲之贊其諸紀叙不敢有所
論贊昔者子貢方人夫子以爲我所不暇其
作春秋特亦不過直書其事無評品也今之
論辨蓋以事出縣古隱脫難白有所不獲已
者始別爲錄私竊自謂以爲士子所玩在是
若別之則茲史復爲斷煉邸報乃準歷代史
例

之逐篇之末姑遂聽之宜其用字

外
時有本書不同君子其必察焉

其辨證非詳
如者存之卷

路史後紀卷第二

禪通紀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太昊紀下

女皇氏

女皇氏炮媧

媧一作去炮與庖同出唐文集

雲姓

按洞神部伏羲姓風女媧姓雲號女

皇名媧蓋古聖人有不相襲以知書傳所言

女媧風姓止本伏羲言之不知其嘗更也 一曰女

希

世紀云蚘身人首一曰女希是為女皇而姓書希氏出於伏羲風俗通亦云女媧伏羲之妹知義希

古通用

蚘身牛首宣髮

玄中記云伏羲龍身女媧虎鼻故列子以為皆蚘身牛首

各

後已卷二

一

曹植贊女媧云二皇牛首蛇形蓋人之形自有同乎
物者今相家者流取象禽獸之形體者是矣非真首
牛而身蛇也韓愈柳宗元且不之達至今繪畫義炎
者猶真為太牢委蛇之狀夫宛然哉然作於堂上而
何以君人哉王充云世圖女媧為婦人形斯得之矣
至陶弘景遂疑佛氏地獄中有所謂牛頭阿旁者為
是三皇五帝尤可恠笑太昊氏之女弟盧仝云女媧本是伏羲
女媧出於承匡山名在任城縣東南七十里寰宇
妄之記云女媧生處今山下有女媧廟生

而神靈亡景亾諲少佐太昊禱于神祈而為女婦正

姓氏職昏因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風俗
通云

女媧禱祠神祈而為女媒因置昏姻行媒始此明矣
夫昏以昏時而昏錄此因以因姪而因乎人姻者烟
之始媒者烟之聚所太昊氏衰共工惟始作亂振滔
謂昏因姻媒如此

洪水以禍天下隳天綱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

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滅共工氏而遷

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平天成萬民復生炮媧

乃立號曰女皇氏冀州即中冀如蚩尤亦滅于此蓋
屢亂矣或曰中國摠謂之冀州詳

今福地記治于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山在金之平
利上有女媧

廟與伏羲山接廟起伏義山在西城女媧山在平利
寰宇引十道要錄云拋錢二山焚香合于此山亦見
九域志并繼興于麗長安志云驪山有女媧治處又
守令圖云藍田谷次北有女媧氏谷三

皇舊居之所即驪山也爰絕瑞席蘿圖許氏云殊
絕之瑞承庖制度襲

木勝主於東方喬潭女媧陵記云予謂媧皇受命在
火火以示水谷不為陵蓋謂太昊以

木生火亦非也年代曆云女媧共工大庭皆不承五
運理或可信而古史攷以為女媧水德神農木德矣
矣論語疏云女媧尚白神農赤黃帝黑少昊白造天
高陽赤高辛黑唐白虞赤此以三正言之也

各史 後已 卷二 二

立極惟虛亾醇一而不嚶喋於苛事

許云嚶喋猶深筭也

上際

九天下契黃壚合元履中開陰布綱而下服度

春秋運斗

樞云處義女媧神農為三皇皇者中也合元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者也

也乃命臣隨作制笙簧以通殊風以才民用

禮記明堂位云

女媧之笙簧世本以為隨作衷注以為女媧氏之臣笙簧二器詩云吹笙鼓簧吹笙並鼓簧鼓而不吹則非笙也

也許說文云隨作笙女媧作簧明為二物仙傳王遙有五舌竹簧漢武內傳鼓振靈之簧說者皆以為笙中之簧非也

蓋箏筑之類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箎以一天下之音

命聖氏制頌筦以合日月星辰以易兆之晨作充樂

帝系譜以都良管班管名曰充樂樂成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也

用五絃之瑟於澤

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為五十絃以交天侑神聽之悲

不能克乃破為二十五絃以抑其情具二均聲樂成

而天下幽微亾不得其理

傳言帝女鼓瑟而云泰帝謂伏羲女媧也故何妥謂

伏羲減瑟而補史記言伏羲之瑟二十五絃也五絃乃朱襄氏之瑟女媧用之非伏羲也世本云庖羲五

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兩均聲而拾遺記亦謂黃帝使素女鼓庖羲氏之

瑟滿席悲不已後破為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則以為黃帝減之故宋世本注女媧笙簧為黃帝臣繆矣

總紒而笄加之髮帶而頭飾用

髮帶絡頭繻也二儀實錄云燧人時為髻

但以髮相乘而無繫女媧之女以羊毛為繩向後繫之後世名之頭鬋又云以荆梭及竹為笄以貫髮至

堯以銅為於是乘雷車鞫六蜚以御天

山海經云女媧乘雷車服

駕應龍淮南冥覽云女媧功烈上際九天天下契黃壚乘雷車服應龍駢青蚪援絕席蘿圖雲黃璐前白

螭後奔地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乎太祖之下以此申祠祝而枚占

之曰吉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萬國乃設雲幄而致神明

道標萬物神化七十淮南子等以搏士為人之類為七十化且有鍊五石以補蒼天

斷鼇足以立四極積蘆灰以止淫水等事世遂有鍊石成霞地勢北高南下之說按易內篇云福萬民壽

九州莫大乎真氣鍊五石立四極莫大乎神用而麻姑仙人紫壇歌云女媧鍊得五方氣變化成形補天

地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處其位王逸楚辭注亦謂一日七十化其體則特軀中之事爾故安期生

尚鍊五石踐脩者宜知之有補天別說見發揮罍車出澤馬來川獄效靈啟

緯應理是故馨烈彌楛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

鴻烈治百有三十載而落見真源賦元季中元甲子其腸爰化而

神居于栗廣之野橫道而處坵王裕於堇龍古塞洪

河之流是為風陵堆也墓今在潼關口河渾上屹然分河有木數株雖瀑漲不漂

沒今屬陝之閿鄉縣按元和郡縣志風陵堆山河東縣南五十與潼關對寰宇記風陵城在其下閿鄉津

去縣三里即風陵故關也女媧之墓秦漢以來俱係祀典然九域寰宇濟之任城東南三十九里又有女

媧陵成家記云女娃墓有五其一在趙簡子城東今在晉之趙城東南五里高三丈九域志晉州有帝女

媧廟寰宇記在趙城故皇朝列祀亦在趙城唐文武皇帝江都之役夜徑

其處風雨中有女人鱗身騶倡而前鱗生魚一匪帝

後果靖中華段成式以為德宗於靈武遇之宜後再見一云至德之際神嘗降之晉破符堅

八公草木皆為人馬唐得王君奐助討賊張永通得周公助平李密開元之天王助兵至德之女媧神降

此皆佑順後乾元中失之刺史奏閿鄉墳天寶十三

載天雨晦冥俄失所在至是河房風雷夜聲黎明視

之其墳涌復夾之兩柳肅宗命祝史祠焉唐曆云十月

各史後已錄二

失之乾元元年六月一日復以其載媒是以後世有

國是祀為皐稷之神古高禘祀女媧後世不致有說別見因典祠焉董仲

舒法攻社不霽則祀女媧王充云仲舒追以又曰皇

母水經注云顯親縣北山宕水源有女媧祠按太行

女媧於此鍊石補天按今濟源縣之女媧山上有祠

廟一曰母山古老言為皇母山山近復有陵山皆云

遺迹寰宇記云孤絕似陵皇母山起邑界其祠歲禱

又今蛾眉亦有女媧洞常據華陽志等謂伏戲女媧

之所常游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醮少牢應先

此類猶多寢每下詔申樵採禁至再三置守陵戶委逐處長吏

常切檢校罷任上曆太昊宛丘在陳炎帝長沙在潭

黃帝橋山在上郡今坊州界高陽臨河縣故城東高

辛頓丘城南臺陰城堯城陽穀林今鄆界舜九疑今

永州界禹會稽令越縣女媧華州界各五戶春秋太

牢諸處舊有祠廟者別祭享陵戶並近陵小戶除二

稅外免雜徭隆或云三皇之一也見洞神部鄭玄注

平集云少牢中侯敕省圖以伏

義女媧神農為三皇云女媧脩伏羲之道無所改作

故孔穎達謂大易興佔之條不見有女媧難以輒信

也

贊 制度承庖蝼彼女希迪主東方前虵後螭宓穆

靈門爰瑞席圖上際九天天下契黃壚川嶽效奇馨烈

宏集道標萬物神化七十斷鼇立極地平天成笙簧

女皇氏題

甚矣天下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作史記世

家侯室而紀皇王然而吕后項籍俱列本紀人皆

疑之且以爲太史公壞編年之法以立紀傳予有以見太史公爲得聖人之意也夫春秋編年以王次春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也太史公不敢擬聖人而作經於是法外傳之體以爲紀表世家焉是編年之法也惠帝死孝文未立吕后爲政者八年今不紀則將屹然中絕其統邪知此則知太史公紀吕后之意矣班固作書吾不知其知是否也然亦紀吕后而不敢絀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紀歐陽子不知出此乃以爲春秋之法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此歐陽子之失言也聖人之作經隨

事舉實非以意而遇事是故五剛在御而一陰得位則哲以大有天地之義事則逆爾統在惠則紀惠統在吕則紀吕豈固曰婦人不得爲君吾不紀

邪 惠帝立七年而史不紀政實出于后也固乃立邪 惠紀于吕后之前唐高宗崩中宗卽位武后廢之及其反正史遂紀之武后之下范祖禹以爲春秋不王吳楚以存周室唐有天下武后烏得間之遂復中宗之年絀武氏之號此尤倍理不知周既革號而易祚矣范曄華嶠之徒乃以謂后者配天作合前史錄外戚于末編非其義乃盡取諸后紀之斯無識矣不知何所見而紀邪 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宣王未立有

共伯和者釋位以間王政蓋十有四年矣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共伯歸國故當時史氏以是十四年

者繫之號共和焉知此則知予紀女皇氏之意矣

有共和辨見發揮

嗟乎君子之制行至其窮則皆道之廢

也妃后之賢不過備佐君子求賢審官以贊其外而已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相葆之以踐祚三母之賢不敢干也自宣太后臨朝稱制而牝晨時播姁媮嬾婉違夫子者莫不以荐其口故宜都內人云古有女媧者亦不正是天子也特佐伏羲以定九州而已爾後世孃媪越出房闈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非備昏主則抱持小兒以求肆豈知天地之義女卑於男也邪而學士之論不知出此亦

難乎為頌矣

武后時官人李義山紀其事

或曰項籍與高帝同

時而王胡為而著之紀曰是又所以為編年也方秦之亾也籍既自立割漢中以王高祖而又挾義帝以令諸侯漢中之地非惟偏也而高祖之王又出於籍籍方分王諸侯而高祖固出其下是天下之勢在於籍也烏乎而不紀之故必待天下之一

而後紀還于漢是編年之法也

楊雄云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

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禮又曰秦楚為天典命馬遷作史以楚繼秦列項于本紀是以有天下待之矣班固降之于傳蓋以其書主漢作爾而歐陽子論正統遂以其說為非謂列羽為紀此豈可法且以為厲王後無君周公邵公為政十四年而宣王立是周統嘗絕十四年而續故周史紀年謂之共

和漢中衰莽篡立十五年而敗是漢統嘗絕十五年而續故漢史以其事作傳則統之絕何害誤矣夫統者謂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也秦失其鹿勢已歸楚沛公以降悉聽命沛公雖先入關而不能有未幾羽屠咸陽煞子嬰是楚當紹秦矣固之傳羽固非史記之例若張衡劉知幾謂後漢書宜爲更始立紀不知此總史之

雖然項籍實起羣盜其自爲稱曰西楚霸王而已列之本紀則誠過矣義帝從牧

羊爲羽所立遣將救趙滅秦首尾三年太史公宜爲之紀以繼秦而不紀者以羽實爲之而義帝之後無繼爾劉歆葛洪謂遷發憤著書列項羽于本紀以見居高位者非關有德則非矣昌邑王在位二十七日以過惡廢固無可言者然已爲君踐帝位而乃絀之與宗室同傳豈非以是爲貶而不知中東昏廢帝奕宋前廢帝子業後廢帝昱齊帝鬱林王海陵恭王東昏侯陳廢帝伯宗元魏廢帝卽西魏廢帝欽北齊廢帝因後唐廢帝從珂並以過

惡廢皆列之紀蓋以其常踐位豈以久近論哉予既紀太昊與女媧見共

氏之爲以水紀事則既改正朔革制度矣固不可沒也因更傳共工以贅于太昊紀之末

路史後紀卷二終

共工氏傳

共工氏羲氏之代侯者也

世紀云女媧未有諸侯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

王非也于時已有侯國

是曰康回

屈原云康回憑怒地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氏之名蓋

康其國姓回其名爾

髦身朱髮

歸藏啓筮云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蛟狼明德任

智自神太昊氏沒俶亂天常竊保冀方

按淮南子覽冥言伏羲之

道但言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云云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

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唐表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

間是矣然以為炎帝後則非也据古列子尹子皆先敘共工而及女媧至淮南本經乃以為舜時共工振

滔洪水以薄空桑繆矣攷共工有三詳發揮補天辨

搶攘為傑於是左概介丘

右轡終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空桑莘陝之間於女媧之都為近故共工

決水灌之欲以止之猶後世智伯梁武所為者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不知共工氏之所為也
敎劇于諸侯虐弱以逞爰以浮游為卿瑣語云晉平公夢朱

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沉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崇見之堂則正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問
自謂水德故為水紀官

師制度皆以水名蓋乘時誰起而失其紀是以後世

不得議其世也荀悅漢紀引劉子政父子之言謂五行之運以子承母伏羲氏木德共工

氏承之以水居于木火之間伯而不王公孫弘賈方誼倪寬馬遷皆以秦在水德漢据火以克之非也

其君國也專以財利貿興有亡其取之也水處十七

而陸處十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而用不匱見管子澤課倍

差於陸產**迨其跋戶更復虐取任刑以逞人不堪命於是**

六仗聚亡義以奸天憲韓子云共工之戰鉄銛矩者及乎敵鎧不堅者傷乎

罷兵仗鎧戟已大備矣**專任浮游自聖其智以為亡可臣者故**

官墮而國日亂民亾所附賢亾所從見汲冢書及六韜**尚虞**

湛樂淫失其身猶欲馮怒傜其悍塞壅防百川隳高

闡甲率方輿而潮陷之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子晉曰古之長民者不隳山

不崇藪不防川不實澤共工氏棄此道也云云見周語**行違皇乾諸福弗畀疾**

薦作而菑屢臻女媧氏戮之共工氏以亾共工氏無霸名有辨

見發揮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陸農師云皇而霸者也謂之霸入於器故也所謂共工氏者如此若

伏義氏襲氣母則全粹矣**凡四十有五載 有子不才終死為厲**

禮傳歲時記等共王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爲厲畏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

紀爲君傳爲臣路史之書豈故爲是潰滕哉紀皇王所以尊天子也傳僭僞所以懲霸據也尊天子所以壹天下之統懲伯據所以著叛竊之罪統旣壹罪旣著則亂常犯上盜國賊民者不能一日遁形於地上矣齊桓晉文衆所共德也孔子作春秋蓋甚貶之勤王而請隧則併沒其功爭入而無親書齊小白曾何間於州吁與無知乎狄泉盟王人河陽朝襄王會宰周公王世子豈徒載之空言哉亦竊取其義以爲人道之大經而已矣百歲之後

有孟軻氏者蓋知其統矣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予之路史宜有合於此者不可以弗察也元經何爲哉彼將以進退南北也而自拂其統也乃自比於春秋曰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夫春秋所書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而正統常在周也帝魏於太和之元則不知所以爲始絕宋於元徽之五則不得所以爲終是則宋魏之間正未嘗分也正未嘗分則統未嘗壹也乃自比於春秋邪吳楚僭王春秋屢抑以夷狄而有中國雖有大功必如桓文之

予而實不予可也何至抗而帝之邪是故未覲先王之大道也未覲先王之大道而猶猥經百世區區於麟止獨何歟嗟乎法春秋而不知春秋豈惟王通哉使後世黜黜於正統之論而不得其正者皆通之咎也

太昊紀下

路史後紀卷第二 終

路史後紀卷第三

禪通紀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炎帝

炎帝神農氏

農從晨凶聲敝中文作凶古作田故呂春秋管法法皆云堯使稷為田田之訛也

農厚也籀作農洞靈經曲皆滋于此

姓伊耆

一作祈世以為堯姓非也熊安云伊耆氏即神

農詳詩禮正義集韻作帆云古天子號蓋誤當作吡

名軌

見春秋鉤命訣註

一曰石年

見春秋命曆序或作耳訛

是為後帝皇君

見洞神部禮記正義云神農下為地皇作耒耜

播百穀

炎精之君也

乘火德

母安登感神於常羊

春秋元命苞云

少典妃安登游於華陽有神童首感之於常羊生神
子人而龍顏好耕是為神農詩含神霧云龍首顏似
龍也此亦後世劉媪潘夫人之事爾常
羊華陽之常陽也安登傳多作女登
生神農於列

山之石室即烈山 厲山也見荊州記水經賴山生

而九井出焉荆記云井在山北重塹周之廣一頃二

既育九井自穿舊言汲一井則八井震動寰宇記云

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一穴大木木傍蔭人即其

井處為神農社年常祠之荊州圖言永陽縣西北二

百三十厲鄉山東有石穴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

神農穴神農生此老子亦生于此故崔

玄山賴鄉記以為老子教堂之故處初少典氏取

于有僑氏是曰安登有僑國也世紀云神農母任姒

姓而任僑兩國者蓋任姒乃帝魁之生子二人一為

母世多以世魁為神農因合之爾黃帝之先襲少典氏一為神農是為炎帝

詳譜炎帝

長於姜水成為姜姓姜姓之祖也扶風美陽鄭馭異

義云炎帝姜姓太昊所賜黃帝

姬姓炎其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耆伊即伊尹之邦

帝所賜然詳國名記長八尺有七寸弘身而牛願願頰首今

伐者猶陶唐正為王者衣袞戴冕按 太祖黃帝詔脩先代帝王

祠廟至百二十間以上令禮院立定配享功臣檢討

儀相宜其龍顏而大脣懷成鈐戴玉理命曆序云有

有所据矣倉色六肩戴玉理注云日月清有次序故神應和氣

取種之夫五穀未有不自天來者或曰天道遠神農
后稷之事未必皆然詩言有相之道第以其翼翼油
油若有相之者爾此不通之論天
人之交何遠之有詳發揮雨粟說
神農灼其可以養

民也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
以教天下播種嗣瓜蒞之實而省殺生之敝始諸飲

食烝民乃粒
梁武祠像碑云神農氏因宜教田闢土種穀以振萬民而管子謂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陶弘景本草序神農嘗草以省殺生之弊
惟生亾德感若古政

於是師於悉諸九靈學于老龍吉祖其高矩以致

于理
悉諸新序作悉老鄧姓辦作悉清非九靈或云大成也莊子云如何甘與神農同學于老龍吉或者以為寓言非實夫寓言者謂寓其理於言借事以寄吾之理爾非鑿空造端之說也
受爰之瑞

王承熒惑故以火紀時焉
神農之有天下伐邪禮邪不可得而詳矣董仲舒繫

露云神農氏之有天下與天地俱起乎其有所伐乎
神農有所伐則可湯武有所伐則不可何也是以神

神農氏為於是脩火之利
管子云神農作種五穀於伐非邪
淇山之陽九州之人乃知

穀食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腥臊民食之無腥膻之
疾而天下化此正言炎燧改火事字誤為黃故下乃
言黃帝之王童山
范金排貨以濟國用
班志云食貨竭澤云云可見
與於神農之

世而易明言神農氏聚天下之貨貨幣之來久矣故
杜佑謂神農列國於國以聚貨幣日中為市以變有
無竊攷前譜異布中有一種長二寸六分首廣寸六

分有肉好無輪郭足間正圖面文六字背一字又一
種長二寸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寸七分首廣六分足
間八寸重八銖有郭面七字縱橫神農幣也又不知

年代品有一大錢圓徑寸五分重七銖好圓無輪郭
狀如半兩銅色純赤左有町字鉤畫甚精神字也而
董譜又有慢由一金佑所推知貨自神
農以來有之不知已二三分金貨矣
因時變燥以

抑時疾以炮以燁以為澧洛
醴酪也醴味似澧酪味似洛禮運言汗尊杯飲

謂神農時揚仲昌加籩議云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
有酒醴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儀酒正
義亦云神農以上水為玄酒此不知何所見古謂木
史攷云始有燔炙裹肉燒之曰炮此燧人之世謂木

器液金器腥脍人飲於土而食於土於是大埏埴以

為器而人壽陶冶之事始于遂人蓋有人事則有之
若古聖人每割一事必盡其變而後已

是故卦立則有貞悔占稽之事室立則有宮隅門牆
之制谷藝而烹蒸杵銓之用興藥嘗而炮炙佐使之

法起槌輪為大輅之始兜冒為軒冕之源燔豕為柴
望之濫觴土鼓乃云門之拳石理勢之來事有必至

此遂人出火而陶冶燔炮之事有不待於後世也黃
帝內傳言黃帝始作陶蚩尤作冶呂春秋言昆吾始

陶冶蓋廣之爾官長師事悉以火紀故稱炎焉世紀
云以

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炎帝關尹告列
子神農有炎之德者通典云有火星之瑞也

肇迹
列山故又以列山厲山為氏或作烈山麗山同按列
厲與烈音本通垂帶如

厲裂也故音為裂趙都賦與越叶蜀賦亦與結叶詩
栗烈叶卒歲而校獵賦隆烈亦與內叶知古同也且

厲山即賴山故登真隱決音薤字為咸厲切蓋音如
賴注者不知謂音小異誤矣開山圖云列山氏產山

谷分布元氣蓋即厲山氏蔡墨曰厲山氏炎帝也起
於厲山者禮七祀本厲傷神也儀禮正義謂帝王之

無後者至漢七祀無厲而有山神說者遂以為厲山
氏妄矣杜預又以烈山謂炎帝時諸侯劉玄已非之

豫若天命正氣節審寒暑以平早晚之期謂人之生

太倉為主而太倉穀為主天下萬物亡以易於谷於

是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跣窮髮跋芄野制晦清明分

龍斷而戒之耕然後六穀臞以供粢盛而給軍國漢書

云神農之教帶甲百萬而無粟則不能守也兵書謂
神農以右為兵而帝亦嘗伐補遂則軍旅已備矣漢

代猶有神農兵法一篇則兵武之事有不出於有
爰巢太昊之時乎第年載遼邈有不得而詳爾乎

各已
後已
卷三
四

申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脩地利以成萬物亡
敎人所務而農得以順其時教之麻桑以爲布帛相
土停居令人知所趨避乃命赤冀創棊鈇爲杵臼作
耜耨錢鎛相鬻井竈以濟萬民燿盭劓鑿以蒸以菴
民始播食而不胜赤冀卽赤冀赤冀若也一作赤制
炎帝之臣與攝提諸稽元囂皆十
二支神作糞者誤按易傳九事非必盡黃帝堯舜時
呂春秋云赤冀作杵臼而新論以杵臼爲伏羲作黃
帝內傳以爲黃帝作鉏鑿鑿舖之
類事始等始各不同有說別見

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于政林林生

人亡亂政典此三墳書神農政典之言又設教曰民爲邦本食爲

民天農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衷士丁壯而不耕

則受其饑女當年而不織則當其寒不貴難得之貨
不器亡用之物是故耕不疆者亡以養其生織不力
者莫以蓋其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是故亡十倍之
賈倍稱之民士力耕而女力績力歸于上而功被于
下歲守十三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而國有十一
歲之儲有以利下而不足以傷民乃制爲之數一穀
不登損一穀穀之法十倍二穀不登損二穀穀之法
倍十蕞夷疏滿之亡食者與之塵亡種者貸之新農
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凶旱洪並作而亡有入於溝
壑乞請者時其時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

足而禮義興姦邪不作亡制令而人從淮南子云神農無制令而

人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非無制令設而不用也故六韜云神農以為賞在於威民之生然賞不施於

人而天下化則非無制令矣衆金貨通有亡按神農貨曰一金則其為幣已衆矣故董

氏譜謂杜佑椎貨自神農以來不知已二三分金貨也列廛於國日中為市致

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有亡

於是俱興耒耜之益曰杵之小過交易之噬嗑皆世之急務固不在連山易之後神而

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號曰皇神農南方火為神明命曆序注云其

教如神使民粒食故天下號皇神農禮合文嘉云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德信濃厚若神故名神農謂

亂時不殖亂氣作沴乃紀上元調氣朔以端啓闕拂

焄蒿辟尸隰以逃民害神農書云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遜天為尸隰地為不凍

君為不朝百官為不親事不可出游必有憂悔此復

之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事也隨志云神農分八節

蓋定三朝具於攝提七曜起於天關所謂太初曆也

神農之曆自曰太初非漢之太初也揚泉云疇昔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以為早晚之期故立曆

名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漢使校曆淳于陵渠覆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應

劭云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朝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雖非漢太初然其法亦不大相遠乃命

司怪主卜巫咸巫陽主筮見在紀外紀非商巫咸經有巫咸而郭氏巫咸山賦

乃以為帝堯之職名哉於是通其變以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以定天下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祐神以通天下

之志以定天下之業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

艮東北之卦也故種艮以為始所謂連山易也艮前寅而

後丑丑歲之終寅歲之始也萬物之終始也天伏羲六十有四卦其名未著而神農之卦名又與今代為異代弗之知陽豫游徒之類連山卦也演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而史記始皇得璧言明年祖竜死不樂卜之卦得游徙是矣世記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禮言夏謂之連山夏人用之也陸佃云長安人家有之其卦皆縱然北齊劉光伯常撰為連山魯史記以應遺書之詔後亦敗矣世有連山三十卷者乃故亦曰連山氏良山也字音轉注梁元帝之所撰列山者亦連山之

轉邪然則連山以謹時祀盡敬而不斲喜挹春間焚帝而名容可知也

封豨鬼桴土鼓以致敬於鬼神而上下達矣見莊子晉志杜

子春云以瓦為匡鄭注不從孔穎達云諸飲食敬鬼神祭祀吉禮起於神農土鼓因於中古神農之器云

淖澆泊閔愚愁爰問於太乙小子曰上古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

邪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稽太始說玉冊素問

大論岐伯言臣覽太始天元玉冊天之文冊氣經于牛女戊巳分云云戊巳分者奎璧角軫天地之門戶也唐馬總意林云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乙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上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之使耶太乙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西方長生不死衆曜同光神農從其嘗藥以救人命王冰云鬼史區十世祖當神農之世說太始天磨蜃鞭芡察色鯉管草木元玉冊今按文有十二篇

而正名之小司馬史記云神農磨蜃百草是嘗又云帝以楮鞭鞭草木按事載搜神記云神農

楮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號神農皇帝楊炯藥圖序所謂神農旋赤鞭而毆毒者夫草木之類雖則散殊然察其形色嗅其臭味自可別善惡堪作某藥可治某病固不待嘗而後知然聖人必逐一嘗啖制神鞭者蓋以重其事爾任述意云太原有神釜岡有神農嘗藥鼎又成陽山

中有神農鞭藥處一曰神農原亦名藥草山中有些紫陽觀云帝于此辨藥

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養其性命而

治病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含氣也

傳記說同孔季彥獨以為伏羲嘗草木之可食者一日而七十毒世紀從之此亦陶氏序本草謂神農畫

八卦爾病正四百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

乃亂見三墳書本草中今本中白字者是神農本經者用者大驗世紀云神農著本草四卷按漢紀

雖及本草而志無錄梁七錄始有之止三卷是故或謂古無其書非也昔樓護少誦乙經本草則漢世嘗

有之特未廣爾乃立方書小史云神農方書靈樞云黃帝曰予私覽諸方則方書古有之故岐

白曰此上帝所命儆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訕秘先師傳之

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儆貸季岐伯祖之師理色脉者移精變氣

論云上古使儆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素經云天師對皇帝云我於儆貸季理色脉已二世矣 粵

又制請雨之法蓋南置水掩骼埋胔以待天澤之至

見神農求雨書其說別出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谷雨旬五日為時雨萬物

咸利故曰神雨赤松子者諸侯也移老襄城於是下之致為

雨師神仙傳云赤松子服水玉神農時為雨師教神農入火至昆山上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

少女追之俱仙去及高辛時復為雨師列仙傳云赤松子輿者黃帝時啖百草花不食穀至堯時為木工

舊傳謂黃帝師赤松或云帝嚳師之一云堯時為官師猶火師龍師然今道家有黃帝問赤松經而張良

欲從赤松遊故代以為仙赤松子迹在襄陽平陽或云石室非也有說別見 剗剗民食刑

盡悴而不顧通玄每歲陽月盍百種率萬民蜡戲于

國中以報其歲之成建亥之月火伏而蟄畢農事終而始蜡祭也或云後世之文攷

之郊特牲乃以周正非也周蜡以十二月蓋夏十月
商之十一月以孟冬祈來年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
臘矣月令三代同之皇氏以為三代皆以十二月亦
蜡臘共月三代同之皇氏以為三代皆以十二月亦
也故祭司嗇山林川澤神示在位而主先嗇

而索享之山川神示皆豫非止入神而所重者入以
尤有功於田也○先嗇司嗇所謂田畝神苗稼神者
說者以神農為先嗇后稷為司嗇蓋自後世故禮傳
謂豈有神農始蜡而自祭其身哉皇氏云神農伊耆
一故總號其子孫有天下者始為蜡祭其先祖造田
者故籥師法以神農為田主為始造田謂之田祖先
為稽事謂之先稽神其農業故曰神農漢晉以來東
耕悉增先農如社儀比齊以上辛丁亥祠先神農氏
則又為先農矣故禮記以先農即為先嗇傳以先
嗇為田祖司嗇為田畯据籥章樂田祖樂田畯也
農及郵表啜禽獸貓虎水防昆蟲通典曰蜡之義自
伊耆之代有之
而祝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作草木歸其
澤傳以是神農蜡辭宜有
澤傳宅澤皆音鐸葦籥土鼓榛杖喪殺既蜡

而收民息已年不順成之方其蜡不通以謹民財也

蜡者歲終勞農休息之際
也蜡與臘異有說別見惟不順成則厭禮而婚條

風至則合其亡夫家者以蕃其民是固淳鹵作而人

民毓教化興行應如桴鼓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孝經

援神契云神農耕桑得
利究年受福究窮也乃命邢天作扶犁之樂制豐

年之詠以薦釐來是曰下謀扶犁一作扶來即伏羲
之鳳來來犁古同音爾

帝繫譜云伏羲曰扶來神農
曰扶犁蓋未達詳太昊紀制雅琴度瑤瑟以保合

太龢而閑民欲通其德於神明同其龢于上下曰瑤
貴之

也揚雄琴清英云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淮南子
云神農之初作琴以歸神反望反其天心新論云神
農為琴七絃以通萬物而攷治亂而洽聞記乃云二
十五絃說文世紀隨志小史通曆又皆以為五絃非

各已 後已 卷三

也按廣雅神農之琴長六尺六寸有六分然亦以為五絃有說在發揮

於是神澧漢嘉穀苗乃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放令

禮舍文嘉云神農脩德作耒耜

地應之以醴泉書斷云上黨羊頭山嘉禾入穠炎帝

乃作穠書用放時令亦見墨藪及韋氏字源澤之高

平北三十五里羊頭山也寰宇引山海經神農嘗五

谷之所上有炎帝廟蓋郡國志也山今在上黨有神

農城下有神農泉南帶太行右有散蓋今長子西南

五十里有神農井出羊頭小谷中九域志上黨有神農

廟井又云隰州有谷城神農嘗五谷于此而上黨記

廟西五十步石泉二所一清一白甘美呼為神農井

風土記神農城在羊頭山上下有神農泉為神農得

嘉禾處地形志亦云得嘉穀之所太原御覽屏封一

作丙命白阜度地紀脉水道窳木方竹杭潢洋而有

亡達春秋元命苞云炎帝之臣曰怪義生白阜是圖地形御覽以怪義為白阜母名阜為神農通水

脉使不遂甄四海紀地形遠山川林藪所至而正其

制蓋正九州之制錦帶書云神農甄四海故文選詩云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野分疆爰封衆子命曆

序云有神人駕六龍出地輔號皇神農始立地形甄

度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

十一萬里世紀云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皇

尚矣諸子言神農王天下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海之邦率三在地

呂春秋云神農分國近國地廣遠國地愈小海上有十里之國與二

十里也此特一聚落附庸采地爾以今觀之中華戶

密緣海人稀而何以為國哉三墳書氣墳云山氣上

聖人以安萬國夷攷其制蓋制應有萬且不應見於

炎帝之後世言黃帝始創萬國繆矣說詳國名記

國土相望彘狗之聲相聞以大用小繇中下外猶運

指建瓴而王者以家焉乃課工定地為之城池以守

以便勢于以相用而寄其憾近國地廣而遠彌小有

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

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

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

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

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

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

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

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

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

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

於今有所不同者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賢

之詳太昊紀注后歲省方觀民設教月省時攷終歲獻功

以時嘗穀祀于明堂見淮南子及隨書宇文愷傳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土不能

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以享上帝祀鬼神如此而已晏子所言下之燥濕不能及上之寒暑不能

入土事不文木事不鏤以示人之節者故王禹偁有巢氏碑云猶賴伊耆儉于一時椽不用斷階無剪茨

則知自神農矣或謂黃帝制屋廬始作明堂妄說移在賦祿書補遂不悞乃伐補遂

而萬國定庚肩吾云炎農本卷領唐助載允恭方傳來世盛尚且欲從戎是兵伐矣補遂二國

見呂春秋蘇秦云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不絕三光之明不傷百姓之

心有王術焉通典作輔遂非爰崇郊祀封岱禪云以大報而天下

治封禪之典郊丘之制也其興亦已久矣故曰義農之郊曰禪後代之所守也或以為起於黃帝失之

襲九窾種九熱提挈形氣而媵婉乎剛腠以窳領天

下是故萬物百族皆有經紀條理許叔重云窳法也

地之形法媵不以物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

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一上一下而浮游乎萬物之祖

故其民璞重端慤有善而亡惡文子云智者無所施其巧勇者無所措其

威虛素以公希聲若退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是

故威厲而不試謂賞在於成民之生賞誠設矣然施

於人而天下化謂政亡有棄法而成治法誠立矣然

刑罰不施於人而俗善見別本六韜淮南子云刑措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當此之

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壞於不忿爭

而財足不勞形而成功因天地之資而與之龢同任

賢使能故官利則而賢者歸是以天下共尊共富之
越絕書云神農不貪天下而天下共富懷其仁義之

心神不趙於匈中智不出於四域知其白守其黑是

故求死而不得還金丹决云按黃帝內經神農知白守黑求死而不得注云知白守黑即

是合二性也後其身而先外其身而存其神不國其鬼不

神亡隅亡適而天下正南交北幽三危暘谷俛僂之

人靡不戾止天不牟其道地不愛其寶故黃龍川泳

丹渠先產風不鳴條雨不破蒯亡扎瘡沈焫之怒氓

人猶勃窪尊白飲墜身戴聽以陶乎至化惟亡共胥

之怒而不聞王役之搖故人皆惡其死而尚其生是

以唐堯敷言朕之比神農猶民之於鼃旦也而鬼說

者猶以為夫負妻戴以有天下是相率而為偽者也

惡足以言人道邪尸子語按文子與淮南齊俗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則天下

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不過親耕躬蠶而已故

曰神農黃帝竅頌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言使萬物莫不

注其耳目而六韜兩疑云三勸皆親六懷有常都于

陣今宛丘有陳城故陳國傳云太昊之虛或云神農亦居此酈元云今故城北有所謂義神實者其處

也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為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若朝實而

暮虛也予以是知神農之去太昊為不遠矣傳無炎帝之虛而記載皆以為都魯此繆認大庭為神農故

爾世紀云太昊都陳豫州之域西望方外東及明諸胡公之封神農氏亦都之是義炎果同處然攷義炎

之都似在陳倉太昊紀已詳之而世紀云又營曲阜故晉志云神農都陳又別營曲阜郡國志云自陳徙都于此昔大庭阪譙周二云炎帝居大庭寔記曲阜炎帝之虛皆相承之訛也 蓋宇于沙是

紀畧傳者亂不得其定 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

陵所謂天子墓者 郡國志云炎帝神農氏葬長沙長

有萬里沙祠故曰長沙世紀云神農葬茶陵茶陵衡圖經

云茶陵者所謂山谷生茶茗也地有陵名者皆以古

帝王之墓竟陵零陵江陵之類是矣 炎陵今在麻

坡林木茂密數里不可入石麟石土兩杉蒼然逾四

十圍兩杉而上陵也前正兩紫金嶺丁未春予至馬

寓人云年常有氣出之今載元矣所葬代云衣冠

赤眉時人慮發掘夷之陵下龍潭傳石上古有銅有

碑陷入焉 五行書云神農丁亥日死丁未日葬有

唐嘗奉祠焉 有唐代舊記

太祖撫運夢感見帝於是馳節負求得諸南方爰即

貌祀時序隆三獻 廟在康樂鄉鹿原陂上 乾德五

年 太平興國中將事官覆舟

憚險奏徙縣南隅廟有胡真官殿云帝之從臣帝病

告以當葬南方視旗所蠹遇嶠即止因葬于茲今中

途嶠梁嶺也梁坑有轍迹 淳熙十三年予請守臣

劉清之奏於陵近復置廟乞以陵前唐興敝寺為之

謂佛殿其中而炎帝殿乎其旁不惟不正而三五之

時初未嘗有西方之教君從之即命軍使成其事未

竟而 惡戲盛德百世祀至神農亡以尚矣我

宋火紀上協神農豈其苗裔邪何誰昔之夜神交萬

載而乃丕揚於今日歟 事具孫冠 在治百四十有五

祀 世紀外紀並百二十年百六十有八 元年亦謂赤帝

仲舒繁露云堯以神農為赤帝河圖言赤帝有女譎

鐵飛之異而經亦有赤帝女女娃姜姓為精衛在上

黨發鳩山知 其崩也天下之人爲之不將者七日 丹壺

爲炎帝云 記 納承桑氏之子 漢書作桑水氏書傳多作奔水氏字轉失也吳起云承桑之君脩德

忘武以喪其國 神宗黃帝神武秘畧言有 子十有 唐滅之唐太宗金鏡述惟作桑氏即承桑也

三人

贊 火德開統連山感神謹脩地利粒我烝民鞭笞

嘗草形神盡悴避隰調元以逃人害列廛聚貨吉蠲

粢盛夷疏損穀禮義以興善俗化下均封便勢虛素

以公威厲不試弗傷弗害受福耕桑日省月攷獻功

明堂天不愛道其鬼不神盛德不孤萬世同仁

炎帝紀

路史十二

後紀三

濟世有道其可與貪而躁者謀哉天下無常勢而時

勢有通塞世故有利害而利害有淺深近而淺貪而

躁者能知之利害之長而深非聖智有所不能悉也

封建郡縣其事槩可見矣借以巨室倪 音顯又賢 之

偃豬 音宴沃壤也 有十園 音芸 之籍其月舉亦博矣其課辨

亦劇矣必委能因率之將卒之儻來十鉗奴之爲利

乎抑何如推囷之愿民而甲之邪其忠主仁民經畧

久近固不同也知此則封建郡縣可得而議矣予嘗

各史 後紀卷三 十四

言之彊幹弱流天之道也封建之行也豈利一宗哉
其於民俗尤所急焉者也是以先王世雖極治猶且
漼然莫敢或後况亂世邪聖人之憂患莫非爲亂世
計也苟上有明辟則封建而治郡縣而治上失其道
則封建者亂郡縣者亡封建而民猶能存郡縣而
四海累氣事之深淺有間矣而昧者乃謂封建聖人
之所不得已或又謂郡縣則主祚促而利于民談何
易邪請毋多言而簡喻之王者奉天地法至公者也
封建者天下之公也郡縣者一人之私也惟公也故
人皆得遂其私惟私也是故公私俱廢士民兵政一

切取苟且

豈直越肥之視秦瘠邪又將剥之以

自厚也郡縣若此而上之人猶欲冀俗之歸厚是何

異於秉柎

音拙槌
上撐柱

而招狗而柳鄉猶以爲公天下之

端自秦始何不思之甚歟聖人之所慮固不在於彼

也昔者晁子請削七國而七國反逮夫主偃策行而

列侯之坐酎除者百有六可謂罰非其罪矣而汔亡

叛其勢異也惡戲自封建法廢而後世不見成康之

俗君無世臣民無常主無惑乎道之卑也 國家承

平百年之間民物阜毓波夷夏海實超軼乎三代

惟世變風移之事視之有愧則封建不行之所致也

茲豈陋儒俗吏之所知哉日者漢唐雖稍封建然而因陋就簡事不稽古紀綱法制一無或備是顧得言封建邪茲其所以歷世紛紛倥偬救弊之不暇者豈封建之咎哉制之失其道爾予觀神農之治天下甄四海建諸侯處賢以便勢胥用而平民近者國地廣而遠彌小負海有十里之侯若二十里者以大制小猶幹役指繇中下外如水建瓴是故上下得以相安而人皆惡死然後知賈顏之謨蓋亦善而未盡聖人之經國立法其慮世防患可謂至矣三代之所以長久此其效焉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六代之季盡矣不然楊子云豈識下於柳宗元而王仲淹豈見昇於李百藥乎彼宋祁興遞救之言尤爲可切厥

晒不出齒

笑也



路史後紀卷第四

禪通紀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炎帝紀下

炎帝柱神農子也

魯語烈山氏之子柱內傳說同祭法云烈山氏之子曰農農官也即

柱為七歲有聖德佐神農氏曆裕原銘百藥爰忌其人

比裡定利芟芟及寒堡土時雨至則挾創又以從事
於疇殖百疏區百穀別其疏邀深耕聖作以興歲天
均時而地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賑矣

真源

賦云神農有子年七歲有聖德同歷名山辨其任公

而不物任法而不數守其餘以制其嗇故其人不佻

不病民亡黷事審時而權宜是以老幼安里而亡謝

生之心 西盪河原東澹海滬南燿丹垠北汽幽虛

莫不來享來咨來茹亦曰列山氏傳云列山氏始為稷謂柱五帝

以來稷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云柱為稷夏氏以上祀之周弃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所言者

皆人神孝經援神契云社土地之主稷五穀之主俱

土神而所主之功異所主既異故其配亦異柱弃句龍第配食爾

說

炎帝慶甲帝柱之佑也自帝慶甲至帝臨書傳蔑記

不得其攷

事固不可以概論有顯然之是而世以為非有皦

然之非而世以為是者神農有天下傳七十世而

書傳止存八葉年眇記落固無足惑然運歷諸書

復俯張爭詭其為政之日而世交引以為是春秋命曆

敘炎帝八世五百二十年古今通系年代曆世紀補史記外紀紹運紀運圖等並因乎此真誥

有炎慶甲而國語烈山氏有子曰柱二者記並無

有以今內簡炎氏為世以十世者亦七首于二帝

然自是至帝臨汜亦無紀楊長史手錄云炎慶甲古之炎帝也楊君受旨

書云今為北大帝君隱居真誥乃疑其為神農又謂神農功高無應而為鬼帝常是黃帝所伐大庭

氏稱炎帝 夫古之有天下最長世者無神農若也

者失之 故尸子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

易也 呂覽亦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不足信如

後世之書耶 尸子之言記為孔子然世猶以為非

宜乎士之不攷古也

炎帝臨 通歷代紀並作臨外紀復以臨魁為神農子尤妄

通系外紀以帝臨為臨魁非也 夫帝臨在帝承前

年代曆等 而帝魁乃在帝承之後 補史紀等 蓋自異代世本

書言夙沙民叛以歸帝魁則非臨也 惟諸歷紀炎

帝八世故臨與帝魁遞為存廢或合臨魁以為一

復有不知神農嘗有後代者則又以帝魁為即神

農 如南都賦注等以帝魁為神農名尤妄 而更以神農為魁傀氏 潛夫

論云炎帝身號魁隗帝堯碑作塊隗陶潛云 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祇脩以自勤非帝臨也 嘻儒

之無特操如此夫彼又烏知黃帝之元孫帝魁哉

炎帝承帝臨息也 其政因民之仞發虛土監賈區儲

侍廢舉以符其詭蓋百五而始收於是貢胥之法行

焉 神農書云承為民賦二十而一按管子言共工氏之霸取民有法而神農亦有終歲獻貢之事賦貢

之來久矣特神農教民稼而後有穀米之賦帝承為之制爾

說

炎帝魁 帝魁之後八世而為榆岡 帝魁之立祇脩自

勤質沙氏始叛其大臣錮職而譁誅臨之以罪而弗服其臣箕文諫之不聽殺之三卿朝而亡禮怒而拘焉譁而弗加譁卿貳質沙之民自攻其主以歸質沙時侯者也世本世紀皆作夙沙亦見英賢錄文子作宿沙云宿沙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說苑淮南子尹逸告成王曰桀紂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呂覽亦以為歸神農此特謂炎帝爾世本唐韻等言夙沙氏煑海為塩以為炎帝之諸侯今安邑東南十里有塩宗廟呂枕云宿沙氏煑塩之神謂之塩宗尊之也或以為靈公之臣夙沙衛非也齊多此姓其後爾

說

炎帝明帝魁之子子也明生直

炎帝直直生釐是為帝值

炎帝釐釐生居是為帝來

說

炎帝居母曰聽詛桑水氏之子也

太平御覽詛音妖生常林女子宜有

妖音或作談作郊轉失也炎居生節莖

婦人之賢亦有能世其聲者尤為不怙有也夫世

固有賢母眷其孫子而願授其孫若姪終以閑有

家者杞蕩二姬為子來逆原流益別惟其賢有以

知之也 昔者神農取於承桑氏矣至於炎居復

納承桑氏后稷取于有駘氏矣至于秦王復納有

駘氏此其子孫繁衍盛大豈偶然耶夫婦人倫之

本也 魯自惠公而上世取于宋桓公以降世取

於齊非一日矣所謂必齊之姜必宋之子文姜何為哉莊公世

嫡而猶制使必取其黨抑果賢而合於禮耶齊女

待年公齒晏矣而且牽惑姜氏至年六六不有內

主以陷不孝之域聖人書子同生徒以見公之失婚爾若云喜其正則文武之生

不書若云冢嫡則出姜之子不見於經惡呼婦賢而世其聲誠為不

恒有哉

炎帝節莖節莖生克及戲

炎帝克年代曆帝刻同餘書皆作哀非古書克作扈又作泉繆為哀爾炎居生節莖

節莖生戲戲生噐見山海經書傳釐後為哀哀後為榆岡失之按釐來互音故書傳多

作帝來小司馬記厘生哀哀生克克生榆岡又以哀克為二矣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是故狐死首丘魚肉

之蟲集於地而北行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

也予游陵山拜靈丘榜裡重阜覲玄廬潛闥之竄

其間者崔嵬隱約且二百所以傳信之神農有天

下七十世若其妃后亞旅則有之矣方金戎犯順

初原之氓剝隴穿焉方中尸首會撮而脂黑玄綃

單衣偃負穿中附旁惟銅鼎劔璽既取掩之他日

邑胥魁成新室勾其鼎榮焉燕合未既而室燬鼎

遂亡之而棄劔鼎者亦門滅茶陵大姓老尹將為予詳其事嗟夫

易墓非古也太公之封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而文武周公猶反玷畢族葬合兆古之道也是何魯人長府之事予稽而切悲之夫長府昭公之所居也公之二十五年欲逐季氏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是故季氏惡公欲改爲長府故閔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言長府自爾又何必改作以自章其惡不韙哉此孔子之所以聞之而發夫言必中之語蓋亦嘉其深中季氏隱也方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故九月立煬宮繇此觀之則其欲改爲長府意可知矣定公之元年公

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鶩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季孫乃止問於駕鶩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將焉用之七月癸巳葬公于墓道南孔子爲司寇也乃溝而合之墓夫闕者魯羣公墓之所在也周代冢人掌公墓地必辨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中居昭穆左右凡諸侯以前卿大夫以後惟兵者不入兆域季孫惡其君乃溝絕其兆使之不得上同先君故孔子於是溝而合之以反於義族

葬合兆自天子達錄古然矣何惑乎炎墓之叢哉
或曰周公蓋附其亦不詳於禮者歟

炎帝戲戲生噐及小帝自慶甲以來疑年

古今通系系炎世在

位之歷帝承六十年臨八十年明四十九年直四十五年來四十八年哀四十二年榆岡五十年小司馬史記乃有魁無臨而通鑿外紀神農後為臨魁六十年帝承繼之帝承六年諸書不同世紀等不逾此夫神農七十世以炎黃之在位觀之不下數百千年而命曆敘等類以為八世五百四十年此所以致傳記之紛紛且以炎黃為世皆踰百載其子孫無一及於百年又皆上下於四五十間知其難据

炎帝

噐噐生鉅及伯陵祝庸

山海經炎帝生鉅封又云噐生祝庸

鉅為黃帝

師胙土命氏而為封鉅夏有封父封文侯至周失國

有封氏鉅氏巨氏封父氏富父氏

世本鄭大夫封父彌真然代北是賁

氏又為河南封氏

伯陵為黃帝臣封逢實始于齊

經云炎帝之孫伯陵

左氏言齊之先逢伯陵是也故周語云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而說者謂為夏之諸侯非也蓋因晏子序爽鳩在其前爾太常禮書以伯陵為伏羲孫高頤碑以為顓帝之苗俱失之妄

同吳

權之妻阿女緣婦胤三年生三子曰曷曰鼓曰延延

始為使

朝鮮記

曷戕後出臣堯

二云人

鼓允頭而顛胤

臧歸

云麗山氏之子鼓

與延同事是始樂風為編鍾生靈恣靈恣

生氏人

山經云氏人能上下于天氏卷也記傳多作互草書之繆

有逢氏蠡氏曷

氏延氏氏齊氏

蠡非逢漢以來書為蠡遂有之後漢氏人齊鍾留魏孟觀擒氏帥齊

萬年祝庸為黃帝司徒居于江水生術囂兌首方顛是

襲土壤生條及句龍條喜遠遊歲終死而為祖

禮記外傳

荀彧傳注風俗通皆云共工高陽時斬句龍為后土春月于山

之子脩好遠遊死為祖神非湯既勝夏欲遷能平九州是以社祀其社不可以其

猛獸其居治也社而句龍為社不改蓋後世水土之神功無及句龍

者故湯不得而遷見後世祀之輕易生垂及信信生夸父夸父以駛臣

丹朱有句氏句龍氏書作句鄧姓書云近句垂臣高

辛為堯共工不貴獨功死葬不距之山句龍生共工而傳記皆云

共工生句龍蓋漢儒因山海經之誤失之不攷夫句

龍臣高陽而共工事堯孰有子先於父百五十季事

高陽者按經後云後生垂垂即共工以知前者之誤

脫為信國語以四伯為五之後謂共工侵諸侯而自

王祭法以為伯九州者俱妄生噎鳴是為伯夷為虞心呂且功于

水封呂生歲十二泰獄襲呂餘列申許堯代有許繇

泰獄蓋長伯夷之子世謂即伯夷始繆於伏氏按朝

鮮記云伯夷生四獄則泰獄為伯夷之子明矣故子

晉云共工從孫四獄佐之書咨四獄僉曰言僉非一

人也見書大傳伯夷之子為四獄或襲之爾太史公

不應以四獄為一人韋昭以四獄為伯夷也泰獄生先龍先龍生玄氏玄

氏乞姓二氏異孔晁湯革夏伐氏氏人來朝帖其別

為青白蚘之三氏後有羗氏羗戎氏楊氏符氏氏羗

數十白馬最大非無弋後者齊書氏楊氏與符氏同

周初復泰獄後于申暨申伯入卿而楚蝕其壤宣王

開元舅申伯于謝詩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命召伯定

野氏

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

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氏大

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射威然元

野氏

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

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氏大

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射威然元

野氏

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

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氏大

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射威然元

野氏

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

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氏大

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射威然元

野氏

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

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氏大

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射威然元

野氏

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

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氏大

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射威然元

野氏

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

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氏大

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射威然元

野氏

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

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氏大

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射威然元

野氏

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

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氏大

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射威然元

野氏

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

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氏大

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射威然元

野氏

周賜北海公申徽為宇文魏賜謝懿為太野三

後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鮮氏謝氏射氏宇文氏大

輔錄云後漢末謝服以出征不詳改射威然元

射姓

呂侯為穆王司寇訓夏贖刑後曰甫春秋初

入于楚

或云入蔡按新蔡呂本併于楚王取申呂以為賞田是也國語齊許申呂皆繇泰姜宣王

時呂始曰甫不與我成甫平王是也

有呂氏旅氏呂相氏甫氏共氏龔

氏藥羅氏

唐藥羅真本呂姓為回紇養子因從其姓姓纂共龔為共工氏後非商周之

際有呂渭字子牙敏而內智而動偶諸闕游諸侯而

不用退居東海之濱及棄於室於是伏於茲泉

太公河內

汲縣人史傳外紀等皆謂東海人因孟子失之按汲縣太公碑云昔崔爰為汲令縣民會稽守杜宣白爰曰太公甫生於汲故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之宜正其位乃立廟水經汲故城北三十有太公泉及廟故居也列仙傳冀州人釣于卞溪三年不獲比姬曰止尚曰非爾知果獲大鯉得兵鈴腹中後葬無尸惟玉鈴薦棺卞溪即磻溪在岐之號縣然今汲北石夾谷水亦名磻溪書中候云尚釣於渭濱魚腹得玉璜刻

云姬受命呂佐之滋泉極清冷在磻溪中按渭水至郁夷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激流注溪積成川

太公釣此今日凡谷石壁東南有石室云公所居流次平石兩歧膝存汲之溪勿信

四友與居

文王見之呂遂陳以釣道遂成周業是為太公望師

尚父

望其後名書中候云文王至磻溪太公釣於崖王趨拜曰切望七年今見光景遂變名曰望符

子方外云太公渭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渭跪石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莫釋竿膝處成曰跼觸成路季連曰釣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吾方之猶一日也或曰尚三入商朝三入周朝然後合有二說在發揮成王封之營陵曰齊十五

世小白伯於諸侯又若世而陳和移齊鍾鼎寶玉七

百餘年後有丁牙丘尚左泝國宴賓平紀癸柴苑慶

賀掌厲獻易堅氏是年樂襄牽捷青營柯析其裔壬

角望紹茶駱弦旗明靈孝彥間門栢亘威齊蓋鐸暢

李五十六苑亦作苑大夫艾孔即喬欵暢見陳留傳

邴榮以唐諱改李東觀記栢齊侯作伯支庶以為

氏姓辨云紹興二年以國諱改亘明出孟明古人

先字後名南史明僧紹傳云以名為姓非也隋唐間

有是光又稱齊後復及子旗子雅子尾子襄子囊子

剡子功子牽子淵子泉子乾子公公齊旗公牛公牽

公翰母知祭公仲長諸兒士疆樂利齊季申鮮將其

離門東門東宮西宮南史邴意獨孤宇文東北西南

四郭若左右子因之氏複四十姓日子曰公皆以王

子劉子之類為不知据西魏後周賜崔宣猷士謙忱

皆為宇文各至孫復周賜高穎父賓為獨孤至隋復

又後魏是晏其以采者丙氏邴氏艾氏隄氏高氏劇

氏為高氏

氏棠氏高堂氏檀氏灌檀氏禚氏龐氏崔氏移氏若

氏丁若氏陸氏大陸氏井氏百里氏西乞氏白乙氏

余氏余丘氏虵丘氏丁公嫡子季子遜國叔乙采于

虞仲後妄穆天子與井公傳顏云井子牙後晉滅虞

執其夫夫井伯奚勝於虞邑於百里也風俗通云高

偃不娶之余丘公族采漢有余丘炳開元有余欽皆

音為虵拾遺記有虵丘云西王

母神異傳姚萇后虵氏宜出此

若間丘鉏丘籍丘

咸丘梁丘廩丘蒲盧盧蒲之氏又三原盧氏本間丘

氏改間珣亦改為盧

宣世子之孫封汲為汲氏或作汲非乃丁公之名姓

書必謂公子汲封于汲兩

引之可笑僖封于盧為盧氏僖氏柴氏文公子高之孫漢

孫恭仲柴孔子弟子其支于章者為章氏鄣氏章仇

字子羔後為柴氏

後已

上

氏申章氏赤章氏赤張氏

漢章弁始加仇 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命京

兆功曹盧若虛錄太公之後姜呂尚齊高盧柴慶國紀紹檀賀栢掌厲牽晏望猷易章謝丁申營浦采許

蓋雍門東門子稚子尾子襄子剡子功子牽公旗公牛盧蒲祭公閻丘仲長章仇等止四十八姓刻記禮

部外郎崔宗之制銘廟門然多有非其後者敏按唐扶碑乃有三閻氏蔡氏吁氏之類皆失据先是

武王得秦獄後文叔紹之許靈公徙葉悼公遷城父

曰焦夷

昭九年書許遷于夷周紀謂武王封之焦非也昭十八遷析定四遷容城

二十有

四世鄭滅之

定六年游吉滅許以許男歸一作斯蘧然哀元年許男與楚圍蔡蓋國滅而君

在說者以為復立之也非矣

有許氏邗氏叔氏函氏禮氏容成氏

錫我氏買氏止氏焦氏譙氏岳氏文氏苴氏苴人氏

毫之譙卽焦也故譙敏碑引譙貢唐李利涉定譙氏出姬姓故或謂不出炎帝而出於曹按曹伯陽雖滅

焦未嘗居之茲又大妄

小帝少也迭名蓋為政日淺者自慶申

徠俱兆茶陵

今陵山尚存二百餘墳蓋妃后親宗子屬在焉

魯僖公二十有四年襄王出居于鄭文公三年王

子虎卒求之於例則皆曰王臣謂春秋所書王臣

之卒者三尹氏記世卿之禍劉眷存定難之功而

子虎之義不明見於天下其所以言王臣又自不

得其說左氏說者既以為翟泉同盟之王人而公

穀氏且以為會葬之叔服夫王臣之來會葬同盟

衆矣何獨子虎而且指之為叔服哉此惑於左氏

晉文公已定襄王之說而臆之也王子虎周之居

守者也夫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

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時諸侯會温以

勤王因以傍狩公朝王所而衛不會故執之歸之于京師者歸王子虎此王命也故曰歸之于緩辭

與曹伯異昔未之究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入也王

猛居皇敬王居翟泉此圻内境而其入也猶且書

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戒矣孰有入

不書哉京師不必成周成周不必王城成周都之別所至王城然後入其城說者多不悉

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勲而顧蔑紀何以

春秋為然則襄王未始入也未始入則何居猗鄭

寄也踐土之會鄭地也朝書王所則猶在鄭矣會于

温因以天王至河陽故公朝于王所踐土未嘗書天王而朝王所故三傳以為王在而不書為晉侯諱必致天子至于再而後書狩以罪之是一致天子

也其妄若此不知踐土之會正以天王在鄭為之天王實不在會千金之家三錢

之府不可一日虛也文之八年王之在外十三年

矣而君不立顧不有居守者乎然則居守非王子

而誰與繇此觀之虎之居守可知矣王猛居皇王

猛入于王城此以宜為王也而其卒也書王子猛

未正乎其位也未正其位而以王子猛書則王子

虎之書卒又可知矣子虎書卒益以信襄王之未

入也以王太子居守厥任亦已重矣任重者其禮

異是故其卒必登于策非王臣比也烏乎聖人之
慮天下亦深而示其後世也亦至矣西序東狩必
三書而後已予既誦之而王之居外亦三書而後
已出而不入其事亦已明矣而或且疑焉至謂不
能乎母而絕之日何妄耶或曰天子無出禮然其實則與諸侯分土而守
出乎其守則與諸侯之奔者無異不然圻者天子之闔也皇翟圻內故不書出鄭越圻外出乎闔也
雖然王子瑕之奔晉王子朝之奔楚出其闔矣而不書出周公奔晉瑕朝等也而以出書周公有官
守瑕朝無官守也是又不可不辨 雖然後世學士將復纍其間茲
予之所私憂而過計者魯公居乾侯猶主居鄭也而
於歲首必書公在乾侯比其沒也必曰公薨于乾

侯以是例準則凡年首必書天王在鄭及其隕也
亦必書曰王崩于鄭而且不有則王其入矣茲益
不然也之與以相去千里周王魯公似矣而大

殊也鄭雖圻外猶吾之鄭而乾侯隸晉非吾境也
惟其不入則明在鄭矣又豈詳魯而略周哉 嗟

乎聖人不作聲謂過情諸侯而不謚則見謂今王
戰國以上天子而蒙出則謂之少帝漢魏收所述且

至以出帝目平陽事靡憲章乃頻于是小帝之謂
其亦孺帝之倖為政無幾如後世携王哀王之等
者歟

炎帝參盧是曰榆岡居空桑

按世紀空桑為陳留故歸藏啓筮云蚩尤伐空

桑帝所居也

政東急務乘人而鬪其捷於是諸侯携貳乃

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顛以臨西方司百工

二卿始猶

二伯

德不能御蚩尤產亂逐帝而居于涿鹿頓戟一

怒并吞亡親黃帝時為有熊氏實懋聖德諸侯利賓

之參盧大懼謏禮於熊黃帝乃暨力牧神皇風后鄧

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轉戰執蚩尤而誅之於是四方

之侯爭辨者賓祭于熊爰代炎輝是為黃帝乃封參

盧於路

亦作露路今茶陵軍露水鄉有露水山高與衡山等初封蓋在此元和姓纂云黃帝封榆

岡支子于路

而崇炎帝之祀於陳

黃帝所崇疑在陳倉故秦靈公於吳陽作下時

祠炎帝上時祠黃帝皇甫謐以為宛丘未的

路露也潞是後繁于河之北

東商周別為赤白之狄狄歷膺咎臯落九州之戎

符王

云炎帝後姜戎伊洛陸渾也故戎子駒支曰謂我諸戎四岳之後楊拒泉臯吾離等皆是也宣子謂駒支

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吾離來歸惠公與之田居伊川陸渾與允姓陰戎各別平王之末渭首

有狄獠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戎洛川有大荔戎渭南有驪戎獫狁首有蛮氏戎伊洛有楊拒泉臯之戎義

渠大荔驪戎為少昊後他皆姜姓鄭樵猶以九州戎為陰戎駒支居魯南鄙疎矣按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

渾戎于伊川惠公與之南鄙之田三十三年卒以敗秦于殺昭九年晉梁西率以伐賴周人辭於晉曰伯

父惠公歸自秦誘以來使逼我郊甸者也十七年荀吳伐之陸渾子奔楚遂有其地非允戎也續漢書謂

羗出三苗者為姜姓亦非

有隗氏狄氏落氏臯落氏戎氏戎子氏

齊靈姜戎子

表紇氏解律氏解批氏烏護氏紇骨氏壹利

吐氏異其斥氏狄歷氏為救勒紇骨烏護薛延陀等皆是延陀姓壹利吐氏回紇

九姓一回紇二僕固三渾四拔曳固即拔野古也五同羅六思結七契苾唐神著八阿思布九骨崙

屋骨思天寶後始列貞元以咸安公主改為鶻高車十二族其衍也泣伏利氏此盧

氏乙施氏大連氏窟賀伏氏達薄于氏阿崙氏莫允氏俟分氏副伏羅氏乞袁氏布叔沛氏也東魏北夷

傳及北史云高古赤狄餘種初號狄歷北曰勒勒諸夏以為高車車高丈餘丁零種有狄氏等六氏及十

姓二潞子嬰兒甲氏雷吁姜路之餘晉滅之後有潞氏

路氏路中氏露氏甲氏榆氏諸露惟姜世以為皆隗姓非也按狄為隗昔狄

人伐虜咎如獲二隗襄王以狄伐鄭德之立其女隗氏則赤狄亦隗氏當時見傳者五曰東山臯落氏曰

皆赤狄也惟甲路臯落別以部為氏伊列舟駘淳戲

怡向州薄甘隋紀皆姜國也 禹有天下封怡以紹

列山是為默台莊注文列即賴成湯之初析之離支是為孤

竹即觚竹離支即零支元年三月丙寅封西伯之興有允及致老矣而

歸備之未至西伯薨武急伐商叩諫不及義棄周祿

北之止陽上俾摩子難之逮聞淑媛之言遂擿薇終

焉是為伯夷叔齊二子祠墓在蒲坂首陽山首陽靈首也事著不疑二子之來事詳呂

氏書當時何有叩馬之事譙史致云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故劉孝標有夷齊斃媛之言而黃廷堅謂無

餓死之事列士傳云夷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欲以為左相去之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事有信不信類

林以為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韓非以先是齊嫡而

為武王遜以天下而不受有說見餘論夷長父初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齊借巽去之北海之

頻於是憑立論語識云伯夷叔齊義遜龍舉孔叢注云夷齊墨台初之二子也按允字公信

伯夷也致字公遠叔齊也夷齊為謚春秋少陽篇允
字公信智字公達不同今北海有孤山九域志引孟
子隱北海濱即此父初
字子朝見韓詩外傳 故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嗟乎適世暴
亂而道不行能亡怨乎忘天下之不善去之海瀕放

於義以俟其清則其怨亦希矣一異而獲其親安其
弟美其身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有論在憑世其

國定王之十一年辭于齊憑夷齊之弟烈士傳云異

年柳城岸壞遼守虞翻夢人曰予伯夷之弟孤竹君
之子也遼海見漂旦往視之有浮棺口絳衣露冠者
葬之搜神記云見浮棺破之而語破者尋
死民有襁褓視者皆無病而死此其異者有竹氏竺

氏孤竹氏孤氏墨氏墨台氏默怡氏怡氏台氏周書
怡峰

傳云出于墨台迺默怡也 東莞竺氏後漢樅陽侯

竹晏後報怨不改姓加二以存夷齊而遷于莒侍中
竺其孫也夜郎竹初宜亦本此范史乃有
剖竹得兒之說若姓纂竺出天竺俱妄伊耆之國

堯之母家下及湯代有伊摯以本味進為之左相是

為保衛伊尹尹豐上而兗下僂黑下聲鉤深本草妙

達湯液 有伊秩氏耆氏伊耆氏尹氏伊祈氏阿氏

衛氏衛伯氏阿氏衛伯氏見風俗通衛方碑云尹稱
阿衛因氏英賢傳又有空桑氏妄也○

夫去毫適夏五就湯桀此事之難非聖人有不能彼
以為為湯作間者戰國之士私意也世紀謂為湯妻
有莘氏之媵臣以見紀年以為交於妹
喜而遂間夏俱不足信有說在發揮紀侯以道事

齊不得免乃大去而俾季奉鄒入于齊有紀氏邢氏

裂氏雋氏鄆氏紀侯讚齊哀公于周莊公四年齊襄
復九世之讐威紀紀侯義不下齊不

忍鬪其民乃去其國子孫因氏有復讐說淳于不復有淳氏淳于氏于氏

于同唐憲宗諱為于氏甘夏威之州杞威之舟駘戲薄至周尤

在列賴則楚威之矣後各以國令氏戲露薄見潛夫論姜之

派又有列氏厲氏麗氏巫氏神氏靈氏農氏夸氏節

氏烈氏藥氏山氏鄒屠氏風俗通山氏列山氏後漢有神曜出神農農氏見姓

源戎子遁朔野有葛烏釋世長鮮界又以俟斤俟汾

渝汾嗣汾俟畿為氏或云神農既滅子孫遁居北方鮮界呼草為俟汾以其嘗草功

號俟汾氏或以葛烏菟為南單于之裔非俟汾者藥也則又為宇文氏宇

氏普氏俟豆氏後周書云炎帝裔孫普四符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以為天授俗謂天

子為宇文因氏馬按普四生莫那自陰山徙遼西謚獻侯生可地汗莫何單二闡地西出玉門孫普襍普

撥五世孫俟豆歸稱大單于為慕容晃所威六子長

阿若彥後魏都牧主安定侯徙代生系系生韜韜生

泰是為周太祖俟豆歸從其主亦號宇庫莫奚氏費

文氏世為魏沃野鎮軍主化及祖也也頭氏阿會氏莫賀弗氏李氏

阿會五部為盛土及先野頭氏費也頭臣有辱紇主莫賀弗等

突厥元和三年賜奚首領索低為李氏

後已未四

蚩尤傳 附

阪泉氏

周書阪泉氏用兵無已而亡記為蚩尤

蚩尤

集韻作蚩蛇從虫繆

姜姓炎

帝之裔也

陰經遁甲云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之金故祭蚩尤文云將軍敢以牲牢

祭爾炎帝之裔蚩尤之神蚩尤出于炎帝代弗知也

兄弟八十人

河圖云八十一人或云七十二

十二人非

蚩尤疏首虎捲八肱八趾

見歸藏啓筮蚩尤虎捲威文立兵見春秋

元命苞

好兵而喜亂隳黨崇讐悻欲亡獸惟作五虐之

刑延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姦宄敘攘矯虔

書云蚩尤惟始

作亂延及于平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刑統音云尤性酷毒作五虐刑謂車裂燒銅柱使拖及泂之類

發葛盧籬狐之金啓九冶作兵刑劒檠劒檠作而歲

之諸侯相兼者二十一

管子云葛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劔鎧矛戟

是歲諸侯相兼者九鮮狐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為離狐之戟狐父之戈是歲諸侯相兼者十

有二天下頓戟一怒伏尸滿野世本皆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而三朝記

哀公問曰蚩尤作兵歟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反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故呂氏云

蚩尤非作兵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越絕書云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禹以銅

鐵繆也帝榆岡立諸侯攜貳胥伐虐弱 周書嘗麥云赤帝乃分

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顛以臨西方

周書作四方黃庭堅云當作西

方蓋為司百工德不能馭蚩尤產亂出羊水登九淖

方伯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濁鹿 即涿鹿地記濁鹿有凶黎丘今

幽州懷戎有涿鹿山下有涿鹿城涿水出焉即隳縣豕山美頡山有泉廣百步深無底四時一色古之阪

泉城東二百步泉上有黃帝祠西一里為涿鹿城大

康地記阪泉蚩尤泉自二處魏土地記云涿鹿城東

南六里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則注 興封禪號

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周書又有濁鹿

炎帝 蚩尤炎帝之後恃親強恣逐帝而自立篡號炎帝鄧展謂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故

史言炎帝欲侵陵諸侯大戴禮言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後周書云炎帝為黃帝所滅文子亦謂赤

帝為火災故黃帝禽之皆謂蚩尤而書傳舉以為榆岡失之集仙錄云言黃帝克榆罡於阪泉黃帝非與

榆罡戰也至世紀遂謂黃帝與神農戰而炎帝克蚩尤非也陸德明云神農後第八帝曰榆罡時蚩尤強

與罡爭王逐榆罡罡與黃帝合謀擊殺蚩尤此得之 乃驅罔兩與雲霧祈風雨

以肆志于諸侯 傳記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蚩尤作霧黃帝作指南車通典云蚩尤氏

帥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頓戟一怒并吞亡親九隅

亡遺文亡所立智士寒心參盧於是與諸侯委命於

有熊氏有熊於是暨力牧神皇厲兵稱旅順殺氣以

振兵法文昌而命將熊羆貔貅以為前行雕鷓鷹鷓

以為旗幟列子熊羆貔貅言勇銳之士雕鷓鷹鷓亦

青龍右白虎謂前旌後旄左旂右旗而招搖在上謂

太常斗居中以正四方爾兵法止則植五嶷午地以

朱雀酉地白獸子地玄武卯地青龍中央招搖何喬

云言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之騰虎之奮無能敵也

注以此四獸為軍陣非也士既成矣逮蚩尤逆莖之巫咸曰果哉

而有咎歸臧云將戰莖之昔晉侯將勤王卜偃莖之

是也正義云上遇黃帝吉兆是戰克也莖得大有是天亨也乃率風后鄧伯溫之

徒及尤嘷兵濁鹿之山郡縣志濁鹿城在脩武東三

年九戰而城不下問之五胥乃設五旗五軍具四面

攻之三日而後得志玄女戰經云帝與蚩尤戰九戰

仰天而歎遇玄女授以兵符又玄女兵法云攻之二

年城不下得術士五胥問之胥曰是城中之將白色

商音帝之始攻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皇帝為人

蒼色角音此雄軍也請以戰為帝曰為之若何曰請

攻三日城必下其中黃直曰帝積三年而攻不下何

三日也曰不如言以罪法論乃設五旗五軍已具四

面攻之三日城果傳戰執尤于中冀而殊之爰謂之

下封之世不絕

解今之解州寰宇記云蚩尤之封域有鹽池之利故

池是也方百二十里鹵色正赤故俗呼解池為蚩尤

血其中有一甘泉得之鹵乃成泉北一水曰巫咸河

其水入澤則鹵不復結一曰堯稍水俗作無鹹非也

鄉置乾祐李守貞反以甲兵釋怒用大政順天思敘

鄭元昭奏置州禦之

紀于太常用名之曰絕轡之野尤始亂在幽州其死

在冀山海經等言黃

帝命應龍攻蚩尤於冀州之野殺之啓蒞云蚩尤出自羊水入跖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于青丘書傳皆言殺之涿鹿之野誤也尚書刑德放云涿鹿者竿人頭也黃帝殺之涿鹿之野身首異處故別葬豈竿其
身首異處 今正冢在臨河壽張而肩髀冢在鉅野縣東北九里首於涿鹿地乎
 高三丈皇覽冢墓記云蚩尤冢在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常以十月祠之有赤氣出亘天知匹練謂之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十三州志云重聚大小與闕冢等寰宇記云濟之鉅野有蚩尤墓乃肩髀冢今鄆之壽張有蚩尤祠
以故後代聖人著其像于尊彝以為
貪戒 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為貪虐者之戒其狀率為獸形傳以肉翅蓋始於黃帝龍魚河圖云黃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沙石制五兵之器變化雲霧演義云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疾其里人遂立祠齊魏問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尚不用牛頭述異記冀州有蚩尤神俗謂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掘得髑髏如銅鉄蚩尤骨也齊

梁間尚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牛耳鬚如劔戟有角與軒轅鬪以角觸人人不能向冀州舊樂名蚩尤戲其人兩兩
錄其威械故貊焉 祭貊三三戴角而相觸即角觸之制
 蚩尤詳禮書九十一方漢祖徇沛為沛公則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釁鼓旗後立祠長安置祠官宣帝乃立祠於壽良 史記言尤能徵召風雨而記志尤說多異龍魚河圖等至謂尤亂黃帝仁義不能禁尤沒天下復擾帝乃畫尤像以威天
後有蚩氏

貪必敗虐必敗淫奢必敗不忠必敗賊必敗而昏
懦不與焉方夫事之渙也常若有利有不利族而
觀之固未有不敗者吾行年四十所閱載籍數十
百千萬卷所見所聞若所傳聞衆矣自黃帝以來
貪如蚩尤如葬工如蜀王盜跖虐如桀紂如秦皇

如高緯劉鋹淫如丹朱如東昏隋煬奢如秦虎如蜀昶崇愷賊如莽卓布安史巢泚不忠如趙高王莽恭顯京卞幾千百輩矣而一身一首汔未見全保者是非其必敗耶嗟乎爲善與爲惡等用心作僞與作德均致力彼作僞而至於小人爲惡而至於賊殺豈有他哉不過祈飽煖爾君子何嘗不衣食耶堯桀同飽顏跖同煖是故無二道也彼以豐而亡此以約而長錄此語之桀跖之豐固不若堯顏之約而樂也富貴者人之所欲也而聖人者常以不得已而後居之故其有爲也必推已之有餘

以善於人而不竭人之有以奉於已足故勞心以治人盡神以及物其任愈重其憂愈大遜許錄遜四岳蓋未以位爲樂也天下之人見其有憂而無樂知其憂之爲已也於是爲之儀衛以榮之爲之輿服以尊之輿服成儀衛作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亦猶是也聖人何加損焉奈何繼世乘其基業不知其憂之不得已而乃紛紛從事於末侈輿服盛儀衛崇臺榭而夸子女窮日卜夜上不思所以紹其業下不思有以保其樂庸夫妄卒覩其儀衛之都輿服之姣也於是盡盡然羣起其後以篡

奪之而事始擾矣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子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夫盜之處心非有經世之具也非有爲仁之方也跳梁跋戶亦不過祈飽煖圖自肆於一日而已故其所覬曾未轉眄而禍敗已隨之矣嗚呼爲善作德必有餘慶爲惡作僞必有餘殃此天之定理也蚩尤天之蓋氣也其威力與天通矣徒以貪殘且猶不免於戮而况其降者乎然則貪淫賊虐不忠狂舛之徒顧何規于後而猶囂囂有犯於惡不避自棄

於人類也耶

帝柱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之何以死懼之刑法以治盜賊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何者民窮則不畏死法令奚施焉今有二舟一實而一虛相薄於中流虛者恃其無傷也盛鬪而俱覆焉今天下剽掠者莫非虛舟也而法令奚施焉是以先王之時民以里居田以井授耜農抑末所以處之者至矣凶年饑歲爲之荒政以聚之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使之家給

人足豈復有盛鬪之患哉剝之象曰君子以厚下
安宅必厚下者固所以安其宅下不厚則宅不安
宅不安者剝之道也孔子嘗言刻核泰至必有不
肖之心應之昔者大安之賦雜調十五石盜賊起
文成將與除之毛法仁以為軍國資用去之弗可
賴帝不惑卒遂蠲削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匱百
姓有餘吾誰而與不足於是賦調輕清而民復厚
開皇之間曾未幾何常賦益輕而藏府以益積是
知哀公有年饑不足之間而有子有盍徹之對為
見遠矣于時之人猶以為異蓋不知百姓既足君

是以足百姓既足天下尚何更得虛舟之有

帝承

非利仁之事前日未起不可從我始寓人以徇而
有殲良之慘二十收一而有率扉之苛殲良而後

輕殺臣民之怨深

繆公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
始皇死後宮無子者盡徇

率

扉而後委棄山海之命易

漢武告緡算舟車戶口
減半隋煬頭會算歛道

路暴骨德宗括商稅
間架人多死山海

古人有言始作儒者其無後

乎塗車芻靈自昔有之而必曰無後者為其象人

而用之也其曰無後者甚疾之之辭也

楊雄曰備
哉備哉奚

食而已哉韓愈曰當作踊言刑貴則踊象人足而
用之李翱云始為肉刑者仲尼猶疾之况坐視饑

民之死乎蓋以踊指一刑言之周官有象人或說爲備安石非之損下益上

益下此天下不易之理也生老病死此人之定數人萌財晦此天地之定數也川竭谷虛丘夷淵實固未有利於此而不害於彼者黃食澤乳豈能益人之數哉伐其壽以疆其欲而已予悲其欲則暫疆而壽則闇縮矣用其二而民有歉用其三而父子離正恐其歉不待於二離不必于三也人而言曰吾能生財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夫誰欺昔者楚靈爲章華之臺伍舉諫曰君民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唐明皇旣以韓休爲相而無一

朝之驩或請去之帝曰吾雖苦瘠天下肥矣故孔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者知夫此則知損益之道矣予旣玩易而妄論夫財矣今又於帝柱帝承而再三者誠以民事之爲重矣春秋書初稅晦用田賦皆重其首爲民害亦帝柱之裔則大矣而帝承之由世不得而聞之茲予之所甚或也

帝魁

夫勢之去未有不先敗其本者也國之將亡必出將亡之事人之將死必行將死之爲昔武王之說詩曰支支之言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而其所壞

亦不可支也支壞壞支其名曰逆天有不亡乎箕
文之於質沙支壞也質沙之於箕文壞支也是以
箕文見殺質沙卒亡其能免夫子華子曰厚而不
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
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堯
舜之所以章也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
恠之所際是以重塞之主無有存國固有道之主
因而不爲責而不詔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鄧
析名言堯置諫鼓舜立謗木湯有總街之誹武有
懃戒之發四君之勤如是至於稟睦氏殺東里于
夙沙君僂箕文桀誅關龍逢紂剗比干四主之嫉
賢如仇是以賢愚之較九地之下而重天之上也
繇此語之自敗自成豈有難見者哉特其寐已久
矣

帝直帝麓

有其善喪厥善無爲無作此古聖之治也非特無
爲惡亦無爲善非惟無作敝亦無作法寒而衣饑
而食誰能易之是故帝者之爲世或傳焉或禮焉
何容心於間哉知善其治而已矣炎帝有天下七

十世何乃於禹而德衰哉仁義者教世之不可後而衰亂者先王之所不能免者也抑為之善後焉亦託人以府庫弗能任其弗竊也託人以封壇弗能任其弗叛也先王躬仁義以善天下之俗是故俗成而竊者莫之蓋也叛者莫之與也言無咎釁則雖有百萬之智不足以勝天下之衆矣是以先王惟不私其後世之子孫如欲私其後世之子孫而不繇先王之道未有能之者也炎邪禹邪曷德之衰

路史後紀卷第五

宋廬陵羅泌纂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疏侂紀第十

黃帝

黃帝有熊氏

或作雄

姓公孫

初姓後改姬馬總以來多沒其公孫者非也

名

茶

河圖挺輔佐云黃帝告天老曰茶昔夢兩龍以白授予天老曰河有河圖洛有龜書天其授帝圖

乎帝乃齋往河洛有大魚沂流而泛白圖帝跪受茶古舒字或作余故世本云伯余製衣裳淮南子伯余

之初作衣許注亦云黃帝王冰黃帝經序及難經疏乃云黃帝名全字轉訛

一曰軒

河圖握拒

云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孝經鉤命決云附寶出降大靈生帝軒注軒黃帝名電黃精軒之氣故文選

言登封降禪齊德黃軒奉秀云邈矣帝軒世紀云或曰帝軒尚書中候云黃帝提象又云黃帝巡洛龜書

赤文成字象軒而論語撰考亦有軒知地利軒之字九牧倡教之語是黃帝名惟曰軒不曰軒轅軒之字

曰玄律見黃帝經序及難經疏按軒星謂之玄軒廣韻九合內志文云竹受氣於玄軒之宿是矣

然則名軒而字玄律理或然也山海經帝律生帝鴻則帝之字律尤信 小典氏之子黃

精之君也鬻子注以少典為帝鴻氏妄 母吳樞曰符葆即附寶河圖云黃軒

母曰地祇之子附寶也宋書志作符寶 祕電繞斗軒 皇朝列祀廟號聖母是為元天大聖后

而震二十有四月而生帝於壽丘河圖握拒云附寶之郊見電繞斗軒

星照郊野感而生軒而世紀謂神農之末少典娶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附寶而孕二十

月生黃帝於壽丘脞說供奉官郭坦二十二月初以為妖百計針藥不動生亦無他數自有久近爾壽

丘在上邽或云濟南世紀故名曰軒太史公謂名軒轅後世從之非

也天文雖云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然軒轅自是古帝按錢譜古幣二種文有作僉斤者黃帝貨有作

箇者軒轅氏幣也上世貨幣皆以代別 生而紫炁充知黃帝與軒轅為二也辨在軒轅紀

房見王冰序寶橫記云黃帝以戊巳日生故以土王五行書云以戊子日生 身逾九尺附

函挺朶脩髯花癘河日隆顙日角龍顏河圖云黃帝兌頤黑帝脩頸蒼帝并乳餘見孔叢等書

生而神靈鬻而能言幼慧齊長敦敏知幽明生歿之故小典氏沒後軒嗣立成為姬姓古史

攷有熊氏并謀兼智明法天明中說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 以使

民心一四國順之於是開國于熊世紀云有聖德授國於有熊鄭也

炎帝氏衰蚩尤惟始作亂赫其火燁以逐帝帝弗能

征乃帥諸侯責于后爰暨風后刀牧神皇之徒較其

徒旅以曷小顛而弭火災刀音彫刀牧即刀墨書傳皆作力牧按國朝有

刀牧四明經刀牧地戶開曆然世紀言黃帝間居夢大風吹去天下塵垢又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寤風

為姓垢去土為后千鈞異力驅羊牧人也其有姓風名后姓力名牧者於是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

澤亦見夢書故文選云占夢而得二賢其言為妄得一奉宸史得一奉宸趙遙襄城之域

乃臨盛水錄龜符見黃帝出軍決及太白陰經云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晝夢金人

引領長頭玄狐之裘云天帝使授符得兵符戰必克矣帝寤問風后曰此天應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

太牢有玄龜含符致壇似皮非皮綿非綿廣三袤一尺文曰天一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受於是設九宮

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陰陽二遁凡千八十局名曰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征蚩尤而斬之又出軍

決一云夢西王母使盛水作成水納三宮五意之機受八門九江之

要見集仙錄及遁甲等書衍握奇以為式見兵法六壬等唐太宗云世傳黃帝握奇

文或作握機靖云餘零也音同故五旗五麾六毒見河圖及出軍決有說見餘論而

制其陣黃帝八陣法車箱銅當金也車工中黃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鴈

行鷺灌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蛆與也八陣古有漢以十月會營土為八陣是也世以為出葛亮不然孔

明八陣本一陣也蓋出黃帝丘井之法井分四道八家處之陣分八面大將軍處其中而握奇焉一軍萬

二千五百人八千七百五十為正陣三千七百五十為奇兵陣間容陣隊間容隊衛公變為六花陣今出

軍亦遺法也李靖云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本乎幡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古人祕之設此八名爾章懷

云古有八陣亮法之年三十七戮蚩尤于中冀於是炎帝諸侯

咸進委命乃即帝位都彭城史傳言帝居涿鹿世本云涿鹿在彭城代弗知

也故魏土地記云濟城南東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則世本之言信矣然媯

州懷戎乃故涿縣有涿鹿山黃帝祠阪泉蚩尤城世
止以為帝邦在是而世紀遂疑上谷當名彭澤非也
按涿鹿有三又有督濁二音上谷本蚩尤之居而彭
城乃黃帝之都蓋帝克尤以其名來此猶漢春陵之
內啓爾若修武之濁鹿與蚩尤二冢相近則尤歿之
地又嘗以此名冠之也 王承填而土

行故色尚黃而天下號之黃帝自有熊啓胙故又曰

有熊氏

傳謂有天下
都熊非也

其即位也適有雲瑞因以雲紀

百官師長俱以雲名

涿鹿之役五雲花葩金枝玉葉
常覆帝上古今注云乃作華蓋

韓愈表按宋書慶雲五色太平之應援神契云王者
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紀事虞舜繇之作
歌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雲為官名無所出
惟內傳有縉雲氏虔右等遂有青縉白黑黃五名之
列與五火五水
五龍並不足信乃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

官凡百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視四民

三公六卿
即為九卿

二十四官與三少即二十七大夫靈樞有黃帝問少
師則時有少師矣論語撰攷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
以制官蓋至
是名位乃具命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刀牧準斥鷃治

决法五聖道級闕紀補闕地典州絡七輔得而天地

治神明至

絡維級等也闕紀即陶潛賢輔錄中窺紀
也論語摘輔象七輔有風后而無鷁治世

紀云黃帝以風后為上台與天老五聖為三公其餘
知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為師或為
將非一人也故張衡云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漢志
陰陽有地典六篇鷁治子一篇封胡五篇力牧十五
風后十三鬼容蓋三篇及容成
陰道天老雜子陰道皆黃帝臣十有五年帝喜天下

之戴已乃養正命娛耳目昏然五情爽惑於是放萬

機舍宮寢而肆志於昆臺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

詔朋前馬昆闍滑稽後車風后柏常從負書劔

謂多
作習

寓多作字唐音或以發軔紫宮之中涉洹沙而屈陰

昌寓字宇廣成非

浦賈誼書云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崑崙還中國治天下子年云風后負書柏常

荷劔且涉洹流夕歸陰浦孫綽子云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屈六合大抵書傳言黃帝事如道書列子符子

孫綽之類多涉茫難撫陟王屋而受丹經抱璞子真源云黃帝以地皇九年正月上

寅詣首陽山宰牧從焉次駕東行請青丘紫府先生授三皇籙及天文大字次西入空同禮廣城子回駕

王屋啓石函發玉笈得九鼎飛靈神丹訣次游元圃禮雲臺先生授龍躋經役使龍虎令詣天真皇人故

庾信云治身紫登空同而問廣成莊子黃帝為天下府問政青丘也十九年令行天下

聞廣成子在空同之上往見之空同山在汝之梁縣西南四十有廣城澤及庙近南陽雉衡山故馬融廣

成贊云面據衡陰北虜遵化南三十亦有空同襄城世謂帝謁廣城在此非也仲長子云廣城游於九山

之嶺來往嵯嶢嵯嶢在洛之永寧九山在鞏有廣城廟碑號九山府君有太華元子之稱非在北虜唐盧

貞碑亦詳封東山而奉中華君或云即中黃丈人受九品之方策大面而

禮甯生大面青城也黃帝封為五岳丈夫甯生劉向仙傳以為甯封甯封子為黃帝陶正能作五

色烟積火自燔或云甯國封人入金谷而咨涓子心世有涓子書晉志云黃帝東海

南江登空躡岱至昆峰振響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訪大恢於具茨黃帝經序

於龍曲山逢大恢即大塊也具茨即今大塊山在陽翟一曰泰塊司馬云在滎陽密東即神牧

於相成莊云牧馬童子相成即襄城金簡玉字云受襄城小童步六紀之法黃纍小童步三綱之

法三洞云襄城小童授軒皇七元六紀天綱之經四極明科云帝封一通於太山一於勞盛山陞鴻

隄受神芝于黃蓋黃蓋童子陽城記遂盍羣神大明之虛而

投玉策于鍾陰自是愛民而不戰四帝共起而謀之

各以方色青赤白黑為號起四方而僭亂者若蚩尤為赤帝朱宣為白帝之類故有赤帝城白帝城說者

以少昊之徒當之非也蓋自後代邊城日警介冑不釋帝乃焦然歎

曰朕之過淫矣君危于上者民不安于下主失其國

者其臣再嫁厥病之繇非養寇邪今處民萌之上而

四盜起迭震于師何以哉乃正四軍神宗神武秘略云兵法處山之

軍居高為陽水上之軍所就卑下斥澤之軍必依水

草平陸之軍擇其坦易此四軍黃帝之所以勝四帝

即瑩壘滅四帝而有天下萬機論云黃帝初立養性愛民而不戰四帝交共謀

之邊城日警云云向令黃帝不能讓虎謂國雖大好

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矢以仁義擾以信禮故

投之歿地而後生知彼知己故亡敵於天下於是以

兵為衛內行刀鐮外用水火天目臨四維而巡行句

陣并氣而決戰天目見黃帝太乙密推云欲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乙與天目在四維之歲

法當巡狩冬官揚可能集聖曆云黃帝御宇真女降

朝授神策於金騰緘兵符於玉璽至若省方巡狩天

仗出而爰禱剛辰王師興而先求近日徬行天下未嘗寧居先之德正

而後之以威刑必不諛者從而征之是以麾之所擬

而敵開戶身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焉乃達四面廣

能賢稽功務法秉數乘剛而都于陳今寶雞故陳倉姚睦云黃帝都

陳倉非宛丘故今隴右黃帝遺迹甚多水經注上邽

有軒轅溪軒轅谷睦云黃帝生處遁甲太昊亦治陳

倉豈三皇固在西乎仙傳謂都師于大填學於封鉅

赤誦赤松也大填即大真或作大莫非封鉅即大封

各史

後已

六

治道

時岐伯已伯餘歲見仙傳亦詳靈樞二十九素問稱天師或曰大師一云少師靈樞有問岐伯

問少師少師似非岐伯

於是申命封胡以為丞鬼容區為相刀

牧為將而周昌輔之

黃籙云黃帝坐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周昌二十

二人臨觀鳳圖此本出河圖錄運法春秋合誠圖云百二十二人也

大山稽為司徒庸

光為司馬

論語摘象輔亦云容光為司馬而呂氏春秋大封為司馬蓋非一職

恒先為

司空建九法七相翌而下服度

六帖云黃帝時恒常先為大司馬掌建邦

法之九

猶且蛰蛰常若備盜豫若天令人知禁風后

善乎伏戲之道以為當天而配上台

春秋內事云風后善於伏羲之

道故推衍陰陽當天天官也陶氏職官要錄云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環濟云為侍中管子六相又云帝以蚩尤明天道為當時非

相常審乎地利以為常平

地官

之職管云為廩者

於是地獻草木乃述耕種之利

內傳云升為天子地

獻草木述耕種之利因之廣耕

奢比辨乎東以為土師而平春種角

穀論賢列爵勸耕饁禁伐厲

即奢龍管注云土師司空角穀菽豆

庸光

辨乎南以為司徒而正夏種芒穀修馳戒僂發宿藏

靜居農以戒力以宛夏功

即祝庸謂南種小麥赤

種房穀以應

戊巳之方

謂中種麻王米云黃帝所種五方穀也

大封辨乎西以為司

馬玩翼禽種遂穀收穀薦祖組甲厲兵戒什伍以從

事

謂西種白麥金穀故秋種夏收菽水穀黍火穀見金而成也

后土辨乎北以之

李行冬斷罪種稜穀剝箭伐木乃勞農始獵殺

管伍行云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司馬冬李也六相得而天地治民為本土事齋事為重故后土后稷以名教

帝處中央而政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命天中建皇

極又三墳亦備乃下教曰聲禁重色禁重香味禁重室

禁重國亡衰教市亡淫貨地亡壙土官亡濫士邑亡

游民山不童澤不涸是致正道是則官有常職民有

常業父子不北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

木不失其長而鰥寡孤獨各有養也世紀云聲禁重聲衣禁重衣食

禁重味居禁重室免園策又三墳所謂有雄垂六禁之科也於是立貨幣以制國

用問於栢高曰吾欲陶天下為一家有道乎對曰請

又其覓而時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可矣栢高舊云岐伯之名宜非

靈樞帝曰予欲聞陰陽之義岐伯曰岐先師之所秘伯高猶不能明則似非矣覓胡官切細角山羊易言

覓陸孟喜云獸名夫有兌兌為羊也曰若言可得聞乎曰上有丹矸者

下有黃銀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赤

銅青金上有代釐有鑿鐵上有蔥下有銀沙此山之

見榮者也至於艾而時之則貨弊於是乎成乃燹山

林破曾藪楚萊沛以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

為輕重之法曰自言能司馬不能者釁鼓自言能治

里不能者釁社自言能為官不能官者劓以為門故

人亡有奸能誣祿而至於君者相任夤為官重門擊

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所謂李法教而後殺故法設

而亡用所謂李法按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者殺注云李者法官之號總主征伐刑

各已後已卷五

戮之事故稱其書為李法胡建為南北軍王假黃帝
李法斬天子監軍李天李也說苑云壁壘已具行不
繇路謂之姦人致五法而布之天下故財用自是作
姦人者殺本此

而刀棘絲此顯矣五法乃財用之法術太公素王妙論云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

無窮世有能知之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豈稅斂率削云哉河龍圖發洛龜

書威鄭注中候威則也亦見龍魚河圖易正義作威於是正坤乾分離坎倚

象衍數以成一代之宜謂土為祥乃重坤以為首所

謂歸臧易也歸藏初經卦皆六位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震初巽也其卦又有明夷管惑者老大明之類商隨志存十三卷晉薛正注

長孫無忌論漢初已亡中經簿有之惟卜筮爾崇文

三卷但有初經齊世本著三卷缺文昔啓筮明夷鯨

治洪水牧占大明桀筮營惑武王伐商牧占耆老曰

不吉故又曰歸臧氏易天專歸藏地事連山人事是所謂三易也坤乾南北是坤者

地也萬物藏焉故謂之既受河圖得其五要春秋五始公羊說云元者氣之始春

者時之始漢書春秋緯皆言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

一國之始漢書春秋緯皆言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

五事夫王正月者京師之正朔爾元正即位實係大

事如堯舜曆象日月齊七政定閏之類後世承已定

之法故未蒙其害稍或不正其禍不勝說矣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

史黃帝攷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始

有天地神氓物類之官是謂五官中庸注云聖人制

作其德配天地推五始可以當之合誠圖言黃帝立

也命史蒞占星鬼容丘也或云即雷伯未核容丘亦有兵法闕苞授規正

日月星辰之象分星次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於是乎

有星官之書規旋儀器晉志云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星傳尚存隨志云星官之書自

始黃帝浮箭為泉孔壺為漏以攷中星肇於軒轅見梁刻漏經隨志云

各已 後已 卷五 七

黃帝創觀漏水制命羲和占日備珥旺適纓紐苞負

器取則以分晝夜義和日御故後世日官皆以為號或疑之則非尚儀占月繩九道

之側匿糾五精之留疾即常儀車區占風道八風以道

乎二十四晉志車區占星氣或謂即鬼史蘆非也史鬼訛爾隸首定數以率

其美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繇是成焉四器生於律律本於數故隨志

云隸首作數律之本也泠倫造律采解溪之篁斷篁間三寸九

分爲黃鐘之宮曰含少漢志帝使伶倫之大夏之西

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制十

二簞寫鳳之鳴雄鳴六雌亦六此清宮也隨志云帝

使伶倫取竹斷節間吹之爲黃鍾清宮之管自清宮

皆可生之夫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十八黃鐘之

數焉七十八三寸九分黃鐘之清倍之也十二律可

以和聲可以作樂矣後代因其餘出之爲六十爲三

百本於劉安制十有二簞以之阮隄之下聽鳳之鳴

未見加損也抱璞云帝轅候鳳鳴而調律隨毛爽云帝

以定其雌聽鳳阿閣之下造十二律鄒衍吹律以定

五始正朔服色繇斯而別未聞累黍也乃作玉律以應候氣薦之宗廟

廢治忽以知三軍之消息晉志云黃帝作律以玉爲

者取其體含溫潤也晉人發汲冢得古周玉律及鐘磬鄭衆釋典同謂陽律管陰律銅順其性是亦用銅

矣隋志云伶倫含少檀比竹之工虞帝昭華傳刻玉

之妙是虞始以玉非也統和天人非玉莫致其至東

漢二至以玉律十二候氣殿中以竹律六十候日靈

臺其用有異太始十年中書攷古器枝古律乃七品

一始洗玉律二小呂玉律其來久矣不得而廢也以正名百物明民共財而

定氏族易是類謀曰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

有五音姓之說堪輿經有黃帝問天老五姓而援神

契亦謂聖王吹律有姓白虎通云聖王吹律定姓云

各已

演孔圖云孔子曰丘援律而吹命陰得羽之宮氏定

而李房推律亦謂五音生於本姓遂自定為京

而繫之姓庶姓別于上而戚殫于下婚姻不可以通

所以崇倫類遠禽獸也禮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或云六世親屬竭財通大撓正甲

子探五行之情而定之納音風后釋之以致其用而

三命行矣伏義已有甲子大撓特配甲子作納音爾燭神經云玄女授三式壬盾太乙也大撓

黃帝史臣攷天書三式以十千十二支術而成六十取納音聲如今海中金沙中金之類風后所釋如甲

子乙丑伏基金丙寅丁卯乘象火是也世亦有之命鈐叙謂黃帝使風后為之以序九宮之法有納音說

見餘論察三辰於上迹禍福於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

有常而不倍張衡傳命容成作蓋天綜六術以定氣象

問於鬼臿陸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對曰天以六節

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氣者五歲為周

五六合者歲三十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

百四十氣為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六者六氣五者五位天以

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以六加五則五歲而餘一氣故遷一位以承六則常六歲乃備天元之氣故六年而環會周

而復始也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法斂以作

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立正爻以配氣致種爻以

抵日而時節定是歲巳酉朔旦南至而獲神策得寶

鼎冕侯問於鬼容陸容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

復始冕侯封禪書作宛胸爰興封禪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歷隱

云策神著也所謂太元神策積邪分以致閏配甲子而設部歲七

十六以為紀紀二十而部首定之原名握先率二十

而冬至復朔公孫卿云今年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

者大甲元年乙丑朔旦冬至後九十五年甲申朔得

至又周公攝政五年丁巳朔旦得至後七十六年丙

申朔旦得至下至秦漢率七十六歲而冬至一復朔

果無已酉者至皇朝政和八年而始一合于黃帝

素問曰履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萬歲一遇顧豈偶然哉凡二十推三

百八十年而策定然後時惠而辰從公華云黃帝曆

年太史令張壽王言黃帝調曆漢元年以來用之今

陰陽不調宜更曆之過詔下曆使者鮮于妄人詰壽

王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二十餘人執候晦朔壽

王非漢曆逆天道乃詔李信治調曆是也易乾鑿度

云名曰堦於是始有天地神民事物之官各司其序

俾不相亂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

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

鏡六乳四獸變異得以占焉應十有二次隨有得者

記澆陰侯生死以一鏡授王度徑八寸麒麟鼻龜龍

鳳虎布四方外八卦內十二辰二十四隸字承日則

文影入見于面持却百邪云吾聞黃帝鑄十五鏡第

一徑尺五寸以法滿日此為第八度隨御史嘗自為

記述異記以鏡湖為軒皇鑄鏡處未究受祥金隱耀神鍾九乳神光玉

聲於赤城乃本陰陽審風聲命榮後鑄十二鍾以協

月筭以詔英韶隋志云即鑄鍾帝命榮後所鑄故

與榮後鑄十二鍾以調樂律今之鑄鍾是也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正五

鍾令其五鍾以定五音垂則為鍾仰則為鼎其伶倫

用甚重五鍾名詳餘論

各也

造聲以諧八音五音調以立天時八音交以正人位

人天調而天地之美生矣伶倫即伶鰥一作倫通命禮義纂帝使伶倫造磬

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為雲門大卷著之控楬以道其

酥控祝楬敵也控中空本樂出虛祝觸也有觸而作敵禦而已為伏虎者西方之獸疑樂極而憂伏也

幽思賦注大中陽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而奏之李

風云黃帝時仲春乙卯日在奎至今三千餘年春分亦在奎此不韋月令也蓋秦曆如此淳風曆冬至在

斗十三謂黃帝時弛張合施動靜麗節是故翕純皦

繹聲而聽嚴五降之後而不彈矣今日曰咸池與成池北門成

曰黃帝奏咸池於洞庭之野劉子法語言黃帝之咸池言大道罔不備也阮嗣宗樂論黃帝詠雲門之神

少昊歌鳳凰之迹雲門咸池樂殊奏異康成云咸池即大卷大卷即大章穎達以雲門為大卷未詳何據

乃廣宮室壯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春秋作合宮

尸子管子即明堂杜佑謂黃帝祀上帝于明堂或謂合宮其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茅蓋通水水圍宮垣

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昆崙天子從之入以祭祀此公玉帶所上制度故元封列五帝明堂文中子

云黃帝有合宮之聽唐志言帝朝萬方於明堂一曰明庭禮記外傳黃帝享百神於明庭又管子黃帝有

明臺之議魏志崔融皆同建鑿殿黃帝經序云帝見或云別所蓋古堂作臺爾岐伯於鑿殿殿其

堂官其總名也如言未央前殿甘泉以祀上帝接萬前殿者葉少蘊等疑秦始皇名殿非也

靈以采民言四阿反坫種亢種即庫臺設移旅楹複

格內階幽陞提唐山廡榘幹惟工斲其材而礱之乃

命甯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並列仙傳有神人遇封教

為五色烟黃帝封為陶正積火自命揮作蓋弓夷牟

燒隨烟下上赤將子一曰繳父

造矢以備四方

陳音云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古史攷云黃帝作弩

岐伯作鼓

吹鐃角靈鞀神鉦以揚德建武厲士風敵而威天下

劉瓛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朔野短簫鐃歌岐伯所造義纂又云制玄纛十二授帝黃鉞制

角十二以警

重門擊柝備不速客

易林師

命邑夷法

斗之周旋魁方標直以攜龍角為帝車太輅故曲其

輶紹大帝之衛於是崇牙交旂羽撝撮稍櫺劒華蓋

屬車副乘記里司馬以備道哄

晉志聖人見秋蓬孤轉於觴旁建乃作輪

輿墨子言黃帝會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六蛟龍記里華蓋之類備見內傳晉志古今注事始等昔馬鈞與

高堂隆秦朗爭言指南車二子謂古典無紀鈞云古有故明帝詔令作之唐服志云黃帝造車服為之屏

蔽命馬師皇為牧正臣胘服牛始駕而僕蹕之御全

矣

見河圖擬左輔及軒轅本紀黃帝內傳古今注等後志云乘牛駕馬歷覽八極師皇見仙傳及馬經

為帝馬醫嘗醫龍胘見世本法乾坤以正衣裳制袞冕設斧黻深

衣大帶屏履赤烏玄衣纁裳絰纊贅旒以規眎聽之

逸

玄衣纁裳天玄地黃之色土位西南南赤合黃而成纁故坤五曰黃裳衣上裳下乾坤之象說文曰

黃帝初作冕而世本胡曹作冕注黃帝臣又世本云黃帝作旒冕合誠圖云黃帝黃冠白帝白文故三禮

圖言黃帝黃冕也禮宗云黃帝深究物情始垂衣裳以化天下當是時素風尚近惟白布深衣齋則緇之

蓋以黃帝有也大戴禮孔子云黃帝斧黻衣大帶斧裳乘龍駕雲勤勞心力耳目是也世本云黃帝臣於

則作屏履房觀輦翟草木之花染為文章以明上下之衰

律衣褕展以為內服故於是有袞龍之頌

夏侯太初辨樂論龍

袞端璧瑞以奉天委珩牙以媯武是以衣裳所在而

兇惡不起易林坤謂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乃飾棺衾

以送死封崇表木以當大事棺槨久矣世以易九事

於黃帝非也劉向上言棺槨之作自黃帝始而史攷

謂禹作土塋以周棺湯作木椁易土塋又因禮記誤

創塋俵內傳云帝始讎按莊子云游島問於雄黃曰

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

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

其心勞其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

藏擊鼓噪呼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設鬱律戰國策

為魅崇爾以知爆竹鬱壘之設矣

鬱雷義同詳餘論說青烏記白澤以除民害而民宜之抱璞

精推步則訪稽牧講占候則詢風后窮神姦則記於

白澤相地理則說青烏二書今代有之而非矣

是吉凶喪葬靡不備也凡伎術皆自黃乃命沮誦作

雲書孔甲為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杜預云風后孔

有史孔甲八篇田天下已治百令具舉猶且卹然神

蚡習者黃帝始也

樂形茹用作戒于丹書曰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聞

過禍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

-5 135 45 915" data-label="Text">

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下一日百戰故作巾几之銘曰
毋弇弱毋俛德毋違同毋敖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
又著瑞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
敬者萬世乃命史甲作戒盤孟籩豆奩鏡劔履輿席
市杖戶牖弓矛一著銘詩以彌縫其闕凡二十六昔
成王並見大戴禮蔡邕銘論云黃帝有中几之銘孔
甲有盤孟之戒漢志有孔甲盤孟三十六太平御覽
後已

以爲夏惟口起兵惟動得吝乃爲金人三緘其口而

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夙夕念治瞿然自克是以

功高業廣而亡遘事世謂太公作金人昔孔子見之

王之言明皇帝所作皇覽記陰謀曰黃帝金人器銘

曰武王問尚父五帝之戒對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

民上搖搖恐朝不及夕故爲金人於是親事法宮觀

三封其口曰我古之慎言人也

八極而建五常素問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謂

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外喜

怒攻之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

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

其時著之玉版以藏靈蘭之室濟序演倉穀道基經云

倉穀者名

之穀仙行之不休可長久王莽篡位種五梁禾於殿

中各順色置其方面云此黃帝穀仙之術靈樞亦有

說推賊曹黃帝元辰經云血忌陰陽精氣之辰天命

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謹候其時則可萬全

素問謹候其時氣乃與期命巫彭桐君處方盥餌湔

能合色脉可以萬全矣

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胃瘧以下五十九刺詳素問

使岐伯嘗味百藥主典醫病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

焉故家語云黃帝嘗味草木又命岐伯雷公論經脉

旁通問難八十一爲難命西陵氏勸蠶稼月大火而

經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浴種夫人副稊而躬桑乃獻蠶絲遂稱織維之功因

之廣織以給郊廟之服皇圖要覽云伏羲化蠶西陵

氏始養蠶故淮南王蠶經云

西陵氏勸蠶祀天員丘牲玉取蒼漢舊儀云黃帝以

稼親蠶始此

各已

後已

泉山今雲陽通天臺也史記公孫卿言黃帝作清靈臺十二日燒可治明庭接萬靈甘泉也漢書云黃帝

郊雍上帝宿三月雍土積高神祀地于方澤牲玉取明之與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焉

黃員丘方澤皆取自然築壇除墀設醪醴制蘭蒲列而成非人力所為者

圭玉而薦之圭謂璧珠玉為圭山經尸子所謂吉玉七登之牀十絕之

帳奏函夾之官以致之而榜禋乎壽宮岐雷之醪醴七登牀十絕

帳及壇墀並見內傳封禪記云黃帝列圭玉蘭蒲席上然沈榆之香沈立香譜云以分別尊卑華戎之位

故拾遺記云軒皇使百辟羣臣受教者先列圭玉於蘭蒲席上然沈榆之香或以漢得休屠神祭不用牛

羊惟燒香禮拜為焚香出梵教令祭立五祀作其祝用之為非誤矣不知古燔柴即香也

嘏咸以數薦而山川之典禮為多命共鼓化狐作舟

車以濟不通車亦舟也越人謂舟為車地志故作舟楫化狐即貨狐說文作貨狄按古貨布

貨止作化命豎亥通道路正里候命風后方割萬里畫楚

分疆班固云分州周公職錄圖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始布九州置十二圖又見太一或占割

定之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靈之封隱焉後漢書云昔在皇唐

也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里南北傳言神靈之封七千此公孫卿假為申公說妄也劉恕外紀辨百里之

國萬區非是詳國名記命匠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五置而有市

市有館以俟朝聘之需班固賦分州土立市朝軒轅氏所以載帝功徐帖云經途

九軌還途七軌野途五軌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大戴禮及史記本作四監周大

司馬建牧立監是也大宰乃施典于邦國乃建侯牧其牧立其監牧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州長是

交獻而朝聘之事備禮記外傳夫黃帝之九牧倡教即周之六卿分職以倡九牧也

禮記正義以論語誤攷黃帝既有茄豐違命於是刑九州之牧則有朝聘是賓禮也

而放之而萬國服

茄楚地昔楚子州城州屈以復茄人是也或作茹豐誤玄中記云黃

帝軒之臣茹豐氏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是為扶伏民玉門外

經土設井以塞爭

端立步制晦以防不足八家以為井井設其中而收

之于邑故十利得

外紀十利本通典夏殷不易其制

辨九地立什一

什一之法天下之中正三代取民之制咸本之此

存亡相守有無相權是以

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分之於井計之於州

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

禮運言大道既隱而云以立田里說

者為三王時非也黃帝井法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外

紀誤云州十二師蓋因康成之說繆之矣

置法而不變俾民得以安其法

是以不使而成不扈而止策天命而治天下故天報

眉壽

唐裴舜云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咸以功濟生人德配天地天報之以眉壽

德澤深

後世故子孫皆以有土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

見申子文子子華子

自即位百年履地戴天循機提象不就物

不違害不善求不緣道法中宿而要繆乎太祖之下

職道義經天地別雌雄等貴賤不使不仁者加乎天

下故用武勝殘而百姓以濟紀人倫敘萬物以信與

仁為天下先是故法令明而上下亡尤

百年者號數帝在位七十

八年列子曰帝立十有五年喜天下之戴已又十有五年而大治又四十八年而登遐世云百年坤監百

一十年俱妄

不章功不揚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

然故物亡忿斂之心而人亡爭傾之患耕父推畔道

不拾遺狗彘吐菽粟而城郭不闕人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亡凶天地休通五行期化故風雨時節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莫莢屈軼紫房頰莖史不廢書海不揚波山不愛寶翠黃伏楅茲白戀阜焦明嚙阿而龍麟擾於階除日蟹虹螿禹蛄牛蟻黃神黃爵白澤解薦府亡虛日是以九瀛仰化諸北貢職楊裘

秬鬯貫匈長股莫不來庭而依朔

或曰德而已矣世之言符瑞者妄也

曰德義也符瑞命也言之受命者蓋嘗有符瑞矣古之人因其有而存之所以著命之不可以干然不敢後者亦義而已矣尸子云四夷之民有貫胸者乃撫深目者長股者黃帝之德皆致之諸瑞在音義
萬靈度四方乘龍而四巡馬八尺東薄海禪凡山道十

志沂山縣之沂山也寰宇凡山在青之益都郡國志云黃帝封泰山禪凡山即此公玉帶云黃帝封泰山風后封東泰山禪凡山或東泰山即沂山漢武以其卑小祀之而不封者又靈武亦有東泰山在河東之北非
西逾隴欵笄屯即鎮戎之空同山俗呼雞頭水經云大隴山之别名又臨洮亦

有空明山二山各有廣成廟故太史公南入江内沙

熊湘南方亦多故迹永初山川記永寧有黃帝鍊丹處張氏土地記東陽永康南四里石城山上有

石城黃帝游此而黃山皖公縉雲北屆淳碣南臨玄

扈玄扈者石室也臨洛水河圖云黃帝坐於玄扈之閣合誠圖云帝坐玄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

觀鳳凰銜圖置前帝再拜受黃帝錄云在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之鳳銜

圖至帝前黃玉為匣署曰黃帝詔司命集帝行錄開之其文可曉宋書云黃帝坐玄扈洛水上有鳳集銜

圖置帝前黃玉為匣世紀言帝齋宮中作玄扈鳳止東閣也今商之上洛南有玄扈山寰宇記洛南縣西

北百里 乃開東苑 帝曰余每之東苑未嘗不感去之則復亦見靈樞 後中宮詔

羣神授見者齋心服形以先焉 羣神謂諸侯五等 作

清角樂大合而樂之鳴鶴翱翔鳳凰蔽日 握河紀云堯即政七

十年鳳凰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題象鳳巢阿閣白虎通云黃帝時鳳凰蔽日而止於東園終身不去

禮瑞命記云黃帝服黃服戴黃冕齋于宮鳳蔽日而

來止帝園食竹實棲梧桐終不去詩外傳云黃帝即

位宇內和平問天老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冕齋中

宮鳳蔽日至帝降東階西面再拜乃止東園集梧桐

終身 於是合符於釜山以觀其會 合符者合諸侯之

瑞傳所謂黃帝合而不死者釜山覆釜山也昔魏明

元獵牛川發釜山臨儼繁之水而南觀乎九十九泉

是矣在荆山之前帝鑄鼎處索隱乃引郭子橫說以

為在東海中妄也大抵儒生言三五事類引之渺茫

曠絕不可致知之所如拾遺記黃帝厭世於昆臺乃

鼎湖之峻處爾而說者必以為崑崙北有覆釜山故

綿上有覆增山今維之北海漑源山亦曰覆增見漢

地志寰宇記舊名塔山其形如塔水經漑水源出塔

山者今青之北海東南六十天寶六 采首山之銅鑄

曰漑源故凡不近人情者皆非也 亦

三鼎於荆山之陽以象泰乙能輕能重能瀆能行存

亡是諛吉凶可知武豹百物為之眡火參鑪 史黃帝鑄寶鼎三象

天地人瑞應圖云以象三才陽極于九故聖人攝其數而云九鼎覆釜山在緱氏首山在蒲坂荆山在湖

城世謂襄陽若緱

雲之荆山者失之

八月既望鼎城死焉 五行書帝以

甲戌日崩一

云戊午孔子曰亡而人用其教是死也世言黃帝鼎

成乘龍上昇此秦漢方士之言爾按劍經言黃帝鑄

鼎以疾崩葬橋山後五百年山崩空室無尸惟存寶

劍赤舄是神仙家亦謂黃帝有死矣又列仙傳云黃

帝自擇亡日至七十日亡七十日還葬於橋山故莊

子曰若人者將擇日而登假而儒者反惑之有上昇

說著在

葬上郡陽周之橋山 慶之華池西翟道山寧

發揮

各已

後已

卷五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也郡縣志云陵在山上風土記陽周所有黃帝陵在子午山上今塚存大曆七年廟按混天記黃帝葬南陵山南陵也故莽曰上陵山而神鑑謂黃帝葬南甲山則首向也思玄注云黃帝葬西海橋山地志亦謂山有黃帝塚史記武帝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於橋山元魏諸帝亦數祭焉後魏書文成東巡涿鹿祠黃帝祭橋山觀溫泉幸廣甯泉今在上谷東南二十里九域志橋山又有軒轅太子陵廟而媯之懷戎川橋山有黃帝葬及祠焉 其臣左徹感思取衣冠几杖而廟像之率

諸侯而朝焉七年而立子

九域地理志成州有軒轅廟晉周生招魂議云黃帝

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葬之扶微誤也汲書云左徹乃立顓帝亦非

年百十有七

或云三百宰予以問於孔子

子人賴其利百年用其

教百其威其嚮年曰三百年也

見大戴禮五帝德榮伊之令也故列子云百姓

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立后三妃以存靈憲彤史小臣以備內官

以教天下之內治

大戴禮立四妃一后三妃也

子二十五別姓者

十二

為姓十一

祈酉滕箴任苟釐結儂依

荀國語史記皆作句非及

二紀也

青陽夷彭

餘循姬姓

古書大概可質然不容無繆國語言青陽與夷彭同為紀

姓是矣而又云青陽與蒼林為姬姓則非也夫姬姓乃玄囂而非青陽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十二人為十一姓餘十三人皆姬姓也今乃云惟二人同于黃帝者為姬姓其得信邪且昌意玄囂蒼林揮皆姬姓者豈惟二人哉 元妃西陵氏曰儂祖

儂雷省非是集韻儂祖

生昌意玄囂龍苗

昌意就德遜居若水

為力偽切非 辯昌出昌意則昌或始封也然任後自有昌

有子三人長曰乾荒次安季

悃乾荒生帝顓頊是為高陽氏

有本紀言安處西土後曰

安息漢來復者為安氏延

史傳謂安祿山出於昌意之子安妄也按祿山本日

輒落山實本姓康母阿史德氏為覲禱輒落山生之
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延偃以來依安道買乃冒姓之
其山虜謂之戰鬪神舊書猶云突厥謂鬪戰以為輒落山

李氏唐賜袍玉抱困遷真為武威李北土後為党項之辟為拓跋氏拓跋之說不一詳餘論至鬱律

二子長沙莫雄次什翼犍初王于代七子其七窟咄

生魏帝道武始都洛為元氏十五世百六十有一年

周齊滅之十一世十五帝有党氏奚氏達奚氏乞伏氏紇骨

氏什氏乾氏烏氏源氏賀拔氏拔拔氏万俟氏乙旃

氏秃髮氏周氏長孫氏車非氏兀氏郭氏俟亥氏車

焜氏普氏李氏八氏十姓俱其出也八氏細封氏往利氏費聽氏頗

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跋氏十姓者兄伊樓氏婁氏丘敦氏敦氏万俟氏俟氏叔乙旃氏為叔孫

氏屬車輓氏為車氏也後魏改元覽為元氏大武賜

秃髮偃檀為源氏周閔賜周瑤為車非氏又是云氏

者任城王子避難是云家而姓至隋而復景元氏者

出自景昇冒姓乃元載之祖而郭崇播党氏賜也它

詳餘論拓跋思敬鎮夏以討巢功賜李姓有拓跋仁福

者為番部都指揮使亦從其姓將吏迎為州師開平中

子彛超彛興繼有夏銀綏宥地彛興事周為定難節度中書令曲平王其

後光獻繼筠等承襲服叛不常玄囂姬姓降居泚水史記元囂降居江水即泚

水今之湍泚水大戴禮青陽降居泚水又誤以玄囂為青陽也生帝譽是為高辛氏

有本紀言龍苗生吾融為吾氏吾融生卞明封于卞為卞

氏郭璞云卞一作弔蓋古卞字故司馬貞作算明爾史索作苗龍融吾皆非卞明弃其守

降之南裔生白犬是為蠻人之祖見大荒北經白犬乃其名若前氏之

各史後已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奴虎狔之類非實犬也槃瓠之說蓋因乎此有辨見

發帝之南游西陵氏殞于道式祀于行本紀云帝周

祖死于道命次妃嫫母監護始置防喪今之方相也

漢祀行神以西陵氏成在江夏韋昭國語注云西陵

氏即方雷妄矣按世紀方雷氏生青陽大戴禮西陵

生玄囂不云是方雷而人物表西陵氏乃在方雷之

後蓋世以史記繆謂青陽為玄囂以其始蠶故又祀

先蠶比齊季春祠先蠶黃帝氏後周皇后祭先蠶西

陵氏唐月令以為天駟天駟馬祖非先蠶也

先蠶猶先飯先酒皆祀其始造者且蠶婦事亦不得

為黃帝漢世祠苑窳婦人與寓氏公主亦後世之溢

典次妃方纍氏曰節生休及清休見休繼黃帝者也

是為帝鴻氏有本紀言清次封清為紀姓是生小昊有本紀言

次妃彤魚氏生揮及夷彭彤魚世作彤雷夷彭世作

為蒼林妄矣姓纂更謂青陽生暉鼓唐表以揮次十

揮為少昊第五子尤無據蓋般爾非暉云

五王造弧矢及司率咎受封于張為弓氏張氏陳子昂張

氏銘軒轅錫胤弧矢崇威是也姓書謂李氏灌氏李

主張羅記謂為弓之長而姓張俱妄李氏灌氏有

玄慙惟簡玄慙見英華九百六叱羅氏周氏張羨東

十五灌夫父張孟皆本張氏子照復之

方氏朔父張夷字少平母田氏遺腹生之三日母卒

母洞冥記朔母田寡夢太白臨之而娠羞之曰人將

棄我乃向代郡之東方里以五月朔旦生之因姓東

方而名朔亦見時鏡新書仙傳不得其繇而多夷彭

妄說風俗通姓纂云伏羲後云出女媧俱妄

紀姓其子始封于采是為左人有采氏左人氏夷鼓

氏國語秦有夷彭思宜氏姓英賢錄云黃帝子次妃

嫫母謚云第四妃即嫫姆兒惡德克帝內之曰屬女

各已

復已

二

三

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襄雖惡何傷是生蒼林禹陽

任出禹陽而奚仲等皆任姓有自來矣或作萬乃莒字唐表作禹陽繆禹陽最少受封

于任為任姓唐表又云謝章舒洛昌契終泉卑

禹皆任分也十國後各以國令氏遇即禹見潛夫或作過非姓書謂泉出全

暉封白水為氏妄也高麗王禹號生禹京徭梁儋人

為蓋蘇文氏殺文乃泉氏禹京即禹疆或作偶非字音虞郭為語龍切山海經黃帝生偶號偶號生偶京又云帝俊生禹號皆非梁簡文云黃帝孫

莊注玄孫也京居北海號處南海是為海司有禹

強氏獲大荒東經強北海神海外經云黑身首乘兩龍歸藏云穆王子筮卦於禹強故莊子云立

乎北極疏云與顓帝並儋人任姓生牛黎即今儋人黃帝之孫得道為水神故儋近有黎徭梁生番禺禹是始為舟番禺南極海生奚仲

奚仲生吉光是主為車建侯于薛或云禹湯十二世生奚仲姓纂黃帝

子弟十二人以薛為姓一為又十二世仲虺為湯左

相始分任大戊時臣扈武丁時祖已皆國薛竹書梁惠成三十一年邳復遷于薛歐文忠薛簡

肅懿虺遷邳而仲虺留居薛祖已七世成遷為摯有女歸周是

誕文王逮武為世復薛侯後滅於楚杜云歷三代六十四世齊威公

時嘗紂為伯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仲遷于邳仲虺居薛則仲亦居邳為薛

氏藥氏且氏祖氏奚氏嵇氏仲氏摯氏執氏疇氏伾

氏丕氏邳姪氏李氏廷珪本姓徐氏光裔光祚乃

母嫁徐延瓊遂姓徐終古夏太史乘亂歸商為佟氏謝氏謝之

後又有射氏大野氏後魏賜謝總大野氏然閻氏亦嘗為此氏歐文忠謝絳銘云黃

後已卷五 二二四

帝後任姓十族謝其一也至詩嵩高始言蒼林姬姓

宣王使召公營謝以賜申伯蓋始失國

生始均是居北狄為始氏西經黃帝孫始均生北狄漢書又以蒼林為高陽云

昌意之子結姓伯儵封於南燕後有吉氏姑氏孔氏伯

本結姓傳多作姑蹶父姑姓讀尹吉之吉衛孔氏出於姑密須闕允蔡光敦偃燕

魯雖斷密雖皆結分也四國箴濟及滑箴姓分也後

合以國令氏見潛夫斷氏世本作段非密雖二有虞

氏作封帝之後一十有九侯伯禮記外傳其得資者為資

氏鄧氏得郟者為郟氏輔氏姓書又有媯云黃帝後音虎得虔者

為虔氏鄧名世以虔在十四人中非得寇者為寇氏口引氏劉氏

劉封本羅侯寇氏子先主養之後魏賜寇携口引氏一曰若口音辰然姓書寇出蘇忿生姓源黃帝後忿

生或云出康叔皆非國于酈者為酈氏儷氏食其氏侍其氏其食

玄孫賜食其胄孫武國于翟者為翟氏糴氏狄氏晉滅翟姓書又有酒氏

于詹者為詹氏自詹移葛則為葛氏詹葛氏葛伯國英賢傳

詹葛有熊氏之後姓書謂諸葛訛為詹葛繆矣葛伯非羸姓髡民依之分狂犬任

之種也後武王克商求封帝之裔於薊以復契契薊本同

蓋周始又有薊氏橋氏喬氏陳氏姓纂橋山支孫守豕者為氏喬氏狀

云本橋氏黃帝後按二姓周出蔡邕喬仁碑云黃蒼

林氏有熊氏軒氏軒轅氏陳氏姓書有軒有軒轅云出軒轅又有頡氏云

出蒼頡若是野哉按二姓皆鄭出古雖有軒轅氏唐雖有軒轅彌明必不出之云出黃帝後世依彷彿而託

之洛之後又有落氏雒氏姓書洛氏為闕之後又有

各也後已表五

監氏

史監止

密須之後又有須氏舒

後之

又有舒子氏紀

氏

紀邁本姓舒

贊 稽古齊睿崇黃紀雲秉籙

得一奉宸并謀兼

智稽功務德立監興賢命中建極推策設部體統陰

陽訪咨岐雷爰敘五常史垂世勸車陳大路鼎樂雲

門克諧調露袞衣棺衾兇惡不起井設什一城閭士

闕去殺勝殘九瀛仰化澤被生民祚衍天下

黃帝紀上

後紀卷第五

路史十四

以詆名已也鄙語曰厲人憐王斯不恭之語也雖

然不可以弗察也亂常犯上固皆小人之爲然其

所由來未始不有以實其暉民者君之天也天能

違乎舜禹之得天下非天與之民與之也桀紂之

失天下非天取之民取之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讐

此民之通言也凋墮之民自攻風沙之君募耕之

夫能滅疆暴之秦烏在乎勢位之凝哉騶馬繻以

胡公內之貝水邴戎閭職戕懿公于囿竹李兌餓

主父于沙丘百日殺之淖齒擢潛王之筋于廟一

昔而死怨也昭宗溺昏醉而妄喜怒劉季述排攬以出幽錮之少陽院梁武泊宗廟而佞浮屠侯景更欲捽縛之爲太平寺主劉曜旣役所事晉懷青衫行酒而劉聰亦叱孝愍執戟前驅是皆已甚然亦未有不先詆其過甚矣扼其吭者也隋煬汰侈荒淫卒見雉于宇文士及而被庭人復棺之牀第唐莊褻習優猱竟招射於俳郭門高而五坊人又焚之樂器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是以聖人春秋於弑逆必謹書之微則書人示人之不可欺衆則書國示民之不可違也弑必書君而蔡侯吳子則不君忽暴客狎刑餘濁斯濯足不戒履霜之漸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蚩尤之亂以臣逐君雖其暴惡之尤然亦參盧之急政有以取之也四海之間善則吾蓄不善則吾讐此尹逸所以戒成王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君無尤焉此言何謂邪由此語之厲雖憐王可也嗟夫君人得聞此言則寢不瞑食不旨尚何縱欲貪酷之有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夫誰舍之晉平公曰予無樂乎爲君也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黃帝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五十者知命之年而易者窮理至命之學也以知命之年爲至命之學可以無過矣而必曰可無大過是則小過者聖人猶未敢自必其無也是故過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人誰無過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義之所修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斯聖人之所憂也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審于衆予違汝弼豈若小人之耻過作非又從而文之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非無過也所過者化不俟終日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食更而日愈明過改而人益聖此聖人之所以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善改過者聖之資也始雖昧而今明初雖慝而今臧吾何尤一過改而一益起矣昔者太甲之自艾猶夫人也而周公贊之衛懿公之復國猶夫人也而君子貴之善補過也若楚子虔聞右尹之言乃揖而入當饋不食數日不能以自克以及於難故孔子曰克己復禮仁也楚靈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溪乎

右尹子革子虔靈王

黃帝之初志於求僊養

正命娛耳目愛民而不戰乃放萬機舍宮寢而肆
志於昆臺發軔紫宮之中投策鍾山之下登空同
陟王屋陞鴻隄而入金谷車轍馬迹半於天下於
是四帝共起而謀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當此之
時民幾再嫁而非黃帝之有矣然而黃帝克自抑
畏剋迹遊馳卽營壘滅四帝而有天下則克已而
已矣子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夫世固有
大無道民心已離一旦翻然克自抑悔人猶懷之
至於死而不忘漢武帝唐德宗可謂迷復者矣輪
臺之命奉天之詔非必盡實也一日而播告上首

之蟲靡不爲之感泣而知戎寇之不足平卒以自
保其國言發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著乎遠匹夫
爲不善一念之悔固有言未脫口而菑變爲之消
弭者况稱孤之客邪易危之安轉亡之存夫又何
難之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以黃帝之神聖一念
之差猶幾至於不免而代之人乃至耻過飾非聞
諫則咈曰吾爲盡善豈不大悖乎聞黃帝之事其
亦少知戒哉

路史後紀卷第六

宋廬陵羅泌纂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黃帝紀下

帝鴻氏

帝鴻氏釐姓

帝律生帝鴻是為帝休

山海經云帝律生帝鴻

黃帝之字也杜預以帝鴻為黃帝陋矣

毋方纁氏

即方雷故鬱纁亦為鬱雷詳少昊紀

感

掖晶而生生而多祥黃帝厭帝休是立

于寶革命論云鴻黃世及

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是帝鴻黃帝為世及者顯矣何得以為黃帝哉史記黃帝舉風后力牧常

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生死正朔服

度一仍黃帝之故故亡思亡為不慮不圖而臻至治

治四十有七載卒葬雒雒之鴻冢是矣在秦漢皆列

祀典鴻冢即大鴻冢即帝鴻也史漢書說者更以為

帝之鬼容丘益非按今冢在雒以知所都亦不遠黃

都也生壽麻之國生白民及嘻嘻生季格西荒經云南岳娶州山

是為白民之祖紀言白民銷姓降居于夷

是為白民之祖是東南南夷與白州相接天寶軍錄云

其別為防風氏守封禺之間寰宇記嶠山在武康東

都氏之釐姓至商為汪汭氏漆姓夏為防風釐姓商為

蠶漆姓云即周之長狄故鄧氏辨證文十一年得臣

敗狄傳遽以為長狄又云彼瞞由是遂亡預謂長狄

種絕謂防風子孫為長狄大人妄也外傳謂仲尼言

有汪氏罔氏汪汭史作汪罔說文作汪芒姓死云江

出汪罔氏景德四年西而縉雲氏亦帝之胄也謂

夏主趙德明之母罔氏卒而縉雲氏亦帝之胄也謂

縉雲黃帝之官非史註縉雲氏姜姓炎帝之裔黃帝

皆以為黃帝氏妻土敬氏曰炎融遺腹而生驩頭為

堯司徒汲冢書弁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之人謂之

侁侁堯放之于崇山崇山在澧之慈利縣有驩兜冢

世皆謂驩頭者驩兜也以狐功輔繆亡其國狐功驩

臣生三苗氏北經云顓頊生驩頭驩苗民長齒上下

相冒

崇寧五年蔡京修第於河北得瓦棺十數其骸皆長丈餘顛骨不圓而櫛牙如犬牙下冒其骸

時謂捺牙按述異記苗氏長齒上下相冒蓋當時自有此一種人虞氏瓦棺則其時所瘞也高辛

邦之

緇衣正義云高辛之諸侯啗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

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

下之人以比三兇謂之饕餮

山海經顓帝生驩頭又云蘇妻遺腹生驩頭驩

頭生苗民故世以苗民顓帝之後果以遺腹則驩頭為禹之弟而苗民其猶子也堯試舜時禹纔十歲何

繇有弟若姪暴恣為亂且苗民釐姓明甚而黃帝子

姓第七為釐苗民為驩頭之子而驩頭為帝禹之後則知驩頭縉雲之為釐姓審矣傳言三苗為縉雲氏之子蓋驩頭猶襲縉雲之號也往古之事亦可知

堯竄之于三危河西諸羌俱其類也

三危在焯煌詳國名記傳三苗

與防風同出是也范曄西羌傳乃謂西羌本出三苗姜姓之別炎帝之後姓纂從之繆矣此河關西南羌

也隋書以党項宕昌白狼皆三苗後益非

虞之吳禹三載苗民逆命昏迷

自賢反道敗德斷制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為劓剕

椽黥以亂亡辜練抑惟刑民棄弗保天降之咎俾禹

徂征而猶負固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而苗格遂分

北之其餘入于南海者為驩朱國

朱兜聲近外國圖郭璞詳矣三苗之

君蓋入仕堯朝其國仍故是以既竄而苗復叛傳言三苗所以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

右彭蠡之水也蓋江鄂之境

後有鴻氏洪氏縉氏縉雲氏

纂文驩

氏滿氏瞞氏曼氏蠻氏

曼蠻同音故說文音蠻為滿風俗通云瞞氏荆蠻之後本

姓蠻其裔隨音轉改為瞞也

長狄氏

纂

防風氏

任昉云吳越防風廟其神作龍首牛

耳連眉一目足長三丈南人姓防風氏即其後皆長大越人祭之奏防風樂截竹三尺吹之如犬嗥三人

各

後已

三

被髮而舞

危氏元氏

竄三危後爲危氏錢塘危氏改爲元仔倡全諷之子

士有患博非博之足患所患者寡要而已適千里者睨遙途而惑躡道山者見插架而懣甚矣書文之病人也噫學者旣病夫書文矣余顧又欲病之邪帝鴻氏繼黃帝者也而說者以爲黃帝何邪以五帝位無地以置之也虞氏之先有幕而惑於史記所敘之世者無地以置夫幕也遂以爲之虞思而不暇顧是皆學者沈繇之意病也按春秋運斗樞以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代而班氏人表旣敘帝鴻于炎帝之前矣豈得謂黃帝哉于今

昇曰柏皇稟陸而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是則鴻黃爲世及者信矣雖然亦有以致其疑者昔者文信侯引黃帝告顓頊之言曰大員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而鬻予謂顓頊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有天下汲書亦云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三書世少見信然史記亦言黃帝崩而昌意之子高陽立少昊且無况帝鴻耶此鄭康成於書中候所以依運斗樞以帝鴻爲五帝而乃指之爲黃帝也

勅省圖云德合五帝

坐者稱之今實六帝而云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 余觀內簡黃帝經黃

帝後歷四世乃至顓頊設不之信則少昊為世八
十有四載顓頊何由事黃帝哉此其不足疑者然
班氏置之炎帝之前則又失之

帝魁

帝魁氏大鴻氏之曾孫也母曰任已感神而生魁已

二姓世多一之孝經鉤命訣云任已感神生帝魁故
康成云任已帝魁之母而春秋鉤命訣作任妣傳者
繆也夫任乃太昊之後黃帝封之為已姓而妣氏夏
始有非任之受姓又宋衷春秋傳云魁黃帝子孫而
康成李善俱以為神農之名尤踈蓋以炎帝後亦有
魁爾既云炎帝俄復指為神農故御覽又引任已生
帝魁魁古書之
誤大率如此 昔孔子求古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

之書是矣說者以為神農非也

傳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有史
記從政之錄帝魁以來訖於秦繆除禮樂之書三
千三百有四十篇夫子刪之斷自舜始所存者百
篇而已典有五而軼其三墳有三而不存其一則
知記注之興文字之務時代有之其闕逸可勝慨

邪一云二千二百三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
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

故漢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為緯者附之鄭云異
者二十在大司徒大僕正平事不經矣鄭依書緯
與百虎 余為此書蓋未嘗勉為之說而推合之其

義正同 足以垂示後世亦不苟求為異也昔者夫子贊易

自羲炎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湯武而下
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豈無意邪然自羲炎而上則
有所不書何邪豈非羲炎堯舜者人道之極摯而
出乎其前者卽羲炎黃帝而可以知之歟抑其教
多本於神明懼後世不稱而有求歟亦豈於世有
所疑歟予爲此書以學猶欲知也予豈妄逆譎調
以誣於人也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予聞
昆侖矩縷宛委防山有黃帝之書空同祝融有唐
帝之碑泰山箕山青城海隅有古帝王文字霍潛
嵩岱衡華栢山會稽空同雄耳碣石等處皆有禹
所記焉天其使得歷而訪之以詔於當來乎

黃帝紀下

後紀卷第六終

路史十五

路史後紀卷第七

疏佗紀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小昊

小昊青陽氏

少昊幣文作小紀姓 世紀青陽姬姓古

姓非春秋諸紀系出可見 名質 周書亦作小顛 正五帝之官因名曰質質贊同故

史傳多云名繫而以 是為挈 世紀云少皓名摯亦見

為高辛之子誤矣 契 本作契乃契刻字故季代曆云少昊名契或云名契

漢淪志契苦計切而契刀文正作契汗簡直以契為 契然質在周書若 其父曰清黃帝之第五子方僕氏

各已

後已 卷七

一 二

之生也

累儻燦燦間本皆從晶以音雷隸省從田大戴禮燦燦祖生昌意方雷生青陽而史記玄囂亦

雷祖所生然史以玄囂為青陽則非也青陽少昊之父也故帝德攷云青陽之子曰摯而曹植贊少昊云

青陽之裔則少昊為青陽之子信矣蓋少昊亦號青陽帝王年代紀以少昊為帝青陽故世誤以為一人

辨見 胙土于清是為青陽

清在鄆故樂平漢高帝封宮中同為清侯國大戴禮

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云青地也一曰青陽屬鄭杜云榮陽中牟西清陽亭是按清有四詳國名記然雲

陽本曰青陽昔荆獻青陽以西于秦者今長沙蓋帝之始封亦錄清音二地一名少昊父子同以為號或

少昊襲先封之名以來雲陽猶商亳楚郢重名者今其後裔猶曰青陽可見知少昊非黃帝子者毋異也

元為紀姓

蓋初得紀而為姓

配于類氏曰娥居河之微逆星

流槎奏便媚之樂樂而忘歸震而生質白帝子也

拾見

遺寶積等記曰星娥一作皇娥處於璇宮夜織撫臯桐梓琴與神童更倡白帝子太白也因有桑中之目

多過實 既生其渚為陵

地有興廢各因其時休于云少昊生於稚華之野其渚一

旦為陵鬱鬱葱葱焉此亦關軸轉動而發者有說見餘論

秀外龍庭月縣通頤襲

青陽以處雲陽故謾號以青陽亦曰雲陽氏

攷古帝王皆兼

所興之地以為號張晏云少昊之時天下之號象其德顛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始以所封

之地則 以金寶歷色尚白

邢昺論語疏云女媧尚白神農赤黃帝黑少昊白高

辛亦高陽黑陶唐白有虞赤此以三正言之非五運之所尚

故又曰金天氏

金西方之

行世以號之如西岳之號也洪慶善云以金德王白精之君

惟能任道不事心不

動力遠憲大昊而乘西行是稱少昊

南方火北方水水精火神故夏

曰神農冬為顛頊東西二方春秋二氣之中其氣昊淑故歐陽書四天春昊夏蒼蒼九野東蒼西顛顛

皓昊皞同昊者高廣以和之謂也有太少爾爾雅春蒼夏昊特取其大洽聞記言夏炎冬昊則差矣禮志

云西方少昊譙周云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者小之文古字只用小 其卽位也

五鳳適至而乙遺書 田侏子云少昊之時赤燕一羽而飛集戶遺其丹書五鳳見春

秋內 故爲鳥紀鳥師而鳥名 後魏登國中嘗以鳥名 樸遠師少昊者夫 乙鳥氏司分伯趙

典墳鳥官創置豈關鄰子之言哉 乙鳥氏司分伯趙

氏司至蒼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董之以

爲曆正 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鷦以夏至鳴冬

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 五鳩五雉篤九雇之利祝鳩

氏司教且鳩氏司制尸鳩氏司空爽鳩氏司寇滑鳩

氏司事五鳩糾民者也 司教則司徒司制則司馬也

鷦別故司制尸鳩鳩均故司空爽鳩爲鷹擊故司 寇滑鳩鳩鳩多聲故司事司事納言之職穎達以爲

營繕之事非也營繕有司空矣 五稚用五工正利器

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鸚稚攻木之工笛稚搏植之工

設色之工稚性介 九雇爲九農正教民事戶民亡淫

者也 戶止也雇取其義 晉貨志云昔在金天勤於

收斂冬雇於焉蓋藏 蔡氏云春雇氏鳩鳩趣民耕

種夏雇氏竊玄趣民芸除秋雇氏竊藍趣民收斂冬

雇氏竊黃趣民蓋藏棘雇氏竊丹爲果毆鳥行雇氏

啻昔爲畫毆鳥宵雇氏嘖嘖爲夜毆獸柔雇氏竊脂

趣民養蠶老雇氏鳩鳩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各

隨時宜而督勸之賈逵樊光說同獨斷云少昊致九 農之官是也 民事既正乃法度量調氣律行二十有 頌鷦猶分循 八宿 天祐紫微經云少昊明二十八宿 十二月以爲 元而民事定 宋志云黃帝高辛夏后以十二月爲正 少昊唐商以十二月高陽虞周以十一

各已 後已 卷二 三

月所謂三正之說然以昏中攷之則亦四時為正爾正在人時在天王者有改正之文無改時之實人事定也有三正 既處甘泉 甘泉古之雲陽北西與西近說見發揮 宜為少昊之都詳時紀雲陽

氏 于是興郊禪崇五祀 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義炎以循守董氏錢譜引世本云少昊黃帝之子名契字

青陽黃帝歿契立王以金德號曰金天氏同度量調律呂封泰山作九

正都邑肇車牛 古史攷云黃帝作車少昊略加以牛

泉之樂以鳥紀官 禹時奚仲駕馬更廣其制然馬駕黃帝有矣肇車牛謂服賈之車 作布貨以制國用

李錢譜異布一種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好面有已舌少三字已化字少字舌金字又董譜

一種面文川昊帝昊字也幕 於是通窮拒瘞老老慈文作公董以已為帝字非

幼恤孤合獨然後矜寡窶極瘖聵跛躄扁遽握遞者

偕有所養立史官 內則五帝 尊者老修其方而天下有史官

治 炎黃以來皆有養老記曰凡養老五帝 不釐景命 憲憲者法其德義養其氣體而不乞言

放準循龜是故天用大戒久而不亂人亡疵厲鬼亡

靈響百工法而亡僞而奇術怪行亡敢煩言孟行以

過其情遇其上者守故常抱雌節生而不有為而不

恃是以垂象著瑞后土錫符長庚輝日五色山金鳴

澤銅益諸福之物必至 體白帝也故長庚曜明尸子云日五色至陽之精象君德

也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按易傳聖王在上則日光明五色具禮斗威儀以為政太平

則日 爰書鸞鳳 見書斷字源 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 五色 等作鸞書

川之風 通禮義纂云建鼓大鼓也少昊作之為眾樂之四足曰足鼓 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 蘇上下是曰

出隨音樂志 復已卷七

九淵

世紀少昊樂曰九淵文選隨晉書唐文集皆作九泉避唐諱

龍山鳳水日五

色雲從龍之章也

日五色亦見田俵子故唐李程擢宏辭以日五色賦後浩虛淵亦以此龍山鳳水以龍鳳瑞故作之

實積記謂有山屈如龍妄矣 德廣遠而樂時節是

以遠服而邇不遷鞬鞞旄人獻其羽製寶縹苞斐亡

遠弗届

田俵子云少昊都於曲阜鞬鞞毛人獻其羽裘渠按之人服禹之德獻其玕裘毛出五采

孫氏瑞圖云王者奉五行教民種植以時則渠按來獻裘德茂盛不耻惡衣則四夷獻其白裘 在位

八十有四載落

世本年百有一 世紀在 葬於雲陽 見世紀遁

甲開山圖蓋歸葬於始封之國今在茶陵之露水鄉攸縣界生鐵成墳予游炎陵訪之圖謀俱云是黃帝

陵鄉俗謂為軒轅皇帝墳不知也

其神降于長流之山主祀於穩是

司反景故傳又偁西皇

騷經云詔西皇使涉事西山經云積石之西二百里長流

之山其神白虎少昊居之實惟員神隗氏之官是神也主司反景亦見世紀今臨胸有熏治泉源麓之側

有祠曰治泉祠廣雅以為金神之祠謂之清明斯少昊所降也酈善長以為古理官所葬故昔人謂治獄

參軍為長流誤矣 都亏小顛 顛地也故周書云命蚩家訓作長雷亦非 尤宇于小顛宜在西方

梁讎之域以故昊皓皞姓多出西方然靡究其所遠游章句云西皇所居在西海津拾遺記窮桑者西海

之濱蓋近西也故咸陽為雲陽漢甘泉宮武帝立太時平王之元年秦為諸侯至襄公自以居西垂主少

昊之神乃作西時祠白帝後文公東獵汧渭卜居之吉乃夢黃虵自天而下曰屬于鄜衍於是復作鄜時

以三牢 以牢窮桑故亦曰窮桑氏 見世紀賈逵云處窮桑以登帝天下

號曰窮桑帝寶積記一曰窮桑氏一曰金寶氏一曰桑丘氏是為白帝然非河圖圖所謂白帝朱宣也 或

云曲阜鹵是以云小昊之虛

曲阜無攷世紀以為都徐州蒙羽之野奎婁之

次晉志云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因傳與世紀也曲阜魯城中小地名也有空桑說別見前紀元

妃生倍伐降處緡淵既封蔑為蔑氏夏后世衰有緡為桀所克有倍氏緡氏倍伐或作代見山海經次妃生般音磐為

弓正是制弓矢主祀弧星封于尹城世掌宮職尹耆事唐為尹氏周宰尹亦為尹氏非有子曰昧為玄冥師是生允

格臺駘俱臣高陽水經云注引左氏以臺駘為實沈後非駘宣汾洮障

大澤封于汾川沈妣蓐黃實守其祀有臺氏沈妣蓐

辱之氏沈妣蓐黃四國故鄧名世云妣乃國名允格封都寰宇記世本允姓國有

子都姓虞帝投之幽州是為陰戎之祖後金天氏之

裔詹桓伯云先王居櫛机于四裔故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杜預以為陰戎與三苗俱竄三危後世因謂出于三苗通典等以駒支為瓜州允姓戎非也按宣子語駒支云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此自羗姓

為秦所逐者左之繆巳氏格氏戎氏允戎氏戎州氏皆允類也

都楚滅之十道志云戎本國號巳氏其姓今楚丘巳氏城也輿地廣記云謂昆吾後別在戎者周衰入居此僖廿二年陸渾戎遷伊川允姓戎遷渭汭傳以秦晉九州陸渾戎為允戎之散亦非也按國都記魯衛間戎為昆吾之後云重熙修該帝之四叔也佐高陽氏高辛氏

衰五官失守堯乃復育重氏之後義仲義叔俾世守

之有義氏重氏義和異出世不能別呂刑傳云重即義也黎即和也蓋義和亦曰重黎帝堯所命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孔安國班固皆云義和其後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義重後和黎後也

帝之入立也其屬有更于青陽者厥後疆力侵尋四伐重氏苦之而遺之妹或不治大臣爭棟遠近相

襲而青陽遂分有青氏青陽氏漢有東海守青陽倍東海王尉青陽精蜀

唐道母青陽氏風俗通云黃帝子孫始姓之初帝裔

子取高陽氏之女曰修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女曰

華生繇繇本再生者今作陶同本音由易林遯之既

囚而禮記喜則斯猶先儒亦為搖讀謂秦人猶搖聲

相近小顏漢書讀繇皆為由惟臯繇正五刑為弋昭

切未之攷爾繇生馬喙忠信疏通功而敏事漁于雷澤虞

帝求旃以為士師繇一振褐而不仁者遠繇生於曲

云少昊四世孫世以秦紀言女修遂謂高陽之後鄧

名世猶以李羸出高陽不知攷也馬口見論衡故今

繪獄主為馬頭淮南子作鳥喙元命苞云鳥喙子宜誤乃立狴獄造科律聽獄

執中為虞之氏而天下亡寃封之于臯是曰臯陶風

通云各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關諸百王不易

之道故傳子曰律者臯陶之遺訓漢命蕭何廣之後

漢張敏議云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

者也急就篇云臯陶造獄呂覽云臯陶作刑而世本

云陶制五刑非也六藝論言符瑞與中侯最詳如臯

陶於洛見黑書等事亦見詩疏如解豕事有說別見

餘論虞禪禹禹與之臯辭焉卒崩于臯所謂公琴者在

六安縣北十五安豐芍陂中大家也廣記即臯陶冢

楚人謂之公琴寰宇記六安北十三有二古城一曰

六合一曰白沙上有臯陶廟冢在臯克天德自作元

東五里酈元云楚人謂冢為琴命配享在下摯虞雜記議云故事祠臯陶於廷尉寺

祠臯陶廷尉新禮祠律署以同祭先聖大學故事以

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以應社政摯以臯陶作土國重

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郡縣遠方神祠各

奉祠之雜五行書臯陶壬辰日死不可劾罪人成罪

天寶二載尊有子三人長伯翳次仲甄次封偃為偃

為德明皇帝有子三人長伯翳次仲甄次封偃為偃

姓伯翳大費也少昊之後史傳以為伯偃偃之後有

益而謂為高陽後妄甚辨見發揮

各已

後已卷七

七

州絞貳軫謠皖參會阮棐鬲酈酈止舒庸舒鳩舒龍

舒蓼舒鮑舒龔州則鹵威之絞伎則朱威之舒皖貳

軫鳩庸龍蓼則食於楚矣後各以國命氏史記偃姓

帝母偃氏國潛夫論偃姓有舒庸舒鳩舒龍舒共止

酈謠參會六阮棐高高即臯也偃或作優誤釋例舒

蓼舒鳩亦偃姓也按蓼舒及舒蓼三國也舒黃帝

後任姓蓼庭堅後姬姓而舒蓼偃姓也杜皆以為臯

陶後又以蓼為即舒仲甄事夏封六其後分英俱為

蓼失之詳高陽紀楚并有甄氏六氏臯咎繇英黥之氏英六貳軫古

國名記文五年楚威之通典寰宇六臯陶封世本六

為姬姓非也或以英六蓼尤妄商有咎單乃音為舊

非伯翳大費能馴鳥獸知其語言以服事虞夏始食

于羸為羸氏盈暨功于洪帝乃錫之臯旂玄玉姚玄

而封之費費乃國名古人多以人加國如大唐大彭

大封皆是非字也羸盈也庶物盈羨而以

為封即太山羸縣也益翳二人書傳多以為即伯益

故以羸姓臯陶為出高陽而大廉若木為伯益子者

都成記伯益二子大曰大廉封鳥俗氏小曰若木別

為費氏居南裔為諸侯九真守谷朗碑出自顓頊益

為舜虞賜姓羸氏至屏子封秦谷生大廉若木恩成

為氏皆繆以益翳聲近而職同介三 大廉事夏后啓為鳥俗氏路俗氏俗史作浴後有

孟虧仲衍孟虧能帥翳者作土于蕭是為蕭孟虧夏

后氏衰孟虧去之而鳳皇隨焉見括地圖史作孟戲

云大廉元孫張華作仲衍臣商太戊其裔戎胥軒內酈山氏生仲湑

孟舒史以仲衍為孟戲兄弟以戎胥軒為仲衍元孫夫孟

戲當夏之中世豈有母弟乃後出四五百年而臣太

戊哉且太戊至紂四百餘年而革纒六世遠事紂乎

申侯曰仲衍以故親西周西周文王先世蓋當太戊

各已

時仲涵生處父處父健步是為蜚廉生革暨季勝革惡

來也武王授之見勝三世造父封趙復七世叔帶乃世家紀云早死

隸晉九世而武立又六世籍始命復再世而析晉三世主父益大又五世邯鄲沒秦諸大夫立嘉于代六年重刻于秦子公輔主西戎西戎懷之號趙王世居

天水史記屠岸賈滅趙與程嬰公孫杵臼保趙孤事最失實程嬰杵臼墓在絳之太平南二十一

里趙盾墓塋中見元和郡縣志然邯鄲西十五亦有嬰杵臼墓事為難信隨圖經云今洛州趙氏數百家每祭則設客位以祀嬰杵臼主号曰祀祖此亦魏晉而後形影而為之者辨見發揮

有張氏

狼氏屏氏訾辱氏樓季氏主氏主父氏康氏馬服氏

馬氏馬矢氏馬適氏莽氏武成氏周陽氏邯氏邯鄲

氏奢封馬服君後馬服之後一云趙官名趙括号馬服服武事者風俗通平原君勝封武成成因氏宮

馬氏之後彙狀云出於嬴趙漢封周陽由及叔

帶中衍戎胥冬日之氏四姓見姓纂姓苑等英賢傳齊大夫叔帶子莊又西魏趙

肅賜氏乙弗類以名為姓古未采于睦者又為睦氏姓書又有朔氏盧氏嬰氏嬰齊氏之

至若野今緇復羸氏史記非子邑於秦谷朗碑與永寧侯相碑皆作屏子五世襄公勤于平

王錫之岐豐以為侯二十有九世而趙政替周號始

皇帝隳天亂地振古亡與二世而漢有之始皇生於邯鄲故號

趙有秦氏非氏屏氏處氏房氏旁氏蜚氏飛廉氏廉

氏徵氏寧氏子桑氏子車氏車氏仲行氏鍼氏侯麗

客史

後記卷七

七

氏繆氏謬氏繫氏整氏庶長氏不更氏稻氏谷氏繞

氏將閭氏王莽改嚴尤廉丹皆為徵號二徵將軍是也姓書為丁丘二音云皆出李徵者妄將

閭秦公子將閭後姓纂引將閭菟非乃莊子之蔣閭菟姓書秦後又有蹇奚穆畜等氏亦非乃炎帝後

王功秦仲既國襄而復錄其少子康使有夏陽為梁

伯秦溘之有梁氏梁餘氏梁于氏將氏將良氏此乃少梁

又西魏賜梁禦為紇豆陵氏至隨而復漢莽以梁攘為修遠伯奉小昊

祀而又有運期氏梁鴻改名曜其食于運者為運氏自運

采掩為奄氏掩氏運奄氏采鍾離者吳滅之為鍾氏

離氏鍾離氏終黎氏世本作終犁魯昭二十四年滅尋衙汪良菟裘

不羨灌東東閭脩魚桴里密如高陵附庸氏也凡十二氏

或云灌氏亦出灌東非秦鍼奔晉封裴中曰裴君即裴唐表云裴非子

文孫是也傳謂平公封顯帝孫鍼為裴君故表又以為顯帝風姓之後妄矣六世陵遷解

為解君有裴氏解氏壘氏履氏釐王遷之符堅時梓潼守壘襲一作裴而

後趙錄有壘澄本作裴也集韻裴音非後轉為裴又為履則為裴也唐疏勤王裴氏號阿摩支若木

事夏襲翳之封後有費昌為湯御右費仲事紂當音吠與

別其立于淮者為羸氏夏世有調王命以徐伯主

淮夷三十二世君偃一假仁義而賓國三十六周王

剡之偃即康王乃穆王時都城記云穆王西巡聞其威德日遠遣楚師襲破殺王偃後漢書七諫淮

南子注以為楚文成而錄其子宗十一世為吳所滅

宗北走彭城武原山萬眾從之因曰徐山昭三十年吳子執鍾離遂伐徐防山水之章羽斷髮携孥逆吳

各已 後已 上

子復之徐子奔楚 有徐氏蟲氏取慮氏李氏世勛本徐氏賜

楚城夷而處之 潛夫論偃王後食邑取慮 故氏十三州志音厥間 恩成之伯世為理以命族

至紂時理徵為翼肆中吳伯弗合以死取契和氏逋

難伊虛為李氏李理字通辨見發揮利貞生仲師昌祖家于若

生彤德其曾碩宗因采焉康王命之五世孫乾元杲為周

上御史字元杲老子之父玄妙內篇云老子母無胎壻故范祖禹曰老子父書傳無見非也

取且取洪氏曰嬰敷前涼錄索綏云元杲胎取無耳一目不明又云生而孤單

年七十二無妻與鄰氏人益壽氏野合而娠十年而生儒道二家多言老母為益壽氏妄也國臣記云乾

娶滕氏宜 感飛星而震十有二年副左而生儋宣王非一娶云

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 曰玄祿集真錄老子始生劉向列仙傳生于商時妄母名之曰玄祿

是為伯陽甫生而能語黃面皓首故謂老子耳七十

而參扇故名耳而字儋即太史儋世以為二儋與聃同幹籍九

尺方童長眉鼻雙柱齒六八詳金蕭內經朱韜玉札等書仙傳云生而能語

九日長九尺大抵傳記 邑于苦之賴賴乃萊也故又

曰老萊子世以老萊子別一人亦非列女傳云萊子逃世耕蒙山之陽楚王求之按高士傳孔

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歲班衣戲母側所問

答皆禮事知非二人孔學禮時年十七當景王之十

年老時二百五十 以三十六瀆治心理性究忠盡孝

桓莊世柱下史簡靈世守臧吏一云平王時為太史著道德經孔子

嘗學禮焉學禮之事亦備禮記或謂孔子未嘗師之蓋因劉向誤以孔子為商大夫老彭也

孔沒十九歲而儋入秦西歷流沙八十餘土化暨三

千九萬品戒

云漢所獲太月氏復立經

化胡成佛

于闐西南五百里有比摩寺記

為老子化胡之所彼人言老子於此昇天與羣胡泣決而釋子諱之夫佛特西上一聖胡爾中國之人不知其繇乃推而歸之不可知之神愚陋之徒復肆為詭誕之說而不可詰大抵天下之事惟近於人情者

為是西域諸國事佛其言可得

壽四百有四十

見仙傳太

平廣記等實不究所終或云二百七十然儋見秦獻公在孔子後百餘年故韋昭以為非禮外傳云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為失歸祇怪今鄂儋生宗邑段干

世濟其德至世民而興唐傳世二十則少昊瘖繇之

德在人也

宗魏將軍封段干生注及司注生宮宮生譜見魏書然自段干三世而譜見後魏誤

也昇養於徐為徐氏既復李有南唐三世而俘以歸

于京

世言昇徐氏子不知本姓李養于温

有理氏里氏相里氏京氏恩

氏利氏儋氏聃氏徵氏崇氏段氏段干氏

徵音止崇

徵本皆姓李遭亂改見程康傳三輔決錄云段出老子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然段以字段干以

地不可合也武士艘娶相里氏

老氏老陽氏柱氏丙氏及廣武老萊

賀蘭堅吾大野徒何之氏

周大夫有老陽子宋老佐左氏注以為戴公子非佐

去公甚遠也陵降匈奴裔孫歸魏見於丙殿賜姓丙周龍居縣公明生祭應國公與高祖有舊避世祖名

復為李黠戛斯右堅昆氏與居賀蘭山下皆自云陵後周書賜李弼徒何氏魏書賜李虎大野氏諱之高

祖相周復為李

江黃耿弦茲蒲時白郟復巴寘穀麋邛葛邗

譚皆羸國也

秦本紀羸姓十四有白寘氏姓書以為復姓非乃白與寘尔

剡則越

威之寘則徐威之茲蒲周威之沈耿晉威之譚穀入

于齊巴復入于夔而江黃邛弦時麋白威于楚矣後

各以國令氏威烈八年越威郊傳云魯滅之非也外紀簡王三年明年僑如會伐之或云宋

滅之尤非沈逞奔楚曾孫諸梁為右司馬采于葉為葉氏

尹氏諸梁氏成八年晉威沈沈子逞奔楚字循之為沈氏生嘉字惟良二子尹丙尹戊戌字

中達為右司馬生諸梁字子高及后臧子高萊葉號葉公二子尹射文尹射為令尹旬日去隱華山生尹

朱尹赤姓書以為出聃季載邠氏沈氏世次唐表極

又以葉諸梁出于楚俱誤邠氏為差繆沈在汾川與平輿之沈別沈約宋書以為平輿者非周興封帝

之後於祁潛夫論武王封少昊後蓋古帝後皆封矣按周封杞宋為二後并陳以備三恪左氏

說者更以黃帝堯舜後為三恪而少昊不預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而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

人非也而置莒後輿期于始都計二世茲丕歸莒至紀

公復紀姓世本紀同按聲歷世三十楚簡併之輿莒姓莒

別故名世猶以輿期為陸終有莒氏萬氏莒子氏萬

後誤尸子莒君好巫鬼亾國黃帝子萬陽非急就章有萬改鄉黃帝子萬陽非急就章有萬改鄉茲丕氏展輿氏

庶其氏姓纂郊氏捷氏裂氏若犁比林閭渠丘著丘安

丘且于務婁無婁苑羊之氏與林氏挈氏氏以邑也

此成都林也楊嬴之後又有盈氏鄧氏姓苑又黃之

雄師林閭氏後又有胡氏廣本黃氏若巴後之巴公白後之白侯

武安蒲後之蒲侯蒲餘與符洪是也載記等以江後

之析析象本姓江祖封譚後之覃談佼三姓姓源耿

後之簡諫柬其衍也蜀簡雍本耿也幽州多此姓然諫亦音簡詩云是用大簡周有

簡師父晉滅耿姓纂以簡出狐鞠居又有昊皓星金

諫出周之司諫杜謂皆姬姓國失之

桑雉芒勾暉皞秋伯

暉皞出武落鍾山黑穴中見蜀錄姓書勾氏出勾芒羊氏家傳

羊續聚星重女

及西方桑丘空桑龍丘五鳩有偃之氏

後趙將軍

盧五鳩

贊 邈矣西皇小昊青陽秀外龍庭抱雌守常五鳳

既至乃瀟度量通窮拒塚孤獨得養惟能任道人亡

疵厲德廣樂時遠亾不至降彼長流是司反景李

趙隆興於斯為盛

小昊紀

後紀七

歷者大中之符聖人之所以順天命而經世者也

其原出於天其法成於人有其數而無其文聖人

之授受傳數而已昔者堯之為世欽若昊天歷象

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故其耄而授舜曰咨女舜天

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之受終也在璿機玉

衡以齊七政故其旄而授禹曰咨女禹天之歷數

在爾躬允執其中三聖之所授執中而已執中者

以歷數之本乎中也是故歷法作而中道著矣班

固之志歷也亦以是為堯之授舜者也蓋聖人之

為治不過欽天厚人而已而先儒之言歷數類皆

歸於讖緯之言非先王之正也天生河圖八卦之

原也地應龜書九疇之寄也八卦者歷數之始也而本於太極太極者至中也九疇者歷數之成也而本於皇極皇極者大中也太極元氣含三爲一三才之所基也稽疑庶徵五福六極此鬼神之所同故屬之天五行五事八政此百姓之所用故屬之地而三德五紀之與皇極同居九位之中然則聖人中道而立者亦以保其在躬之歷數而已矣律應鳳鳥而歷數詳焉此少昊氏之傳中也豈惟欽天厚人哉抑亦以保其在躬之歷數也嗟夫善言古者必有驗乎今善言天者必有信於人傳歷

數豈徒爲天哉以爲人也豈徒爲古哉抑爲今也一晝一夜一寒一暑此衰盛之常變也乾用九坤用六用者變之謂也九六者陰陽之窮也窮者未有不爲災陽九百六此其不知變者也亢之與戰豈歷數之中哉彼少昊之法凝矣其所以與太昊氏兩立乎九閔之內而稱皇者惟能任道不事心不動力知所變而已矣少昊旣假歷數復於堯舜堯舜惟知變也故惟九黎亂德苗民逆命而不抵於窮垂衣裳而天下治則其所以取之乾坤者用九六也是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而通之

此歷數之所以長也六而後窮數止則起六六者
一變之數也以故夷昭不馭幽厲失圖頽亂惠遷
帶叛襄出楚子問鼎晉侯請隧猶且三十六傳一
變之數先王定策之驗不可易也有用我者吾爲
東周潛心文王可變之謂也使其得文王之位而
合其變則東周之胙何止八百年哉惜乎執中之
道不傳至於窮不知變不能盡當運之數也蒼旣
胸矣而况秦漢而下不全其天者邪受命不知其
數傳國不知其符胙不永豈惟歷數之微哉亦
人謀之不臧也嗚呼甄脫捃邊幅沮桓化侯王戎
狄焉能舉華哉中國丘虛生靈荼炭可勝痛邪變
而通之此無窮之歷數也

路史後紀卷第八

疏仡紀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高陽

帝顓頊高陽氏姬姓

古史攷以為姁姓纂則謂顓帝帝風姓故唐表韋氏彭氏皆姁

出風姓顓帝之後俱妄

名曰顓頊

顓頊厚養也河圖云瑤光貫日正白女姬感於幽房之宮

生黑帝名顓頊均云日月失行瑤光星精貫月集韻云頊頭煩音玉

黃帝氏之曾孫祖

曰昌意黃帝之震適也行劣不似遜于若水

遜謂降封之史

記玄囂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若即江之下流皆在蜀水經云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即

昌意之封又南過越雋邛都至朱提西瀘江水則玄
囂封處又九州要記云雋之臺登有雙諾川鸚鵡山
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此
杜預以謂昌意所封在都都乃襄州樂鄉矣 **取蜀**

山氏曰景僕 一作景僕即史云昌僕大戴禮為昌濮
搜神記世紀作景僕云即女樞又以為

昌意正 **生帝乾荒** 即韓流蓋乾荒之誤為乾流曰帝
妃妾 者如漢山陽公之曰獻帝唐孝敬

奉天承天三皇帝追稱云山海經丹朱商均皆曰帝
亦若是也劉知幾所以唱謂朱均皆常為帝而舜禹

為奪不 **擢首而謹耳** 豶喙而渠股 擢首長咽謹耳小
學之過 耳或作擢耳謹首

非海內朝鮮紀云謹耳豕喙鱗身渠股郭云謹耳未
詳渠車輞傳言若大車之渠非也渠鉅也謹小也相

書耳門不容 **是襲若水** 文選若水顓帝所生呂春秋
麥壽過百 云顓玉生自若水實處空桑

乃登為帝世 **取蜀山氏曰樞是為河女所謂淖子也**
紀作弱水非 潛夫論云幽防宮也

淖子感搖光於幽防而生顓頊 潛夫論云幽防宮也
世紀等云星貫月如

虹含神霧云搖光蛻貫月正白感 **渠頭併幹通眉帶**
女樞注星光如虹蛻往貫月也

午 元命苞云顓玉帶午是謂清明于謂成于字易乾
鑿度云泰表戴于鄭氏云泰者人形體之彰識也

于盾也王劭言隨文有龍顏帶于之表指示羣臣是
也宋忠注為于盾故世紀云高陽首帶于戈誤矣本

又作帶午言如午字葉法善額 **淵而有謀疎以知遠**
有二午者或又作帶牛非

年十五而佐小昊封于高陽 涿郡有漢高陽縣以在
高水之陽名本隸河間

今之順安軍然浚儀亦有高陽故城開封圖經云高
陽氏佐少昊有功封于此九域寰宇從之非也蓋後

都之曰高陽之名于此爾故郡國志云汴之高陽城
高陽氏之虛也車頻秦書云新平民耕獲玉器初有

金雕者頗知圖記王猛勸誅之彫臨荆表言新平古
顓帝之虛其故有白雞間記言此里應獲古帝王寶

至是 **都始孤棘二十爰立乃徙商丘以故柳城衛僕**
果信

俱為顓頊之虛 古帝王於中國邊地每有二都孤棘
今營州柳城東南百七十棘城是寰

各已 後已 卷八

宇記云顓帝之虛通典云號曰顓帝之虛故慕容廆以大棘城帝顓頊之都移都之教農桑制同中國商丘濮陽也以帝居之因曰帝丘乃衛之都故今澶之臨河東北有顓頊城史記顓頊都帝丘其地北至幽陵惑也世紀云自窮桑徙商丘大行東北及交廣桑之野豕韋之次水經晉志因之非兆迹高

陽故遂以高陽氏黑精之君也注月令以名為號故後

世或姓焉神仙傳有太玄女顓頊和紹小昊金天之政乘辰而王

以水窮歷故外書皆稱玄帝道書言玄帝者皆高陽氏莊疏云十二冠才五

佐少昊二十卽祭饒牲用駢薦玉以赤繒載時以象

天養材以任地依魂神而制義治氣性以立教自是

不克遠紀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釐改服度符采尚

赤乃立九寺九卿少昊顓帝官號蓋因黃帝而益詳故賈公彥云高陽以前略言於上

成王言唐虞禮古建官惟百則上下百官之間重該修熙少昊氏之四叔也

叔出季處之叔傳寔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為句芒該

為蓐收惠王十七年號谷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河云云覺召史囂占之蓐收

也天之修及熙為玄冥姓氏英賢錄云玄冥為水正

荆神王子孫有功之人左正義言五官在高陽之世居官

有功以功見祀不是一時之人修熙代為水正非一時者不然蓋不知北方虛危無位權衡龜蛇皆是二

物與腎皆有左右之義有說別見玄冥為司寒乃修之職如言

犁曰祝融孫犁顯耀乃命祝融而炎帝氏有子句龍

俾為后土是謂五官春秋傳云句芒春官為木正蓐收秋官為金正祝融夏官為火

正元冥冬官為水正句龍龍后上中央為土正恪共厥業遂濟窮桑帝立於窮桑蓋

顯頊以來不能紀遠始為民
師木正火正非鳥師之號
上世人神異業是以禍

災不至而求用不匱小昊氏衰玄都氏黎實亂天德

賢鬼而廢人惟龜策之從謀臣不用詰士在外家為

巫史亡有要質方不類聚物不羣分民匱于祀神褻

民狎嘉生不降龜策鬼神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

足以專戰乃命重犁典司祝融重獻上天以屬神犁

抑下地以屬民以絕上下之通以規三辰之行隨天

高陽氏命北正犁司地按楚語云九黎亂德民神雜

揉不可方物顯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

黎司地以屬使復舊物毋相侵瀆民用安生重為南

民高陽之世火正火正司馬故齊職儀云顯帝以司馬主火應劭

曰犁陰官也火數二故火正司地以屬民鄭答趙商

與昭皆以為三皇至道故舉南北正夏冬而春秋自

正五帝中道故又命羲和於春秋夏詳人事乃合而

一之漢高可章商之素以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

舉秋貢禹舉冬各職一官以舉時政宣帝時魏相請

以明經通陰陽者四人各主時至明言所職此後惟

有司曆之官而已月令開明堂布十二月之政當

作北犁於是窮四履稱險易申畫郊畿以殿任賦立

勤人以職孤為正長以惠窮置宰喪以恤亡設射志

以習雅守獵耘耔以習移出內乃礪名岡倮大澤制

十等之幣以通有亡曰權衡見管子高陽貨一種作

高陽貨一金也纂古高宇正同董譜高陽金別種

宿

五等或出長平異布封演曰面有科斗書是也

疇以成泉幣亡滯工賈時市臣僕州里俾母交為是

以主虞而安民璞而親官亡邪吏市亡型民事分職

正而人反其故然猶悛慙自持焦心蛾伏以從事於
賢謂功莫美於去惡而之善臯莫大於沓惡而不變
非惟善善善因善也非惟惡惡惡緣惡也乃專令曰
毋慢制母虐民貴臣驕而弗諛男女不相辟於道者
拂之四達之衢文龍負圖於是書科斗百辟作戒盈
之器室而著復禮之詔詩以為德黜之術後周書武帝詔云甲子乙卯禮云不樂昔周王受命請聞顓帝之廟有戒盈之器室與復禮之銘者師於大款赤
民栢夷父栢亮父淶圖之流以濬其明而昇其聖淶水見何氏姓苑傳多作絲圖新序晉紀又作錄圖皆非謂至道不可過至易不
可易而後治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修

黃帝之道而賞之弗或損益而致治平

見鬻子及賈氏新書祭法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

乃注新歷十三月以為元歲紀

甲寅上日乙巳日月直良維之初而五星會于天歷

天歷營室也秦用顓帝曆元用乙卯竊案曆法黃帝顓帝夏商周魯凡六家皆有元顓帝曆術云天元正月乙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與月令合然秦曆以十月為歲首故說者謂顓帝曆首十月非也蓋秦遇閏則一切置之九月為後九月則是首十月亦非以十月為正也按二世二年閏在西漢二年閏在巳五年在寅而皆書後九月非法也傳又云顓帝曆正月用寅朔亦非冰始離蟄

始動時流三號而立春至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

作樂是以萬物應和而百事理是為歷宗

傳言顓帝歷正月朔

旦七曜直良維之初漢大初歷冬至至七曜會于牽牛按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故史記漢書及荀悅紀皆

記高帝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而魏高允以為史之失按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漢元年十月乃正

未出序惟天之合正風乃行

律家皆謂顓帝始作渾儀故後世專用之不能改益

部傳巴郡洛下闕改顓玉歷為太初云後八百年差一日隨顏慤楚上言亦云又詳陰胄玄傳按歷帝紀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以古未有歲差之法如顓帝曆冬至日宿牛初今宿斗六度古正月建丑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且如堯典日短星昴今則日短東壁矣其疎如此顓帝之渾儀其法則實蓋爾故劉氏曆正問云顓帝造渾儀黃帝為蓋天皆以天象於蓋非今之所謂渾儀也有排渾別見

鏘帝好之爰命鱣先為倡洎蜚龍稱八音會八風之

音以為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

方時金石絲竹匏土鞀木之音備也後

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制為八音以召氣以生物鱣先蜚龍蓋人名倡首也大晟云鱣鼓其腹呂氏之說惟浮金劼珍於是鑄為之鍾

大晟書云其金聲震百里作養

經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命曰承雲

漢書作六莖五英樂緯動聲儀

作六莖五莖於諸書獨不同非也按宣和古器有經鍾其銘凡六其字作經銘云宋公成之經鍾所鑄所謂六經也國家肇建鼎樂之際於應天得之制作雄偉雙龍盤踞篆其帶曰黃鍾夫宋乃微子始封之地六莖乃高陽氏之樂宋二王之後故得用之以祀則六鍾為商制而高陽之遺法也故晉志曰殷不綱英莖之制已微元結亦誤矣劉恕以為帝系譜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鄙哉上緣黃帝

因事而憲功文德錫之鍾磬武德錫之干戈而人知

鄉方矣

見淮南子

惠浸萌生信沾翔泳於是設蕭鬱陳裸

鬯仗萬靈以信順監眾神以道物馭百氣詔雷電采

羽山葛嶧之銅鑄鼎以臧天下之神主諸著洞臺之

山陰宮之丘悉寘之移安德之石填焉

詳陶弘景真告

設玉

兆太卜三兆玉兆瓦兆兆原兆顓帝玉兆象其王帝堯

有玉瓦原之名爾至顓帝以來始有因晝景乃乘結元之輦巡四海以

寧民北嶺幽陵南拊交止西際神沙東跂蟠木四行

天下周旋八外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芒所認靡不

砥屬集威成紀以理陰陽處乎玄宮搏心揖志不貪

廣遠故地大而不淫在位七十有六崩韓愈云年七十九

齊謂丘印遮宣王曰昔帝顓頊十二而治天下故禮

傳謂顓帝十二而冠蓋因立而始加元服也葬東郡頓丘廣陽里務顓之

陽俗謂之商王陵妄也郡國志云顓頊葬俗名青冢

中崔鴻前趙錄云和苞諫劉曜曰堯葬穀林市不改

肆顓帝葬廣陽下不及泉十道志云鮒鰓即廣陽山

之別名也寰宇記在頓丘西北三十通其記帝陵在

河寰宇記臨河東九里顓頊廟而九域志順安高陽

縣有顓頊陵故隸瀛而臨河濮陽地相出入也然

顏真卿吳地記烏程有顓頊陵則下不及淦四宅衛

非矣務顓九域志與作鮒鰓同上郡戶穿貳負乃見漢陽索出支祈始聞女媧神

之變宜亦見而可知四地衛之何足深怪昔漢丁姬

與臨江王之葬皆有驚數千街土投壙中亦此類

也象能耕鳥能耘却未必為虞帝陸龜蒙辨之非其

陰九嬪在焉其范林方三百里經云爰有熊羆文虎

其立也歲居豕韋其崩也歲在駮火故傳以墜為顓

頊之族非也學者不曉此義故信而不疑夫墜取鄒

屠氏勝瀆氏初帝儻蚩郵遷其民善者丐鄒屠惡者

丐有北鄒屠氏有女履龜不踐帝內之是生禹祖及

夢八人蒼舒伯益禱演大臨龐江寔堅中容叔達是

為八凱寶積記云一曰八神一曰八力一曰八英言神力英明也又記云夢日則生子八夢日而

生八子故曰夢帝崩而元子立襲高陽氏是為孺帝尋崩而

帝嚳立山海經所謂孺帝嚳項是也伯益之字噲次居子族之

三益廟碑云字噲歎帝高陽第三子亦見水經注為唐澤虞是為百虫將軍

重今鞏洛嵩山有百虫將軍廟是也自漢有佐禹治

之水經云晉元康五年七月順人吳義復立

水封之于梁舜嬪禹禹羿于益辭焉故韓孟稱益之避啓而張壽王

謂伯益為天子代禹差矣漢志謂年過二百南梁大

之伊益世本作化益或宜伯字

敖梁之析也有梁氏敖氏伯氏見風俗通伯益治水封於梁亦見尚書春秋左傳故劉昭志云董氏與梁同祖光和元年有白衣入陽德殿門稱梁伯夏亦見風俗通云顓頊大敖

之後寔堅封安安既復分蓼後俱成于楚猶以國氏

是也安蓼皆姬姓故地理志云安姬姓國而世本蓼亦姬

姓則皆庭堅後也杜預以庭堅為皐陶之字妄也

魯文公五年秋楚仲歸威六冬公子燮滅蓼滅文仲

曰皐陶庭堅不祀夫皐陶乃少昊後四世而庭堅則

高陽之子六乃皐陶之後而蓼則庭堅之後也預既

誤以庭堅為皐陶字乃復以蓼為皐陶後偃姓失之

矣予嘗攷之皐陶之後有舒蓼而非蓼也舒蓼偃姓

而蓼則姬姓也蓼成而舒蓼猶存至宣公八年始成

其地乃壽之霍丘而蓼乃安豐其地相邇也舒蓼與

蓼既自二國而舒又自一國乃黃帝之後任姓見潛

夫論預不知別有舒與蓼而分皐陶後舒蓼為二國

各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後已

季禺是生叔歎

大荒西經叔歎顯頊之孫

卷章取梃水氏曰嬌

即

謂嬌媼者一作橋極皆非也勝潰一作滕湟一作勝其梃水見世本一作即水皆字畫之轉失卷章史及大荒經作老章經云顯頊生老童非也生犁及回犁為祝融淳曜敦芒

天明地德臨照四海是食火土生長琴及噎噎處西

極以行日月太子長琴居於搖山寔始樂風犁卒帝

譽以回代之

楚語及史記云共工作亂帝譽命祝融誅之不盡乃以庚寅日誅之而以弟回

為犁復居火

回食于吳是曰吳回生陸終

唐韻云陸終古天子

正祝融非也妄也楚及司馬氏皆云陸終吳回之后也司馬遷乃以為皆重犁之後失之重犁乃自二人有辨見發揮中

取鬼方氏曰嬪

世本帝系云鬼方國君之妹女嬪音

女嬪一作女嬪繆陸終彭祖之父也仙傳云彭祖遺腹而生三歲失母妾也黃囊經云彭祖父墓坤山下

作癸向放坎入乾坎

峯高揖五行相生 脛三年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

曰箴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以六月六日坼左而三

人生剖右而三人出

辨生坼編世有是事有說在餘論

樊為已姓封

昆吾昆吾為夏伯主其後裔自臧而無譎與桀同威

故孔子曰堯之有天下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是

以百載而愈成汜今而益章昆吾自臧滿意窮高而

不衰是以當時而虧久而愈惡損益之道也

以乙卯日亡鄭

語云昆吾為商伯非世本云昆吾者衛是

後有昆氏吾氏昆吾氏

氏書又有吳氏

戰國策楚將吾顧温蘇扈廖董諸斟祝產皆已分也

祝產見國語

扈則啓威之矣後有戶氏扈氏有扈氏

前秦錄以

各已

後已

乙

蒲氏符氏皆出千扈妄也顧温則商威之温則狄威之後有顧氏

雇氏温氏宋氏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皆先蘇伯

吉利是世祝融逮妻搏頰死託于竈竈者老婦之祭

云吉利婦姓王名搏頰而紂王欲伐有蘇蘇以妲進

免紂寵之而亡周威之有蘇氏司寇氏平王時有蘇

其支子封邾又為邾氏姓纂以為忿生支子廖有叔

安異封于董董甫以參龍事虞封于醜川別為醜夷

更為關龍音參龍同關龍廖董關龍則夏威之醜則

商威之後有廖氏颺氏颺氏颺叔氏氏廣侯

叟氏風俗青史氏醜夷氏融夷氏秦氏關龍氏

龍季氏關之轉又為關氏唐李忠臣本董氏從朱泚

上音參斟姓灌臍則夏威之戈介則商威之後有斟

氏戈氏斟戈氏臍氏尋氏臍氏斟尋氏鄆氏斟灌氏

灌氏介氏周大夫有鄆盼又有臍氏出姓纂要諸斟

無封土也史記遂以斟戈尋為禹後賈逵以惠連妘

姓其封參胡參胡者韓是周之鄆子其後也後有鄆

氏參氏並見世本鄆子妘姓外傳謂參胡無箴之字

鏗封于彭是為大彭彭祖以斟雉養性事放勳其彭

備黃山君彭祖經中仙傳以為姓箴名鏗此出世本

箴乃古翦字故虞翻云名翦國都記豕韋氏彭姓國

祝融後陸終第三子曰翦封於夏之中興別封其孫

元哲于韋是為豕韋迭為夏伯夏遷於商老彭守官

大夫商王拚采女受術籒始去之終身不見寰宇彭門記殷

之賢臣顓帝之壽七百六十七莊子云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如

此而已彭祖傳云商王時傳之三百歲已謬矣仙傳

乃云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或云壽七百或云四百

皆妄世本鏗在商為守藏史周為柱下史子云老彭

蓋又誤為老子也潛夫論又謂顓帝師于老彭尤乖

禿暨諸稽舟人皆彭分也高辛師舟人舟之僑暨

諸稽則商威之禿姓舟人則周威之韋則夏甲遷之

矣左傳言孔甲以劉纁更豕韋後矣而鄭語乃云大

彭豕韋為商伯又云彭祖豕韋則商威之則二國

至商方盛豈劉纁遷魯之後而二國更復乎然襄二

十四年范宣子言其祖又云在商為豕韋氏豈復封

乎不然何後有籒氏錢氏禿氏舟氏韋氏豕韋氏伯

氏兩立也

氏上元中賜暨佐時為周氏周氏暨音吉又如字錢鏐當乾寧以十三州王

吳越者百年而俶朝于我姓纂有彭祖孫子為周錢

氏三代以來無顯者初以求言邛姓封於儉是為會

人介於河伊貪嗇威爵上下不臨重氏伐而亡之有

儉氏鄒氏會氏即鄒也鄭語云號仲恃勢鄒仲恃險

佑云在新密馮路云鄒偃夷皆邛分也馮侯納仲仁

史以為鄭非貪冒愛吝篋賢簡耐而威于鄭有馮氏鄆氏馮氏焉

氏陸德明以鄆為平上去云近楚若敖父子娶焉後

威之有云氏員氏雲氏鄆氏邛氏邛又作瀆覲唐書

貞半千十世祖凝

後已表八

之本彭城劉仕宋後奔魏自比伍員改爲負王淵切
竇莘云唐人讀作運此皆好異按前涼錄已有負敞
芸閣姓苑云員氏南陽與楚同族顛頊之後令尹子
文鬪伯比之子育於郢公辛辛生鬪懷員蓋辛之後
路偃陽夷俛諸則晉戚之後各以國爲氏魯襄十季
威偃陽以

與向戊公羊作傳
陽譜有偃陽姓晏安封轉爲轉姓朱婁騶繹倪莒

小朱根牟皆轉分也武王得轉挾復封之朱曰朱婁

朱友以父夷甫顏功封倪三世居騶從齊尊王是爲

小朱子園稱葛洪云邾武公字伯顏人謂顏公子孫
爲氏王儉云未知按邾婁顏公事見公羊傳

魯公家譜亦以邾言代北
可朱渾亦爲朱望河南小朱十四世而朱二十有

九世咸于楚封其君爲鉅鹿侯後有朱氏侏氏姓書
邾春

秋後八世咸爲朱氏然
哀公時有齊大夫朱毛邾氏婁氏邾婁氏兒氏倪氏

邾氏倪犁氏鄒氏騶氏留氏翼氏挾氏無婁氏庶其

氏楚且氏鉏從氏茅成氏茅夷氏卑徐氏茅地氏夷

氏儀氏夏艾氏揆氏庚氏遽氏繹氏顏氏茅夷卑徐
鉏丘茅地

遽繹皆以附邑爲氏見姓纂者顏氏見園稱陳留傳
及葛洪集要皆云顏出于邾而朱知儉譜獨以爲出

于伯禽之庶采于顏者非也故魯
公尚書譜亦謂之儉爲失据云仲尼之門顏氏之

達者八路回僕會何祖克辛也之推
云仲尼毋族故多賢蓋私言根牟者侂也魯

取之宣九後有根牟氏牟氏侂氏牟孫氏莒則周威

之矣非紀姓之莒周威
之以封茲輿期伯禹定荊州季芊寔居其地

生附敏始封于熊故其子爲穴熊芊谷野以名加姓
附敏史作附沮大

戴附祖氏產穴熊季
芊卽季連芊姓也荆楚名也夏有楚狐父厥後鬻

各已後已表

熊子者師臣西伯

世有鬻子書云文王初見鬻子年已九十王曰老矣對曰君若以臣

逐麋則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史記及釋例云鬻熊子早卒繆也乃其子事文王云

成王時

熊氏畔乃復封子繹于荆居丹陽是為楚十七世通

祈周顯號事抑乃自稱之子貲遷郢及魏為秦詐留

子橫徙陳凡二十有五世而秦滅之

始皇楚名為秦郡意亦以莊襄

王母名改為世家云以為楚郡失之

後有荆氏楚氏熊氏附氏穴氏粥

氏鬻氏郢氏逞氏能氏敘氏序氏沮氏

能奴代反沮音敘古有楚

老左趙孟家臣楚隆

其公族氏有成啓鬪囊賁善逮祿縣逮審

側庇次連算件昭由景到聲晏即圍尹后竟秉宜繹

酒保枝乘春陽鈞甲環卯武莊霜雪蛸舉舉穿稱僕

貫嚴徵庾奮賀列監減韻

卒度陳張

李

凡七十二氏由餘本出中國而伍員後有孫氏秦有班氏一避地為樓煩而度尚碑云度與熊同祖

急就章有翠鴛鴦乃景翠之後列出列宗有禦寇風俗通云出古帝王列仙氏妄姓纂復姓又有列禦繆

矣姓氏之出固多矣潘本畢公後又有出於楚者故岳家風詩云楚公族芊姓之後潘崇子庭生黨也

其復氏則有鬪耆鬪乳鬪穀鬪強鬪緡鬪文鬪班鬪

比圍龜彌牟若敖叔敖堵敖邾敖越椒罷敵上官三

閻五相五參諸將太宰公建良臣左尹右尹申叔申

公楚季楚宗巫臣列宗子南子期子庚子西子建子

午子重子季子乘子千子儀子木尹午無鈞無圉無

宇無庸餘推涉其慶父襄老王孫成王黑肱舒堅來

織沉織邑由利孫白男吉白屈南耆門市南伍參慶

父嬰齊弃疾枝如伯比師初熊卒熊相倚相辛廖接

輿季連季融仲雄大心凡八十二氏及籃廐箴樂芋

陵權莠清郊工連囂之十三尹沈即寢屈南一作男仲雄潛夫作熊非

其食於邑者有馮屈閻瓦堂堂棠蔦遠斬卷圜柘拳養

包椒包申苟穰蒙蕩麻白渦淖慎匡訾貲棘棗龍俞

園艾鑪苗聶蔓萬万利都主康為與遠卷與園堂與棠訾與貲皆同也

棗出于棘萬出于蔓匡出匡宰須句而李延昌本姓麻張遼本姓聶皇朝始以匡為主政和制不得以主

為姓乃為康姓書楚有鑪音去聲然攷楚自有鑪及鄧陵卜梁魯陽櫟陽苞

丘吳丘何丘軒丘商密愈豆英賢武安期思田公白

公涇陽葉陽之氏

為郴氏圈公者始秦博士避世商山

分非發揮帝摯之世九犁亂時重犁失職堯於是復育重

犁之後使復舊葉是為羲和命羲仲宅嵎夷命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和叔

宅朔和寔為犁後為和氏易見詳堯紀班彪千寶皆云司馬犁後是也世紀云

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岳王安石以四岳為一人非也商封之程有程

氏司馬氏周宣王時程伯休父為宣王司馬掌六師伐徐為氏西京雜記云司馬出史佚休父

出史佚也异之祖又左傳荀氏支子邑程程鄭是程元及靈洗是具程祈之譜談云風姓有裔孫程伯始

啓土失之史遷既刑作史記下及懿師三世事魏遂移其

社為晉四世奔洛南渡又十一傳而劉宋威之西五十三

年東一百四十四年沈約晉書造奇以元帝牛牛金之子應
牛繼馬之讖鄴中學者王邵宋孝王等辨之魏收深
疾南幸收其短和仲孫宗處清繫為繫和氏左果毅
著之司馬獻傳重黎誅共工堯命其子和仲居春官代為岳牧和仲
孫宗處代清素自守百姓號曰素和子孫氏焉

漢羅歸越寶滇廣麋芋蠻皆芋分也楚子取麋以

國其庶已而取之歸是夔寶是宗繹之適昆摯以疾

廢于夔亦併于楚鄭語注摯乃繹元孫有疾自弃於

有夔氏歸氏賓氏宗氏宗俱碑云四岳之裔宗羅熊

析也後亦入楚有羅氏羅侯氏初國宜城後轉徙枝

滇祖莊躋百濮芋蠻或竄或懷世不絕也有濮氏

高氏高氏句麗後燕錄云慕容雲祖和高句麗之支

借印復越徇芋姓是為南越越裳駱越甌越隄甌

人且甌供人海陽目深扶摧禽人蒼吾蠻揚揚越桂

國西甌損子產里海癸九菌稽余僕句比帶區吳所

謂百越也百濮亦自多種揚越即揚粵是為蠻揚或

地並詳國各記中輿地志云有駱氏李氏李嗣興帝

之後又有蒙氏容氏孺氏若氏雙氏玉氏頊氏虫氏

隗氏凱氏重氏童氏龐氏禱氏臨氏蒼氏蒼舒氏達

氏叔達氏陸終氏淵氏聖氏周大夫有叔達為王恭

惡又姓韻才子蒼舒謚淵彭祖氏季連氏高陽氏商

丘氏

贊 玉子高陽精契搖光通眉戴干是濟窮桑履時
象天疏以知遠上緣黃帝通變不倦集威成紀悽愆
自持內戒罍室外親容師惠寢萌生信沾翔泳乘彼
結元范林何壩

高陽氏紀

後紀卷第八

路史十七

世無聖人亦無愚人非無愚人也務學從師則愚
者聖非無聖人也違師背學則聖者愚矣乾之九

二見龍在田此龍德而正中者也而孔子發之曰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學問從師之始也三皇
五帝固未有不自師以成者而獨異黃帝氏高陽
氏之取師何如是之勵且博邪黃於諸臣風后力
牧大填封鉅容區岐伯若廣成寧封一切師之高
陽之初師於淶圖矣師於伯夷父矣師於大欵矣
師於赤民栢亮父矣不憚下風皇皇如有求而弗
得何邪至道無所底失德不以聖唯學然後知不
足堯爲御舜爲左而伯禹爲之右入於夢而訪荷
蓀涉於津而訊淵客聖亦豈必達哉一人之智固

不若衆之愚也師者人之斗極也入人之家則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則以重人之國是故古之聖人世至治矣政無爲矣民悉仰化而天下之和舉至矣猶且恐然常若獸盜之將至而將不免者尚友親師常若不逮故德愈隆性愈徹世愈治而後世愈不及也孔子師於老僖師於萇宏師於孟蘇夔靖叔而老僖且師常縱是生知者焉不學然亦何常師之有神農師灑陰之老黃帝拜空同之叟灑翁同叟豈聖者邪炎黃之聖不自聖也唐虞夏后拜師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湯之於貸子相高

宗之於甘般文王之於錫疇子斯武王之於太公周公之於庶秀成王之於郭叔此其憲也晉文公之咎犯隨會秦繆公之百里奚公孫枝楚莊之孫叔敖沈申巫闔閭之伍子胥文之儀句踐之范蠡大夫種若聖若賢莫不尊師而重學子張魯之鄙家顏涿梁父之大盜而學孔子段干木晉之大駟而學子夏高何縣子石國之大暴而學於子墨索盧參東方之鉅狡學於籬滑六人者刑僂死辱之徒也而爲天下名士顯人王公從而師禮之以其壽盡則得之師與學者君人之所知也齊小白伯

者也師於管仲而致其理齊人有士叟也者小白
執質請見之三而弗得嬖者曰叟也膺臣君國之
賤士也三往而弗得見其可已矣公曰烏是何言
歟吾聞布韋之士不屑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
萬乘之君不事仁義不下禮於布韋之士夫子之
不屑富貴則可矣謂不穀置仁義而可乎五反而
遂見之天下之諸侯聞之爰胥師而賓焉於是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則自一賤士始也詩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其小白之謂乎 先朝講
臣范祖禹嘗爲帝學八篇其槩曰三代八十四王

歷年千九百三十以學見者禹湯高宗文武成王
而已夏之啓與少康商之祖甲中宗祖乙般庚周
之康宣皆功烈並於詩書非學不至漢唐之君則
蓋有矣要之少學而無師夏癸商受昏德弃祀豈
性不足與爲善邪繇不法先王不親賢不問學也
祖禹之言其不可戒哉學者聖之資而師者道之
原也是故曰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天子入學
祭先聖則以齒嘗爲臣者弗臣所以尊師而敬學
也學堯而堯學跖而跖途巷可以爲禹而舜果人
也繇此語之治亂之分師不師學不學之一間爾

郭隗之言中虺之戒其真有國者之龜鑑歟

路史後紀卷第九

疏佺紀

宋廬陵羅泌纂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高辛

帝嚳高辛氏姬姓

古史攷云或云房姓妄也一云妘姓

曰嚳

一作佶集韻高辛號

通作

一曰逡

見世紀一作交山海經作俊言帝俊處甚多皆謂嚳郭景純皆以為舜謂舜俊

聲相近失所攷矣

嚳之字曰亡斤黃帝氏之子曰玄枵之後

也

世本嚳黃帝之曾孫漢志言顓帝蒼林昌意之子帝嚳青陽玄囂之子皆並二人而言繆亂如此外

紀玄囂雷祖之子是

父僑極

大戴禮

取陣豐氏曰哀

高堂隆北郊表日握

哀履巨 履大跡而傷生 嚳方嚳之生 握哀莫覺生而

神異自言其名 遂以名 見大戴禮世紀故曹植贊及張顯析言云高辛氏初生自

言其名其君氏終無迷繆也 方頤龐覲珠庭 仉齒戴干 河圖矩起及白虎通

云帝佶駢齒上法日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帝系亦云方頤駢齒元命苞云帝佶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

度蓋像招搖注云干楯也招搖為天戈戈楯相副戴之像見天中以為表干或作辛古辛作干干作干二

字相似云 厥德神靈 厥行祗肅 年十有五而佐高陽氏受

封於辛為侯國 十道志襄邑有高辛城地志云下邑梁國也今碭山縣下邑今隸南京帝

系譜云帝佶年十五佐顓頊有功封為諸侯邑於高辛九域志有高辛城廟 高陽崩而嚳

是立以木紀德色尚黑 正朔服度惟時之宜 十三月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禮記正義云夏以上以此推正朔皆三而改矣鄭說三帛謂高陽氏用

赤繒高辛以黑其餘諸侯用白繒以此却推舜以十

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尚白餘諸侯用白繒高

辛以十三月尚黑故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尚赤

故云以赤繒少昊以十二月尚白又謂黃帝以十月

尚黑神農以十一月尚赤女媧以十二月尚白伏羲

而上未聞易言帝出乎震則當以伏羲為始後世如

漢循秦用十月太初始用夏正 仁而威惠而信其色

魏景初之建丑唐載初之建子 郁郁其德 嶷嶷其動也 時其服也 士聰明濬武 嶷嶷

涖涖 悅衣服而不駟 冬輕以暎 夏輕而清 窶薶其屋

室土事不文 木事不飾 以示民之節 謂德莫高於博

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 故政莫大於信 治莫大於仁 吾慎此而已 約身博施 惟愛人利物 是圖 謂黃帝之言曰 道若川水 其出亡已 其流亡止 是以服人而不

爲仇分人而不爲譁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修身而天下服故達于天下而不忘緣巧者之事行仁者之操上繇黃帝之道而明之守高陽之庸而正之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於是敘三辰以著衆曆日月而迎送之以順天之則謂寅賓出日寅餞納日魯語云佶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穡以因民也命重爲木正犁爲火正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句龍爲土正是爲五分職諸國封爲上公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顓帝所命高辛從而任之昭公十七年傳顓頊之下服注曰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因之此五人神而配五行之神者勾芒祝融之

徒乃五行之神名非重熙之徒雖非其名以其名以其配食故亦得名之如社稷本五穀之神配食者亦曰社稷所謂尊奉也蔡氏克官說天文卯下地火紀昭融而

世賴之賈逵云祝甚也融朗也亦以杜異然與鄭語俱以繇人生其名也建其

繼世失遺其業守乃命弟回嗣繇厥職昭顯天地之光以生柔嘉材爰封之吳謹農祥乩歆僚故六氣正

而天道平五正建而人事理春秋文耀鉤云高辛受命重犁說天文昭二十

九年傳蔡墨曰遂濟窮桑顓頊所居然犁乃顓頊之孫其世相及故鄭語謂犁爲高辛氏火正堯典注

謂高辛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周禮疏序謂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黎事顓頊又事高

辛如稷契事堯又事舜也乃闔閭塞履龍斷委關貸賑亡益恤遠

人盍間連墓使人相親故飲食相與守望相助而疾

病相扶持揖其民力更相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制
故生亡乏用而死亡傳尸貴賤賤貴以通其器耕以
自養而以其餘應于上故平管子應良天子耕以云云工賈以通
故關夷而市平財亡鬱廢而愚亡不教修其禮樂正
其兵農故陞降得以有數長幼得以有敘而班白者
不負戴矣粵命臺駘宣汾洮鄆大澤道演擊汰而民
離湍決之患帝用嘉之封之汾川以處太鹵封允格
賞帥味而下以允格封都以日至設丘兆于南郊以祀
上帝日月星辰先王偕食黎其祭服備其帷帳陳之
圭幣薦之黑繒右社稷而左宗廟制其谿陵明鬼神

而敬祭爲之數薦所以重本也二義實錄云帝命咸

黑典樂爲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噐樂緯及潛夫論等皆作六英寶

萃以六英爲享上帝以中噐卽中命柞卜柞卜呂氏

作倭世紀云魯命倭作鞞先儒作鞞鼓制笈筦壎篪

祥金之鍾沉鳴之磬伶人咸林鳳皇天翟舞之以康

帝功鼓奏以觀聲歌奏以觀舞舞奏以觀禮禮以樂

舞政是以成命曰九招咸黑爲頌以歌九招之就劉

文心雕龍云帝倍之世成累爲頌咸黑見呂氏春秋

作成累字之誤也兔園策引呂春秋咸墨爲九歌六

英堯大章舜大招湯大濩周日酌是以清和上升天

帝樂曰六莖六莖言律歷以調陰陽著萬物也帝倍

日五讖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注志謂顓頊作六莖帝侂五英英者英茂莖者莖根

羿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衡賜以累矰彤弓蒿矢

郭云累矰矢名以白羽為之大羿是以去下地之白

難而民得以佚白難兇頑為亂之人如封豕長蛇之類皆其號名爾以故羿死

託於宗布鴻烈解云羿死託祀于宗布布祭名也說者以為夏之窮羿失之夫窮羿非若蚩尤

能作兵器徒能借叛為盜爾豈宜有祀按字書有羿

云古之射人廣韻云羿古諸侯一云射官而說文乃

云羿侂時射官少康滅之則似以羿為之後世矣故

世紀以為帝侂之世掌射加賜弓矢封之於鉏為帝

司射歷唐及虞而賈逵云侂賜弓矢者羿之先祖皆失所致於是盡地之制受小

昊高陽之經理卒創九州以統理下國正剛均賦以

調民人水中之可居者曰州川有所擁也後世加水故共工幽州作州而蘇子遂云北裔水中非

也九州之制久矣伯禹作九賦爾而說者乃謂禹始

分九州妄也炎黃已九州矣通典等謂帝侂九州蓋

皆定其疆理欲其支脉貫通得所爾非矧之也非若

後世卒意割南益北斷手屬足而不顧其地理者也

蘇以仁義持以信禮為亡為事亡事混美於下故卿

而不理管子靜也動而民罔不欽言而民罔不勸男有分

女有歸壯有用老有終涼風至而陳塵太白高而轉

戰然後倔強惠命因其時而誨其民修其方而天下

定守高陽之道而不務乎其前任智守數以道其常

周聽廣莫以補其明於是致學栢昭而師于赤松舟

人授書于鍾山而拜師于牧德記言帝侂拜師牧德按四極明科謂九天

真王於牧德之臺授侂以靈寶內文帝以道治世遂祕之鍾山而太霄琅書謂靈寶祕文內符九天真王

等以授帝倍藏之鍾山北河劍經則言王子詣鍾山授九化十變之書隱遯日月游行星辰其言難攷李膺紀青城有天皇受帝嚳五符文於此山牧德之臺今在

道御世秉度成紀行星辰遯日月以從天地之固然

故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不出百里而求足

管子舉星畢曳雲稍春乘馬而秋登龍黃斧紼衣漑執

中而獲天下大戴禮云春夏乘馬秋冬乘龍龍馬八尺者充亂龍云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

非也今畫之法尚乎一而政貴乎信故下服度不備待而

得穌故民反累皇道炳燠萬流仰鏡牛馬之牧不相

反人民之俗不相知管子修靡霜雹所沾日月所監亡不

尊親地寶天瑞應誠而至於省方以齊民之物而

登封以報其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貫天下

歸往而人以樂生都於亳殷亳殷辛其始國故號曰

高辛氏或謂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乃鄉春氏之尸氏今睢陽治宋城之地秦再思云周封商後

於宋太祖皇帝初作鎮於此及有天下號大宋叶於皇考之諱又宋主大火而德復在火可謂符契今高

辛陵廟去宋道書謂帝是為王子者借為王子帝生三十而御

城三十里天六十有三載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

丘臺也山在魏之頓丘元和志頓丘西北三十五有秋山縣北三十有帝倍墓寰宇記秋山冢見

存皇覽云在頓丘城南唐以仲春祀帝倍於頓丘三

年一享藏景錄及形神經云王子曾詣鍾山獲九化

十變經一旦疾崩營冢渤海山即秋山也山經九域志皆作秋云山陰今陵見存又云夏中衰有人發渤海山王子墓室中無有惟一劍在北寢上作龍鳴數聲人不敢近蓋仙者言解去多以劍自代也後失所

各已

在四后曹后則一為正三為妃論者以為四妃並列
云四后妄故隨主欲立五后辛彥之曰后與天子匹
躡齊尊不宜有五而博士何安馭之謂
借四妃舜二妃何有常數不學之失
上妃有駘氏

曰姜嫄鄭玄云借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一明者為

正三小為次帝堯因之夫姜嫄既曰上妃則為后矣
劉瑜疏古天子一娶九女姪娣有寢河圖授嗣正在

九房以此清淨專一而好稼穡列女衣帝衣履帝敏

居期而生奔山海經云后稷生子巨迹列子因之太

史公楮先生鄭康成記之是說也先諸
詩而有也春秋元命苞曰姜嫄游闕宮其地扶桑履
大人迹而生稷又云蒼神精感姜嫄而生卦之得震
故周蒼代商蒼神謂借木王者也論衡曰嫄衣帝借
之衣坐德帝所而妊故怪之詩言履帝武敏或問予
曰歐永叔蘇明允洪駒父輩皆辨無是事予曰神理
所在居於忽恍汗漫之間氤氳通行蓋有難廢者今

齊之章丘縣龍盤山上有神迹祠馬皇覽云即姜嫄
所履者亦見十道志及述征記伏探齊地記宋濟南

太守蕭承之立祠於山妻學履之是生
齊帝亦見本史則列子之言未可遽非
弃惟元子披

頤象亢潛夫論云后稷披頤元命苞曰稷岐頤自求

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土食穀注云面皮有
土象頤面為下部下
部為地巧於利也
弃之每異嫄乃收之爰名曰弃

而字之曰度辰世本嫄為上妃天問稷維元子元妃

履大迹而生男恥之三弃草野有異帝聞姜嫄有聖
子乃詔為妃賜姓姬名曰弃名弃亦借芎司徒少名
弃赤而毛弃之恭姬之妾取以入而名弃韓郎伯奇
生弃荆棘數日兵散乃收養之王允云或時禹稷之
母欲妊適吞薏乙履迹邪古今
性敷而仁戲惟稷黍
好怪謂不見怪則亦不異爾
列女傳云性敷而仁簡狄教之時藝桑麻
長研耕稼

為唐天官及事虞夏以耕織為本教發菑糞土別五

土之宜教民時執嘉穀致飴有相之道

書刑德攷云堯使稷為司

馬文子云為大農師齊職儀文云堯命義叔為司馬夏官也虞夏以司馬為夏官奔居其職孔穎達云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天官也契敷五教地官也伯夷秩宗春官也咎陶為土秋官也垂共工冬官也惟夏官不言命然上言禹遜于稷契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不言命官明是稷為司馬夏官也故鄭詩箋云稷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為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穎達不知后稷乃官也鄭氏昏禮謁文讚云稷為天官故齊職儀云奔授人時尊為天官則稷實天官又非司馬矣麥舜天降故云周有麥瑞后稷始貽民以麥種若 皇朝賦占城禾也絳郡有稷山隨圖經云稷播種百谷於此竇莘云山西南去安邑六十七里唐之稷山今屬河中按後魏稷山考 高粱山隨已後改曰稷山 修封壇為田順土造

區廸民降爰而後

云稷始為剛田

以二耜為耦

一剛一夫三百

剛而播種於

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

一手一足哉虞帝乃國之繫號后稷

與台部同一作

桓責晉曰我自后稷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武功部城是十三州志云古文作台然稷之毋有駘氏傳皆作繫其地在 勵百穀而山死 山海經云后稷死於黑齊世不知也 水之山國語展禽之言 世紀云死於黑水潢渚之 野五行書云以癸巳日死 取姑人是生繫蠶世濟其

德祭蠶生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穀是為田祖自商

以來祀之

五行書云田祖以甲寅日生田主以乙巳日死辛亥葬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

及田正之神所依疏弃為堯稷官立稼穡死配稷名為田正詩人謂之田祖籥師注云田祖謂神農以神農為造田之祖而后稷亦有田功故傳謂有事於尊可以及甲祭田祖則后稷田正后土亦在焉然此經言叔均為田祖則自是一人知其仇田者眾不得指云神農后稷先嗇司嗇田祖當別人也 世為

后稷及夏之衰有不畝者失其官守竄居于尉李不畝

非稷之子乃夏末時人國語云不畝事虞夏非也而史記世本世紀遂以為稷所生妄也有辨見發揮尉李即春秋義渠之地成相篇砥石是也今慶州有不畝城生鞠是為鞠陶生公劉

公劉能修后稷之業民保歸焉周道繇興生慶節始

國于邠生皇僕皇僕生弗差弗差生偽喻偽喻生公

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能帥稷者周人報

焉生侯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立生叔組紺

是為祖類祖類生諸蓋是為泰公生亶父是為古公

泰王不畝周家之世最為繆亂世本云公非辟方高

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夷瑛高圉子雲都亞圉弟其世顯甚然史記乃無辟方侯牟雲都諸

蓋故皇甫謐遂以為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吾知其牽於單穆公之言而合之也故遂詳之釋例亦云

高圉僕窋九世孫而索隱謂辟方侯牟皆二人為得之侯牟或作夷歧偽喻即毀喻祖紺即公叔祖類人

表曰公祖世表曰叔類也避熏育居歧陽實始剪商復取于駘曰

泰姜生泰伯仲雍季歷季歷居程見周書古公屬焉

泰伯闕知及弟仲雍竄于荆曼居梅里荆人義而君

之號勾吳古公薨計於近郊而還于番離亦稱越梅里在蓋離

閭城北五十里世本居篇云孰哉居番離孰姑徙勾吳史云自號句吳是也伯卒仲繼剪

髮文身羸以為俗是為孰哉虞仲史記謂太伯斷髮文身非也乃仲雍

也左傳及潛夫論詳之王克亦云太伯教吳冠帶孰哉隨其俗而與之俱保也故吳之知禮義太伯改之

也此與左氏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武

陸氏吳地雍冢在常熟虞山上與言偃冢並

王封其曾孫仲於夏虛為西吳亦曰虞仲十二世而

晉滅之仲支孫卿于周封樊為樊氏樊仲氏卿氏皮

氏虞氏方紐于氏僖五年滅虞定五年於越入吳虞威吳始大

二十四世而越威之有燭庸厥繇常壽夫餘鳧夷胥

門慶息慶師公冶公祖公劉泰伯漆雕以上復姓及夢餘

句壽延番夫槩冶延闔屠逸常開周古蠹禽頗之氏

其以邑氏者偃州州來延陵棠溪堂溪唐溪郁閭及

郁鄭或柯之氏潛夫論又有成氏梁氏公氏延出延陵與州來為二姓篡又有延州氏誤

越威吳流其三子長曰鴻流婺源葬焉寰宇記婺源西七十五村

葬處名倭郎無錫皆吳分也周處云武王追封周章於吳乃封章之子越於

無錫魏畧云倭王自稱太伯後季歷再世而興周即王季子思云帝乙時王季

以九命文王因之故小戎圖云帝乙命王季為西伯

伯為三公賜之弓又再世康王一晏朝而暴公作關

矢鉄鉞得專征伐

睢之詩以諷史遷云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而關睢作幽厲之闕始於衽席故曰關睢之亂

以為風始齊魯韓三家則云康王政衰詩也楊雄亦云周康之時關睢作乎上陸云康王晚朝關睢作刺

也又再世穆王耄荒訓夏贖刑而書不續又再世懿

益衰詩人遂刺又五世幽王不道死於驪山之下申

侯立平王而東遷黍離遂作世謂孔子降王風妄也夫風者風土之詞爾黍

離自是東周之土風東遷之後政僅施於圻內不能形於四方故國人隨其土風如此非謂降也若以黍

離為降則七月何為列于風邪且雅亦有東周之詩世不知爾節南山十月之交乃栢莊之詩亦可謂降

各已

雅乎曰王風者春秋書王之意也然新序又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閱其兄伋而作韓詩及曹植惡鳥論以爲伯封作學者宜勿妄談王政陵遲至魯惠公遂請郊廟之禮未

與而顧用之於是禮樂征伐不繇于天子故孔子傷之而春秋作又十三世而敬王丐立子朝之難遂止

成周三十六八年有星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聖人於是絕筆春秋而書亦終于秦誓吾知秦之必

蹶周也故十一世王然而周卒亾秦卒有天下於呼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詩亡謂孔子時說者云詩亡於陳靈公謬哉靈公之殺乃魯宣之十年春作之作百二十一年矣絕筆獲麟有二論見發揮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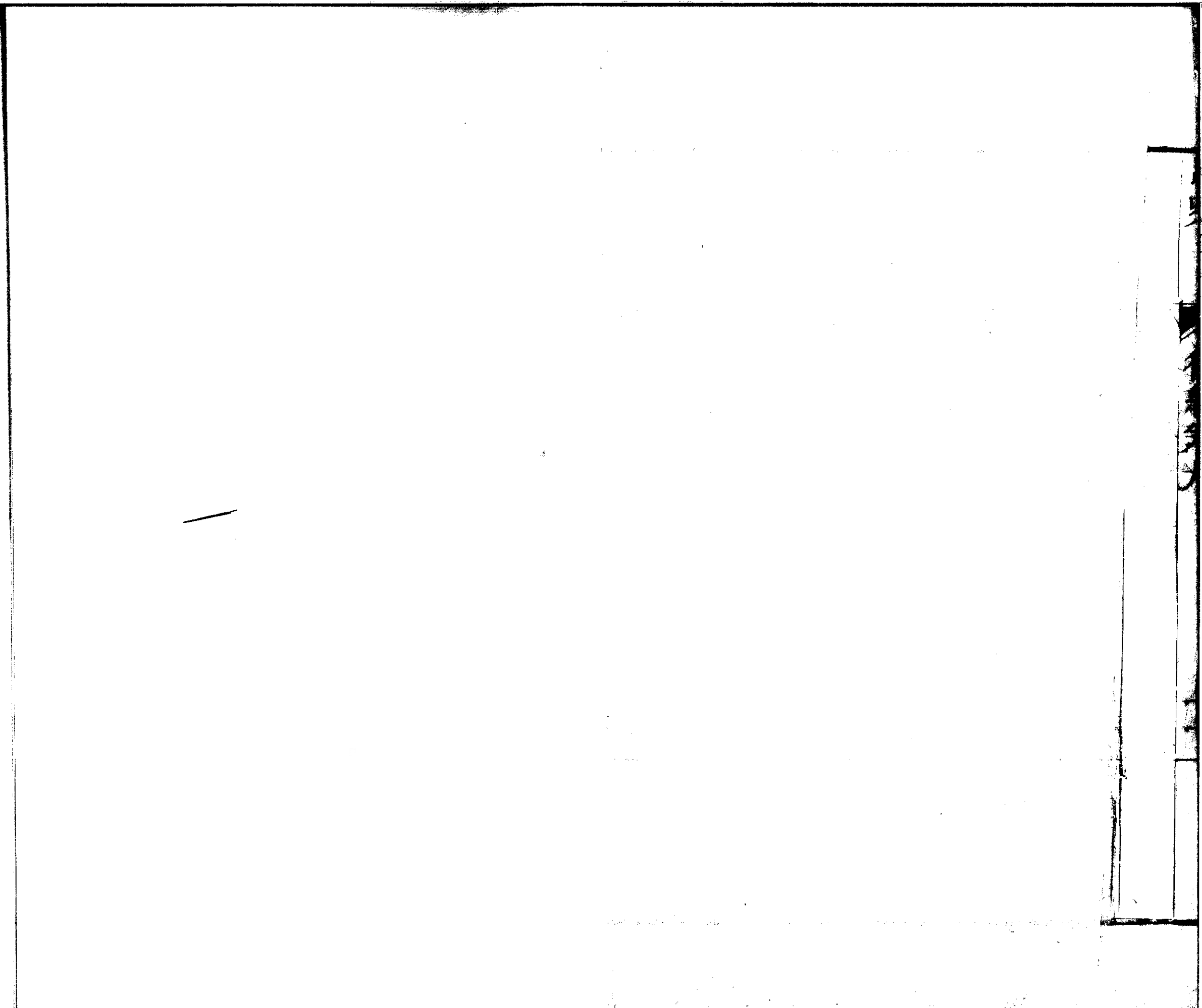
贊 帝遠高辛厥德神靈生而有異自言其名其色

郁郁倪衣薜屋次序三辰六齧遮育工賈以通拜師

牧德樂作五營鳳皇天翟法尚乎一政貴乎信霜雹所沾孰不尊親

高辛紀上

路史後紀卷第九 終



後紀九卷下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高辛紀下

周之初興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而文武之胙又三十有二管蔡成霍魯衛毛駟告讎曹滕畢原豐荀文之昭也考晉應韓寒狄武之穆也而凡蔣邢茅之與

胙祭則周公之裔也

伯邑考之父已亡管叔誅周公為禰也

名號燕陽

閻鏞邠鎬方印息隨彤單縱甯梁項岑鄆滑養盛極

鞏穀謝郭密榮丹陽楊逢觚欒甘鱗主頓鼓肥宮遂

冥麗暴載岐費紀胡康萇解張隗藺運冀潘龐馮沈

賈鄭睽芮魏焦樊巴周徐橋 北燕鮮虞陽樊皆姬

國也七十九國如召祭閭原畢劉等猶是商世所封餘乃後分封者文之昭十有六

而泰之生者十詳譜圖文公采于周在扶風武功成王封其

子伯禽于魯卅有四世而楚滅之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

後周公留相周成王封其子于魯明矣陶潛作諸侯考傳以為武王封之于魯誤也伏云周公致政封魯

老於周心不敢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

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而說者更以為成王以公有勳勞于天下賜以天子禮樂妄矣

有辨說見發揮後有有嶠臧會臧文臧孫公山武仲南宮惠

叔叔仲顏仲叔公孫東門子家子叔子服子我子

言子翬子千子成子寤子孟子駒子有子士子華子

陽子楊公施公襄公冉公為公思公石公之公析公

巫公父公伯公慎公索公肩公良公哀公若公冶公

輸公鉏公儀少施慶父富父賓牟意如仲梁仲顏孟

仲叔季之四孫子陽公族子陽後子揚出季桓世本無子陽子孫公鉏公冶二子傳皆曰

伯及聲意南懿陘般僖榮禽於賜潛閔騫哀隱悼引

毗彌展施衡為穆作昨婣尾鞠麴孟仲叔季之氏出叔

叔盼甚明姓纂出叔達又云叔向繆矣風俗通哀出哀公吳有隱蕃云隱公後鞠氏伯禽後與鞠見王禹

併集云木其以邑氏者臧眾鄆秦運鄆管柳厚邱顏

各已

卽費茂魯

孝公子疆采于臧展禽采于柳孝公八世廢采厚曰厚成叔與邱通姓苑有厚丘費

乏碑云季文封費為氏懿公孫費伯及柳下瑕丘厚城卽居之顏乃齊靈公妃顏懿姬者

丘梁其穀梁梁其伯禽庶子見英賢錄逮項公孫足守秦符璽又

為符氏潛夫論魯又有乙華向非也周公使管叔監鄆與蔡基鄆

間王室周公蔡蔡而辟管爰代以中旄父管故不嗣

周書管叔霍叔經死囚蔡叔杜預訓蔡為放二蔡管叔初亦為蔡故云文王惠慈二蔡後有禽

氏管氏敬仲相齊公伯卒于齊其耳孫修適楚為陰

大夫漢始南陽世奉仲祭號相君有陰氏陰嵩又為

丘自陵氏後周書賜陰嵩至隨複姓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釋例以管叔為周公後管仲

為穆王後皆非蔡叔既蔡于郭凌子胡改行帥德周公使為

魯卿魯治乃復之王邦之蔡澤是為蔡仲子蔡伯生

官侯至平侯徙新蔡益微每賦役于楚遷之州來故

來為二十四世而楚滅之齊世家云周公舉胡為魯下蔡卿士治言于成王復封蔡

書疏辨之孔晁云郭凌地名有蔡氏辰氏盱氏朝氏歸生氏生氏

太史氏蔡仲氏子履氏大利稽氏後周書賜蔡裕曹

叔甸伯二十六世而宋威之哀八年有曹氏羈氏僖

氏釐氏子臧氏射姑氏夕姑氏公彊氏其支于卞者

為卞氏欣氏于牟者為曹牟氏重丘氏子臧氏欣時

臧先賢傳有曹操勵漢而有魏五世劫於典午非高

曹牟君卿曹氏見魏武成伯子爵後附於齊還奔魯而威于楚

各一 後已 卷下 三

成十三年之成子成肅公也肅公桓公皆為卿按成
即邲文王之子不詳名寰宇記引史記武封母弟季
載于邲按管世家季載封冉
又云後世無所見非成也 有成氏邲氏上成氏邲

氏肅氏戰國邲午仕趙始為成氏然周魯皆有成邑云霍處以祿父降而經

至永公威而奔齊晉早卜之在岳於是復霍而登旋

威於晉有霍氏冠軍氏僱氏閔二年與魏俱威叔封司寇采

康及成王降霍以商餘地封之統三監為孟侯宋咸云長

也若云方伯康告云朕弟小子封以為成王 知康告曰衛伯周書謂殷八世頃

侯始侯孫和桓厲宣九十猶戒于國所謂睿聖武公

者五子懿公殺公于狄宋立戴公狄載至徙楚丘子

成公遂遷昆吾凡卅有五世而衛亡秦二世時衛有封威不見經

小王成公公上趙陽羌 師辟閭析龜北宮強梁會

房羗憲祝固祝國祝史史晁史朝史桑太叔卷子南

公世叔仲叔石駘石伯公叔子叔公明公孟公孫子

高公析公甫公荆公文子文子伯子玉子郢子強子

季子齊夏戊夏丁將軍右宰司馬司寇及左右之公

子黃為司馬與石聶彌承禮免勉左右伋壽南晁蒯輒頑

衍林凌纂穆牧冷嗣眷兼孫孟弘洪璧辟憲孺黔渠

朝世監寇鍼文齊開虎孔之氏弘唐改為洪晁錯史作朝又作鼉孔達非

宋出孟亦與魯異如衛經雖嘗為縣長張氏之後以禁異姓復為衛不著其懸氏懸潘氏

求氏仇氏裘氏纂非刀裘也康氏衛氏戚氏儼氏濮陽氏

各史 後已卷七下 四

元氏元咺氏常氏商氏凌氏

因采者也武公孫耳采于戚後為孫氏一作儼

集韻儼邑姓音簇凌即凌人商乃鞅封仇見世本裘之轉

陶叔授民為陶叔氏司

徒氏司徒定四年非宋司徒

武公生季釁采於甯九世居卿為

甯氏周威王師甯越齊威師甯戚

孫權啓吳四世而歸於晉又有

厲氏皓以秀奔魏改為厲氏

春秋之時惟魯衛希王政武王克

商以毛叔鄭從

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劉原父得毛伯敦疑為鄭穆王

時有毛班郭以

成王以鄭為三公有毛氏毛伯氏

毛庶

氏也有衛

武王之封母弟也惟季載少使食于

沈成王立為司空爰封之冉曰冉季是為邾駟有冉

氏邾氏冉氏駟氏

冉即邾見國語冉耕冉會姓纂出叔山冉妄傳多作駟尤繆春秋尹

氏訟聃啓闕章因鄭聃伯亦皆作聃太史公聃作冉或以為借不知其誤今亦或駟乃聃厖國故雲安冉本巴東蠻不可不辨然記皆謂季載封沈唐沈氏表云季載字子揖封沈按成八年晉獲沈子揖豈季載哉疑沈又聃之訛不然

告分南北南後入晉北入宋

有告氏郚氏

國姓之字古少從邑其從邑者皆出後世朱曾之類反謂後世去邑妄矣

伯入周後有雒氏邕氏

音擁又於用切與叔繡居鎔

文公侯之滕卅有一世齊威之

嘗一貶子尋復世本云錯叔繡封滕漢志

以為懿

有滕氏滕氏騰氏卜氏滕叔氏公丘氏鎔氏

王子誤

文公薨畢公高入職焉

姓苑宋大宰錯君又有錯並去聲姓纂云溫泉多此姓

文公薨畢公高入職焉

姓書文

子季孫邑潘既復分龐裔孫畢萬事晉獻公

威魏而封之十世而斯始命文侯師子夏惠徙大梁

各已後已

各已

後已

五

又八世虜於秦始皇二十二年有卑魏藩番龐呂獻豫芮垣

新王呂出魏雙子錡王氏出信陵君孫卑子望京兆山陽番同潘係見食志豫讓卑陽孫見國事

及魏強伯夏曼多令狐宇文新垣葉大夫之氏陳留傳新

垣衍居大梁虛為梁垣氏潘後又周令狐整為御華正賜姓宇文曾孫元超唐復之德棻楚緇系也

侯采馮城為馮氏有北燕畢後萊馮亭春秋有馮簡子杜云歸姓然無致後漢

馮劬亦云魏之支別采馮城東觀記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馮城為氏信都馮和孫跋

為北燕武伐紂原公把小鉞原莊公後亡有原氏佼

氏原仲氏原伯氏跪氏姓書陳大夫原仲後英賢傳原伯氏絞之然後原貫在佼

前已百年鄭有原繁與原仲所謂南方之原也荀侯諸侯之伯晉威之為公

族後逝敖為荀氏郇氏甸氏孫氏孫伯氏夙氏程氏

中行氏伯宗氏籍氏席氏投氏投壺氏風俗通云中

纂引世本孫息食知為知氏智氏孫息後為三族一

為仲行為中行將謂荀中行氏一林父弟首邑於知為荀智

氏一逝敖曾孫歡食邑程為荀程氏後漢荀恁一作

智果諫瑤不從乃別族于太史為輔氏汲古文晉武公威荀

以畀大夫原氏世族譜荀侯荀姓魏豐侯坐酒亡國

正平有荀城故或以為鄭地之荀以故負壘于首以為式俎豆中都斲一木為之象豆而

甲一同坫爵射禮置罰豐西階下音訓謂豐國君以

酒亡國故以為罰爵之名三禮圖云射為罰爵之豐

作人形豐國名其君以酒亡國戴孟以戒酒故崔駰

酒箴云豐侯沈酒荷壘負金自僂於世圖形戒後李

尤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後有豐氏鄆氏出鄭多仕

逸乃象其形為禮戒式也鄭姓纂第

武之穆四于邗為長先是唐有禍成王以封子干

各已 後已 卷乙下

子夔父而謂晉十一世文侯勤周受錫予昭侯立其

弟于曲沃五世而曲沃威晉君之五世文公遂霸諸

侯又十六世而析徙端氏曲沃武公威晉周命為晉君有晉進戊

恭整舅咎羊甲獻射席籍陽栾司籍或以籍席出于荀及士貞樓

季太戊叔魚叔向叔夙季夙季嬰楊食食我凡閭伯

宗伯州公仇公師弗忌曰季子羽之氏叔向叔夙見世本公師成

師後見辨證凡閭見賈執英賢傳及韻姓纂云子羽晉公族復為楚邑大夫然鄭衛皆有行人子羽韓起庶子云曰

其以采者絺郤步涉畜鄙曰偆苦冀解張

楊陽端續温祁鄔羊介翼孟駒州欒及揚于銅鞮羊

舌祈夜長魚五鹿東關邾州晉既分乃封其君于端氏其苦成庫

成古成車成出于苦晉校尉車成將欒書下軍及嘉若欒出

于欒靖侯孫賓采欒隄蹄鞮鮭出於銅鞮共六姓澄城鮭縣有鮭姓自云

鞮氏避事改之鞮纂文音隄隼分于郤郤出于絺自步居温則為

步温郤至采温繇祈易續則為續祈狐鞠居采續為氏先軫封原

胥臣為原大夫次卿也故先穀曰原穀繼于彘且居徙霍為霍伯有先氏左

行氏國語且居蒲城伯後受霍為霍伯康王以虞之幼子公明為賈

伯曲沃滅之有賈氏右行氏賈孫氏晉滅以封公族狐射姑即賈季

姓苑以賈孫出王孫賈者出公生伯僑封揚曰揚氏揚孫氏秦大

夫揚孫為穆取鄭覺奔宋臣雄其出也出公游齊生僑歸周封于揚

而温則狄威之僖十一温子奔衛叔虞後或為狐氏世本有大狐氏小狐氏溱

後已下

為大狐氏射姑為小狐氏大狐容即大戎氏云唐叔子孫在者然狐本重耳外祖狐突卻陽狐皆采温故後以狐為温出蓋

討不庭錫之梁山奄受北國是為韓西衛滿伐之而

敵于海韓侯為燕師所威宣王錫之外紀云平王時晉滅之曲沃并晉有韓萬

為戎御復采韓原至景侯始命凡二十有四世秦威

之萬唐叔十一世孫預以為出曲沃故或以為成師之子俱妄有韓何橫俠瞿言

賈褐李呂賈謚韓壽子隨外家姓至後充復諡所謂以恩繼情者李嗣昭本姓韓又周賜韓褒

侯呂陵氏後為呂氏及韓侯無忌公族韓褐韓籍韓嬰韓信信

都之氏籍嬰信三韓見姓纂韓褐見英賢錄公族乃厥子無忌曰公族穆子厥之玄康

采趙藺為藺氏哀侯少子姒采平為平氏姒氏張氏

灌氏良五世相韓佐漢灌夫父張孟幸於灌嬰因氏信之後又有韓餘氏信敗

於參合後亡入匈奴景帝時子頽當赤來降餘匈奴中為韓餘氏于之後有于氏邗

氏孟氏晉有孟芮孟大夫也唐邢之孟万紐于氏東海

于公裔孫隨拓跋隣徙代為万紐于氏至孝文復為于外都大官新安公栗磾六世謹從孝文入關始籍

長應侯次四晉戚之有應氏深氏韓詩云成王戲弟以桐葉圭封之周

公曰天子無戲言請封之王應聲而封曰應侯呂春秋則以為為封叔虞狄子寒侯偕武

穆也後各為氏唐表云成王封母弟孝伯於狄城為狄氏孔子弟子有狄黑廣韻云春秋

狄國之後漢有博士寒朗乃武王子寒侯後而游俠傅寒孺乃以為出后寒姓書以韓寒聲變則非也然

朗說為姓寒周公之祚七長魯禽父次凡伯為凡氏邗氏

汜氏次伯齡封蔣男爵後以功侯二十二世併于楚

有將氏定氏次靖淵封邢侯爵威于衛有邢氏陘氏

僖二十五年玉篇作邢輕干切非是乃金邢丘正音形次祭事文王受商之命

祭叔為卿士祭公事穆王祭伯襲國有祭氏謀氏訾氏祭公氏祭叔以

不祥改為訾音紫次胙次茅胙入南燕有胙氏作氏

祭公氏見姓解茅有茅氏茆氏茆本立絞切俗以為茅若夫周隸之國則伯

鹵之孫仲奕武王封之閻晉威之有閻氏奕氏大野

氏一云昭王少子生手有文曰閻康王封之閻城一云唐叔後成公子懿采於閻晉威之俱非晉威之

以賜公子懿爾周書閻慶賜大野氏至隨復唐姓錄以仲奕為太伯之曾孫亦非號仲號叔

文王敬友二卿國語亦母弟也馬融云叔同母仲異母仲曰西號後遷

上陽為南號而留者為小號號晉威之東號威在春秋前西號下

陽威在僖五年小號威在莊七年叔為東號亦曰郭叔見王會解郭輔碑云王季中子文王

卿士采于號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平王奪其地與鄭楚莊責王乃求

其裔孫序封之陽曲曰郭公晉威之有號氏郭氏制

氏若上陽夏陽西郭南郭南伯之氏又李子和本郭氏賜鑠康

公卿後有留氏劉氏康氏官師氏帥氏鑠後世作劉晉

師曷以晉諱為帥氏文王之異弟輝之子渠封岑為岑氏唐表作耀

武王封之亦有王氏虔仁氏鉗耳氏籍耳氏虔仁氏仁氏

此王季之穆也王氏望馮翊狀云王季第四子虔仁居湟水西羗音訛為鉗耳隨改為王

氏唐有王宗按隨九門令鉗耳君徹頌云朝邑人王子晉後避地西戎以地為姓今廢天德軍牟那山有

鉗耳觥故英賢傳云鉗耳本胡姓然以為子晉後則非矣成王侯次子于翟為翟

氏姓纂云少子非又封其支于彤為彤伯宗伯是為彤氏廣韻

形又封幼子臻于單單世卿為甸侯有單氏靖氏單

伯氏旗氏柯陵會單襄公卿士單昭王子成公男後

有成公氏李利涉編古命氏成公生與李斯男由同時遂不仕宣王封庶弟友

於咸林曰鄭一作械林襄八注鄭子國為司徒死戎難子武公以

夾甫賜號鄆十邑徙拾爵伯二十有二世韓滅之厲公

居櫟文公徙新鄭漢侯成碑云文王之後封鄭鄭共仲賜氏曰侯非有鄭藺語京將良

孤尉具司髡燭禪諱堵泄洩羽渾然游遊駟國渝俞

喻論軍會雅邃繻罕豐贖歛僑參取薑薑印頡梧儵皇

嶠佚衛五十姓游望廣平遊望馮翊禪通作諱渝通作嶠固出子嶠衛青乃鄭季孽子穆公十

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非卿存者罕駟豐印良國游七族也及田章封具羗

憲彊梁趙陽史龜去疾大季公文公德共叔世叔大

叔子人子強子駟子罕子孔子哲子國子游子寬子

然子羽子軒子葦子旗伯有馬師東里行人西門西

宮京城侯伏賀吐之氏凡三十六子旗豐施之字子人穆公弟語字呂春秋鄭大

夫公息房而世叔討論乃子太叔游吉西宮則鄭執政所居苑纂未詳侯植從魏孝政西遷賜侯伏氏又

賜賀吐氏姓纂引世本云宋司城子葦又云季平子支孫為子葦氏按二國无子葦乃七穆子然之子册

之字奔楚爾子哲一云楚出亦非宣之子三一尚父為楊侯地記熊渠伐之

一食陸鄉曰陸侯陸氏譜宣王支子一封謝丘為謝丘氏見盟

會圖云皆幽王封人表有謝丘章平之子三長曰精封縱為縱氏精

各已 後見天七下 上

縱氏

見英賢錄

次日唐封梁山為梁伯

千姓編云平王少子唐

少曰

秀封汝川謂之周十九世併於秦為周氏

併其地為汝南郡烈

繼文昇興晏安宏明隱壽容休雄揮寬員成邕十九世邕生秀秀生仁漢興復封汝墳侯周仁也號正公

或云赦出非長安沛二望被後楊侯曾孫失國平王以賜晉封叔盼

後氏為楊洎堅為三世而為唐有梟氏屋引氏越勒

氏普六茹氏

楊誅元感賜梟氏周賜楊紹屋引氏一為君口引氏楊忠為普六茹又為普陋

如楊粵為越勒並至隨而後 惠之子帶封甘曰昭公子成公世官

王所有甘氏甘士氏甘先氏甘莊氏染女氏鑿氏

即叔

帶甘先甘氏頃之孫武強滿為武強氏姬氏周氏

唐

以

諱改姬氏周望長安

簡之子儋季為儋氏

子恬

景之孫封陽樊後

宅無終為公翁陽氏陽樊氏無終氏

陽氏譜云春秋未宅

無終因陽樊而易氏仙傳拾遺陽翁伯適比燕葬父無終山為右北亭人天祚玉田事亦見于寶記范通

燕書云後有雍於無終山獲王敬之子封郵為郵氏

是也各世以陽氏為景王少子郵靈王之太子超古幼有成德以諫廢年十八而賓

是為晉

字子晉或云名晉一云謚或云字子喬坤監云字開山俱妄

子宗敬為司

徒號王子家平陽為王子氏田氏緱氏王人氏王氏

李氏拓至氏可頻氏乙速孤氏

王氏二十翌及琅邪祁諸房皆出子晉可

譜者以多仕齊周書王秉王興並賜拓至氏又王雄太原人貞觀志西魏賜為可頻太原王顯後魏賜為

乙速孤遂名康公願封燕

多奭乃實字世紀以名公為醴泉人為文王庶子而富辰所言

無召乃以郇為召蓋以下泉言郇伯而黍苗言召伯爾非也傳言公封燕九世惠侯始就國亦妄康

王復為太保年百有八十其長居燕而支襲召召世

為伯王安石云元子既國燕次子守者猶食邵也有召氏邵氏召伯氏東

陵氏傳又有奭氏盛氏非也其分于唐者為陽伯齊威之昭十二年

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左云伯欵迫逐遷之然本日唐即閔二年威者是也北燕歸國不

達于始皇三十二年太史公曰燕

之社稷血食者九百年於姬姓獨後亡抑召伯不鄙

其民有亡執之德也後有燕喜攸繆釐噲快喻之氏

秦已卯年亡喻本音快盛伯子姬姓之長降于齊有盛氏痛氏

穆天子盛姬國春秋書成公羊云盛也韻譜姓纂云先姓奭後改為盛蓋以漢元諱意其字曰盛而名公之名字皆為奭也盛姬卒王改其族為痛氏急就章有痛無忌密公榮公瑕公長伯

賈伯桃叔尹公廉龔伯甘單公暴公詹伯家父巷伯方

叔邛叔世卿家後各為氏又有尹公氏奇氏榮叔氏

南宮氏榮伯氏芳氏奇出尹芳出方伯與大夫有瑕禽瑕辛世本暴辛公作墳宋云

平王諸侯樂書平王時人風俗通諸侯也賈芮等伯非爵芮為司徒寰宇記封芮為附庸妄齊侯

滅穀秦穆滅滑楚文滅息晉文滅巴魯滅項巴楚昭姜巴姬

國與風姓巴別輿地廣記云武王封商姓為巴子七國時與蜀俱稱王張儀虜之為巴郡有穀氏

滑氏滑伯氏英賢傳息氏息夫氏風俗通巴氏通氏呂春秋

項氏劉氏辛氏羽敗並賜姓劉項伯封射陽侯與桃侯襄平臯侯佗及元武侯皆為劉後

周賜項曹為辛氏召公輔周西伯夫人紹兩交龍不樂遂娠

生子有文在手曰盛因名氏之年十有八封之譙侯

各已 後已 卷之九 二二

晉武公滅譙有之為譙氏焦氏

李利涉盛氏譜孔至之說同以為譙侯因

為望其地譙國焦縣

漢東之國隨為大楚滅之有隨氏少師氏

世本

楚滅鱗宋滅之宮虞滅之紀遂齊滅之岐鄘周廢之

養頓徐胡入於楚肥鼓魏焦入於晉則麗屈於秦而

鮮虞則在狄極入於無駭而隗丹睽載逢冀冥主亦

衰除矣後各以國令氏

甘鱗主逢觚樂等見潛夫諸論載姬姓見風俗通

考

王封弟褐河南曰東栢公至孫惠公傑分其子姓于

鞏以奉王曰西惠公號二周赧王之立二周分理四

十九年秦取西周遷東惠之孫咎公于愚狐王崩秦

昭取西王稽

次年

七年秦莊襄取東西周地而以陽

人聚為周君祀

東周後有咎公西後有昭文君西周王城東洛陽也史遷于此極為紊亂

二周封滅歲月俱不能詳蓋時二周微甚紀錄茂載二周比亡才七縣譜云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

君使奉祭祀於周亦未深媿矣輿地廣記徙西周君於愚狐東周君於陽人聚娛矣

二周以來詳見譜中山武公東栢公子也厥後栢公荒淫不恤國王

問晉史餘曰今諸侯孰先亡對曰中山乎二年而魏

拔之處之靈壽

烈王十二年國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栢公徙靈壽按樂羊為魏拔中山封

之靈壽史言趙武靈以惠文三年威中山遷其君于膚施是也漢於此置靈壽縣

藝副輿嗇

種稷賓校顯黨惠偏公富太泰亞辟組驪治聚治鞠

鞠儉技支宰忌舞虻

三十二宰忌周公後幽王內史栗子乾封元年改武惟良為虻

氏風俗通文出文王隱公時有武氏子唐書平王世子手文曰武為武氏妾

及王孫王叔

王子賈孫王史內史公祖叔服太伯黑肱黑肩西周

武強司工陳留之氏皆周枿也武公世子稱西周氏共王子圍後為三史

氏鄭有王子氏齊衛吳皆有王孫氏俱出周王惟漢楚王孫出任伍員英賢傳陳留姬姓國因為氏

封之衛唐表云封周仁攷之非文帝時有周仁無封也元鼎四年武帝至河南南求周後得姬嘉以

三十里封為周子南次妃有娥氏曰簡狄一作棗翟即簡易也

君光武復封于衛干寶作索倓繆書中候云玄鳥翔水遺卵娥簡易拾

吞生契封商後萌水易注云易疑浴娥簡在水中浴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為湯呂春秋

娥氏二佚裔為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令燕視之鳴謚隘隘二女爭搏之覆以玉匡遺卵北飛二女作

歌云云故史有行浴遺卵之說列女傳云姊妹浴於玄丘之水即晉丘之水今浚儀清丘一曰玄池寰宇

記簡狄浴於晉丘之水云云即此水然湯自從易不從易也

仁而有禮飲食必鼓感乙致胎乙燕也持男子之祥感遇生子

非必吞卵歷代遂於禡壇立卵石故東哲議禡壇有石以為吞卵之象經無文乞徐之張掖記謂所感在

縣界雞頭山之黑水云簡狄所志所謂修浴重丘之水也去佻都遠矣颺而生于寶云前

已背坻而生禹簡古作萬從奴也聰明而狄胸剖而生契

仁堯命司徒使布五教而民輯及虞不廢是以受商

賜姓子氏商人謂之玄王所封乃華陰鄭縣有樂都城故潘邑也世本謂契居

蕃是矣中侯握河紀云弃契皆堯封長發箋云堯小封舜末年益為大妄也子昭明居砥

石世本復生相土克承商業始居商丘出長諸侯威

武烈烈至孫寘為司空世事虞夏十有二世而湯遂

興傳二十有八王國幾亡者五而紂遂失天下姬武

王居之乃封其子武庚於邶借即邶邶叛周公攝伐

各已 後已 卷下 十四

殺之更求帝乙之元子魏子啓邦之宋戶東夏爲周

客魏卽微紂之母兄母未后生之商法不得立故成

王曰殷王元子而樂記左氏史記云武封之妾也

微圻內國名胄子雖遷爵而班爵不及故者三十有

二世君偃不道齊魏楚戮而三析之偃謚康見呂覽國事有幾

微衍尾沃據卿穆止舍近宋邶郟劄石以感懷旣椒

督沙猛政正栢完牛完遼察虞華彰還狂白朱耦鄒

郤邊坎冀仲因靈祿虺勃聖省牽仇錯銳兌左宗正

所六十四又有楚疋並音所錯音措牛金後爲牢又

爲遼魏將以難爲奈周遼兀復爲牛矣朱暉傳注

東觀記先宋微子之後以國氏宋滅奔碭易姓朱氏

後徙宛風俗通又有宣云宣公後邵姓解有高契二

氏及王夫皇父空相事父不更幹獻申屠三仇魚孫

圍龜樂主白馬黑夷鳩夷不夷艾歲西鉏中野卽利

子朝子奢子蕩子罕石師左師司城司寇司馬司徒

右歸公朱陽門季老微生孔父髡侯老男拜官武信

復三十八日夷不夷幹獻見世本魚孫白馬見風俗

通不更不茅見潛夫論墨夷見邵氏姓解世本楚大

夫公朱高出宋公子朱宋與季老男氏巨辰經氏三

義事懷王封武信君爲氏姓目夷不茅西鄉已氏木門東鄉祝其及木坎合向

皇樂戎御魚鱗蕩氏于采也祝其出戴公子祝其而

又有鍾氏之出州犁木氏出木門風俗通宋大夫西

鄉錯隱者西鄉曹又南雍闕爲皇父漢皇父鸞

乃爲其支于戴者鄭取之有戴氏留氏菑氏隱十年

皇甫取戴附庸不言滅姓段采褚爲褚氏石氏褚師氏恭

書戴公後以謚爲氏後巳下

十五

于字子仲思之曾潛公生弗父何義國其弟四世孔

父嘉之難子木金父逋于魯為孔父氏孔氏生祁父

為防大夫子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字叔梁姓

紇封聊生皮及尼孟皮襲聊為聊氏姓又有聚云

音紂又尼母顏野合謂非正聘詳少昊紀家生而獯

頂故名丘而字仲尼本史記家譜皆作巧頂縉書言

孔子反宇世本云反首張面言頂上竅也淮人謂堰

水平漫為圩然字書集韻舉音為篇說云頭妍從翻

誣矣世言顏氏禱尼丘山而為名字四十有九表堤

眉谷竅參臂駢脇要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謂長

人事詳世本及孔子家譜祖廣博聖也為魯司寇齊

人患焉歸女季氏子乃去之歷于諸侯莫能用也十

有三年而歸于魯敬王二十三年去魯哀十一年冬

梁頌年云歷然後樂正禮得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

春秋以示炯戒自惟商後而宋不足徵乃述考志追

商頌以尾魯故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不亡

幸於宋也反魯蓋六年而沒敬王之四十有一年也

商頌宋頌也頌襄公之詩爾敘詩者以為正攷父所

得商詩中言湯孫而毛鄭遂以為太甲中宗之詩妄

也夫言舊伐荆楚襄公事也萬舞有奕非商樂也蓋

宋有商王之廟而詩為宋祀之詩此常理爾故韓嬰

馬遷亦以為美襄公時蓋因而誤之此宋也而謂之商

佐戴武宣非襄公時蓋因而誤之此宋也而謂之商

不忘本也六執論云文王創基至魯僖間商頌不在

數矣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

各已

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
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材哉松栢芘芘在於斲
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爾松栢小材有挺而
整布衆楹大材有閑而靜別既各得施則寢成而孔
安矣拱成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
綱繆牖戶之義也疏云景山泰山誤矣商有景亳之
命而衛詩亦言景山商之山也顧伯邨乃以為宋人
幸周室之衰又謂夫子存之者以見二王之後有此
覬覦焉足知聖人哉

初武丁封季父於河北曼曰蔓侯有曼氏

蔓鄧氏優鄧其出也廣韻云封河北為鄧誤杜云鄧城在潁川鄧陵滅于楚

有鄧氏登氏鄧侯氏養氏聃氏騅氏莊十六年滅優人後

有優鄭憂氏蔓姓鄭之分楚武鄭莊妃祖庚封弟文於苑有苑宛

庚氏左傳有苑何忌死鎮碑失之封子于權楚人遷之鄒處為鄒

氏那氏權氏莊十八滅今為那不知鄒也姓纂以權出鬪繆非太丁侯母弟

堂陽為堂陽氏城冢記蕩陽番署御姓國也四時茶共

梅稚定巢郅同黎比髦扈段瓦鐵繁沛來向施蕭饑

索空桐鮮虞皆子國也二十六詳國名記西伯戡黎武王復

以封湯後黎侯豐舒奄之有黎氏犁氏六韜決大疑云甲子武王

封湯後於犁殷後於宋三百以為殷社黎犁也即黎陽故陳球碑作犁陽商國萊侯與太

公爭營丘及齊復入萊共工浮柔奔棠晏弱遷之邠

有萊氏邾氏浮萊氏浮氏在國東曰東萊蕩則秦滅之一曰湯社

巢則吳滅之昭二比干則受剝之千四月四日生武王封墓貞觀十九

再封之贈大梅伯則醢之矣有蕩氏比氏梅氏枚氏師謚忠烈

梅伯氏武王封伯元孫黃梅曰忠侯居楚鄭間以梅為氏韻云梅伯本出于姓歐文忠梅氏銘云

各已
後已
卷七下
十一

遠出梅伯世久比于死子堅逋長難林為王氏林氏

籍不明忽也王望及則河間林王為十德之門邵氏成王以商之

云少師比干後鄧名世久為無失之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錫魯公復

以商民七族賚康叔陶氏施氏嬖氏錡氏樊氏饑氏

終葵氏皆商之族分封後為民乃商之巨室故賜桃

子蕭姓春秋時猶在鄭穆公少蕭人則楚滅之宣十

太心采桐門為還氏桐門氏大心戴公于衍後是為

為氏非夏有蕭矣蕭道成遷劉宋七世號齊衍代之

為梁世四易入於陳又有孛氏蛸氏饕餮氏齊武改

東子響為蛸梁武賜豫章王綜為孛然宋先已而乙

氏湯氏殷氏商氏祖氏亳氏薄氏北殷氏殿氏武氏

皆湯後也姓書乙出天乙非本吞乙爾江南湯悅本

徙撫因訟次妃墜豐氏曰慶都生堯有紀篇言或

陳鋒傳又言堯次妃有陬氏曰常義生而能言髮迨

其踵是歸高辛生太子庚及月十二山海經云義和

生十日又曰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蓋月當為日十

日者謂以日名如甲乙丙丁之類云義和者乃常義

有陬氏也大戴禮名常義傳作尚儀作常儀又作常

宜士安作常耳失之陬音輒見大戴史漢世紀作媿

訾氏非也劉敬叔異苑云誼訾氏生而髮與足齊墮

地能言及為帝室八慶日而生八子皆有賢智世號

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年

代歷云陳留氏生八元蓋誤有陬為陳豐誤陳豐為

陳留八元實沉闕伯曼龍叔戲巫人續牙馱越也戲

爾

卽叔 八元為虞布五教十六相十六臣爾姓書以實

沉闕伯居曠林干戈日尋后帝不滅遷闕於宋是為

商沉于大夏是為參後有實氏參氏闕氏遏氏堪氏

奮氏龐氏擣氏商丘氏實沉為陰陽宮闕伯為倏火大神續牙友舜

於貧貴而遺之為續氏經云帝俊生身是也人表韓非說疑淵明二八目皆作續

牙蓋謙者多以牙為身也晏龍事虞為納言是主琴瑟生司幽是

為司幽之國有龍氏卽龍也巫人封巫為巫氏生載民

載民盼姓經有載民之國韻作載國誤其侯于蜀者更生號後分

苴苴侯好于巴故巴仇蜀蜀伐苴苴侯奔巴巴求援

于秦秦之滅蜀遂及苴巴有蜀氏苴氏葭氏蜀志云帝倍封

支子于蜀是為蜀侯秦滅之為巴蜀二郡蜀王弟葭萌封苴叔戲生搖民搖生居

越生女且為搖氏漢海陽侯搖無餘世以為越後未悉爾高辛游海濱

過棘城闕顓頊之虛樂之暨其歸居獸越于昌黎邑

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漢初敗于匈奴退保鮮卑之

山曰鮮卑是曰烏丸隨國經山在柳城東南二百里又棘城東塞外及遼西北百里

亦有鮮卑山皆其地杜佑不能詳魏初莫護跋部入遼西置國大棘

城之北曰步搖徒河涉歸進拜單于二子長吐谷渾

置國甘松南孫葉延為吐渾氏次若莫鹿遷徒何之

青山以大棘顓帝之虛徙焉子皝遂王燕前後南燕

皆出也詳餘論又有豆盧賀蘭慕輿慕利莫護庫狄豆盧

寧本慕容歸義賜姓北人謂歸義為豆盧也賀蘭本鮮卑依賀蘭山谷者為氏及裕慕容之

氏西秦鮮卑大人裕苟降沐有慕氏出此姓苑柔僕

又有慕氏晉書慕容有熊氏後因山號妄

嬴土亦帝之裔末也山海經柔僕之國帝高辛崩而

帝康立襲高辛氏陳伯宣以帝摯為少昊而以少昊

為皓之子尹子遂有少昊逐弟之說妄也按少昊在位八十四年摯在位九年摯立不善而少昊之德在

人如此夫何疑哉世紀云摯母於四人中班最下而摯於兄弟中年最長故登位後立弟放勳為唐侯按

唐音致人必誤為摯而繆為帝康之立不善九載以

少昊爾世執有名曾祖哉

其仲立是為堯故議郎衛宏云摯立九年而唐侯德

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諸侯造唐朝致禪焉又云摯因委心為臣堯知天命乃受而封之高辛

蓋意逆有子玄元堯封之于中路歷夏侯服國盡為

中路氏路氏辛氏僑氏囂氏

囂見世本僑出僑極姓書辛出董非堯封

舜故舜郊嚳而商周用禘

路史後紀卷九下終

高辛紀下

後紀卷第九下

路史十九

姓也者性也與生俱生者也山行十驛形不脫祖
水行千里性本其處山有形水有性是故性不可
易子孫十世不免性類我者諸姜之性弘諸姚之
性仁張王之性寬李趙之性慤劉范性急嬴偃性
雄呂尚性惰熊羊性異姬黃性廣曹儉性褊豈聖
人固爲區哉所以別亂兆明人義也傳曰男女同

姓其生不繁行路有禮惟其原有以使之也余起路史既歸天下之氏姓見孔氏之出高辛老氏之出少昊既爲周著而後怪佛者之來獨靡適從不姓不氏而孤出乎神州之外爲其徒者纍垂出沒百千萬億至亦自蔑其姓氏而從之嗟乎彼之教以滅道來不知所從去不知所往不仁不敬理固應爾而乃不知先王大倫實亂于此今夫削頭鉢食羣趨而輩脅者誕謾誣調莫不佞佞自以爲得高視濶步至不認其宗祖父母兄弟是豈名人也邪冠昏喪祭此人道之大者也自天子至庶人兵

戈戮殺亦不過此四者而已而今也冠昏易亂而無以酬生喪祭蔑薄而莫以報死而又奚以生爲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父兄子母所以窮理飲食裘葛所以盡性而歸根守白凡所以至命也不窮理不足以盡性不盡性不足以知命窮理至命固非可躡等也而彼佛者每得其偏而不蔽其全故知性者必違乎理命知命者必違乎理性每執一見自爲至足亦可謂不知務矣吾夫子亦何嘗蔑性而薄命哉雖然弟子之惑滋甚若老之說修而上之至於無上清虛之境人皆空濛散爲清

陽之氣虛無縹緲無有形質從佛之說修而上之
至於果位入三摩地人皆罔蕩斂爲善爽之鬼寂
冷坐結弗復變化而無有君父妻子朋從之與往
來且以父祖子孫人之所以爲際而冠昏喪祭生
之所以爲奉者也奈何有父祖而不得其所以爲
奉有子孫而不得其所以爲際父祖子孫冠昏喪
祭旣無以自盡則亦奚用於有生寂冷坐結觸輒
散弛而無有形質則亦奚貴於有我哉究言索理
固不足以滿神禹之一笑是以聖人於此必因乎
父祖子孫冠昏喪祭事上而爲之制使之不失其
本原而後已然則教者其可以不嚴所道而沈迷
乎寂滅誕謾之區哉自古及今亦有不仁義之真
仙若無君親之佛覺乎別生分類人道之極摯聖
人之所甚急而不可後者顧可厭而弃之歟

路史後紀卷第十

疏侂紀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姬姓

世謂堯生伊長孺家而姓伊祈也伊祈乃炎帝之姓堯姓姬出于

唐學不為伊蓋昔以堯與炎帝俱火德王故謂堯為炎後自漢以來有是說世遂果以堯為炎帝子孫因云姓伊祈失之世紀云慶都寄於伊長孺家故堯從母所居為姓又云為祈氏或從母姓伊姓非其本姓亦自辨矣稽古錄從之為祈姓誤也靈臺碑言昔者慶都兆會穹精氏姓曰伊則伊其母姓爾然亦不得為祈云

高辛氏之第二子也母陳豐氏曰慶都

史作陳鋒借

嘗觀三河之首

見春秋合誠圖注云

赤帝顯圖奄然

風雨慶都遇而萌之

帝堯碑云其先出自塊隗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于常羊慶都

交之生伊堯不與凡等龍顏日角眉八彩讓自侯伯游于玄河龍龜負銜投鈐授與然後受命按合誠圖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腴流潤大石之中而生慶都於斗維之野身形長丈有似大帝茂食不饑年二十寄伊長孺家觀于三河之首常若神隨赤龍負圖出慶都讀之云赤受天運其下圖人衣赤衣光面八彩鬚須尺餘長七尺二寸兌上豐下足履翼星題曰赤帝起成天下寶奄然陰雨赤龍與婚龍消而乳堯既乳視堯如圖及堯有知慶都以圖與之此事正類後魏序紀詰汾力微之異黃雲覆之

震十有四月而生于丹陵

見遁甲開山圖及世紀漢鈎弋夫人生昭帝妊身十

四月上曰昔聞唐堯十四月

曰堯

本只作堯三士為堯讓也惟士能讓

士爾魏周訢曰吾所賢者堯舜堯舜名世以為謚者非也辨見發揮

是曰放勳

王功曰勳達于

四方曰放或曰以帝德偁後人則曰放勳所放

在堯以帝德終前烈則曰重華所重在堯也

十尺

孔叢子及世紀按合誠圖云赤帝之為人視之豐長八尺七寸

豐下兌上龍顏

日角八采三眸

合誠圖云光面八彩謂八位皆有光彩注云彩色有八者非而孝經援神契及元命苞乃云眉有八彩書大傳等遂以為眉如八字妄也王充宣漢云正使堯復此齒舜復八日眉

鳥庭荷勝琦表射出

援神契注云堯火精鳥庭庭有鳥骨表取

豈八眉哉朱鳥與太微庭也朱鳥戴聖荷勝似之堯碑云性發蘭石生自馥芬琦表射出雙握嘉文手有文也

握嘉履斐竅息洞通

合誠圖云足

聰明密微其言不

式其德不回

大戴禮

仁如天智如神明如日而晦如陰

仁以蒞之智以周之明以察之晦以蓄之

好謀能深和而不怒憂而畏禍

各已

卷之十

二

快而愉

莊子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堯之為君也

年有十三佐墊封植受

封於陶

墊為高辛封植陶今廣濟治定陶故范曄謂定陶為陶堯所居皇甫謐繆為舜陶之所今

壽光有堯水伏琛晏明人察物昭義崇仁禁詐媯正

法度不廢窮民不敖亡告苦死者而哀婦人底德靡

解百姓和欣於是改國于唐

輿地廣記堯為唐侯于此餘詳國名記有說別

見勤勞不居儉而用禮不貴時巧不視文繡温飯煖

羹不饑不易褊衣袿履不敝不更御蠅梓土枕夏葛

衣而冬鹿裘栝柱采椽為人愛費

儉吉德也然世之言堯舜者多過實

六韜計用云堯王天下世謂賢君其治則宮垣室屋

不聖也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展也淫佚之

樂弗聽也桶椽楹柱非藻飾也茅茨之蓋弗楡齊也

歛衣袿履不弊不更為温飯煖羹不酸穢不易尸于

云人君之有天下瑤臺九壘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

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

鬻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璞馬堯蓋不盡然也由余亦

言昔堯飯於土簋飲於土型而墨子且謂堯黍稷不

式羹馘不重飯士啜啜土鋤又淮南五術云大路不

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菜食不毀布衣揜形韓非至

謂糲菜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麇裘夏日葛衣雖監

門之養弗虧于此者故紆而非中道者悉不取不

以鶉居易九市不以私故留耕時水處者漁谷居者

牧陵阪耕畚臯澤織罔是以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

宜其材故人得以所有易所亡所工易所拙而上下

達矣 見文字淮南子所謂安天下之所當安 欽明文思內行謹飭篤孝

慈仁敬使人知子弟之道仁恩被于蒼生德化孚于

四海故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也 欽明文思駿德也欽為仁明為

各史 後已 卷下 二

禮思為智文為義四者易之元亨利貞也而聰明文
思者性矣天道主聰故言明文思而以欽冠之性圓而成德顯而用
主欽故言明文思而以欽冠之性圓而成德顯而用
與天下治而不為貪以天下強而不為廉允恭克讓
與道合矣年十有七謾以侯伯恢踐帝靈臺碑云堯以侯伯恢踐帝而許叔
重謂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於丹水楚今唐州亦見
御覽二百七十一董仲舒亦云堯發於諸侯而蘇秦
說趙肅侯云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只尺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淮南子云堯無百夫之
郭舜無植錐之地禹無十皆昭書云陶唐
人之眾作文者之常蔽曰陶唐氏
然邢昺謂未聞堯居陶與湯稱異穎達亦謂書傳未
聞有陶疑陶唐或共一地不知爾雅說文陶丛再成
者在於濟陰永初山川記堯都於平陽今晉之臨汾
先居陶後居唐曰陶唐氏也
晉陽有故堯城姑射山元和志有堯帝廟在臨汾東
八及南六里世紀謂自唐封從晉陽及為天子都平
陽繆也平陽太原大夏大鹵夏虛晉晉陽七名一地
寰宇記云平陽今晉晉陽太原也然魯衛皆有平陽

非堯安邑夏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霍邑至平定
都矣有故晉陽城本永安地去晉四百里皆右

太原地開皇十於并城中古晉陽置太原縣皇朝
為平晉軍九域志翼之堂陽有堯臺九門城郡國志

云信都堂陽九門城古臺二並號堯臺城塚記堯臺
二所九門城縣所造又今河中有故唐城在絳之翼

城西二里故通典以火紀德謂赤帝詩含神霧云慶
謂堯舊都在蒲也

生赤帝色尚白家語大戴禮云黃收純衣彤車白馬
伊祁堯土王色尚黃非

乃立三公六卿百揆暨百執事大傳舜攝時三公九
也故使百官事舜富而亡驕貴而不舒居於明堂斥題不枿

土階不戚茅茨不斲泊如也明堂之制如此非皆居
也潘尼云古之為君無

欲而至公故土階茅茨之儉墨子以為堯重先務急
居土階三等堂高三尺非所以為儉者

親賢明駿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穆乃辨章于百姓賢

不昭明而協和於萬邦黎民於變時雖

此施彼應如響聲者所謂

立之

斯立 巧施政制因事立法不激不湊取人以狀明非

見有於人翹翹惟以天下為憂務求賢聖爰得稷契

夷臯朱斯伯譽羣龍輔德是以教化大行天下洽和

民安仁而樂義乃更制五服均五等五國相維

禹貢五百

里甸服傳謂甸服堯制賦其田使人穀禹輔成其外百里者賦納總至五百里米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差有輕遠之法周則圻田用貢法以禾米采服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又云周之納穀止於千里唐虞所轉為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比周為多謂唐虞萬國諸侯歲一見其用費於後故鄭志答趙商云圻內四百國郊內亦封諸侯矣周法十國入一于天子雖千里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納
設四岳八伯以典諸侯
帝立八伯以典諸侯米繆矣

伯即九牧也史以四岳為司馬氏之先故蘇氏以為

一人失之舜巡狩觀四岳又使四岳還瑞則四岳在

外而非一人矣至岱宗觀東后則東方之諸侯在焉

岱在交則充青徐三州所統之侯畢朝胡益之以為

四岳寓于十二牧不然也孔氏以四岳均井邑都制

為義和四子星文之官豈與岳牧雜哉

鄙 晉志云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為鄰三鄰為

鄙 朋三朋為里五里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州十

二師蓋本黃而臨民以十二 孔子云舜臨民以五堯

帝之法也 一巡狩也鄭云天子以四海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周以十二年安國為堯舜同道舜攝既

所以化其上

五服服五百里為方五千里故魏許綰云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大司馬九

畿四面萬里書疏云禹成五服實是堯時以禹所制故云禹制周公所定乃禹之舊制也入其疆

土地辟岐旁趨養老尊賢駿傑在位則有慶反是則

絀三載小攷正職九載大攷有功五載而一述職其

所典職以備則賞不備則罰因地之生美為貢賦故

民出而不憾因人之好惡為政教故令不犯

九共云予辨下

土使民平平民以無傲是也三歲貢士而賓興之一適為之好德

再適為之賢賢三適有功於是始命有不正則以絀

一少絀以爵再少絀地三絀而爵地畢一不適為過

再為之敖三為之恆其絀如之附下而罔上者荆豫

聞國政而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比年而秩官之亡文者次絀之而代以賓進之賢者

進使亡繇得其所利退使亡繇避其所害故安其位

而樂其羣德行有所是道義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

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以修上下之交而

和親於民故臣莫敢阿君嬖上躡等踰爵漁利蘇功

而駿艾在官矣

命謂一命為命諸侯三適之賞見虞夏傳太抵上世之事可以槩見有不

可得而執者如略說所言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虎賁三百人三命柎鬯三命者皆受天子

之樂以祀宗廟雖云德之所貴然未遽若是於是命輕三適之說亦未遽執有九錫辨見發揮

僕司徒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弃為大田職司命播

嘉穀辨五土之宜教民稼穡按孟子契為司徒在舜

為司徒矣故文子淮南子皆云堯治天下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奔為大田此舜試後也按古農

作田繆為田故伏伯夷宗秩降與邦禮以治人神和

上下鄭語云伯夷禮神以佐堯注秩宗之臯繇為士

庶折繁獄政教平姦宄息淮南子堯舉禹契后稷臯

而衣食足按堯命三尊忠正之位表勤孝之間厚廉

潔愛民之祿民之敬長憐孤取舍克讓而舉事功者

則命于上然後得飾車駢馬而被文錦未命而乘衣

之則罰故雖有餘財侈物亡禮義功德謨亡用所謂

庶民則木車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

利而興義伏氏政先仁而後殺先暱而後疏先化而

後教三教不率而刑賞寓焉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是

故明法察令申子堯之治天下明法察令而已聖單

均刑法國語單均刑法以儀非汙于威惟汙于富象

刑以儀之而民亡犯典獄非汙于威不絕威畫衣冠

異章服謂之戮故人可殺而不可辱凡斬其人鑿形

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上刑赭衣不純中加雜蘘下

則墨幪以居州里故民有耻而興禮唐傳作反於禮

為有虞氏者非純綠也幪巾也周禮罷民亦然上刑

易二十刑易一輕重之差也此以四萬二千家為州宥過亡大刑故亡小以人而戒故禮義

七十二家為各已卷十 七

典禮義興而民亡爭民亡爭而治達矣

公孫弘云堯舜之時不貴

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射率以正而民愈信故大傳子贛曰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史記禮書乃以為堯治天下殺一人刑三人而天下治此以四罪言爾過誤也誤則赦之不以大故用意者刑之不以小然在堯時而已
以其待之盡白虎義云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墨者幪中劓者赭衣黥者墨幪官者屏屨大辟布衣無領故法言云唐虞象刑傳言五帝畫象而民不犯蓋唐虞有象刑而更設畫衣冠之法如周明浩奏乃立赭衣者或疑與刑故之事戾戾者何得廢哉

四學以詔於國而養更老故民興孝

禮注五帝有大學曰成均虞祥

近是更五更老三老更以更事為名蔡云當作五突非

在位七年民不作忒鴟

久逃於絕域麒麟游於藪澤則能信於人也

拾遺記嘉

言罔伏賢亡野遺猶絀聰明開肺意舍已稽眾師于

善繼許由尹中而學于務成子附

善繼即善卷尹中尹壽也荀子等作

君疇者非世紀尹壽為許由友許由諸侯堯師臣也新序引呂子言舜亦師之而讓天下之說甚著說在

炎紀詢政行人問老衢室務急讜言以為教先達立

建善之旌廷置敢諫之鼓博咨芻蕘以成盛勳塗說

巷議咸所不廢

管子云黃帝立明臺之議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人也舜有

告善之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備評謠也佃云取其垣四合曰合宮取其門四達曰衢室晉張絃云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立誹謗之木呂春秋言堯有欲諫之鼓尸子言堯立誹謗木文紀注進善之旌堯立之五達之道誹謗木堯作之橋梁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古今注云大道交衢施之韋昭云堯時然也後世因之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也崔浩云木裂而書柱表四出名桓陳楚俗曰和曰和表聲之訛
銘竹帛瑒戒杆梓墨子謂人莫躋於山而躋於地是

故翼翼民上如臨不測之谿戰戰栗栗罔敢暇豫允

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心存天下而志加於窮民民

一有饑如已饑之民一有罪如已陷之是以篤實輝

光被四表而塞天地淮南人間云堯戒曰戰戰慄慄

堯賈誼書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

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先古說死作天下翼翼金

質惴惴虛靜出家語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故天下以均平百

姓按靜不知喜不知怒欣欣焉樂其性故一出言而

天下誦萬物齊使之而成戶之而止惟恐言而莫予

違也管子云禁之而止猶植已而撚莊子云堯治天

下欣欣焉樂其性是不恬也不知喜不知怒善卷

語初重黎受職高陽之代高辛氏衰華三苗復九黎

之事民興胥漸罔中于信而二官以廢閏餘乖統民

黷齊盟上帝不蠲苗民遏絕於是復育重黎之後使

纂舊業九黎玄都也別自一人說者以為祝融黎妄

矣其亂在少昊時此其後世班志云高辛氏

衰三苗復九黎之事二官俱廢帝乃復育重黎之後

此本楚語故或謂堯滅苗民呂刑注遏絕為堯也程

伊川云只是舜乃命羲和絕地天通羲載上天黎獻下地俾

主陰陽羲和居卿而致日傳云日官居卿乃命為天

地之官分命為四時之職六卿也故周禮疏序舜格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為六

卿春夏秋冬并掌方岳是為四岳出則為伯羲和與

尊於諸卿後世稍卑

立渾儀

暉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蓋名渾爾王著

云渾天儀義和之舊器考靈曜乃命

欽若昊天歷象

日月星辰

歷數也象占也星四方

敬授人時

帝堯時

時**命羲仲宅嵎夷敬賓出日平秩東作張昏中而播**

穀

書帝命驗禹鐵在遼西即青之嵎夷近出日故敬

實出之古者君臣尊天事如此一云春夏民欲早

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民欲早

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黃餞納日春迎其來秋

送其去**命義叔宅南交**南交故交止郡一行云開元

無不順

方至交止候之不差知堯亦於此候日四方既定

然後可以候日月出沒測星辰運行以起曆法

秩南化敬致

所謂致日化者南方火盛物化易則歲

一作爲云東作南爲

火昏中種黍叔

齊職儀云義叔爲司馬夏宮也

命和仲宅西黃餞納日平秩西成宵昏虛中而傳麥

西隴西漢之西縣其地高望柳谷敬送日而納之春

陽故言日秋陰故云宵周官言中春晝中秋夜同日

中星不見故不指一星昏中惟一宿故不及他宿星

鳥以四象言鳥火以辰次言虛昂以經宿言之此四

方之中星以分至昏見者也朱鳥七星星爲中故言

鳥以見其體又爲鶉鳥言火以見其次以見堯法之

密昔王孝通詰傳仁均推步之法謂日短星昂以正

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之仁均專守昂中說誤矣

且月令昏壁旦昂甲子元曆推合堯時冬至日在危

合昏時昂星正午先儒誤連星鳥星虛讀之故不解

中而收斂

幽州易州東始北終相代易古有易

故疏謂在京

修劇厲謹蓋臧畋獵斷伐上告之天而

賦之民天子南面視四星以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

籍不舉力役

致靈曜視四星之中大傳同舜巡三岳一如岱禮堯命三時一如春令以見聖

人之治簡而不亂純而不雜君人法此優游矣故二典之言常道也

著推術設部首演

紀于虛之初建困敦而首大呂

易乾鑿度云堯以甲子天元為推術注云

以甲子為部首起十月朔竹紀年云堯元年丙子故隨表先云堯以景子受命四十九年得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至仁壽甲子凡八經上元然攷堯以戊寅即位而非丙子四十七年始得天正甲子是年冬至日在虛一度為演紀之端在位百年禪舜舜五十年起戊午自天正甲子至開元甲子三千一百一十八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日至于在斗十度下至于我皇朝慶曆四年甲申積凡三千三百二十一年日退四十二度五十五十八分是歲冬至在斗五度以歲差攷之每七十八年而差一度則堯甲子歲日至在虛一度於是中星皆正皇甫謐邵堯夫皆以堯為甲辰即位舜以壬午堯在位七十載皆誤

暮三百又六旬又五日而暮以閏月定邪而成

歲放之諸侯而臧之祖

在天為度在歷為日合朔早則月有小盡之法取之以加

歲外之餘此閏之所起故古人謂之首氣於節六六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閏餘於相望之後必得閏乃能收天地之餘氣使四時之不忒故無閏則時不定歲不成三年無閏則孟為仲九年無閏則以秋為冬義和知暮之日以閏定之則天道之運舉積此矣百工因天運而作者必以此允釐之沈括去閏之論亦妄

病山不槎枿畋不麋貽故鳥獸孳尾希革毳緝咸若

正星而後正時正時而後正民事民事正乃及鳥獸草木帝治非正及民 桐挺東廂莫生

下庭龜書乃來於是稽奠以正月訪桐以定閏錄龜

字而施之是曰龜曆

伏滔述帝功德銘曰胡書龜曆之文蓋堯曆曰龜曆述異記陶

唐世越裳獻千歲神龜昔有文記開闢以來錄為龜曆唐事始言堯因軒轅靈龜有圖作龜書也 分

積定時日得故百穀乂而風雨時百工釐庶功興帝

出也萬物作焉帝之入也萬物復焉物方作則聖人之治政事者衆績於是熙物既入則聖人之治政事者庶績於是疑熙其作如春焉疑其成如秋焉故堯於成歲言衆績熙陶於撫辰言衆績疑乃命

遏伯長火居商丘祀大辰而火紀時焉是食于心故

因其出入而望之以修其官而戒民事是為命倕為

工作和鍾利器用向列仙傳赤松子與在黃帝及堯時為木工或云即垂非命毋

句氏作離聲世本樂錄云磬叔所造乃無句也一作無間禮記云叔之離磬古史攷云堯時

人制七絃徽大唐之歌而民事得文心彫龍云堯有大唐之歌舜有南

風之詩辭達而已琴清英云五絃堯加二絃新論廣雅等謂二絃文武王所加妄也通禮義纂堯使毋句作五絃誤命質放山川溪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七絃也

之樂禮書質作鄭或云即夔以世紀作夔也擊石拊石上當玉磬乃麋

鞀置缶而鼓之立瞽叟持五絃之瑟為十五絃命延

杼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鼓根或作瞽叟

紀原瞽叟作十三絃之瑟誤也董制咸池之舞而為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樂動聲儀云黃帝樂曰咸池而大司

樂以咸池祀地示又夏日至於方澤奏之堯蓋用黃帝之樂大咸樂章有經首之類莊子所謂中於經首之會者教國子舞大作七廟七廟古制虞禋六宗尹咸注云堯樂也

一尸發爵六尸旅之非自後世虞嘉云七廟不始於周建隆元年張昭議堯舜禹皆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商改立六廟昭穆外增契與湯周七廟親立廟外加大祖此先儒牽於禮緯元苞非孔子意立

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杜佑云唐虞祀五帝于五府牛弘云黃帝合宮堯五

各已 後已 卷一 十一

府皆明堂也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象倉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顯紀黑曰玄矩注唐乏天祭以其氣迎牲殺於廷毛血詔于室府夏世室同矣

以降土神然後樂作所以交神明也乃設五吏立祈

祥五吏五官齊桓公欲籍宮室六畜管仲不可謂立五厲之祭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請立之以

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則澤魚伯倍異日無屋粟邦布籍此謂祈祥推之以禮義也或以焉正行之

官守歲之盈虛乘民之緩急正其甲令六太權

燒山林楚沛澤以通刀布堯布文作上十又少

蓋古文泉久在水外詳董譜元澄云周外府掌邦布之出入藏曰泉流曰布則錢之興也始於六品欲令

代匠均同圓流無極布幣泉貨一也乃為金三等禹氏邊山之玉赤野

末光之珠上幣汝漢右滂之金以為中幣泉貨以成

下幣勝禽獸之仇大夫隨之鞅財高下以衡民之好

惡焉楚世家注三錢府虞夏商周錢幣三等七白黃為上錢為正故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

黃白赤非惟虞夏管子云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因禹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

夫隨之桓公曰何謂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以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蟾則將散其邑粟

財物以求之故山林之人刺其獸若從親戚之仇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散其財物萬人得受

其流矣此堯而又為之儲待以備其歉故沈菑九刈舜之數也

雨雹彌旬而下亡菜色兎園策注堯湯之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謂之升平九年

耕餘二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徐光對石勒云堯時暴風雨雹九日楊震曰堯遭

洪水而民無菜色西夏廢志惠而非兵隳城守弃武德好貪

以求于民於是伐而亡之有唐不享於是偏以廟之

喪之冊浦

西夏事見于神武秘略及呂春秋呂氏又云堯有冊水之戰冊水在今商洛其地近

唐故鵠冠子云堯伐有唐今南陽之唐鄉也六韜乃謂堯伐有唐戰于冊浦世紀則謂堯伐有苗于冊水之浦非惟地理遼闊而伐苗乃舜伐扈乃啓啓非堯文字之誤如此在位六十二載沈

蒙澤水演天方害龍門未闢呂梁未發后土冒沒而

填星逆于水府詳後魏書張淵傳帝乃憂中國之不康詔曰

澤水滔天下民其咨孰能使雙將任焉四岳稱髡帝

知髡之圯族方命而民患弗可埃方命則不知敬君圯族則不知愛親

猶不妨又自中國至條方莫薦於是試髡俾司空欽

哉程晏云云汲害也試髡以其僉同所謂稽于衆九載功用不成而止九載三致

績嗟乎予於用髡見堯之仁汲焉當是時禹年稔而

在廷之可就水者莫髡若也及髡聖水而後帝知歷

運之遭七年衰志閔復覘嗣子之歸訟於是與遁

之願軫焉充治期云年歲水旱非政所致堯洪水湯大旱皆以為有遭遇按太乙歷數有所謂

大水浩浩周世宗使使實儼論水沴云陰陽水火之本陰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犯於九六凡千七百二

十八歲為浩浩之會乃當此之時陶唐之君不能弭其患至於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詐冒以下專政不

明賢不章苦雨數至療水厚積若德宗壬申之水是政也昔魏主疑任髡九年為失序庾竣云聖主不容

無失竊詳書傳皆言堯水九年此讀書之誤使九年則髡當之矣又何俟禹之八年且其命髡時已非一

年矣禹之用亦非接殛游之窳窳鑿齒九嬰十日大

風封豕長宅之害民罔攸止按經融天之山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又羲和君

之子曰十日而傳以吳為封豕長蛇北伯封之子亦號封豕蓋大風九嬰等皆當時兇頑貪婪者之號如

擣杵饕餮之類應劭以猓類貍食人服虔以鑿齒長五尺似鑿食人大風風伯九嬰以火之怪妄以為真蛇豕怪獸大於是澤兵稱旅屠長宅於洞庭射十風十日者妄

日繳大風於青丘殺窳窳禽封豕於桑林乃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戮九嬰于凶水之上而後萬民復生四方同塵夷夏廣陔險易遠近始復道里

長宅即所謂巴蛇在江岳

問其墓今巴陵之巴丘在州治側江源記云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青丘記為東方澤疇淮南子以為堯皆命羿除之故許氏云羿臣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室屋羿中其膝又誅九嬰窳窳之屬非有窮君也歸藏楚辭言羿彈十日非天之於是為世載七十矣天下猶未平洛水橫流草木暢茂獸公鳥迄之道交於中國帝寔憂之乃疇

咨能若時之賢以屬天下之統方是帝畿巨浸稽天

而異人虞舜身修家正所在數有美祥

四明山記云堯時有老人持圖曰予姓伊名獻諸山洪水遇舜則正矣亦數也真源云季大飢惟舜所熟帝知其聖然

猶忌其私也爰與四岳岳辭其德弗辱則又俾之顯揚幽側而岳且知帝之在舜以舜錫薦于是舉之童

土之地而歷試之命為司徒二女女焉觀厥刑于二

女官材任士一耳目之而不疑

舜修獻畝之中而聞之堯此舜之難堯游巖廊之上而知獻畝此堯之難也是必舜之聖德章如日月故能以一野人而達之人主師錫帝曰則衆

舉知之帝曰予聞則堯之知之審矣然則豈徒遜哉方其薦岳俾揚側陋蓋可知矣夫咨若時而放齊舉朱知若時為是位咨予采而驩舉共工亮采百揆職也欲帝不用之二事齊以常情信堯父子世及古今

通義其遜四岳也亦將使自推之猶漢文時請建太子帝曰楚王梁王淮南王皆舉德以陪朕之不能有司請曰子啓最長寬厚請建爲太子也女于時授位之意決矣事之畎畝之中未爲司徒也帝曰欽哉然後爲司徒故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大傳謂堯爲天子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推尊舜屬諸侯焉致天下于大麓之野夫堯之治天下豈惟朱之憂二女事之豈復使之佐其子天子薦之天暴之民天子乎世無知堯此固難其言也

以天下三載稽厥行事亡不時敘於是游於康衢聞童之謠曰天生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還宮名舜而乃命以位孟云堯老正月上日授終

于天府而遂老焉天府即五府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注云天府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於是修壇河洛擇良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

議沈仲月辛日昀明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越歲仲春率百工沈璧于洛且告禋事握河紀云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

至於稷沈璧于河青雲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自河而出臨壇吐甲回遘云云又沈璧于洛赤光啓有靈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世紀堯與羣臣沈璧于河乃爲握河紀今中候也詳說見餘論

禮聖姑射拜師沮洳姑射山在臨汾廣固北平陽界曰平山是爲壺口山冀州圖經云西入文成郡以山爲界有故堯

城及堯祠述征記堯巡登此山 陞首山道河渚遇五老而濟焉論語撰攷云堯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

河圖將來告帝以期云云亦 乃賞侯伯封僕弃世紀詳野王符瑞圖說在餘論 稷契皋陶 又東沈書日昃受圖以歸即日稷鄭讀爲

側也世紀告禋後二年刻璧爲書沈洛今中候運衡篇也所授之圖書今握河紀也考靈耀云五百歲聖

紀符四千五百六十精反初握命乙起河出圖聖受
思鄭云聖謂堯也天握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堯受
而思之以始舜之攝俾益掌火禹平水土禹疏九河
歷數也

淪濟潔決江漢排淮泗而注之海益審封植烈山澤

禽獸逃匿然後人得平土而居而食未足禮莫起於

是富而教之俾弃為田教之稼穡五穀熟而人民育

然後拚僕司徒教以人倫于日務之徠之臣直之輔

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彊於行蓄於志以養天下之形

是以庶政惟和萬國咸寧民皆迪吉莫不振動服化

比屋可封而濟仁壽楊終傳云比屋可封者堯舜為

下三自命義和而日月星辰得其序為上治自若時

登庸而公卿大夫得其職為中自洪水方割而山川
丘陵順其理為下乃涉流沙封獨山訓大夏討巨交

聖人之能事畢矣西暨沃民東隸黑齒貫匈離耳天督該首莫不有仁

義之心軒常之志獨山在盤無間東北九十巨交今

坵已見命二十有八載泯然寫其天下之尊爰與方

迴游於陽城乃徂落魂氣徂體魄落落降徂往堯於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親如父母信哉

我忘天下易天下忘我難如甚也四海親如父母三

載遏密八音蓋不能使之忘我也衝波傳云宰我謂

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

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人

知其一莫知其它俱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其

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予雖辨豈能破堯

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改三年之喪哉父

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壞為之三年不亦宜乎是三年

各已

之喪堯舜之制也此言堯崩四海思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天下服喪三年如繼世之禮非率天下諸侯以爲三年喪也

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通樹之

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曰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北教八狄道歿邛邛之道衣衾三領滿抗無封已葬牛馬乘之舜西教八戎不足哉爲葬埋之法也云歿邛山妾矣墨意蓋謂堯舜皆以勤民歿不于家爾劉向云葬濟陰丘隴山續征記小成陽南九里通典曹州界有堯冢堯所居王克以爲堯葬兪州或云葬崇山妾之甚

宛心約志以從事於亡爲隱不

肖舍已從人處撝宮徽神暢不施智力而萬國平

古今

樂錄云堯郊天地祭神示在坐響誨堯曰洪水方至爲害而子救之堯乃作歌故琴譜堯有神人暢大周樂正之序自堯神人暢九十三弄爲上名琴道云堯暢者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之謂居衢室

隱精神篤恭而王天下不廢困窮不赦亡告是以離

畔者少聽從者衆鄰國相望彘犬相聞而正迹不接

諸侯之竟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蒼髻巷歌黃髮擊壤

帝何力之知哉

論語比考云叔孫武叔毀孔子如堯民云堯何力功者事見列子王克云

堯時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壤父五十餘人擊於康衢有觀者曰大矣堯之德也壤父作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之有世紀及列士傳云八九十老人擊壤歌於康衢文子曰堯治天下舜爲司徒弃爲司馬禹司空稷田疇奚仲爲工師是以離畔者少聽從者衆猶風之過蕭忽焉感之各以其清濁應藝經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狹此後世依倣而托之者風俗通云形如履長三四寸下僅以爲戲俱妄要

始帝在唐夢御龍以登雲天而有天

下見夢書世紀等昔齊高帝年十七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每懷憂懼及出鎮淮陰淮南守孫奉伯

嘗同臥夢帝乘龍上天已於下捉龍脚不得而歿故夢書為不誣及資有天下制在

一人管子以德化為寇冕以稷契為筋力都俞吁咈于

一堂之上是以德政清平風教大洽化格上下而信

孚于升潛慶雲鮮菩五緯順軌景星炳曜甘露被野

神禾滋畝朱草茁牧澧泉沃岫倚嬰生厨蒲薤茁鳳

巢閣榮光幕河河馬輦錄一日而十瑞至見世紀典術云聖王

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降情於庭為雉感百陰而為昌蒲故吳氏本草菖蒲名曰堯薤倚嬰薤菖也冬生

夏生俗作蕙脯謂肉物者妄說在餘論書中候云堯即政七十載德政清平比隆伏羲鳳皇巢于阿閣

驩林景星出翼軫朱草生郊嘉禾滋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修壇河洛榮光出河休氣四塞述異記王義

興表云堯生神禾晉有蠱粟詩含神霧云堯時嘉禾七莖三十五穰古之聖王不貴祥瑞理人事而瑞應

之因併著以見至治之馨香者上黨有矢心與治立

於靈扉雲生牖坐於華殿松生棟萬物皆備於我而

亡黃屋之心舉天下以為社稷非有利也故垂褰幅

委輕裘而天下治僥民獻其沒羽封人祝之壽富翁

然各以其所重報是以比隆伏羲後世莫及先聖本紀云許

繇欲觀帝意謂堯曰帝坐華堂之上而雙闕之下君榮願已得矣堯曰朕立於靈扉之內霏然而雲生牖

坐於華堂之上森然而松生棟雖而雙闕無異崔嵬之冠蓬萊雖背郭無異回巒之縈崑崙子安知其所以不榮乃美繇而

師之亦見符子孔子曰人之所貴為天子者為其

窮耳目之欲適五體之宜也采椽葛衣藜羹土机人

之所弃而堯安之勤勞求賢以協治舉天下授之舜

如舍儻然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亡能名焉巍乎其有成功燦乎其有章而時人云堯以義

終舜以事沒稽諸典祀貽世末教游夏之徒豈誣也

哉見韓子淮南子等劉子政曰古有行大公者帝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公其子去

然况細於天下者乎猶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皇

女皇世本帝繫漢書等云女皇生丹朱帝繫人表作

散宜氏繆堯三妃一后或云即中山夫人雷澤縣西

五中步有中山夫人祠云堯之四妃張謂舜廟碑謂

堯舜皆娶一姓也朱即嗣子朱說文引虞書作丹絳

御覽世紀女瑩生丹朱非也安國以嗣子朱別一人妄驚佞媚克兄弟為閔

豎訟嫚游而朋淫朱於兄弟有閔故鄒陽傳云帝悲之

為制奕棋以閑其情博物志堯造圍棋以教丹朱故

子虞愿亦云宋明言堯帝以御覽尚書逸使出就丹

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號曰丹朱乃堯居之丹見漢

曆志竹書云放帝丹朱于丹水今朱虛縣有丹山東

丹西丹二水水近有長坂遠峻謂之破軍坡記為丹

朱弄奕之所今青之益都有堯山三齊記堯巡所登

伏琛云山南有二水名東西丹然鄧之內鄉亦有丹

水漢丹水縣荆州記為丹川堯子所封即丹浦堯敗

有唐之處蓋非朱國帝崩虞氏國之于房為房侯韻云舜封丹

今荆河之吳房同作防昭王后家以奉其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

虞賓天子弗臣夏后封之唐如虞之禮朱卒塋篳陽

唐縣有鳴郎城九州要記云堯時丹朱所居相之冢為是矣而經注城陽有丹朱冢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丹朱葬于陰無信朱生陵以父封為丹氏房氏防氏陵三十

五世鐘昭王世采靈壽生沈姓書陵四十八代孫雅莽時為清河守又云沈

十二代孫又有屋引氏晉初房乾留虜改為屋引後隨魏南遷復之而河南猶有

此氏又沛相朱自云丹朱後故朱之兄考監明先歿

而不得立庶弟九莊子云堯不慈故云煞長子殆先

以百官屬以九子孟軻亦有九子之說然說苑堯時

舜為司徒契司馬禹司空稷為田疇夔樂正徂工師

伯夷秩宗臯陶大理益馭禽獸九子為臣堯知九職

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以成九功則非堯之子矣蓋自二事云其封于留者為留

氏留與劉同張良之封字只作留故說文止有留而無留漢因謙始為卯金刀之說妄也劉康公亦只

封錫周初匡俗事老子劉越劉亦非至秦方有又子華子有留務茲日者傳有留長孺功臣表有留勝吳有留贊與漢同出宋武以竟陵誕反後有留累以秦

龍事夏胤甲賜之氏曰御龍以更颺董之後既遷于

魯事具左傳襄二十四年宣子之言及昭公二十九

乃已姓廖叔之後豕韋之族爾宣子云在商為豕韋亦妾商居大夏為唐氏御氏

擾氏擾龍氏周書王會解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左則夏公殷公是也至周封帝

後于鑄鑄祝是分侯于隨為鑄氏祝氏隨氏周有鑄侯達臧

宣叔娶于鑄者禮傳皆作祝聲同轉呂春秋云封既後于黎丘其處也祝睦二碑云出高辛祝融非

更累之裔于方城為唐公傳謂成王以舊唐封叔虞而更之非楚併唐

其徙杜者為杜氏唐杜氏屠氏唐孫氏李氏杜伯友為卿士

宣王四十三年誅之杜蒯記作屠賁唐賜杜伏威為氏達云武王並封堯後為唐杜二國非滅唐封杜又炫云唐非豕常後杜亦未必是安知杜更為祈紀謂堯姓祈也杜伯之息隰叔如晉生薦字子為李

以正于朝朝亡間官故氏為士氏李理同士官也○晁說之嘗說謂雲

士為古杜字如詩言桑土因有士氏而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為士氏之宅後為唐杜氏遂以薦穀會及官司空以正

于國國亡敗績故氏為司空是生士穀為穀氏穀生

會會采隨故氏為隨是佐文襄諸侯亡惡謾傳成景

軍亡敗政中軍太傅端法集典國亡姦民是以受范

故氏為范逮文子燮能穆宗侯爰受柁櫟故氏柁櫟

非作郇士魴受彘故氏為彘臯夷采函與故氏函與而

魴氏陽氏士丐氏士季氏士吉氏士為氏士思氏司

功氏祈成氏士弱氏胥氏張氏陶氏朱氏陶朱氏鴟

夷氏范睢蒙難變稱張祿入秦為丞相應侯范蠡功

姓啓及之姓纂又有士弱氏姓源韻有士丐氏亦作

有司功景子世本云名弟他晉司功為氏又風俗通

於子姓宋微子其奔秦而復也秦歸其帑其處者生

明為劉氏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獲於魏為大夫生

清始居沛生仁是為豐公生熾是為漢太公字執嘉

四子伯仲邦交世紀昭靈后名含始游於洛池有

各史後記卷十

吞之生高祖握誠圖詩含神霧云執嘉妻含天德光

始生劉季索隱乃云毋湯氏貞時餘泗水碑

堯剋項授沛邦寔著符是為漢祖炎祚復輝載祀四

百以其留秦故為留氏而左氏謂其處者為劉氏夫

族故傳為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

所避而傳言之故達炫之徒深疑此文非傳本旨蓋

漢初左氏不顯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徙魏原出

劉象挿注此辭以媚于世明帝時賈逵上疏謂五經

無證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左氏獨有有漢氏厥氏

明文前世籍此求通故引之為證爾

兀氏紅氏橫氏吳氏宗正氏中壘氏谷蠡氏獨孤氏

公族氏陳氏徐氏吳氏芮後望濮陽長沙漢沛獻孫

進伯因孤山下生尸利單干以為

谷蠡王號獨孤部七世羅辰從魏徙洛為獨孤氏後

漢谷蠡王獻為谷蠡氏漢賜衡山王為厥賜安樂王

為兀而廣陵陳乃後漢魯相無子以外孫劉嶠嗣曰

陳嶠即鸞之父又蜀齊王徐耕乃杜棕之遺孽○何

氏姓苑東堯有漢氏劉備立蜀再世而魏滅之裕啓南朝者八

世有員氏留氏宋書劉凝之慕伍員忠烈為員氏唐

宋營陵侯遵考子凝之事魏太武以忠比伍員改江

休復雜志堯山民得半千銘云十八代相賜然員古

有平聲出於郎前涼錄嗟乎物固未有張而不弛成

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帝之傳天下非為

讓也為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漢承堯祚著矣而杜

林等何知哉火德相承東觀記杜林云漢德基業特

起不因乎堯堯遠乎漢人不曉信終不

說論而楊光輔對仁宗云堯舜之事先是房之後有

遠矣亦未易行是何鄙陋不敬如是

狸氏裔子大繇夏后氏封之傅為傅氏見傅子狸氏

事出國語甚

顯姓書云出季狸大妾唐表大繇黃說築于巖商宗

帝後韋昭云狸氏在周為傅亦非

各三 後已長一

得之陞爲太公又有傅餘氏餘氏

晉傅餘頴著復姓錄云出傅氏史謂

得之傅巖名爲傅氏非也傅餘猶梁餘韓餘也姓書又有說氏妄

其分于冀者爲冀

氏春秋時冀子

帝之後又有舊氏御氏陶丘氏周生氏堯

氏姓纂丹朱居陶丘爲氏焯皇實錄云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氏因爲姓亦見七錄及中經簿

姓書又有堯氏云出帝堯雖未足攷然隨有鷹揚將軍堯泰矣○又周賜唐壞爲紐于氏劉志爲宇文氏

劉亮爲侯莫陳氏至隨皆復慶都葬靄澤

贊 聰明文思蕩蕩巍巍惟天爲大惟帝則之不激

不委因事立法昭義崇仁內穆外協詢政行人問老

衢室茅茨土階允恭勿失萬物備我生化咸宜誦言

行道比隆伏義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嗟乎堯之治天下豈有奇謀秘計

而日與之爲鬪哉生者自生死者自死而已矣天

下大噐爲者敗之生者不得死生者不得不死

堯何心於間哉隱精神居衢室固已雲行雨施而

見品物之流形矣立於樞扉而雲生牖坐於華殿

而松生棟何容心哉吾知都俞吁拂一堂之上而

已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委輕裘垂襲幅

堯何爲哉月白風清萬籟空而七絃定此堯之所
以爲堯也陽光之熙羣目之隨浹沐之聚羣心之
豫豈有心於爲哉林焉生總焉羣一日而風之二
日而霖之三之日蕩然矣天地不異化萬物無異
性無攪則寧無拂則全此同然之情也聖人者操
造化之權以鼓舞動蕩而作成之爾三年成一葉
則物之有葉者固鮮而一日揠其苗則物之成性
者亦罕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而天下始慘然矣
風之過蕭芴焉感之各以清濁應離畔者少服從
者衆堯豈家至而日見之哉蒼髯巷歌黃髮擊壤

果何力之有邪天生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堯之所以爲大固有不俟孔子而後知者
然而猶曰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
諸是何邪蓋凶旱水洸天有所不能全寒饑疾痛
天有所不能蔑洪水十日此九六之大會也而堯
於此能通其變而不抵於窮七十在位弇茲日薄
而若時之庸猶未適也咨若予采而獲象恭之夫
咨又滔天而得圮族之子帝之心果如何邪九載
之績弗成而密藏之意已迎鏡壇宇間矣能庸命
朕位巽吾亦何意於天則哉昕而作夕而瞑安時

處順亦適然而已矣

庸君事采臣事二典言庸者三言采者三如登庸如奮庸

庸命皆君事也如亮采如子采載采采皆臣事也前此無能知者若時者指言能順天時即言農功曰庸非所警矣大抵帝堯之政不過天地人之三事曆象日月者天事親族叶邦者人事而東作西成者地事也今欲若時爲天事而不得其人欲若采爲人事而不得其人欲又水爲地事而又不得其人則亦無可幾者天下之事亦如此而已矣堯以是知天之曆數有不屬乎我而有在夫人者故一舉而遜之夫以三者之各其文皆舉而無結至於治水又以無功則此篇特爲遜位一事張本矣

明且昔聞之堯之治天下七十載不知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已與不願已也顧問左右問在朝問外朝俱不知也乃微服于康衢聞立我之謠喜而問焉曰誰教爾此言者則皆曰聞之大夫問

大夫古詩也於是還宮召舜甥而禪之舜不辭而受焉舜之紹堯惟不異於堯也承安引佚萬物皆作履中行善日月照而四時行庸非天邪故子晉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咸得其人此之謂天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堯之所以同天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舜之所以亦天也彼之引竹書援地記而上疑夫兩聖者亦欺詬唾射之徒爾雷動風行鳥歸獸息而驢鳴狗獾方此大作曾何錫於在上哉祇見其弗知量爾

路史後紀卷十一

宋廬陵羅 泌撰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有虞氏

帝舜

按舜本作舜古作舜從夾從舛外汗簡厓集韻舜厓參訛

有虞氏姚姓

見世本因

生賜在堯世風俗通按書舜生姚虛云在齊陰成陽非

其先國于虞始為虞氏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祚之土而命之氏祚土謂封之虞命為虞氏因生謂生姚虛因賜姓姚此氏姓之

別故世本皆上言姓下言氏虞氏亦見左傳正義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虞舜側微則帝微時止姓虞而

名舜可知王符志氏姓云舜姓虞而史伯亦稱虞幕則其上世為虞矣杜預云虞乃舜之先世數未聞

瞽子

兩目不見史云育者子是也二孔以為有目但不分善惡者妄

五帝之中獨不

出於黃帝自敬康而下其祖也

有辨見

敬康生於窮

係

史記曰窮蟬宋

係出虞幕後之幕姓宗焉

風俗通

幕姓皆

是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天曹

史云窮蟬

匹庶謂庶士非庶民也曰嬪于虞虞乃小國即瞽所封是侯伯矣然三遠以舜為布衣而耕漁陶販皆庶

人之事者蓋以父母頑器

幕能平聽協風以成樂而

生物有虞氏報焉

報祭之孔晁云幕能修道功不及

報祭之左氏言舜祭幕而風俗志亦謂舜祖幕與呂

梁碑合皆無句望而以幕為祖賈逵韋昭乃以幕為

虞思蓋因世本等序舜為高陽五世孫而所謂幕者

無地以置之遂以為之後世爾按內傳國語俱云自

幕至于瞽叟無違命然後言舜

重之以明德豈得云舜後哉

舜長九尺

孔叢子云

重之

有奇面頤無毛亦聖也

太上員首

春秋繁露云舜形

於天文純

龍顏

世

靈準

聽云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注謂

衡有骨表如日懷珠諭有明信椎讀如錘言能平輕

重

方庭甚口

孝經援神契云舜

面頤亡髦懷珠握褒

尚書

帝命

驗云虞舜聖在側陋光耀顯都握石椎懷神珠注謂懷珠以諭聖性援神契注握褒者手兆如

褒字

喻從勞苦受褒飾致大祥

形卷婁色鱉露

也

洛書注

握謂知旋璣之道

婁者

舜也

注謂昔項偃凹向前也文子云堯瘦癯舜

黥墨

尸子

堯瘦舜墨言憂世念民至於此而鄧析子

言堯

舜至

聖身如脯腊堯若腊舜若腊故王充言上

帝引

挽此

謂舜也承安繼逸無為而治何為若腊哉

目童

重曜

故曰舜而原曰重華

世

紀云

因瞳子名重

荀子

堯舜

參眸子是堯亦重瞳然但一日重書大傳

言舜

四童子

則兩目重矣故春秋演孔圖云舜目四

二

童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富昌元命苞云舜重童子是謂原上應攝提下應三元尸子淮南子云舜

兩童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夫舜當也蔓地蓮華之名有睽矐意故目好動而曰舜或作瞬書

注云舜名也儀禮正義以為濬哲文明温恭通智敏名號之名非也辨見發揮

敦好學而止至善寅畏天命而尤長於天文大戴禮云寬裕

温良敏敦知時而好學又云畏天愛初家于冀夙喪

其母世紀云母握登詩含神霧云握登見大虹意感

注縱生也舜母握登感樞星生舜重華樞如虹也河圖注命云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謂舜蒙茨

緼棘哀綿五至猶未歉者喪期之有數蓋有是顯三年

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未有知其所繇來者故傳以為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禮也而許氏注淮南子乃以為三月之服夏后之禮妄矣松冉斬袞投和截髮生韋百濟流思器

三年通典以喪期無數為黃帝時或三年過密為堯崩後斯得據矣或瞽纂御而生象

象隨母嫁者妄象得親乃咸惡舜御以不道舜于是往于田

泣旻天號父母負罪隱慝大杖避小杖受子云舜於

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人窮則反事本疾痛則呼天韓非以往田號泣為未盡命誣矣

親拊弟日以篤王充實知云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

則更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惟恐不獲於象以貽父兄也

母戚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凡所以動心忍性皆以增

其所不能夫然故死生不入於心而能動人琴操舜耕歷山

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感恩因而作歌夫虞帝之迹琴中尤多學者不省虞帝蓋不幸而以

孝名後世而說者帥過實自萬章倡與木石俱而光井廩之說而語益紛紛有論見發

後記卷上 三

曜顯都麗然汗著年二十而以孝友聞四海故天下

大說而將歸焉方是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

而化馳若神莊子曰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堯以帝王天子之德處上故曰玄德老子曰玄德深矣蓋堯以成德為行乾之九五見乾之初九是也歷陽之耕侵畔乃往耕焉田父

推畔爭以督亢授舜耕歷山在河東乃首陽山九域志云歷山有三濟南濮陽河中今秦地池陽澧陽潘城始寧等處皆有之有說見餘論濩澤之漁爭坻乃往漁焉

斂人巽長爭以深潭與淮南子云鈞於河濱濩澤在魏土地記陽河有沁與濩澤水合者紀在梁惠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濩澤墨子亦言舜漁在此故金鑰謂澤州為舜澤十道記云澤州以濩澤德名皆在河東

或云漁于雷澤雷澤濟陰非也東夷之陶苦窳當讀如臯陶之陶故綿詩注云鑿地穴居

如陶然陶于河濱期年而器以利見朝子淮南子河濱在蒲陶城北有故陶城南去歷山甚近故孟津有陶河之稱一云河濱在濟之鄆城蓋以東夷之說也夫帝冀人而虞濱歷山陶城皆在冀蓋初耕于野未必遠去父母也然壽丘在濟負夏在衛則商販觀風或往來于此不必限一

所牧羊潢陽而獲玉歷於河巖所至嚮合公孫尼子云舜牧羊

於潢陽堯舉之以為天子公孫弘云牧羊於黃河于寶云舜耕歷山獲玉曆於河際之巖知天命之在已體道不當其田也旱則為耕者鑿墮儉則為畋者表虎

與四海俱利是故光如日月而天下歸之見尸子云舜之德無

不該南面而治天下燭息風食火飲於澧舜之行其猶江海乎千仞之溪滿之螻螳之穴亦滿之禹湯之功不足尚矣又云舜之陶也不能利其巷父母之不

南面而治天下則蠻夷蒙福淮南子用之

父母之不

我愛弟妹之不我親故雖躬稼陶斂惡悴勞苦燭息

火食口腹不獲於羨厚而諧和正救烝烝又亡人而

不自適世傳瞽叟與象每欲殺舜其妹嫫首每為之解許說文云或作畫嫫一音畫也類林云叟

填井後兩目方瞽又云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糶其父

詣糶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泣拭其父目尋

自明堯聞而妻之真源亦云糶於平陽市父認之乃

舐其目日以光明又御覽八百十二卷引史記舜為

父淘井取金銀安罐中與父母齊東之語也嫫或

作擊一作擊列女傳舜女弟擊與二嫂諧是矣○灰

於常羊什器於壽丘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貴

於是敗於頓丘傳虛賣賤於是債於傅虛以均救之

故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也

舜其仁也乎編蒲結罟躬耕處苦而民從之一徙成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至鄧之虛而百千萬家世紀云遷

于負黍每徙百姓從之按衛有負黍鄧今襄小大說

之南鳳林古之鄧林祈侯之國楚之北境

之秀士以從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訛秦不宇靈

甫不辟而至周旋歷濩之間為之七友迨既禪七人

者始逃之王綱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淵明亦云七友魯連子云舜耕歷山而交益陶河濱而交禹

然舜受禪時禹纔十歲或者疑之雄陶續牙人表作

雜陶續身一作續耳隸轉失之呂本云堯舜得伯陽續耳而後成又曰舜染於許繇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異于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見書緯溫子昇舜廟碑所謂感夢長人者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于眾詢四岳明明揚仄陋得諸

服澤之陽

見墨子側陋言其在僻側微言不顯世紀云堯求賢四岳薦舜堯命之于順澤之陽

或云卽

問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

一亡失行微亡怠中信亡倦而天下自來

荀子云執一如天地

行微如日月誠盛於內貴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亦何足致也

問以奚事對

曰事天問之奚任對曰任地又問奚務對曰務人曰

人之情柰何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耆欲得而信

衰於友入之情乎人情大不美又奚問若夫從道則

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言席龍垤而陰

翳桑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見帝帝館之于貳室

卽貳

宮世紀堯見舜處之貳宮又云貳女妻舜爲築宮室封之虞

亦享帝迭爲賓主語

禮樂詳而不孛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亡窮

論天下事實昵條達咸叶于帝而咸可底績於是錫

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

尚書帝命驗云姚氏縱華感樞縱天縱華重華也論語撰

考比云重童黃姚黃其德也世紀云陽之絺衣與琴爲築宮室封之虞土然云舜上虞人本姚姓者妄

妃以盲姬以瑩

卽女英見世本故孝桓梁后名曰文瑩一曰偃見大戴禮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帝系作

女偃氏尸子云妻以娥媵以皇娥皇衆女之英妄以

觀其內

舊說堯舜同出則皇英爲舜之高祖姑故或

及晉劉歆欲婚同姓遂謂堯舜之婚正姓分絕於上

斯安矣夫惟西戎氏族無定或以母姓爲種猶十二

世乃相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嫠嫂此禽道

也尹子乃云舜娶祖姑天下不論之無禮不學如此

有說見

九子事之以觀其外

見孟子伏氏世紀淮南子云屬之九子韓愈以

各史

後已

上

為卿大夫族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于剛畝之中

人之子亦非堯百官已備傳奕乃云官貴簡約夏

勝其胷中之情以應天地之理澹焉此未使為司徒時也曰往欽哉

然後使宅百揆為司徒馮休以為豈有始得之遽使百官事之畎畝之中而不當天子之朝且復使誰事

堯之朝是宅揆賓門二女嬪媯純篤盡道列女傳云元始二妃

帝堯之女瞽叟九子尊虞服勤靡懈有人則作無人則輟可以侈塗

人之耳目而不可以欺同室刑寡妻刑二女非動容

周旋中禮疇克哉故使能嬪者舜之德刑也岳薦舜

不言其它而言其烝烝又堯試舜不觀諸它而觀其刑二女父子兄弟夫婦此人之至難者况以卑正尊獨正眾親

正踈平安國云堯以舜妻有桑田身有南畝尹文瞽

治家觀治國斯得之矣順象從而不至于姦於是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乃歷

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敘書中侯等皆云舜為太尉故世紀云命為司徒太尉

正月以太尉從事東督乃據中侯追難康成劉昭云太尉實司天當是據位書前職爾有說見餘論屬

之徽典亡或不從賓于四門諸侯穆穆五典世之父

內之百官族姓四門外之諸侯賓客人從之百官從之賓客從之即傳所謂無違教無廢事無兇人無天

怒者孟子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烈風雷雨納于大麓而

弗能迷也大麓之納薦之天也漢儒以大麓為大錄萬機之政於是太傅趙喜太尉牟融並錄

尚書事猶古冢宰位三公上薨則罷之遂以為常故沈約云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不知

非也夫既有百揆矣豈復錄尚書哉有說見發揮昔王介甫問呂晦叔舜納于大麓何義曰薦之於天

故介甫云古者行爵出祿必告太廟軍出必載遷廟之主誅賞稟而後行示不敢專况以天下與人可不

薦於天平然以薦必因太山之麓為禪以告謂太山為易姓告代之所則非也方其納麓猶未受禪豈封

各史 後已 卷上 三

禪之時耶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風雨弗迷是受天之也胡益之以納麓為虞衡尤妄帝即致

以昭華之玉曾而尚之三載程功亡垂疇策民安其

為帝覆其聖謂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幸而朱福授朱

則天下病而朱利曰予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乃

放朱于丹而卒禮舜舜讓于德弗嗣弗可遂致天下

于大麓之野屬諸侯焉典辭不費舜遜于有德者弗肯嗣位堯弗許曲折亦必如

禹遜臯陶之委曲記弗及爾崇黻非之曰不祥哉誰以天下予人

哉帝乃殛之羽山共工又訕乃流之幽州必以禮舜

而天下莫有非者史云堯治天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荀子云堯伐共工而周語

亦謂堯殛鯀故曹植贊堯克流共工萬國同塵然程子以謂共驩無大姦知惡之不可行乃隱其惡以動

治一旦舜以側陋顧居其上且將臣使之故不能堪

而作惡淮南子亦謂此人無擇非舜自投清泠之淵

是則舜德不足以厭眾乎故前說為近故仲尼曰堯知舜賢非難也不

以所問敗所察其難也正月上日受終于天府天府文祖

所在上日如上丁上辛者夫受終則堯不復有庶政矣然猶攝也孟子曰舜相堯又曰堯老而舜攝而世

猶曰舜南面堯率諸侯北面朝之齊東之語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

月星辰敬授人時大戴禮孔子云在璿璣玉衡堯歷象立其數舜機衡立

其器璿生於淵月鬼終焉陰精之純也玉生於山虹氣藏焉陽精之純也璣運於上以璿為之衡望乎下

以玉為之取則平陰陽之運也說苑璿璣謂北辰勾陳極星以其魁杓所指之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列舍

盈縮之占云孔子之晉志北斗魁四星為璿璣杓三星為玉衡本此以齊七政日月五緯

也堯正經星舜齊緯星所以相濟器出於人故占之以齊七政於上數出於天故推之以授人時於下或

後已長一

以為斗七
星者非
肆類于上帝
以下攝位吉祭也上帝者昊天及五帝故以四類小宗伯

祀三帝四郊四類如之四類四方帝也太祝六祈一曰類而四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宗伯有故則類社稷

皆宗廟之大祭也與類禡異禮書以類造為劣於正祭與旅失之云兆五帝四郊則上帝其南郊矣司服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孔子以為告天及五帝

是也鄭以昊天上帝為天皇
禋于六宗
六宗者三昭三穆也與文

大帝四類為日月星辰俱
望于山川
山林川澤

山川以及地示六宗以及人鬼於義為得百家之說不同凡有十四然祭有其舉之

莫敢廢也有六宗說見餘論
望于山川
有為民取

材用者必載祀典以遠故望
徧于羣神
有天下者祭

而祭之三正記云郊後必望
徧于羣神
百神皆有功

于民者天神既類人鬼已禋而地示又望矣猶若未也至於薰蒿悽愴百物之精莫不至則聖人之至也

夫既受終而主祭行巡守則為
輯五瑞既月乃日遂

天子事矣時以堯在未即真爾

觀四岳暨羣后班還其端
岳牧來朝諸侯或不

皆至則附其所執以納于天府及新君已定受岳牧之朝乃以所集之圭璧付之使各還其所蒞之侯伯

更代之禮如此且以俾諸侯知有所統安守而不自專又以齊其真偽信不信者大傳云瑞也者屬也無

過行者得復其瑞以歸有過則留其圭能改者復之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

不復而地畢類達謂瑞本受之堯今歛而
以四仲巡

還之如舜親付之使之為臣示正始也
四守
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傳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入伯馬融以為受終後五年非也鄭云建卯之月是矣
至于方岳燔望告至秩

山川
至方岳必以仲者四岳四方之正四仲四時之中以時之中祀方之正非故為是屑屑也所以

定八伯之樂

九州八伯畿內不置八伯樂名並見書大傳鄭氏書言堯未羲和之子皆死庶

續皆闕故驩堯共工更相薦引四岳者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為之謂之四伯至死分岳更置八

伯以驩絲其工放齊為四餘元祀代泰山貢陽伯儀

伯之樂陽伯春伯秩宗伯夷為之儀伯羲仲之後陽

舞龔哉歌聲比大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夏伯羲伯

龔動兒哉始也南任也之樂夏伯夏官司馬棄為之羲伯羲叔之後夏伯之

樂舞謾哉歌聲比中諡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歌聲比大諡

秋祀柳穀華山貢秋伯和伯之樂秋伯

朱子于大也士也皋陶為之和伯秋叔之後秋伯之樂舞蔡叔歌

聲比小諡岑落和伯之樂舞元鶴歌聲比中諡歸來蔡哀也幽都弘山祀弘山貢冬伯和伯之樂冬伯冬

倣始也垂為之冬伯之樂舞濟

并論八音四會貢正聲以聽

落歌縵縵和伯樂闕

天下之治而民亡有不惠而從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命市納賈以稽民之好惡命典禮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禮樂制度衣服正之班固云惟聖人能同

同之今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均權正準直歸之內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質之器卒則復

在臣下謂之瑞在人君以為器及修之則曰玉也三帛二生一死諸侯之壤莫所謂奉主兼幣謂玄纁黃

者繆世子孤臣豈當朝乎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

一死牯脩之屬非必雉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

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

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歸次外三日遂假于禰祖用

特告至記禮也蓋出告禰則歸必格于禰王制天子將出造乎禰又云造乎祖禰用特則出而告用特可知故曾子問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賈而民不勞何也文中子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此五年一行之禮而告廟止一特它可知矣茲萬世之禮經也或疑一歲不能周五岳萬五千里以為四年而鄭氏謂每一岳歸而更去是五載巡一岳皆妄元朔六年之事以八月而周萬一千里尊祀天地

卒歛幣玉減諸兩階之間然後命徧
豈如是稽留哉

告入聽朝
大傳云古者巡侍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遂奉以載於齋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歛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
朝

唐虞五服畿內甸服之君朝夕見不待脩朝覲之禮至侯服則當朝一年緩服二年要服三年荒服四年四年則天下諸侯畢一朝一朝則天子巡侍蓋五年則一同至京師所謂大朝會此唐虞之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故周十二年一脩法六年者侯甸男采衛要六年一徧也五年者天道

大備或云舜土德土數五故五載周家木德木星十二年一周故用十二不知五帝二代皆五載也

賦
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奏功試則輿服以庸之

奏者下者上納下試者在我廢者在人故舜典與益稷異奏言以觀其志試功以察其事此黜陟之事也不言罰見黜非

設三公四輔師保凝丞官不必備惟人也
四輔

三公何敞所謂聖主爭臣七人者建官惟百三公九卿備矣王吉書以舜湯為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委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所謂四鄰也大傳以為前疑後丞左輔右拂其爵視卿祿視次國之君此皆三公論道者故周六官無之非專戢也莊子說苑有舜問乎丞之語師保即輔拂故後周因之

肇
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肇造始也古未有十二州舜水之前受禪之初封其山後禹治水見地之大勢止可以成九州故復為九說者謂因冀之比遠故分衛水以為并析燕以北以為幽以青越海乃判遼東以為營夫一州縱廣豈容析而為三宜合天下而均之

而幽并之治適在冀境營之治適在青
境爾鄭云為兆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謀牧立岳以

廣聰而燭隱東岳寓于交牧青徐屬焉南岳寓于荆

北岳寓于幽牧并冀屬焉西岳寓于雍牧梁涼屬焉

還諸侯之瑞則羣后隸十二牧十二牧隸四岳明矣

然則四岳總于百揆而非一人又可知也何武翟方

進奏言古者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谷十二牧所以

廣聰明燭幽隱也乞置州牧以應古制此固於是沈

服之內六服之外揆牧不及則附縻而已

菑未復民亡安止爰命伯禹繼平水土主名山川俾

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然後人得平土而

居乃商九州以正五服以定任賦表提類攷壇域作

十有三載而後同漢志云虞舜登庸厥功彌劬表提

北創幽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既釐下土方別居方

號所謂肇十二州封十二山也

別生分類錫土姓而下亡違者賜大壇四奧沉四海

而函夏正沉祭水名水始平姦宄衆於是象以典刑典六

五刑象以示之所謂方施象刑如所垂治

象蘇軾胡翼之謂其所犯為常法非也

刑出不復

流以宥之為被五刑為已重官有慢事筴以訊之廢

之在教或不率朴以威之皆教也非罪疑犯誤金以

贖之以上典刑之目黃金古易得故大辟罰六凶荒

災眚救以肆之肆赦眚災也春秋肆大眚甸師喪事

之說惟怙終賊在所刑者刑故也特詐力卒徃惡與

非康告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

時乃不可殺眚災肆赦之謂也人有小罪非眚乃惟

終自作不典適爾不可不殺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

之謂叔向日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

刑之謚哉

民可觀德不可觀刑方巡狩時以庸一言及賞而詳刑如是或曰德化不能以獨行

此養苗去害之說非也蓋時洪水方平下久無刑姦賊方張民無莫枕故水既平而刑首議爾韓子云昔舜使禹決洪水先令而有功者殺之舜法也欽哉之語非史所記乃戒臯陶語文有脫漏舉八凱

使主后土以揆百事百事時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

布五教五教克從內平外成十六相得而天地治

左傳文公十八年故晉華歆傳云帝舜以二八成功

虞喜疏云二八舉而四門穆表宏云二八升而唐朝

盛唐自指流共工于幽州放驩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

擗時四罪而天下咸服

共工靜言用違故流驩堯黨故共工故放苗頑不即功故竄鯀方命圯族故殛輕重之叙流者

屏之遠地放者弃之不齒竄則編管之惟殛為重或云死非也安國以四罪為皆誅蘇軾以為皆不誅而為遠國君俱失之按四罪皆在堯世舜攝之初但史官於此摠舜之德功刑併及爾不然髀殛豈在肇十

二州之後哉知二典亦有不次處且治水時三苗已

不敘矣何舜晚年復分北哉孟以竄為殺莊以竄殛為俱殺且易其二十有八載堯崩

舜生三十而舉用先後非義例三年謖避帝子朱于南河之南天下之覲

者不之朱而之舜歐歌者不之朱而之舜獄訟者不

之朱而之舜夫然後之中國

諸儒謂無三年之喪孰有三年喪畢寶籙未定

方避堯之子者或曰二十八載丹朱為君之心固未忘也今而避之變生柰何曰丹朱豈能變哉惟順事

爾不然舜視弃天下猶弊屣也豈若鄙夫月正元日

之患失哉以此度舜宜萬章之徒猶惑月正元日

以爲仲冬甲子月次于畢而即位康成以為堯建丑

舜建子矣王肅謂夏而上皆寅正得之王安石云曰月正者避堯子時國未有正如伐紂而稱一月非

達謂其廟不知祭何人或以藝踐天子之位都于蒲

祖為堯之祖神宗為堯或然今河東縣蒲津關所謂蒲坂漢志之蒲阪縣本日蒲

或云蒲陰今河中有舜泉坊二井相通祥符祠分陰臨觀賜名廣孝泉蒲頓河地鹵水鹹此獨其美中

山記蒲陰昌安郭東舜氏其泉即此有舜與二妃祠西征記潼關去蒲坂城六十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

宅井及二妃壇南去城二十舜所耕也宣室志開成中有盧嗣宗入蒲津娥

及安邑謚云舜所都或云蒲英廟狎神憐死之事

城中有舜廟按潘在媯之懷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上有舜祠攷之帝迹未聞在此媯汭在河中不得遼

此如以土承火色尚赤世紀淮南子改正易服明庭

玉階見章華賦墨立七廟家語廟制有虞七孔子曰

周不變也晉太始三奏置七廟宜權立一廟羣議以為上古清廟一宮周制七廟舜承堯禪受終文祖則

虞氏不改唐廟乞依祠中雷社用土封祭先首而尚

氣血腥爛祭血陰而氣陽養生者欲血少而氣多禮

商不尚氣何以薦且人鬼之享不在九變之前搏

拊琴瑟不居祖考來格之後虞夏未嘗不尚聲也冕

翌紱絳緇衣纁裳韞冕服之鞞也以韋為之舜始作

云古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未知蔽後後之

易以布帛獨存其前重古道也要義謂古未知蔽後

舜冕服既備故深衣緼袍以視朝兩敦黍稷玉斝

後作之非也廟以玉斝泰尊瓦甒梡俎義尊甌豆大路越席水陸

脩絜以致敬于鬼神日南至禘員丘配以黃帝以夏

正祭帝南郊配高辛以北至祀神州于北郊五天佐

五人神于明堂高陽唐堯配焉乾鑿度云三王之郊

謂員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感生帝以建寅員丘國南即為南郊雩祀祈穀皆謂郊也故曰南郊為大報而夏正郊亦曰春禘夏禘秋嘗冬蒸所以報本反始大報祭則報也

也乃駕五龍列子舜駕五龍馬行康衢**乘鑾路載絜旌小綏大綏**

陸佃以鑾車為金輅鈞車為戎輅明堂位虞氏之旂又曰虞氏之綏以月令鑾路青旂周官金路亦載旂也

日三朝于瞽所夔夔濟臬惟盡子道順其性而得

其情故瞽底豫瞽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竭力耕田

恭為子戢庶人之孝也以天下養養之至天子之孝也舜為庶人則盡庶人之孝為天子則盡天子之孝

知盡其心而已而記者曰舜見瞽叟其容感焉咸丘蒙曰瞽叟北面而朝舜堯率諸侯亦北面而朝之是

無父無君也禮不迎尸為**乃建百官**唐虞稽古建官

不敢為主而况敢臣父乎**親親任賢建弟象於有異**

有虞氏官**主五等**公侯伯**親親任賢建弟象於有異**

五十者安**親親任賢建弟象於有異**

見鄒陽傳今道州昌邑王賀傳**封黃帝之孫子十有**

作鼻或作廙非有說見餘論**九人為侯伯**都邑服色祀享封列禮之必至者故書

事本故先之其它常事不書韓詩**詢于四岳辟四門**

云封黃帝子一十九人非法義也**明四目達四聰**廣覽擴四方之門以招來清四方之見以

蓋知四方無逾於四岳也故首以是詢之言四目則

知聰之為耳言四聰則知目之為明猶言汝明汝聽

皆體**容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用也**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食民之命而蠻夷各隨邊土備

必相為用遠者政教有不及而略故柔之邇者政教

可以加而詳故善之舜戒諸侯柔遠能邇而蠻夷率

服平王告文侯柔遠能邇而**乃容四岳有能奮庸光**

堯之緒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司空伯禹

司空掌土地以

居民百揆非司空之職舜為天子特使之代已事爾時禹遜于稷契臯陶帝不從爾雅亮左右也采如僚

采言事各有其列疇如九疇言事各從其類仲舒云舜即天子位以禹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

無為而治帝曰禹汝平水土嗣考之勛四海會同祗我

德先時乃功惟敘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非豫於治蓋水未平四方諸侯會同之禮有不

講而上之德或闕今能使之祗我德先而不距所謂

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謂天下之人皆繇我之德而行

禹功著

者是汝功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

禹功著不必問而容岳者宅揆大職示不自天降秬秠乃命

稷築牆茨屋辟地時穀萬民乃足

詩曰誕降嘉種孫氏瑞書云舜時后

稷播種天降秬秠生民有荏菽禾黍麻麥命僕司徒

別三族親百姓敬政率經毋亟五作十道孝力為右

萬民以成

玄云五作五教也十道者謂君令臣恭之類水土平而衣食足教化興孟子曰飽食

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司徒

教以人倫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如父子主

恩君臣主敬天之與我民彝者故謂之典其在人有

秩序則謂之品及布之下乃曰教百姓百官族姓膏

梁難化故憂其不臯陶為士

親士者事人之謂事人則事事當察爾雅

理周官典刑謂之士師以五服三次

五宅三居之法政五刑以消寇賊姦宄

帝命臯陶蠻夷猾夏寇賊

姦宄此司寇詰姦慝刑暴亂者夫二帝時民淳俗阜

自無寇賊姦宄今因蠻夷猾憂而起故命士師治之

說者乃以為唐虞士官兼司馬而王安石蘇軾等遂

各已

後已

上

要荒三就為朝市原野原野之說蓋本國語止是犬
辟一刑要荒亦惟流蔡豈墨剽亦流之哉孔又以三
居為四夷與九州密勿淑問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
外千里外亦非

祗德惟明克允刑法也惟明足以察故易每以雷電為用刑之象凡以動而明也皋陶方

施象刑惟明可見允信當也子曰舜選於眾舉皋陶
不仁者遠矣昔揚賜稱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自以
世非法家固辭謂三后成功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

罔或于予正汝明五刑以輔五教刑期于亡刑民協

于中是乃功以刑教中陶乃祗陳九德之序以刑備

僂是故畫衣異服而姦不犯其醇荀子云象刑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

今所謂象刑其說不一真子曰有虞氏之誅也以畫詭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復紕當刑以艾畢當宮布衣無領以當大辟謂之戮上世用僂而民不犯故文帝詔云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班固

吾荀卿說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此不然也謂象天道而作刑爾畫詭一作幪巾復封一作菲履艾畢鞞也

草纓荀作搔黥墨刑也與甫刑傳之說垂為宗工辨

不同詳堯紀布衣無領即頰衣不純垂為宗工辨

材楛利器用宗工司空之職使之代禹垂有創物於

是百用作削鑿脩之迹流髹其上輪之宮寢而當時

之諫進者十有三乃崇納諫之官文子云舜塗髹以自沐戒髹黃漆也

上下草木鳥獸佑之朱虎熊羆而物蕃衍禹益垂伯夷四人新

命皆四岳所舉四人皆辭而終命之舉可謂約周官

大山澤虞中士四人下士皆八人與中山澤虞下山澤

虞甚眾益之為虞豈一夷作秩宗孔注云宗廟之官宋百官春秋王莽

以宗正為降典三禮舜時五禮具備云三禮者據事秩宗繆矣天地人為之其實事天地為吉

禮餘四皆人事惟寅惟清以接幽玄以節天下哲民惟刑而

上下讓史記伯主典上下咸讓刑法也夷本典禮而

民以為法也或云堯先任皋陶後任伯夷故后夔典

樂虞帝之世夷典禮夔典樂分為二周大司樂屬於

舜五祀論鍾石定以樂德教胄子樂語興道其風頌

語言直寬剛簡惟克有濟興於詩成於樂故典樂以

成均之法合國子弟詳畧雖異而其教則同仲舒康

成五帝之學周於成均教樂德樂舞樂器則習樂所

也胄子元子以下及卿大夫子孫所養者厚以六律

所教者薄故於此而加詳繇聲之入人深也

五聲八音七始在治恩以出納五言而賞諸侯漢志

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謂七始詠樂歌籥

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故以歌詠五言聽之

舞以和鐘鼓大戴記夔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

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樂之所感幽明一也仲尼燕

黎舉夔典樂欲益求人事見孔叢子按八音克諧此

帝之所以責夔百獸率舞此夔之所以許帝劉敞等

以為脫簡非也晏龍納言主賓客夙夜出納射侯書據

以待庶頑讒說殄行格則承之庸之不者威之而遠

人至納言者星也王聽下言納於上為名詩云出納

龍作納言王命王之喉舌故晉志云納言五星夙夜諮謀

此之象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民食蠻夷是岳牧之事已各戒之則此咨二十二
必不兼矣况亮天工者非岳牧之任而禹稷契臯陶
有不應絀者元凱十六相與義和之六卿歟九官在
其中故各以事咨戒之又如羣臣受任而遜於人亦
皆授職如受折伯與朱虎熊羆
不見任用有舊職不移也
三載一攷績三攷絀

陟幽明於是俊又在官羣后德異三攷九年周傳攷績訓云三歲小攷

正職而行事九歲大攷絀無職賞有功也一之三以
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

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
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
巡州觀風習其

情性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

素以為韶退其利欲返其仁義九奏具成而鳥獸之

聲猶悉關於律關猶統也惟五祀定鍾石論人聲鳥獸咸

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十有二變而道弘廣於是

勃然興韶于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乃作大

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絳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

雖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言其和也書帝命

受終而朱鳳來因農而擾兵因獮而蒐練寓之牧伯故干戈

不試而人皆體之兵衛少而誅求寡故國不匱陰經云陶

唐氏以人戒於國中欲人強其命也有虞氏以農教

戰漁獵簡習故人皆體之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

先其慮蓋有虞氏之兵寓于農
也故劉勰云有虞始戒於國
尚廣能賢以自輔博

學以成能師紀后紀國之君即冀后故拜蒲衣即披衣高

士傳云披衣蒲衣之子尸子親單卷即善卷善卷墓
云八歲舜遜以天下妄矣
山學於務成軺問於務成軺曰天下未治何以使我

各史
卷之二十一
七

對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治也避天

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新序作務成子

昭於是依乎中庸明庶物察人倫執兩端而用中於

民作五葆扇立誹謗木善旌諫鼓以廣直言之路管子

舜有告善之旌示不蔽也褚亮疏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詳堯紀訪不逮於總章總章

一曰總期尸子云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王通牛洪

杜佑亦云故陳子昇云黃帝合宮有虞總章皆所以

調元氣治陰陽也然攷月令南明堂北玄堂東陽館

西總章三正所尚故夏商周以玄明陽為名惟虞非

三正總章非西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憲其

義宜呂氏之繆

行止蓋貴德而尚齒熊氏云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

老謂士皇氏云庶人在官者其

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

之法故外饗云邦饗耆老掌其割烹周人養國老於

東郊庶老於虞庠是也鄭云虞夏商

質取貴成物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 深衣燕禮脫屨

陞堂祖割牲餽醬進爵公攝凡卿納鳥祝鯁祝簡以

養其氣體善則記之以為惇史崔云燕禮者殺有蒸

而飲酒以至霑醉饗禮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

依尊卑而為獻取數畢而已相尊敬也食禮則不飲

酒享大牢以嘗審于眾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而見

五湖之淵而下服度

不事采鑿是藏之山捐於淵也抱撲子云虞舜承禪抵壁於谷

陸賈新語云以杜淫邪絕覬媚之情也

掘地財取水利股肱不居故祠

于田曰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志利民也乃

作米廩以教于國以臧帝藉

禮傳米廩虞氏之庠也虞氏出于畎畝故特作

米廩藏粢盛之委焉蓋御廩神倉所謂廩于籍東南者魯之米廩虞氏之庠耳曰庠者祥事也於此教孝

或曰言詳事攷禮也

立兩學以教國士

上庠大學下庠小學小學在東左學也大學在

西右學也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太學在西郊虞夏質而尚右周則改之庠於周為鄉學

秋養耆老

春食孤子

大傳於是得策乘馬之數乃割高啜俾太衍

軫群害以作策馬貨當金貨一金二金二四金二五

金策乘馬幣

詳董氏譜其文當為尚策為乘馬為正按漢書天竺為乾篤而佛書篤皆作竺

又爾雅竺厚也楚詞帝何竺之則工之為篤不疑矣

五二金者重貨也金一者輕貨也當金者當重金也

攷之管子可見又率百畝之夫而與之策率二十七日以為

子之春事以資子之幣分國穀之重而足國用春秋

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為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

為穀而稟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

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亡幣以

穀準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

而亡藉於民不窮其力而巧於使之故民死而不怨

飯糗茹菹鰓益亡膾而下不以餘獲罪瓦甌土型而

工不以巧獲罪麤衣墊領而女不以侈獲罪法下易

繇事寡易功而民不以政獲罪道大多容大德衆下

寡爲而用物常壯故天下之賢皆躍而歸之丈夫女

子振振殷殷亡不載說乃爲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瀕莫非王臣以言賢之不特也呂氏輒輒顧顧注顧

顧欲動而喜貌爰省中河登南山觀河渚錄皇圖壇沈稷下

榮光休至孝經鈞命決云舜卽位巡省中河錄圖受

日稷而赤光起舜禪禹沈璧堯壇赤光於是禹益進

又起及湯觀洛沈璧三投光不起矣

戒見大禹謨遂申錫羣后封弃百里之駘賜姓妘氏妘卽

故堯本姬姓封契七十里之商賜姓子氏中候契握

傳云妘姓遷伯禹夏賜姓姁氏皆益命以爲公湯云契賜

子氏孝經援神契同

紀云堯卽政七十年受河圖繼云堯曰嗟朕無德欽

奉丕圖賜爾二三子斯封稷契臯陶皆賜姓號注稷

契公也自商以上大國百里考河命曰舜褒賜群臣爵賞有分

稷契臯陶皆益土故康成云三人皆先封舜加其封

地而周紀謂禹封弃於郟安也臯陶能刑于封之臯而益滌鴻奏

庶鮮食于封之梁伯夷次禹能禮于神爰封之呂武商

正義云益其封昔於是繹承雲備咸池淮南子舜樂

不止於百里非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叶治忽以出納

韶注兼用黃帝樂也五言而賞諸侯命質作昭華之瑄尺有二寸之劄世本

舜造蕭形參差象鳳翼其管長二尺高誘以質爲卽夔非夔修大招六列五英以

設之堂下復設之乎蓋搏拊非祝敵矣禮云搏拊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瑟小瑟荀子云懸一鍾而尚拊大戴懸一磬而尚拊拊設於鍾磬之東為衆樂之倡禮書云搏拊鼓類舜堂上有鼓堂下有鼗周官大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蓋戛編磬擊編鍾搏小瑟拊中琴之屬云拊琴擊磬如撈箏摘阮爾沈括云鳴球非可以戛擊和之至有時而至於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不知其然宜祖考之

絃干玉戚冕而大舞下琯鼗鼓合止祝敵燕禮下管

新宮禮下管象升歌象德下管象武事商詩先鼗後鏞鼓周詩先鼗後惟鏞天地之義鄭謂九夏先鍾非也

笙庸以間笙震鏞充陰陽之義笙至細鏞至大細大人聲而和儀禮大射樂人宿垂于阼階東笙磬西階而南笙鍾其南鏞西階之西庸磬其南鏞蓋阼階東有笙磬笙鏞西階西

堂上之樂祖考來格虞賓來助有庸鍾迭作之也

羣后德與堂下之樂鳥獸瓊瓊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庶尹允諧韶箎九變而帝道成鳳皇儀五帝之樂莫

盛於此舜治至鳳來儀然後有簫韶九成以象之武治至復綴以崇而後有大武六成象之韶文

樂文為陽故韶九變而止武為陰故武樂六成一變為一成節韶者舜樂總名舞者所執上取羽翟翥翥然之意豈止來鳳有苗之格寔繇乎此世以為簫舜樂固自有簫也康成以百獸為伏不氏之所養者然則鳳來其孟虧之所起乎有辨見發揮書中侯考河命云舜曰朕惟不艾蕝茨乎著百獸率舞鳳司晨注如雞而司晨子曰鳳鳥不至別鳳而言表靈物也通云夫鳥鵲之巢可俯而窺鳳皇何為而藏乎

故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韶者舜之遺音也

溫潤以和如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

物之動人仁義之動君子財色之動小人是

務其本乃封夔于歸歸即夔國語芊姓歸越是矣樂歸聲儀云昔歸典協樂律書中

侯云禹拜稽首讓于益歸注歸堯臣讀為夔宋忠云歸卽夔之歸鄉乃今之秭歸縣地有夔鄉夔封在此地理志云秭歸歸子國是也子謂古以秭歸鳥名史曆書秭雉先嗥蓋俗作子規今秭歸縣東十里有夔子城高堂賦又作姊歸故袁山松等以為女嬃歸屈原喜而為名妄也 自卽位以來順

堯攷德欽翼皇象

考河命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注翼奉象曆也言欽奉皇

天之曆數也

天德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積正合仁繇仁

義行是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在位猶北極題期立

象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損益盡繇堯道

曹褒傳肅宗元守二年詔

云帝命驗曰順堯攷德題期立象注堯巡省河洛得龜之圖書舜禪習禮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也

宥過亡大刑故亡小任於人而不任於法故不賞不

罰而民可用

古司馬法注云故如故殺

尊德義貴緼年損已以安

百姓是故寡怨於人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光天之

下惟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善與人同舍已從

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言行一善從之若決自耕稼陶

漁以至爲帝亡非取於人者體仁孝之德盡事親之

道五十而嬰兒慕承安引佚立義治律而萬物以皆

作分均天財而萬物以熙熙游于巖廊之上左禹右

皋不事詔而萬物成被袵衣鼓五絃詠南風之詩不

降席而天下治

琴書云舜鼓琴而黃河清南風詩說詳餘論

功格亡臬恩

被動植山川鬼神莫不咸若故曰受命於天惟舜也

獨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

子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
富而有禮思而能教是以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天下之明德皆自帝始故仲
尼曰亡爲而治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夫何
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舜有天下何容心哉敬修其可願而已是故執中含
和不下廟堂而行于四海尸子曰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舜受天下於堯亦顏色不變知天下無損益於已也夫何爲哉董仲舒以爲繼堯故無爲誤矣是以教通四海之外北發
肅慎晉灼疑北發爲國名大戴禮孔子曰舜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北發肅慎大教鮮支渠搜氏羌
南撫交趾按周書有發人乃南撫交趾東長疇夷史作
東北夷則發與肅慎二國焉西渠賜支渠渠也今朔方渠搜縣賜支
島夷云長西渠賜支錫析支也今河關西十里有

曲羌是大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大戴禮孔子之言大人反踵

俱被其澤萬邦黎獻共爲帝臣而粒食之民昭然明

視屈軼產觀景星耀房古黃委轡山車垂綏洛書靈準聽云

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滋春秋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瑞應圖云舜時有三足鳥金車見于庭卽山車也蟠龍貫信於其臧魚鼈孚游于其穴長胡獻

白狼之霜西母進益疆之版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說詳餘論十有

二牧貢亡不時君子人來效龍求能食之高陽之後

有董父能求其欲使豢之賜之氏曰豢龍封于饕川

於是始有豢龍之官少昊氏有裔子曰孟虧能馴鳥

獸而致鳳皇爰封之蕭故孔子曰舜其大智也歟起

布衣積德函和而終以帝其致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

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感鳥獸被德亡它好

生而已書大傳成王問周公舜何人也曰其政好生而惡殺尸子曰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

天下見人有善若已有善見人有過如已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宅立三十有三載

咨禹而與位焉詳見書乃更著四時張樂成於大麓大傳

附于五祀鍾石渝笙管變未及終天大雷電烈風大木盡

拔大屋盡發宮羽盡萃二工伏祝以操雅帝乃讎而

歌者重篇樂正重贊舞人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

二變奏肆夏而納以孝成四岳三公暨百執事咸贊

于帝曰尚稽泰室唐為虞賓始而狂然汔茲羨于四

極誠禹之命敷于四海韶為賓而讎為主人莫能遷

矣於是命禹行天子事與于臯陶弗可其辭見于書正月

朔旦受命于神宗帥百官如帝之初于時八風循通

卿雲叢叢俊艾百工胥龢而歌曰慶雲爛兮糾縵縵

今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拜手而進曰明明上天

爛然星燿日月光華宏于一人帝乃擁旋持衡沉首

而笑曰時乎日月有恒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物允

成龔乎鼓之軒乎舞之英華欲遂褰裳去之百工又

歌而終焉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乃令大禹步于

上帝而共禦之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

于下禹乃共辟厥德用帝休令爰用五事建五極而

共禦之共供也共禦之法備見大傳云王后元祀禹攝之元元年也知五行傳不自後世歆向以來訛而繆之爾大三載釐苗弗恭命禹征之三旬苗

猶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亡遠弗届帝之往于

田也號天隱慝瞽亦信順至誠感神矧茲苗乎言有證乎

其人者雖詳必錄此之類也苗竄三危而分北不在舜立之前此二苗竄後復有為三苗君者於是

般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廟階七旬而有

苗格分北其民亡世在下人非禽獸俱有良心苗始至不得自新故承命而逆自救之計也及益言而禹班師矣苗聞義而始服果如益言故善用兵者示之

以生故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盟門太行不為險矣

德之流行邈於邠傳命用之明堂金在其後先德而

後武也舜其黜孽韓詩說死云禹請伐苗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初有苗負固弗用靈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斷制五虐

之刑以亂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越茲麗刑併制

罔差有辭練抑惟刑靡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惟時

庶威奪貨以是為法而民有惡德泯泯焚焚罔中于

信及是亡辭于罰遂分北于既吳禹於洞庭張樂成

于洞庭之野乃作大唐之樂以畋帝美作大化大訓

各史 後已錄下 二七

六府九原之章以颺禹功而君臣之美盡矣十有七

載天見妖孽黃星靡鋒帝乃死宋張鑑觀象賦云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

之不以瓦棺葬于紀是為鳴條紀即異故紀后為異

有異亭異子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帝葬蒼梧皇覽在零陵營浦縣尤失有辨見發揮

年百十有一世紀八十一即貞八十三薦禹九十三

妃娥育亡子禮云蒼梧葬三妃未之從以證古無合

楚辭有相君相夫人世傳堯女故退之以娥皇為正而英為庶皇長故曰君次為夫人不知堯欽舜之德

釐降二女方在妻列厘降以理下之也豈云媵哉但二女觀舜之德時以婦道嬪於虞氏舜即位乃擇立焉鄭云舜但二妃佃

云三妃舉其貴耳女瑩生義鈞及季釐季釐封緡

為桀所克義鈞封于商是為商均是喜歌舞禹封均

子于虞虞思妻少康厥後虞君惟專於樂臣爭于權

民盡於利而亡見周書次妃癸比氏生二

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為湘之神

大澤謂洞庭言為神處此故靈光及於百里也以湘神黃陵為舜之二女非堯之女也唐屬岳司馬氏時

屬長沙天祐中號懿節予嘗欲作黃陵碑言之詳見發揮辨舜冢中庶子七人皆釐降

于齊人代宗詔云虞夏之制諸子疎封世紀云九人朝鮮記云舜有子八人始歌舞圭胡

負遂廬蒲衛甄潘饒番傳鄒息有何母轅餘姚上虞

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並詳國名

記夏之世有箕伯直柄伯戲中衰成湯寘之于遂遂

世守之後為齊所滅莊公十二年齊桓滅之左氏正義及風俗通云商封之于遂袁

良碑云世本陳遂舜後宋虞思後箕伯直炳中衰湯封遂於陳以後舜箕伯之後箕子

事紂仍諫不入陽狂為奴紂敗囚釋為武王陳洪範

去之朝鮮以道義化其民蔚為君子之國宋世家云箕子紂之

親戚蓋外親也而鄭玄王肅馬融之徒以為紂之諸父伏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皆無正文以意言之大

傳云箕子不忍為周之釋去之朝鮮武王因封之朝鮮送有臣禮故十二祀乃來朝然敘云勝商殺紂以箕

子歸是釋其囚即歸因訪以伐紂之事假以天對陳洪範而去之蓋遜而去如夷齊之於首陽非就封

也十三祀併後有箕氏鮮氏鮮于氏

文王之年仲封鮮于為鮮于氏顏真卿鮮于少保碑云先太師武王封于鮮直

子仲食邑於于而受氏寰宇記潁川八姓有于鮮直

伯之後有直氏圭衛蒲傳則商滅之胡潘則周滅之

息百廬鄒則春秋時入于疆矣後各以國命氏郡國志云

衛國姚姓亦見水經注有虞氏幕氏司徒氏申屠氏信都氏勝

屠氏勝氏勝徒氏申屠見世紀湯時有申徒狄然衛文公子許宋公邛陳成公子後

皆有此氏姓纂云申侯子居安定屠原而姓非晉氏咸氏遂氏湏遂氏合博

氏李氏漢胡不害封合博侯為氏唐定襄王李文恩本胡氏李叔明本鮮于氏賜胡有何

皆歸姓王符云歸姓胡有何魯襄王符云歸姓胡有何魯襄王胡公世不淫至虞

闕父為周陶正武王妃其子胡公滿以太姬姓纂均後三十

一世孫過父表孝政以錫之媯姓與肅慎之珪復之

太姬穆王女名胡姬媯錫之媯姓與肅慎之珪復之

于陳大戴禮禹受命乃邑姚姓干陳則胡公乃繼封也以備三客三恪義取王尸所敬

左氏傳以陳備三客徐鍇云今俗作恪古讀客如恪即三恪也詩云有客者故陳王問太師周存二代又

有三恪何也對曰封夏商之後為二代繼虞帝之二後為三客客敬也言禮之如賓客非別有三恪也

十有五世而楚滅之後有陳氏過氏轅氏棣氏袁氏

爰氏慶氏衡氏柳氏鍼氏逢氏啟氏弱氏杵臼氏五

父氏駟氏恩氏甄氏番氏闔門氏壺丘氏偃師氏司

甄氏儀氏昭公八年滅明年又書陳灾君存焉爾哀

采袁鄉為氏乃轅也甄本音堅陳留傳云舜陶甄河

濱後氏按楚子縣陳通奔周王以為中將美其族遂

命為甄氏云錫姓因生如堅之讀形聲轉注以真為

音鎮林樵倡名呼堅於襟不知也見張說甄亶碑

初齊桓公十四年陳宣公殺其太子御寇而敬仲奔

齊致陳樂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敬仲有禮桓公說

之以為工正為田氏世家云如齊以陳字為田氏然

左氏云陳田知非仲所改應云

采邑亦有七世成子弒簡公分齊國孔子沐浴而朝請討

之哀公不悟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孔子請討陳當時已致仕其意本以明君臣之義

於三家使知不為夫人討本為齊也公不知之反

使之告三子宜三子之不可也然攷左氏家語不可

似在孔子不曾之三子自是二年孔子卒又十一年

公孫于越前後學者不知聖人妄又三世而田和移

為之說故發之非敢異聖人也

齊又六世而齊滅之有敬氏皮氏車氏恪氏穰氏汲

氏稭氏穉氏辱氏廣信穉氏薛氏法氏王氏文氏苟

氏光氏紇于氏尉遲氏司馬氏王建子為王氏望陳

五倫窮賜取鹽曰王伯襄王法章後為法氏田文封

薛後有薛綜穰本田氏范希文誌田氏云將有穰直

後魏賜大司空田宏固紇于氏其複氏則有少西子

許昌公陳忻尉遲氏隨並復穆世本僖子子子占子沮世本烈子與子獻本桓子

鞅子梧子坊子芒

世本僖子子子芒後一作竺

子寤子尚

世本僖子生廩

丘子

子石

世本桓子石後

子夏子宋子禽

子仲陳宣

子仲詩子仲之子者惟書無子夏即宣庶子子西子禽者僖子後

顓孫亾字五王安

平廣武即墨於陵之氏

無字二子常書書字子占伐莒功景公賜姓孫采於樂安

登其 霸先亾梁以為陳者五世而隨滅之

凡三十三

之十七世姓纂出武南東海者胡公後出武當者齊太丘長後出長城者晉中郎將達十世為陳武帝

宣王封母之弟於母鄉為胡母氏胡非氏威氏慈母

氏慈氏漢初徙諸田關中而遂有第三至第八氏沙

鹿留占賣生元后是育孝成四世稱制

僖公十四年沙鹿崩占曰

陰為陽雄土火相承六百四十五祀有聖女與其齊田乎至漢王翁孺徙元城沙鹿也舜土漢火日月復

當之及生政君入東宮生成帝四世稱制及崩楊雄諫之及沙鹿事

漢求帝後得媯昌

為始睦侯以奉其祀焉

莽封之又封田封為世睦侯奉敬仲後後魏孝文詔訪舜

後獲萊郡民媯苟之復其家

始禹分帝之少子于西戎秦厲公世

有無弋爰劔曾孫舞生子十七為十七種忍九子研

號研種十三世燒當代雄洮罕之間

居河北大允谷

四世孫

瑱良益貧良卑洧侵甚為所敗虞瀆岸瀆虞

即吾生

東吳迷吾後益困依發羗吾曾孫麻奴收怨羗復振

溟零大捷漢遷那內附中元間寇西郡馬武有弋仲

襄萇是為後秦云

事詳餘論

有無弋氏研氏瀆氏東氏迷

氏鈺氏

贊 若昔善化臧用於民民豈不知孰識其仁北面
朝堯君臣道盛齋卓見瞽父子以定二女嬪降夫婦
以貞庫貢源源兄弟以成形端表正萬邦作孚能事
畢矣夫何爲乎

有虞紀

予言其略經載其詳予言其詳經載其略虞策夏
前不著于經予則詳之而畧之于典謨故曰予言
其略經載其詳

夏時之類各見本紀

四凶之去有堯去之者

四凶當時世家巨室爲政用事者按莊子音義堯
六十年乃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
苗按縣共工以誹禪竄逐今攷此年載似不相合
然大戴五帝德紀云四凶之去皆堯也淮南子荀

子戰國策亦言堯伐驩兜荀子國策言禹伐共工
周語亦云堯殛鯀是縣之殛非舜明矣世言縣以
治水無功殛死尤妄夫治水縱無成而仿作九年
亦勤于民事矣勤于民事者先王皆祀之豈有至
於殛死者使縣不能啓其功于前則禹亦未能速
收功于後故祭法云縣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縣
之功是縣非無功也不能成爾果以無功八元八
殛則何以見乎夏郊謂治水殛吾弗信也

凱之用有堯用之者而傳壹之于舜

八元高辛之子伯奮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當是二母黨故
皆以伯仲叔季爲號書有朱虎熊羆說者以爲二
人予稽之四人也虎爲伯虎熊爲仲熊江東語豹
爲朱語者相傳是朱爲叔豹也則熊爲季狸必矣
故人物表作季熊蓋漢去焚書未久猶有傳習故
尚存一二但熊當作羆傳寫誤也伯奮是弃契之
倫而叔獻則叔獻也是堯多用之者若八凱則高
陽之子蒼舒饋欽構鉞大臨麗降庭堅仲容叔達
也饋欽乃伯益之字爲堯伊衡服虔以八凱爲垂
益之屬杜以爲垂益臯陶之倫正義乃謂垂臯陶

皆顓頊之後也垂乃炎帝之後皐陶乃少昊之後也杜又以八元爲契等八凱爲禹等蓋以書言契敷五教禹平水土而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因謂禹契在其中蓋八元八凱非主一事云主后土布五教以事之大者言爾五帝德云堯命伯夷夔龍虞舜彭祖杜預謂史克之言有過辭爲稱庭堅班固杜預等以爲皐陶字鄭注論語以爲皐陶號曰庭堅非也文公五年蓼與六威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是二人也書傳本有兩舉人名與字者是堯多用之矣自有能庸命至乃命以位略是數十年事而書不過數語可謂略矣以天下予人異矣以爲不可而諫者多矣豈直崇縣之與共工哉經亾見焉故曰予言其詳經載其略

路史後紀卷十一 終

路史後紀卷第十二

疏侂紀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夏后氏

帝禹

齊罇作壘志作侂古書命雲臺命嘯堂集古有夏禹印正作

夏后氏

夏籀文

書夏盡鍾夏夏隸宥作夏後用之

姒姓名禹

按禹廟謚議云或曰禹桀皆易名周人革民視

聽故以行爲謚追夏始祖與末王而加之夏商之世諱忌未行臣子呼君父名無嫌猶朕尊卑得共稱之

大禹之名飛在金鳥前懸於玉兔上大荒音而必作億載聞而亦新而開元禮祭夏王云敢召告于夏王

禹瀆

一曰伯禹

按禹一曰伯禹亦曰大禹者尊其爵爲稱也羅疇老云禹之功至水平而

各史

後已卷十二

一

後大故於禹成厥功之後始稱大禹湯之功至克夏而後成故於湯歸自夏之後始稱成湯然則果謚乎抑字是為文命孟子曰放勳乃徂落知放勳者號也號也

華文命為舜禹之號明矣梁武祠像碑堯曰放勳舜曰重華而禹不著故文命之說為迂詳發揮非謚辨

其先出於高陽高陽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生海內朝鮮記

是為伯翳傳記縣為高陽玄孫故世族譜譏之按漢律志及帝系三統曆皆謂為高陽五世孫

世本等以為高陽字熙汶山廣柔人也見子雲蜀記今之茂洲後

周汶山郡汶川縣漢廣柔也故縣城在其西

媵直敗數帝使治水稱遂共工之過廢帝之庸九載亡功墨云伯翳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荆之羽

之郊此親而不善者楚辭云縣婞直以亡身蘇軾云蓋剛而犯上者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哉左氏之言後世流

傳之過逮帝禮舜熙怒于帝曰得天之道者帝得

地之道者王公胡為論意欲自以為公彷徨于野

以患帝乃過之羽山書殛于羽山殛者致之死地而不返云余經云縣竊息壤以堽

鴻水帝怒命祝融煞之羽郊故天問云永遏羽山歐文忠云縣殛羽山慙而斃騷經云終歿乎羽之野漢

志羽山在不其縣南今海之羽山縣獨居山也元和志縣西北百二十寰宇九十臨沂東南百十高四里

周公里蓬萊南十五俗呼懲父山南百步外有淵水常清半半不敢飲曰羽淵淵上多細柳鳥獸不敢踐

有羽潭羽胸音同三年而死是為羽淵之神山海經云南望禪渚禹父之所

化今陸渾東有禪渚即縣化之所河南密亦有羽山縣化羽淵一或在此神則無不在也子產云其神化

為黃熊事詳晉語或云黃龍寔為憂郊三代舉之見晉或云玄魚云能鼈有說別見

語按縣以殛死墓今在臨沂東百里惟神化余歸藏啓筮云縣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是用出啓寓音

也初縣納有莘氏曰志帝系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傳佐有嬖女媵故記多佐女

嬉失是為脩已一作紀年壯不字獲若后于石紐秦宓云禹

生石紐今之汶山郡乃今茂之汶川縣石紐山也在西蕃界龍冢山之原青城記音生於石紐起於龍冢

者世紀作石切雜書云有人出石夷隨巢子謂禹生崑石皆指此也越春秋云女嬉於砥山得薏苡蓋石

似薏苡流星之為蓋桓玄母馬氏之類故禮緯云祖以感薏苡生按書帝命驗云白帝以星感脩紀山行見流

星貫昴感生姒戎文命禹注金星精姒禹氏成生戎地名文命也又孝經鉤命訣云命星貫昴脩紀夢接

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生禹於石紐山行服媚之而遂孕歲有二月遁甲開山圖榮氏注云女狄莫及石紐

孕十四月以六月六日今淮南俗尚以六月六日為禹王生日蘇軾游塗山廟詩

自注云是日數萬人屠黿而生禹蜀本紀云禹生石紐禹母吞珠孕之拆副而生世紀云吞

神珠拆胷而生故仲舒繁露云禹生發於背契生發於胷屈原云勤子屠母勤子屠母於夔道

之石紐鄉所謂剝兒坪者孟子云禹生石紐董陽志郡國志生於石紐村寰宇

記今在茂之汶川縣北四十任豫益州記廣平之石紐林者今其地名剝兒坪蜀本記作剝兒畔夷人共

營其地方百里不敢處及畜牧有罪者逃之捕者不逼三年則原之畏禹之神亦猶窮山不敢西畏軒轅

之丘也十道記紐為秦州地名隨巢音禹生碣石之東斯繆矣禹生杜縣未出用之前十數載則其在夔

道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青城記云禹生於石紐起於龍冢龍冢江源岷山也

有禹廟填許山上廟平八十畝每朔身長九尺有只望池自漏繼有水給千口禹所遺弓

虎鼻河目齧齒鳥啄臣三扇世紀長九尺二寸耳參鏤本作漏一云九尺九寸

戴成鈴襄玉斗鄭注雜書靈準聽云有人出石夷掘地代戴成鈴懷玉斗注姚氏云

禹胷有墨如北斗鄭謂懷旋璣玉衡玉胷履已世紀云鈴之道戴鈴謂有骨表如鈎鈴星也聲為律身為度

胷有玉斗首戴鈴席懍大口足文履巴董繁露云足昕疾行先左隨以右

稱以出

司馬索隱云聲與身為律度則權衡亦自身出故云稱以出非也蓋稱量而出之用權之道如罪卦以巽行權而云罪稱

而隱隱微也其次為天秤本此 豐豐穆穆為綱為紀

家語支子云每子云為綱為紀 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

師於大成摯 作覽作贊新序作執 暨墨如一 一作子高百成 學於

西王悝 西王猶也新序作西王國 寔懋聖德夢自洧

於河西四岳舉之舜進之 紀世 拜治水土爵司空 易林

升大禹石夷之野 諸王庭拜治水土傅子云荀仲

豫稱禹十二為司空按舜攝時縣殛既死而禹用攝

時蓋年十四後代守中多矣傳云大司空 乃握括命

按建武詔契為司徒禹為司空皆無大名

書中侯云伯禹在庶師舉薦之帝堯握括命不試爵

授司空伯禹啓首遜于益歸帝曰何斯若真出尔命

亦乃天 遜若真者此汝真其人

卿行

暨

虞余度

人徒以傅土 傅敷布之謂言畧分布之定州土之形

作溥即云敷治非也 悼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輕尺璧而憐

寸陰志勤天下左準繩右規矩繩長風沐甚雨攝從

三子 稷契益 履四時乘四載 四載多說書注說文淮南

塗以楯險以撮山標 行山表木斬高喬下 管刑勢云

沙軌宜是有說別見 定高山大川 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異九州

民力 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為兗大河定

而河之南為豫此分畫之要也孔云岳瀆差秋失之 疏停道滯鍾水豐物身畜菑以為人先 禹功記云禹

各

成今江河淮海之神曰魚鼈盛衰隨世安危自是之後
後年心小減其物遞增其價以食晚未之民應天意也
堯之水河之患為甚沛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濁

河所被冀堯重而雖輕沛之所被則徐輕而兗青冀

兗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

先於河自上而下有治水先後說見於是發迹壺口

治梁及岐已覽淮南子禹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

之曰洪水禹通之為孟門水尸子云呂梁未闢河出

孟門為二寰宇記呂梁在離石北以東可三百餘里

今石之定胡龍門在壺西南梁山在馮翊則龍門之

南岐山在扶風夏陽則在其西差遠水溢孟門時皆

及岐所謂既載壺口猶似載也南至于華陰東至底

柱斲孟津梳三門以奠西河既修大原至於岳陽覃

懷底績孟門既開二地

出於水從而治之漢志以為二山蘇軾以為河患上

及之水經禹鑿砥柱以通河水謂之三門今在陝一

曰閼流地記河水東流貫柱觸於流者在南河水峻

害舟一十九灘勢三陘所言龍門下駛如竹箭者鴻

嘉中楊焉言底柱淤遠成帝使鑄沒水鑿之不

能去水益怒至今伯禹為萬世慮豈有可鑿畱以俟

焉者西河觸華山之北故妄妄者斯二渠史云斯畱

遂謂巨靈分山遂有二華之說二渠而北

載之高地二渠謂濟漯漯川出貝丘今大河之所流

周漢移改非古河也舊謂今河與北瀆亦非漯川王

莽所塞書無二渠之說故林之非太史公過泮水

易禹北山川言水行地中禹無載之高地事

至大陸敵為九河合為逆河以入海九河始元城今

故名縣西三里

故瀆也新論王平仲云西南河間涇渭漆沮伊洛灋

澗眾流輻湊昏墊常先聖人故於冀兗間逆設為河

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於民耕既至則猶未暇

不隳民舍周譜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禹穿

積石也自壺口至積石三千里水無甚害始壺口者

以水患極於冀冀之水患在壺口也其功之

各

後

五

所施見下 冀州既又於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 兗青石曹說

徐為東偏 雖高於豫 豫高於青 徐雖豫餘流 繇鞏洛

而入河揚 下於荆荆 下於梁梁 荆之水東 自揚而入

海故東南 次兗青又 南次徐四 州治而河 患息又南

沉于揚又 西次于荆 以放江淮 江淮又而 洪水定淪

沛潔決汝 漢引南河 以通淮泗 排淮泗而 注之海

南河 沛也道元 玄大禹塞 滎澤開沛 以通淮泗 有沛說別

見沂從下 邳入泗泗 至淮陰入 淮書云東 會于泗沂

入于海孟 子言排淮 泗注之江 非也故李 翱來南錄

云自淮汭 流至高郵 乃沂至于 江併引孟 子謂淮泗

嘗入江禹 之舊迹也 熙寧中遣 使按圖求 之見故

道宛然但 江淮已深 無復能至 高郵所謂 故道者果

邪傳云雖 豫洪流繇 繇於是繇 荆而北次 于豫繇豫 而

青徐而入 海尤妄

西次于梁 繇梁而北 次于淮以 奠江河之 上流

謂道積石

此治九州餘浸者舊云水自下而治上魏幾道論禹貢豫居九州之中與兗徐接境何自徐之揚顧以豫

為後等蓋順五行而治之冀為帝都都在所先而地居東北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故次之兗青徐木

生火火南方故次之揚荆火生土土中央故次之豫土生金金西方故終之梁雖所謂彝倫攸敘蓋本於

王安石冀地下而在北方水所始之言洪紫微愛之非也冀繇有治水先後說見發揮 櫛泉繁

以返諸術 濬畎澮以 距諸川汨 九川以距 諸海九州

滌原九山 封崇九澤 始陂

子晉云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植九藪汨

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太史公云禹漸九川國語云曲九防謂陂障也澤如靈夏既澤大野既豬之

類川如恒衛既從維濇其道之類山如蒙羽其又蔡蒙旅平之類川不可使之堙澤不可使其散故或導之使行或鍾之 暨伊益奏庶鮮食暨伊稷播庶艱食

使止順其自然

奏庶鮮食阜通有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上鮮食肉

食鳥獸也下鮮食魚鼈也山林與益同之行川澤與稷同之水功方興必先圖食于時五穀不殖食鮮而

已黍稷之類水時施功尤難得以播之化居者懋遷阜通貨賄之謂有則懋使之遷以濟無無則懋使之

遷以從有故士農不斲削而械用足工商不耕稼而穀粟充物不可積故使之化化之所以為貨可積以

待財使之居居之利也始禹之治水七年矣傷功賄此有無化居之利也

未就愁然沈思于是上觀于河河精授圖書中候云伯禹曰臣

觀於河伯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壘入淵伯禹拜辭注即括地象也壘去也今孟津淘河

乃北見六子獲玉匱之書以從事所謂鳴天下經受

黑書於臨洮得綠字于濁水乃駐江山棲桐栢受策

鬼神之書乃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水怪無支

祈事詳岳瀆經集仙錄晉天志云昔大禹觀濁河乘而受綠字寰瀛之內可得而言也有支祈說別見

龍降之乃命范成光郭哀御以通原天問云鴟龜曳

銜繇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以為繇殺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柳子爰有鴟龜肆喙之語

洪注不能正有應龍說別見聞宛委黃帝書乃吉齊剖白馬三月

庚子登覆鬴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仙靈符會稽紀

筭昔禹治水功未就發石筭得金簡玉字以知三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聖賢處所記與越春

秋皆記之太霄琅書及四極明科云夏禹於陽明洞天感太上命繡衣使者降授五符以治水檄召萬神

後為紫庭真人陽命洞會稽也餘詳福地記於是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

揆地拾遺記禹鑿龍門至空巖得伏羲玉簡長尺有

簡授之長尺二寸禹執簡平定水土開山圖云禹游東海得玉圭碧色長尺二寸光如日月禹以自照洞

達幽明按張衡傳 遂周行天下主名山川以利於民

即洞視玉版也 張揖云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川也 山川理脉土地所

宜風烝所生畢究其政草木企走蜚動蟲魚俾益疏

之以為岳瀆山海二經 越春秋云禹按黃帝經見聖賢所記在九疑東南天柱號

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瑒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求之赤繡文衣男

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來候令齋三月受求禹乃齋三月登宛委得金簡通治水之理遂巡周行天下四

瀆所至名山太川召問其神使益疏之為山海經王充別通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

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山海經不造仲舒觀重常之鳥子政識二負之尸以見經也 東造

絕迹西延積石南逾赤岸北過谷而裴裒乎昆侖察

六扈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金匱玉符以鎮川瀆 禹功記云

道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鎮五方水患後人賴焉昔王原引杜暹下浙江觀禹玉匱事見紀聞 當是

時也晝不暇食夜不獲寢以與萬民同務 賈云 燒不

及攢濡不給挖冠罍而弗顧屐稅而弗納 淮南子禹身執藁車

以為民先剔九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定東海當此時燒不暇攢濡不給挖死陵者葬於陵死澤

者葬於澤故節財薄葬間服生焉韓子云身執耒耜充云禹決江河不錘秉鑿異矣 躬操橐相

而九雜天下之川 見莊子御覽作九滌集韻作鳩余非也 居外三十年

三過門而不入東至樽木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

之所摺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地南至

交趾孫濮續櫛之或丹粟沸水之際南嫉黃支之堵

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

三百北至太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禹強之里

積冰積石之山未嘗暇息勤考之勲憂其黔首身解

陞之河即陽紆經所言縱極之淵也括地圖音河水

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者穆王之所至然爾雅云秦有陽紆在今扶風汧縣

外鑿三十畜鞅十七之西周書周禮以為冀州藪

湛疏三江道四涇通十有二渚並開峽口川陝璞江賦云巴東

之陝夏禹所鑿故杜甫云關伊闕鑿轅轅破碣石伊

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關伊闕鑿轅轅破碣石伊

即今龍門在伊陽縣是為河津巨靈之迹水經云禹

决梁山所謂龍門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岩際鑄迹遺

功尚存又云風山西四十里河水南出孟門山與龍

門對即龍門之上口黃河之巨厄此經禹鑿廣岸深

崖穆王西出孟門九州之澄者河出兩山之門最湍

悍故鑿之今韓城有禹廟寰宇記云禹治水至龍門

今夏陽縣是禹巡遶至遶山即此龍門山即龍門

極險魏大統七置成司馬彪云呂梁即龍門又鄉寧

去萬里五湖四海凡

月朝龍門故

慈之文城西南三

誌云禹鑿山河水下急深七

元禁捕魚金山中鑿空如槽闊五十步東流

懸注七十餘尺魚鼈所不能游號石槽東岸

各

後已

乙

崩道五水於東北爰虛其處及時水至而得以縱逸

濟口碑云姬氏之所常蹙崇縣之所不能治漢長水校尉高並言河決率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

上疏惡也聞禹治水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損自索察秦漢河決曹衛之域不過百八十里可

空此地勿以為民室漢古河決瓠子云熙寧十年秋大決曹村下埽及澶後派為一二會南清河入淮

一合北清入海乃故瓠子地土詔築堤石十四里孫洙作記皆九河故道所致功之所施名

川三百支流三千而弗自功惟心剝形瘵以趣事手

不瓜腓亡狀儀色黻鰲支不遂跳不相及竅息不通

勞而不居以勤于民而中帝心古人云明德遠矣微

禹之功吾其魚乎其功之施于下世者如此其深且

著也行年三十取於塗山氏舜攝之十五年呂春秋云禹年三十未娶行塗

山恐時莫失制曰娶必有應乃有白狐九尾造焉禹曰白者五服也九尾者陽數也塗人歌曰綏綏白狐

也九尾九尾麗成昌於是娶於塗而天問云焉得彼媪山女而通之于台桑世紀塗

山氏合昏于台桑之野塗山之鍾離西七十里五塗山也即平河之當塗縣壽春東北太康地記云古

當塗國也漢當塗縣山西南台桑地也隨為塗山縣應劭等以為會諸侯處非也乃穆王會諸

侯所又巴渝江北岸有塗山禹廟塗君祠常據仲雖等言禹會在此九疎脫曰趨世本廣雅作嬌

是為攸女連山云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故世本禹納塗山氏是為攸女也辛

壬癸甲行十月而生啟啟見其父呱呱而泣而弗皇

子也劉向說苑及孔晁云出先人書家語國語同呂氏云禹娶于塗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越四辰而復往治水或謂辛壬癸甲為四年然後有啓太史

公言辛壬娶癸甲生啓繆矣或云癸甲下缺文俱妄夫娶與生子乃自二事其娶止以辛壬癸甲四日一也子生啼而不暇子之二也吳越春秋云娶于塗山

各已
後已
卷下二

辛壬癸甲禹行十月而生子是啓十月而生也列女傳言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是矣王逸言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故說文云九江當塗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而水經亦言汝淮之俗至今以嫁娶日也

稱畜築賦藁遽程土后

呂氏云禹之决水也令民娶瓦

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者禹之所見遠而民莫之知也淮南齊俗云禹時天下大雨令民取土積薪擇丘陵

略茲基平版榦坏城郭謹關遂以御寇攘使

民知閭闔屋室之築

城也古有禹作郭爾傳云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禹乃退而

作三章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故城郭錄禹始而淮南子言解作三勺之城諸侯背之禹乃壞城平地散財物禁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列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粹在身不知何遠之能懷其為說之為異如此

謂人亡食則不能使也不利

於人則不能勸也故鬻河而定之九牧鑿江而涓之

九路鄧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不怨利於民也故

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

外紀云通九派疏五湖鴻水漏中州乾率然語也三江九

江四瀆沈濟並詳于福地記

人祖饑而僨子者取歷山之金制弊

賣之羨餘胥給以均諸侯

高道穆表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

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子事本管子傳言夏以貝按夏貨乃有二金一金字作舌二川義雲章夏作金而俅集古夏正與此弊同又有一金一金輕貨二金重也

乃商九州之高下

相其原隰及山川之便利任其胙膾格朋胗其殖殫

剽恣沙桀作其畦畛正其疆界以杜爭奪

傳言禹經啓九道畫

為九州禹貢九州之畫實在治水之後蓋因治水見地勢之分斷皆出自然不可十二乃復為九爾

九州之土有常而物有次五沃之土五粟為長五臭所

毓凡彼草木有十二裘

此以壤邑辨蓋如周施草人糞種之法劉氏以大司徒十

二土為十二州之土如職方所掌職方從時王大司徒因土古如十二壤每土有十二之別若草人醉剛

之九土而益以青黎塗泥其說非是

上土廣鳥黃壤赤臚中土黑墳白

壤墳壚下土青驪塗泥品居庶彙而正九賦

隨食志云禹制

九等而康歌興九州以土色定田皆有定賦惟冀豫梁揚錯出冀豫荆青徐雍兗揚梁為次然雍兗皆六

六而無九一夫履地五十而貢

井里古法孫毓以謂井邑及丘甸妄也語云盡力溝洫書云濬畎澮此井制也詩亦有云惟禹甸之何云未暇乃復定其

九貢沈之漆絲織文青之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

鉛松怪石萊夷厭絲徐之色土羽畎夏翟泗濱浮磬

繹陽孤桐淮夷之玄纁縞班珠及魚

禹貢之匪三出於夷傳不之別

玄纁縞三物古今訓織物為細亦非揚荆三金齒革羽毛惟木揚之搖

關筱蕩島夷卉服織具橘櫛錫貢

卉今之黃草貝今之吉貝代亦弗知

說文班夏書從賓從虫宋弘云淮水出班珠珠之有聲者荆之柶幹栝栢厲底磬

丹及箇籛楛玄纁璣組包軌菁茅

茅生巴陵祥符東刻惟一老人識之

豫之漆臬絺紵纁磬錯梁之熊羆狐狶璆鐵銀鏤

斲磬雝之球琳琅干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璣

珠大具西海骨幹脇北海魚石魚劔出瑱擊問

古貢必以

用物如怪石微物亦適用然後貢魚石魚頭石魚刀魚劔魚兵如刀劔者與魚革脇皆以飾小車纏兵室

羽葆者旄牛尾樂舞用非甚切故禹貢不著出瑱如疑膏浮水上擊問如鮫大五六尺可治劔周書言問

似喻冠喻冠奇魚出揚州注射禮以大都鯉魚魚刀

河蚺江蟬五湖元唐鉅野之芟鉅定之羸治中膽諸
孟諸九江大龜隆谷玄玉歲咸會于尚方以俟其工
之需上農赫土出金上工礪石出玉各以土產任土

作貢貢者夏賦之總名別九州賦九等貢九等聖人

于王賦歸諸侯也任土者隨土所出不以所無若所

難得者也鄭志云凡所貢匪皆以稅物隨時價市之

其地之所有以當邦賦蓋圻外侯不以致遠故也龍

子曰莫不善於貢然則貢非禹之法乎此禹之後世

禹之時法已有助安有不善爾

善後乃知其有不善爾

畿不貢穀米兵車是之取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鞮服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邇重而遠輕凡五里為甸服甸甸也總當是

是所外至即納之夏服橐蒙之屬如云寢衣之總為

橐綈銍所對稷粘為橐非惟顛倒是內反輕矣莫不

貢者以其入穀而入州地遠穀重難致故先王制為

之貢此仁政也是則貢者在九等田賦之內以其多

寡為賦之常非九等賦之外有貢也經文納銍而上

特加一賦字則貢賦出於田可知矣侯服以下不及

所輸物惟甸外率五百而為侯綏要荒侯服之內采

男諸侯隸焉卿大夫采在六百里內男小國七百里

內侯大國在千里內不言四百五百里

皆侯也以大庇小故在

外懼大陵小故在內

綏服之內以揆文教以奮武

衛此外諸侯綏之而已千三百里之內使揆文以教

千五百內使奮武以衛武衛如今邊地右軍武畧

文要服之內夷蔡屬焉荒服之內蠻流屬焉示其遠

藝蠻夷三百里流蔡二百里此之里川長短與

為之紀畿內侯甸殊夷蔡在要服蠻流在荒服夷性

近人蠻遠人也古者流蔡以王圻定遠近今以

逐處論異矣流共工蔡蔡叔此五宅三居之二

視數

歲之豐約酌以為常上下足以相輔然後禮成而教

行取之有制而其所以垂法也九州攸同九壤咸宅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致重財賦咸則三壤

成賦中邦九州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懇者千

五百萬有冀流廣而河濟盛水既退而民作多故作

十有三載而後同十三載止為異兗二州舊說天下共十三載或止以為兗州馬融康

成穎達更以為併禹縣之九年舜攝元年九州始畢

繆也按洪範縣殛死禹乃興縣喪三年禹乃娶

今云禹治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

年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穎達因

之誤矣高唐隆云治決水前後二十二載以縣之至

禹言之也然水未平豈得行巡狩哉八年之外特記

過門不入乃命暨竅步經大章行緯暢于八極方以

之年而已為國十國而有長長有師五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

十有二師州有牧牧稟命于上京州十二師百二十

本似非此然冒說來及酌之亦或可行孔氏謂州十

二師為三萬人非也豈州等三萬庸哉此不過所謂

承以大夫師長者商周之連帥邶成五服至于五千

卒正也薛氏以為兵制或然外迫四海咸建五

兵民之法皆自此始故有比卦漢長小比大界承尊故人趨事而赴功小大之國內外

八月按比是也伏生以入聲讀爾之侯三正之所用者蓋七千矣綏服內三千里九州

舊說州十二師為六百國十二州為七千二百國詩箋謂禹弼成五服方

萬里以七千里為九州方千里者四十九八州各得千里者六百國一師州十二師八州計九千六百國

七百七十
三國之說
得齒千百五十五萬四千
二千九百
男耕

女織不奪其時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義之

民而度之羣生故天亡伏陰地亡散陽水亡沈氣火

亡災燁神亡間行時亡逆數民亡濫心物亡害生率

帝之功而度之儀軌近遠通其明以佑不逮東漸于

海西被于流沙北逾碣石南越衡山咸暨聲教汜于

四海浸而入之者漸加而覆之者被暨言及之遠汜言至之盡南亦海不言漸北亦沙不言被有不

盡矣聲教及之而已治水定力堯舜世事禹錫玄圭

著之此見禹所以得天下而謂之夏書也

告厥成功夏后氏尚黑職繇此始玄者水之德圭者君之瑞嘗意治水

之時從禹于外堯以是假之伴之便宜馭眾而不繇

中履介令功既畢則前之所假當以歸之君而告其

成錫如納錫錫帝之錫而記皆以為封之高密以處

天錫若堯錫之是錫亦非禹錫也

于櫟是為有夏曰夏伯密今密之高密禹之初封故世本云蘇生高密是為禹宋

云禹之封國櫟今之許昌陽翟漢屬潁川唐隸河南

有禹山禹故城及鄭之櫟邑昔武王至周曰吾其為

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謂櫟也世紀云夏今陽翟即

此地志云陽翟夏禹國或云都之非也故汲古文云

聞不居陽翟寰宇記鄧州引漢志潁川南陽本夏禹

國周為申國按志潁川陽翟夏禹國南陽故苑今南

陽為申錯陽翟言之兩誤王充云堯以唐侯嗣位舜

各已

後已

一五

有夏曰有姒者禹也無豫於縣妄矣帝為泮水之患訪於四岳求能治

之者四岳稱縣帝曰方命圯族岳曰舉哉試之不可

乃已乃以命縣縣莖之于歸臧得其大明曰不吉有

初亡後縣障水汨陳其五行水不閏下上帝震怒不

昇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縣障水故有縣隄在相之安陽縣築以捍孟門今謂三兩

城又歷高東三十五又清河西三十自宗城界來而

澶之臨河西十五縣隄自黎陽界入堯命縣治水築

之以障故無功又澶濼清軍城東南五十有堯隄過

飛狐界古長城即堯遭洪水命縣築之者經云洪水

滔天縣竊帝之息壤以閩洪水帝令祝融殺之羽淵

淮南之說本此息壤生息之壤也有息壤說見餘論

逮帝授歷縣則殛死禹乃嗣興從而道之百川順流

天乃錫以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所謂洛書者也九疇即臯

陶所陳者言縣逆之所以凶禹順之所以吉帝怒不

昇如云天誘其衷若鬼神予奪之者閏下者水之性

而縣聖之以拂其性此五行所以亂彝倫所以敗禹

能修之得其性故五行攸敘自漢儒泥河圖洛書之

說以天錫禹者其文自洛出禹因次之自初一日六

十五字皆龜背所負者或云三十八字或云二十七

字怪哉氏出於理之自然非人力私智所致者古帝

人必重而歸之天洪範概發明彝倫敘非錄數起帝

崩舜為天子命為司徒代典百揆內輔虞位外行九

伯百揆衆職之尊禹以功德盛極岳薦乃授雖未禪

而意已見蘇軾以為司空之異名蓋以左氏使主

后土揆百事與四岳薦語誤之不知熙帝載非司空

之事而周官水土乃司徒職且禹為司空在舜攝初

至是已六十載岳薦之語殆今如制首敘功勤爾三

或以為若魏晉之相國有禪之漸則除者無是

十有三載帝以教期券劇時帝年九十受命以位堯

用舜以試之娶二女矣又歷試諸難舜曰汝惟弗倦

禪禹不加試者六府三事之治已効也

總朕師遜于伯益臯陶不可則拜稽首固辭重弗獲

命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堯授舜告于祖舜授禹告于宗一云神宗堯也率

百工如帝之朔如虞故事璿璣齊七政類帝禋宗巡狩之類皆行之帝告禹曰

予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汝能從之師徒其

興見河圖握矩紀乃治六師以征不序始歲三驅以東車徒

三載有苗弗共奉辭誓伐三旬而苗逆命益贊于禹

乃班師而苗格詳虞紀及帝鴻紀禹治水汜四海各迪有功苗獨頑不肯即功故禹勸帝

念哉欲帝念其事備伐之三旬逆命乃優贊帝修德

班師於此見禹於兵弛張之道一月已久何八月而

師還哉隨巢子云昔三苗大亂天命禹於玄宮有神

大百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人不饑司金益富

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禹乃克三苗

而神人不違墨子云三苗大亂天命殛之雨血三朝

龍生于廣犬哭于市金匱言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

論衡言三苗之亡五穀變種鬼哭于郊紀年墨子言

龍生廟夏水雨血地圻及於是四海之內咸戴帝

日夜出晝不見皆異說也

舜禹駢三聖乃興九招命臯陶為夏龠足鼓龍篥簫

八佾六列皮弁素積九成而功昭曰大夏使四海之內咸戴帝

舜之功於是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故孔

融傳言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淮南子云禹樂夏籥

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九變也明堂位云皮弁素

積禘而舞大夏祭統云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文舞

也內則傳云在于戈既文武俱備春秋元命苞云禹

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名大夏大司樂注謂

德能大中

國非也

十有五載帝將陶真冷禹曰戒之哉形莫

若緣德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

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欽哉慎乃有

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

朕言不再冷曉也言用此真教命大禹也夫堯命舜不戒而舜命禹丁寧戒之如此恐其矜功

矣帝崩禹即真越春秋云堯崩禹服三年氣不屬聲舜崩又服三年朝夕旒位形體枯槁

蓋因孟氏之妄王以金成都陽城瓚云世本禹都陽城在大梁之南今陳畱後儀故寰

宇記登封古郟城引地理志潁川陽城為禹都非也

乃澤之陽城堯舜皆都河東北不居河南故說者又

謂禹避商均於此皆非夫堯不聽舜讓受終二十八

載舜不聽禹辭受命已十七年曆數已決豈復方為

區區匹夫之遜避太原即晉陽世紀云禹自安邑徙

徙晉陽通典并州太原禹所都注云禹都或為今太

原或為今平陽或為河東安邑或云今河南陽翟不

一也安邑世紀云或居安邑今陝之夏縣魏太和元析

禹臺十道志云縣有夏禹宮夏靜與洛下書云安邑

禹舊宮有石殿陰戶丹庭紫房俗名驪姬故房臺在

縣西北十五三州志云塗山氏思本國築以望之

基猶在夏城南安邑塗山臺俗謂青臺上有禹祠縣

東南五十五中條山有望川夏后避夏離宮之所

地形志河北有北安邑縣漢晉屬河東又有南安邑

注太和十一置元和志今安邑地太和十

一別置十八年為夏縣寰宇記置脫誤革正朔奠

服色以日至六十日為正色尚黑樂稽躍嘉及元命苞云夏以十三月

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黑以寅為朔商以

十一月周以十二月所謂三統淮南云服尚青非

其祀戶祭先心社用松牲用騶大事歛用昏戎事乘

雜驪雜馬尚明水而旂綏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注為綏夏當言旂

山壘揭豆瓊竿四璉以施之宗廟孔云夏四璉殷六瑚山壘夏后之尊

也哀十一年胡篋注夏曰胡商曰篋虞祭尚陶夏尚

匠蓋虞以陶得人心故尚之周禮云夏后氏尚匠所

謂及其所自生虞氏尚陶玄堂世室九階三階厥用

泰尊以瓦則山壘亦瓦矣

各已

後已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亡文

玄堂夏之明堂夏尚黑也由周尚赤而曰明堂說苑墨子曰古之無用文者禹是也土階三等

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也黃圖義云明堂夏后益之為世室堂之大百四十有四尺坤之策屋

圓徑三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九階者周禮注南三東西北各二賈馬等以為九等非也禮傳周堂九尺商

三尺夏一尺相三數也衣裳細布牟追玄冕記母追夏后氏

之道白虎通追大也其體最大輿服志夏母追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栝前高廣後界

銳商章甫即牟追今之委貌委以綏言追以笄術言周禮言追笄術是矣其制相比漆布為殼緇縱其上

前廣四寸高五寸後高二寸五經通義云夏冕黑白赤組旒獨斷云羽帝采尚書皐陶及周禮以定冕皆

廣七寸長尺二寸綏白玉珠其端凡十二旒郊特牲言商皐夏收故夏收而祭毛詩許字從羽三王共皮

弁素積為弁不易也白虎通云收而達故前思大者在後持物亦前忽也然堯黃收夏后因之爾雅云收

言收歛髮純黑前小後大商袞龍而山敦環濟要畧因曰皐黑而微白前大後小云夏后氏

山敦取

立尸而卒祭

有事則坐

祭以其闇明日而復祚

復祚

其仁也

蓋貴爵而尚齒

七十者皆引年

養國老於東序養庶

老於西序燕衣而以饗禮以教民之孝弟

卒食燕衣玄端玄端

注黑衣裳

襲堯爵行堯道修五等以賞諸侯

舜之禪集五瑞禹政錄舊

列爵為五自唐至周五等一也鄭釋王制謂商因夏三等無子男公羊謂春變周從商合伯男皆曰子安

也追縣父

國語禹云豈伊多寵也云二上之後注禹郊縣而追王之

禘黃帝而封

丹朱唐商均之子於虞作賓王家

天子弗臣謂不以臣禮責君臣之義

固定故云作賓者異於諸臣矣

立三公九卿百二十

官也三公此在九卿外佑云三公以下百二十此夏時也記云官倍則宜二百四十不然者唐虞清要三

代不變其餘

三妃九嬪以為內治

春秋說天子娶十稱事為之爾

各已

後已家十二

一乙

三歲而攷績五歲而定政惡旨酒好善言好予而不

取好緣而惡駟亦上信而賤文必度其正為政先祿

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故能敬德而稽天若召誥言而

順之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充云禹引失承安繼治任賢

善賞不罰而民不負言慎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

賞且亡廢功亡蔽財自砥勛如淮南愉易平靜以待

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寧之不求葡不

大望於民是故寡怨於民民未厭其親通乎已之

不足而不與南子云禹治天下朝

剴精神明耳目民鍾顛俊尊帝以故

黑風會紀而明明在朝詩合神霧云夏禹之興黑風

帝臣禹伯禹當其至也按玄經又得咎陶在子業既

子黥季甯然風力之世云身以

治天下迪知恂于九德之行故民承寬厚而亡懷薄

立三年而百姓以仁遂焉戴勤求賢士以及方外

見耕者五偶而式之所過之邑必下見山仰之見谷

俯之以葡道秉德之士存焉董適于郊芴焉遇其

縛于路謾降拊而泣之左右曰彼則不刑於王何痛

焉曰天下有道民不離幸天下亡道罪及善人堯舜

之民以堯舜為心朕為民辟百姓各以其心是用矜

之吳越春秋云計於蒼梧而見縛人陳蕃傳云禹巡

故其興也勃然注見說苑淳化四年閏十月上謂

輔臣曰孟昶於刑獄優游不斷以為夏禹泣辜竊効

之不明古聖之旨朕深味其理蓋大禹止能行王道

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車而哭之今犯罪

之人情理難恕朕固不立諫幡陣建鼓太公金匱云

容可謂異世而同仁矣禹居人上慄

慄如不滿日乃立建鼓管子云舜有告善之旌而主

不蔽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辭訟何敞傳云禹致敢諫

之幡故光武詔云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人

上慄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謹一

日壽終無殃也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投一饋而七起一沐而

三捉髮曰予惟四海之士須于門而四方之民弗至

也諸侯朝覲而親報之士月見而躬接之曰諸侯能

亡以予為驕乎諸大夫能亡以予為汰乎且昏其驕

若汰而不予穀是逢君之惡而教寡人之殘也是以

天下大治諸侯萬人而一知其體則能以愿為之也

故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賈誼新書云禹猶大恐諸

日士見則問於士云云敬者禮之本禮者忠信之薄

老氏言道其中有信有虞時大道未隱故未施信而

民信之夏后時道隱而未喪故未施敬而命伯封叔

民敬之此哀公所以問新書作民信之誤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鈴天行施敬授人時人事

是重故建首寅而後冬夏正春斤不升山夏罟不趣

淵以宛生長而專民力乃布今日九月除道十月成

梁故其時傲曰收而場功待乃畚褐營室之中上工

其始火之初見其於司里速畦墜之就而執成男女

各已

後已

卷下二

二二二

之功故生不失宜而物不失性人不失事天得時而萬財成焉昔孔子觀夏道得其四時之書者是矣曆象

堯舜之法三代以來未始可廢而書不著者法已成於堯舜後王守而用之故不之復錄大聚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云云禮云夏不田以生長之時也鄭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謂土少則民失業觸其夏名故不田此運斗樞之文

土多則內亡守於是有不稱之災故其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曰小人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盡以養一人不煞胎不夭奧不隳時十

年而王道固乃立祈祥以固山澤立器械以使四國破增敷楚沛澤以立三幣而操其重策以守國穀存菹丘立駢守以爲民饒以人御人逃戈刃而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而民心一政德既成而聽于人矇誦於朝史箴于位官獻使勿兜采臚言于市攷百事于廷耆艾脩之以聞其缺而斟酌之行善而備敗是以事行而不悖天下復璞文中子舜禹繼軌而天下璞桀承之而天下詐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禮記是以神勞五岳形瘦九州而不以爲苦攝位行政攷之於天是以克勤于家克儉于邦而盡敬于神故孔子曰禹吾亡間然矣菲

飲食而致孝鬼神惡衣服致美黻冕畀宮室而垂意

溝洫禹吾亡間然矣諸侯王表云舜禹受禪積德累

于天下數十越在先時闕伯火正寔事唐虞及是更

以相土居之商虛入為王官出長諸侯有勤于民以

食於味裏云相土就契封商安命任奚為車正文子堯以奚仲

堯治天下以后稷為大匠任奚為工子吉光暨相土佐之昇物以時五

財皆良乃制鉤車記云鉤車夏后氏之路作勾輅同

良也儒者因謂曲輿傳玄子云夏后輦曰余車故通

典云夏末代制輦人所輦晉忠商曰胡奴周曰輜車

司馬法夏后余車二十人輦商建綏旆明堂位夏后

胡奴十八人周輜輦十五人亦曰旒又云有虞之綏夏后氏之綏練禮弓亦云綢

設旒夏記此旒謂之綏也曲禮武車綏旌注綏無旌

所謂大麾周禮王建斗尾於衽首大麾以田者也相土始乘肇用六馬於是

登降有數五子歌言六馬天子用乃封奚仲於薛今

之薛城南二十五有奚公山奚謂政衰於唐虞而民

仲冢楊曄徐州記云仲造車處

黜于昔始政肉刑梁武祠堂畫贊云夏禹退為肉

三王肉刑非也肉刑畫尤之法穆王曰苗民作五虐

之刑爰始淫為劓刑採黥亦未原其始也嗟夫肉刑

政之本也後世以為不忍而去之者誠不仁矣君子

曰小仁者大仁之賊也以肉刑為當除是亦志於仁

而未知仁之術也故荀卿班固曹操鍾繇陸紀葛亮

曹彥之徒皆欲復之而祖訥以漢文為非聖誠有見

矣彼孔融王朗之論亦謀而用不訓德則乃宅人乃

三宅亡義之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罪疑從輕死者

千鑕中罪五百下鑕二百罰有罪而民不輕罰輕而

各

後已

二

三

貧者不致於散故不殺不刑罰弗及疆而天下治傳大

甫刑傳云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鏃六兩鄭云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

爾命孟涂為理刑正訟從以為神主經云夏后啓之臣孟涂是司神

于巴巴人訟于孟余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謂主乃備祭用簠簋巖俎雞彝

龍勺賀云直有御曰梳脚中央橫木曰巖有虞上質未有饗飾始有四足夏漸文橫木為距於足中

也彫勒粉澤流髹其上蔣席柎鞞頗緣觴酌有采籩

豆有踐而當時之不內者三十有三國韓子云禹作食器墨染其

外朱畫其內縵帛為柎蔣席頗緣觴酌有采尊俎有飾康成云亦多黑少為髹韋云刷漆為髹墨子云禹

造粉繆也唐虞已有粉米矣為喪法曰死于陵者葬於澤

者葬于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亡得而逾見尸于淮南子云禹

之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澤死澤者葬澤節財也故節財薄葬簡服生焉又云以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

朝死而墓葬所以順時偶變見形施宜也祝餘鬻飯以生事親祝徹鬻餘飯

九具作葦茭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所交也商人水德以螺首謹閉塞也周木德

以挑為梗風俗通傳葦葦有叢呂春秋言湯被伊尹以葦葦欲子孫蕃不失類也而牆置翬

綢練設施立凶門用明器有金革則殯而致事而人

於死者益以致王肅要記云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設表門乎公曰夫表門起於禹禹

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孔琳之議曰凶門柏裝不起自未代宜罷故禮論云改葬

立凶門不蔡謨曰改葬若停喪有凶門是惟喪事用之故韋宏與蔡謨問父在母喪及與父別止立凶

門不曰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界私之喪皆別凶門范堅荅問謂凶門薄帳不出禮文有懸重於庭以

席覆之形似於此後命扶登氏為承夏之樂哥九敘世於門外表喪繇是

命扶登氏為承夏之樂哥九敘

各已 後已 卷下二 二四

以樂其成是謂九夏

六府二事所謂九功九敘惟歌此禹之九夏也鍾師以

鍾鼓奏九夏即大夏也大宗伯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瞽師掌九德之哥以娛大師故左氏曰九功之德

皆可歌也謂之九歌猶言舜之韶謂之九韶爾

設五

器于庭 而詔于簠曰有以道憲我者聲鼓以義

告我者鳴鍾以事詔者振鐸以憂聞者發聲以獄復

者揮鞞政天下於五聲後世實用至於追蠡

鬻子禹

以五聲聽治門懸鍾鼓聲鐸而置鞞以得四海之士

為銘於筍簠云云選策秀才文注者此也淮南汎論

注五聲宮商 作棧鍾於會稽以定奏

王澄云夏商之

之屬安矣

定奏晉世刻縣民於田得鐘長七寸口徑

四寸銘曰棧案小爾雅鐘之小者棧音盞 遠方圖物

貢金九牧鑄九鼎於紫金條荆之山

鼎之為物左氏

當言之人得藉口舊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實則一

鼎又別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恰

遺記

使人知神姦入川澤而不逢不若魑魅罔聞豈能逢之

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

自藏不遷自行日移五步自邾邠來日東南移今不

知所孫暢之述書云道人商行傳云今在剡賓神怪

之說然今深山大澤往往有之晉陽秋咸康回穀城

門外有光取得九鼎一湘潭縣興唐寺在磯上前流

莫測石嵌旁入及法堂下有大

帝女儀翟醞釀稷麥

以為酒澧醪變五味進之帝飲而甘之折頰而歎後

卷之二

後已長二二

三五

世必有酒亡國者遂疏儀翟

戰國策云魯君語梁王昔帝女令儀狄作酒而

美進之禹飲甘之疎儀狄絕旨酒或云初作酒非虞酒養老而岐雷有醪醴黃帝內傳王母之酒而神農

為醴酪其來尚矣本草夏禹仙經取菖蒲玄酒封百日綠葉色投黍米十四日出飲之去三十六種風不

自後於是舉咎陶而薦之將畀之政辭乃封之六其

仲子克世使襲六奉其祀

文王之使編云編之太祖疇為禹占得臯陶繇比於

此見宅立一十有五歲七表承風化制殊類青縈九

陽奇怪之所際莫不內拱八風循通而百穀用成木

榮冬敷天雨稻蜚菟應

瑞圖云飛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天應其德

而至馱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語言王駒駘出

即馱蹄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見孫氏

瑞應方澤出馬

隨巢子禹方興時

靈龜穴庭

宋書志玄龜者天符也德至淵

泉洛出

玄龍銜雲

孔演圖云天命之見候期門靈龜穴庭玄龍銜雲注靈龜虛危也穴

庭者也銜雲者

至靈龜服王敬養天賜妄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四十五年宜齋四字

於是大宣教化

云省方宣教化制殊類玄云

五年一巡者虞夏之制

以常行

歸元勳祠上帝

河圖云禹治水功大天帝以齋文大字賜禹佩免北海溺水之難故方朔十洲記云禹治洪旱乘躡度弱

東至鍾山祠上帝

乃大計治道外美州靡息慎之功

內演龍德以當天心撰玄要集天書

道學傳云夏禹撰真靈之玄要

集天官之寶書以南和縉封以金英溼檢以元都印原禹之先得玄女之法標其二五九迹之術承舜命

鑿龍門開九江遇巨石則施之一鳴其術石立銷金

呼禹步修神仙之術開鑿洞天盡立五岳名山形撰

靈寶以藏南浮之洞即宛委衡山也詳于福地記禹功記云渡江河者以朱書禹字

佩之免風遂致羣神于鍾山即會稽前山一曰棟山越絕書云棟猶鎮也中

茅傳云禹詣鍾山行九真此也亦曰茅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是矣故越絕書越春秋皆言禹登茅山朝郡

臣乃更名曰會稽即苗山矣今會稽有禹村禹虛然九江當塗界當塗故城云禹會處故塗山亦有會稽

之名宋之問云朝玉泉今何地聲存而處亡杜預以為會在壽春之塗妄矣以觀其用執

玉帛且萬數執王諸侯阜者小國之君禹之初進而受命者七千國左云萬國者號數爾齊

王鐸云大禹之時諸侯萬國非安石云不過東方諸侯有天下皆會非也防風氏後至戮

之以徇於諸侯伐屈驚攻曹魏而萬國定舜之初正分三苗禹初治水誅相繇至是數十年戮一防風天下可大治蓋始之形以立我之綱後之誅以立後世

之紀後代聖王初來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

不可不知也

曰候人兮倚而南言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寔

為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南樂名胥鼓南以雅以南若象

翦南籥是也豈得謂之風有樂有舞故曰人而不為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未至於舞大夏知不

特誦其詩而已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

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之伯也豈周公召

公哉周自太王爰及姜女王季太任思媚周姜太姒

嗣徽音世有賢妃之助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

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二自塗山南省南南今之江陵秦昭襄

南之實取效於塗山南郡周書云南國名是也非南方舟濟于江黃龍

負舟人甚恐帝清儀亡易龍顧弭鱗而逝事見呂春秋淮南子

水經地記等誠有茲乃巡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

事矣說詳徐論中

衡平斗斛立典則以貽子孫

見越絕書禹救水至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及其

王乃狩大越云云所謂關石和鈞者

焚戈甲而夷人附

崔融四鎮議神農修德而夙沙

至夏禹焚戈甲而夷人附舜舞于戚而苗民舉

追思覆黼之書於是復會諸

侯於江南

蓋九江浙江今所在古迹如杭之餘杭即秦故謙之吳興記始皇二十七年上會稽塗山此因立縣杭即航也史記亦明圖經不之知

然郡國志以為夏禹東去舍舟航登陸於此蓋乘海舍航皆在是董道不知以為作刀劍刀劍錄云高密

杭州當用所部屬潁川音抗

在位十年以庚

戊八月鑄一劍藏之秦望山腹上

伐靡山而邑之

之會禹志也非常之會傳謂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久矣故特為是會

尋崩因葬

之只即會稽山詳予福地說天問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補注云拆副而產有之死分竟地未必然竟地猶言竟天令段成絞衾聖周葛以繡之其坎深

不邸水上不通臭收壤為墳廣終畝木不改列畚不

易畝若

壟焉

世紀云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墨子云桐棺三寸絞衾三通其言

大率神美黻冕故莊周曰禹堙洪水親操囊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股無版脛無毛沐甚雨擲疾風置萬國禹大

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後世墨者多以裘褐為衣履

不如此非禹道也不足謂墨

年百有六寔祀于社

淮南子禹勞天下而死為社漢興立官社復立官稷以禹配社以稷配稷

亦謂白帝王符

云少昊其後白帝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

后趨生啓及均塗山於是獨

明教訓而致其化乃立庶子之官嗟乎天下之命懸

太子若塗山可謂知所本矣趨世本世紀廣雍列女傳皆作嬌帝係作文嬌

屬本紀云禹母坼臨生禹後於塗山娶妻生子名啓於塗山有禹廟亦為其母立廟寰宇記塗山在渝州

巴縣東南八里泯江南岸華陽國志以娶塗山為江州塗山皆非 后趨死葬陽城

錄三門禹廟神儀侍衛極嚴肅後殿為一胡人遭冠夷服侍衛皆胡人云禹婦翁俗有此 均生固

固生伎來伎來生循輪是殺綽大帝念之 大荒經固

作其裔居兜牟山北人號突厥寶 匈奴別種代居金城狀如兜鍪

整俗呼突厥因號之先狼種也故施 歷魏晉十代而

屬蠕蠕是為阿史那德那最為長宇文末滅蠕蠕百

餘年暨處羅蘇尼先始歸北號阿史那至開元為史

氏帝之支子或封于辛辛甲事紂七十五諫不從文

王以為史封之長子 見劉向 昭王南征辛繇靡為御

右拯王而俱溺封其子西翟有辛氏計氏司空氏宇

文氏 周賜 魏賜 辛威 崇後滅于周文王 有崇

崇危 帝崩而啓立

贊 相彼夏后天地功深纂修前緒載惜分陰斬高

喬下纚風沐雨身解揚 為百神主克勤克儉菲食

惡衣奏黻艱鮮手足胼胝握髮投饋為綱為紀河洛

興思明德遠矣

夏后紀

路史後紀卷第十二 終

天下公器不可得而私也主之必有道而處之也
必有義主之不以其道則亂處之不合於義則爭
是故君天下爲甚易而授天下爲甚難丹朱商均
不足以託天下而舜禹者可以託天下于從而授
之時無舜禹之有可傳而啓可傳則從而授之啓
是聖人之意矣戰國之士不知乎此乃謂禹不勝
其私而傳子知啓之不足以任天下而私意勝陽
以天下授益而盡以啓人爲吏禹崩啓連黨而攻
益取之

此鹿毛壽等爲蘇代設辭以喻子噲使
異之子之者韓子外傳亦有此潘說故

子車曰禹崩益避啓于箕陰而益佐帝之日淺澤未洽於天下天下之人不歸益而歸啓矣益暨禹同事唐虞而同功于水佐帝之日不爲淺矣功施於人者不爲不久矣且啓之德固無以尚於益而謂天下不歸益而歸啓其然乎

符子云禹遜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子之勞矣乃從去之而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夫益雖壽年亦有禹死矣無從避啓辨見發揮

六經之存聖人固不以纖芥疑後世也堯授終舜授命一于文祖一于神宗而禹之末無是舉也堯曰汝陟帝舜曰汝陟后而益之初無是語也禹

之傳蓋天下之不復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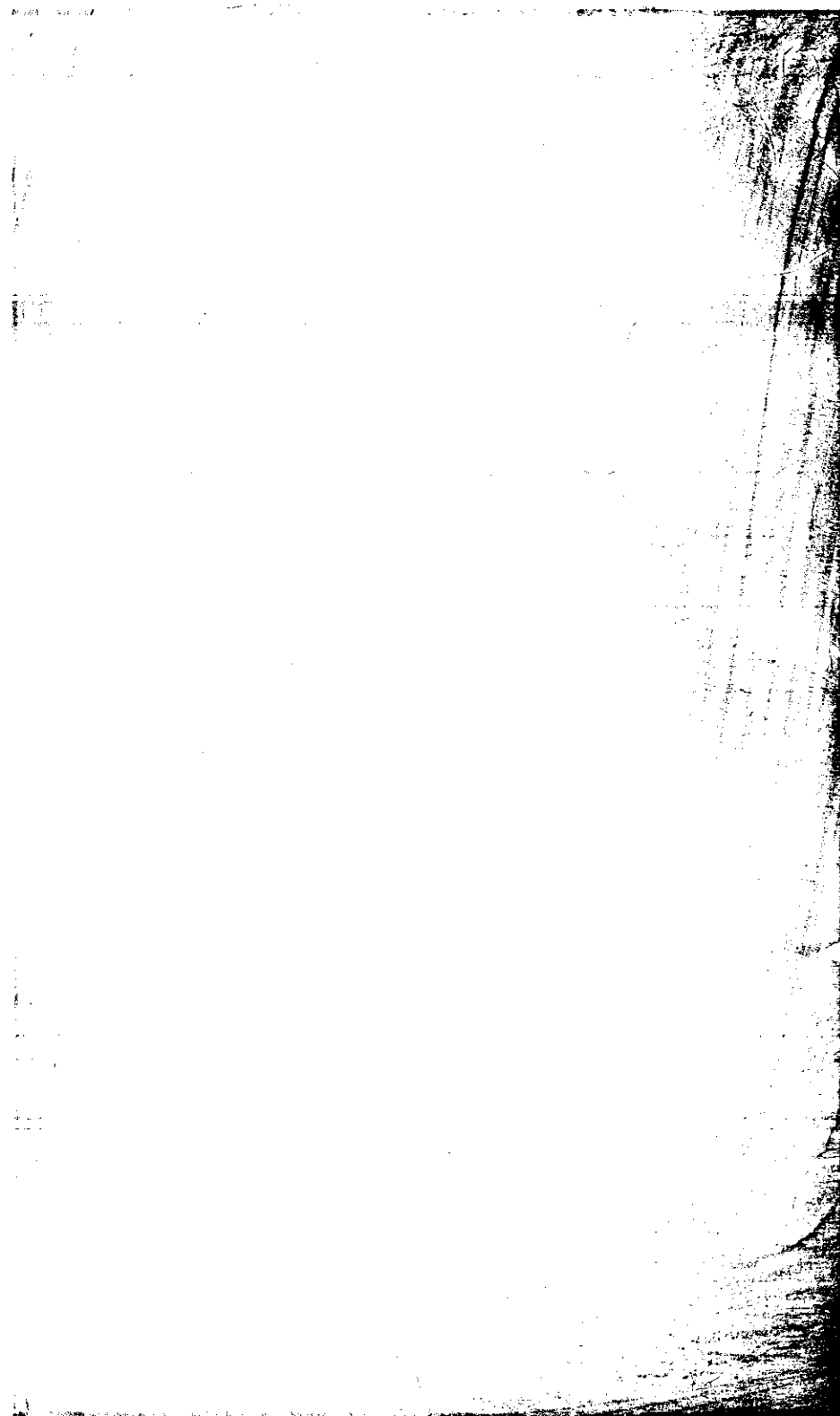
王充問孔云書言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此

帝舜勅禹無與不肖子也舜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刺戒之禹曰子娶若持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弟予此陳已行之事以推來見已之不私不肖子也夫若是則舜逆禹之將傳子故諗之而禹之卒傳子也有是哉

母若丹朱乃禹之語誠舜語始堯爲世使民心親

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爲世使民心競故子生三月而言不至于孩而時誰而人始夭也及禹治天下使人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而人自爲釋矣蓋三聖之季功美漸去而其世且然尔禹初嘗以天下巽于奇子伯益奇子伯益辭焉而死矣啓可傳而傳之顧可以私召亂

名啓爭哉子不可傳乃蔽於親愛之私而必傳子
可傳或貪於巽禪之名而不傳均非天下之公行
也方帝之授禹也栢成子臯撻語禹曰堯舜之治
天下舉天下傳它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
至公也以至公至無欲之行示天下是以不賞而
勸不罰而畏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百姓知之德
自此衰貪爭之端自此始矣然則啓之傳禹顧任
其私哉承百代之流而會其變不得而不然也子
可傳而傳不失於公人不可傳而必傳不免於私
聖人者知不可傳而已又何計夫私若公哉後
有天下未之思尔子孫雖不肖猶以必傳爲也
且人心天命旣已俱去而且展轉惴息而不肯瞑
苟不以禍敗奪則不止顧不謂大哀乎孔子曰巍
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匹夫而有天下真
可謂大異事矣然以道觀之舜自舜禹自禹天下
自天下果何與天子賢則予賢天子子則予子吾
固因天而已予賢予子子車顧知之矣避啓之言
殆爲辨士設也



路史後紀第十三卷上

疏仡紀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夏后紀下

帝啓曰會

見紀年連山作余

一曰建

見年代曆按歸藏鄭母經明夷曰夏后啓筮御

龍飛升于天山海經楚辭等引作夏后開避漢諱也故云啓之字開

伯禹之治水也娶

於塗山生啓于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弗入塗山氏

能明訓教而致其化

列女傳云及長化其德卒成令名

以故啓知王

事達君臣義

越絕書

持禹之功

列女傳云持禹之功而不殞

禹崩啓

繼世有天下戶氏不恭

今鄂縣姚察訓纂云戶扈鄂

一也扈已姓乃高陽氏之後也

信相失度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帝乃遷廟

摯虞要注云古者帝王征行以齋車載遷廟之主行故甘誓云

用命賞于祖曾子問以遷廟之主行必與有戶大戰

有尊也廟無虛主故無遷主則主命

甘澤乃召六卿而誓

鄭請三王同有六卿故大傳夏書注以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

共工為六卿按地官卿大夫自有六卿每鄉卿一人所謂軍將皆今鄉是也章懷云古者天子寄庫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素信著與眾相得也啓伐有戶乃召六卿蓋大夫之在軍為將如齊以高子國子各率五鄉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為之軍將屬於大司馬爾用兵之時事統可馬孰有天官冢宰更從屬於司馬哉整軍實以伐之不勝六卿請攻之帝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

兵刃接焉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為

於是般師琴瑟不張鐘弗撞鼓弗攷不因席不仍味

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戶來享

夏之失德始於伐戶

孔子敘甘誓特以見夏之衰自此爾故馮衍云訊夏啓於甘澤今知帝典之始頊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失之魏霍性疏云夏啓隱神三年而說苑乃云子貢謂禹與有扈戰三陣而不服修教一年而請服呂春秋以為相伐扈六卿請復之遂滅之復昭夏功

文選云云莊子亦以為禹伐之皆非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有扈之罪經無明文史記以為啓為天子而扈不服啓滅之穎達謂堯舜禪而啓獨

繼故不服書云不恭其亦可知矣周書言夏之與也扈氏弱而不恭夫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則不用正

朔則其為罪甚明此其所以伐之而許叔重以為扈伐啓啓滅之呂春秋淮南子以為為義而亡胡益之更謂有歸益之心而啓討之抑又妄矣天問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林先出其命何從王逸以謂扈本

牧人逢時為侯啓攻之於林擊殺之洪慶善謂啓滅之遂為牧人逸云扈澆之國故天對云澆扈爰陪承逸之既征西河紀年在二能拘是達天問啓惟憂而

者變通之敬承繼禹之道商契之來孫曰冥寔喜水

功命為司空勤其官而水死商人是郊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

以配天然祖有功而子孫不有天下亦不郊障水而亟死冥勤官而水死皆可郊故夏商郊之

孟涂敬職而能禮于神爰封于丹今建平郡有丹陽城在秭歸縣之東

而郊鄴云夏無祖但宗禹而已并四親為五商祖契而宗湯而湯不毀并四親而六故王制云

命大廉祭鼎昆吾之谿墨子言夏后開命大廉折金山川鑄陶於昆吾作九鼎鼎

成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動自響不遷自行圖象萬物鑄於鼎側以祭昆吾之虛使翁雞乙灼

於白君之龜其兆曰蓬蓬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成遷三國焉夏人失之商人受之商人失之周

人受之一云禹也歸藏云啓筮而莖享大吟之上是徒九鼎啓果徙之是則徙也

為鈞臺之享連山陽文啓莖享神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鈞臺在陽翟地道記云下有鈞臺

彼俗謂之臺彼俗謂之臺坡九又莖於晉之虛作旋臺于水之陽

在大爰棘賔商九辨九歌按天問騷經云啓九辨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王逸

以九辨九歌為禹樂諸說皆妄予謂啓之所急在辨當如遍夫禹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而王逸以為九

辨物可以辨治啓能承先德育羣品而作之妄也

舞九招紀年啓登后登嬪扶馬秉翳執環而聲九辨

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山海經云土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天

紀年啓登后

登嬪扶馬秉翳執環而聲九辨

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

得九辨與九歌以下天

指舜禹尊其賜爾注謂天帝之樂啓登天竊之以下
妄矣經言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伐馬乘兩龍
雲蓋三層左手秉翳右手在位十有六歲年九十一
操環佩玉橫在大運山
紀年啓二十九年年九十八按禹年三十而娶行十
月而生啓年代曆啓壽九十在位十六年又十五年
在父朝六十年在虞朝生當舜攝之二十子太康立
一年與娶塗之年合紀運圖等云九年非
厥弟五人分封于衛是爲五觀楚語觀射父云夏有
列知爲姒姓而左氏昭年觀扈至商失國夫觀與
扈各國穎達引此爲射父之言而以五觀爲觀扈失
之其支于莘者爲莘氏辛氏牲氏觀氏卜氏
禹後文王妃家詩傳同楚武伐都俘觀丁父歸以
爲師故楚有觀氏世掌問卜曰卜君爲卜氏姓苑又
有啓氏與姓纂之啓氏皆云出夏啓非

以上討下奉辭伐罪之謂征敵曰戰是故春秋有

書戰而無征虞之於苗仲康之於義和其事是也
有戶氏諸侯之國也啓禹子也以天子討諸侯宜
曰征矣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戶戰于甘之野
不謂之征有若敵然何也啓失其天子之禮也古
者天子有六卿卿將一軍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
之天子弗躬也茅戎不道定王伐之爲戎所敗春
秋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言王者之師非戎之所
可敗取敗而已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
如地豈可狃忿而與臣子爭一決之功哉有戶不
恭則文德以來之文德而不至偏以廟之可也焉

用戰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臨於小國之侯以至
大戰而軍不勝予以是知夏德之將衰矣甘誓之
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成敗不足言也然則
聖人於此可刪而反著之豈惟傷之哉又將以爲
萬世戒也

帝太康太康既尸天子以佚豫蔑厥德

尸猶尸素尸厥官者居位

而曠職之謂孔蘇訓爲主非

假國亡政不顧後圖忘伯禹之命

周書

播弃五則而叶比於淫聲

騷經云不顧難以圖後逸謂太康不遵禹啓之樂更

作淫聲放縱情欲卒以失國

於是四夷背叛黎民咸貳爰大城築

開封大康縣理城夏后太康所築漢爲陽夏開皇七年改曰太康

作爲刑人不堪命

乃般游亡度求用益匱而貢以敝

孟子言夏后治地莫不善於貢謂後

代之君非禹也若禹之爲豈至於是辨見發揮

畋于洛表厥第五人御其

母以從徯于洛汭

五弟俱出

過時弗反有窮氏羿於是因

民弗忍距諸河

太康失邦五子咸怨述皇祖之戒

作歌閔焉

五歌之作在失邦後今按四子述禹之戒其五乃自述以傷已之亡攷之其一戒在

於微二言其亡三恨其亡國四恨其覆宗而五夸翔

則痛迫悔之無及從微至甚亦長幼之序如此

河上衆散亡歸而其弟仲康立

及冢古文太康居斟尋乃失邦斟尋今之

壽光漢之封縣墳以爲河南有尋朱攷也孔安國云爲羿所拒不得入國遂廢之

在位蓋十

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

廢逐之後世莫知其死時代曆謂在位十二年按世

紀云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外紀從之乃劍錄云太康二十九年歲次辛卯春鑄一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

一寸頭方蓋廢逐之後
然辛卯乃二十七年也

說見後

帝仲康太康之弟也太康之亡國人立之孔氏云羿立仲康古史從之非也左傳屈

騷皆不自太康之失德天厭災流四國亡政不用其

良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惟仲康肇位肘制于羿皇天

哀禹錫以彭壽思以正夏史彭祖也本云太康時乃命徹侯大

司馬統六師徹國之侯入為司馬肇位時即命于時羲和洎淫夏世義和

之官合為一王者之代天事略也或曰顛覆厥德遐

弃所司而酒荒于乃邑脇從梟嗥倣擾天紀云于邑則不在

其位矣脇從則肅聚卒旅矣有邑有兵而為渠魁非跋扈而何天紀謂五紀倣擾者始亂之也說者謂篇

中不及其亂乃季秋月朔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

馳庶人走道人嗇夫治官之屬鄉黨宣今之官漢有鄉嗇鄭玄第玉倫等皆嘗為之弘云主幣

之官而羲和蔑聞知唐書云五年此剋炫之說虞翻云無年非也蓋誤肇位之語爾

肇位四海乃命侯掌師之歲非辰不集房之歲九月

日月合辰今不集故或以為失閏而非食夫瞽奏鼓

嗇夫馳則食可知矣馳走者遑遽奔救以荅天象若

將失主而無歸爾非謂取位幣凡救食者出入不遇

疾風暴雨有辰王命嗣侯征之蘇軾謂書序羲和罪止廢特亂日官為占

弗集房說別見天職甚輕誅之一法吏可辨何至命六師遂以徹后

之命出於夷羿仲康所不能制說者皆從之至謂昏

迷天象辰不集皆追數其前日之愆或謂子序惟言

胤往征之見非仲康之命皆妄按此篇與五子旅焚

仲虺皆有兩序承王命已詳序故畧于新序且掌六

師乃為司馬時及征羲和六師豈盡出哉以先時不

及時為指司曆之失十有八歲崩子相立世系譜以

特此本二孔尤害義

子誤年代曆二十八年外

紀紹運圖十三年俱非

其支封鄧爲鄧氏

華夷圖仲康子

徙都鄧寰
字記同

學者復嗣征其言有八妄夫義和有夏之賊臣而仲康則剛明果斷之主嗣君者忠亮有爲之臣也說者乃謂羲和雋羿而忠夏謂仲康者夷羿之所立而嗣后稟僞命以行誅是則仲康乃優柔失權之主嗣后者黨姦怙惡之人而羲和誠有夏之忠臣也方夷羿之放其君也蓋因民之不忍未必心乎操懿之行也然而天下之事多由馴致辨之不早則將搜其柄而號制於天下矣仲康于此乃能

沈幾先物於踐位之初首反六師以命嗣茲乃先漢文帝自代入立夜拜周昌投幾之會也以故夷羿雖懷觖望汔仲康之代而弗得肆則仲康之辟得其御天下之柄歸于夏羿不得有之也夫義和蓄其反德嘯類囊橐而崇飲于私邑其將以俟爨而圖不軌也久矣渠魁脇從叛夏之迹顯矣豈直廢時而亂日哉而蘇軾乃以爲命征作誥皆出后羿或者又從而增繹之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如司馬懿之誅王凌諸葛誕蕭道成之制沈攸之楊堅之討尉遲廻皆以忠於王室而不順已之所圖

者至謂書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豈理也哉
夫以先時後時爲羿所以名羲和之罪玉石俱焚
爲羿所以狀羲和之惡以威克厥愛爲任刑之事
以脇從汚染爲文致之辭其果然邪爾衆士同力
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則侯之忠忱見矣豈
搜諸侯假王命者一切之言哉政典之言尸司馬
法也其與玉石等語皆侯之所以戒敕吏士者也
豈羿之所以數羲和哉威者果斷之謂愛者姑息
之名也豈刑與仁之謂邪始魯昭公六月而食祝
史請用幣平子止之昭子知其異志蓋小人之圖

國未有不自蔽其君始此嗣征之書所以著於百
篇之內者誠以見仲康之能立而嗣后之能職也
使非聖人所取而且存則是王莽之大誥誅翟義
者文致之語一切之言又得與將巽使嗣之典並
傳不朽而嗣侯之罪略亡一句以示譏豈所以垂
戒天下後世俾亂臣賊子之知懼邪

帝相

史記帝太康崩子帝仲康立帝仲康崩子帝一
相立稽古錄凡帝皆易曰王失之詳譜圖

曰相安

世紀

相安之立選蠕而佳兵征淮畎

淮夷畎夷紀年云元

年羿逐之播於商丘依斟灌斟尋氏

卽介斟乃東郡之灌汲古文云

相居斟灌蓋被逐之後居於商丘依二國以爲援

二年征風黃夷

范史風七夷黃夷

各史

後已十三卷二

年于夷來賓

並紀年衰亂之世夷戎之來不盡德化非必繫國盛衰通典謂相征賦夷七年

然後來賓樂史因謂七年乃服非也

八年寒浞殺羿

太康後事惟屈原敘之最詳與內傳

之說相表裏班固以為劉安之說既升而子長紀全逸其事夫羿之篡夏蓋在相世本以猥才貪於祿位

逐相而後不復于意神器故相得以妄興征役內傳謂羿因夏之民代夏政八年而遇烹得其實記錄咸

云相十四年方為羿逐蓋誤

又二十有二歲倚杵滅二斟而弑帝

寒浞自立

馬總虞世南皆云羿弑后相非也年代曆相羿二十八年是公邁云相二十八年羿

二年相之下安得別出羿二年哉

后緡生少康

譜商丘有相氏

自古國家丁中否艱難之運朝廷之政類皆苟且

姑息之為以故豺狼梟獍跳梁跋扈乘間並起而

不可繫止自非大有為之君奮其剛斷攬權綱以

離奪之其濟鮮矣予讀嗣征見仲康之能以威勝

愛而相遂以姑息失之未嘗不痛之也夫兵柄之

失得社稷存亡之所繫也堯帝之末不誅四凶而

付之舜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帝之末不征三苗

而付之禹則虞之兵權在禹矣茲豈陋儒之所知

哉春秋之代魯人三弑其君蓋未有不先有其兵

權者

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經必書者見慶父之得兵也夫以莊之幼立而首以兵屬慶父其所

以致子般之禍有繇矣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而仲遂擅兵再出入杞伐邾救鄭威令信於其

軍故翬弑隱而隱氏不能明其罪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不能免其死慶父殺子般而成季非正其惡皆兵權之失也

秦漢而來魏晉齊梁隋唐之際其誰不

然孝和以幼冲卽大位能遽誅鉏實憲於是威權
在手十六七年邦畿綏奠則兵制之不失也至宇
文氏依周建號以宇文護爲司馬逮其歸政猶屬
以兼司馬總軍政以故周毓不制循致於難唐自
中世一切姑息而強藩悍將擅殺主帥皆卽授以
節鉞於是握兵方命至自相推與或甲乙相攘擣
闕逼京顯戮將相朝廷莫之或制自憲宗用剛斷
平江東夷澤潞易定魏清貝衛澶相淮蔡蜀夏一
時率服而有唐遂以中振穆敬懿僖世益頹靡而
藩鎮益雄張卒以亡唐則不知果斷而已向若后

相綜覈名實畜其威武權而用之則仲康之業何
至是而覆哉優柔不斷反受其亂此志士之所以
長拂膺歟

夷羿傳

夷羿有窮氏羿從草羽或作窮國之侯也作窳偃以

偃出臯陶或云姓鬲非也左臂脩而善射淮南子五

歲得法於山中括地象云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

俱鳴遂捐而去羿爲山間所養年二十習于弓矢仰

天歎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卽射矢靡地

截草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傳楚狐父之道吳越春秋云黃帝作

道傳之羿既學射于吉甫其辭佐長故亦以善射著

紀見世嘗從吳賀北游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

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繇是每進妙中高

出天下迨事夏王王命射于方豕之皮征南之

的曰中之賓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

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

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口懼之為災

而萬金為之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若萬金之患

則天下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今知亡欲之道矣

子太康之立滔淫亡度娛以自縱民與胥亂迷畋有

洛之表十旬不反夷羿於是因民弗忍兵于河以距

之太康失邦仲康立于時羲和沈湎于酒叛官離次

將夷羿是與王命嗣侯征之羿遽隱慝及相之立爰

逐相而自立因夏民代夏政論語兼義云羿逐相而自立蘇軾云自立為帝

自鉏遷于窮石鉏今澶之衛南窮石即有窮之地今壽之安豐地有窮谷窮水杜順而來

皆以為西郡刪丹矣按汲書羿桀皆居斟尋則宜在此與鉏相近豈得遠出西塞因夏民乎天問云阻

窮西征巖何越焉此謂羿也蓋亦因誤予有滅樂正以知天問非屈原作注以為繇阻羽山尤妄

后夔之子伯封即伯封叔先有仍之女美而黷厥澤

可監夔納之是為玄妻生伯封貪拘忿類寔有豕心

人謂封豕羿滅之后夔是以不祀即封豕史傳堯有封豕羿射之于桑

林此也騷經等多言之如又好射乎封豕天問云羿馮珧利決封豕是射說者俱以為豚豬殊為寡理

於是益時射不修民事忘其國卹而蔽于從禽用不

恢于夏家武羅伯因熊髡龐圍皆賢臣也乃弃之而

信相伯明氏之讒子寒泥伯明寒國之君倚姓又以龐門是子

為受教之臣陳音狐父傳羿傳逢蒙論衡作龐門是子即逢門也孟子作逢蒙或作逢門

逢蒙同炎帝之後泥乃蒸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純狐羿妻名天問云

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言羿

能貫革之射人揆度而交吞之又云胡射彼河伯而

妻彼洛嬪蓋有洛氏之女也注以為必如妄矣傳言

羿妻姁婦者字也竊藥奔月之說特假類之言爾射

河伯殺窳窳九植之詐慝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

嬰等並見淮南子以于畋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龐門

取桃楮殺之家眾享之以飲其子子不忍食死于窮

門年代歷云逢門殺子南子事始等云逢

於門楮杜也詳說文云也南書自矛盾非也窮門窮

伯靡奔有鬲氏柱敦厚謂靡夏事羿未審可見君也奚

祿崩而出玦羿得之於是篡帝也紀云羿為羿帝故

奕申虞箴云在帝夷羿是羿嘗稱帝革制矣餘詳帝及是而滅今工寧縣北五十有

射鳥神廟羿祀也然射鳥言堯時羿按九域志亳惟有羿廟後有窮氏窮氏羿氏

○成敗不難見哉夫與死同病者越人所不醫與亡

同政者屠豢所不處用賢則治有德則昌此不易

之理也是故古人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秦為

暴虐羽親滅之而暴虐益甚陳為淫侈隋親滅之

而淫侈益甚是安得不亡哉夫以繼體之君艱難不知而抵于敗是故不足怪今也躬自伐之而躬自爲之躬自成之而躬自敗之此何爲也邪甚矣夫人之愚也湛于酒色小病大死人舉知之而人舉甘之好任小人大亡小亂理之必然而小人必用今世固有誨人以酒色亡身而自溺於酒色諫彼以小人破國而自惑於小人者矣是非不知戒也知思於憂患而死安佚也武王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鄉使文皇非魏徵之徒朝夕勉之以隋爲監則唐之爲唐未可

知也太康以佚豫作禽荒般游亡度而亡其國是羿所親滅也而羿不知戒復恃射而忘國卹淫于原獸是又一太康也家衆享之顧非其不幸矣嗚呼服畱黃醉紅裙豈其不知戒哉而卒自蹈之故君子非苟知之

寒浞傳

寒浞者倚姓

潛夫論有倚姓括地象云過倚姓國是也本以寒爲卽姓國者失之

寒君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好爲讒慝后寒惡之弃諸窮窮羿入之謾以爲相而信使之方羿之逐后相相浞是從及羿立而荒游浞于是蒸其室而虞之以于畋內

外從之則繼殺而代之襲羿之號蓋循其所僭之名號外紀云不改有

窮氏之號非也且因其室生澆及豷澆惟恃力盪舟走陸是

曰梟梟一作敖說文云生敖及豷澆倪弔切集韻澆灌字一作盪浞任詐偽而不

德于民使澆帥師咸斟灌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

戈過今萊之旅縣戈宋鄭問邑弑夏后相爰革夏命易天明四十

有三年為伯靡所殺羿距太康及相立始逐之而自立八年夏祚未絕及寒浞殺羿

而代之蓋二十餘年始殺相代夏至是又四十二年計浞之篡蓋六十餘年夏之亂向百載矣年代曆云

泥四十年其說為近續漢書羿浞篡夏數十年泛言之而通曆等云泥二年外紀云十二年是紀年云十

年紀運圖云三十年其疎甚矣夫浞之殺羿因其室而生澆澆長殺相相死少康始生少康復生四子逮

事而後誘豷滅浞以中興非數十年澆恃多力從欲

不忍惡虐以逞崩淫不義而通于丘嫂岐日康娛以

自忘館同所止天問女岐絳裳而館同爰止注女岐澆嫪也少康滅之及

女岐天問何少康逐犬而殞厥首注少康因田獵逐犬襲殺澆斷其首又云顛易厥首注謂少康夜

襲得女岐而斷之伯杼復誘豷殺之寒浞遂滅

史臣言唐安史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以賊殺

父以為天道之好還蘇竣之亂栢彞涕遣俞縱遮

守蘭石竣數誘之縱益死守或勸以利縱曰吾德

栢侯惟有死報吾之不負栢侯猶栢侯之不負君

也石演芬胡人也假父李懷光將遂與朱泚而演

芬亦請討之懷光罵曰若為我子柰何亡我家邪

對曰若天子股肱我公之腹心若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吾嘗言之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非惟報之其報之也必厚天道豈難知哉惟其效有遲速之不同爾而歐陽子遂有幸不幸之說惡可謂誼理也哉秦政焚書阬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亥已不分於鹿馬曹操令不仁不孝而有兵政術者咸舉無遺民俗未化而其子丕經未反哭廣設百戲顯納二女殺妻害弟不善之報如是豈有所謂幸免者邪舍人須驗商鞅法也而鞅竟以無驗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

而興竟以熾甕服索元禮作鐵籠以聲囚而卒自冒之李林甫好歸獄於天下而國忠亦卽其術以推治殷洪喬不作置書郵而子浩遂有竟達空函之厄小且若是秦宏違天地之道則天地違秦亦宏矣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唐虞以遜禪帥天下而商湯去其所以帥而帥之以其非所帥然則周之於商奚間焉曹孟德能欺孤兒而奪之司馬仲達亦能給其寡婦而攘取及劉裕之平逆亂則又司馬懿宗之曹操也隋煬弑父殺兄及宇文

之變而父子更相爲疑此豈有所愛者晉能與白
狄伐秦秦亦能與白狄伐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敬人之兄人亦敬其兄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
虎留之而給以遣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
之而給以留虎之於勒姪也殺其子以及其母遵
虎子也亦殺虎而及其母甄后之戕郭后康室其
口旣郭之戮亦以康室其口朱溫令蔣輝弒昭宗
昭宗環柱而走劔之擊柱者三乃歸獄於裴季暨
友珪之逆俾馮廷諤以劔犯溫溫亦走旋柱劔之
擊柱者亦三乃歸獄於博王友文及末帝之討逆
友珪竟俾延諤奏刃而延諤亦自殺矣夷羿之不
道以臣逐君絕后夔而其妻與其相浞亦能賂龐
蒙而殺羿子亦死於窮門浞能弒相而伯靡卒能
滅浞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天道好
還豈不明甚矣哉予觀慶封蒲癸之於崔杼慶舍
蒲癸之於慶封與夫元昊訛隴等事而益歎羿浞
之會舉天理自然者故曰愛出者愛入福往者福
來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三后之裔皆王而有吳者
卒夷昧之子孫視履攷祥謚哉

路史後紀第十三卷下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帝少康初梟之弒相也后緡方震亟出自竇歸于有

仍緡少昊後仍太昊後生少康少長為仍牧正殊才異略至德

宏仁忌夏而能戒之梟使臣倂求之奔有虞為之庖

正姚思妻之二處而邑諸綸綸今宋之虞城竹紀年楚吾得及秦師伐鄭圍

綸綸氏者博物志謂汾陰古綸邑為少康邑疎矣方多艱之際何得近舍虞仍而遠即汾陰哉餘詳國名

記有田一成眾一旅乃布德兆謀撫其官職旋收夏

衆而用之一成十里五百井也九百夫地五百人為族

慶得四息伯杼曲列龍畱季扞俱賢逮事乃俾女艾

謀暴季扞誘豷伯靡自鬲收二斟之蓋滅浞而立少

康汝國即女艾女鳩之封猗夏被服彊圍朋淫不義而弗豫不

虞少康乘之滅于過而伯杼復滅豷于戈復禹之績

以紹都于櫟十道志云陽翟有少康城洛陽記云夏

瀛有中水城圖經云夏少康所造應劭云以在冠

易二水間而名亦見九域志凡此蓋亦游都之類於

是方夷來賓獻其樂舞後漢書及祀夏配天不失舊

物左傳晉志云禹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正法度振

凋劫嚴祀崇禮撫錫藥瘵而天下之民歸心焉是以

振祚四百後世莫及在位四十有六歲陟年八十有

八刀劍錄云夏少康三年九子漳浦縣有九侯山舊

會稽有子九人流於此山而名新圖經云少康伯杼

九子今訛為鬼侯山以為山魃之居者妄矣

說

帝杼一曰松曼音謨見代曆世紀是為帝興世本云

甲又云杼作矛注少康子與也墨子亦云興作甲中

侯作予一作宁又作佇世紀一作后予集韻云予夏

后名音始作矛甲滅戈豷及即位都于原紀年帝子

遷于老王五歲征東海伐三壽本作王壽紀年云夏

老王地闕尾乃封其仲曲列于縉是日縉衍至周為莒所滅魯

四年有繒氏鄧氏曾氏宣室志有崇言曾氏陶唐氏之後以字為氏妄也封云

西甌處於埤中劓髮文身以負俗曰無余無余者杼

也云即季杼少康之庶子傳云季杼誘懿杼少康之長子不得謂季然姓書言少康崩時季杼尚少則滅豷非杼也寰宇記少康庶子無餘初禹之會稽山

封於會稽世為越侯云無命紂誤

也復手眾曰食其實者不傷其枝吾獲覆釜書以除

天下民有廬里其德溥矣死則予欲瘞焉於是誅不

而邑之安民治屈以為之法及崩羣臣葬之至於太

康歲弗及祀方皇不忍去人名其處為杼山顏真卿記山有夏王村其北有夏

及周之東有無壬百姓奉而君之是為漚粵東粵越

篤村張元之吳典記曰稽留山爰封杼以世祀蓋十數傳而與民編

記云周遷時有人生而言曰鳥禽呼嚙喋指天而向

禹墓曰我無壬君之未也將修前祀為民請命民喜而封之粵無壬生睥睨生夫譚譚之子為元常故

越北界有語兒鄉與萬歲曆之說異按國語通典作

禦而越人謂兵為兒蓋禦兵云暨元常而始伯元王命之或其子執

葵滅吳而遂霸句踐也哀二十二年淮南子云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

諸侯率九夷朝焉七世葵燭卵逃位巖間寢罕越人熏而出

之是為無顓即子搜自句踐而下傳無世次按紀年句踐以晉出公十年卒鹿郢立是為麇

與六年卒育姑立是為不壽十年卒朱句立是為王

翳三十七年卒王立三十六年卒子朱咎殺之諸

枝立是為孚錡枝一年其大夫寺區定亂立初無余

十二年寺區之弟思復弒其君莽而立無顓八年故

子搜曰越人三弒其君其弟無疆為楚所破顯王四十六年楚威滅越盡有其地族散江南海上于越東野

史云粵之紀年無歐文忠云句踐五世王無疆非

後已十三卷下

句餘妹妹姑於迭為長伯

王德璉番陽記云東野王夏后氏之苗裔秦末為百

粵君長餘並詳國名記

無疆之長王後去琅邪

王子尊尊于親失其民見越春秋

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

歐餘山在烏程歐文忠云諸子皆楚封之蓋雖散處

猶臣為歐氏謳氏漚氏餘氏烏氏烏餘氏甌氏歐侯

氏歐陽氏歐羊氏

謳區歐甌漚並同歐羊見熊喬碑

無諸保泉山漢

帝王之閩中

漢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故地都東冶建元三年閩越為東甌王遣助救

之未至止東甌因請徙中國帥其眾處江淮間此搖也後頗出因立治治之即東冶今福之閩縣也按福

圖經云句踐六世孫為楚併其後無諸以其境南泉山都之稱閩越王朱買臣云東越王休泉山在建安

北界今衢之信安南二百里泉嶺山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

稱王號三越

俱會稽之域見福圖經按歐搖佐漢平秦漢惠三年封為東海王居東甌號東

甌王顧氏譜云句踐七世閩君搖寰宇記云疆七世

殆俱非建元六閩越王郢擊南越佗孫胡上書上遣

將兵郢弟餘善殺之降乃以為東越王郢舉兵無諸

子繇君丑獨不預謀乃立為越繇君奉閩越祀元鼎

六餘善反元封元冬兵入東越繇君居照殺餘善降

上以東越嘔多阻閩越數反覆徙之東越遂虛今之

閩川以顧餘王東越搖無餘侯海陽奉越祀尋以漢

兵眾歸分郡之會稽郡姑越漚句章吳門餘復黃林

餘不甌鄧俱其羨也

越絕書云吳樓門外馬寧溪止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門

外鴻城故越王城也無餘後有駱氏顧氏疇氏靈姑

史表作母餘並詳國名記氏史無諸及搖皆句踐後駱舊作駟其將有駟諸氏力徐廣一作駱為是越駟無本齊有馬繻矣

搖氏僂氏稽氏多氏植氏葵氏舌氏余氏越氏羊姓諸越

亦稽為會稽氏

後魏越勒疆並為越氏姓書少康封少子

漢功臣有多

後已十三卷下

軍封無錫越龍苗居仍為竇氏六十有九世孳出北

方仕晉二十世統以武誅入鮮卑拓拔部居南竟代

郡號沒鹿回為沒鹿氏魏穆命為紕豆陸氏其歸華

也魏武又復之為竇氏孳字鳴犢葬常山故姓書又有鳴氏紕豆或作紕旦非

懷正敗溺慘尸為毒氏唐相與太平公主謀逆帝杼能帥禹者

故夏氏報焉二十有七歲陟子槐立

說

帝槐世本外紀一作魁非一曰芬是為祖武並世紀立三歲而東

丸夷來御畎千方黃白赤玄風陽凡九見竹書及後漢書二十有六歲陟世紀

二十八年紀年四十四年俱非子芷如立

名以主謂字以尊德名字不正則紀不順而文不

從帝芬帝槐也固未悉其名若字也班氏表古今

乃列芬於上下置槐於中中一作懷非特是也夔后

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置韋

於下上寘豕韋於上下韋在桀時豕韋在南庚時又出劉姓豕韋在武丁時

居中上韋國名也此猶可諉郵無郵與王良竝著即允無恤也王良也范

武子與士會俱垂此何為邪武子列上中士會列中上以至列

帝柱玄冥之後而龔工與女媧齊等陋矣夫人物

之表也

帝芒如史記夏后芒一曰和又曰和芒如之元年

首以玄圭賓于河

見紀年

乃東狩海

紀年云東狩于海獲大魚

十有

八歲陟

紀年后亡陟年五十八

子洩立

帝洩

一作泄

是為世宗

見年代曆世紀云一名帝世誤

二十有一歲六

夷來御於是始加爵命

賦白赤玄風陽之六夷也紀年云繇是服從故范氏後漢

孫子經書云東夷自少康後而西服正化獻其樂舞也

二十有六歲陟

世紀同

十六年紀年

子不降立

帝不降是為帝江

史帝不降即帝降當音江山海經帝江也

一曰北成

世本

世紀帝降或曰北成年代曆作江武一作江成非

六歲伐九苑

紀年五十有九

歲陟

紀年代曆同紀年卒

弟扃嗣

帝扃

或作禺世紀

芬子帝芒芒子帝世世子帝不降不降弟帝喬喬子帝廣年代曆作愚字之誤

號曰高陽

世紀年代曆云或名曰高陽

二十有一歲陟

世紀年代曆等同

子厘嗣

帝厘

太平御覽音近是也世紀作廣年代曆云一曰厘又曰量江皆字之誤

一曰頓

見

代曆世紀云厘一曰頓一曰董江亦字之誤

立二十歲而陟

世紀同紹運圖二十二

子胤甲立

人表帝厘在孔甲後失之

說

帝胤甲

見汲紀年左傳作孔甲世遂從之非也按古有孔甲乃黃帝史官孔姓也無因以為名號

胤甲之立洒泮陂僻優而不敏好方鬼神事淫亂夏

后氏始衰諸侯叛之游畋黃蒼之顏

東陽黃山也

天風晦

冥遇神禊而迷

字書云禊黃蒼山之神能動天地孔甲嘗遇之呂氏春秋及地記皆作蒼

各史

後已十三卷下

六

山急趨民舍主人方乳皆曰后來不勝句之必殃帝

取子之曰其誰敢殃及長幕動撩析而中厥足帝曰

有命遂以守御覽云以為守者守門之官劉子云析薪斬左足遂為大閭呂氏無此取

擘緩之聲以為破斧之歌始為東音而民邪僻之心

生矣晏子春秋云於是得乘龍于河滅各二史云二

龍服云十六俱非祭墨云孔甲能擾于帝不能飲食

帝賜之言能順于天而天賜之傳者之妄

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服事之賜之氏曰御

龍左氏它日龍戰于庭流漿攢之詳國語論衡如蛟

化之在谷所既一雌死累潛醢以奉甲已而求之懼而

之魯或云師門非向列仙傳云嘯父冀州人梁母推

能使火為夏孔甲御龍不能順其心意孔甲殺而埋

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山木皆焚孔甲祠之未至而

道死胤甲在位四十歲後居西河刀劒錄云孔甲四

異矣采牛頭之鐵作劍一銘之曰夾長四尺一寸天有祆

孽十日並照於東陽有十日說別見其年胤甲陟以上紀年

三十一子臯立或作臯紀年云后是為簡臯世紀年代曆十有

帝臯吳立三年宜一之一歲陟葬于穀所謂南陵蹇叔曰穀有二陵其南陵

三嶠山也說詳餘論子敬發立夏后臯之墓今洛之永寧

帝敬發傳多作一曰惠見紀年年代是為后敬同上

云一其始即繼諸夷式賓獻其樂舞紀年云于是思

各已後已十三下七

禹之功庸意於治十有二歲陟帝王本紀十三外紀云十一而弟

履癸立世本臯生發及履癸史記人表世紀皆以癸為發之子故杜預以為臯之孫非也

帝履癸是為桀桀名也或以為號為謚俱非初有窮之誑攘夏緒

剽忽不絕諸侯昏亂民罹瘴毒少康中興比胤甲再

淫亂姦雄畔渙而夏以汨震三傳而癸諸侯之存者

不能以四千矣衛彪叟云孔甲亂夏十四世而亡班志云禹後十三世孔甲好鬼神孔甲

後十三世湯伐桀誤也癸不務德好貨便佞慢神虐民侈後陳

蔽媆逐呢訾嘯呢恩信不申於國始遷于垂所謂天門在澤

之晉城太行之上有天門說見餘論乃大淫昏洪舒于民讒貨處穀而

幼色是與穀祿也大戴禮孔子言桀紂疎遠國老幼色是與讒貨處穀法言法行處辟又云桀

不率先王之明德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汙池士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懵然幾亡盛軍

伍立兩億正書云桀有左億右億之衆自謂天父賈子云紂自謂天王桀自謂天

父滅亡而民以為罵恃其多力用其虎視不克靈承于旅天下

之民悴悴焉墨子桀為天子生裂虎兕指畫殺人淮南子云桀之力別脩伸鉤索鉄欵金推

移大戲大戲軍旗也故云遂擒移大戲桀蓋以此自號言能移大架爾或作大犧者為牛非也晏子乃謂

夏有推移大戲為矣書帝命驗云桀失玉鏡注玉鏡謂清明之道虎視謂其暴虐以羊莘侯

哆為相侯哆韓子作侯侈呂春秋作惟多羊莘一作于辛呂云桀染於羊辛岐踵戎外紀又作于

辛云恃威陵轢諸侯者尹諧斟觀岐踵戎曹觸龍介之闕道其

志乃胥為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荀子云桀惑於妹喜斯

觀韓侍御云斟觀也皆桀佞臣世紀云左師曹觸龍諂諛不正賢良鬱怨按說苑孔子對哀公云桀不修

各史後紀十三卷下

八

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酣于酒其臣太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湯誅桀觸龍者身死四肢不同檀壇而居韓嬰荀况乃謂觸龍事紂誤矣於是犬戎侵岐居之諸夷內

入居邠岐之間杜佑申命任威以原侯夸帥孝經搜云邠新平岐扶風

且自專也玉斗者渾儀金推言國之實伐有唐歸藏

桀莖伐有唐牧占於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復伐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切用作事恐傷其父

蒙山得妹喜焉一作妹嬉故集韻未喜音希未只音

桀伐蒙山何得焉王逸云伐蒙山國得未嬉列女傳以為有施得之師古云有施之女蓋以國語說施為

嬉姓國外紀妹喜蠱惑一笑百媚而色厲少融好姣

從而失之矣反而男行弁服劔帶而喜繒裂桀溺徇之每加諸已

董謁云桀媚未嬉常加於膝以金簪貫玉螭媚之師古云未喜美於色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於膝上聽

其言而失道湯遠味四海尸子云桀紂欲長樂以苦

伐之放之南巢董北海之塩西海之菁東海之鯨禍天下厚矣列女

傳云大臣諫喜謂桀曰君之威衰今不從昔以妄為亂習願賜妾死桀乃行法過喜者誅悍

喜者死譽者昌諫者亡羣下杜口矣駕人車以奉

之井丹云亦廣優猱戲奇偉作東哥而操北里大合

桑林驕溢妄行於是羣臣相持而唱於庭靡靡之音

人以龜其必亡董繁露云桀侈宮室廣苑囿竭山澤

籍惡樂論桀之末傳慕淫聲晨歌達於三衢聞之悲酸史記云大進倡優漫瀾之樂設奇偉戲靡靡之聲

而伏書殷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負不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聞居深聽樂

音更曰覺兮較兮云云入告于王曰大命之亡有日矣王憫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尹修屋室崇園囿傾宮旋臺晏子春秋云

乃去夏適湯後世十三卷下九

王桀作旋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旋臺在絳之
正平寰宇記絳縣璇臺瓊室在城南門夏桀造列女
傳旋臺瓊臺以臨雲雨傾宮造作傾反常若欹傾旋
臺登之轉危常若旋轉所謂搖臺世不知作璿璠者
非
汙池土察汙察深也言**掃狐批後不足以攄志市**

縱號獸以觀人之奔駭廣池漾酒一鼓而騎飲者三
千覘其醉溺且多發帛以希妖喜之一嘽新序云桀
為酒池足

以運舟槽丘足望七里一鼓而牛
飲者三千人列女傳云絡其頭**復會于仍**史桀為
有仍之
會賈逵以**有緡叛之克有緡又命扁伐岷山氏岷山**
為緡非

莊王以二女御焉愛而無子乃刻之苕華而弃元妃
于洛二女曰琬曰琰刻名苕華之玉詳焯煌紀年呂
覽云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未喜

好彼琬琰不恤其眾眾志不堪昔曰上天弗恤夏命
其卒湯謂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尹盟誓滅

夏云云詩志也或云元妃即未嬉洛書錄運法云孔
子曰昔逢氏抱小女未嬉觀帝為履癸妃蒙逢或音
訛也然云孔甲悅之
以為太子則疑矣**給過善非弃義即讒淫侈滋甚**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衰人因財而進賢良日蔽而
遠刑賞無信位隨財而行淮南子云桀之時日暗晦
而不明道陷慢而不修弃

五帝之恩刑蹶三五之法籍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
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
隱道而不言羣臣準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君臣
父子之間競載驕主而豫其意植社槁而罅裂容臺
振而掩覆西老折勝黃神嘯吟狐狸首
穴馬牛放失云云 三王之法繆矣**更為長夜之**

宮男女雜處十旬不出政一昔而風沙邕之地室也
博物志

云川為陵
山復於下**方冬穿陵毆以就之酒渾而戮刑殺彌厚**
纏子云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熊蹯不熟而殺
庖人大傳云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

是亡注云故爾窮滅皇圖亂歷紀書帝命驗云桀無其近也梁讀為掠

皇圖壞亂曆紀殘賊天下賢人逃遁淫色慢易不事祖宗玉瑞不行朔不告大戴用兵

云桀紂妖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幼風是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邦大無紀玉瑞不行不告朔於諸侯

於是天不畀純祚出枉矢射星未張鎰云桀誅諫而

世紀云桀淫亂災異並見兩日闕射攝提移處五星錯行伊洛竭彗星出鬼哭于國湯伐之書運期授云

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地震天血外紀天雨迅雷也枉矢參射又見書中候

黃霧古今五行紀桀末年雷震殺人夏霜而冬露命曆

敘外紀云大雨水史云桀末里社坼汲紀年桀末因

之以饑饉桀益重塞好富忘貧管子不肯感言于民太軍之後必有凶年桀之饑饉因於殘刑湯之大旱因於大軍皆人事也大戴云桀紂時諸侯力政不朝

于天子六蠻八夷交代於中國於是天降之災水旱

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殤黃五穀不升民多

天疾六畜餓皆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王充治期云

災至有數年歲有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桀紂無

耗之災大夫參龍逢引圖進曰君人以禮義為基恭

信為本節財愛民故國安而身壽今冬不為枉夏不

東拊而視其死內有女華之陰傾而外有曲逆之姦

穢役民如不勝用財若無窮民無所附君子莫死焉

惟帝念之乃立而弗及朝遂死之卽關龍見潛夫論

云桀聽讒而殺其良將注以為逢則兼將也論語陰

嬖云桀殺龍逢後庚子且有金版出於中庭刻曰族

乃高陽後故別本作旋王逢之死當有故有辨見發

發民鑿山穿陵通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藏天子失子道後必有敗桀以為妖言殺之
暮年一旦岑山崩為大澤水深九尺山覆於谷上反居下耄老諫而殺之六韜外紀作瞿山世紀等云桀見錄書云亡夏者桀自是衰人參耦忠臣折口磬龜於是大誅豪傑也

無腹著策日施大臣同叛其信費昌乃徙族以歸商

太史終古亦負其圖哭而去之

淮南子終古為太史令奔商三年而桀亡

論衡云時兩日並出東者焰西者沈費昌問馮夷荅云東若為商西為夏乃徙族之商傳言桀紂之世變異多矣日月五星圖云桀末年兩日並闔五星交錯枉矢流火神見關龍逢引黃圖諫不聽焚圖誅逢火神祝融也如任昉述異記蛟妾等事亦是後魏虹女之類爾正光元年首陽溪有虹為女宇文顛乃進之帝逼幸之不得異聲如鐘復為虹而伊贊帝之酒保去未幾帝崩外紀從之亦不得云妄也醜夏而耕于商陝伊尹商契之後有子履者天錫

勇智得禹之錄齊聖廣淵不殖貨利不邇聲色以七

十里為方伯

安國云為方伯故得傳征

法三聖用三俊克寬克仁

明德卹祀賢於諸侯聞贊之賢三枉聘而不至馳卽

見之既而幡然就商說以伐夏救民於是每進之夏

桀俞自賢矯誣上天簡賢附勢率遏衆力窮父兄恥

功臣不任其遇女鳩女方夏賢臣也亦遂去之贊既

醜夏三年復歸于亳遇諸北門蟬連歎知夏命之將

墜也乃遂相商

鳩方世皆以為湯臣非也不期而會曰遇豈吾國之臣而曰遇哉蓋伊尹

在夏時二友云

子履之沛遇擊場四百羅者一祝解而漢陰

降東京賦幕帝乙之弛咎謂此子虛賦以為成湯好

田誤也爰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既得仲虺萊
朱於是有不諛者從而征之葛伯仇饒初征自葛而
昆吾韋顧亦斬又其民粒食之民又戮而不得以疾
死於伐韋伐顧伐昆吾以儆于桀誅其君悌其民東
征西怨載十一而征無敵於天下二十有七征而德
施於諸侯歸之者三十有六國征者天子之事湯之
征得無稟命乎紀年
湯七年九征南唐劉鶚云載十一征者伐二十二國
也書中候云天乙在亳夏桀迷惑諸隣國強負歸之
傳云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國桀怒以諛臣趙梁計召
而囚之均臺寘之重泉嫌于死履乃行賂桀遂釋之
而賞之贊茅商子云封之非史云囚之夏臺
即均臺重泉在馮翊見漢志子履湯

也湯有膾行天下之効之者且百國矣又得慶誦湟

里沮東門虛南門墻西門庇北門側七大夫佐司御

門尹登恒爲佑始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試得密

須氏而知所服桀矣乃率六州攸徂之民以伐桀傳云

景亳之命費昌爲御世紀謂湯退居中野老
幼虛國奔之皇甫謐云同日職者五百國始用玄

牡昭告上天神后皇天后土也用
玄牡尚從夏誓于衆庶良車七

十乘必死六千人及桀戰於鳴條敗諸城虛安國云
伐桀升

隔出其不意皇甫謐云桀
醉不寤湯伐之發揮有辨桀與其屬五百南徙千里

至於不齊不齊之民去之轉之邾遂放之南巢氏封

也詳國名記尸子以爲放之歷山故世紀云禽之焦
門放之歷山乃與妹嬉及嬖妾同舟浮海奔南巢之

山非也晉志亦云敗于焦焦乃城地淮南子云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呂氏云戊子戰于郟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是矣尸子云革車三百乘伐之南巢收之夏宮益疎呂春秋云商酒旱猶發師以申尹之盟故合師從東方出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注云章山名大沙

昆吾氏

皆桀同惡呂覽周書戊子戰桀于郟按傳桀與昆吾同以乙卯日亡昭公十八年二月乙

卯毛得殺毛伯萇弘曰是湯乃復亳會羣后退從諸

臣之位曰天子之位惟有道者處之三千諸侯無敢即

乃簡代夏復禹功修舜緒為副于天

周書殷祝解大傳皆言三千諸

侯大會諸侯于鏡宮有湯遜辨見發揮

反夏政國遷郟

於旂反商之國號呂春秋

云湯王為天子夏人大悅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晦商不變肆親郟如夏是謂至公高誘讀如衣云

今兗州人謂有殷猶曰有衣故鄭於中庸一戎衣為此讀康誥有殪戎殷之文為是不知康誥乃文王事與武成一戎衣異陸氏從之疎

矣湯之國號本不為於斤切

將遷其社不可

遷如蓋勝夏已欲移其社於商地然禮王者當自立社不可以亡國之社稷立於商臣扈蓋贊其不可者當移

於桀之子孫國爾夫不可者湯不可之也世以謂欲變置社稷且以為湯始欲遷衆議以為不可非也不

可而欲舉是妄舉矣如欲

乃取璽書

置座右見周書古有璽說者以

秦制乘輿六璽以為秦始皇者非老子云為之符璽莊子云焚符破璽後至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

印璽春秋運斗樞云黃帝得龍圖發明德作八政命中有璽章文曰天黃符璽是古有

於總章

大戴禮

遂賢良築五庫藏五兵與民休息

商君書

爰封少康之後於杞以郊禹後分於曹東之僂是為

東樓生西樓公

鄆生云湯放桀封其後于杞故大戴禮云湯放移桀乃遷姒姓于杞樓蓋

其析也或云周興求後得東樓公復之杞為二後九

湯封之樓非世成公遷緣陵又十一世簡公而滅于楚楚惠滅之

夏餘也而即東夷或以州公為杞後則非弟佗奔魯受爵為侯有封于陽

其後去魯之沛分沛立譙為夏侯氏侯氏杞氏題氏

僕氏樓氏婁氏劉氏丐氏雖丘氏郁釐氏孫氏杞氏

夏侯嬰曾孫頗尚主隨外家姓孫而嬰子孫遂為孫漢高帝云婁者劉也賜婁敬為劉姓纂杞若辟董卓

難改為杞桀立四十有三歲而放三年死於亭山或作抱疑

歷諸書五十二或五十三或云十二非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歲十七

紀年并窮寒四百七十二年三統曆云十七主通羿德流三才一世至桀為無道湯得伊尹一舉而放之誤矣嗟乎湯放桀所以定禹

功也然而猶有慙德而後世猶曰于湯有光是以君

子不為也殷祝解言桀請致國而奔于千里奔魯百

走保三驪故伐之也始夏之興青涓止郊雨金櫟陽

而祝融降於崇山崇國之山非及是回祿信於聆隧

容臺覆岱淵振庚亡瞿瀦而湯之里社鳴焉亦天命

之反郭也里社鳴聖人出湯社鳴見春秋潛潭巴淮南注容臺禮容之臺桀不行禮振動而覆

外紀堯山崩庚山亡五行記云夏末年瞿禹初妣姓

其後分封以國為氏有泊氏弗氏邾氏鬻氏冥氏鄭

氏褒氏沈氏男氏有南氏彤氏彤城氏妣氏弋氏綸

氏弋即妣定妣杞姓公羊作定弋休去莒姓誤矣或

作戈失之泊見潛夫論或云鮑非也春秋公子譜

鄭出妘氏郡姓解一作鄭誤弗見世本姓苑作費然少昊後自有費故金百錄云費少昊後陳相姓林云音蜚夏禹後自不同如無極長房出此孫盛蜀譜云益州諸費名位者多字本作柴鄰弗同漢有鄰脩公孫瓚下有南以二臣勢均爭權而分後有南仲翊宣綸直

王以中興

辨證云湯八世孫盤庚妃姜氏夢赤龍入懷孕十二月生子手把南字長荊州號南

赤龍生條孫仲為紂將平獫狁宮括為文王臣封南陽侯生邵成王司馬封白水侯生宮宣王時南陽侯

生伯莊王上大夫南 襄君事夏至幽王嬖褒后遂亡

周而褒亦亡矣彤伯事商而沈子亦滅于蔡矣

定四年

姒敬叔仕于齊采於鮑為鮑氏包氏

或云鮑齊族非也魯季公鳥妻

鮑文子女季姒也黨丹揚包乃泰山鮑奔難文

成王封夏公又為夏氏夏后

氏差氏禹氏

王孫孺百家譜蘭陵蕭道游娶禹氏女而南唐將有禹萬成風俗通云支庶以

為氏史記又有斟氏戈氏有扈氏非也乃高陽後

桀崩其子淳維妻其眾妾

遁於北野隨蓄轉徙號葦育逮周日盛曰獫狁

獫狁凶奴

樂產引括地圖云桀放三年死子獯鬻妻桀之眾妾居北野謂之凶奴蓋別號獯鬻故服虔謂堯時為獯

鬻又史黃帝比逐獯鬻非自後世也晉史云淳維禹後又云軒後畏其下紀則又不能別矣

秦有

匈奴單于頭曼者復入于冒頓蔚為彊暴破東胡走

月支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燕趙始長城却胡李牧將

破滅襜褕秦亦被蒙恬城逐塞外既侵燕代窘厄漢

祖於是屈婁敬之策和親單于繇是稽胡子孫感漢

為劉氏

望河間河南

扶羅助漢死子豹生淵居離石遂號

漢二世而聰滅晉曜改曰趙石勒夷之

四十二年 勃勃

興朔方為赫連氏

右賢去卑之後中平中羗渠扶羅將兵助平黃中扶羅子豹為左賢

王生淵為前趙右賢王去卑裔庫仁

三世號大夏後魏滅之有鐵伐氏

雲氏其始姓虛連題是為孛鞬氏

范史虛連鞬

厥後異姓

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丘林氏雕氏凋氏

漢表匈奴王雕氏凋

見載

盧氏

赫連將呼盧古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與蘭須卜三人姓

宜皆

出此 宕昌白狼之羗亦其散也有宕氏庫氏党氏渾

氏房當氏

夏亦二十五年夏錄勃勃詔云朕皇祖大禹受玄珪之錫號夏朕祖北遷幽朔姓似

氏音殊中國故從母為劉氏從母非禮朕以義易之王者係天為子是為輝赫實與天連今改氏赫連非

正統者以鐵伐為氏故號大夏亦聰之族也晉書以聰為冒頓後勃勃左賢後而党出西羗故姚秦將党

耐康曰祖本夏侯氏後為羗豪隨書以党項白狼宕昌為三苗後失之党集韻作党鐵氏本曰鐵伐勃勃

云庶支族了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是也

古人有言天下之勢猶一堂也夫為堂者必得乎

基址柱石然後堂可立為國者必得乎賢人君子

然後國可存也基址堅柱石固是故居之安而罔

飄搖之患賢人至君子用是故處之泰而無杌隉

之憂賢人君子其國之基址柱石也歟桀紂之亂

久矣其可以亡矣然而兩賢猶在三仁未去則猶

未至於遽亡及其一旦釋而去之基址傾矣柱石

僵矣堂其能以獨存乎是故商書終於微子之命

而夏書終於女鳩女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

存亡之所繫也昔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何爲而不喪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祝鮀治宗廟夫如是奚其喪紂之去武丁未遠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革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然則國無道而幸存焉者亦必有人焉而爲之也桀之久其位惟可知矣君天下者何至掘基址而什柱石哉

帝太康

雅德曰太康失邦五觀胥怨其兄之不道而弟怨之仁人固如是乎曰仁人固如是也小弁人子之爲詩也是人子之怨其親者也親天也天可怨乎怨者親愛之情也伊人子之於親惟欲用其情爾於其親不得而用其情能無怨乎雖然君子之爲怨亦有道矣思而怨怨而不訐是故虞帝怨申生亦怨豈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歟方幽王之僭也將放其太子宜臼而殺之夫爲人

子而將見殺此人情之至痛而無告者也苟於是而不怨則是陷父不義而致已於不終矣此小弁之所以不得而不怨小弁之怨親其親也親親仁也兄弟之親情同手足安則同安辱則偕辱邦分崩族離析於此猶得而相忘乎然則五觀之怨亦涕泣乎關弓者也孔子曰詩可以怨此於詩所以取小弁於書所以取五子之歌禦務急難誰如兄弟至於失國而不怨則亦路人而已矣

小弁說在發揮烏

乎予於五歌見五子之賢而可懷也古之爲會也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三者備然後出會者所以講信而脩睦也猶必仁者以爲守而後出洛表遠矣十旬久矣雖無后羿蕭牆之變起矣鄉使太康弃國不務五弟之中有一人焉爲之守吾知夷羿之不作夷羿雖作亦可以不亡矣曷至五弟皆從傾國畢出以致於覆沒而莫之救邪柳莊曰如皆從孰守社稷太康之萌佞於是甚矣五子安得而不怨哉

帝少康

天下之亂未有如夏氏之久者也羿浞之篡蓋歷四世遷于百年其根株可謂固矣少康之初以夏

遺孽布德兆謀旋收其民而用之蓋五十有餘載
然後始克復祀是豈商周漢唐中興者比哉皇父
謚以爲少康之興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漢再命
不階成旅平暴反正續漢書謂復夏尚有虞思伯
靡內外之助光武起自匹庶靡有憑藉以數千屠
百萬克復炎漢無以加之是則俱以過少康矣豈
亦未之思邪大抵因時特起者易爲功而誅鉏積
難者難爲力故論成敗而不徼其時勢之難易而
惟其一日之功言之未見其可也羿浞澆豷皆積
年在內盤錯強梗之姦而王郎王尋者乃一時在

外崛起不根之盜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也世之
人有所席則有所懷無所顧則無所賴是故懷寶
越都者競競一踣惟恐失之而爲計俞拙罄身摩
壘者沿沿獨往無所顧惜則其從也輕唐神堯能
以一旅取天下而其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光
武之興亦可謂因時而特起矣一成一旅惡得以
是殿成功哉以數千屠百萬是直一時之幸又可
論之常勝之家邪於乎喪亂百年民心亦離夏
矣浞豷之強梗以南征北伐之威討之猶懼或殆
以光武而誅鉏希不傷其手矣竊尚論之后少康

之志與夫辛苦艱難越句踐可略似之光武不足
媿也雖然禍亂之小大抑又懸矣彼高貴公之以
高帝爲論劉知幾之以劉蜀爲比擬人其倫於是
爲爽

帝杼 越

甚矣人有肖其祖也夏禹長頸鳥喙少康亦長頸
鳥喙越王句踐亦長頸鳥喙非惟貌之肖也自夫
椒之辱棲身會稽以致姑蘇之霸其辛苦艱難又
何與少康無異歟 兩越之分
備國名記 或曰越徐吳楚皆先
王之族也春秋何貶焉曰非貶也王非所以爲稱

也 春秋書侯伯俱從其實獨此四國則人之子之
言春秋者不知四國肯然乃以謂吳楚夷也哉
聖人貶而稱子此大妄也夫聖人一視同仁夷亦
人也何貶而况吳楚亦皆先王之後耶蓋春秋之
作所以尊王土無二王而此四國嘗稱王矣筆削
之際於辭弗順故變之而曰子示不可重書一王
非有貶也禮婦人明旌祠版有封書實封無封書
夫人亦是意也或曰滕矣來朝以其臣楚杞侯來
朝以用夷禮故悉書子斯亦繆矣二國當時固自有說非示貶

凡葬必以實所以正其終也齊小白晉重耳必於
其葬而後書齊桓公晉文公若書越徐吳楚之君
將何以爲辭此不得而不予之非貶也 春秋蠻夷
雖大曰子

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定
十四年吳子光卒是矣 左氏曰其葬僭奚獨四

國之葬僭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聖人豈徒較

其區區毫末之僭哉

春秋雖邾杞小國且書卒葬獨四國不書知難乎其稱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若書越王卒葬王則是與天王無異矣故必子之

帝塵

於乎夏自少康而後周自宣王而後皆累世循常政事無大過人可傳於後世者何邪豈非先王之後紀綱大定法度素著苟非孱虐惛悖則雖以庸常之君守不變皆足以保其宗社而太平之後富庶之世雖以中材之主血氣未定作聰明事改作厭鈍騁駿以乘快於一驟而乃蹶而遂不起歟繇是觀之任智者固不若愚而騁駿者未必如跛也

蜚廉終日馳不能不蹶惡來終日搏不能不錫而危然深坐以觀焉者常自若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致中和而不於其未發之前求之則其所見無非喜怒之與哀樂其去中也遠矣而况以淫于游于畋于觀于逸以害其心哉極欲易衰省欲難老此天之常道也是以古之聖人不殖貨利不邇聲色土階茅茨惡衣菲食而不徇乎其外紛華盛麗以堯禹湯文之君爲之應未害也而數君子必不爲者知其蔽物累德而無益于已也好大喜功澤車美室作

韋華建極殿晝夜照作架瓊而結綺與夫爵蒙犬馬刑及矜孤殺夫而奪婦者皆以速亡而亟斃則庸常之君守而不變有足多矣嗟乎耳目之官不思則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故君子於此不可不致於學萬乘之主不致於學不知性命之重道德之尊而爲耳目情欲之所牽役以兵刑貨利膳服聲色賊其身害其政而致於滅亡天死者可勝痛哉然則人臣之欲以生事動其君與人君之欲大有爲者可不爲之却顧而深思邪

帝甲

漢儒之言左氏以五靈妃五方行而爲之說龍爲木鳳爲火麟爲土白虎爲金神龜爲水水生木水生則木王木生火木生則火王土與金水亦復如是皆修其母以致其子是故水官修而龍至木官修而鳳至火官修而麟至土官修而白虎至金官修而神龜至於是又爲說曰視明禮修則麟出言從義服則龜游貌恭仁成則鳳來思睿信立則虎擾聽聰智得則龍見皆言修母以致子其爲祥瑞之說也蓋如此可謂屑矣雖然天地之間不離乎五拓而言之則是理也故東方多龍南方多鳳西

方多虎而麟游乎中土北方一六虛危無位是故
神龜藏六而神顓頊王者之行左青龍右白虎前
朱雀後玄武而招搖大角乃在其上斯亦以其粗
亦至於其微則有能言者矣後世國不修其官官
不辨其事而小大之政闕故傳曰水官棄矣而龍
不生得王者之行亦以南面言蓋前旛後旒左旂
右旗而招搖斗柄大角軒轅麒麟之宿太
常居中建
四方也

夏后紀下之下

路史後紀卷第十三下終

路史國名記

目錄

卷甲

太昊後風姓國

炎帝後姜姓國

黃帝後姬姓國

黃帝之宗

卷乙

帝鴻後釐姓國

少昊青陽氏後

少昊後國

少昊後偃姓國

少昊後嬴姓國

少昊後李姓國

卷丙

高陽氏後

高辛氏後

卷丁

陶唐氏後

有虞氏後

夏后氏後

商氏後

卷戊上

周氏後

卷戊下

周氏世封

周氏族卿

燕召之屬

周之餘族

卷巳

古國

上古帝王之世

三皇世侯伯國

五帝世侯伯國

卷巳二

夏世侯伯國

商世侯伯國

卷巳三

周世侯伯國

上世帝王妃后國

古亡國

卷巳四

雜國上

雜國下

卷信

漢封建國

漢王子國

東漢同姓侯王

東漢異姓侯

封建後論

究言

歸愚子大衍數

大衍說

四象說

國姓衍慶紀原

國名記目錄終

路史國名記 卷甲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列土分茅自有民始矣秦失其猷而後世弗復知封建之有大便於君民也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子曰求亡乃爾是過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國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讀之至此泫然流涕曰夫子不以是責由而

責求且自名焉曷其思之泌也生今之世學古之道
彛因祖述而著路史視帝王之後世祚衍天下至數
千百年澤未艾也而魯一顓臾冉氏之子不能容之
顧不謂大哀乎嗟乎號之不愛則其於虞也何有聖
人之見豈侗俗所知哉社稷之臣山川之神主也亡
故而伐之且猶不可况易之乎先王盛時諸父諸舅
星分棋布於神州之內源源而來接之以禮是故秉
旄奉幣夾輔尊獎不啻子弟之衛笈兄手足之捍頭
目者惟是周旋揖巽豈不休哉因著其有傳者爲國
名記庶幾來者尚或知其彷彿焉

太昊後風姓國

風 上世貳國于風而爲姓故帝之後有風后

佐黃帝威堯誅大風禹訪風后皆其祚云

蚩尤者地當汭水 元和郡縣圖志云復

大風若大城古之風國卽伏羲風姓也南臨汭水滌

水也武德中置汭川縣隸沔顯德五年隸

安本魏之汭 川郡出郢州 成紀 今天水治漢屬大水東漢屬漢陽唐屬秦

州州元治上邽而成紀本治小抗州開元

二十二年地震州自上邽徙治治之敬視

川縣亦移入新城天寶元年州還治上邽

廣記云包羲於此生

包

帝之潛邦夏復封之為姒姓

杜預世族譜有庖國云夏

同姓王符云夏封伏羲之後

地在襄陽漢之平樂也有

包羲陵

見水經世紀

及庖水焉東北入沛亦作

郟庖泡

說文泡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音臍集韻包郟同庖臍袍褒四音

處

郟之東一亭有致密鄉記為古密或者其

處邪昔處不齊世咸作密亦作宓故處子

賤碑以為處羲之後音為伏謂傳誤作密

黃帝後自有密

陳

今陳治宛丘攷古字只作陣隸繆為陳

陳列

宮傍所以為陣轉為平聲古無從東陳後世傳家繆車為車隸遂為東世不之知反以陳為正陣為俗今難頓革姑定為陳傳亦或用墜出說文石經及孝經車石碑

云太昊之虛許氏謂從木申聲亦妄

任

伯爵本已姓帝魁母家逮黃帝以封幼子

周之繼絕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

水經

注云亢父故城西夏后氏之任國也亢父即今任城唐隸兗州或曰仍也

故晉志以仍與有仍為二

密

男爵

非密侯者

今高密有密鄉本密水名漢高

密國隨高密郡唐為密州春秋之萊夷維

邑也

預云淳于東北密鄉淳于後齊廢入高密

宿

男爵周武王封宋人遷之

隱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十

年宋人遷宿不云宿遷于某亡之也

杜預云東平亡鹽有故

宿城亡鹽城在今鄆之須城東三十六里

隨宿城縣也

秦置須昌在須句城北開皇十六年改曰宿城於宿城西

北三十二里別置須昌

鄆

一曰侑今之須城

秦須昌後唐以諱改即須句

按太康

地記有東西二鄆西鄆魯公所居今濟之

鄆城

鄆與魯境舊云莒附庸以昭元年傳言季武子伐莒取鄆誤之經二十五

年齊人取鄆而居昭公不附

東鄆即此

公

十二年城鄆與成公九年楚人入鄆在今沂州沂水有員亭即鄆亭城寰宇以此為

莒魯所爭亦非

須句

子爵成風國邾伐而魯取之

詳紀中或云魯私屬皆非

經書伐威傳曰來奔列國也

一作胸

公地志胸城在壽

昌西北今須城西北須胸故城者京相璠

云須胸一國二城兩名非也蓋鄆歸須城

而胸猶是故所

顓臾

子爵沂之費縣西北二旅有顓臾故城

寰宇

記沂水西北八十里今在費縣西

故漢顓臾縣

開皇十八年以南武

陽為顓臾正觀元年省入費

各邑

國名已尸

四

巴

海內南經有巴國所謂巴賓彭濮者伏羲

後生巴人郭璞云三巴國今巴縣是也

恭

州秦漢之巴郡本隸渝有古巴城在泯江之北漢水之南蜀將李嚴修古巴城者三

巴記云閬白二水東南曲折三回如巴字而名

閬

華陽志巴子後理閬中

閬水紆回三面地在其中而名地

形志云閬中居蜀漢之半東道要衝今郡

城即古之閬中城

通

巴之邑郡巴皆子也古者遠國雖大爵不

過子

巴東至魚復西連夔道比接漢中南極并柯皆其界春秋戰國不改

酉

辰

巫

武

沅

五州皆巴後分王黔中者

今太原有郝鄉太昊弟郝骨氏後一云古

扶風蟄屋鄉也

見長安等志集韻音尺

帝乙時有子

期因封之曰郝云

舒石切又呼各切

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邑於濟上

寔司大昊與有濟之祀風姓顓臾魯親

之舊也故邾人滅須句成風請封之言

於釐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公聞

之爰復須句惡戲以成風一婦人不出

戶庭猶存繼絕之心豈惟先王之澤哉
蓋人情所同然者不可易也且伏羲去
周幾年矣而猶國焉欲世之不厚不可
得矣此其可知者也

襄公十三年左氏傳邾人滅須句須句
子來奔十四年當僖公二十二年經書
公伐邾取須句傳云反其君焉至文公
七年當襄王之三十二年再書伐邾取
須句傳乃以為真文公子劉氏權衡以
為皆無其事謂其君來奔與反其君皆
義事當褒真文公子封叛臣當貶而皆
不書夫使邾不滅須句魯無緣取之取
之而不復後無緣再伐邾取須句蓋邾
嘗滅須句而邑之故魯取之取之矣而
後復之故至是而再取書再取則知嘗
復邾須句矣不然何得二十年而後再

炎帝後姜姓國

伊 蓋亦上世所國今洛之伊陽縣有伊水堯

之母家伊侯國

耆 侯爵自伊徙耆爰曰伊耆猶陶唐一曰阼

黎也故大傳作西伯戡耆史記言文王伐

阼

厲列賴 帝之潛邦一曰列是曰列山亦曰麗山卽

厲山 黎見商後國九域志 今隨縣之北厲

鄉賴鄉也有厲山在隨縣北百里神農是

生 郡國志云厲山神農所生荆州圖經云永陽縣西北有厲山神農所生處 春

秋之厲國 僖十五年齊伐厲 通為賴然厲賴異 見周

世國

姜 扶風美陽有姜氏城南有姜水

封 封鉅國黃帝封之是為封胡通典云封丘

古封國也今隸開封有封父亭封丘臺即

封父國 魯國都記衛之延鄉高祖以為封丘封程母

逢 麗 伯爵伯陵之國黃帝所封夏有逢蒙 一作逢

作麗 穆天子傳逢公其後也地今開封蓬池

一曰逢澤 縣東北十四里九域志逢陂忌澤汲冢紀年梁惠王發逢忌之

藪以賜民者字當音麗史音史秦孝公使公子少官會諸侯於蓬澤天寶初載更名

福源

北齊 內傳齊之先有逢伯陵蓋伯陵前封逢後

改於齊故山海經有北齊之國姜姓是兩

齊云

旻 伯陵之子堯代有父戕即齊地冒淳也一

作朱故傳作朱戕

江水 祝庸之封地今朱提

各邑

國子已甲

二

呂甫

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

今隸鄧宛後周併入南陽而太公乃出東呂呂莒

也博物志曲海城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寰宇記密之莒縣東百六十

漢曲海城霍邑亦曰呂武德初為呂州十七年廢圖

經以新蔡為古呂國蓋後來之呂近申在

周亦曰甫一作邠上蔡有邠亭

申伯爵初為侯平王母申姜國楚靈遷之今

信陽軍之方城內也唐申州之南陽漢之

苑縣詩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徹申伯

土田見崧高潛夫謂在南陽苑北序山之下

所謂于邑于序者

謝伯爵荊州記棘陽東北百里謝城是有謝

水水經出謝城申伯之國黍苗箋云宣棘王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

陽城在唐之湖陽西北

汲太公居今汲郡治汲縣有古汲城在故新

鄉東北四十八里有太公泉及廟水經一云故居

齊侯爵伯陵氏之故國以天齊淵名呂尚復

封都營丘今青之臨菑也然營丘故城乃

在濰之昌樂故萊侯與太公爭營丘齊地記丘

下周三百步高九丈北廂下降一丈五尺後胡公徙薄姑地志

謂尚封薄姑非詳古國中

許男爵太叔之封鄭滅之定六年王符云潁川

許縣魏文曰許昌周靖帝始為州今治長社一

作鄆說文作邗

焦許靈公徙葉成十三年楚平立還葉至悼公遷城父

今都曰焦夷昭九年遷于夷者典畧作譙夷春秋時為陳

邑楚併之襄王十五年楚伐陳取焦夷魏為譙郡後周

為亳州今亳治譙縣有古焦城譙焦一也

寰宇記古譙城下邑城北三十一里

析地即白羽昭十年今鄧之內鄉也鄭樵以為

浙川本南陽析縣二名見魯僖廿五年傳斯蘧遷容城今華

容

內傳齊之先有逢伯陵而伯益書炎帝

生器器生伯陵故周語謂天龍之分我

之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

憑神伯陵太姜之祖逢公伯陵之後為

商侯伯封於齊地而伯益書更有北齊

之國姜姓是知伯陵姜姓炎後前封于

齊而太公其繼焉者也昔者帝嚳取于

有駘氏曰姜嫄生后稷而后稷之封亦曰駘說者咸謂帝堯以其母國封之然及秦王復取于有駘氏曰秦姜是姜姓之駘至周猶在豈得云以是而封稷哉乃不知稷封之駘在於武功而姜姓之駘在於琅邪固不同也前事之缺失可勝悼哉

艾

隱公盟處

六年

今牟縣東南有艾山

齊魯之境或曰

艾陵九域志艾山在下邳

杜預疑為臨沂東有艾亭

隰

犁也一曰犁丘預謂濟南隰陰縣或云隰

邨在懷西南懷貞觀入武陟

西有古懷城

柯

齊邑柯澤在鄆之東阿

莊公會齊侯處東阿故城在須城東

與鄭

成公十七年柯陵鄭地

衛之柯異

襄公十九年豹會處杜云

東北故柯城內黃今隸大名

丙

邾也宋之下邑晉大夫所封古邾炎國

穆王

北入于邾乃鄭邑祊也

高

高氏

故高城在齊之禹城漢故縣

棠

大夫棠公邑襄六年晏弱圍棠預云國也

今萊之卽墨有棠鄉與魯棠異

隱公矢魚處乃單唐

之魚
臺

檀

武王時有檀伯達輿地志瑕丘檀城古灌

檀也瑕丘今隸兗有檀鄉輿地廣記或作壇

若

魯賢若士出于此漢河間王妻若齊地與蜀若苗意封

吳興之若異吳興記長城下有若美酒曰上若下若

井

周有井伯廣韻云子牙後穆天子臣井利或云虞

公族非字書作邢誤正邢字

劇

齊附庸今留川劇縣

廝

齊邑乃齊宋戰處僖公十八年

崔

丁公子采預云濟南東朝陽西北有崔氏

城

盧

姜姓後封韻今齊之盧城漢縣隸濟北有盧

水

章

鄆東平亡鹽東北有章城古章國齊人降

之莊公三十年劉賈依公羊穀梁為紀遺邑預

非之云附庸如邾鄆是也

高堂

風俗通云高奚采

閭丘

本屬莒後歸邾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閭丘來奔預云

南陽縣北有顯閭亭

廩丘

世本齊大夫廩丘子邑今濟之鄆城北有

廩丘故城漢廩丘縣屬東郡

晉隸濮隋併入鄆襄公二

十六年傳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故城在濮之雷澤北

梁丘

齊宋遇處

莊公三十二年

穀梁謂曹邾之間去齊

八百預云昌邑西南梁丘鄉今武成有梁

丘山

隸單昌邑今在濟之金鄉

虞丘

世本又有梁丘虞丘皆齊采邑

移

風俗通齊公子雝采於移後為氏

後漢移良

右齊之分

神農之為世謖甄四海紀地形經土分

域以與賢者共理之其所以為制也近

者地廣而遠彌小負海之邦多十里與

二十里以大用小猶幹役指繇中下外

若居高屋而建瓴水焉其制可謂得矣

然攷其壘理遠國廣陜纔俯後世一附

庸爾斯萬國之制也

十里一成外大夫土之采如郤張解

揚之類亦可謂國渾城特秦置河東縣廣輪才一十有四里若今海洲堵嶼十

里二十里亦有至宰世為業者不在大也雖然神農之國彌

近彌大彌遠彌小而唐虞之制則近小

而遠大甸服之外親賢所建百里之內

爲采二百里之內任邦而餘三百悉封諸侯必先小而後大神農之使大國處內則近大常稟京師之制而遠小自微雄大之陵唐虞必使小國居內則小國易獲神都之蔽而日圻亦蔑彊摯之迫唐虞神農豈故爲是擾擾殊哉晉志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侯任卽男也故有任氏爲有男古今有異時亡異勢勢或變易而存亡安危之幾或不在乎此惟彊大之處內則尾大之憂自去而上常惕彊大處外則僭擬

之心易釁而上常怠神農之制故可謂兩盡矣而況於德處者乎抑又求之先王之法亦固有微權其間而非爲是固也周之五服男列侯外而晉鄭宋衛棋布近甸萊牟耿弦星分遠服固非小必近而大必遠也然則神農之國亦豈必近大而遠小哉大封建之君於此必有擇矣

氏人

山經云炎帝孫靈恣生氏人爲氏國俗作互非

狄歷

後為勅勒通典鐵勒自西海東據山谷不絕骨僕同羅韋訖拔野古都波覆羅並號俟斤

膚咎

杜例云赤狄別種

皐落

杜例赤狄別種盟會圖疏云在潞州今絳之垣縣西北六十故皐落城是世曰倚薄乞姓羗也今文鳳二竟白馬氏者居仇池曰氏侯今興武成階四州地蓋岐隴而南漢川以西皆氏云

楊拒

泉 皐 伊落 陸渾 九州之戎

僖公十一年有楊拒泉皐伊維之戎二十

二年有陸渾九州之戎陸渾河南屬縣楊

拒不見而泉乃洛陽西南之泉亭伊維之

間則洛陽縣西南之故戎城皆姜戎也三

三年姜戎在晉南鄙秦晉誘致而城于此或以為允

姓戎者非

赤狄

隗姓赤狄潞氏皆隗姓故上黨地杜云有赤沙城今洛州

地鄭樵地名

露

參盧之封茶陵露水鄉有露水山予訪炎陵稽其始封字亦作潞蓋商周間衍于河

東北爾

路

參盧後春秋之潞子都曲梁即雞澤洛州雞澤縣周

置潞州建德七年今之潞城漢故縣亦作路有

潞水并之潞子廟

隗氏

山海經有員神隗氏春秋隗氏之地僖二十四

年齊邑昔鮑子及潞者哀公八年一云土軍縣

潞

今有地曰露漢之東露而幽之潞縣亦有

潞水即潞河也知後代之承襲猶殷商楚郢

所至以為名也

甲氏

潞氏屬晉滅之宣公十五年荀林父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滅赤狄甲

氏及留吁皆潞之屬杜云上黨又潞城縣東有古城潞氏之國也

留吁

潞氏屬亦滅于晉屯留故城南即故留吁國也

與潞俱附中國水經第十卷一名戎屯與潞俱附中國為赤

部胡索隱春秋地名云潞氏今日赤部胡

舟

禿姓亦有舟人明為國也古罍有舟姜敦

博古圖讀為周寡矣按楚有息舟昭十三年傳

齊地亦有舟道哀公二十二年傳

駘

后稷母有駘氏後秦王復取于駘盟會圖疏云部

炎帝之後周弃外家魯東鄙地今沂之費縣南故駘

亭是地接齊邾亦作台故越使魯還邾田

封境至於駘上

哀十七年莒人伐我圍台

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

洎哀公時齊亂景公子

荼遷于駘則入齊矣非武功之駘

淳

是為淳于故城在高密之安丘東北故淳

于縣屬北海酈元云本夏之斟灌國武王

以封淳于公杞併之遂遷江南預云華容

今監利也

戲

驪山之北水名今新豐有戲亭

郡縣圖志昭應東北

三十有古戲亭皇甫謐云新豐東二十韋昭云有戲山

幽王死焉

章邯

入關至戲蘇林云縣南四十里

或云幽褒戲此而名妄也

兩京道里記等 正音希

怡

一曰默怡今營之柳城亦作台即墨台禹

師墨如或云墨台

孤竹

今平之盧龍東有古孤竹城小白之所至

地道記在肥如南十二里秦之離支縣漢

今支也營州皆其地一作觚

本以孤生之竹可管而名

向

向姜國今河陽西北三十五有向城酈元

云軹南四十五向城

軹故城在濟源地名向上寰宇記在懷之

河內西北二十七

璠預皆以河內軹西有向而無

城疑為蘇田按紀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

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為河故十三州志

云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之向國

然代以為承之向乃莒邑向城在承縣宣四年伐莒取向

者今密之莒縣南七十二故向城乃莒邑非姜國蓋因傳姜不安莒而以為近莒爾

栢公五年州公如曹說者為即淳于輿地

廣記高密夷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也今

海之東海縣有大小州山本密州杞併之王之三

公稱公云寰內侯者非也劉敞云寰內侯如祭公者蓋胡

公之類或云懷之武德非武德漢故河內州縣忿生邑地近共

有州氏晉有州綽水經漢有州苞金石錄有州輔皆吉成侯

薄 今拱之考城東北有薄城漢縣屬山陽本

宋地莊十二年盟薄者預云梁國蒙縣北薄城即此

京兆鄠西南五里有甘亭郡縣志或云在鄠北甘盤

之國啓扈戰于此馬融云甘鄠之南郊穎達云啓西行甘當在戶

東

紀 侯爵姜姓輿地廣記紀侯故城在壽光寰宇

記紀城故紀侯國姜姓又濰之昌樂西六十有劇城內有紀臺高九尺紀侯所築蓋

後遷于此世紀云周文妃國姜姓非也栢王后

季姜也孫逖送紀參軍序云周公之祚紀為之首繆也

隨侯炎裔得地者故李白云漢東之國神農

之後季良為大賢送倩公序而世以為姬姓詳

周後國

鄆

紀要邑後為齊附莊公三年紀季納之齊預云故穀

城西有地曰雋下濟北續述征記安平有鄆

亭安平齊廢今隸臨菑記云齊國東安平乃菑川國故穀城

在鄆今東阿東

紀鄆

杜例贛榆東北有紀城此紀鄆也唐併入東海

今懷仁東北七十五有紀鄆城並海州莒子所奔近

海州一里餘莊公之三十年齊人降鄆高赤俱

云紀邑在密然時紀亡二十年矣故啖子

攻之

黑齒

姜姓山海經黑齒之國帝俊生其中宜梁

竟

阪泉

姜姓其後蚩尤彊霸周書云阪泉氏用兵

無已而亡僖二十五年傳云比黃帝戰阪泉之北皆蚩尤今懷戎

涿鹿城東一里阪泉是

小顛

參盧命蚩尤宇此今安邑有蚩尤城宜是

春秋之世亡非亂春秋之法不亂 魯

宣公十五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

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曰師曰人晉固罪矣然在春秋戎
狄舉號君臣同辭固未得以名氏爵號
書也今書其國又書其氏又列其名爵
又別其種族經之文始異於是若三傳
說爲賢之者其果然也邪潞氏甲氏蓋
亦先王之世漸流于狄而非狄之出也
既有爵邑有名號則其爲書固不得而
略矣 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潞子
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據傳之說豐舒

爲政殺之則豐舒者罪矣晉之致伐則
執豐舒僂之立黎侯安潞子紀其政而
還則諸戎至矣而顧滅其國執其君哉
踵是以降伐虜咎如敗狄于交剛于太
原一皆晉人有以見晉之不能仁義禦
于爲奪易絕人之世也 神農之堯在
於荼陵而潞水之鄉潞水之山若諸露
之名遍於荼陵攸邑潭衡之境益以是
知諸露之始有在于此殷周之代衍出
幽冀上黨之郊爾書其爵土又書其名

氏又別其種族徒以見盛衰之不其常
重絕先王之世也三五而來未聞有賢
狄也

黃帝後姬姓國

少典

有熊 帝之開國今鄭之新鄭輿地廣記云古有
熊國黃帝所都云都非

壽丘

在兗之曲阜東北六里高三丈今仙源廣記

云黃帝所生之地此本史記
素隱皇甫謐說在魯東門外

陳

今鳳翔寶雞故陳倉有陳山非宛丘詳紀
注

昌

昌意後

若水

昌意國今越巂之臺登盟會圖疏以為都
故世本云允姓國昌意降居為侯非也詳高

陽紀

安息

安之後

党項

恹之後

江水

玄囂國若之下流泝水也今蜀州

卞

卞明國湯代有卞隨或云卽弁以說文字

林大小篆無卞非也

卞和卞莊子自為姓尚書率循太卞與弁

不今泗水縣有卞故城漢屬魯國

季武子以自封

姜氏會齊侯處

蠻人

龍苗之裔今湖南北桂林等處皆是辰澧

沅湘之間尤盛

清

少昊父封詳見後

張

揮之封然黃帝臣自有張若故河東解有

張陽城漢之東張今邢之任縣是

通典云漢張縣

地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陽南鄭

是也

采

紀姓夷彭子故左人地今中山之北平王

符以采任姓非

北狄

始均之裔

資

陳留風俗傳云資姓黃帝後姓纂云益州

資中今資州資陽有資川江然古資陽城

在簡之陽安而

祁之无極有資河衛之北斜山

潭之益陽

有資水

出縣北流入資口即益水酈云即資水之殊目武岡又有資水出唐

或其派裔

郟

潜夫論詹資郟翟黃帝後故玉篇云資郟

故國黃帝後封在岐山之陽所謂周原臚

廡者顧伯邶云昌意後止於夏商間

虔 風俗通虔氏出黃帝與陳留傳同今河東

聞喜虔聚旻集韻邨音蹇非

寇

在鄭有寇水北行唐屬一作涇本今出靈丘高氏山

莫之任丘西一里有寇水枯瀆陳留傳寇

氏自黃帝出

酈

故南陽酈音尺今內鄉菊潭鎮也字一作

階

翟

北地古翟國後徙西河盟會圖云今慈州

地道記伐衛懿公者賈逵云處北地後為晉所滅此春秋時隗姓翟炎帝後非此也

詹

周有詹父莊公十詹桓伯昭公圻內地

楚詹尹異

葛

郡國志高陽有葛城今鄭西北有葛鄉城

一名依城漢高陽地然葛鄉故葛城乃在

寧陵北十五邨城北三十周四里去亳城

百里即葛伯國說汶鄆南陽陰鄉邨城隸許寧國本屬應天今隸拱

應邵杜佑樂史等非羸姓之葛詳少吳後

髦民

依姓山海經髦民國近積石

狂犬

黃帝後任姓分見潛夫論

邾

薊也中絕武王復繼之記皆為祝祝堯後

各史

國名紀月

二下三

橋

後詳

僑卽鄙橋也葬于橋因食其地以世祀者

篇韻鄙國名

皆為九小切非

唐表橋姬後

云周文帝命去

妄木

余披傳記見蠻夷之種多帝者之苗矣若巴人之出於伏戲玄氏羗九州戎之出於炎帝諸蠻髦民党項安息之出黃帝白民防風驩兜三饒之出帝鴻淮夷允戎鳩蓼羣舒之出少昊昆吾滇濮甌

閩駱越之出高陽東胡僭人暴輿吐渾之出高辛兜奴突厥沒鹿無餘之出夏后曰是固有矣縉雲之子黃帝之孫其始不肖以至不材幾何而不胥為夷也遼東存箕子之佃大夏有李陵之苗信矣然元魏自以出於蒼林慕容自以出於馱越赫連自以出於伯禹而祿山亦謂安息出於昌意之子安是果信邪余常言之夷蠻之醜雖有盛彊苟非先王之後者皆不足以得志于中國彼之所

傳亦必有所本矣且時聞之春秋用夏
變夷者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彼以是心至斯受之矣不然則求之四
夷而從鳳嬉何陋之有

逸論語云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黃帝之宗

祈 斬也歐陽脩祁公銘以祁為黃帝之子所
封非也祁少昊後祈黃帝後

酉 卽酉陽今黔之彭水漢酉陽也有酉水

滕 今徐之 西南十四有故滕城古蕃縣開

皇六年古 滕國為名一作勝紀年越王

朱句二十年滅滕是也司馬貞云滕之祖

乃衛之
下邑

衛有鍼 成公 六年 邵氏姓解作箴皆音針

任 禹陽國倉頡為任大夫晉邑今邢之任縣

苟 戰國有苟變子思薦之能將五百乘程氏

世譜以河內多杞氏焉妄也

釐 僖也齊國釐城為來音簡王十二年舒庸

人道吳圍巢及釐虺

邳

信是見詩風俗通云殷時侯國一作吉潛

夫論云邳與媯同而字異

周封女吉氏于南燕邳名世以

潛夫為誤非也說文信為正

儂

與媯同音臆輕也集韻音旋非

依

史伯說十邑有依疇歷莘皆鄆邑後屬鄭

韋昭云國

紀劇

劇是今齊之臨朐東壽光西南故劇城漢

之劇縣紀劇要為二國故寰宇記古紀城

在壽光南又有劇南城云故紀國鄭樵云

紀後遷劇所謂胸劇云紀劇聲訛非也

胥臣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

宗其得姓者十四為姓十二姬紀祈酉

滕箴任苟釐佶儂依蓋皆以國而為氏

秦嘗攷之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乎始

封者也其氏於事者蓋寡矣而姓書氏

譜一每為之曲說至有弃其祖之所自

出又牽異類而屬之豈不悲哉余述路

史又起國名記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大

定矣且以張王李趙易類是謀謂皆黃

帝之所賜姓而世莫詳焉姓書則謂王
出靈王李因老子張趙始周之中世而
乃不知商有李徵夏有趙隱王倪在唐
堯之代而張若者黃帝之臣又黃帝子
揮亦封于張西廣洞酋汜今惟此四姓
爲雄易傳之言未爲無本而姓書之不
足證類蓋若斯嗟乎萬姓同本而岐其
枝百川派別而宗于海君子之欲求其
祖之所自出舍路史國名記何以哉

滑濟

右二國箴之分

舜受禪水土平伯禹於是邶成五服至
于五千四海會同爰申錫其土姓土以
立其國姓以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
矣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所以立國 雖斷密雖滕箴祈酉釐邳
僂依此所以立宗也國立而後氓人有

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人有所依
斯有以君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是
故公劉遷邠有爲致力朝廷而君之者
有爲致力宗廟而宗之者本於土姓之
有所錫也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胙之土而命之氏胙之土錫土也命之
氏錫姓也契封之商稷與邠此錫土也
賜之子與姬此錫姓也方水未平諸侯
固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矣必九
州攸同而復錫之者前乎此惟有所不

普至是而後得以錫之徧爾 滑濟二
國名衆地博有不可而指云

奚
鄭樵云魯奚邑今徐之滕東南六十青丘
村有奚公冢奚公山陽曄徐州記云仲造
車轍存焉

薛
侯爵 莊公三十一年伯者降 吉光國今滕東南五十

有故薛城故漢縣戰國屬齊爲徐州秦爲

薛郡有仲祠 後魏書薛縣有奚仲廟 或曰大薛 公孫弘生

山今淄州南四十里

伾

邳也今淮陽治下邳城漢下邳國

未平十五年

梁下邳郡周邳州唐隸泗城三重處泗沂

之會有仲虺祠

寰宇記祠在徐之沛有仲虺城見九域志鄭樵云仲

虺居在薛魯奚仲遷邳後以邳為薛妄

摯

祖已七世孫成封周文王母太任國今蔡

之平輿有摯亭

謝

歐陽修謝絳銘云黃帝後昔周成之以封

申伯在南陽之宛見詩嵩高其地西甚廣

鄭公友言謝西之九州者二千五百家者

也

章

章與謝本皆任姓周始以封太公之支子

舒

春秋之留舒去穀七里亦曰柳舒故城在

鄆之須城許氏作邾邾邾之下邑

說文邾在薛縣

集又音涂

洛

周書之有洛氏史伯云北有路洛泉徐蒲

韋昭云皆赤狄宜與此異或作絡

衛賢者絡疑

雒廣漢屬縣

昌

黃臣有昌若宜昌邑其東昌故縣近滹沱

河有昌亭西昌縣春秋昌間多在河東北

薊

縣今范陽治地多薊水經注薊城西北隅

薊丘為名班志云薊故燕國名非今薊城南北九里

東西十里 慕容雋造

終 商有終古宜即終後有佟氏見廣蒼北燕文人佟万

泚通今襄陽有泚水

泉 洛陽西五十故伊關縣北有泉亭周世狄

居之俗呼前亭伊拒泉阜是也昭二十二年有前城

卑 宜晉郟邑一曰郟邵文元年絳之垣東九十

有郟邵隄卑氏所出蔡邕胡大傳碑有卑整非越雋

有卑水

遇 禺也宜即番禺魯襄公救成至遇十五年魯

邑近成然非必禺成在泰山鉅平南王符作卑過

訛

儋 山海經儋人任姓今儋州周有儋翮

牛黎 經云牛黎之國儋人之子儋今有黎姥山

番禺 賁隅也今清海之屬縣有禺山傳云禺號

南海故予謂此即禺 經文有無腸繼無

之國皆任姓

右一十六國任之分

周人之制內之天子三分外則二後之

君曰公康誥之周公召公畢公三公也
微子之建上公二後之君也然攷諸經
五等之君通稱曰侯亦通謂之公康王
之告羣公與儀禮同稱之公春秋之稱
諸侯與餘經通稱之侯皆兼五等爲言
蓋公若侯爵之貴者代故以是爲稱聖
人亦因而而不之奪乃若班爵則固自有
差矣非可紊也春秋列君平居必正其
爵至葬則從其稱從其稱所以副臣下
之尊敬正其爵所以存王度於不凋也

雖然正其爵矣而於會盟總稱惟曰諸
侯世族所稱猶曰公子公孫魯君侯也
卒以公稱至于盟會亦或侯之吳楚子
也僭故不葬然至世族亦稱公子惟其

爵之貴爾

家國之稱抑又不一孟子言
千乘之家而王制縣內之采

一皆曰國周官朝大夫且稱每國是國
亦謂之家而邑亦或稱國矣豈非公侯
卿佐謹度以事其上則全於臣制節以
御其下則正於君自臣道言之雖國亦
家而自君道言則邑亦國邪采邑曰國
則卿大夫固可謂諸侯矣所謂內諸侯
也

南燕

伯爵伯儵國后稷妃南燕姑氏也

石癸曰吾聞姑

姓后稷元妃

今滑之胙城東北漢南燕縣隨改

曰胙

相王二年鄭敗燕師于北制相公二年會燕人說為南燕

亦嘗曰

東燕云

魯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者史誤以為北燕也

密須

子爵世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

晉志云商侯國

魯有密須之鼓杜預謂姑姓國在安定陰

密今涇之靈臺也

十道志陰密屬鶉觚故括地象云鶉觚密氏姑

姓今陰密城在涇之保定郡縣志在靈臺西寰宇記古密國地史索云是

河南密九域志以為鄆之致密城皆非

闕

子爵今鄆之壽張有闕鄉而闕古城在中

都

相十一年寰宇記云今屬齊之鉅野

闕亭又在須昌東南

即昭公末年取闕者郡國志東平陸有闕亭今壽張也

齊有闕止

允

高陽時有允格或云少昊後出黃帝

蔡

斬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

高崇文傳有蔡山實華云

斬水縣北大龜納錫故曰蔡非姬姓蔡

光

春秋圖有光國今光州

敦

鉏任冷敦之田許地也鄭取之陳留風俗

傳云敦氏姑姓後

偃

晉襄公母偃姑國即周之偃陽國

扶目切詳高陽

後國

燕

伯爵宜為東燕與南燕比

昭三年北燕伯款亦姑姓

魯

汝之魯山縣非交地

離

伯爵汴之離丘鄭莊夫人離姑國姓纂云

宋之離氏本姑姓寰宇記離氏黃帝後姑

姓是矣又與之堂陽東北三十六亦有離

氏城寰宇之高埵城本於隴切自漢州名

人姓皆於用切談苑云當作平聲

昭十四年傳晉

尸離子杜云陽翟東北有離氏城者非

斷

晉地有斷道即卷楚也世本作段寫誤

密

河南密縣東四十故密城是武德三為密

州與須城比故說者謂即密須蓋亦號密

須云

史索云密須今河南密縣與安定離姓密別

雖

開封長垣近須城是衛今在澶之衛南二

十八里衛詩所謂思須與曹者繇聲轉也

右一十四國黃帝後結姓分

結本姓今多用從女

字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為姓十二姬釐

俱帝而任結二姓為此二十九國其它

子姓固稱是也禮傳曰舜即位封黃帝

之子孫十有九人為侯伯蓋不得攷矣

後有見者當併綴之

路史國名記

卷甲

路史國名記

卷乙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帝鴻後釐姓國

白民 山海經云銷姓國而汲冢書言白民之國

今之白州 亦見博物志 孔臯以為東南夷與白

州接

防風

釐姓守封禺之間二山在今湖之武康 吳興

記云吳興西有風渚山一曰風山有風公廟古防風國也下有風渚今在武康東十

八里天寶改曰防風山禹山在其東二百步說文作崑寰宇記云以禁樵采曰封山山東南二十里有崑山禹十二代孫帝崑所居皆妄今錢塘之金鷲山郡國志云防風氏封此山下有風渚然謂古鄭瞞國者又繆

汪芷

即汪罔說苑云汪芷釐姓說文云封嶠山

在吳楚間汪芒之國歷代故以為防風也

縉雲

今處州縉雲郡有縉雲山是為縉雲堂縉

雲氏之虛也永初山川記永寧縣有縉雲

堂是矣舊經圖記皆以為黃帝之號黃帝

之蹤失之

驩

以嬖臣狐攻專權亡國

荀卿云堯伐之今弘農有

地名驩志為驩之都然意驩為國當如

魯謹未必驩地其後竄之崇山則今澧之

慈利也有驩墓然嶺外驩州圖經記以

為其竄所樂史亦記驩州為所放處則去

崇山遠矣驩隨為州是為驩朱國

山海經云國人

似仙人面鳥喙捕魚海島郭氏謂堯臣有罪放南海死帝矜之使其子居南海祠之而神異經言驩民鳥足仗翼而行食魚不畏風雨有所觸死乃已居南荒中尤異

崇山

在慈利詳上潞之涉東南亦有崇山非也

驩朱

今驩州詳上

三苗

周景式云柴桑彭澤之間古三苗國左洞

各

國名已

二

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今衡岳潭之境而

南海亦有三苗國

山海經三苗國在西北赤水之東南南海三苗之

國記云禹伐有苗其餘裔叛以入南海外國圖云去九疑三萬三千里神異經云苗民人形而腋翼不能飛為人饕餮淫佚而無度居西北荒

三危

今戎虜瓜沙等州是其處有三峯山俗曰

升雨山在焯皇南三十里地道記云鳥鼠

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

重絕

穆天子觴重絕氏地在長琰近黑水其先

三苗

筮

今河關西南皆筮地濱于賜支至于河首

絲地千里

大人

見西北經釐姓

久遠之事謂人似狗蓋有知之者矣四

兇之姦曰侏侗曰窮竒曰檮杌饕餮而

已侏侗併張之譬窮竒離竒之謂檮杌

檮杌之稱饕餮貪叨之號爾而言者率

過實傳曰投之四裔以禦禍祿又曰堯

竄之以變四夷計四兇之在堯朝則為

兇族蓋有今之君子所不及者不然則

亦安能禦禱祿變四夷哉我之下駟當
彼上駟然則四夷之視中國豈不甚相
遼邪先王於此蓋有以處之矣此氏羌
戎蠻與夫白民驩臯防風三苗髦民狂
犬鮮卑安息等之所以不去於國名記
者豈惟先王之族哉亦欲世人知生華
之爲幸而不自弃於禽物之歸而已雖
然山海經言驩臯苗民至有甚異而東
方生神異經更以侏侏窮竒檮杌饕餮
爲之四獸人之于獸遠矣然檮杌之饕
餮之不已則去華而夷化人而禽不希
矣離仁義人雖名固二足無毛爾是以
君子惡居下流人之爲人豈惟衣食飽
煖而已哉

少昊青陽氏後

清

帝德攷云少昊曰清清地也一曰青陽春
秋圖清有二預謂滎陽中牟西青陽亭是
中牟今隸開封 然攷清地非一一在鄆

漢封宮中同者或謂少昊國

衛地今鄆之東阿東北西

十有清亭隱公四年遇于清者哀 一在濮

十一年杜云亭在濟北盧縣東

臨濮西三十五乃宣十二年晉宋盟清丘

者其丘高丈又昭十一年一清丘魯地

一在并解 本曰清源在解之聞喜今在安

邑北五十宣十三年赤狄伐晉

及清者而并又有青 一作故樂平 成十七

原亦狄伐晉之路 清者 待命于 清者

雲陽 今茶陵有雲陽山有青陽氏墳蓋卽青陽

今長沙皆是

青陽 今潭之長沙昔荆獻青陽以西于秦者

然貝之青陽漢之舊縣故城在今縣東三

十五貝今之恩而清陽熙寧四省入清河

而歐公于役志辛亥次青陽乃宿泗間蓋

子孫之散處者若池之青陽則特在青山

之陽爾 天聖元年置

窮桑 宜在梁雝之域 詳紀中 說咸以爲魯 詳前蓋

以傳謂伯禽之封爲少昊之虛或其後所

徙非始國窮桑也

今兖之仙源輿地廣記云少昊之裔

凡人有子八歲教讓十三出之俾就外 傅居宿于外誠欲以尊德性而廣見聞

歷艱難而知疾苦也國君有子獨不知
誨之乎太子者天下之本也其善者非
它在於早教諭而習人事爾子曰吾少
也賤故多能鄙事夫世固未有不先賤
而多能者昔文王之卦乾父西北坤母
西南中男近父中女近母少女介乎父
母之間而長男獨遠居乎父母之外遠
乎父母惟以成其德多其能也是故一
鼂出震向明取離而天下治矣雒陽年
少蓋知其一而未悉其二也彼知自古

聖君少庸君多故亂日長而治日短者
在於人主教諭之不早而不知鼂夕聞
闡耳目之所接者盡富貴無非陷溺其
良心正性者也而能保其終不流乎風
雪之中有奈草蔭覆之下無美樅舟腹
之垣豈固少經綸之材邪佚則生疾安
則忘患是故洪舒蒲假從欲敗度而無
不至夏之癸商之受周之幽厲秦之一
世與夫漢相靈晉惠懷東昏叔寶若夫
後代之弃迷菽麥惑屯毛繆豬驢而疑

鹿馬者皆是物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俱與鹿豕游及其得位則垂拱無爲而天下治晉公子十九年在外險阻備嘗而楚君葦路藍縷以起草莽俱霸諸侯夏之仲康少康商之般庚祖甲漢高祖唐太宗與夫文帝光武之所以能恢復境土致太平者咸繇長於民間知人疾苦而已矣德慧以疾疢存聖賢繇忍性達是故愛子不可存之膝下孟侯元子生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暑至

於溫寒至於涼而已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何自而知稼穡之艱難哉畀以天下是何異於俾蟾執鼠鼈捕蝥其不失之者無矣予繹路史見伏羲之出於庖神農之出於耆黃帝之出於熊少昊之出於清與夫高陽之出若水帝嚳之出高辛俱自遠方以陟帝旋致昭泰然後知古之有道之君未有不養成於潛者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滄淵者神農養神

之所而潜邸者聖人養德之地也可不務哉

坤
申
乾
父

坤
中
艮

坎
中
北

天之道自北而南

人之道自西而東

震
東

少昊後國

倍 倍伐倍宜國

緡 蔑姓夏滅之山陽東緡漢縣陳留風俗傳云東緡故陽武戶

鄉今濟之金鄉有古緡城鄒衍云予登緡

城以望宋都后緡國也倍二十齊二十六

鄉故邑昌賈逵以緡為有仍之姓妄

蔑 一曰姑蔑姑引語猶于越今宛之瑕丘有姑蔑故

城預在邾魯盟處魯附庸嬴姓

尹 般之封今汾州鄭樵說故尹地及周為尹

氏采有吉甫墓王符云慶姓蓋亦作允允格

汾 駘封汾川以處太原絳州正平之汾水也

故曲沃有駘神通典絳州曲沃有臺駘神元和志臺駘祠在曲沃西

南三十里

臺 臺駘宜以國名或即汾川一曰臺駘障九域

志祠障並太原

沈 故國在汾川晉滅之沈約說成八年无之當是文三年沈潰者

然恐其不在此與汝南之沈別約自序失之

妘 鄧名世云妘乃國名非姓也姓氏辨誤

蓐 蓐鄔也所謂邾鄔俱在河南有鄔山後蓋

為蓐收國風俗通姓纂云蓐收後未然

郟 子爵舊都本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商密楚地在商

之丹水水經云南鄉丹水縣西密陽鄉世本云允姓國秦入

之文五年後遷南郡預之說按晉志云南郡都縣都子國輿地廣記

云楚附庸楚滅之今襄之宜城西南有都亭山上

有城險固都鄉都水鄉居水仄貞觀嘗為都州通典皆作都故

諸地書多以爲昌意所封失之

戎州 允姓古戎州已氏之邑今拱之楚丘已氏

城漢隨之已氏縣詳紀

少昊後偃姓國

臯 陶之封杜云偃姓當與咎同商有咎單讀為舊非

偃 偃郟也光武曰郟最大宛次之楚昭陽伐

魏取郟者今許之郟城有故城而蔡之褒

信故郟城乃漢之偃僖元年有偃云郟地盟會圖疏云偃城在

豫州泛言之

州 今荆南監利故華容古州也昔隨絞州蓼

伐楚敗郟者皆近楚小國外紀以為姜姓州誤莊辛

言州侯者非淳于之州預云華容縣東南地然謂淳于杞併

州遷于此而名則非

絞 佼也楚伐取之相十年邾邑有絞在隨唐之

南漢有佼強或云原伯佼後傳云佼小而輕是國也相

八又曰日虞四邑相顛倒如此

貳 在隨州南昔屈瑕將盟貳較者

軫 在氏傳記軫國在楚東南鄭樵三國未詳

姓苑黃帝造車軫後賜氏妄

謠 見潛夫論郟傳有繇延音遙歐陽歙舉督郵繇延

宜謠之訛臯繇名也

皖

伯爵漢為侯

論衡云廬江故皖侯國續漢志云廬江自舒徙居皖舒

之懷寧有皖故城皖公山

諸葛恪所屯

皖伯廟

九域志宋州郡志云晉安於舊皖城置懷

寧

為晉熙郡治方輿記舊皖城武德五年王弘讓析置在古逢龍城內魏書滅霸

討難當逆戰逢龍即此居皖水之北因號皖城

史云夏姓非皖地記偃

姓臯陶後楚滅之

佑作皖音患同

參

會

阮

文王侵阮是矣或云周中葉阮鄉侯晉伐秦圍邗新城蓋與元同文四而切為願晚

故說同阮然代之五阮關乃音通而地異

也

邗新城如言宋彭城爾說以邗為秦邑姓纂謂在岐渭之間說文云鄭邑蓋自

別

棐

鄭地文公會鄭伯處

十三

說即棐林

宣元年襄

三十一年

今開封宛陵有棐林林鄉一作棐

集韻

棐漢侯國一作棐音肥在魏郡宜誤

舒

僖三年徐人取舒杜云廬江舒縣今廬之

舒城也一作郟羣舒子爵

文十二年羣舒畔楚夏子孔執

舒子平

止

今首陽北故曰止陽

舒庸

楚滅之

成十七年

在舒城輿庸別寰宇記舒庸

城與舒鳩城相似預云東夷國繆

舒鳩

楚滅之

襄二十五年

定公時吳子使舒鳩民誘

楚

民或作氏預云楚屬國

故城在舒城內

寰宇記

離城

襄二十五

荒浦

二十

鳩茲皆其地

舒蓼

郟也

集韻一作郟字當作郟

楚滅之

宣四年

武德四為

蓼州

領霍丘七年廢入壽

盟會圖云在光州杜以為

二國既非而通典更以為湖陽湖陽乃廖

因預之繆

預云棘陽東南湖陽城是漢志從之

舒龍

預云六西南有舒城又西南有龍舒今舒

城西有龍舒故城去州三百而舒城懷寧

皆有龍舒鄉大小龍山曰龍以別羣舒然

境以龍稱水城在龍舒水西南中有池深

仞無耗

舒鮑

世本云小國寰宇記舒鮑城在舒城西北

龍舒水南小於諸城

晉悼公大夫舒鮑無終

舒龔

交之龔丘東南二十有古龔丘城然與羣

舒遠宜別國

鬲

郡國縣道記古鬲國鄆姓臯陶後漢為縣

齊天保七併入安德今隸德州西北有故

鬲城

鄆

今南陽屬縣

右二十二國偃姓

孔子作春秋凡并國邑在內皆曰取

取田

四取國邑十四 直書取小國限牟鄆 邾鄆鄆鄆防與闡是也 書伐某取之 者本其附屬如伐邾取須句是也 外 公孫憚父伐邾取鐸雖內臣亦曰取

而書取必其以計若本有者也

莒伐杞 取牟婁

宋伐鄭取長葛鄭伯取戴必其元屬者 齊人取子糾魯為邾取鼎皆元有者也 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濟西曹田而我 取之宣四年濟西田以賂齊故書齊取

十年而歸于我如昭元春取鄆田秋疆 鄆田見非我者十五年齊因公出取鄆 以居公故書齊侯善之也 哀八年夏齊 取謹及闡冬歸之定十歸鄆謹龜陰田 此皆計 徐人取舒何也 三 舒昔屬徐今 取者

屬魯而徐人取之也外取內邑不繫國

故代以鄆闡鄆為魯邑不知鄆闡鄆亦

皆昔不屬而今屬邾者文之招也豈宋

屬邪然罪之宋則見其今服宋故伐宋

而取之知此則知舒之所屬矣据攷其

地宜居徐魯之間而非羣舒哀公十四

年有舒州者正乃齊地据以舒為羣舒

江淮雜夷而徐取之爲夷蠻之自相并
此尤繆矣預例以爲勝國不用大師曰
取用大師曰威抑又大妄夫成國重於
附庸附庸重於都邑春秋必謹于此惟
其罪有輕重淺深也今顧不然而反爲
不道者記師行之難易邪衛侯威邢可
謂易矣而不書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用大師矣而不書威不爲難易書亦明
矣蘇轍以徐稱
人爲羨尤踈雖然秦趙宮李黃徐豈
費解梁諸國其後盛矣而臧文仲以爲

臯陶不祀此左氏之妄志 謹裴參會
阮酈舒止皆偃姓也而王符以爲優優
姓商出於潛夫之矣攷且以舒庸舒龍
舒鮑舒龔與舒五也而佑以爲楚之五
舒爲一唐史遂謂羣舒一國五名勞乎
今之記哉

少昊後嬴姓國

六 中甄國壽之安豐南有故六城漢縣九江

王都

元狩二爲六安國治六而以蓼爲屬
東漢並屬廬江晉省入安豐寰宇記

斬之廣濟爲秦漢之六有臯陶冢在舒城東南六十

陂中

英 楚與國魯僖十七年齊徐伐英氏者漢爲

黥布國

羸 籒也翳能繇物而封漢縣隸泰山後魏復

置於萊蕪唐入博城所謂羸博今堯之萊

蕪本齊邑公會齊侯處

盈 羸之枝作維云熊盈以畧者與熊郟皆爲

周公所劾一作鄧姓也或云卽羸者非

費 翳之封音沸費仲費昌國費州費水之地

與魯費河南費異河南滑費禹後扶未切魯之費音祕各見

蕭 孟虧封徐之蕭漢故縣屬沛北征記云城

週十四里南臨污水

非 蜚也蜚廉國龍門縣南七里有蜚廉故城

非子祖也又絳之正平蜚廉城云事紂所

居

趙 晉之趙城南三十五故趙城造父封史注趙城

在河東永安隨義寧二置趙城寰宇記今趙州其地也趙郡

北齊爲州

曲沃

各史

國在邑一

十五

訾

豨服

趙奢豨服君封今海之永年有豨服岡

邯鄲

磁之屬縣唐隸洛風俗通云邯鄲氏以國為姓

隹

素

錢禾名隸省為秦非子初封秦亭今隴之

汧原隴西鎮有秦亭秦城元和郡縣志城在州東南二十

五世本云附庸然非子初封實秦谷在今秦州隴

城漢隴縣襄公始侯有岐豐地 莊居大

丘今永興與平漢槐里文復汧渭 德遷雝今鳳翔天興

獻遷櫟陽孝徙咸陽並隸永興遂世處之伯爵

鍼

繞

徵

梁

成六年晉楚遇于繞角

北徵也今同之澄城

伯爵本少梁夏陽也伐曲屋者秦德公三年梁伯來朝索隱云

嬴姓是矣秦惠文君更名夏陽今韓城今同之韓城有少梁

故城在韓城南二十三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者好城而亡僖

九年梁亡今有新里城梁伯所築樂史云在澄城本華氏邑有梁山禹

梁及岐者

梁餘

遼山縣河東圖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

各史

國名已

十六

邑云云

將良

本曰良今淮陽軍有古良城

預云下邳良城縣哀十五

年良地屬吳

史作將良

運

京相璠云廩丘東八十有運城廩丘隨併

入鄆城今隸濟晉人執季文子還待于鄆

即此成十六年

掩

即奄郟也交之仙源故曲阜有奄城奄里

古之弁中

郡國志奄城古奄國茂先云史記出魯弁中

自運遷

掩故史有運掩氏魯近淮夷武王伐之

唐韻

郟國各商奄也祝佗云因商奄之民以命伯禽者按將蒲姑成王政俱云踐奄而周

官言威淮夷大誥言淮夷叛而多士乃言朕來自奄知為夷也襄二十五年弁中預

疑為泰山萊蕪西壘口谷

鍾離

子爵

世本云嬴姓國

徐之別封

上又九域志

今沂之承

有鍾離城乃晉吳會處

成十五年預云淮南縣今屬濠州然

時方謀伐楚豈得會其地預之誤也遂成偏陽偏陽去鍾離城六十應劭云

鍾離子國在九江蓋其後徙于此吳威之

昭二十四年傳吳威巢及鍾離鍾離不書疑

光武為侯國今濠

之治東六里鍾離故城也而宜咎之所城

則楚地矣今漢陽軍

尋

今尋陽字一从水

各史

國名也

十七

衙

漢馮翊屬縣今同之白水東北六十彭衙

故城也文二年彭衙杜云郟陽西北有音衙城馮翊故城亦在白水東北

魚如吾穆公子采一音牙或音語訝非

汪 秦邑同之白水有汪城在臨晉東後屬晉

文二年晉伐秦取汪及彭衙索隱云不知處誤

菟裘

盟會圖云尧之泗水縣預謂菟裘在梁父

縣南梁父唐入乾封今之奉符也

不羹二

春秋時二不羹襄城西不羹汝之襄城東南古不羹城

在今龍興之南定陵為東不羹在定陵西北定陵今入潁川舞陽鄭

樵以此為西不羹龍興為東不羹楚併之子革云四國皆

足畏謂陳蔡二不羹也昭十一子皙曰三楚城之

國賦皆千乘見非小邑

東灌

以有斟灌故此為東

東閭

脩魚

卽蕭魚鄭地襄十一年杜闕

樗里

今謂南陽鄉有樗里

密如

預云費縣北有密如亭費隸沂一作邠

高陵

蓋秦昭弟高陵君封今縣屬京兆

裴

豈也河東聞喜豈鄉是

解

洛陽西南大解城也又有小解非河東之

各史

國名紀乙

十八

解昭二十二年周
軍于解者周地

徐

趙孟曰周有徐奄括地象云泗州徐城縣

北今徐城鎮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有故

徐城號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廟徐

君墓去徐州僅五百郡國志曰薄薄城

本下

邳僮卽今臨淮

取慮

徐之分漢屬臨淮故下邳西南有取慮故

城在虹北百二十光武以益楚者

以取慮益楚國

十三州志讀如莆厥邾婁野王音秋閭

淮夷

世本云嬴姓蓋非一武王所伐其一也

右三十九國皆嬴姓

諸嬴爲少昊後不待較矣繇漢而來仕

謂伯翳爲伯益而後始有以諸嬴爲高

陽之後至有知伯翳爲少昊之後者則

不知伯益爲高陽之子言氏族者襲僞

躡訛莫知其繆文字滋多大率相給求

其爲適不亦難哉予亟矜之是以論其

世也後有識者曷揖損焉

少昊後李姓國

李

徐廣云河內平臯有李城李阪今温縣城

是昔李同却秦兵死封其父李侯即其地

史說平原君封

苦

碩宗封今亳之衛真漢苦縣隸淮陽國晉

屬梁國後魏為谷陽唐為真源有渦水瀨

鄉祠老子生處

萊

段干

蹇叔處干干國也

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干智于秦也

郡國志衛縣南有干城詩出宿于干者今

開封有邗溝

段干木廟

九域志

而墓乃在

汾之孝義東北二十五

孝義乃漢茲氏

右四國李姓

段干李姓邑也初邑段後邑干因邑而

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

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為姓段名干木

蓋以吕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

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以謂

封段而為干木大夫踈矣幽通賦云木

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姓書或更
以為鄭共叔後抑又妄云

江 晉志汝南安陽江亭也預按在信陽縣之

東南新息之西有安陽故城寰宇記陽安故城江國之地

黃 子爵楚威之二信十年光之定成西十二有故

城樂史云黃國故城十三州志云定城置在古黃子國南十二里小司馬云弋陽故黃國弋陽即今定城其去黃州四百五十先儒亦

疑其相遼不知其異昔黃不事楚曰自郢

及我九百里非齊安亦明矣

耿 伯爵河中龍門縣十二故耿城晉獻公滅

以賜趙夙遂曰趙今晉之趙城閔二年都城記耿羸

氏國辨誤以為皮氏東南耿鄉

弦 子爵楚所滅僖五年杜云弋陽軼縣東南今

光之仙居東十里弦亭也武德三為弦州

軼故城在仙居北四十晉志弦在西陽西陽今光山縣故歐陽志以光山為故弦國

茲二 牟夷以防茲二邑奔魯預云姑幕有茲城

姑幕後齊併入東莞今高密有故城九城志姑

幕城在密然太原亦有茲氏城晉志

蒲 晉志云隰之蒲子今隰川縣北四十五故

蒲城晉重耳居

通典云故蒲城縣長安志云蒲城縣同本之蒲城在

縣東三十里 與衛蒲別 衛之蒲在開封長垣東北十里子路所宰

時 博昌有時水春秋之乾時元凱云旱則涸

故曰乾時齊大夫時子

白 蔡之衰信西南白亭是楚平滅以封子建

之子勝曰白公

郟 子爵故東海郟縣唐入下邳無壇云願齊

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郟之境則齊莒之

間也今淮陽軍治有古郟城在東北百五

十沂沭二水間周十餘里有郟子廟

漢志少昊

後外紀與地記云巴姓國 秦爲郟郡

復 今復州春秋以來楚地

巴 左氏傳巴師侵鄆今巴瀘二州境宜與太

昊後異

寘 史記作寘云嬴後有白寘氏則以白寘爲

一也寘在陝 詳周後國

穀 詳周後國

麋 詳高陽後國

邳 邳子邳夫人國也世族譜云嬴姓傳太叔

會鄖乃衛地哀十二年非邲姬二姓邲

葛 魯附庸齊昭公母葛嬴在河內修武有葛

伯城葛伯墓九域志湯始征者

邲 太原邲縣以邲數名自漢不改其地甚廣

金坡遺事係小國蓋以邲奚邑爾邲奚墓在安邑

譚 子爵齊桓二年滅之魯莊十年今齊之歷城武

德中為譚州東南十里有故城預云濟南東平陸西一作鄭

南有古譚城竇莘云今齊州東平陸鎮也輿地記平陸唐或作平陵

與邲異齊世家作滅邲故世以譚邲為一而鉉以作譚為非皆誤

右一十八國亦嬴姓

魯宣公十三年齊師伐莒楚子伐宋二

國之興兵皆以晉也莒從晉不事齊宋與晉不順楚彊

大之為虐春秋極矣 方扈之會鄭會

而陳不至故林父伐陳以即楚也楚子

伐鄭以服晉也並宣九年夫為盟主不務德

以聽諸侯之去來而每以力勝豈長久

之道哉 沈服楚晉伐沈江與晉楚圍

江同文三年曾未幾何沈潰文三江威文四雖晉

楚亦未如之何者故君子務修德不修

德而爭諸侯徒自悴爾茲聖人所以皆人之歟

莒 紀姓輿期二世茲丕始封都計後徙莒外紀

寰宇樂毅破齊城莒獨不下隨為莒州今密

之莒縣理厥後徙鹽官故世謂南莒

計 計斤爾樂史云茲輿始都今高密東南四

十

箸丘

渠丘二 莒子朱居為渠丘公莒邑也寰宇楚子重伐

莒圍渠丘者今莒縣有渠丘故城風俗通

云晉有渠丘公乃莒也 與齊邑異齊渠丘乃

離廩邑今臨淄西北西安故城也

安丘 漢縣隸北海今隸密有安丘亭西南十二

有漢安丘城寰宇記云安丘望之嵇康高士傳持

老子不仕

無婁 即牟婁也本牟夷國後屬杞今密之諸城

有婁鄉城字書無婁微視也音牟

且于 犁比 林間 凡莒邑皆公稱

右紀姓國

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詩人所言王治天下弭禍御患而以膺夫天眷者也密密須也密須之人旅拒王命侵逼阮共之二小國王始以其不道赫然奮怒整治師旅以遏絕其徂莒者蓋將以除禍亂于下斯天之所爲福也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斯人之所爲悅者以故孟子援之爲說而

鄭氏乃以莒阮徂共爲之四國蓋惑於前者四國之說不惟遠失詩人美王去亂之意而於詩文亦不亂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此言天之所以興周者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則監觀而下語可知矣二國者密人崇侯也崇密爲虐政可謂不獲矣而公乃以爲之殷夏豈其然邪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此言天以四方君侯付之周王而究度之故下又云乃眷西顧言其卒與周

也何得以是克四國乎按馬遷言文王
征伐之數甚備孰有所謂徂者顧亦何
嘗伐阮共哉 昔楚人之威江秦伯爲
之降服出次大夫諫之秦伯曰同盟之
威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矣故君
子曰詩云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
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乎文三惟孟
所言以遏徂莒而今乃云以按徂旅斯
則秦 之後出于民間定於講師之口
者爾彼上方言爰整其旅而此遽云徂
旅其不然昭矣春秋初年紀子莒子爲
盟于密莒杞密之近也王之伐密于以
遏其徂莒之師戡亂之禍理必從其亟
宜莒之爲正云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a large, mostly blank area, likely representing a faded or obscured section of text or a large illustration that is not legible in this scan.]

路史國名紀

卷丙

宋廬陵羅泌纂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高陽氏後

高陽三

帝之初封瀛之高陽縣北高水之陽也

至道三割隸順安然棘城實為高陽氏之

虛

柳城東南一百七十

今浚儀亦有高陽故城蓋後

所都

漢陽倍三十一

帝後所都今澶之屬縣所謂帝丘有顓帝

城城內帝冢亦號顓頊之虛

梁 西梁

伯益國地理風俗傳扶柳西伯五十有梁城故漢西梁縣西梁故城北今冀之南宮

堂陽鎮鎮之東鹿南六十 縣道記西梁故城二里一名

五梁城後漢入扶柳南梁北汝 詳周後國以別大梁少梁云

敷 梁析傳謂顓頊大敷之後詩云薄狩于敷

是也今沂之新泰東十一故敷國有敷山

昔堯代胥敷者

安 姬姓今壽之安豐與六近故漢為六安地

書述六失安

蓼

姬姓侯爵

淮南子陽侯然蓼侯

楚公子燮滅之

襄王三十

年 今壽之霍丘

杜云安豐蓼縣安豐城北霍丘南十三

有蓼

故城武德四為蓼州

七年廢寰宇元

圖疏

云北光州

廣記云姬姓水經臨水縣西蓼邑臯陶之封皆誤

與舒

蓼別

安蓼皆姬國也故班志云安姬姓國而

世本蓼亦姬姓則俱庭堅後矣杜預乃

以庭堅為高陽之字妄也按文公五年

秋楚仲歸滅六冬公子燮滅蓼臧文仲

曰臯陶庭堅不祀夫臯陶乃少昊之後
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臯陶之
後而蓼則庭堅之後也預既誤以庭堅
爲臯陶字乃復以蓼爲臯陶後偃姓失
之矣予嘗攷之臯陶之後有舒蓼而非
蓼也舒蓼偃姓而蓼則姬姓蓼滅而舒
蓼猶在至宣公之八年始滅其地乃壽
之霍丘而蓼乃安豐地正相遠舒蓼與
蓼地正爲二而舒又自一國黃帝之後
任姓見潛夫論預既不知別有舒與蓼

而乃妄分臯陶之後舒蓼以爲二謂皆
偃族正義遂以爲文公五年蓼滅而復
封楚復滅之果皆臆見僖公之三年舒
已滅矣

已 卽紀也故南郡卽縣已姓之祖

昆吾 已姓樊之國衛是澶之濮陽昆吾氏之虛

昭十二
哀十七

也隋昆吾縣開皇十六置在潁玉城內武
惠四復割置濮陽八年廢

城中有昆吾臺所謂昆吾之觀寰宇以昆
吾爲解之

安邑 夏末遷許

顧哀十

已姓子今濮之范東南二十八有古顧城人表以為鼓師古云即顧

温

已姓子今孟之温西南三十有古温城漢

温縣僖十年秋滅温温子忿生邑亦曰蘇

蘇

已姓子攸在夏曰伯今懷之武德有蘇古

城在濟源西北二里寰宇云忿生故邑蘇温見隱三年陽樊温

原十二邑皆蘇故地

戶

已姓商之崇扈古文作岓秦改為鄠漢隸

扶風自後魏屬京兆今永興鄠北二十有故城周

四里有戶谷戶亭

颺

已姓廖也昭二十九有颺九域志方救切今唐之湖陽一

作颺

董文六

已姓伯聞喜縣東有董池陂董澤之陂也

竹紀年晉武公元年尚一軍芮人乘京荀

人董伯皆叛者非秦川董舊云臨汾有董亭是或云秦川

晉陽難當使兄子保宗鎮董亭者皆非

郟

已姓說文云周邑野王西北詳周後國

醜昭二十九

董姓醜夷也今濟陰東北四十九有龍池

醜亭即三醜亭在定陶東北二十蔡墨云舜封秦龍子于醜川醜夷氏其後九

州要記云董父好龍舜遣秦龍于陶丘為秦龍氏集韻去聲非

各邑

國名已戶

四

豢龍

董姓在滑之韋城古城內有豢龍井然寰

宇記豢龍城在臨潁許今長葛西四十豢

龍城豢龍氏邑也許而汝之龍興東南五

十又有豢龍城韋城為古豢故王屋山

有龍逢祠潞長垣有龍逢居皆在後長垣

二十有龍城龍逢居有祠墓而靈寶西南

七亦有豢龍墳城冢記關龍逢葬龜頭原

祝產

已姓帝堯時國

戎州

斟

已姓漢之北海斟縣北海今濰去州七里

有斟亭寰宇記州一作埧草繆

灌

斟姓傳謂斟灌廣記云今青之壽光東南

有斟灌城灌亭舊記高密有灌亭寰宇故

淳于也水經淳于縣本夏后氏斟灌國武

尋

斟姓傳謂斟尋張勃地記濟南平壽古斟

尋國預謂青之北海北海今隸濰東南五

十有斟城斟亭一作臍鄆今九江為尋陽

一作鄆鄆謂河南有尋蓋周地也昭二十三

鄆預謂鞏

介

斟姓斟介也傳謂介斟在東郡衛地或云

各史

國名紀五

五

卽斟灌非若葛廬國則密之膠西東北百里有葛

廬墓

戈

斟姓是為斟戈左氏世本皆以為卽斟灌

氏非按宋鄭問六邑有戈錫後為禮國

右五斟本出己姓形聲轉繆而遂為姒

故史記以斟戈尋為夏禹後非也賈逵

更以之為曹姓蓋因史伯之言失之

云

員邳同妘也妘姓之祖亦作佒俱嬭郎又

用覲雲晉志云雲子古之雲夢在江北今玉沙監利

等盟會圖云邳子國在安州杜云江夏雲杜東南今安

州皆秋郎人楚滅之封閻辛為郎公今安

之安陸有郎鄉郎水郎城郎公廟周為郎

州

參胡

妘姓韓也惠連國

郵

妘姓偃子爵景王二十一年邾襲之班志云東海開陽

故郵國開陽故城今在臨沂北十五里音秋

啓陽

彭二

卽大彭彭姓之祖舊云徐治彭城有彭城

山彭祖墓廟春秋為宋邑晉楚滅之為魚石采邑寔

各邑

國子巴

一

宇記州理外城卽古大彭國攷之初國當

是彭州有天彭大澤垂拱爲州二後遂徐

爾 仙傳歷陽有彭祖宅

韋豕 彭姓商伯元喆之封豕韋也國都記豕韋氏彭氏之國

劉系更封之故世本謂豕韋防姓隋韋爲

城縣則白馬南之韋鄉也杜云東郡白馬東南有韋城今

滑之韋城有參龍井在韋故城內有古記云左右直受上日汨木下八十一口

秃 彭姓

暨旣 彭姓沂之承有蕲亭卽古暨國杜云鄆縣東北有蕲亭今鄆城

在承縣東其派者爲諸暨本日餘暨有暨

浦諸山隸越一作旣則江陰也常之江陰晉曰旣陽

諸莊二十九 彭姓密之諸城西北三十春秋之諸國漢諸

縣故城在西南本魯邑正奢切或如字

稽 彭姓亳之譙有稽山

舟人 秃姓楚地昔常壽過克昔舟城而居之者

昭十三年越大夫

儉 邳姓一曰會人鄆也詩之檜國在溱洧之

間今新鄭東北三十五有古鄆城詩譜重黎後邳

姓國武公滅之然謂澮以水名按春秋之汾澮乃在絳故伯邳以爲澮之誤妄矣

僞 邳姓今襄之宜城楚之鄆都一曰郢昭四遷賴

于鄆者漢惠
三日宜城
與莒鄆鄭陽異

穆叔如莒及鄆陵登鄆陵

城今沂之安陵也鄭克段于陽則開封之

陽陵漢之故縣晉鄭戰鄆陵則鄭地故城

在今鄆陵西
北十八里
有偽陽鄆氏

地名入姓宜有定音陸氏兼平

上去三聲非是按韓世家徐音于乾切而

今鄆陵人皆平聲呼之與姓同今定鄭陽

楚鄆上聲
餘為平

路 邳姓漢屬漁陽

邳二
邳姓春秋二邳一在晉

司馬彌牟為太一夫者太原鄆縣

鄭地

隱十一王取鄆今在懷杜云緱氏西南有鄆聚緱氏熙寧為鎮入偃師

上聲集音烏
邳姓子晉滅之

襄楚為傳陽漢縣春秋偃陽國杜云彭

城偃陽縣
扶目切
今沂之承有故偃陽城

夷 邳姓詭諸邑楚滅之今亳之城父陳之夷

邑

曹二 侯爵曹姓之始僖輩也今興仁之濟陰漢

之定陶東北三十七有定陶故城即古曹

國有曹南山髡山曹人之葬

髡山廟定陶西五層阜之上連十五里曹國葬地髡髡下山也

而曹 自振鐸至伯陽二十五世皆葬焉

城在禹城若衛之曹則下邑也一日漕在滑之白馬俱徂侯切

朱 邾三 曹姓子邾也周封挾後遷婁是為邾婁今

各史 國名已奇

濟之任城南二十有邾婁城

吳芮都邾毛寶守邾城在

是非江夏

說文江夏邾縣王云魯附庸地隔

亦在黃

黃岡東南

百三十邾縣故城楚宣滅邾徙之此

騶二

曹姓子繹也克之鄒縣有繹山邾文公遷

繹後曰騶

戰國滅于楚劉蒼騶山記云鄒山即古繹山邾文公所卜鄒縣

本邾國魯穆改曰鄒而山从邑變邾城杜山南通典云周四十里在鄒縣東南故

或謂騶即邾內傳邾伐魯史作騶也

趙岐云鄒

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後為魯所併又言楚併者非然邾鄒本二近而移非改也邾為魯併而鄒為楚併

古騶則今之鄒平

廣記

武德為州則今臨濟

元年鄒州

非扶風

玉篇鄒古扶風

附庸國

兒邾

曹姓倪邾也從齊勤王命為小邾子

公羊即少

邾子

邾黎字舉

僖云小國無爵名

高厚定邾田今承縣

滕東南有邾故城

本滕邑宋人伐兒者或云宋附庸

莒

曹姓周滅以封少昊之後

或云周邑昭二十六陰忌奔莒

非者

小邾

曹姓倪之分滕縣是

晉志蕃縣古小邾國隨曰滕今隸沂劬云

蕃即小邾國魯附庸漢蕃縣

一云仙源故曲阜東南四

十古邾城

或以此為邾婁非

相牟

曹姓子魯宣取之

定王志

預謂琅邪陽都東

之牟鄉城

樵云琅邪今沂之陽都故牟云在沂

樂史云相牟

國卽密之安丘隨之牟山縣或云牟人非

閭丘

漆

從征記高平東陽東北有漆鄉漆鄉東北

十里有閭丘鄉

鬻

楚先封鬻夏商間因爲姓文王師鬻

後隸省爲粥

不成字

荆

楚

芊姓子爵季連封漫其處周初復之荆楚

一木故春秋初猶書荆

僖公后始書楚或謂孔子狄之非也

秦莊襄以母諱復曰荆

楚

子爵芊姓後熊繹初封居丹陽今之秭縣

本曰西楚

縣東南有故丹陽城璞云今秭歸縣南成王以封熊摯今熊姓

猶百家故晉志云秭歸故楚子國

武徙枝江亦曰丹陽

山

之陽佑云楚自丹陽徙枝江亦曰丹陽記多徒丹陽非

是爲南楚

枝江

隸荆南漢志丹陽郡丹陽縣爲繹所封秦之鄣郡元封二年爲丹陽郡而丹陽縣乃

潤州境蕪湖縣東二十有石城山志爲楚始封地陳宣詔云楚繹南城

郢

楚文庇是徙在江之南爲南郢

孫奇父雜題予知古

渚官故事楚文王都郢後九世昭王避敵遷都惠王因亂遷鄢玩立復歸而舊史闕

見按惠王末墨翟重璽趨郢班子折謀宣王之時王宮遇盜郢軍見黜懷王入秦齊

各

國

十

人使郢中立王因與王弟皆昭惠後莫不于焉根本則知鄢郢之遷權過非久都者襄王未郢為白起所拔北遷陳城其地遂入邑于秦自文王襄大夫凡十九世以遷云郢居八世為矣今江陵北十二有召軫紀南城東一小城名曰南郢非郢州

徙都今宜城為北郢 云今郢州為北郢昔楚莊使公子變子儀

守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襄十四年子憲遺言必城郢太史公云楚都郢至平王更城郢杜以為州北紀南城盛氏記昭王十季吳通鄢水灌紀南城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則前破紀南後破 惠遷鄢 桓十三項郢也郢破乃徙都余 在宜城

襄徙陳 號西楚寰宇及陳州城楚惠所築 考烈爰徙壽春

亦曰郢 今壽之羅城尖滔正 字一作邛皆

緣先代威名冠之也

東楚

西楚南楚

東楚海州南楚廣陵西楚為陳其後乃

以彭城 自楚惠滅陳至項襄為秦所伐

自郢徙之號西楚 今灑水西三有章華臺 懷王都彭

城 自郢徙 羽遷之郴而都之號西楚至懷王

孫都東楚則屬彭城故厲王胥都廣陵為

南楚元王交都彭城為東楚而唐復以楚

州為東楚郡

句亶 熊渠長子康封之今江陵 夷王時

鄂東 熊渠中子紅封之 世本 今興國軍永興有故

鄂城 寰宇記州西北百八十 漢鄂縣本隸

各史

國名已行

十一

武昌故九州記云鄂國今之武昌東鄂也
越章 熊渠少子執庇封之皆江上或云卽句章

諸梁 楚文子采

馮 周地定六

屈 武子瑕邑號屈侯姓書後為氏風俗通魏賢屈侯跗

利 邵姓錄云楚公子采為氏為今利州

閻 西固安有閻安固城

苗 賁皇邑河內軹縣有苗亭

互

寢宣十 放 邑沈也徐云寢國續志云固始有寢

丘集滄子朕切 秦滅楚蒙恬攻寢者潁之汝陰

今沈丘南百步與沈國近

漢沈丘縣開皇為沈州今有叔敖祠

堂 棠也伍尚封號棠君今揚之六合秦漢之

棠邑陳嬰侯國

遠三為 薦是楚地子玉治兵處倍二 遠溼也昭二

于遠溼 一周鄭地隱十一 鄭處誨云魯山

地名亦作隄鄒襄七楚子會鄒杜云鄭地說居為玉于彼切

卷二 卽圈陳留傳云圈氏本出其國南陽葉縣

南有卷城非鄭卷今鄭之原武西北七里

有卷故城周十里故漢縣曹大家東征賦
歷滎陽而過卷者姓辨竝上聲

蕩 舊記蕩侯國楚地

蒙 姓纂云高陽後封以為蒙雙云有雙氏預云東

莞蒙陰有蒙陰城蒙陰後齊入新泰隸沂

有小蒙城六國楚為蒙縣莊十五年蒙澤也昔莊周為漆園吏今宋之考

城古蒙城東魏為蒙部今興仁之宛亭有莊子漆園漢之宛句亦蒙地也

麻 棘鄴麻俱楚邑按襄城縣乃故麻城今黃

之麻城而辰有麻陽又碭山西北故麻城

漢之麻鄉風俗通麻氏齊大夫麻嬰後

邾 汝之襄城有邾城九域志云令尹邾敖邑

白 邵陽有白公城即白公邑子西昔使處此境為巢大夫曰

公白

慎 二 吳伐慎白公敗之哀十六今廬之屬縣西北

四十一有故慎城慎水通典漢慎故城在

今潁州潁上西北九域志楚縣白公之邑故白公救慎

匡 邱也本衛邑中屬晉文元年鄭伐匡今扶

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滑之任城

西信十五次于匡者漢之長垣地道記長

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淮南子

注襄邑西匡亭承匡今拱州故襄邑近有

匡水承匡山

在任城東七十五璠云襄邑西二十有承匡山

訾

鄭地

成十

亦楚地

昭十

始齊大夫采今濰

之都昌西有訾故城國本屬紀一作鄆西

訾也齊遷之

莊元

昭公時楚遷訾人

二十

樵

以爲楚東訾枝

哀六

非訾母

襄十

訾婁云

十

八長垣西十六

棘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櫟

今城父東北十八有棘城

唐

有棘陽

唐之湖陽北有故城棘水漢縣

趙有平棘

今州治平棘南

有古平棘城皆狄之棘邑十三州志云戰國改

宋有大棘

鄭破宋師處范

志陳留有大棘鄉在杜襄邑西南有曲棘

今南京柘城西北三十有曲棘里杜云城中

鄭有上棘

襄十八陽翟有上棘城

棘澤

襄十四

衛有棘津

襄之棗陽東北二十有棘津城呂望

食於此有賣漿臺太公泉廟汲南十里

而齊魯皆有棘矣

昭十

棘杜在西安東南有戟里亭城輿志云有戟里郭魯棘在汶水北杜云蛇丘北棘亭又龔鄉縣東北七十五有棘鄉蛇丘今鉅野又魯城內有棘下

艾

今隆興分寧

北里有艾城春秋吳慶忌

居之漢艾縣開皇廢入建昌

九年十二真傳

云今查田

鑪

穰 楚別邑今鄧治秦宣太后弟穰侯魏拜皆芋姓楚後

聶

三

楚屬邢有聶本衛大夫菜

信元聶北邢地

或疑後

屬楚又云卽攝俱非

楚攝叔

當別自楚地又

博之博平有聶城

析

楚有析公邑

襄二十四

蔓

今鄭也今廣漢有鄭鄉

廬

春秋有廬戢犁國語注廬楚邑戢犁爲廬大夫

養

繇基先鄧大夫有養甥楚地璠云襄城郟縣西南有養水繇基之邑郟城今隸汝

葉

商

子西爲商公今商之商洛之地志屬弘農裴駟謂在順陽魏晉始分時隸之

椒

櫟

櫟也預云新蔡東北有櫟亭昭四年吳入

櫟有故櫟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半淪江水

魯

陽 今鄧之向城

苞丘 或云荷丘楚有荷丘子

虞丘 吳丘也楚相虞丘子邑

吾丘壽王說苑作虞

軒丘 楚文庶子菜邑

期思 楚下邑漢縣屬汝南故蔣國入楚大夫復

遂遂為期思公今壽之霍丘有廢期思梁

書天監四於期思置期思州蓋移戈陽期

思名徠有故城北固始西北七十

漢賁開告布反

封期思侯

睽

楚地

右楚之分四六

春秋褒貶乎曰無之有進退乎曰無之

曲則奚以勸曰善善惡惡善其善惡其

惡直書其事而人自勸矣進者不得不

進因其進而進之于何褒退者不得不

退因其退而退之于何貶曷嘗求夫經

之所以書者乎夷之日盛華之日微豈

人所願哉徐之初也稱戎隱元盛而稱

徐莊二十又盛而人之僖又盛而子之

昭楚之初也稱荆莊十盛而稱人二十

既而楚矣又盛而人之傳又盛而子之

二十已而有使通矣已而有大夫矣聖

人豈有心於進之哉因其進而進之至

于此也王王道衰諸侯僭一再降而政

建於大夫又再降而制歸于夷狄聖人

豈有心於退之哉因其退而退之至于

此也春秋徐初稱戎自稱徐不復見稱

戎者山戎北戎皆種別之蘇文定以為徐不稱人人者羨文

妄人與子何羨文之多哉五年一朝諸

侯之於天子禮也天子於諸侯有聘而

已諸侯而相朝聘講信修睦豈有大小

強弱之分哉周室東王政不綱於是大

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故春秋書

徠朝者三十有六皆邾杞曹滕之君未

有一大國也徠聘者三十有一皆晉宋

齊秦之人無一小國也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魯之朝楚者屢而楚未始一朝魯

其徠聘也偃然既以大國自居而聖人

亦因以大國書之矣晉宋齊始其來聘

進而人矣未名通也其再至也進而名

矣未氏通也文又至而名氏通襄二十

一襄二十一遠罷

於是始與中國諸臣儕無別矣聖人之
意豈不欲中國之盛而夷鎮之復郤哉

不得已也鄭與楚盟又復與晉故楚伐之鄭窮告哀楚師退舍而鄭

不服修其城郭故再克之鄭袒牽羊而
楚復舍之始欲縣陳申叔時一言而楚

亦遽止已而伐蕭蕭囚宜僚楚命勿殺
蕭人殺之即復滅蕭則不為大悖道且

春秋之于夷非不齒也徒以彼陋僭擬
蔑朝享而陵中夏爾至于伐衛救齊有

以排眾難而安諸夏者亦所不掩因其
進而進之固將以耻諸夏而罪齊晉也

向使諸侯知所自殆進賢退不肖節用
而愛人懷仁義以事其君撫邦交定諸

夏聖人何耻焉或曰慕義徠也故進之不然慕
義周公明堂之盛舉也荆之聘三成之

元穆之八與邾敖之二載俱其熾盛之

日時魯方有無禮而加我爾其徠聘也固自

謂大國而將責備於我者齊桓死晉文未起方僖公

之盛際且甘心委質之孟之會至不出

而受其捷未幾而乞師代齊取穀則魯

之附是久矣孰有慕義於莊公哉闕宮頌頌

僖公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者謂公與義懲艾之

灑

熊姓書彭灑彭灑人皆峽外為楚害楚滅

之文十六麋人卒百灑伐楚昭十九楚子為舟師伐灑預云建寧郡

南澌夷地建建故縣今為鎮隸石首以多

曰百澌一作僕澌集彭僕蠻國一作僕非衛澌

羅 熊姓羅君也初封在襄之宜城故信陽有羅山九城

志羅國城在襄春秋時附庸後徙江陵之枝江故佑云岳州古

羅國地桓王二十一楚伐羅羅敗之宜在此桓公十一周東乃定長

沙今潭之湘陰東北六十有羅故城秦之

羅縣梁為羅州太清四年大業十三羅縣令蕭銳起兵說為岳之巴

陵 岳陽志隋煬元年始為羅州非有羅水

所謂羅汭汭水注湘處汭羅在縣東北

熊姓子爵歸是楚滅之僖二寰宇記夔之

夔歸

巫山縣夔子熊摯治多熊姓今穉歸城東

二十有故夔子城荆州記穉歸西有楊城

即繹孫所居

賓宗 芊姓子宗也項王四年居執宗子遂圍巢

十六國春秋常璩志云宕渠古賓國寰宇

故賓城江流縣東北八十四古賓國都又

廣安軍渠江縣北十二即始安城宕渠今入伏

虞賓城見存蓬中興書云廩君後非

滇 滇王國今洮州與夜郎以西蠻皆云莊躋

後

麋

麋同所謂麋庸即麋也今之房陵楚饑與

濮伐楚楚子再敗麋師于房渚者相王荆

州記引釋例在當陽非也當陽乃麋岳志

之巴陵為麋子國地有兩城址尚存相去

十里所楚昭奔隨王使王孫由于城麋者

麋

芊姓子今荆之當陽舊云均之鄭鄉非也

文十一又定五

乃古錫穴鄭鄉乃漢錫縣潘崇伐麋至錫

穴者地形志漢中郡之東界古之錫穴

右高陽後濮羅夔越等國

諸侯以保社稷為孝是故國君去國止

之曰柰何去社稷大夫以守宗廟為孝

是故大夫曰去國止之曰柰何去宗廟

士以守墳墓為孝故士去國止之曰柰

何去墳諸侯失國曰喪大夫士之失位

亦曰喪以不孝處之也孟軻曰世守也

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不去此重去社

稷之義也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

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土地人民諸侯

之寶也是故春秋於外取滅必書所以

見不能保其土地與人民也卿大夫死
衆士死制是故國君死社稷謂之義大
夫死宗廟謂之變四郊多壘大夫以爲
辱而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大夫不
可以不死衆矣奉命以出有死無實士
大夫死行列百吏死職則士不可以不
死制矣雖然國君死社稷而秦王去邠
大夫死衆士死制而管仲不死子糾蓋
死社稷以爲民也去邠以爲民無死可
也死衆死制以爲君也死非爲君無死

可也故君子之謀國勇足以制敵智足
以謀必以死爲尚哉所守然爾是故國
滅君死之正也聖人猶不必其死也其
見滅焉猶以取滅之道書之蔡獻舞潞
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
名所以見不能修德保社稷而之威爾

諸侯失國而后託于諸侯孟子以爲禮
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奔
失國不名非其
不道自抵滅也楚子滅夔以夔子歸不

名非其所取滅也

楚人謂夔不祀祝融
粥熊夔子不伏楚人

疾之遂滅之書楚人罪專滅也杜謂夔
不祀故楚不譏滅同姓妄也衛祖康叔

不敢及稷魯祖周不及公劉夔不祝以
融非所以爲罪也况楚得專滅平以
歸錄實也或曰以蔡侯獻舞歸明蔡之
已滅蔡何嘗滅哉趙說誤

越

芊姓古南越盟會圖疏云南越廣州按南

海桂林象郡皆是非奴姓之越

十道志云
禺州古百

粵婺女之分秦爲象郡
而容邕等州本皆越

東南二越諸儒皆

一之疎矣

越常

今驩之越裳縣

吳置

駱越

今潰治鬱平

通典貴州古
西駱駱越

蓋古甌駱

周書載

言云潘州古甌駱越之地而史記亦有西

甌駱交止九員之域

十道記

號駱侯姚姓

李奇

說故九員有駱田

益州記交止有駱田仰
潮水人爲駱人有駱侯

或自名駱將漢代蜀王子將兵徠
計駱侯自稱安陽王尉佗滅之

邕有駱

越水

卽驩水

其散居襄

通典襄陽縣漢之
中盧駱越人徙此或

云甌閩誤

駱姓史記
作騶誤

甌越

梁四公記合浦落黎縣甌越也董道謂於

越又訛爲甌越妄

甌隘

太平御覽引周書五來切

且甌

各已

國名已耳

二十三

西甌

郭璞以建安為西甌非此集韻音嘔駱越

別種郡國志鬱林西越也故杜佑云西甌

即言西以別東爾寰宇記鬱林廢黨州經善勞縣即古西甌居

供人

或云文郎民也今之峯州

目深

又大荒北海深目之國盼姓近南地

摧扶

禽人

或云羽氏

蒼吾

梧之蒼吾縣元始六年開蒼吾郡地廣東

至湘潭

揚弩

吳起為楚收揚越者國事揚州之分漢南弩傳奏略

定揚弩注宜即蠻揚見王會解或云蠻婺州也本屬會稽郡國志云東越

之地為東揚州人俗輕狡少信行

桂國

見伊尹四方令經云八桂在賁禺東今番禺

蓋桂陽也

損子

百濮九菌產里並四方令

產里

一云語兒也或作陸童誤

九菌

四方令在正南今九江之菌江

海癸

稽余

北帶

各

國名已可

二三

僕句

區吳

蒙之東區漢之荔浦也

右高陽後越之分

余讀地書王會解等知所謂百越矣是

芊姓之越也至於會稽之越伯禹之苗

又不在是

自嶺而南唐虞三代為百越之國亦謂南越彫題之重隨

畜轉居非先王封建職方之限自交至於會稽七千里內百越攸處各有種姓

非盡少康之後甌越閩越亦非南越之種也

若夫中盧之駱

衛地之越則又昔之進於中華者

相元年越

近垂上

亦如鉤町

鉤一用句集韻音劬西戎之君然字書作响町

同竝

皆今牂柯屬縣故同並勾町二侯國

義渠

今慶州義渠縣秦昭

滅義渠君封之此九域志邠州古義渠城義渠之國

大荔

地志臨晉故大

荔國今同州朝邑貞王八年秦厲公滅而居之洛川

漏臥

牂柯漏臥縣故

漏臥侯

陸渾

在河南

枹罕

河州枹罕縣漢屬金城劭云罕

羌侯

胸衍

秦穆得繇余西戎八國來服涇漆之北如義渠大荔烏氏

胸衍

温宿

今醴泉縣有温宿領漢世温宿國人居之隨書之温秀也

之名縣也烏乎周之全也五服衣冠侯

伯合沓曾何有於夷哉東遷而後疆豪

攻併禮廢樂壞然後諸夷得以公隙而

入赤體白室更踞泰半於中原矣

越楚蜀徧為蠻境今荆湖川廣松茂姚保橫賓邕梧等處皆

是其類甚多通渠涪渝逢秦隴晉魏悉

成戎地如岐有犬戎趙有代戎渭南有允戎麗戎河南山北有陰戎伏

羌有冀戎河蘭唐會鄯鳳文宕皆西羌氏人疊拓松恭靜維當亦悉羌戎之地

河南為蠻河南陸渾新成故蠻子河西

為狄杜謂白狄故河西郡鄜延坊銀綏丹之間皆古白狄地故云白狄與

秦同淮有羣舒魏有諸隗在在充滿北

有赤狄甲氏留吁鐸屈潞子皆隗姓洛州亦有赤狄遺地狄獯邾冀

往往徧於渭首雖洛陽一王城而楊拒

泉臯陸渾伊洛之戎亦且雜然分處其

中為冠俗者蓋無幾也悲哉甲族將頽

子弟卑舊制而聘新尖衛侯音代王胡

服咸失其死祀居離丘邾處魯甸乃用

夷禮淮徐介莒牟萊之國在今京東而

亦俱有夷名可勝歎邪祀金而下典午

之際齊州左衽言侏離矣被髮野祭誰

其哀之仙李石晉而徠茲禍尤酷此許

翰所以歸過謀國者之不知學春秋寧

不劾乎若此族者猶先王之類也是故

列之

牟 子爵祝融後續志云泰山牟縣故牟國今

文登 輿地廣記云奉符皆秋牟子之國

碣夷 堯命羲仲宅碣夷在遼西卽青之碣夷今

文書及帝命驗作禺鐵一作碣鑛故卽郁

夷故武后時福順富爲碣夷公

南交 羲叔所宅今交州故交阯交郡也

西 和仲所宅今興元西縣漢故西縣古來田

西而閩之晉安有西水上原繇京兆水西

西水縣界流入

幽都 和叔所宅幽也一曰北幽今之幽州居山

之上有幽都山以陰幽名非宋地之幽 莊

六

易 所謂朔易古有易之地 商上甲微 今之易

州北終東始有代易意故邇于代 世不知

易之地或謂冬收藏交易爲言東作西成南爲朔易皆以民事言非也謂歲改易者

亦有易水出固安故固安爲北易 卽安國

安國鄉西山故安圖經云 復有南易 燕趙

故安謂之北易作故通 三易漳爲南易班固闕駟以呼沱爲南而

易史云燕與趙易以龍亢汾門與燕者

臨洛爲漢易陽昔燕文公徙易則漢之易縣也有故城在城西五里有故易京城在

涿之歸德南十八里公孫瓚害劉虞于薊下謠云燕南垂趙北

際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地當之築城臨易河徙篤曰易京鉄門樓榜千重袁紹破之石虎自遼徙此惡其固毀之寰宇記歸義東南十五有大城燕栢侯之別都指此

程

商封吳回後今咸陽故安陵城周程邑也

地志安陵隸扶風一云洛陽上程聚程伯闕駟云古程邑

休父卿士之采

黃七

栢公再會黃人爾登之黃縣東南二十五

里故有黃城本紀邑後入齊黃亦多矣如

內黃縣隸相外黃雍丘東六里有故外黃城小黃陳留東北有小

黃園東北漢故小黃城土黃晉縣割臨沮立今襄之南漳與封丘

隱元年宋敗處有黃池漳陵等皆有之岑彭破侯丹于黃今涪

一作鄴玉篇古國

太昊宅東少昊宅西炎帝居南顓帝居

北予嘗證之矣南交北幽東堦西柳處

乎四方此不遷之次也已酉冬周益

公退舍歸首以炎陵事來訪謂三皇五

帝並居中原炎帝之墓無因南方卽疑
爲偏據者子曰不然古之聖人惟與天
地合必於我者無一毫之不盡則示之
後斯攸久而不渝後世聖人取之於古
必其所履能合於天地動靜曲盡而無
媿者然後執之視以爲則苟在我者一
毫之不盡則推之於彼者將馱弃而不
繼矣盛德在火不刊之祀其帝炎帝其
神祝融此實司南方者是故炎墓茶鄉
而祝融墓於衡山地道記誌顓頊之虛

實在幽州遠遊章句寶積等記西皇所
居乃在西海之津斯未得信然秦漢來
大祀雲陽甘泉則雲陽固在咸陽之區
而姓氏書譜皞顓等姓亦皆出于西方
魯爲少昊之虛衛爲顓頊之虛固左氏
說也
開元揆天下景林邑驩愛所至
悉繆而獨交州之晷分寸不訛予以是
知聖人之所以爲萬世法豈苟然邪而
孔子國猶以爲夏與春交果何義歟嗟
乎隨室攷嘗天枉相繼而後姓神農本

經句字不可變三十餘曆昏旦悉異而後信放勳之典中星不可違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既登高山而猶未得其所以高悲夫

安國字子國

高辛氏後

高辛

高陽封之今南京穀熟高辛鎮也梁載音

云襄邑有高辛城襄邑今隸東京而高辛

故城在穀熟西南四十五

地理志在梁國穀熟西南

檠釐檠台部

稷封作釐蚤檠厓亦作台駘邠今永興武

功西南二十二有故檠城有后稷姜嫄祠

祠在武功西南二

隨為稷州

恭帝武德三分武功好時四縣置稷州蓋

唐再置

本曰周

漢志檠屬古扶風本曰周故後曰周

與姜台異

見炎後國許云邠姜姓炎帝稷后稷廟記云武功本名邠後改曰檠城失之

邠

邠也

諸記開元十三年以邠似邠改邠按魏太和十四已為邠二十年乃為邠

邠先一年為班州

本谷名班云扶風枸邑邠鄉公

邑詩云于邠斯語

邠之三水西南三十有故邠城

徐廣云新漆縣東北有邠亭九域志大王都

今邠亭枸故城皆

在三水東北龐川水西有姜嫄公劉廟

按渭

水南一里故邠城武德三為邠州三年廢故城今在郿

尉季

不窳居今慶之安化有尉季城在州東三
里作尉季誤

不窳

今安化有不窳城不窳墓

州東三里故順化也

周地

圖之郁郅城在白馬馬嶺兩川交水口

水經

尉季一曰不窳疑郁郅之訛周語不窳窳戎狄間韋昭以為居幽故詩正義謂生來

郅干幽

亶父

古公亶父或云亶地呂氏云宓子治亶父
然宓子治乃單父也

魏

景王之十二年

昭九

使詹伯辭于晉曰我自

夏王之伐以后稷之功故受魏駘芮岐畢

為吾西土武王克商蒲姑商奄為吾東土

巴濮楚鄧為吾南土肅真燕亳為吾北土

則周之先嘗受魏矣平陸乃故河東之河

北縣春秋屬晉

今陝之平陸有魏城

岐

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

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後魏為岐州以

山之岐而名

即箭筈嶺

文王初為岐侯

琴操

在郃

西北不百里而幽又在郃西北四百南有

周原而乾之永壽亦為幽地故傳謂自稷

至武五遷不出所封以此一作郃

地志文王

徙郊
非

縣道記隴州吳山縣東四十五即岐山縣西南界有一故城彼人謂之文王城寰宇記攷文王都豐不合於此有城疑是漢杜陽縣又岐山縣東十九有杜陽為內亦有杜陽故城二縣俱屬扶風據十三州志郡縣道里數即隴州杜陽故城近之據漢志注杜水南入渭即普潤界文王城近之黃帝臣有周昌商有周任千姓編云商太史周國久矣預謂扶風雒陽上周州雒唐為天興蓋

周

即周原岐之小地名泰王遷之在美陽南故說文謂文王封岐在美陽中水鄉而漢志謂美陽西北中水鄉周泰王邑或謂太公徙岐

下之周原號國曰周非

程

王季之居

周書王季宅程世紀云王季徙于程

在今咸陽故

安陵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

呂十八武

王嘗窮于畢程長安志孟子言文王卒于畢郢今作郢

豐

文王作豐武王作鎬豐宮鎬宮豐在

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皆宗周地本小

男國武王伐紂乃收虞師芮師豐師鎬師

者亦作豐寰宇記文王豐宮在鄠盟會圖

云豐鎬相去二十五里

鎬部

在長安之靈臺鄉鎬京宗周

元和志鎬京在長安有武

王宮漢穿昆明鎬之遺址論焉

今永興昆明北之鎬陂

卽京周昭或作鄠非是

世本荀子皆作鄠六韜鄠師鄠師史

鄠池君亦見春秋後傳然本只高字光武起鄠邑者若常山鄠邑在河北自音郝一作鄠集亦音鎬非

音鎬非

王城

洛

武王遷鼎郊鄠成王定之作東都洛曰王

東西

城今河南縣皇城也

澗水東瀍水西

亦曰郊

今縣西有

郊鄠陌有郊山

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而以豐鎬

為西周予朝復居之二周分理此為東周

赧王遷之而此為西周矣

公羊云咸陽東周王城西周

與秦之王城異

杜云臨晉東有古玉城今各處秦城秦城之王城乃

昭十五陰飴生會秦伯處卽大荔城在今同州

東周

三

西桓公孫惠公封少子于鞏號東周

西周

三

經姬姓叔均國蓋別一國

宗周

三

周公既營洛又于瀍水東作下都遷商頑

焉曰成周今河南洛陽故城是

洛陽熙寧省入河南

城中有翟泉翟泉詳樵周地水

及子朝入王城敬王居成

周曰東周周衰為二而此為西周

相公居考王封

自武以鎬為西豐為宗周後更鎬為宗周

正月注兩無正曰周宗志云宗周京兆宗周成周王城東西

周不一學者宜詳

懃孤聚 秦以處東周君

陽人聚 秦以處西周君今汝州之西

承休 光武封姬常今汝東有承休故城

商蕃 契封在華陰之鄭鄭縣有樂都城及故潘

邑故世本謂契居蕃闕駟云蕃鄭西今之

巒城是矣地有商山魯連子云在太華之

陽世紀謂在商洛故世謂上洛漢商縣非

也括地象云商州闕云商州上洛九域志

輿地記云契始封通典云商之商洛古商邑乃商君封檢地志蓋南陽界古商于漢之商縣

砥石 昭明居

鄴 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紀云鄴西南有上司

馬太甲之居今湯陰有司馬泊司馬村或

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

繆以上甲為太甲爾

參大夏 實沈封太夏是為參今太原陽曲舊晉陽

城也

商元隱

商丘闕伯封相土因之宋是今南京理宋

城漢之睢陽或以為漳水之南商虛失之

相 虹之西北有故相城寰宇記云即相土居

龍 晏龍國夔龍皆以名為國王符云優姓魯之北鄙

成二年齊伐我北鄙圍龍世家作隆預云太山博縣西南後

為博城今奉符有龍山漢陳署為龍侯者

唐乾非長垣之龍蕭縣東三十有龍城水經獲水所經開皇曰龍

城今長垣有龍城

續 續牙國晉邑也狐鞠居采

巫人 今之巫山歸之巴東故漢巫縣利州其北境

戡民 經有巫人戡民戡民盼姓帝俊後廣韻有

戡國集音替

司幽 一曰思幽見經列子曰思幽之國思士不

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蜀 支于封蜀侯國自益昌西南至蜀皆其地

張儀滅之蜀王入戰不勝而滅赧王元年秦惠文封公子通為蜀王

苴 蜀王封其弟葭萌于漢中為苴侯後命其

邑曰葭萌今利州縣一曰吐費城

搖氏 經云帝嚳子國即搖民

東胡 馱越國後曰鮮卑盧縮所居鮮卑山在柳

各史

國名已列

三十四

城東南二百里伊尹四方令東胡正北

吐渾

慕容

柔僕

一曰羸土之國

赤烏

穆傳赤烏之國在春山西三百與周同祖

中路

玄元國

帝嚳之子孫何其盛歟傳曰昔帝嚳卜
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常儀之子爲帝摯
慶都之子爲帝堯契之後爲商而稷之

後爲周商周之後盛莫京矣予嘗求之
帝嚳之治天下其迹之聞于伐者初無
赫赫之功是何邪得非有功者不如無
過之難而作陰德者弗若絕陽荆之惠
大乎體嚳之政亦惟仁柔無苛而已而
其裔之昌如此也不亦姣乎其若商周
之後國別著于篇

虞

仲讎後陝之平陸吳山有故虞城虞井虞
城在平陸東北六十本帝舜之後國所謂

西虞

互吳

伯爵

外傳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

吳大也即泰伯居句

吳也句吳故城在無錫梅里平虛

城在無錫東三

十梅里在蓋閭城北五十寰宇太伯城西去縣四十平地數丈輿地志吳築城梅里

平虛城內有泰伯宅及泰伯之墓

墓在無錫縣東

即此三十九里冢墓記在會稽吳縣北梅里輿地記宅東五里乃太伯葬梅山也

姑

蘇吳興丹陽為三吳

句踐即今蘇治吳縣哀公十三越滅之

棠谿

夫槩奔楚封之世家吳春秋云昭王封之

為棠谿氏

定五姓寰宇云唐陵書又為唐谿氏繆

在汝南吳

房

房為丹朱封夫槩封吳因曰吳房

今蔡之遂平有棠谿

亭吳房城

潛夫論云在汝南西平通典在鄆城彪云亭在吳房吳房元初

十為遂平

盟會圖作堂谿

云在豫之鄆城今西

延陵

西

延陵五一在代一在綏

後魏延陵縣今綏之延福一在

丹徒

隨延陵縣

皆非季子之居一作金陵然亦

非古

今潤州延陵縣太康二分曲阿延陵鎮置

古延陵在今常

之晉陵

故漢毗陵

退耕在是

地志會稽毗陵季札居公羊云札退

居延陵終身蓋因封此今江陰芙蓉湖西馬鞍山札所耕處

有札墓孔

父所至

今墓在縣北七十申浦之西江陰西三十五

州來

古國楚滅之吳取之封季子

成七吳入州來昭十三滅

各史

爾雅已行

三六

之又二十三
年伐封之
釋例地闕地志在沛今壽治

下蔡夫差遷昭侯于此自延陵徙故曰延州來延今

陵東北九有季子廟太康地志云吳封季札州來而居延陵故曰延州野王

云吳自有延州來地先已封季子非楚州

來邑未詳

朱方襄廿十八潤之丹徒東二十地曰朱方吳邑也故慶

封入吳與之朱方昭四年楚圍朱方者

郁閭 郁久閭也或曰郁國久閭其名一作鄭今

單之魚臺故方與縣東南有郁郎城或云馮夷

一曰有郁氏國語魯相郁貢

鳩茲 預云蕪湖縣東今臯夷也今太平蕪湖縣

東四十員鄉吳地記云有鳩茲城按輿地

志以為臯茲今蕪湖之德政鄉有句茲社

句茲港為古鳩茲 樂史以為松滋失之

寰宇記壽之霍丘東十五有松滋故城蓋本古今地記松滋古鳩茲漢屬江陵魏屬

廬江一名祝滋誤之松滋楚地楚伐吳及鳩茲無囚在江陵乃咸康三年以松滋流

戶在荆土立松滋縣隸河東乃荆之松滋

鄭 一作鯢吳地發陽也杜云鄭發陽也桓王十二鄭將與隨楚敗

之今海陵今泰州治縣東南有發繇口

西吳 一曰虞離支子封今陝之平陸東北六十

里故虞城也漢大陽地本帝舜後封即西

虞有吳山虞井

樊二三
鬻鄭

仲山甫采宣王鬻也今京兆杜陵有鬻鄉

樊川昔惠王使虢公伐樊執仲皮者記漢

樊贗邑因王符以為封南陽在南雒州記

荆州圖副摯虞等皆以為襄之鄧城然充

之瑕丘亦云樊仲皮國寰宇記瑕丘西南

志云樊吉甫之墓則在南樊故城漢縣郡國

有墓來不老亦作鄰

安陽

周章次子風土記武王封周章小子斌於

無錫安陽鄉今常之無錫有安陽山莽有

閻有

仲奔國閻號三公晉之閻縣成王封康叔

以有閻之士者定四為衛地近洛與甘縣

接境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由預

闕之樂史在河陽有閻坎一為閻田解縣

也非鬼閻宋地杜云潁川長平西北有

邗哀

廣陵東南有邗江即邗溝

太鹵

大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狄曰大鹵地與

狄境今陽曲

發繇

海陵東南有發繇口哀十二年之發揚也

各

國名已

三

右泰伯仲雍後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禮讓爲國之本也昔者虞帝一讓而九官皆讓范宣子一讓而其臣皆讓下之視勸撝草偃風况始國之君哉詩云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少康以克艱興而句踐亦以克艱興泰伯以天下讓而季札亦以吳國讓惟

其有之下必有甚焉者故能禮讓則知禮而敬上矣知禮敬上於爲國乎何有古公之時周家之業蓋已形矣其所以當得之者泰伯也乃不受而三辭之其不受也非爲名也非爲其弟也以天下故以天下故豈其心之有是哉心無是是故天下莫之知天下莫之知何從而稱之哉范曄亦言泰伯伯夷未始有讓若許由者能逃天下而不能逃名迹不泯也鄉使泰伯遷延退辟不能堅決則

民得而稱之矣豈至德邪

泰伯無子弟至德不為雛

文王者天之所命也伯惟知此是故致

國不屑夫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

形身本中夏而冒先王之大禁以從狄

安行獨復又曷嘗以讓為美而為之哉

以為也符子曰泰伯將讓其國于季歷謂其傳曰泰王欲以一國之事屬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乃去其國夫泰伯以國讓而云以天下讓者非用天下讓為天下而讓也方古公時邑于梁山之下何嘗有天下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稷文王何嘗有天下為天下讓故民無得而稱若以天

下罪何無得而稱哉

三讓之說亦推見至隱而知

周之所以得天下之本云爾太史公云

伯知古公欲立季歷亡之蠻荆斷髮文

身何嘗見其三讓如所謂南鄉讓天下

者三哉

方泰王時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

之也論衡云泰伯見王季有聖子知泰王意欲立之乃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

隨俗泰王薨泰伯還王季避位泰伯再遜王季不聽三遜曰吾之吳越吳越之

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主王季乃權受之

古今樂錄云泰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變形託為王采

藥及聞古公卒乃還發喪哭于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于是季歷謂泰伯長當立伯曰吾生不供養死不含飯

哭不臨喪猶不孝之子也何得繼又斷髮文身則刑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不除何得爲君委而去之故孫盛三讓論曰鄭玄以託采藥而行不與發喪斷髮文身爲三者之美隱蔽不著而王肅則以謂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玄既失之肅亦未爲得也如玄所云天

下共見何云隱而未著且逃去與不發喪本止一事而斷髮文身文與左氏明文不合子言三以天下讓如季札子臧之倫

按王充書故公三子其季曰歷季者歷生昌在祿瑞見故公曰吾世當有興者其不在昌乎泰伯知之乃去之吳夫泰伯蓋知天命之在昌不去則惑惑且亂是故翩然有不俟駕此其去之爲天

下者明也

真父云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讓季歷者以有昌也所貴

昌者以有發也伯見季歷仁人者文武又聖知天意方啓周室故默焉而進讓仁人有一讓聖人者二故云三以天下讓夫以爲讓知文武之聖當得之而後遜則武之牧野無是心也而况於泰伯乎時平則先嫡國難

則先功此憲之所以爲讓太子也若齊

景公篡其君兄之位雖有千駟死之日

曾何足爲稱哉秦王世民功既高矣而

建成元吉猶不之寤卒以自斃則知爲

已而已夫又安能以天下哉泰伯可謂

至德也已矣

路史國名紀卷丙 終

路史國名記

卷丁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陶唐氏後

陶 高辛封之今廣濟軍治古定陶城有陶丘

范蠡變姓名間行止陶今鄆之平陰有陶

山

唐 國即中山今定之新樂與唐縣俱是

即漢唐縣

有堯山唐水望都故城望都里東北有廣

唐城即中山故城張東有堯故城俗訛爲堯姑猶

故州爲後都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亦

丹朱封也

楚

許氏叔重謂堯以楚伯受命今之唐州故

湖陽有西唐山宣十二年之唐乃唐成公

之國記云成王滅唐徙其後于許郢之間

者也

丹

朱之國今朱虛有丹山丹水出焉東丹西

丹二水近有長阪遠峻謂之破軍坡記爲

丹朱弄兵之處又鄧之內鄉亦有丹水漢

之丹水縣荊州記云丹川堯子封者九域

志云在鄧有丹朱冢然丹朱陵乃在相之

永和鎮

房防

朱封防也昭王取房后今蔡之遂平西南

四十吳房故城孟康云本房子國輿地志云房子

國楚靈滅之遷房于楚夫檠奔楚封之因

曰吳房元濟平因曰遂平即西魏之先遷

國周爲遷州水經云陽武秦之防陵昭二

有房故城非趙之房也武德初爲房州與

吳房亦有唐王墓字未詳武德初爲房州與

傳

大繇國唐表云黃帝後夏封之在虞虢之間在河

陽北十里有顛軫阪說阪築之所有傅虛傅岩傳說之祠

古之北虞今隸平陸尸地多傅姓子云傅

岩在北海之洲妄也

鐺留

長子之後妘姓留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國

者漢隸彭城酈云留縣故城翼佩泗濟張良遇高祖處縣至隨猶在今

在沛縣泗水縣東南二十五或以為襄元年宋昌留在彭城也子房之封

有廟墓蘇鸚云騰縣有留城是鄭留邑陳併之曰陳留有子房廟陳

留圖經云靈甚非也乃此綏氏今徐之留

之劉亭隱十一年傳之劉也

城鎮有留鄉留故城繁休伯避地賦朝余發乎泗州夕余宿焉

留世作卯金刀繆也說文無劉字春秋劉康公故只作繅纂古

亦作鐺錯疑刀曲轉為田未攷乎古

豕韋

防姓韋也見世本或云劉氏非

鑄祝

侯爵祝也交之龔丘治故蚩丘屬濟北有

鑄鄉廣記云龔丘春秋秋鑄遂二國地然記齊之歷城為祝

國春秋之祝阿寰宇記為古祝國黃帝後

故城在今豐齊東北二長清東北四十五

記云黃帝後封因禮記誤

唐二

桀伐有唐堯帝後洛陽之唐聚昭二十三注或云洛

陽東南有唐亭若邲之戰唐侯為楚左拒預謂楚

之小國定五年秦子期滅唐者隨之唐城

唐鄉也

魯

御龍邑

左傳云懼而遷于魯

魯陽國夏魯陽縣亦號

唐侯漢屬南陽

固云南陽魯縣御龍氏所遷

今汝之魯

山有魯陽關有大龍山堯山今日大陌山

因系立堯祠

水經注系祠堯山上

後恣魏魯州

王世充魯

州有魯陽公墓秦龍城

汝之龍興九域志魯陽關城在鄧有

松類卽古魯陽關

杜屠

一曰屠括地志云杜伯國今未與長安縣

南十五有下杜伯冢廟記云杜伯所築漢

之杜陵今萬年

杜縣秦有周右將軍三杜主祠通典城在萬年東二

十四杜陵後魏為杜城在下杜東城今在萬年東十五非杜伯國

唐杜兩

國也

卽國志云雒州杜城在安仙國七里范氏云唐杜氏此也

隨

士會邑晉地晉人逆晉侯于隨者非隨州

然按類林隨侯祝姓則亦陶唐氏之後

苑三

士匈封今濮之范漢故縣有故范城武德

二為范州領范一縣與范陽壽張異

鄆之壽張

有范城

郇櫟

彘二

河東永安東北故彘縣也今晉之霍邑晉

先穀為彘子宣十二年彘子尸之者有彘

各史

國名已下

水霍邑即非周彘昭二十九年

函與

右五邑皆士氏

冀

冀氏也併于晉郟芮封之昔白季過冀者僖三漢之隋縣今隸晉有冀亭在皮氏東北傳云冀為不道者非冀州

高唐

博之屬縣縲所出桑欽地理志云縲出高唐今濟南之祝柯預云祝阿西北上堂城唐之名非一若帝堯伐有唐則為上唐故

蔡陽上唐鄉晉楚之戰後為縣晉上唐縣今隨

之唐城有故唐城劉累之封則南唐也前見

復有廣唐北唐之類冒其名爾 高唐齊

邑今齊之章丘則故高唐闕駟云漢縣平原郡南五十未

高唐縣開皇以博有高唐改為章丘高唐故城在齊之禹城

南五十昔夙沙衛以高唐叛 後使盼子

治高唐地者

堯之子十其長考監明先死而不得立

故堯有段長之誣監明之嗣式封于劉

其後有劉累事存漢紀唐表云陶唐子孫生子有文在手

手曰劉繫按左傳朱又不肖肖克也禮有文在手曰劉

謂不似其父母非而弗獲嗣然亦弗絕于世其

代之封者可得而知矣



有虞氏後

虞三

帝先世所封河東虞阪所謂嬪于虞者今解之虞鄉一曰吳在虞浹北十三志云平

陸吳山上有虞城舜始封是故虞城在陝之平陸東北

十六穆天子登薄山寘幹之澄宿于虞是也

薄山即首山預在河東太陽陝之夏縣有太陽故關樂史

以為安邑恣同故武德為虞州元年乃都也

媯六本作瀉因水羸也媯同見說文古書賈昌朝音辨柱所都蒲

阪今之河東有瀉水逕首山下復一水曰

汭瀉南汭北西注河河東舜廟記云二泉在首山東北山中寰

宇記出河東縣南三十首山南流為北流
以爲瀉水有帝廟宇文護造然潘城饒汭皆有

媯名並見下而泗水亦有媯亭媯亭山在兗

墟乃謝息所長沙有媯水皆有祠去都遠

矣又安息去代二萬

商 義鈞國今商之商洛漢商縣有堯女墓見劉

氏嘉話盛弘之云武關西北百二十商城是

緡 季釐國見山海經今濟之金鄉詳少昊後國

虞 公爵虞思國少康所依商均後寰宋之虞

城漢虞縣伯禹所封卽有虞哀元君專于樂

臣爭于權民盡于利而亾

圭 鄭穆妃圭媯國後爲邾秦武公伐邾縣之

者武公十年伐邾今華陰有下邾天水有上

邾故城在成紀有邾山

胡 古胡子國歸姓范史汝陰本胡國汝陰今

潁治西二里有胡故城九域志開封有陳

胡公廟胡公媯姓而盟會圖胡在豫之郟

城此姬姓胡楚所滅之昭二十三年越世家云

折酈宗胡索隱宗胡邑也爲胡姓之宗

負負 世紀舜遷于負黍按少室一日黍室負黍

各已

國名已

二

城在其南定六年之負黍也

杜云陽城西南有負黍亭

今在登封

遂

虞後商人寘之遂

見風俗通杜云商封虞邑

璠云在虵

丘東北十里字書作隧今堯之龔丘有虵

丘城西北十里有隧鄉漢隧縣齊滅之

三

廬

國故楚地今襄之宜城漢中廬春秋時廬

子伐黎者縣北有漢黎丘城應氏謂在廬

江非

郡國志寰宇記應劭廬江故廬子國故通典以為廬州蓋古廬廬亦或通

言故廬潘辨載籍無廬國而左傳廬戎亦曰廬在宣城西山中劭以後因以廬江為

廬戎國

蒲

蒲衣之故國河中之河東西二里蒲津關

也

寰宇記為子路問津之所而又以為開封長垣西南之蒲城又以為在黃城山

亦自不一今長垣東北十故蒲城有子路祠

卽蒲邑秦昭襄之

蒲子

四年

後周唐為蒲州亦祁之蒲陰

中山記蒲

陰昌安郭東有舜氏昔泉及舜二妃祠寰宇記同之郟陽有故蒲城

衛

郡國志云東郡衛公國姚姓本觀國也有

河牧城亦見水經今鎮之靈壽西北

潘

故縣屬上谷左傳潘獲潘子者本北燕州

貞觀改曰媯州今媯之懷戎亦曰媯虛

魏土

各邑

國名已尸

地記下雒城西
南故潘城也

饒

金之西城有姚方媯虛

世紀謂之姚虛

佑云本日

饒汭有舜祠或謂舜生于此世本云媯虛

在西城西舜居而潁容釋例亦謂舜居西

城西本日媯汭非也

傳

河東

商滅之

鄒

桑欽水經云濕水逕鄒平故城酈元云古

鄒侯國舜後姚姓今在濟南

息

今新息楚文妃息媯國後周之息州

隨志周於

新息置息州大業中廢集古錄有息州刺史梁洋碑

非姬姓之息

杜以

為姬姓非也

按字書鄆齊附庸今齊南郡

母

胡母

衛地在曹衛之間田世家伐衛取母者田

氏取之以封胡之支子遠本胡公為胡母

氏

春秋舊圖云母邑在曹衛間說者以為貫之缺妄

漢劉楚為胡

母侯屬泰山

轅

袁

齊之禹城西有故轅城

寰宇記作瑗池禹城南百里

袁

十年趙鞅取轅宜非此漢有袁良食遺鄉

按良碑云滿為陳侯至陳濤塗以宅立姓曰袁漢有關內侯良食遺鄉

餘姚

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今縣隸會稽在餘

姚山之西以河東有姚故曰餘姚武德為

姚州

上虞

今縣隸會稽拒餘姚七十酈道元所謂虞

濱西三十有虞山以有宋之虞曰上虞上

虞故城則在餘姚太康地記謂帝避丹朱于此故縣北有百官橋

一曰舜橋郡國志云禹與諸儒會事于此相虞樂而名尤妄

西虞

齊桓公收西虞者

餘虞

即虞吳今長興東北四十二有餘虞浦陽羨

之東周處云諸漁浦一名餘吳溪舜虞時

人化之徠居故記每作餘漁非也

巴陵

古巴丘今岳州有黃陵舜妃登北氏墓詳路史舜冢辨

長沙

今岳之沂江潭之益陽梁之重華縣有重

華城一號虞帝城記為帝都非

濮

帝子散封者今濮州有歷山雷澤故衛有

曲濮定桓十宛濮僖十濮水在曹之南華莊

子鈞處

箕四

箕子之先箕伯之封小國也春秋猶有箕

崇之國姓纂云商之圻內今太原晉敗狄

于箕者僖三預謂太原陽邑有箕城是陽

邑隨之大谷後為骨打都今遼之榆社東

南三十古箕城在遼山又地與琅邪漢箕國屬

現邪宣帝封城陽荒之子益都青之益都
文為箕侯今莒縣有箕山

襄邑異石勒破州郡必東衣冠號君子城其平幽州擢荀綽等還襄邑今訛

朝鮮 箕子後封遼之樂浪今平之盧龍有朝鮮

城故武德以遼為箕州年入而高麗亦其地

鮮于 箕子之支子仲國顏真卿云武王封之鮮

子仲食邑於于一云朝鮮後入海者為鮮

國

直 直柄國昭三十三年直人周地

媯 長沙縣有瀉水水經云東入臨湘

陳 媯滿之封本商侯武王伐而封之今陳治

宛丘苑城城記云胡公所築楚初滅陳項

襄後都之略入漢初淮陽國章和為陳國年二

後魏為陳郡隨為州

陸

番 邾國也漢縣屬魯國今滕縣移蕃城中一去古滕二十里

作鄱劭音皮白褒魯國記云陳子游為魯

相太尉陳番子也國人為諱改曰皮

罕羗 燒當後

有庠 象國今道州孟子作鼻

象城

漢縣屬鉅鹿今趙之臨城昭慶鎮西北古

象城趙記舜帝象居

九城圖經同

故仁壽以廣

阿為象城樂史引左傳舜弟所封

二國附

君必不道而後國不祥國不祥而後國

幾亡陳殺洩冶

宣九年

明年而夏舒弒其

君十年夏舒弒其君而後楚入陳

十一年楚莊殺

夏舒陳招殺世子

昭八年春

未幾而陳侯卒陳

侯卒而後楚滅陳

十月楚靈殺招

楚莊欲縣陳

已而復之故楚靈滅之

凡四十八年

楚靈滅

陳已而陳吳復歸

昭三年

故楚惠復滅之

哀十七年凡楚三滅陳矣

昭八年滅陳九年書陳災

劉向謂已滅而猶書陳者不與楚滅中國蓋不知暫滅而猶存也前書叔弓會

楚子于陳見楚子已在陳繼書陳災所以災楚且存滅國若陳之未滅者傳言

禘竊謂災五年當復封封五年方其欲縣

陳也以申叔時之一言復之既而納其

致亂之二臣故聖人書曰納公寧儀行

父于陳夫復人之國而乃納其致亂之

臣則是制人之國而使之不得其君臣

之道也昔者晉人以幣如鄭訶駟乞之

各史

立者子產辭曰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國之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之幣而報之晉人舍之四國有王它國非所當與也今也納其致亂之臣則是私利之而制之國矣存亡繼紀顧若是邪納者莫之受而強焉者也然則爲楚也如之何豬夏舒之宮封洩冶之墓施孔寧儀行父于朝而後謀諸宛丘耆德定其君而去其誰不可何至納其致亂之臣哉

經明先毀夏舒而後入陳左氏毀之在入

陳後非也

太史公曰舜重童子項羽亦重童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朝鮮罕羗固亦聖後然有虞氏之明德不以天下私其子而傳禹彼區區之爭殘者其何以承之哉方楚滅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田氏之取論者猶以爲虞帝之羞而况彼之爭殘者乎

夏后氏後

駱

駱父之國王符云駱慶姓今京兆宜壽有駱關駱谷故蓋屋地

崇

縣國伯爵昔文王伐崇命無殺人民壞宮室崇人歸之如父母而趙穿且侵崇宣元今

未興鄆東故鄆官是鄆扈也故扈一曰崇

扈

虹

堯封之今縣隸宿輿地志云堯封禹為夏伯邑於此有廟九域志同張來南遷錄云當作紅以為紅陽侯國訛

為虹誤

高密

今洛之密縣然高密縣乃隸密

陽翟

櫟也今許之陽翟縣本日夏故後曰有夏

本此世紀云夏今陽翟是也

夏

今陝之夏縣唐隸絳周成王封夏公在此

本侯爵莊辛云堯時漢安邑之地故安邑城

在夏縣北十五蓋冒陽翟之名

辛

帝支子封韻或云莘之轉非也一作駢舜

嬖也今陳留有辛城辛虛周語作莘墟地記莘城辛之轉

長子

紂太史辛申國今潞之長子縣紀年之尚

子也梁惠成十二年鄭取屯留尚子

辛繇靡之子周封之

觀

后啟五庶俱封于衛是為五觀外傳云觀有觀注太

康弟封夏襄滅之潛夫論水經云兄弟五人是為五觀故頓丘杜預

夏同姓在頓丘頓丘今廩寧省入清豐澶之觀城陳氏禮論觀為姚姓

誤寰宇記古頓丘縣在清豐東南十五後移澶河決之地平準書

元和志云觀城漢之觀縣古之觀國後漢為魏田縣漢之畔觀故屬

趙竹紀年梁惠成二年齊田壽帥師伐趙圍觀觀降記志皆以為

灌說者又謂斟灌俱繆諸斟接爾

扈

觀扈二國昭滎陽武原西北有扈城扈亭

莊二故卷縣地後齊省入洛陽汲紀年晉出公二

十二年河絕于扈者非已姓之扈

莘入

奴姓世本文王妃母家今同之夏陽漢郃陽

有太奴冢城祠廟詩云纘汝維莘在郃陽之

河西即郃陽郡國志云郃陽南二十有城古莘國昔散宜生求有

莘氏美女獻紂周代有神降之本號地陝

石鎮西十五莘原也在陝州然大名之莘

縣有莘亭相十六衛盜待諸莘廣記莘縣

十里有莘亭亦國也隨為莘州而齊成二

師于莘即宣十八年筮也注魯境外此蔡

莊十八荆縣蔡濟陰元和志古莘仲國濟

國伊摯管城史伯云歷莘昭云陳留俱用

莘字作𦵏牲𦵏𦵏同集

巢

鄧 仲康子國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鄧林者

今之南陽故杜佑以鄧為禹都

綸 少康居虞邑今宋之虞城西三十五有綸

城泰楚伐鄭圍綸氏者汲紀山海經狂水

逕綸氏城注在陽城然漢綸氏故城在今

登封西南盟會圖疏云虞邑在洛之嵩陽

漢輪縣屬潁川十道志臨武縣夏之綸邑

各

國名已

上

故寰宇記潁陽夏之綸邑博物志以汾陰為古綸今汾

陰北九汾陰城

續二

子爵昭公取鄆也曲列國一曰續衍今沂

之承縣東八十故續城莒滅之襄六漢鄆國

屬東海開皇為鄆州大業廢武德四復置非鄭鄆按

陽有鄆水城有鄆水水經云出鄆城西北雞絡塢下入洧乃溱也襄元年次鄆者城

在拱之襄邑東南

越

季扞國姒姓芑也一曰於越杜云發語聲

越墨子游公尚過於越蘇軾云於嘆聲繆矣處埤中號無餘今

會稽越州治謂之句踐城與南越異越絕書云

句踐小城山陰是爵不過子定十四哀十一十

會稽

王會解有會稽或云即越盖自一國

姑越

今處州通典云本甌越之地

姑蔑

一曰姊妹大末也晉之龍丘今衢之龍游

有姑蔑城在穀水南三里東門臨薄溪昔彌庸見姑蔑

之旗者漢之大末即東陽之太蔑縣而瑕

丘其析也隱元年盟邾之處今

于越

越之別漢書荀子呂覽明作于昭云是餘

于今隸饒溪之餘汗杜佑謂句踐之西界

各

國名

十一

所謂于越淮南云越人有變必先守餘于者韻作邗為孟音非董道以為于云即於越因杜以於為發語

介漢音云南方越名誤

句餘

周書有句餘蓋句越也亢倉子言句越之幹者山經有句餘之山郭云在句章之北餘姚之南取二縣以名不然

甌餘

今烏程東二十有歐餘山一曰烏山一曰甌亭山以王逸少昇之曰昇山

顧余

輿地志漢文封東海搖之子期視為顧余侯侯今昇山東十八有西余山

閩越

海內南經云閩在海中許說文云閩越虵種郭氏以為西甌今建安非鬱林乃今福之閩縣

即東冶亾諸之封冶後分為會稽故治城今在永嘉亦曰

西越郡國志西越建安郡東甌永嘉郡今福州南九里南臺江有亾諸釣龍臺

州南二百步越王山乃亾諸舊城中有越王井其中金雞有聞之者有閩山有州南

一里二百步有五姓黃林等是或云東越者非

開元錄云閩州越地即古東甌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種有五姓謂黃林等是其裔無

諸封閩越王乃秦之閩中或云即東越非也建元三年閩越發兵擊東甌六年擊南

越不得為一

黃林

各史

國名已下

上八

餘不

鳥程有餘不鄉

扶鳩切

今湖之德清東百步

武康東二十四里有餘不溪溪水絕清與

餘溪不類晉孔愉放龜于此

愉餘不亭侯沈氏家傳後

漢沈戎居鳥程餘不溪

姑於

見王會解說云顧

見

然在漢世一云姑孰

於孰音轉也

海陽

見王會解漢之揭陽亾餘復封是今潮之

海陽縣潮舊謂南越地二越之間介

琅邪

漢縣故城在密之諸城東句踐圖霸徙此

起觀臺山上徙三萬戶于下

秣陵

上元西南七里有故越城越絕書云東甌

越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築寰宇記在今

瓦官門東南曹氏記云在秣陵西十五句

踐平吳戍之而築去建康宮八里

東甌

王槌王東甌今温之永嘉也

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

之治

有甌木永嘉記甌水出永嘉山

郭氏以臨

海未寧為東甌

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

猶在故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

乃漢侯官都尉理

閩越王東甌告急遣嚴助救之未至止東甌為

徙國于江淮間而遺人漸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光武以回浦為章安

東越

越之分封顧余者號東越郡國志云婺州正得東越之地

越漚

四方令越漚在正東越之分或云卽甌人漚甌甌區通

句章

故城在明之鄞縣西圖經鄞縣東有甬東及句章故城郡國志句章本是華平山

甬東甬

史記句踐平吳徙夫差于甬東韋昭云甬東卽句章東溪口外洲句踐都卽哀二十二年之甬也預云甬東乃句章東海中洲窮地也

甌人

王會解云甌人鱣蛇鮪字注云東越甌人海內南經甌居海中注岐海今臨海永寧縣

卽云東甌

甌鄧

秦縣界有諸山暨浦元常之都

武城

隨區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於此建國今具之武城北十里有故城

没鹿回

經之無勿說之而有經之直勿煩之而

紂魯僖公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會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會盟者彼自爲盟而已往會之也用之者亦猶易之用牲云尔或以饗或用享所不得而知矣聖人惡其詳而書之曰用則其惡已具矣焉用究然執鄆子固邾人而左氏者乃以爲宋公使邾文公執而用之次睢之杜說者復有叩鼻血杜之說盖因上文曹南之會相屬而爲之言茲大妄矣夫經文之

曹南乃別自一會也于時雖有邾尔而非文公其會盟于邾也乃是邾國自爲盟事而鄆子往參之鄆子參之因以見執非復向者曹南之會也曹南者曹之南而邾者直邾國也若以同爲曹南則經之書必曰如會不得云會盟于邾矣卽按曹南在濟陰東二十里邾在東濟任城南二十里西南去曹三百一十次睢在宋城南其東北一百八十至單又一百八十而至濟其西北至曹南二百

八十道路越絕不知何爲而有是說且曹南之會實非爲盟亦何得謂之會盟而辨疑更以謂用爲牲而歆之以盟不知鄆子已用則復誰與盟邪以爲盟曹南之人則非惟壤隔而已酉後曹南抑又遠矣宋公亦當代之盟主也而今爲會乃遽制使邾子執用鄆君則罪正在宋不在邾矣春秋胡得越宋而理邾哉設以宋公果使邾子執鄆君而用之則春秋必曰宋公使邾子執鄆子某用之

宋公主使國君戕一國君理無不書不書宋公是宋公未嘗使邾人執鄆子書邾人執鄆子見執鄆子者乃邾人宋無豫也夫以季姬之使鄆子俸朝猶切書之况使它國之君執國君而賊之乎果以宋君使之則宣之十八年邾人之戕鄆子又誰使邪昭公十一年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時之月之日且地之又名其二君曰

誘曰殺曰執曰威曰用其辭之曲盡如此宋果使邾度得而不書乎蔡友之用左氏以為用祭岡山而公羊則以為用其頭以築深戒小人之不能順事者果聖意乎然春秋之諸侯死不以其道名鄆子不名其所以放乎死惟自取也季姬許嫁邾鄆子請強委禽焉既歸邾矣而鄆子者復往而參其會其取死者固非以其道也胡文定云用為臣僕用為臣僕固不足乎書也

巢二

南巢氏桀之封秦為居巢

亦作鄆羽傳今范增居鄆人

無為之屬巢縣也古巢伯國

見書亦為子入楚為巢公

吳威之

昭二十四寰宇記楚威非既為羣舒邑故楚圍之

故巢城

在皖北六東

同安志巢城在桐城寰宇在縣南六十五號古重城城有

三重南湖北川澤左右被湖

故有夏水

合肥巢胡云居巢陷者九域志謂之

焦吳志作勦同呂交切

非衛巢

杜云吳楚間小國是左云楚邑邑無書滅

杞

定姒國商封之今汴之雖丘有古杞城武

德初為杞州

又開皇初杞州今滑之白馬

僖十四遷緣

陵

邵謂營陵地志云北海營陵亦謂營丘唐省入北海今維治有禹廟

後復

遷淳于今高密贊云卽綠陵文貞定二十

四楚威之微不紀公羊僖十四莒威之古作吳衛宏說

婁五樓樓也本作樓商所封卽牟婁隱四莒伐杞取之者曹

東之地一曰無婁密之諸城有婁鄉牟夷

國也說謂封杞而號東樓繆東樓與晉婁

穰鄭異僖二十四傳婁晉地而南陽穰鄉乃鄭也漢祖云婁者劉也故吳膠

縣漢改爲婁姑蘇膠門後亦爲婁世不悞

卽揚樊在濟源晉文公曰陽夏商之典祀

樊仲之官守焉者

沛

泊見潛夫論或云卽鮑然自有鮑

弗費邾費也一作邾扶味切今河南緱氏滑都也

與魯費異魯費音秘陸氏一之誤姓纂有邾氏別爲

邾並音非也玉篇以邾爲季氏之邾亦非

冥鄭鄭也陝之平陸東北二十有鄭城冀伐之

者後爲虞氏邑又哀六有冥陳地與哀十九越冥異

褒二夏有褒君褒姒祖也盟會圖云梁州褒城

縣漢之褒中義熙之苞中有褒水褒谷褒

國故城爲褒水所壤寰宇記褒中古褒國都尉理在興元西三

十樵謂蔡之褒信

各

國名

二百

沈寢

沈妣國子爵蔡威之定頽之沈丘縣亦謂

之寢楚地叔敖之封在縣南百步隨為沈州

男南

世本之有男氏潛夫作南周書之有南也

二臣勢均爭權而分楚地記云漢江之北

為南陽漢江之南為南郡者是

彤

商有彤伯地即彤城

鬻

齊公子荼母鬻妣國昭二上六

鮑四

齊之歷城歷下城東三十四有鮑城三齊

記鮑叔牙之食邑而漁陽有鮑丘之水潞

水也亳之城父亦有鮑溪水非舒鮑

流黃

辛姓在三巴之東山海經云廣三百里亦

見鴻列等書

葷育

熏粥也後為獫狁凶奴

大夏

後為党項宕昌白狼羗

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即据典牒成湯

放桀芮伯命巢蓋建之也辭曰放為放

象放堯顧有以處之矣雖然尹放太甲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蔡放其大夫

公孫獵于吳哀三楚執陳公子招放之于

越昭八穀梁子曰放猶屏也豈建之云乎
曰不然辭固有同而辨然則桀非不仁
歟曰桀雖不仁君也湯雖仁臣也以臣
而建其君置其天下之大而小之一國
非放而何
太史公曰禹之後分封以
國為氏然有有扈氏斟尋氏斟氏戈氏
則失之矣扈出昆吾斟戈出於己姓蓋
繇世史誤以己為妣介非其後云

商氏後

亳五

湯都南亳今南京穀熟高辛之都與葛鄰

葛今寧陵葛鄉亳有五一在杜南先世之居長安杜南

有亳亭一偃師西亳屬西京或以此為湯都蓋以詩言商邑四方之極誤之偃師去葛八百里衆安能往耕而童子餽食哉水注梁國二亳是矣

而考城為北亳屬開封景亳薄是漢薄縣隸山陽

有景山亳城湯亭宋宗廟墓所九湯受命

都之古亳城在考城東北五十三一鄭地

襄十一而譙弗豫亳縣本濟陰故亳今南

北亳亦皆曰商後代襲或以實三亳阪尹

者妄謂南西北亳或以考城為南亳安陽為北亳賴達不能辨杜謂景亳乃周

地故今鞏縣西南湯亭亭而絳之垣有景
原記為湯誓師處按三阪則東成臯南轅
轅西降谷分亳
民于此三所介

鄆

殷也讀如衣

見呂春秋

蓋本杜亳契都故不韋

曰湯嘗約於鄆薄八然考城穀孰安陽俱

有殷名穀孰湯都古之商丘昭相土之居

所謂從先王居

殷者亳之内地

鄭云始於亳之殷地

劉恕以

為盤庚始號非也

云始號曰殷已前皆追記

仲丁居敖也在陳留浚儀秦之敖倉今鄭

之榮澤西十五有敖上有敖城穆傳鬻氏

之隧即詩薄狩于敖者字書傲猥

鬻敖

相二

元和志内黃東南十三故殷城亶甲居

寰宇

同今相州有畿城商亭亶甲故城在安陽

西北五里

寰宇安陽為紂都

亶甲冢在城外西北

隅洹水南岸

元豐七年水毀民夷之有銅器治之又有黃堆者后墓

魏始名州

後魏書道武幸鄴訪立州名崔先取亶甲居名之

非鄭

相

昭元年相鄭也

庇

祖乙勝即居之

紀年

沃甲祖丁因居之

奄二

南庚更自庇遷奄

紀年

後陽甲居之商奄也

晉志奄商奄二國

奄君附祿父周公踐伐之

伏書周公

三年踐奄奄君勸祿父叛也世皆以為魯奄然與祿父封相遠或此是

耿邢

今河中龍門故皮氏東有耿鄉城為河所

毀晉威耿賜趙夙者開皇之耿州

十六年改定陽

為耿州以州南祖乙城今慈州若隰之吉鄉

即為邢故通典云

祖乙遷邢

佳韻邢音耿通

史記云先耿後邢正義

從之失之

蒙

紀年盤庚旬自奄遷於北冢曰殷虛北冢

蒙字介即景亳湯都今亳之蒙城漢之山

桑

屬沛後漢屬汝南

天寶二改縣北八十有南北

二蒙城

魏孝文築相拒四十步光武幸處今宋城南十五小蒙故城六國之

蒙縣復有大蒙城縣北四十一里

或云河北非也

地形志北梁有北蒙城索隱殷虛南去鄴三十是設

虛南地舊曰北蒙夫直甲祖乙居河北不利盤庚涉河以民遷矣豈復在河北邪

沫

武丁遷之在朝歌故城南詩沫之鄉者近

紂都

水經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

北殷

庚丁徙河北號北殷地即殷虛在相之安

陽西有澗水北去朝歌百三十里

南去鄴三十里

項羽傳洹水南

有殷城

述征記河內懷有殷虛是河北地

涉東南十里司馬邛都按紀年秦伐鄭次于懷城殷城久矣

晉之殷州

劉聰以郭默為殷州刺史

建中復為澗州

二一年以陳之澗水置真元

二廢元和

故史商後有北殷氏或云北冢

各史

國名已下

三八

朝歌

武乙徙之

世紀

今衛之黎陽衛鎮西二十二

有朝歌城

唐衛縣今通利軍黎陽故東離城紂蒐處

有鹿臺

衛西

二十大三里高千仞七年成

沙丘臺

紂自朝歌北築之今沙丘在巨鹿東

七十故衛北四十寰宇記平鄉東北二十稱妲己臺

莽曰雅歌

寰宇酒池

糟丘斯涉處並在衛縣奠圖經丘池故朝歌南一里巨橋倉在洛之曲周卽邸閭城

大陸

牧野

衛之汲輿地廣記故商都牧野之邑寰宇

記汲近郊三十

商之王盖屢遷矣書自契至成湯八遷

湯始居亳盤庚五遷八遷自湯之前而

五遷在盤庚之前故班固曰商今屢遷

前八後五盖十三也自盤庚至紂盖復

五遷世不知矣

盤庚遷蒙自沫徂亳

武丁遷沫庚丁徙河

北武乙徙朝歌至紂居之

八遷之可攷者六契居

番昭明居砥石復遷于商相土處商丘

上甲居鄴而湯居亳此世所謂不可得

而知者至於五遷則囂相庇奄耿也庇

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盤庚之兩

都足之已失之矣而或者更以五遷俱

出盤庚尤為妄亂夫盤庚之遷本於洪水都國墊溺為之是豈得已而不已者哉益六四曰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勢或不利固有不得而不然者盤庚之告民曰先王不恒厥邑于今五邦是則所謂五遷者非指盤庚而今之遷為有所不得已矣且其遷也涉河南渡而說者猶以為盤庚之遷在於河北儒學荒疎之惑世也如此鄭云祖乙去朝居耿為水所圯脩德禦之不復徙其後奢侈逾禮土地迫近山川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臣乃謀徙

湯舊都民居耿久奢侈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官室奢侈丁民邑居墊壤水泉瀉鹵不可行政教故徙都殷士安亦云自祖辛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殷云我民用蕩析離居事可見矣頴達以為久居水變非必奢侈也以盤庚名篇則鄭云為臣之時事宜有據予記國名

而商氏之都不一學者不之能悉庸復

著之

應氏地里風俗傳曰河內殷國也周名曰南陽故相州圖經云安陽

紂都也在淇洹之間所謂比蒙戰國策言紂兵左飲淇右飲洹者東哲謂盤庚遷處正義以為盤庚後餘王遷之烏呼商之屢遷亦可

謂不幸矣貧氓月徙閔婁士日更名其與庸王之媢為政而歲遷都年改號者

何異自湯至於盤庚將二十世都始五
遷而民胥怨不安方且誥諭大臣諸侯
惟恐或拂豈將以其勢毆哉鄉非北都
圯廢則劫之以愛子吾知盤庚之不遷
矣太室三塗洞庭盟門天下之險而國
之者不一姓是地利固不足恃也然則
爲國者必有道矣奚至朝河而莫隴哉
春秋之書以國遷者凡七邾衛蔡各居
一而許處其四悉譏其輕動而不能自
反也然則爲國者亦必有道矣

邾

邾武庚之封漕是一作滑之白馬有邾

水即妹之邾紂所城一作匄霍叔尹

之見詩譜邾霍叔尹之邾管叔尹之衛蔡

叔尹之曰三監孔氏以管蔡商爲三監

霍有不預班固從之非也武庚得爲監以

蔡仲之命攷之鄭爲是武庚之封乃紂之

都在邾東衛南邾北邾邾亾於春秋前

故有詩樵云中衛南邾東邾伯邾云南邾

東邾北衛俱非史周公誅三監盡
以其地封康叔譜謂庸叔子孫強兼二
國亦妄邾詩言亦從其流則在北也

鄘

楚丘城是今衛之汲東北十三有故鄘城

新鄉鎮西南三十二或云楚有瀟水出宜

各邑

丘城在澶之衛南西北七里

三二

其後東徙野處漕邑而云在彼中河則衛東矣

衛

曰曹曰衛以在畿域分曹遮衛馮翊扶風之義也三國以淇爲分鄘云送我于淇衛云送子涉淇而抑云亦流于淇地俗異也

蘇文忠曰武王非聖人也夫手鉞其君而國其子使三叔監之是豈得已邪使武庚而非人也則必不叛假二叔蠢而非親也亦豈至於助逆乃一亟而悉誅

之子瞻之言劉知幾之說也鄭厚本此

而學者誹之

知幾曰武庚合謀二叔狗節三監君親之怨不念臣

子之心可察稽之名教生死無慙而論者以其無成卽以頑民爲目吾少康子胥不幸垂干而敗則亦肆迹醜徒竄名逆息邪武庚紂之長子也武王又已國之而大誥乃曰殷小腆誕敢紀其序曰子復則庚之事可知矣詎可以此爲之罪哉或以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方則深責其國之無臣子論庚尤非類

武王之誅紂也三年毆蜚廉於海隅而
僂之威國者五十此皆助紂者也紂雖
不善然猶有助國與若林之旅如此而
乃死之南單之臺而分天之明知微子

之賢不立乃貪於武庚之不肖而立之
復疑於此而以三叔監之是誠何心哉
夫以洵洵之商而輔之以三蠢此武王
之失策也鄉使克商之後舍武庚求微
子以世祀雖無三監吾知商人之不反
矣立微子於商退卽諸臣之位以聽天
命之所屬彼天下之勢旣一去而不可
反人心已離而不可挽則雖以玄德之
賢決不能挾區區之商以令我夫然後
之中國踐金庀而朝諸侯俾天下後世

知吾心之不利商則雖三聖之授受不

是過矣惜乎武王之志荒也書曰武王勝商殺紂

淮南子云武王殺紂於宣室或曰殺紂非周人荀子云武王伐紂選馬而進厭

且散之而紂卒易鄉遂乘商人而進誅紂是以爲商人殺之是聖人不信也不

知乘商人者誰歟乃周人也易鄉者前徒之攻于後者也荀子曰武王誅紂斷

其首懸之赤旃周人尚赤所謂大赤太史徒見書言右秉白旄因謂懸之太白

介孔氏欲明武王不殺紂謂紂之自焚也

師大崩帝辛奔內登廩臺屏遮自燔于火武王手太白麾諸侯進拜王揖之入

王所射之三發下車擊以輕劍折之懸之太白其事本見及書故賴達以爲死

而斬之且死而斬之則生必不釋之矣殷紂有三說或曰罪浮于桀或曰不

共戴天或曰紂多智不殺則必有扶之以
叛如武庚者尸子云武王親射惡來之日
斬商紂之頭手汗於血不温而食當此之
時猶猛獸者湯不殺桀也故邵雖云下故
一等則至於君子曰武未盡善又曰義士
殺其說如是猶或誹之謂之義士則不義有所尸矣或
曰孔子殷人也於武王猶有憾然而居周
也故於夷齊數致意焉曰否是無義無命
也漢武帝時既封周子南君求殷之後
絕不能紀丞相衡曰王者存二後所以尊
先王通三統也其罪絕者更封它親以承
其始今宋已失統宜立殷後非當繼宋乞

以孔子世爲湯後不幸事廢逮孝成時
九江梅福更以爲言始以諸經相明錄
其後世爲殷紹嘉公

微三
郟

子爵本扶風郟陽今岐之郟縣有郟鄉紂
徙畿內則在聊城十道志今故城在潞東北

寰宇記微子城在路東北三十里九域志博州有微子城或云在魯今

徐沛東南微山有微子冢非也亦曰郟莊築郟公羊

作微杜云魯下邑璠云微子國東平壽張西北三十有微鄉

宋古商丘火正遏伯之虛相土因之漢睢陽

隨為宋城今南治縣西南十二有微子

冢廟五隕石

目夷 今徐之滕東有目夷亭

木門 今滄之清池西北四十六有木門故城衛

鱒所託襄二十七奔輿地志云中有大木

因名

桐門 樂大心采

不其 今秘之卽墨西有漢不其故城

今海之懷仁故祝其也

長勺 宋之洵陵城今在寧陵東南二十五後隸

魯

坎氏 宋附庸英賢錄鞏縣東坎宮聚服云鞏東邑

向二 許之長社東北有向城向岡向鄉鄭地襄十

一師于向 一云尉氏西五十向城

鍾 今亳之臨渙漢之鍾縣

鍾離 州犁采楚地

樂氏 鄭地津名襄二

華 華子國鄭十邑有華

鄆 皇瑗之子般邑鄆曰鄆般

戴 留也博雅稻析也或作戴或稻留今拱之

考城有故戴城

考城今隸開封

初併于鄭

隱十鄭代取之

劉傳云附庸故曰取

楚威宋曰穀

廣記秦謂之穀

漢之苗縣

應氏苗戴聲近故詩箋以俶載為熾苗廣記云楚漢兵起邑多災而名安

章帝

為考城

東巡詔取光烈考之義

隨為戴州有戴水

國都

城記考城西南有戴水今戴坡戴國

褚

昭二十六

子段采

共公

今洛縣南有褚氏亭褚氏聚

合

向氏邑

向戌曰合左師

郟也今同之郟陽

徐史音郟陽國

近龍川

鞍

向黉邑

成

穀梁云去齊五百里

樵云不得如許遠大

言也

防

今單州有古西防城

隱九取防杜云高平昌邑西南有西防城

者

漢西防縣城在單父北

魯防臧氏邑

聊

襄四

魯下邑今兗之魯孫預云魯縣東南垂城

是樵未詳孔子之生處與孟軻之鄒異

或作

鄒非

武王既勝商殺紂即武庚而立之夫弔

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它

日之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

於周公謾使管蔡二叔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沈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道亦土地人民皆我之有固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三監淮夷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洵矣周公於是灌征龔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監武庚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微子啓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爲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而非人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恪非周矣而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不少爲疑而宋之臣人卒以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于以是知立國惟在於賢而不在於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防虞天下爲心豈不大可慙哉

曼

鄭邑曼伯國

昭十一鄭京爲曼姓一作蔓

王符音瞞鄧也成三集鄉在廣漢音瞞鄧訛穆傳

一出葛集鄧音吻鄉
在廣漢又音萬作鄧

鄧 曼姓侯爵鄭莊娶今襄之鄧城二漢鄧縣

古鳳林也是為鄧林秦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

置南陽郡十六年封今鄧故城在鄧城西

北十餘里而蔡鄭盟處則蔡地乃今鄧州

與鄧城接栢二

優 鄧之分曼姓子爵鄧也寰字記巴人圍之哀

八楚併之傳云鄧之南鄙鄧人是巴今鄧

城有鄧城沔水光武言宛最彊鄧次之者

范謂安養有鄧聚是

苑 武丁子文封苑城為苑侯今鄧之南陽漢

宛縣也為平去二聲非

權 今荆門當陽東南有權城臨權水口當陽

南楚武滅之遷之鬬縉尹焉非定之權今

定北二十有故
權城古捷鄉也

御襄二後為御叔之邑

蕩 御姓湯也潛夫今相之湯陰漢蕩陰也王相

十六年秦寧公
伐蕩氏取之

陽 御姓侯爵淮南

番鄱

御姓鄱也史夫差取番者今饒之番陽漢之番陳勝傳有番江今縣東有番故城

錫

御姓錫時子之先今均之鄖鄉有錫穴漢之中錫

署

御姓

堂陽

侯爵漢縣今在冀

時邾

春秋之時來鄭地子姓世本子姓有預以時氏蕭氏為滎陽之釐城璠云滎陽東四十釐城是

茶鄆

鄆也王符云皆殷氏舊姓郟陽鄆城是

共恭

恭也世族譜云今朝之共城文王侵阮徂附庸國

恭者即共伯國漢之共縣共故城縣東百

步非叔段邑詳路史發

梅

伯爵寰宇記云梅伯國紂所滅今譙南四九域志云殷伯

十有故梅城河南密縣有梅山集韻音每

稚

史記商後有稚氏以國為姓

定

渭水有定城是郭述征云定城去潼關三

十夫人定子世以為謚失之

巢三

子姓一作鄭南陽棘陽有鄭鄉吳人代巢

克棘者有巢亭在襄邑南二十與衛巢異

大叔疾處或云居巢非也

郅

同 一作郅春秋地圖渭今同州為同國

黎 黎氏故國或黎山氏子姓國服虔氏云侯爵宣十五年

黎氏地後荀林父滅潞立黎侯而還一作釐鄰玉篇文王所戡

者與紂都接今潞城東十八有故黎侯城

黎亭 即黎陽故城一曰黎侯城水經黎陽故城在黎山東北班志上黨壺關東

北有黎亭九域志衛地故黎侯寓衛今通

亭在黎侯額上黎陽漢黎縣有黎陽山古今山川記云衛黎陽國也黎侯寓衛以中路涅中二邑處

之

比 比干國馮融鄭玄王肅云紂諸父今唐之北陽有泚水

後魏為殷州而比干墓乃在偃師西北十

五寰宇記在汲北十里有石銘云殷大夫

北干之墓魏孝文吊之黎陽西北三十里

三有廟在滑唐太宗謚太師又汾之西河縣北百

二十有比干山九域志石州有比干山比干祠禱驗

見世本一作旄姓書複姓有比旄重誤

漢平原有枊縣音勒世本劉辟疆為侯國

者

段 段干也芮城東北十五有段干木墓高三

丈貞觀禁樵采

瓦

瓦也

定入會處

有瓦亭在胙城

杜云亭在東郡燕縣

東北燕卽今胙城

非成紀之瓦亭也

成紀有瓦亭水瓦亭山在

秦之隴城東北二百

鐵

衛地

哀

今衛州有鐵丘預云在戚城南

七國並出世本

萊

子爵來也登之黃縣東南二十五故黃城

是

樂史云卽萊子國

古之萊夷今文登東北八十

不夜城也

元和志

齊人遷之郟曰東萊

漢故東萊

郡昔晏弱城東陽川逼萊乃齊境上青之臨胸

隨立萊州亦作邾

宣七又襄七齊人以邾寄衛侯

云時來

鄭名世以爲

萊無

俱非

萊蕪乃魯萊柞之地竇苹云萊人流播邑落荒蕪而名矣萊蕪故城今淄

川東南

桐

二桐鄉三

空桐也

世本云商後國

宋之虞城南五里有桐亭

故空桐地今尚曰空桐

哀二十六景公卒大尹奉公以入空

桐寰宇非桐鄉

桐鄉有三一在舒城詳三

崆峒俗之桐本鄭地一曲沃西南聞喜西南八里

桐有桐鄉故城隨圖經云俗以此城爲桐宮皆云放太甲處按湯葬在今尸鄉乃放處在偃非此

向

五

皇甫作都沛國之向漢屬龍亢今入穀孰

西南五十附庸國

世族譜

非河內

詳炎後

尉氏

有龍亢城

沂

承縣亦

許之向

襄十年向鄭地今許之長

各

國名已

四二

社有向
鄉向岡

沛 徐也有沛氏商人六族有條氏徐氏王符

云殷氏姓也

繁 澶之清豐有繁淵繁陽故城而臨河有繁

泉郡國志云繁陽城漢之外黃有繁陽亭
通典城在內黃西北應云在繁水之陽

漢強占為繁侯者亦音瞞一在汝陰杜云
繁陽

亭在汝陰
南今潁州也

施 本嬉國紂伐有施有施以嬉進今施州

樊 慶姓潛今襄之鄧城有樊城鎮漢之樊縣

有樊古城樊陂樊侯國也寰宇記樊陂
在南陽西南南

雖州記荊州圖副摯虞等皆以為仲山父

之封荊州圖云樊城仲山甫所
封記志皆然詳秦伯後國樊村鎮在

宜城皆其地魏孝文帥十萬攻樊城不下

者曹虎鎮
之齊書或云樊噲所食采

薄 姓書宋大夫食邑為氏

饑

條 條是周亞夫封條今冀之脩縣樂史云即

條國晉改條栢二年
晉地

索 鄭之索氏昭五年鄭
勞叔向處故成臯東有大索城

成臯開皇為汜水屬
孟今鄭之滎陽有索水

鮮虞

續志云子姓國鮮虞子中山新市也有鮮

虞故城白狄別居種最大晉伐之昭十五定四哀

六今定之新樂通典漢盧奴故鮮虞縣後周

鮮虞郡唐鎮州應氏地理記左人城西北四十左人亭鮮虞故邑左

人即今定之唐縣

姚

春秋姚子國子姓或云蕭姓非

蕭

子姓附庸莊十一大心殺南宮本宋邑寰宇

記周封子宋之別為庸後并為邑非也先為邑矣故有封人宋高哀為

蕭封人云仕於附庸非楚滅之宣十二定王十今徐之蕭故

漢縣屬沛北征記云城週十四里南臨沔

水

虞城

梁丘

楹書待子櫝硯貽孫有田祿思以貽其

子孫人情所同然也是故諸侯有國以

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采者

服事之稱也所謂亮采一作采爾雅云尸采也采寮官也郭璞云

官地為寮同官為寮義亦同采取以奉君子故亦用菜猶備食菜字書又作采

集韻音菜云臣食邑俗內諸侯祿有采者也外諸

各

國名邑

四三

侯嗣有國者也圻外之侯惟嫌紛變是故必世子而世祿圻內之侯入爲王官必選賢德是故異於外侯有祿而不必世然有大功亦有采地以嗣其子所謂官有世功有官族者邑亦如之所以處子孫也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

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亦見

韓詩外傳若古封建惟以其功德於民者則

與民共封之所以繫民心也至於後嗣

弗能遵守廢祀失國則民望於是絕故

必興而繼之使歸心焉漢追何後魏錄

繇世縱其不肖猶當十世宥以勸能者

後世不知乎此見功臣之子孫有無功

而受祿則思所以削而奪之而不知其

乃祖乃父固嘗功於爾民功于我矣吾

之有天下亦猶是也孟軻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成季之勲宣孟之烈而訖無後則爲善者懼矣韓厥云苟有先祀何廢二勲臧武仲云若子文而無後奚以勸善楚王官人以世雖紂之糝政然賞延于世者臯陶之訓仕者世祿亦文王所繇興也所主惟賢豈其不必嗣歟句龍共工臯陶伯夷昭明伯益相土伊陟三五之時祿不免世春秋胡爲譏世卿哉 八元八凱世濟其

美尹單甘劉代食厥地豈非繼世象賢

則以興鮮克繇禮者以亡而非繫於世

不世乎公羊以爲春秋譏世卿漢許伯張敞何休之徒每持此論非是

詳官制中左氏說者知其不然故又云公卿大夫世祿而不世位父死子食其邑而不繼烏戲以人情爲天下則天下

莫能破昔蘇軾論夏以爲人之愛子天

下之通義有得爲而欲與其子孫人情

之所皆然聖人以是爲不可易也故從

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陵是封

建之理也事情深盡今古無二然至海

外之說乃大不然豈非以蚌異於蛤而
二五之非十者乎宋景文傳宗室謂李
百藥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歷祚之短長
不緣封建爲臆論及十一宗諸子之傳
乃以爲歷數短長自有底止漢七國晉
八王不皆常得其効以此見其非好惡
之不同特知識之未昭爾若蘇子者蓋
亦習於百藥宗元衆楚之咻而未晰其
致者歟土蕃設官父死子代非其種類
迄不相伏屈茨之法國酋首領相承不
絕它姓別系決不得而處之
燕吳禪
亂葉白爭滅古之君子豈顧自爲膠擾
而欲民之定哉明賢於斯亦有所決擇
矣

國名記

卷戊

宋廬陵羅泌纂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周氏

虢

仲之封為西虢在岐今鳳翔虢縣

通典云岐州虢

縣西虢也東遷之際自此之上陽為南虢矣

或云

叔自此之上陽妄

其處者為小虢秦滅之

秦武公十一年

魯莊七年亦俱曰郭

公羊曰虞郭郭究碑言郭叔禮記注虢或為郭在武

都南百里有虢城集韻引傳攻郭音虢

東號

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滎陽有號亭

世紀以成臯為

東號叔之封故通典以洛之汜水為東號國即制邑左傳云制巖邑也號叔死焉制

今在孟之汜水漢之成臯臺冢在焉

水經濟水南歷號公臺皇覽云其址及冢或在或云仲封者非

左疏亦云東號制也尚在西號仲為東號誤

南號

上陽是

上陽城在陝縣之硤石鎮西三十里常陽驛之東南下陽即今同

之下陽服氏亦云在此下夏字通杜謂河東大陽亦非馬融云叔封上陽仲封下陽

疏謂二地皆號邑不得二人分封其處今號之號略正曰南

號以其仲後所都故亦號西

九城志周封號仲非世紀

三號仲為西號不在此春秋公子譜上陽號叔之後亦非

北號

男爵今陝理西四十五里故號城是

漢志弘農

陝故號世一以州治城為即古號國是為大陽

漢志北號在滎陽西號在雒今按陝平陸皆漢之大陽地天寶元年守李齊物開曹得古鐸有平

陸字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盧氏

地道記郡國志皆云西號之別詳商世侯

國

夏陽

序之封晉滅之

僖二年

今陝之平陸

見歐忒廣記

漢夏陽城又在韓城東北三十

馱

康公邑在緱氏

杜云緱氏西北舊有馱亭緱氏西寧人偃師或

云魯地非也

襄公十五年盟于馱地不在周

世作劉繆故

各邑

國名已茂

二

說文惟有鐳然古亦無之

詳字經

岑

渠之封

文王異弟之子

今梁國北岑亭風俗通云

古岑子國

右王季之穆

齊桓公游於郊見亡國之城焉訪諸野老郭氏之虛也公曰曷其虛對曰善善惡惡公曰善善惡惡固政之媿也奚而虛曰惟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也公歸告管仲仲曰若人者爲誰惟弗知也

曰然則君亦一郭矣公退招野老而進之故春秋書郭亡猶梁亡者言其所取亡也夫亡國之亡也未嘗不以其取亡者也今郭之亡所善不善而所惡不惡也所善不善則無貴於知善所惡不惡則無貴於知惡矣奚其在始郭君之出也徑諸澤語馭者渴馭者進清酒語飢欲食馭者進梁肉脯糗君曰何給對曰臣昔儲之爲君之將出亡道飢渴也曰然則若知吾且亡乎曰然然則孰不告

對曰君喜道諛而難至言誠恐先君之
亡也君怒馭者辭焉曰今天下之君無
賢而吾君以獨賢夫賢此其所以不之
存而之亡郭君於是伏軾而詰曰賢固
若是難邪舍車踏山中居飢力解枕馭
者而寐馭者易之凶疎行而亡之郭君
餒死中野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郭
君之謂也惠王七年詩外傳云爲狼所食齊潛居衛謂
公王丹曰吾之所以亡何也公王丹曰
主之所以亡賢也天下之主不肖而惡

主之賢也潛慨然曰賢固若是苦邪此
亦不知其所以亡而亡者公王丹之所
過也 若宋昭之出也俯謂馭者吾今
知所亡矣被服而立侍者無不曰吾君
麗者發言舉事朝者無不曰吾君聖者
內外不見其過茲吾所以至於此也宋
公於是革心易行安幾行道居二載宋
人逆而復之死謚曰昭故君子莫大乎

自克

吳語曰楚靈無道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之乾溪屏營山中見

涓人疇而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進枕之股及寐易之以塊去之比覺無見

入棘闈弗納乃入于申
亥氏縊焉此事相似
余稽四號先後

南北知郭公之非是而代莫之明也故

弁及按此郭乃莊二十四年之所書者
賈誼書作號君亦曰郭新序乃北

燕之地寰宇記云聊城今有郭城博州
圖經云亡國郭氏之虛是也管子亦言
桓公之郭問郭父老何以亡春秋地名
云號北燕之地與齊接境與四號不相
及諸家皆不
知郭公繆文

魯
鹵也曲阜少昊之虛曲阜小地名在魯
城中委地七八里古

城十二門魯國記七門有鹿萊
石稷上東子駒等大中祥符

間曰仙源隸兗

管
今鄭治管城古中牟自漢為
中牟開皇管州六十

年即楚子
次于管者大業三為鄭武德三復為管
貞觀元復為鄭

蔡
今蔡治上蔡漢縣
迄今伯爵仲子
蔡伯括地圖云豫

州北七十里上蔡古蔡國縣西南十里有

故蔡城蔡山岡故國也

轉
侯爵穆傳邢侯轉侯來弔絀為伯毛駟
霍皆伯祝駟言文王子惟轉為伯左

妄與仁之濟陰漢之定陶東北四十七濟

陰界有定陶故城即古轉國南二十有轉

城有轉南山周為轉州今興
仁府

成
邠是也伯爵濞之雷澤北三十故城是漢

屬濟北晉屬東平隱五年衛入成杜云東
平剛父西南成鄉後漢

志濟北成縣本國劉昭引為証然濟北乃和帝分泰山郡置有剛縣晉為東平國之

剛父無後遷其陽曰成陽漢隸濟陰京相璠云東即廩丘

南故邾都故寰宇記雷澤古邾伯姬姓國縣北有邾都故城誤也按漢止有城都屬

山陽非此之邾與與周成十三年成乃周地層公圍

成陽樂氏妄爾邑隰邾蘇忿生

伯爵僉也始亦侯穆天子傳霍侯薨今晉之霍邑

有霍泰山霍水郭璞云平陽永安西南汾

水之西有霍城非六安之霍壽之六安霍山天監貞觀

為霍州

衛侯爵故朝歌本衛州衛縣周為州隨為縣熙寧

六年省為鎮入黎陽天聖四年以衛隸通利軍熙寧三年廢

復隸衛州六年省為鎮餘詳商後朝歌下

伯爵原父得毛伯敦蓋於扶風文稱伯河南籍水傍有毛

泉近上邽

伯爵隄也邾本作肉亦音染京兆今有隄

亭世謬為聃集韻聃那丹同音男益失

子爵僖二十一年來朝郟也今登封有廢郟城是為

南郟與晉郟異太原今有郟城所謂箕郟者

伯爵今懷之修武有故雒城范志云山陽

有雒城杜云雍城在河內山陽西周罍有雒公緘鼎非

秦之雒岐之雒縣今鳳翔之天興墮倉城秦之都

侯爵僖十九年滕子在貶本徐屬縣詳黃帝後國後遷公

丘而地為小邾故交之龔丘有古滕城今滕縣西南十四里城在

字一從水亦作勝

畢周世居秦王王季皆都今京兆咸陽有畢原畢陌

關中記云高陵北有畢原畢陌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池井深五十丈

詹栢伯曰我自夏以魏駘芮岐畢吾西

土也畢芮岐魏自晉為周邑矣 原畢皆

三公

原伯爵今澤之沁水縣西北有故原城晉伐原者

後趙同為原大夫即此或云忿生邑或云濟源水經云濟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即晉伐者今孟州濟源西北九里有古原城

豐侯爵初文王作邑以治南國今永興鄠北

二十豐水之西有豐故城竇莘云在長安

縣之靈臺鄉通典鄉在長安西北

荀侯爵詩云荀伯珣伯珣也今猗氏西南古郇

城是佑云猗氏古珣國元和志西南四里絳之正平西十五

竹紀年次于郇者徐鉉云荀姓郇侯後宜用郇字不嫌本同鄧名

世云今河東多此姓不作荀音或云邠之三水枸邑非也

晉伐荀以賜原氏則河東矣汾水所經荀

城也

應以枸爲伐
晉之郇侯誤

右文王之昭

唐虞稽古列爵爲五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繇夏達商未之有改至于武王雖曰反商政則繇舊故班志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弗可改也 孟軻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公侯百里不百里不足守宗廟之典籍子惠子云天子封圻

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虞夏殷周之常制也而子產亦謂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古之言封建無以異者王制之書州建之國亦不過乎五十若七十與百里正有合於子思孟子先王之制斷可識矣獨周禮書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率百里而差之果周制乎夫以男國百里食四之一爲五十里餘爲所比之封附庸國也然子伯侯公地乃大異諸公之地乃至

二千五百縱食其半猶當千二百有五
十如千二百五十則以多如五十則以
少其果然邪顧魯侯也而百伯之地豈
治世法哉 粵自周衰上失其御諸侯
無政謏相侵併而後土宇逾越燕越之
壇埒于王圻而齊耒耜所刺方二千有
餘里秦地爲方千里者五郢楚且以六
千而爲人役故子產曰今之大國兼數
圻矣此諸侯所以惡其議已而圯其籍
又從而羸之制曰上公之地方五百里

且謂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故特加之
四等之上使兼二十四附庸者益以罔

矣

職方封國以千里爲率一州惟可四
公爲侯可六以伯則可七一有半爲

子亦止二十有五惟男百里則可百男
不過百四十有六國而五州盡矣故康
成以爲周之九州方七千里爲方千里
者四十九一爲王圻八州各爲千里者
六州建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
男餘方百里者四十一以爲附庸凡州
百四十有六國附庸皆在然王制州二
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舛繆不合
則又以爲商爵三等周初復爲五等增
以子男夫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云尚
隘公侯止於百里周公東征備見書傳
作何所併而云圻地千里五等皆益其
地且以大國在古百里今一增爲五百
是遽增之二十四倍豈理也耶若曰武

王封之周公大之則其勢必至於併徒是則纔大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併徙者百九十有六不數大國而天下以盡擾雖十始皇不能爲矣而曰設法以待侯伯有功者大其封果足信歟說益不通則又以爲周制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然而圻內有限不可附會則又以爲圻內不增以祿羣臣俱不足信夫太公之封齊周公之封魯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此孟子爲魯人言者於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太公何嘗越百里哉今魯爲方百里者四十九有王者作則果在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殺人而求之乎

形方民制邦國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正使小國事大大國比小是先王之意也公侯伯子誠使咸依司徒之數則職方所率千里惟可四公罄禹所正八州不過三十二公侯伯以降已不容厝設以盡爲男邦亦不能八百國王制之

千八百豈三千所容哉

說者以周九州方七千里州得

千里者六以千里封四公又以千里封六侯又以千里封十一伯一千里爲二千五百子一千里爲百男凡百四十有六國不及二百一十之數猶一千里取之以封五十九男六侯之方餘二百里以封四男十一伯之方餘一方以封一男

凡六十有四男合一百四十六為二百
有一十儒之無特見至此 且魯方七
百里為公侯地百里者四十九為伯
地七十里者百云十伯之地尤疎

臧

鄆

秦

柳

乾時之戰有秦子

莊公所臺處

三十一年

展禽邑地理風俗記高城縣東北五十有

柳亭故縣世謂辟亭

成

局

相六年城預云秦山鉅平東南

厚也

厚成叔齊

鄆之須城東三十六有局城局

亭酈氏云缺其南面叔孫所隳也

費

鄆也

僖公以鄆賜季友季利涉編古命氏云費氏出魯相少子季友有勛邑于

費今沂之費西北二十有故城

臨沂東一三十六

作柴

古文書柴警或作柴誤柴音背惡米也

非河南費

顏

郎

魚臺

預云高平方輿東南郁郎城方輿今單之

防

臧氏邑魯東圖昭公五年莒牟夷以來

以防

茲即齊魯會處今密之安丘有莒城莒亭

瑕丘

二

相庶子菜漢隸泰山

公叔文子升瑕丘項羽紀有瑕丘申陽申

陽蓋名孟康以為瑕丘人姓申名
陽姓纂自為一姓因文穎之說
今交治

瑕丘瑕丘在其西南與衛之瑕丘別
衛瑕丘在

今璞陽東南三十
囚邾子負瑕也

穀梁 鄆氏云博陵有穀梁城

陰 下陰 襄之穀城東北有陰城師古云古陰國乃

故鄆地又有下陰在陰城之西後之所遷

昭十九年公子赤遷陰于下陰 今光化乾德 漢陰縣
隋陰城

穀

新蔡 平侯都今蔡之屬 或云黃梅

開皇新蔡今黃梅有石蔡
山出大龜在廣濟並斬

州來 昭侯徙此號下蔡今壽治唐屬潁 春秋時
有蔡成

公輿地記
成公徙此 樂史云下蔡有二處水經淮水

東岸一城即下蔡新城二城對據是也

卞 季武子以自封者今交之泗水開皇中以

故卞城置 十六年

牟 登之牟平在牟山陽而夷平開皇之牟州

三年

康 姓書康叔故城在潁川孔安國宋衷以為

畿內國

漕 本曰曹戴公居 宋桓公立
之廬于曹 泉水載馳皆言

洛史

國名記戈

十一

衛地今滑之白馬衛之下邑

西在記今白馬城古衛之

曹邑戴公東渡河處此文公遷楚丘今衛南縣成公遷帝狂今濮陽

楚丘

郡國志成武有楚丘亭

城冢記齊桓公築衛文公居僖二年

所城杜云在成武西南

今澶之衛南西北四里楚丘

城也非拱之楚丘

今楚丘縣戎州之邑卽戎伐凡伯處鄆氏以爲

文公徙此寰宇記北三十有楚丘亭非也曹在滑楚丘在澶不出衛之邦內不得在拱然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山殆後人之附會也九域志南京有楚丘晉文公作

石

碛邑周有石尚姓書云王父字爲氏非

斥

文八年晉解揚歸斥戚之田于衛者

儀

裘

仇也柳莊采裘氏地

彌

戚

戚也衛附庸

在河上文元年注相之臨河東有戚城

世家以

爲宿

如宿舍于宿左皆作戚

河流北過元城而戚在

河外故陽虎從晉伐戚曰右河而南必至

焉

襄二十六晉伐衛取戚

今在衛縣之南

預云戚頓丘衛縣西

今戚城在枯河之東春秋之時河與晉異由晉而言河西爲內東爲外故云戚在河內春秋時在河東也集韻並音鏃

元

咺邑今大名之元城應云魏武侯公子元

邑

各邑

國在邑

十三

寧

陽處父聘衛過寧者一作寧今拱之寧陵古信陵故魏安僖封弟於信陵號寧陵君然寧城在獲嘉而武陟亦故寧

沈

肉叔初封預云平輿有沈亭平輿城在今蔡之汝陽東汝水南通典云古沈子國

北郟

宋併之桓二年取告鼎今曹之考城東南有北郟城鄭樵云南北二郟城在單之成武

鐳

滕叔初采今沛之公且

潘番

魏王地記云下洛城西南四十潘城是畢分
十三州志潘在廣平城東北十里

龐

畢之分龐鄉越世家所謂雙龐長沙者

馮

唐韻鄆姬姓國本說今范陽李澤中有馮水即古馮池故馮夷國

魏

在安邑芮近寰宇記芮城北五有魏城即萬所封周八里樵云河中河西縣河西熙寧三省入河東縣

大梁

魏惠六年自安邑徙大梁遂曰梁孟子見梁惠者今開封祥符昔之浚儀而汴城西有故魏城魏惠所築九城志古梁城畢公高築謬張儀所謂四

平無名山大川之阻者東魏為梁州

令狐

魏顥邑晉惠公濟河圖令狐者僖二今猗

洛邑

國名已茂

十四

氏西十五有故令狐城

智
懷

寰宇記懷州云管蔡廢紂封康叔為懷侯
于此即為衛後遷河內晉於是啟南陽狄
伐晉圍懷者覃懷也宣紀年秦伐鄭圍懷
殷或云隕懷忿生之邑今懷之武陟西有
故懷城

恒

康叔孫封楚有恒思公世本云後有恒氏

右文昭之分

周監二代封爵五列子弟勲賢必參封
之秦除五等設爵二十身稱皇帝而子

弟為匹夫徹侯關內一至無廟可立二

世國絕 漢祖龍興創其孤立奮然封

建然而襲秦戰國先王綱紀掃地之後

莫究其事忽忽啟土設爵二等大王小

侯張耳吳芮韓信彭越臧荼黥布韓信

盧縮異姓之王者八蓋時求安反仄不

得不爾而王之號遂為臣下常稱二年立韓

太尉信為韓王四年遣高帝之約異姓
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

非功不王至吕后遂破約王台祿產自
茲不改洎 建武初尚襲二等皇子爲
王而其餘以列侯及是朱佑峙議天無
二日人臣之爵無過于公於是正爲郡
公十五年已復稱之識者蚩焉十七年曹氏
始列郡王 晉且封國皇子稱王而王
之子爲侯太始元年子弟王者二十餘人宋齊以降爰
復列郡陳室卽有郡嗣藩之三等逮乎
元魏王公侯子分爵爲四皇子若元功
異姓稱王皇族若始藩爲公王大郡公

小郡于是王者七十旋爲六等北齊因
之大氏於晉宋若梁靡異 開皇國郡
王分等九煬帝謾以王公侯爲三等
李唐之起務廣宗藩自從昆弟郡王數
十孩提並列及文皇堅封彛說踈悉降
公時惟數有功王而止 貞觀之十一
年卽詔前元景等二十一王督刺代襲
後復制皇兄弟若皇子爲王皆國親王
太子男爲郡王庶姓卿士功業特盛亦
得郡王繇是異姓畢王侵尋戰國五季

之士至德之元迄大歷三異姓王者至
百一十有二不亦異乎比後之世更以
王子兼師保官果何爲耶 夫以此號
既立既久而不可易耶則世祖固嘗改
文皇固嘗降矣以吾之子弟非王其號
不足以貴之重之耶則文武成康之親
子弟管蔡成霍孟晉之徒止於侯伯一
適之外其子不過守其故土或食卿采
公且無有未始不貴且重漢魏而下蠻
酋冷伯王稱且不勝計其果重乎南粵

尉陀若閩尉粵亡諸四夷酋長固不得

同中國

如呼韓賜之璽綬南粵元鼎卽賜之相及內史中尉大傅卽得

自置賜非矣

然漢王子曰諸侯王徒以名王

而其實則諸侯言之不順而有此目則
名浮之無益辨矣聖人復起果將奚先
亦惟名之必可言而已

季札辭國胡翼之以爲見父兄

之王號難乎革也革而不用則左右國
人習於僭擬之久有所不順因而不革
則非季子之心自度有不足以辨此故
辭之以全操使有伊周材具則不辭而
爲之矣水惟就下人惟從是安
有習於僭擬之久而不順者

晉

故唐都鄂夏虛也

世本云叔虞居鄂鄂今大夏故云唐本堯封在

夏虛

後曰晉以水名

今并之陽曲故平

晉西南十六有叔虞祠墓故詩止曰唐

韓

同之韓城南十八有故韓城韓原也

秦晉戰處

古今地名曰韓武子食菜韓原

一曰宗丘與臨晉近謂之

少梁

于

邗也今懷治河內故邗縣有邗臺邗城

京相

云河內野三西北三十有古邗城邗亭邗臺水經云故邗國一云邗氏邑在陽曲東

七十即為邗者周以與鄭後圖晉

或作邗誤

秦淑俳諧文應邗叶堅高

邗魯儀作邗晉

雁

今作應

古應侯今作雁

侯爵

韓詩應侯范睢增世為應侯請五苑果後

盟會圖云汝之魯山有故應城今在葉

隸汝

有應鄉

翟

孝伯封狄城也續志臨濟本狄國唐韻云

春時狄國也

寒

侯爵定公三年有寒氏晉地一曰五氏南

宮中鼎云王在寒師即此字書鄉

以為部

右武王之穆

武之穆四唐為長後曰晉次栢叔韓是

也邗三雁四而狄寒亦其別者富辰曰邗晉雁韓吾知其說無推次也 惡戲聖人之經畫大略爲世長慮豈後世腐爛之儒苟目前者之所知耶昔者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於是封文之昭武之穆者二十有餘國二叔不咸周公宜戒同姓彊大之禍而弱宗國矣乃復大封同姓焉此可與腐儒苟目前者言與先漢孝武懲七國彊大之禍於是務削宗支建元成時宗國蔑矣而移漢者王家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凡四國之分封者今復條于下方

曲沃

成侯之居以封栢叔故地有晉先君之廟獻公城之居申生曰新城漢爲曲沃今隸絳潘岳云陝之曲沃是也

絳

穆侯居

見詩譜莊公二十六年士爲城之

二漢爲縣今隸

絳有絳山絳水有故絳城在翼城東南曲

沃南二里

元和志周勃邑今號絳邑故城

景公遷新田又

曰絳乃以翼爲故絳云

後魏北絳縣在翼城南絳在絳

翼

孝侯居因曰翼侯蓋與絳近今翼城東十

五有翼故城絳邑之東八十

隱五年伐翼者集韻云國

名云卽絳改非

鄂

翼九宗嘉父逆晉侯于隨納之鄂曰鄂侯

晉地 隱六

端氏

澤之屬縣西北三十有端氏故城

郤

叔虎邑俗作郤

絺

郤也預云野王西南有絺城今在懷之河

內

隱十一年王以絺租攢茅等十二邑與鄭易鄆劉薦郟田後復歸周以賜晉文

公故又屬晉

畜

脩郟也邢侯邑曲沃南二里有故郟城雖

子奔晉與之郟者姓書有畜氏郟氏云因

非子畜養妄

涉

涉佗邑漢之涉今隸潞

苦

苦成也王符云郟隼采于苦曰苦成故城

在鹽池東北後或爲枯齊人改曰車成

又作

古城 繆

冀

芮城西三里有郤芮墓芮死文公命缺下

軍大夫復與之冀今晉之冀氏芮故邑

張

晉分漢張縣今邢之任是

郡縣志縣西南二十七卽濟陽

城王符云河東解邑有張城西張城呂春秋

魏之分非

解 唐叔後今河中臨晉東南故解城在桑泉

之南虞鄉東三十城猶屬解僖十五解梁以賂秦者非昭二十二

之解後魏為二南解虞鄉北解臨晉以蚩尤體解名集韻

音蟹

揚 一曰揚氏寰宇記趙氏之寧晉春秋揚氏

說文揚舉也二漢揚縣今晉之洪洞南十八有

故揚城地道記揚侯國云晉滅賜聆郡縣志同

續 狐鞠居采謂之續簡伯

温 叔虞後封在河內狄滅之僖十年温子奔衛襄王

以賜晉郤至采焉曰温季狄孫陽處父亦采此

太原祁縣有祁奚墓寰宇記在聞喜東二十二里

介

郤步揚邑玉篇作邽云亭名

孟 孟內孟大夫祁氏漢縣隸太原唐邢今陽

曲東北八十故孟城劉子伐孟定八續志云國非

衛東孟也定十四年崩殯獻齊者又哀四年孟周地若宋孟僖二

十一公作霍穀作雩一作宇

駒 郤克采鄧各世姓辨誤與子錡皆謂駒伯上

各

國名

三

原 先穀封曰原穀後封彘

彘

霍 汝之梁縣西南七十霍陽山漢為霍陽縣

有霍故城一夕之期襲梁及霍在是哀四周地

箕 箕鄭采晉語鄭為箕大夫

樂 實邑靖侯孫真定樂城漢為平棘開皇樂州

十六年今趙之平棘西北十六有故樂城近柏

鎮及國夏取樂遂南徙曰南樂漢南樂故

城在鉅鹿邢州

屈 夷邑采麗姬曰蒲屈君之壻也今隰州有

故屈城南屈也翟章救鄭次南屈者汲古文

北屈見後古國中

犇 臨汾有犇氏亭樂史云卻犇采非魯山之

犇楚有中犇昭元年犇乃南陽之犇本鄭地入楚漢犇縣今汝之魯山南十九有

古犇城

荀 逝遨采本鄭地重耳軍盧柳濕次于郇者

晉語狐偃盟于郇韋云鄭地非河東郇

銅鞮 羊舌邑漢縣今隸威勝本屬路太平有

銅鞮山銅鞮水南十五銅鞮故城宮址存

焉子產云銅鞮之宮數里南六十有銅鞮伯華墓

揚干

戎氏

唐叔後在狄者有大戎氏小戎氏

栢

按栢叔封韓蓋初封栢竹紀年有栢侯非謚也漢梁孝子明封栢邑侯是也

韓西

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城是

趙蘭

漢西河屬縣

平

代之雁門故平縣東漢之平城紀在晉烈

公四年趙城平邑今魏之南樂縣圖云平

邑在縣城東界

右武穆之分

虞虢焦滑霍揚韓魏姬姓也八國皆為

晉所威昔者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奇曰泰伯虞仲泰王之昭也虢仲虢叔

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助在王室

臧在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

且虞能親於栢莊乎栢莊之族何罪而

且害之晉可謂不仁矣 方文公威曹

也以其地賜宋人文公有疾曹伯之寺

儒胥筮之史佚誨之以曹為解曰晉齊

栢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戚同
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
穆也而君滅之能無及此乎且合諸侯
而滅兄弟非禮也公悅復曹伯及霍之
戚霍公求奔於齊晉國大旱卜之霍泰
山之爲也使趙夙召霍公而復之

齊景公之伐宋過泰山夢二丈夫怒甚
爨晏子曰湯伊尹也語其狀信公曰何
如對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
君也不可以無後今惟宋矣而君伐之

請散師而平之公不從再舍鼓毀將殪

公辭乎晏子乃散師晏子商頌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

湯之所以獲天福也襄二十六年
聲子云虞虢之

戚惜乎無以三者之事沃晉侯者晉戚
魏耿

霍皆不見
經當訂

卷戊下

凡二

邠伯爵衛之共城西南二十二凡故城也

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表山松云西南郡
國志共有汎亭詩凡伯國隱十年戎伐凡

伯又臨朐東陽城亦曰凡而益都有凡山

青並隸

蔣初伯後侯班志云汝南期思里蔣鄉古蔣

國楚威為期思今尉氏西五十故蔣城是

新鄭界杜云在弋陽期思期思故城在固始西七十

邢侯爵邢治龍岡城內西南隅小城也秦之

信都莽之襄國隨為州漢項作為邢侯穆傳邢侯注廣平襄

邑應形刑從井說文戶經切乃作邢故字

書亥內邢在冀邢侯國 井而邢邢為二玉篇邢輕干切韻邢在河

內邢在冀邢侯國

夷儀范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瓚云夷儀城在

襄國西百邵云邢侯自襄國徙此曰邢丘

通典龍岡北百四十有夷儀城西百五十七有夷儀嶺元和志龍岡西四十有故城俗呼隨宜有邢夫人冢

在河之臯曰平臯有平臯城

狄國邢丘晉送女邢丘者紀年梁惠成三城邢丘 彪後志云縣有

邢丘故邢國周公子封非也平臯邢丘非

始國也

祭伯爵商代國後為周圻內樵云在河南甄傳云襄內諸侯

穆傳正公邠父說文邠周公後城在開封長垣今

管城東北十五有古祭城也

胙

今滑之胙城燕併之故曰南燕

後漢燕縣屬東郡本

南燕國有胙城古胙國杜云城在西南本屬酸棗有胙亭然晉元東郡

武德

胙州

二年

茅

殖綽伐茅氏也

襄二十六

戚之東鄙本衛邑茅

盈系云姬胄之分漢有東茅侯預云高平

昌邑西有茅鄉城今金鄉

西北四十二里有昌邑故城

非

修武之茅

訾

有二西訾在濰

詳見前

東訾在鞏西有故城

屬周單子取之

昭二十三年取訾

姓苑云此本出

祭氏

周

交

盟會圖云交國周公後所封疑即魯之謂

右周公之祚本亦文之昭第國多故別

出亦以別其祖禰之所自出云

伯邑考亡管叔

誅周公為禰也

惡戲人之可痛未有如族姓之不睦者

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豈惟後世之愚

然哉晉文公之出亡也歷者七國齊桓

女之楚成享之宋襄公贈之馬而秦穆

公葉送之卒以得國此四國者皆異姓也而能維之若此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皆同姓也而皆不禮焉是所謂不如我同姓邪 昔者晏子患齊之公室卑子華子曰云云詩亦有云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臨于人上將卑是取何懼而不獲兄弟之不協焉能協諸侯之不

睦 邢與衛同姓之國也狄伐邢

莊三十二年

齊救之

閔元

暨遷夷儀乃從而爲之城

並僖元年

狄入衛

閔二

則爲之城楚丘

僖二

二年正二

國者俱齊侯所存之亡國其患難正相同也齊桓卒十七年明年而宋衛遂伐齊

狄救之故邢與狄冬伐衛又明年衛伐

邢二十有五年遂滅邢一書狄救齊有

以見諸侯之罪再書狄伐衛于有以見

救齊之美也方狄人之迫黎侯黎侯寓

衛衛不能修其職及戎之伐凡伯衛且

不救致王臣之無援逮爲狄滅齊復爲

之城以居之衛人忘亡可謂飲其德矣

今也卒再朔則遽起而伐之況王在難

而乃稱兵威人之國絕先祖之支體無人類矣故聖人書曰衛侯燬威邢夫春

秋國君未有生名之者今日燬蓋甚責

其無人類也禮云諸侯不生名失地名威同姓名此以一節而測

經者其說未然書稱呂伋君奭詩言名虎生名也楚子威夔蔡威沈晉威下陽虞虢威同姓也衛侯奔楚邠伯徠奔失地也而皆不名采地之大夫附庸之君未爵命于天子則不盈乎君道不盈乎君道而猶異乎列臣故平居則字有所降則名諸侯之大夫平居則族而名之有所降則舍族惟天子尹宰與公之孤特貴故又以官加之異列臣也姓有同異其所以威之貪土地利人民上絕王命下絕人紀其惡一也楚子虔誘殺蔡侯豈同姓哉杜諤黎錞更以燬字為因

下文燬卒而誤增之不知文宣之前威國皆人無稱爵者此將名之不可曰衛人燬故特加爵王如楚子虔者豈二爵亦誤耶胡以名為常不名為變陋矣

翟 侯爵成王次子云翟今洛陽城中太倉西

南池也世紀景王葬翟泉在今東陽門內

大街北太倉中北眺翟泉戴延之云太子

宮東今無水

彤 伯爵成王子唐韻作彤云成支庶

單 成王子單子國單襄單伯子也今單之單

父非魯之單伯

鄭 伯爵厲王子初采咸林載言作械林國語元和志通典寰宇

記皆作咸襄六年檇林許地今華陰鄭縣西北三里古

鄭城縣道記云古城連接今州城天保中

於西南九里故鄭城開皇三又移里州北故鄭城屬京兆蓋未為國

桓公采地咸林乃初縣在鄭者秦武公十一年班志宣王弟桓公封

劭云母弟友所封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瓚云穆王以下都西鄭不得以封桓公

公為周司徒王室將亂謀於史伯寄孥賄於虢鄆間幽王敗一年威鄆四年威虢居

於鄭父之丘是以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師古亦非之蓋是采於彼今因其名以

來此非至此始有鄭名京兆畿內自不妨於王都晉鄭焉依謂武公文侯爾固不為

新鄭

新鄭 幽王敗武公徙河南併虢鄆十邑居之曰

新鄭故莊公曰吾先君新邑於此若新豐

者今鄭之新鄭祝庸之虛

南鄭 今興元耆舊傳云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

奔漢中為南鄭

櫟 鄭別都厲公居後屬楚王隱云翟也今許

之陽翟莊公城櫟寘子元

制 此制虢東虢也本滎陽隱元年而此制虎牢

乃成臯五年今孟之汜水有制氏成十六制田鄭地滎

陽制澤今宛陵東

共 共叔邑杜云汲縣非

京 太叔封所謂京索鄭詩叔出于京者今滎陽東南二十有故京城故京漢後齊廢

成 楊 侯也宣王子幽王封之曰楊侯其地平陽

楊氏縣漢之河東楊縣也

陸 宣王支子陸氏譜云封陸鄉為陸侯

謝 宣王支子是為謝丘盟會圖云謝城充之

龔丘與姜任二謝異

縱 平王子精封英賢錄云因為精縱氏

梁 平王子唐封南梁也今汝治梁縣有梁山

梁故城在承休西南四十

哀四年梁云河南梁縣縣道紀

云梁縣西南十五古梁國城十三州志云周南鄙邑

國事云南梁楚

襲之安定梁氏出此

周 平王子秀封在汝川秦威之為汝南郡光

武封姬常為周承休公居麻城今在汝之

梁縣

甘 惠王子叔帶封即昭公生成公成公生簡

公及悼公過酈元云河南城西二十五有

故甘城俗曰鑿城在甘水東十里

洛陽南對河

南故城佑云城在潁之潁上

陽樊

景王後河陽濟源東南三十八皮子城是

即皮氏城水經淇
逕陽城即樊氏邑

無終

葡之玉田故無終縣萬歲通天
二為玉田陽氏譜云

春秋之末爰宅無終仙傳拾遺陽翁伯適
北燕葬父母無終山

有天祚玉田事亦見千寶記范通燕
書云後有離於無終山獲玉是也

鄆

敬王子或作甄非劉子盟處周地與元和

志云濮州理故鄆城中栢所封曹植為鄆

侯者

汜

襄王居鄭邑捨地象云汜城在許之襄城

南韻云國云言凡有汜水在濟陰

皇

王猛居鄆也今鞏西南有皇亭記多作黃
非京相云

訾城北二里有黃亭黃
陌黃水訾城今隸鞏

陽人

中山

東周封釋地云鮮虞地中山國治盧奴佑

云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在西北靈壽
今隸

真張曜中山記云郡謂中人城城中有山

故號中山其山仄而欽上若委粟漢中山

靖始移郡出山居盧奴隋經云中山城在

今唐昌東北三十中山故城是中山故宮

在安喜鈎臺戲馬

膚施

今隸延安卽漢之靈壽

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徒靈壽

右周氏世封可見者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百里
大國七十里次國五十里小國此三土
也唐虞三代以莫不然周官武成王制
之言成王周公經世之制率此不越然
在行人司儀儋禮皆以公爲一等侯伯
一等子男一等故世遂以公爲上國侯
伯中國子男爲小典命注夏官序更以

公侯伯爲一子男爲一則侯伯俱爲大

國子男小國徒二等矣公羊說者復以

伯子男同稱子謂春秋書變周從商制

皆從子此特國語師旅之說蓋因子產一

時自解之言尤無足據子產當時特以

鄭伯班次許男有所不平而爲之語故

曰鄭伯男也而共公侯之貢正亦以是

爲辭且欲下其貢於諸男而已豈得視

爲品之成邪乃若白虎通義禮記外傳

謂商爵三等而無子男武王增之始爲

五等董繁露言周爵五等土三品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土二品康成定謂箕子微子爲是畿內因乎夏制且謂質家爵用三等文家乃用五等微所取

南宮

武王時有南宮仲

見宣和博古圖

春秋時周大夫

南宮極其裔也即冀之南宮縣

盟會圖

呂后

封張偃爲侯國

密

盟會圖云周圻內國宣王威之此河南密

齊桓公密妃國

然密康公墓在靈臺故說者以爲

涇近也

榮

榮伯采

榮叔也

說爲榮錡今河南鞏西之榮

錡澗

子朝之亂景王崩於榮錡氏大夫食其地者

然榮城伯駕

鶩魯出聲伯盼之后也

莒

瑕

周之支酈氏云山桑縣有瑕城晉使詹瑕

處瑕燭之武所言焦瑕即唐改蒙城今隸

亳晉惠臣賂秦者各一國

桃

僖二十四年桃叔采

尹

子朝入尹周地

昭二十三

尹氏采杜謂鞏西南

偃師今汾州有吉甫墓記卽其邑

鞏

鞏伯國

晉鞏朔亦曰鞏伯

今河縣鞏縣西周故居

酈氏云有鞏故城洛地圖云在洛之間四

面山鞏固也

康

見前

仍

仍叔采

暴

暴新公采鄭邑也一曰隧世本云周圻內

國文公八年會雒戎盟于暴鄭詩謂周圻

內無暴邑失之

箋云為鄉士者皆食圻內故有周召毛原莊祭尹樊

鄆成單甘劉南宮而無暴

單

巷

巷伯采姓纂云巷伯後氏

頽

頽叔采為頽氏

邵氏姓解云頽人姓

方

方叔采許說文云邠廣漢縣乃什邠非此

周書武王命伐方乃商圻內

邛

邛叔采山陽邛成縣

富

大夫富辰采

鄆

子朝之亂郊鄆皆為之邑故有上鄆下鄆

北鄆南鄆之名今鞏西南有地名鄆中有

鄆谷水故鄆城卽大夫鄆盼采

詹

詹栢伯采

昭九年

大夫詹父後

詹嘉為晉瑕大夫非楚詹

尹

家

家伯采後有大夫家父

幽王太宰

右周氏族卿之采

日為君月星為臣是故月近日則虧遠

日而盈星近日則伏遠日而疾臣之於

君則近厭而遠申是故外以邦國內以

都鄙外侯射三內侯射二司外守節以

玉內以角掌外達節以金內以管人行

外之城制以隅內以門阿外經途以環

法內以野法匠天之道也 車攻之諸

侯會王則赤芾而不以絺覲禮之侯氏

朝王則墨車而不以輅會王畋獵則王

者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在國畋獵則國

君不合圍大夫不掩羣王賓射則公執

璧卿執羔諸侯賓射則卿執羔大夫執

鴈王視朝孤卿特揖大夫旅揖諸侯視

朝則大夫特士旅之蓋諸侯之在國則

南面制節以存君道而有以與王同徠

朝則北面謹度以全臣道而必以與王
異此禮之大辨也雖然公侯伯子男命
數五七九而公卿大夫命數八六四或
奇或偶說者以爲在國陽爵居日下者
陰爵則有不然五等之命非無六八公
卿大夫非無五七九也特五等以尊言
而公卿大夫以卑言尊言奇卑言偶從
其辨順也三禮義宗雖云公卿大夫以
四六八然亦有七命卿若五命之大夫
如公作伯則亦九命故云元士三命則

陰爵非特偶也四六八此而上爾 公
侯伯子男五等正矣故以附庸四命則
陽爵非特奇也九七五此而下爾 云
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此與內夫人
嬪世婦相應言 言之公侯伯子

男五等而妻皆曰夫人則其命爲可下
上大夫卿中下大夫四等而妻皆曰世
婦則其命爲可上矣以四命大夫視伯
六命之卿視侯則知侯八命矣周之諸
侯實惟八命非王後不爲公避九命也

困之九二絺紱方來利用享祀九五赤
紱利用祭祀赤紱爲君絺紱爲臣祭祀
祭帝而享祀則人鬼矣是故絺紱爲降
漢代丞相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
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
元士三命者其儀爲可知矣

注儀

正曰掾副曰屬漢舊

召

邵也預云扶風雒東南有召亭雒今鳳翔
天與東遷後采於垣則今縣東北六十召

原也有康公廟

廟在王屋西三十五原在縣西四十裏宇實爲奭又

記垣之古棠爲公分陝之地非也說文邵晉邑謂郟邵齊師所戍皇興元置邵郡大統爲郟州義寧元爲郟陽郡然易縣故涑水縣城在州

北四十二亦曰邵云周封邵公于此蓋歸

老之地

興國六年併入易

燕

召公初封春秋之燕毫以其僻遠有寢丘

留侯之意地逼山戎六國時寢大置漁陽

上谷右北平遼東西郡地秦威之爲上

谷郡漢立燕國昭帝爲廣陽國廣陽郡武

德元年爲燕州今幽治薊

國史云今范陽縣

北燕

燕之分燕地廣矣

北燕伯云亦姑姓者

以燕而名

初

謂爾按張耒使遼錄云北中京半山館北去羣燕飛翔大如鳩鴿

其燕州

乃隋遼西郡以處諸部內附事詳隋北蕃

風俗記

陽

燕之分本曰唐併之大谷漢之陽邑今定

之唐縣班志云燕之別邑

昭十二高偃納北燕伯

齊

人遷之

閔二年

盛

盛伯國亦曰成績志云濟北成本國預謂

東平剛父西南有盛鄉竇苹云鄉今在鄆

卽晉之剛父

公羊云成者何盛也盛降于齊諱其戚同姓書曰成

右燕召之屬

治國之道牧民而已牧民猶牧馬必人

安其馬馬習其人胡爲而數易之嘗試

語來建康一會府爾而史氏之所志自

開寶八年盡乾道之三二百載中牧民

之使已百二十有五易其罷去若祠去

與夫致仕而去者咸六不祿若憂去者

五不見其去之期者二十一名去者十

有五而卽除者五十有六其得滿而替

者二十有一而已或一年或半年或一月或二三月若王益柔之至俯六日而迢迢應天府矣再任俯七而馬亮乃四受部然亦未嘗一因任者區區徠往俗安得不訾窳民安得不罷敝哉府之邑屬五可知矣府與邑屬宰牧若此天下又可知矣史正志書方 太平興國之八年日本僧喬徠朝嗽其國主相襲者六十有四世矣文武僚吏悉以世官上顧鼎臣喟然歎曰是夷虜者而世嗣

乃如此臣下世爵能有古道中國卽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俗尤以淺促而大臣之子孫亦鮮克繼父祖基業朕雖不逮往聖然孳孳願治未嘗自佚所冀運祚隆永諸臣世襲祿位罔俾遠夷擅享斯美繇此語之持久不動之爲美可知矣

知矣

句麗國主高姓故漢書國志皆曰高句麗隋始去句字然五代史同

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尚姓高則秦漢至是亦止傳一姓也孟軻曰所

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武有天下卜年七百而魯衛燕宋皆垂千祀周召毛

原尹劉榮單布滿朝著悉世其祿與周匹休有天下者固將君臣相與守其家法以保其祿於無窮焉而已矣海邦千數羈縻八百莫匪世襲不可得易此有天地生民以徠自然之道也何至朝恂莫縱一龔十甯爲黔首尤哉嗟乎

天語重開可謂百世幸矣而當時在廷

莫有成其美者豈識學之未詣哉

天時之未馱哉

王嘉曰孝文帝時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爲氏其

二千石長吏亦皆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及孝宣親政以爲

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至于子孫終不改易黃霸亦云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常出於民至和三年諫官范鎮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事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材勇智慮可責之以辨治乞令久任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得也李拔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而晉人陰計中吳則使其將帥屢易議故渾濬得以收功蓋責任之不久則不足以有爲而卒功業也

穀

伯爵預在筑陽今襄陽穀城西北五里有

故穀城有穀伯廟

小穀

齊魯城小穀以為管仲私邑

莊三十二城中有

夷吾井

即管仲井

本曰穀景公曰桓公以仲為

有力邑狐與穀者乃姜會齊侯處後漢置

穀城縣屬東郡晉廢入東阿故城在縣東

小穀魯邑孫明復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有穀城山

張良得黃石處

或

曰陽穀

信

東阿南東四十二有陽穀亭

息

侯爵楚文威之

莊十四釐王一年

今蔡之新息北

三十有古息城

孟康云後東徙加新字

西十有息侯

廟周息州也

說文新鄆鄆姬姓按春秋別有鄆齊南鄆

滑

伯爵鄭入而秦威之

襄三十二年鄭入滑十三年伐之二十五

威于秦後晉取之

今拱之襄邑西北有滑亭

鄭地為

周秦晉鄭更邑本水名

宣八楚子及滑汭

後遷于

費曰費滑今偃師緱氏鎮有古滑城

在緱氏東

十滑臺滑伯廟九城志在滑之白

非滑州

去州四百里

養

繇基先邑今汝之郊城有養水楚子逆吳

公使居養在此

極

魯附庸無駭入之

隱二年

穀梁子云威同姓也

隨

世本云姬姓楚威之

桓六年楚侵隨八年代之隨侯逸莊四又

伐之僖二十年今隨之隨縣晉之隨郡
以漢東諸侯叛
有蚘丘隨侯臺墓

丹

逢

楚屬春秋時有逢伯或作逢誤

觚

涇之鶉觚

鱗

見潛夫論春秋時有鱗朱

主

頓

子爵昭四楚威之定十今陳之南頓故頓縣

有故頓城

十三州志云南頓西三十故頓子城在頓水之南故號頓陰城

劭云迫於陳後南徙曰南頓

後魏為南頓郡

鼓

子爵白翟別鳶鞮國中行穆伯攻之經年

不能下荀吳滅之

傳昭十五圍鼓二十二成之

今祈之

鼓城

唐屬定

有鼓聚在定之橐城

漢下曲陽

肥

子爵本白翟地晉威之

傳昭十二八月真以肥子縣臯歸

真

定之肥橐城也在橐城西南七里

漢下曲陽後齊

廢入橐城今屬真定

肥子後歸燕封之肥如

如歸也漢故縣

今屬之盧龍 或作邯鄲

有故肥鄉縣城紀年梁惠王八

年伐邯鄲取肥地道東太康八年立隸廣平

宮

之奇之先國玉篇郃國為徒冬切非

冥 鄭也冀為不道伐鄭三門乃虞地杜闕今

陝之平陸東北二十有鄭城周四里 又

有上鄭成二年會晉師處說文晉邑

麗 麗姬家商時國盟會圖元和志一作驪男國也集韻

作驪秦曰驪邑今臨潼東二十四有故麗

城道里記云高一丈五尺盟會圖在離之新豐漢之新豐唐之昭應祥符改曰

臨潼元和志作驪戎故城在昭應東二十四里非驪戎之國

載 左傳有載國風俗通云姬姓後陳留外黃

是韻作載云古國

紀 今緱氏故紀縣

胡 子爵楚威之昭二十三吳敗胡師胡子髡威定十五楚方威胡以胡子

豹歸相去二十五姬國也哀六年鄭伐胡武年蓋楚之所立

公曰胡兄弟之國也越世家云析酈宗胡索隱云宗胡邑為胡姓宗非乃宗姓胡爾

今潁治汝陰西二里有胡故城范史云汝陰本胡國

杜在汝陰西北盟會圖在豫州鄆城故有胡陰胡陽胡陰本山

陽胡陵章帝改之與胡公之國異

隗

運 冀子冀戎國今秦之渭水故伏羗城秦漢

之冀縣也秦武公十年隗囂據此稱西伯

賈

伯爵華之蒲城西南十八有故城賈大夫

冢非賈伯伐曲沃者左傳芮伯梁伯又臨汾

有賈鄉

芮

伯爵今陝之芮城西二十有芮故城水經

自河北城南芮君祠九域志商伐國西伯初

虞芮訟今平陸西六十閑原者所爭田也

東西七里周為司徒書注周同姓圻內國

徒封芮為附庸非杜云馮翊臨晉秦滅梁

芮繆公唐為芮州武德集韻儒劣切非

魏

今陝治平陸有古魏城在河北縣在河之

東北南西去河各二十餘里北拒首山十

里所故魏風著十畝之詩詩敘言魏君儉

日見侵削平相之世變風始作事晉獻威

之以賜畢萬閔芮萬奔魏故或以魏為萬

邑紀年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

而東之九年戎人逆之邾又云相王十二

年秋秦侵芮冬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而

東之萬見左同姓也傳魏姬姓國郡國志

焦

弘農陝是本北虢之上陽晉威之惠公以

年魏襄王六其大城中小城故焦也云召

年秦取我焦

四十四

譙侯之舊國樵云焦故
城在陝州東北百步
非亳之焦梁載言云姬姓

與亳之姜姓焦別鄴元以為神農之後歐
志亦謂武封炎後在此非也按傳虞虢焦
滑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後十
五年燭之武說秦亦以焦瑕

巴楚靈晉文公西伐巴蜀此也呂氏

春秋今果之南充預云巴之江州縣江州今

恭之巴縣紀年相王十七年楚及巴伐鄧

項僖十七年左云魯滅之非也子爵齊滅之公穀以為齊得之此蒙上伐

英氏文內漢之西華後曰項城今縣隸陳

東北一里有故項城楚襄徒陳以項為別都楚考烈威魯封其

將於項為項氏晉諺堅不過項者史項梁父項燕世楚將封于項

徐齊相徐姬國妃穆王時滅偃以封姬姓

鮮虞詳見本子姓國商後以處姬姓子爵翟也種地

最廣白狄也晉語有蒲人翟人中行穆子鮮虞十五年荀吳又伐定四年土鞅哀六

年趙鞅又伐之列子襄子攻翟取左人中

人未嘗滅也應邵地理記中人城西北四

十有左人城左人之故邑左人即今定之

昔陽唐子爵本肥馬肥子後今平定之樂平東五

十有昔陽故城杜云樂平治縣晉滅之昭

二年九域志趙鞅晉陽寰宇記荀吳假道於虞遂入昔陽鮮虞在北昔陽在南晉恐

肥為備故從北偽東南行往會齊師乃先還假道鮮虞遂入昔陽也故鉅鹿

境一曰夕陽開皇置昔陽於下曲今祁之

鼓城

夏陽

下陽也 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書

滅國矣或曰虢邑非也滅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虞虢

之亡不書年五而書下陽之滅于此罪虞也

下陽虞虢之所恃下陽滅而虢去虢去而虞舉矣滅下陽者晉而以虞首兵賄也虞之賄孟子三傳詳矣

右周之餘族可見者

烏乎姬周之國楸矣方其晟時述職朝

覲會于明堂日省月攷時享歲貢來有

湛露之燕去有形弓之送怡怡偲偲以

藩屏周及其衰也名穆公思周德之不

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文王之詩

曰棠棣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

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故

以親屏周是以楚子疆梁心張問鼎而

猶畏迫宗周不敢竊發不幸後世上失

其道宗國恣橫諸侯相併王官不討陵

國名紀
夷
夷至于三四然後枝葉相扶赧降爲庶
尚四十年而後秦得而挹之宣王以降
世乏令王然如齊晉勤王世有能者故
猶五百歷年數極德盡而後位去則磐
石之宗可賴也 一自東遷宗國恣橫
謾相侵伐以至于滅禽父一國當春秋
伐侵國者十入國者六圍者十三取者
十四而伐人之國者四十九會伐十九
及伐者三而公之伐者又十伐若以某
師伐者咸一大夫伐九而會伐者又六

公之伐十而邾居其六大夫伐九而邾
居其七公會伐十有五而鄭居十二人
之侵我五伐我者二十一而齊居十五
追戰敗滅不與存焉其諸爲可知矣鄉
使宗國循良不躡外姓以穆諸姬則周
室至今存可也詩云駢駢角弓扁其反
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
然矣魯弃同姓從而伐之其爲反也不
已甚乎齊之見伐其爲然也不已詢乎
或曰諸侯之吞威勢之必至楚莊威陳

而以爲縣樂毅下城七十皆郡縣之是
破滅諸侯不可復封建矣曰不然楚之
不縣陳當時之論亦已明矣而燕之郡
齊城亦孰見其安且利哉伊昔先王所
以立之九伐之法者凡以禁其相吞景
風至而利建建德策勛存亡繼絕者所
以爲不滅之道而今諸姬恃親強恣陵
蔑外姓循至尋鈇此秦楚所以自爲計
不然則亦俱杞宋而弊矣嗟乎王法不
行使秦得志盡絕先王之世豈惟秦之
罪哉蓋繇諸姬自賊之所致也

路史國名紀

卷已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古國

饒

鬼姓今深州有饒河齊大夫采邑

趙孝城拔之呂封弟長安君

穰

鬼姓宜卽穰穰侯國

秦封魏冉

今鄧之穰縣

利

鬼姓潛夫云鬼姓饒利一作刹

雲陽

二

今茶陵西南十里有雲陽山少昊亦居之又在此

泉亦曰雲陽山在馮翊雲陽縣今隸耀非丹徒

蜀 今成都見楊子雲蜀紀等然蜀山氏女乃在
茂詳後妃后國

蠶 蠶叢氏國今彭之導江有蠶厓而漢之蠶陵

縣在翼之翼水縣西有蠶陵山

瞿 今雙流縣南十八里有瞿上城益之西南二

十縣北有瞿上鄉

導江 魚鳧治今眉之彭山縣北東二里有魚鳧津

南北八郡志云犍為有魚鳧津廣數百步

郫 杜宇治

豨韋

婁 石樓也開山圖云石樓山在琅邪昔有巢氏

治此在城陽縣東北有婁鄉是然去琅邪遠

矣今隰有隨石樓縣隨本曰土京東南六十

有石樓山水經注蒲水出石樓下是也

庸城 許所遷定四年楚城今岳之華容

雄之容成皆改
增土天寶復舊

陽武

栢 柏皇後黃帝臣柏高春秋之柏子國楚滅之

今蔡之西平有栢亭

寰宇九域
云古栢國

大庭 魯地昭五年傳有大庭氏之庫輿地廣記云

各邑

國名已

二

在仙源今隸宛

東里

東里子諸侯也

栗陸臣

夏后臣有東里槐

祝宗

祝融氏後

祝丘

祝融氏後祝丘氏今沂之臨沂東南五十有

卽丘城春秋之祝丘也

柏五年城祝丘鄭樵云漢卽丘縣

彌

在益部詳紀中

朱襄

九域志云南京柘城古朱襄氏之邑

右上古帝王之世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之爲王者事其此已矣千乘

諸侯之謂也而其所謂道道此而已敬者

所以重事也信者所以立政也節用所以

富國愛人所以固本而使民以時者所以

興財也五者治天下之常經而聖人之所

以道有國者

唯有國者從而

道之則君安而國家

可保矣是故道之以敬而民莫不承聽道

之以信而民莫不承任道之以節用而財

不匱道之以愛人而民不失于义使之以

時則穀不可勝食財不可勝用而道之之

道畢矣

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

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
滿而不溢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
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
孝也夫不驕則敬事矣謹度則信行矣制
節則謹用而不溢則愛民矣和其民人則
又時使之矣固諸侯之事也故曰古之亡
國皆以無道記曰國家未道此禫人所以
道國之政事者也上失其道則其散亦久
矣而顧可國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

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乃若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固不外乎此也夫夫子顧未始
得邦家也而曰得邦家者上之所以道其
君而下之所以道其民者固所以行之天
下而得邦家也湯於亳文王之於岐因此
道爾故以亳之政道之天下則商之王矣
以岐之政道之天下則周之王矣夫子之
得邦家特亦不過推中都之政道之天下
而已矣吾固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此治天下之常經而聖人所以道
有國者也故曰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
而已徐幹中論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豈惟千乘之國哉

三皇之世

宛 卽鬱鬱華國

金 金提國帝堯世有金道華種蘭唐韻云周附

庸金州也金氏出此

唐新羅金姓漢金日磾因祠金人為姓非也

紀 紀侗國後有紀后為虞帝師

陽 陽侯伏羲臣許慎云陵陽國侯也國近江今

宣之涇縣有陵陽山

蹇 蹇修國後有蹇氏蹇氏

秦有蹇叔姓書云因邑又有蹇氏姓解音

愆四者太昊臣

共工 地在弘農虞帝時共工或云居此

赤 赤奮赤松炎帝諸侯後有赤氏赤民高陽師

邾 邾天國邾州巨鹿郡

巫 巫咸國故巫縣今夔之巫山

漢巫咸隋曰巫山

淮南

子云巫咸在軒丘北經在女丑北今巫咸山

在陝之夏縣

屏 屏封屏醫國

白 白阜國六者炎帝臣

胡 炎陵廟胡真官者同遷侍臣也按媯歸後皆有胡然按世本胡曹作衣當不在五帝後攷工妘胡之笥云胡子國在楚

補 炎帝伐補遂史伯云鄔蔽丹是也姓苑有補氏通典作輔遂非

遂 炎帝伐之呂春秋易之遂城古遂武也媯姬皆有遂

質沙 帝魁所伐世本之夙沙也後有夙氏夙沙氏

宿沙氏 齊風沙衛鼓子相夙沙釐

吳 炎臣吳權黃帝母吳樞國紂時亦有吳伯今陝之平陸有吳山

廣壽

廣成 仙傳云廣成居空同今汝之梁縣西南四十

有空同山廣成城廣成澤廣成子廟宣和中守林時奏其事立觀其澤漢安以賜貧民有

廣氏 風俗通

刁 音彫道書多作刁 仁廟編陰陽書猶有刁

牧地戶開曆世盡作力白虎通云黃帝師力

牧晁錯云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姓書後有力氏未究

伍 件也伍胥黃帝臣見玄女兵法今慈之件城

鄧 黃臣鄧伯温魯地隱十年齊魯盟處與南陽子姓鄧二

甯 杜云汲郡修武今衛之獲嘉有甯城故修武也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改曰修武魏土地記大甯城西

二十里有小甯城今在懷戎

容成 侯國漢縣隸涿本屬易今隸雄州燕之西境

徐廬國也漢匈奴降王封有容氏姓纂容成氏仙傳容成

公

恒 恒先國常也一作常先衛康叔孫封之世本云後

有常氏恒氏老師常從楚有恒思公宜為恒

山亦作常

鳩 鳩治黃帝臣乃俠也漢俠侯國有俠氏

闕 闕紀黃帝臣

方 方回國帝堯時有方明

習 風俗通云習國名傳有少習哀四年預云商洛

武關按此晉禦楚之塞在商洛東南九十今

永興軍漢有習響陳相

離

涓

岐

雷

鬼

霍丘

庸

奢

車

冷

冕

俞

盧

桐

各

涓子黃帝師臣

即岐豐至商文王為岐侯

詳高辛後國

雷伯國漢有雷侯屬東海

容區國商有鬼侯即九侯今漳浦有鬼侯山

亦曰九侯山

俗云山魃之居圖經又謂少康九子之居皆妄

後漢朱瑒九江壽春記金明城西南百二十

有黃帝時霍丘城楚莊廢為成

寰宇記廢霍丘在霍丘

庸光侯國詳商世侯國

奢比國

車區國

冷倫國衛之冷邑近魯作冷非

宛也宛侯即冕侯宛胸是今曹之宛句

云古宛漢

須句之間

郇也俞跗國今大名夏津西南五十有郇故

城後魏漢清河之郇縣

田蚡邑音翰德州平原西南

吕佗

為俞侯國有俞氏喻氏

漢有俞達勅救切

俞跗或作盧跗今鄆之陽穀有故盧城齊地

久廢後扁鵲居之

仙傳桐君世族譜云楚東小國

文二年桐叛楚地名九域

各

國名

七

志云小國楚附庸 今舒之桐城圖經云春秋時桐國蓋桐

邑也漢之從陽昭五年吳 西南有桐亭廬州舒城

敗楚誰岸注桐國誰尾渚 南有漢桐鄉朱邑所葬

榮 榮援國周之采地或云榮鄭地宣十二乃榮

二年戰榮 澤衛地也

橋 姓辨書云黃帝子孫守橋山者或云喬非

沮 沮誦音菹黃帝史後有沮氏

共

茄 黃帝荆茄豐玄中記 楚地昔楚城州屈以復茄

人城丘皇以遷訾者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子太叔聞之曰楚王

將死矣使民不安其 土云云昭二十五 記音加張楫以為荷

讎 郡國志許州讎城黃帝讎又為杵白處或作

羅非

於 於則作履者今鄧之內鄉東七里有於村荆州

圖副與商近所謂商於說者以商於為一國失

之裴云商於在順陽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所謂商於劉氏云商於二國相去

二百里傳言商於 析酈四邑近南陽 有於氏 袁紹傳有於授

左 左徹後有左氏今聞喜漢之左邑

有北 帝戮蚩尤遷其民善者于鄒屠惡者于有北

詩云投畀有北惡可知矣

右三皇時候伯之國

萬盈數也易之比曰先王以建萬國堯協萬邦以其號數之多也而塗山之會贊玉帛且萬數則古嘗萬國矣粵自黃帝畫楚分疆方割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而劉恕遽擿其非謂百里者萬非方十萬里有不能容是殆尺分之也

尺以一直為十寸

國界之分

直依枰罽枰罽之勢百里者萬特方一萬里爾是故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

里者為方十里者百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千里者百方百里者

萬矣

枰一十九路方為三百六十一路

雖然虞夏之前四

正疆理東止郎邪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而縮南至衡山北泊單于府五千而羸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二千五百縱并遼東勃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靺鞨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況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烏得所謂萬區百里國哉蓋古嘗有萬國之制而非皆

百里也故呂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乃有十里之邦以大運小要如臂使指者而孔子亦曰安見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而非邦者是衰周時列國雖足強大猶有不五十者然則古之萬國從可知矣執玉者不皆百里則執帛者安能皆五十哉伯七十里則百里可二子男五十則百里可四矣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正矣五千里者古今衰盛山川萊藪之通數也周世九服

號七千里而職方藩畿爲方萬里斯亦未記之滌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宗周八百成周六百此以百同袞計言之故子思曰天子封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商周之常制也畿門域也非所謂王圻者也周官班固蓋因玄鳥之詩而失之不知玄鳥所云正以謂門畿內而其所謂千里者特徑度三十一里半而強爾公侯之畿徑度十里伯畿八里半而弱子男七里而強又奚以宗周八八成周

六六而合於百里者百哉

九州之分如此

古者

九州特亦以槩率者王制之言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概率約也五服之制王城之外甸侯綏服面千五百已盡九州三千里地要荒二服綴九州外其數然也而况九州面距不齊自恒山距南河東河抵西河爲各千里此則圻內甸服所建然自東河至東海西河至流沙南河至江亦各千里南西二方侯綏所建外爲要荒可矣而東距海要荒已無容繫北距恒山

已接邊陲雖侯綏有不得而立惟南自江

至于衡山更越千里則要荒二服亦并在

九州內而自衡山南盡楊域且復千里未

汔南海悉爲荒外南爲太嬴北爲太胸則

知先王之制必有圓法豈至說者之拘哉

九州之界濟河淮岱相去不能千里荆河千里而嬴海岱千里而縮荆山衡陽二千而遙東海西河二千而近而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五六千里龍門之河屯蝗之黑相距且四千里華陽黑水窮數千里猶未知其所終荆河淮濟之間斷長補短不能淮海一州之半則周之西都今之關中知所制各有當矣

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踞南山之陰北

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能以千里今古不變而禮王畿四方相距爲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爲百里豈千里之方所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有匪圓通上世必有除補相乘之道爲疆理之定制者方隋盛時東南並海西且未北五原東西九千三百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唐文皇時東極洋海西抵焉耆九千五百一十南盡林州北延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茲亦人迹逐畝所計而步畿之法取之虛空鳥道揆以日景而參之乎圭表其於人迹迂直大約三而去三萬五千之折正亦五千而已王制之言惟其大約也

五帝之世

玄都

少昊時諸侯外傳云玄都氏黎國或謂重黎

非也周書云昔玄都氏謀臣不用龜策是從

忠臣無祿神巫用國而亡

洪芻志都夫人按風俗通出古山者

玄都氏避

聖祖

諱爲元氏都氏

涑 高陽師涑國或作涑圖今湘東澧陵有涑水
或作濠非

鱣 鱣先國宜為澶古之得姓俱自其封國而命
其以字者蓋匙蹇修鳩治之類亦必其封國
也

爽鳩

齊地

昭二

今之青州季荊繼之

晏子

杜云虞

夏諸侯有爽氏

姓

爽鳩氏

姓

纂

且鳩

後有且氏

祝融

儉是今鄭州有祝融冢與祝融氏異

咸

高辛臣咸黑官是咸陽有咸水

柞

柞卜邑

展

展上公帝嚳時得道者

陰

唐虞時國商世陰君長生之祖故長生詩云

惟予之先佐命唐虞周有陰忌今濠之定遠

有陰陵城項羽失道處管叔後采於陰則今

襄之穀城東北有陰城是

故鄆地師古云古音國

又有

下陰在陰城之西陰後遷此

左

今化光乾德

漢陰縣隨陰城

春秋時道柏巢呂申息房應胡陰桐與楚比者

務

一作瞽帝堯時務成商有務光諸侯也後有

務氏一作牟或云卽牟

見後

庾 帝堯時候國春秋時有庾子皮皮子過邑於

維氏為庾氏 庾公差姓書以為帝堯時掌庾大夫之後

及 及戕國齊地一曰昌澤即朱故亦作朱戕有

及氏

朱 朱虎國號之朱陽

嚴 許繇之友嚴僖按樗里子傳嚴君之封在嚴

道

樊 帝堯時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

放 放齊後有放氏

被 齧缺師被衣被陽也今淄之高苑西南八十

步有漢被陽侯國故城音皮

齧 春秋時有齧桑衛地

狐 狐攻定六年狐人周地 僖十六有狐厨今晉治臨汾西北有狐谷

亭

豨余

鴻蒙

育唐 帝堯夏桀皆嘗伐之南陽章陵之上唐鄉也

班固云古國括地象唐鄉故地在隨州

西夏 今鄂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 漢水之曲為夏

夏記沈尹射奔命于夏沛者 周書云西夏仁而去兵城郭

不修武士無位堯伐亡之

叢 帝堯欲伐叢枝胥敖四國也或云兩國

枝 春秋傳戎伐楚侵訾枝訾枝楚地

胥 胥臣胥氏之先一作須舊春秋圖有滑與檜

接在虢密之間

敖 滎澤西有敖山有敖倉城在滎澤西十五秦置在敖山下舜

曰夫三子者是宗膾為三胥敖為一也

宗 帝堯欲伐宗膾者按韓一曰宗昔文十二年

子孔執宗子遂圍巢則在廬江預云宗巢二

國羣舒之屬

膾 當即會會人鄒也在河南密縣

微

道 齊桓之伯江黃道柏附之四國皆弦姻劭云

安陽縣道國也杜云汝南安陽西有道亭楚靈遷之今蔡

之確山西南有道故城後有道氏楚有道朔

闕 三國皆帝堯時

婁 九江壽春記金明城西南百二十有雩婁城

堯之婁子城也寰宇記雩婁城在霍丘

臨 帝舜時有臨侯望博見春秋注臨侯國氏今

趙之臨城漢故縣

雄 雄陶或為熊夏有熊髡

東 東不訛國或作陳非南南郡夏禹西西西縣

和仲宅西北有北東固為東國也

秦 秦不宇魯地臺于秦者在濮之苑北莊三十一年杜

云東平范縣東有秦亭九域志云西北今隸鄆

紀 虞帝師紀后一作冀后

蒲 長垣東北十里有蒲城詳有虞後國春秋有蒲侯

氏莒地襄三十二年

單善帝舜師單卷今鄆城有單父城即善卷也傳言

堯師善卷或吳之善道也襄五年今盱台阮勝之南徐記春秋時善道地

歸 夔之封一曰夔杜甫所謂夔子國者後有憑

氏詳高陽後國

胡 歸姓世本左傳皆云胡子國歸姓歸姓夔出

有 歸姓王符云歸姓胡有何有有子也有九委

音故本一作洧宛地今開封扶溝有洧水有

曲洧城

何 歸姓虞帝末何侯得道於九疑今道之寧遠

廣濟鄉有何亭墟然伯陵同何女緣婦則何

姓黃帝時已見若僧伽何國人則非此泗州僧伽

傳云僧伽何國人世謂不知為何國人按西域有何國見隋書

謹 濟之乘丘有謹亭或云謹兜國今濟治鉅野
齊人歸謹預云濟北蚍丘西有下謹亭說文
作鄩

中容 山海經中容之國舜之所生或云卽諸馮穆
天子傳有容氏國或是

右五帝時侯伯國其有先代後者見逐姓
下

泌嘗謂古之法皆可行於今學者得無笑
之封建民兵井田肉刑豈惟可行於古固

可行之今非惟可行之今亦可行於後惟
通變而已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通變
天下無敝法矣惟古與今同此之天均此
之地又等生乎此人日月八百率十里爲
湯沐於王城何得此八千里况以商三千
率三十里於泰山之傍乎商之三千使率
依男爲附庸三猶應附九千國况以夏萬
國率九率十於侯伯之邦乎是備湯沐者
固有數而無附之國滔滔是也町原防井
衍沃則衍沃者以井而原防固以町是井

田不可概施高屏之區矣。教防風流，共工則宜戮者，戮宜流者，流是肉刑，不得專用於三五之時矣。是故外諸侯，嗣有所不必嗣內諸侯，祿有所謂嗣先聖之法，要必如是而後可以行之。萬世而無敝，專用者固無時可時而措之，何時而不可哉？可井而井可町而町，何馱乎？今田之井可流而流，可戮而戮，何患乎？今刑之肉而益，削之法堯舜之道，蓋亦言而時措之者，天下之大萬國之多，惡者何勝，削而善亦何勝，益

哉！諸侯之疆有定域也。今日之益曰取之間田，明日之益地於何取？東西有間田，南北當益地，將越數百千里而取之乎？抑乞之其鄰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今日削十數，明日削數十，果先王之意邪？吾固曰：此先王之法，設而時措之者也。且湯伯也，文王伯也，湯以七十里而文王以百里自稷契始也，自契至湯自稷至於文王如是久矣，非無賢德也。而地不加舊，是則無益地也。然則禮記白虎之義，其亦

繆而不足徵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錫魯公也錫山土田于周受命錫召虎也無益地哉蓋昔先王三歲而一修封必其俊異之功殊偉之德乃於千百輩中陟其尤者一二而稍益之故善者以勸必其敗羣之愆違命之最乃於千百輩中絀其一二尤者而稍削之故不善以沮時而措之是所謂益削也魯公召虎見之歌頌惟其希闕而不可易得也 乘馬之法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則必廣川之上高無近旱而水用足下無近水而溝防省因天之材就地之利是故城郭不必用規矩道路不必中繩準又孰有城畿國服開方引直而可爲者益削之法豈一概之施哉

巳卷二

夏世侯伯

西王 夏后師西王憫

童 童律一作僮卽鄆也故下邳鄆縣後有童僮

鄆氏姓纂出老童非

狂 夏后臣章律狂章按經有狂水逕綸氏城在

今陽城有狂氏宋大夫

繇余 錢 記作田

晁氏 今弘農有地名晁一作郟斲

盧氏 今之盧氏縣有盧氏山

章商氏

犁婁氏

鴻蒙氏 右五神夏后所囚者

烏 烏陀陶臣或云烏陀猶鴻蒙又烏木田太

康地志梁國烏縣今穀孰西南二十烏城

郭 郭哀夏后御博之聊城有郭水出東南郭

商有郭崇子三一經云商人彭真人弟子以嘗煞人不得真人

范 今幽之范陽漢縣有故城在易東南有范

水

扶登 扶登氏典樂之臣

豎 豎亥國或作堅亥

杜 鳳翔普潤漢杜陽地有杜水

旣 七大夫杜子墨旣子黥

孟 孟涂國隱十一年向盟卽孟今河南孟津

偃師西三十一里穆傳至于孟氏近河南

丹 涂後封今建平郡有丹陽城括地象云丹

陽故國歸州巴東縣也

甘 鄠西五里甘亭水經在甘水之東啟扈戰

其野

屈北屈 隰之吉鄉北二十一里有古屈城北屈也

晉二

驚 夏后伐屈驚呂覽云啓

曹 潜夫論曹有姜姓者

魏 夏后攻曹魏呂覽亦以為啓詹伯曰祖自

夏以稷魏駘為吾西土盟會圖云羸姓非姓

魏姓

西河 后啓征之見紀年

有洛 洛也

上洛 商周上洛郡治上洛晉地紀年晉烈公三

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漢屬弘農唐

洛州

胤 侯爵風俗通云夏諸侯國今利之胤山乾

德三年平蜀天寶元曰胤山出舞衣今川綿

有胤氏嗣氏鄧氏云國諱改

粗 拜邑襄四 澶之衛南縣東十五有故粗城一

曰外里襄十一年城粗者邑界宋魯

窮

有窮羿邑楚地今壽之失豐有窮谷窮水
即窮石故記皆謂刪丹蓋以淮南子弱出
窮石窮石山在刪丹今在張掖似太遼隔
楚人救潛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潛今之
舒與寒過皆相邇因夏民代夏政則此為
近故得及夔子也說文作窳

寒

浞國邑樂史云伯明氏所立本國世本云
邳姓今濰之北海東二十三有寒亭杜云
在平

壽東今
壽光界非晉塞晉地五五氏
一曰塞氏

過

夏之國即有過括地象云猗姓國今萊之

掖西北二十有過鄉過亭地道記北
有過城有過

氏

戈仍

別見

鬲

有鬲氏夏諸侯近鬲津後有鬲氏姓書膠
鬲後妄
今德之安德西北有故鬲城即有鬲世族
譜有

鬲與有鬲
為二非漢之鬲縣應氏以為偃姓皐後

酈氏以為有窮后國俱非

武

武羅

世本云夏武羅國冀都之武邑一云衛北
境武父陳畱有莖父城

厖

厖圉國莒邑有大厖宜出厖降

猗

河東猗氏縣南二十有猗氏故城魯人因陶朱興富於猗氏因曰猗頓

棲

猗姓

疏

猗姓潛夫論棲疏猗姓

女

女艾國汝也商有女鳩今之臨汝一云晉

之汝濱本陸渾地晉取之集韻如音如僞

東海

后抒征東海伐王壽

王壽

宜是平壽衛之下邑在濰州西南三十里

有易

經云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繁女

王亥取僕牛竹書云殷王子亥賓于有易

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施之是故殷上

甲微假師于河伯伐有易咸之弑綿臣

原

后抒居原者預云沁水西北有原城今河

內軼桀以原侯夸師者

干

桀臣干辛邦也說文邦國屬臨淮一作邦

吳地昔吳城邦溝今揚州故廣陵開皇曰

邦江八十武德邦州七年今作韓江繆

蒙山

岷山

桀伐蒙山氏即岷山氏今蒙州蒙山郡

非晉

陽之蒙山

有施

各史

國名已

二下四

扈

趙

桀世趙梁

伊

摯所尹六渾伊川許氏所云伊維侯國

萊

湯佐命萊朱國

登

湯御登恒有登氏

慶

湯臣慶誦

湟里

七大夫有誦湟里沮

禎

樵云鄭地

卞

卞隨蓋晉下

漆

鄰國乾之永壽漢之漆縣今鳳翔之普潤

有漆水昔隗囂攻略陽上至漆漢之漆今

邠治也寰宇記邠之新平漢漆縣有漆水

屬扶風非冤句長垣之漆

舊云防風民漆姓後然世本無

漆姓防風姓釐

南巢

右夏世侯伯之國

堯禮舜禹為司空平水土邛成五服至

于五千

堯五服服五百里要服之內方

五千里康成謂方萬里以七千里為九州妄也

方以為國五國

有長長有師十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

十有二師州有牧牧稟命于上京此以傳之

說裁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四海謂千里要荒之內要

荒雖異九州不盡建侯亦有五五百里

以為甸甸佃也為天子治田里賦納總

百里粟五百里米邇重而遠輕甸甸之

外率五百以為侯綏要荒甸服外即為

也惟以射而進遠侯外漸遠綏之而已

綏者輕也綏外益遠故惟責其要服之

外則又荒遠邇於夷矣此唐虞之制也

周之九服不能如是佃服即移侯服之

外采又有男之外衛乃在采之外而侯

邦男邦且雜建於天下無復遠近之別

知虞夏之制為盡善侯服之內采男諸侯之所隸

也卿大夫采在六百里內男國小在七

故男在內懼大陵小故綏服之內以揆

文教以奮武衛千三百里之內近於侯

治千三百里之外逼於要服使奮要服

武以衛亦猶今之邊郡尚武略也

之內夷蔡屬焉荒服之內蠻流屬焉禹貢

蠻夷三百里流蔡二百里此音其實與

百國

凡四千八百

要荒之內惟不悉建隨地

而區

通之則亦萬國

甸服親事時時而見侯服

歲朝綏服再歲而朝要三荒四四歲而

天下諸侯畢一朝一朝則天子時巡

謂所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

南暨聲教小大之國內外之侯三正所

用蓋七千有餘國

十二師之制州六百國故說者謂十二州

為七千二百國州擇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以九州則異矣鄭謂每州得百里之

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

八百州計千四百國以二百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百國以一師州六二師

八州計九千六百國以圻內子男備數

為萬所謂萬國固非必如是惟周王撫萬邦而幽王且有萬邦之屏周亦何由

有萬邦哉謂禹邶城每服加五百里為萬國尤妄

○嗟乎塗山

之會贊玉帛者萬國其君長世及不知

其幾侯伯也其可見於國名記者如此

而已令名醜行均寂威而無餘矣况流

風善政之欲知乎後世之士蓋不勝臚

薄也德執智略曾不足以任建立而第

相粉澤蚤功蚤德以剗剔金石而斬取

流傳乃至爭起片文隻字以圖自託於

不朽者其果足以滿戴晉人之一快邪

彼夢者之在寢也其四肢鼻口率故形也据其旁者未始一見而若之神游或羽而僊或冕而朝城郭宮室輿服臣妾乃忽富而驟榮宮偕興乎時鹵簿噉乎後若無有極逮其卽覺遽遽然無毫釐之可攬夫然後自笑其始之妄而爽然以悲然則竊勢希合次且愒日專利臣封已者其大言彘裾未始少變而且枵然顯大自智莫之與對顧不爲尹氏老役哈者鮮矣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夫孔子之功惟見於六經而自比於禹夫子於禹若不相似然然而後世且曰生民以徠未有則六經之文比隆堯舜可也比之於禹蓋小着矣宜乎後世之不以爲非也予觀班志劉略文字固已不勝紀矣其果皆有益乎無益也而隨唐之書卷叅之多動數十百千萬使後之學士腐唇茂齒眵昏雙明而不知其統豈不悲哉古人云修短隨化皆期於盡予攷古之封君曾無隻影而文人詞

士殘窮竹帛誠不能不以之興懷從而
列之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

商世侯伯

馮 馮夷國詳文招中

應 汲古文云商時國寰宇云故城邾城東南
四十故殷之應國杜云襄陽城父南應國也

隗 史伯云南有應鄧西有晉隗

佻 佻也唐韻古一作佻邾先典切集並蘇說

文云商諸侯為亂者或以為莘非集小禮切又音

韻

妘 傳云商有妘妘昭後三有妘氏云妘也定元年有

邳薛地今淮陽治下邳集同胚姓纂纂要

方凡切姓苑始音鄙一音缶

弊

縣

終葵 商時侯國後有終葵氏

高丘 商有高丘子見三一經

薄姑 商諸侯即薄丘一曰蒲姑在青之博興地

志有薄姑城在臨淄西北五十杜云蒲姑城在樂安

各邑

國名邑

三

隨博昌北唐博興也青圖經云與四國作亂成王咸

之以封太公按史記則胡公徙之按晏子爽鳩氏

始居之季前因之伯陵又因之薄姑氏又因之然後太公因之爽鳩大昊時季前夏

季而伯陵薄姑商未也然太公實居營丘非此

落姑按春秋傳落姑齊地閔元年或云魯地魯大夫采姓書

落姑氏

蒲侯襄公與莒子遇蒲侯氏二十二年預云邑名

蒲如商侯國齊地有蒲如氏預云下邳取慮東

南有蒲如城春秋蒲隧或云即薄姑蓋其

分也

姑幕商侯國今密之莒東北百六十有姑幕故

城故晉琅邪姑幕縣後齊併入東莞晉志

通典十道記等俱謂即蒲姑蓋非樂史以

為薄姑氏國與四國亂周公滅之以封太

公又云青之博昌界有薄姑城是亦一之

按書大傳謂奄君薄姑語錄父舉事以薄

姑非名誤矣傳所謂薄姑商奄吾西土者

豈惟晏子之言哉

酈酈山是後為酈氏食其氏音異基其孫賜為氏侍其

氏其曾賜氏

黃洛 寰宇記盧龍有黃洛城黃洛水殷諸侯國

貸 成湯時有貸子相

邊 商國周有邊伯 莊十八年

膠 膠革國今沛之公丘續云本膠國通典則

以萊之膠水為古膠東國括地象云在膠

東南六十里即墨城也

錫 錫疇

商末錫疇子斯一云錫疇國鄭六邑有戈

孫

瞿 商瞿有瞿父鼎有商瞿氏宜為瞿上

隳 玉篇國名宜即隳三隳也湯伐之字書書

傳作艘從舟故雅訓至 隳從 史麥通典變

一也漢廣川子則封三隳侯屬東海

甘 甘盤小乙臣高宗學焉後受遺有大功

九 鬼 紂三公即鬼侯 明堂位為紂所饗 彪云鄴西鬼侯

國也隋圖經臨水縣九侯城今相之隆陽

有九侯城 磁之滏陽西南五十 誕生音仇故或謂即

仇非

羗 羗里地在相音九或即九字書音牖失之

鄂 史記九侯鄂侯為紂三公紂虞所封南陽

所謂大夏有鄂氏姓書出晉鄂侯或作邗非

邗邗侯亦紂三公昭十四晉施邗侯音邗作邗訛或云卽鄂

卽云邗侯俱非按世紀邗侯事紂以忠諫

死而邗爲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邗見武穆

崇二崇侯虎紂佞臣文王虜之今崇有崇城崇

侯墳九域志云虎也集韻寰宇記彭城北

三十垞城臨泗水秦地志云垞城古崇國

兗人謂實中城曰垞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

廟在廟山與秦崇異杜云杜扈永和志云在秦晉之間蓋以宣元趙

穿侵崇以求成于秦也張子厚疑非一國

虞芮別見文王質虞芮之訟暨師武伐紂乃收虞師

芮師六韜春秋虞公虞仲之後周初封之今小國稱公

陝州

密文王伐之詩云密人不恭者事見周書蓋

與紂有謀周之意

黎夏諸侯九黎預云東夷國晉侯略狄土立

黎侯非文王所戡矣故晉志二黎國

飢飢昔文王伐飢本作飢音祈卽耆黎也周書

傳五年伐耆而大傳作戡耆故說以爲黎

也

周傳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周紀平虞芮明年伐犬夷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耆又明年伐邾又明年伐崇侯虎

字書帆訛

帆同集云伊帆古天子號按仇有祁音兎置叶達趙王歌

龜策傳皆叶之也

豐

豐也事而紂惡之韓子云文王侵孟克莒

舉豐三舉春秋徐之豐縣又楚地

社云祈縣南有

豐鄉

閔

有閔天為閔氏

漢廣陵相侯孺

枝宜

散宜生後有散氏

於陵

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今淄之長山

長子

周史辛甲封今潞之長子晉執衛石買處

商蓋

周公勝殷將攻商蓋辛

甲曰難攻請先

九夷攻九夷而商蓋服

庸

庸氏伯爵助武伐紂今房之竹山漢之上

庸

文十六楚威之楚飢率諸蠻叛楚也寰宇記上庸故城在州西二百五十楚子

為庸浦之役者

說襄十三蜀地文廓南夷國寰宇

記金州周庸國地戰國時為楚附庸後威

之

楚使盧戢黎侵庸

有裨修魚三邑

髻

庸蜀羗髻微盧彭濮皆西南夷助伐紂者

微

各也

國名也

三十一

瀘

盧戎也古文作縕齊之長清南五十有盧

城齊鄭尋盧之盟者然非此記每為盧今

襄之中盧

寰宇云中盧盧戎國文十六年楚師自盧以往者

彭

黔之彭水縣又有彭溪在忠之臨江即巴

賓彭濮者非濛陽矣

棘

棘侯國今戎之棘道音撲一作棘集音棘

云縣名又音拍慢

靡

周書世俘云武王伐靡及陳者

戲

武王克商命呂佗伐戲方云紂畿內按襄

九年戲鄭地

艾

侯爵穆鼎有艾侯作艾王侏以為共誤并

之廣陽漢之上艾後漢石艾也又吳有艾

縣隋入建昌有艾城今在武寧

佚

武王俘艾侯佚侯小臣四百六是也皆商

國

恭

姓纂云商末侯國

歷

華

國莘

思

康成云商有思侯梅伯

各已

國名已

三十四

霍 侯爵武王禽之汝之梁縣西南七十有故

霍世本云霍國真姓今本作姬姓知非晉霍

臧 文王觀於臧遇臧丈人釣者近渭

遲 商有遲任賢者集韻引書遲任

鄜 呂春秋揚鄜其本又君新鄜字從邑借也

當邑國

右商世侯伯之國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

之國三十十三公七十里之國六十十六卿

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三十二小卿凡

二百一十國三等相倍八州千六百八十國

大二百四十次四百八十小九百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

與民同財其餘以為附庸閑田州餘方百里者

十方十里者六十若封者為附庸未封者為閑田有功者取之閑田祿之其有

制地則歸天子之寰縣內方百里之國

九視公侯者三為三公之田有致仕者副之為六餘三以待封王子弟其一

大國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視伯者六為六卿之

田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餘六待封王子弟其三次國之命三孤無

副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視男子者二十七為大夫

之田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餘九以待
封王子弟此鄭氏說非必盡爾然鄭又
以王制前所言三公等田為商制後
言縣內國為夏制采地殊不可曉

九十有三國三等而名山大澤不以盼

王以給民其餘以祿仕以為閑田畿內無附

庸餘方百里者六十方十里者九十六

周官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公所受地在

焉小都之田任縣地卿所受地在焉家

邑之田任稍地大夫受地在焉此言縣

內舉中言之然則公邑之田任甸地元

士於此受地可知此其大凡也其地有

餘有不足蓋又有通法故卿或在縣地

取足於封而已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謂

如百畝而徹賦民什一於一之中又以

十分為率取二也畿外諸侯以歸公上

大略九州七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

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八州餘方百里者

四百八十附庸寰內夏后氏之畿也故

康成以為夏氏之衰戎狄內侵諸侯相

并國咸數少商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

千里以為九州建此一千七百七十三

國杜佑因之蓋失之矣夫湯之興資者

三千王獨云湯時諸侯三千洛誥傳云

武王伐殷同國三千長百其村設

其禮義被之文章千八百者周家之始

使可與事宗廟也

受也九州州方千里此於禹服五千里

內斷長補短建國多寡之數三代

同也鄭謂湯制中國方三千里周公復

唐虞之舊為七十里妄也孝經說云周

國名已

三

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足相參攷烏在七千里哉夏之萬國至商湯至周逾數百年間不應所減如此商之去周又數百年何得並無減損知此周數商益多矣書傳云邊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玄謂此周所因商世九州諸侯之數所謂萬國固亦號數知文武之後制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采取

以當穀稅謂所貢物上言采下言流其中舉矣**天子百里之內**

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官官府所用御御府所用

百里內謂如納總皆粗者千里內謂如粟米皆精者太府八賦不以遠物待近近物待遠近供官遠為御也太宰制國必合王府之賦為之調度此則王府之所供止百里膳賜之御必千里也**千里之外設方伯**

五國以為屬以屬制名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遠**屬有長**

州四十**十國以為連**以聯制名言以授邦職以役國事如

也**連有帥**州二十**三十國以為卒**以卒制名

善以比追胥今貢賦如卒也**卒有正**州七正連帥比

年東徒羣牧五年大東車徒**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

有伯伯牧**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

之二老茲商周之通制也八州八伯五十六正一百

六千八百帥三百三十六長凡五百六十八多少雖不同方伯連帥一也

嗟乎置天子非以優天子收天下也置

諸侯非以優諸侯收一國也諸侯之有

方伯連帥牧長卒正非以優疆大在小

國也故以小事大大字小致治之要春秋之所與也分災救患濟弱扶傾是王政之所急黎侯迫逐衛宣不救而旄丘以爲責四國災流許人不悌而君子必其亡

詩云伯也執殳此州伯也時齊侯亦自謂小伯見國語

是故

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畋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夫然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夫然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此大司馬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若職方氏邦國小大相維之事也先王之建諸侯豈顧私其力以自衛使子孫世得王哉不如是有不足以寧天下而世之治不治子孫之世不世有不在乎此也世之人徒見三代之能長則以爲建侯之力見春秋之紛亂則以爲建侯之失夫以禹之功又非無諸侯也而世未三易太康不道俄失其國其所以未亡而再集者幸有窮之顛越而少康之明賢爾諸侯何力

之有東遷之後非無疆大也然而載祚數百世之令主猶克永世雖危無咎則周公之法在而四國不能以相賓也諸侯亦何罪邪先王之設法固為後世之能守者設也使後之世果能守邪安有春秋之末世苟不能守則亂之起有繇矣豈法設之罪哉謂諸侯之敝有春秋之末世則言曷足之否言一夏二夏亦大業之際天下散于盜賊其為禍亦至矣豈以有諸侯至此極邪

已卷三

丁 武王時丁侯叛者

羗 羗侯今武功縣界有羗陽故城或云湯陰

者非

湯陰北六里有羗城羗水城北臨水周二百五十步即羗里城史音彌里

元和志繡里一名羗城湯陰北九里通典相州湯陰羗里城隋國經湯陰有防城紂囚文于築此防之

濁

有濁氏

元后傳有濁賢

濯氏

鄭自子濯孺子風說俗通云濯輯之後

文濁水出齊郡厲鉅山東北

紂

穆王伐之大起九師東至九江蚘蟬為梁

在江東矣

紀年四十七年

因 穆王西征至因氏郭云國也近河

房 穆王里圍田之路東至于房郭云房子國

趙地有嶺山紀年作魴即高邑之地志云

高邑趙房子也通典云趙臨城舊房邑也

郊 穆天子傳有郊子郭云夷國有德者稱子

蒯 蒯備也蒯伯蔡國穆天子西征至于蒯河

宗之子孫蒯柏蔡逆天子郭叵肯切柏爵

蔡名廣韻上聲引之云漢有蒯城侯又步

登切故楚漢春秋作憑城又作馮馮朋通

也地記陳倉有蒯城云河宗之子孫則宜

在此非沛之鄘姓纂作鄘伯蔡穆傳今作鄘伯蔡訛

鄘 說文沛城父有鄘鄉玉篇蒲梅切蘇林廣

韻為薄回切云鄉名在右扶風集一作鄘

又音浮顏為薄肯切則又誤矣姓纂鄘氏

以為出伯蔡國在虞芮間者妄或作邠非

諸蒯蒯蒯蒯字並詳字經

蒯 邠是春秋蒯得之先訛為蒯苦怪切括地

志河南縣西四十有蒯亭縣今有蒯鄉玉

篇說文邠從敝省汝南安陽鄉名或作蕢

穆天子

周世侯伯

詩邾

邾也魯取之

襄十

預云亢父有邾亭亢父

隸濟說文附庸國漢志詩亭詩國水經云

春秋詩國也在任城界 樂盈克邾乃齊

地例云平陰城西有邾山

鄆 成六年取鄆外紀云附庸

栒 邠之三水東北二十五栒原上有古栒城

見寰宇記郡縣志云安定縣界有三水故城

周鼎銘云王命尸

臣官此栒邑者班固以為文招元和志從

之非也

應云邠侯伐晉者今渭水南一里有故城建德二為邠州三年廢皆

因國誤城今在郡

楚淖國先為淖氏集韻音卓

魯共王淖俎

福 周器南宮中鼎云福人是說文有醜

賴 子爵蔡之褒信有賴亭楚滅之

昭四年

非炎

帝後賴春秋威賴古本作厲故世以為即

厲非也晉志厲賴二國

又哀六安孺子如賴乃齊地

郵 王良邑為郵氏

庫 呂覽晉文之霸東伐庫廬者

渠

畿內國周大夫渠伯糾後有渠氏昭二十
六渠周

昔

周大夫所封見風俗通通作夕故有夕侯
後有昔氏夕氏鉅鹿故昔陽城一云貝丘
今恩之清河有郚亭乃音藉清河乃秦厝
縣貝州也或云臨邛
有郚鄉非

用

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
故有用姓名士錄有
用羽之

呂

徐之彭城東有呂梁城五十九里春秋爲
宋地漢呂縣

郟

甫也汝南上蔡有郟鄉郟亭或云卽呂非
也孝經偶引呂荊爲甫介

鄆

在潁川玉篇云甫侯所封非按鄭世家有
鄆公本許云

鄆

鄭地今滎陽有鄆水城鄆水溱也而故鄆
城在襄邑東南有故城襄元年次鄆者隸
拱

州非姒姓鄆故晉志有二鄆國

宋

春秋有宋子乃小國今趙之平棘有宋子
故城漢之宋子縣非微子國封

鄭

與一作郁有郁氏姓
苑

慎潰

魯有慎潰氏奢侈逾法敗

家語

沈猶

古附庸後魯沈猶氏

孟子有沈猶行漢劉

姓苑云太山人

穢為沈猶侯地在千乘

韻直忱切師古音審云沈亭是

無終

無終子翟國今薊之玉田渙陽亦其地晉

威之燕為右北平有無終山

故無終縣在北平城西

三十萬歲通

以蔽北燕之路亦春秋之山

戎

零支

齊桓公北制零支今平之盧龍故零支縣

古離支也

臯虞

故侯國漢郎邪臯虞縣

中牟

佛盼邑今縣隸開封開皇之內牟北十二

有中牟故城又河北有中牟在濕之北趙

獻侯徒治者晉地瓚說詳矣班固杜佑以

為滎陽中牟縣故樂史以為河南有盼墓

因年表誤之衛侯如晉過中牟不在趙之

東也

定九年晉車于乘在中牟預嘗疑之吳曾云當在溫水之上迺疑年表趙

都中牟謂新鄭恐趙嘗都亦繆矣

東牟

文登西北百一十有東牟古城

堂陽

九域記漢縣今隸冀城冢記商之太子封

母弟才為堂陽侯在堂水之陽

闕鞏 國也昭十五年傳有闕鞏之甲

郇瑕 預云郇瑕古國傳二十四伏氏云在解東

郇瑕氏之虛也地薄水淺近於鹽謂鹽澤

也然郇與瑕二郇音環詳周國中瑕見卷

末

析成 今鄧之內鄉

介根 東夷預云黔陬東北計基城即介根國漢

之計斤今密東南四十計斤故城廣記密

介葛廬國黔陬隋省入膠西故城在今諸城東北百一十

徐吾 徐吾氏茅戎之別後有徐吾氏今潞之屯

留西北三十有故漢餘吾城

闕與 通典儀之和順韓之闕與趙奢破秦軍處和順今隸遼

寰宇記今名曷蘇城銅鞮西北二十今潞

之銅鞮故闕與城漢梁榆也九域志一日榆城廬謹征

艱賦云訪梁榆之虛郭乃闕與之舊都謂此

安陵 國事云小國侯其後氏安陵經為楚王妃

界梁 吳之邊國甲梁氏甲梁人也楚威之今濠

之鐘離吳世昔甲梁女與鐘離人爭桑相

攻遂滅甲梁吳世家右無之

梁 晉伐之宣十五今之潞預云廣平曲陽縣今

洛之雞澤漢曲陽地

仇吾

一曰仇繇韓子云仇繇小國為智伯所威

後有仇吾氏

呂春秋中山國有風繇之君智伯伐亡之即仇吾一之誤

一作公猶非國事云智伯欲伐之遺以大

鍾

韓子智伯以大鐘遺仇繇見二卷二十六卷又云遺以廣車

按河東

孟縣有原仇城元和志以為仇繇樂云即

孟之外城仇繇城俗名原仇九域志亦在

九原并

公猶

班志屬臨淮今泗之漣水伐以為即仇繇

非智伯所伐不在是

鍾吾

一作鍾吳春秋鍾吳子國

昭二

吳威之預

云泗之宿遷西北十里司吾故城是

寰宇峒崕

俗為鐘吾氏

漢尉氏令鍾吾蒼

餘丘

於餘丘也

莊二慶文代之

預云為邾所併故二傳

云邾邑經不繫邾魯叛庸也邑不言伐

沙隨

春秋地名云本國也今南京寧陵西北七

有沙隨亭

成十六預云比

浮來

即邳來紀邑今東莞北有邳鄉邳鄉之西

有公來山邳來澗

彭戲

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于華山地近華陰

虵丘

音移封者為氏泰山虵丘縣

葵丘

外黃東有葵丘大夫邑食者氏焉英賢傳

有葵丘欣

潁

春秋圖有潁國樂云潁侯國通典以為洛

之潁陽考叔邑即城潁許之長葛西一里

有故潁城潁谷

考叔冢在汝廟在許

亦有周潁

昭九年潁

周地

蘧

伯玉先國陳留傳云長垣有蘧伯鄉一曰

新鄉伯玉之冢

單

單伯魯孤與周之單子別

介

之推先國即汾之介休有介山縣上山地

今沁之縣上竇莘以為密界晉黔陬乃介

根也

駕

楚附庸吳圍巢伐駕圍釐虺者

成十七年

湯

亳

秦寧公二年代湯三年與亳戰蓋京兆杜

亳

豐

秦襄公以弟穆嬴為豐王妻地蓋豐水之

西一作酆

哀四

昔文王侵孟克昔舉酆三舉

而紂惡之

韓子

預云南鄉析縣南有酆亭

譚

儲

齊大夫有儲子姓源云儲人後繆

鄆

春秋鄆闡一作謹在鉅平今濟北蛇丘西

下謹亭唐入鉅野今濟治然此為聞喜之鄆

有鄆亭自音圈水經蚶水逕下謹城南即

灌水也今龔丘

析

所謂析酈楚附邑白羽之地秦人過析隈

今鄧之內鄉有浙水魏浙州故漢南陽浙

縣

聊

聊莒即墨皆齊東界今博之聊城漢屬東

郡

攝昭二

晏子云聊攝以東故博平是今聊城東北

三十有故攝城博平西南二十或以聊攝為一誤

博

究之奉符漢之博縣隋為博城

涓

齊有涓子涓蜀良之先荀子涓蜀以濁良

非

離

本舒鳩地今通利軍之黎陽有故東離城

漢鄧弱為離侯於此史表或云黎非

儀

儀封人儀之封人也注衛邑今開封東明

西北二十有儀城

后 宜卽郈有后氏 弟子后處云 出后土妾

牟 牟子國楚威之為附庸預云泰山牟縣今

奉符 廣記奉符漢牟縣故牟 國樵云登之牟平非

鄆 莊十四 衛縣大夫鄆子士音眷衛侯自鄆入 哀十七

本齊豹邑曹植之封晉八王故事云東海

王越洎鄆城城無故壞今濮之鄆城漢屬

濟陰

邾 本紀邑有邾故城在青之臨胸東南

鄆 昭十一年鄆魯地舊云都昌西之訾城 詳楚

後訾

郚 密之安丘西南六十故郚城漢郚縣 杜云下縣

南又朱虛東 南有郚城 隨之郚縣縣武德中併 文七年五

梧紀邑後屬 魯南與邾境 莊元齊遷莒邾鄆凡書遷

者自是威矣

崇 春秋之箕崇小國趙穿尋崇者非崇侯國

廬 九域志廬州古廬子國 劭 有廬氏

邾 鄭地時來也預云滎陽東釐城

呂 河東永安博物古今地名記有呂鄉呂甥

之邑郡縣志云霍邑西南十里有呂城紀

聞云霍邑古呂州卽彘也 唐為呂州 彘卽永安 其城

甚固

紀年晉獻公十九年會虞師伐虢威夏陽虢公醜奔衛乃命瑕父呂甥邑

于虢都志云北虢也

非彭城

樵云彭城東五十里呂梁漢呂縣

肥二

漢故肥城今在鄆之平陰志肥子國屬秦

山唐隸濟然菑川劇自有肥亭志亦云肥

子國蓋二邦云

魚

魚人逐楚師者

文十九

長楊之魚城也

長楊西北

五十四而險絕

舊云魚復

通典夔州春秋魚國也然魚復之名始於漢世

魏之人復故城在州西十五沔河東十五

禪儵魚庸之三邑

禪

儵

文十七年待于儵樵云晉鄭之境

漆

從征記高平南平陽東北有漆鄉

杜同定十

五年城漆邾庶其以徠奔者

襄二

今兗有

古漆城

宛

卽有宛長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衛宛濮

也

戎

戎州已氏邑今宋之楚丘

九州記云已氏戎君之姓混吾

之後漢已氏縣哀十七

預云濟陽東南有戎城此會

潛伐凡伯者

隱二

又山戎在漁陽

國都城記云燕北通

山戎莊三十公及齊侯遇于濟謀山戎以其病燕也今幽州東二百十三漁陽縣

茅戎在陝

杜云大陽西有茅亭亭今在弘農陝有茅城樵在陳留

襄

戎在秦九域記秦州有平襄城古襄戎邑漢陽驪戎在新豐

莊二瀘戎柏十姜戎僖三陰戎昭九

蠻 哀四年蠻氏潰蠻子赤奔晉今河東伊陽

伊闕鎮即古戎蠻子國漢新城唐伊闕也

寰宇以梁縣西南蠻中聚為其國今謂麻城

夷 紀所伐夷國也隱二城陽壯武治夷安漢壯武城

在卽非魯地之夷閔二若臯夷蕪湖淮

夷僖十三東夷居淮上者安國以為徐夷之屬非也閔宮詩與昭四年春秋淮夷

徐明為二

狄 翟也晉語蒲人翟人狄類非一居中國者

若白狄僖三十與秦同州預云故西河地

有白狄部胡神異記今鄜坊綏延間皆其

地一云白翟居乃秦高奴故董中行穆子

伐翟乃鮮虞列子言襄子攻翟取左人中

人則鮮虞矣

开 开羗居金城今蘭之五原

遠 風俗通云遠秦邑集韻音錄有彙氏遠氏

漢有遠並高駢將遠並

右周氏侯伯之國

事之宏遠固有不得盡計於其始而有
俟於後之人者封建之事非一世之利
固非一旦之可爲非一朝之事亦非一
日之可計要必因其平時漸而爲之則
何事而不立是故吾先哲王擇明賢比
勲德年增而歲益之所以成瓜牙之勢
者固非一旦而衆建之也修禮法謀連
帥朝厲而夕勉之所以爲長久之計者
固非一日而驟爲之也規模者本之前

善善者存乎後是故羲炎以來歷載千
百而封建之設猶有遺利則凡事之立
固不在乎始謀之善不善者漢封諸
侯初本率意事微周度是以土宇過制
歲未幾何而叛九起則其始謀者既不
善矣誠使惠文景武而徠克原其故修
方伯謀連師明君臣父子之恩正疏戚
尊卑之分漸而維之使安其樂絀貪殘
寵賢德崇惠而涵養之則三代之緒將
復見矣柰何吹齋過計一體廢膳遂使

成功頓毀美惡俱盡而不可以復起豈
不惜諸是故成久長之業者必非一旦
之可爲也周有天下商之諸侯存者猶
千八百因而崇之故爲勢易而說者謂
周之興也八百之侯同會伐紂故不得
而不封且以爲一旦封之此皆書生嘖
嚻嘗試疏闊譚也

暴長者

云云

推久長之策造速成

之功此非陛下之福天下非一時
之用海內非一旦之功

云云

朱浮

云

上世妃后之國

華胥

伏戲母國在閩中列子云華胥氏之國在

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娥陵

女媧世之臣有娥陵氏

少典

黃帝父大叢少典氏則其後襲封者有典

氏

姓纂又有少氏妄

有喬

僑也一作橋少典取有僑氏傳作有僑賈

云諸侯

集云古諸侯又云上世國名國語有僑故玉篇爲居兆切

後有

喬氏橋氏僑氏

春秋有僑固漢有僑彦冲姓纂以爲僑牛後

承桑

神農取承桑氏一曰桑水陝之靈寶有桑

里亭

晉桑田今卽陵有桑里

西陵

黃帝元妃嫫姓國作儻同今江夏安陸間

故吳以安陵爲西陵有嫫氏西陵氏

春秋有西

陵羔見世本

方纍

黃帝次妃方儻氏一曰方雷雷纍聲注

雷祖

方雷用字每相犯故世以方雷卽雷祖誤

有雷氏纍氏儻

累雷儻

單從田皆非字

彤魚

黃帝三妃彤魚氏國固表作彤非

干類

青陽取干類氏生少昊後有類氏

蜀山

昌意取蜀山氏益土也

詳前紀

今濟有蜀山

或其分也

鄒屠

高陽取鄒屠氏者昔黃帝戮蚩尤遷民善

者于鄒屠

勝濱

勝奔也高陽允妃勝奔氏國

帝系注宋表云國名

或

作騰隍誤

根水

卷章取根水氏今土軍縣有根水是史多

作卿水非

鬼方

陸終取鬼方氏殷商宗伐鬼方或此

陳豐

一作鋒艷也僑極取陳豐氏生帝嚳嚳復

取 陳氏生帝堯齊之豐丘陳氏邑也

有娥

帝嚳次妃國訛作嵩殷武疏簡狄國桀敗有娥之

虛蓋陝虢間故世紀晉志桀敗于焦淮南子有娥在不周北遠有

娥氏嵩氏

有陬

帝嚳三妃之國音輒史作訾陬或作陬訾

俱非姓訾訾陬三皇時諸侯

富宜

帝堯取富宜氏史記班表作散宜散宜為

二許直言二名有文武賢臣散宜生非也

登北

帝舜之三妃傳多作癸比姓纂又經云國

在鉅燕之南倭之北屬燕

有嬖

縣納有嬖氏生伯禹唐韻云國名帝繫作

有莘今陳留有莘城國語之莘虛

土敬

縣妻土敬氏見山海經

塗山

太康地記塗山故當塗國固云九江當塗

今壽春東北塗山也山在濠之鍾離西百七十里當塗

故城州西九十六有禹廟塗山神祠山頂

漢魏不害劉聖公為當塗侯國應以為會諸侯處非

塗山侯國大誤

酈山

戎胥軒取酈山氏蓋即驪侯

契和

老子祖理徵取契和氏後有契氏

各

國子已

五十四

純狐

后羿妻純狐氏浞納之

有仍

見商世國

州山

南岳取州山氏曰女虔

右上世帝王妃后之國

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文者禮
文加詳之謂也夏商氏非不文也以周
而視之則猶質也方封建之行也豈惟
利其私哉予之所嘉亦正以其文也且
姑以大婚一事言之王妃取於諸侯而

王女下嫁於國君之世子不過下一等

爾逆送之有文以相接丙丙乎不可尚

矣自其郡縣而兩勢懸后妃遂取於齊

民而王女下嬪於匹庶矣豈不異夫

二桓
年紀侯徠朝何休以為稱侯者天子將
娶于紀故封之以百里謂天子得娶庶
人女以其得專封非也劉原輔云天子
養天下之民居天下之尊守天下之法
能刑人能爵人然刑人當以罪爵人當
以德豈以得專而妄刑人爵人哉又况
槁以情愛援百里之命於匹庶輕宗廟
褻社稷使後代庸君欲以百里之女共
天地之事豈不失觀諸六典云兩漢皆
列侯尚主自魏晉來尚主者皆駙馬都
尉駙馬都尉鄙矣然
兩漢亦不專列侯也
或曰何傷乎是所

以爲無私也嗟乎亦不究其本矣天下
多故人非齊聖敵則敬其相泊者未有
不生於不等者也秦漢而徠不原其本
脫先王之意務以尊君抑臣爲治列侯
尚主帥使男事其女而公卿婚天子者
一至舅姑屈跪其婦以故王陽條奏原
以爲失長樂王回亦首其敝謂父母至
不敢畜其子而舅姑且不敢有其婦人
倫悖於上風俗頹于下則不等而已矣
惟不等故不敬不敬故相泊相泊不敬
失伉儷之義矣失伉失儷又烏足以言
之封建之代哉

古之亡國

皮氏 信不行義不立哲士陵君政禁之生亂而
亡皮氏詳雜國中

華氏

方正日遠邪人專政禁之生亂而亡
六韜作辛氏又博物志

平林

挾德責數賢能日疏位均而爭遂亡詩會
伐平林後漢平林盜起者按平林在隨縣

東北

九域志

史記有平林老

引見姓纂

三饒

美言聞於內惡言聞於外內外不相聞而

亡或云三苗

昭元

義渠

二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以爭而亡

春秋之義渠戎秦昭威之為北地今慶州

平州

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賞功臣怒而生變平

州出奔盟會圖疏平州在汾州介休西若

齊之平州漢平州國在梁父

宣元平州杜云泰山牟縣

西有平州鄉

有林

召離戎君朝之而不親禮逃而誅之天下

叛之林氏以亡六韜林氏國出騶經與葛

鼠近預云中牟林亭非

今開封春秋之北林

曲集

自伐其智廢仁義事疆力賢良伏匿君孤

無使榆州伐之而亡今符陽郡有集云萬

山所集六韜作西譙州氏伐之

榆州

孤而無使曲沃伐之而亡

見博物志當亦周書文今不見

儀之榆社或云魏榆

晉之離榆亦曰魏榆預云朝歌東有離榆

城今衛縣隨改

有鄆

蔑爵損祿後君少弱禁伐不行重氏伐之

而亡攷之潛夫即祝融後也今鄆城六韜

各

國

五

曰會氏

重氏

伐有郇者宜句芒國滄之南皮有千童城
年表云故重是也

城在今無棣漢縣也云因徐福妄

上衡

與林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克上衡為義弗
克俱亡

有果

好以新易故故者與怨新故不和内外不
附而亡今果州

畢程

損祿增爵羣臣貌匱而亡文王卒於畢程

長安志引孟
子今作畢郢

而武王嘗窮於畢程

呂十地

今咸陽

陽氏

自伐而好改作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
于下而亡夫國以陽名者多矣如陝有上

陽下陽晉魯鄧越皆有東陽南陽難可悉

數

穀平

慢類無親破國弗克業刑用國內外相援
而亡一作平氏

縣宗

很而無親執事不從守職者疑羣臣解體
國無立功而亡六韜作懸原

扈氏

鄭地預云滎陽故卷有扈城亭卷後齊入
滎陽故卷城在原武西北

洛氏

宮室無常池園廣大工巧日進失其民時

民人匱竭飢饉不食商伐亡之即有雒以雒

色音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加佳妄也按漢字從水不改師古云光武後改亦

非史記已用之六韜作有熊誤

重丘

以美女遺青陽者括地象云曹州武城有

重丘故城今在濟陰東北三十一亦曰孫廩城

蒯飲馬重丘遂伐曹取重丘者襄十七年寰宇以乘氏

東北三十七古重兵城是與德之重丘異二十五年盟處乃齊地邵

云平原安德北有重丘鄉今有故重丘城在德治安德北樂史云故城在博之聊城

南東

右古亡國見周書史記解及六韜周志

凡國三十皆敘其所以致亡之道以詔

徠世者二書俱云二十八國然文止二

此其有夏后居殷商○有虞○質沙○有巢○共工○南氏○阪泉○玄都○

西夏十國已別見

嗚呼謀人則智謀已則愚謀未則獲謀

大則疎此天下之通患也彼有宗社者

莫不欲安也俄而危矣莫不欲存也俄

而亡矣虞夏不可言矣商之三千周之

千八百至秦漢之世者不千一莫不失

於是也有一裘褐必卽良工有一羊豕必資良宰人主欲善射中微而及遠也則張貴爵厚賞以招之內不阿其子弟外不隱於遠人惟能中者取之雖有骨肉之親便媚之好不之使誠以不能是也至於治國御民調壹上下內以固其誠外以拒其難治則制人而不治於人亂則危亡削威可立而待然而求卿相備佐不如是之公惟便僻說已之庸是豈不獨過歟是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

良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國無常疆無常弱奉法者以彊而不奉法者以弱荆莊併國二十六開地三千猶荆莊之氓社稷而荆已亡齊栢併國三十開地三千猶齊栢之氓社稷而齊以威燕襄以河爲境以薊爲國殘齊而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魏安釐攻趙破荆利都平陸攻韓拔管兵四布於天下而尋皆亡者羣臣官吏務其所以亂而不務其所以治也戈盾異用力鑑殊施易位

而用之則俱廢矣三公九卿人之司命
今也不惟其人而惟親戚便佞之與無
故而處豈非大不智歟韓嬰子云彼不
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妄爲
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威亡
無日俱亂之道故明主惟能愛其所愛
闇主則危其所愛矣予讀周志而益信
國之亡未有不自已以求者後之取亡
亦未有不出此而君人者尚不知戒豈
不悲哉

已卷四

雜國上

貫 鄆也貫鼎貫所重齊宋盟處預云蒙縣西
北有貫城水經注俗曰薄城按定陶有貫
城今在濟陰名蒙澤城卽古貫國有貫氏

國事齊
有貫珠

鄆

盟會圖疏云鄆侯國在慈州鄭伯卒處

襄七

鄭地杜闕音躁集音駮非

炎

兩制擬封皆用古國有炎見金坡遺事

桑

秦昭襄二年桑君爲亂誅

藍 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為藍君紀今之藍

田

襄 今襄陽古襄國黃帝時襄城小童者代為

重鎮非襄邑在汴乃春秋襄牛地

棘 陽翟有上棘城

號 燕地與齊境昭七年

沙 魏之黎陽有牽城是相臺志云古沙侯國

一音瑣今元城西南有沙亭

瑣 鄭也開封宛陵西北有瑣侯亭記河南鄭

亭也一云瑣澤成十二鄭地與璫異昭五楚地有瑣

氏奚傳有瑣高唐書

厥 班志云無鹽東平陸古厥國玉篇灑國名

後月切隨之唐城魏為灑西恣一作厥孔子所

宰今鄆之中都有厥亭有厥氏漢衛陽妾厥氏賜

棣 伯也為棣氏王莽大司空棣並鄭城棣襄十酸棗西

南有隸城非隸州又有南棣城北棣城寰宇記陽

武縣北十里

曠 鄺是字書鄺古國有蒯氏音荒又有荒氏

見姓苑鄺廬江人千姓編臨淮人

湛 河陽軹有湛水傍有湛城襄十六年有湛

阪以爲襄城之昆陽北有湛水後有湛氏

玉篇國名諧眼切

玉篇國名阻生切

國名見玉篇

郟古國宛丘西南四十有郟亭是宣十一辰陵杜云長

平東南有屈亭陳州地後有郟氏姓苑

古國後有郟氏亦見左傳

鄭莫也鄭州文安郡漢河間鄭縣開元十三改州有鄭故

城在鄭縣東北三里邢子顥三郡記云顥

頊造者景雲二鄭始去邑有莫氏河南莫氏出代

北姓書云出莫敖非

鄭景王十三年魯伐莒取鄭在琅邪梗音然

晉自有梗陽璠云晉陽西南十榆次界入

陽

臨趙稷奔臨弦隄隳之晉邑有臨氏姓書大臨後非

牆磨也昭二十三有磨人直人周地

三故國今沛之竹

梧故國本鄭地襄十晉取之漢陽成延爲梧侯

者今彭城

騏 古國漢者騏侯國在河東

衛 預云奉高西北有衛亭昭八年商衛者無

闕 陝之闕鄉有闕亭在今汝南西平

安 一作郊當陽里也或云卽六安國非

維 東萊之邑晏嬰萊夷維人漢爲夷安今高

密安夷城有維水今作濰

延 鄭地與楚鄉二宣十二楚伐鄭師次于鄭

貞 鄭也貞氏宜出此

著 在濟南與晉著二襄二

盼 楚世家云盼子必用矣亦見國事

郟 晉地盾殺公子樂處有郟氏

鄆 力朱切南陽穰有鄆鄉

賈 鄭也今明之鄆縣有賈氏鄆氏隸爲賈

郟 漢鄆郟爲郟侯卽此

荏 泰山荏縣卽地志東郡荏平也有荏氏杜疑

切

薦 東周大夫因食邑薦謂之薦固

斯 後有斯氏

麥 麥丘也昔麥丘人年八十三祝齊桓公公

封之麥丘漢有麥侯卽此有麥氏麥丘氏

尸 召伯逆于于尸 昭周邑也在鞏西南故偃

師之尸鄉卽尸氏齊相尸臣晉有尸侯爲

商君師著尸子

斬 楚地斬尚先封

毗 魯邑哀五年城毗者

菑 鄆也漢濟南郡隨爲淄州

鹹 文十 澶之濮陽西南有鹹城 杜云濮陽東僖十三續志云

古鹹國也

苗 晉地今垣縣軹關南逕苗亭西亭本周之

苗邑賁皇采

均 均國近庸蓋州均也

池 後有池氏 池仲魚

睦 後有睦氏 漢睦孟許遜師睦子烈

郟 隰郟之郟今懷之武涉

稅 蜀王以稅氏五十遺廩君者盛荊州記云

建平信陵今有稅氏

良 二 幽之良鄉漢之良縣又鄆之壽張宋之良

邑漢初之壽良今下邳北六十古良城 晉吳

會處宋地

涓 育也金之洵陽育涓故城漢育陽縣在育

水之陽

應云育水出弘農後人加水蘇秦云韓東有穰清者今鄧之南陽亦

漢育陽也

有壽為涪州唐為縣有育氏

集一作毓

營

營令國

蜀王相本用營

故牂柯營縣有營水

嬾

見玉篇云國名德紅切韻無地理志東郡

有餼館宜是集並收東

鄆

在沛十三州志音多漢周應為鄆侯者佑

云亳之鹿邑漢鄆也

耶

即耶氏定十三齊衛境塗葭也諸樊入耶

取楚夫人

昭二

預云鉅野西有耶氏亭巨

野今濟治若耶陽封人則蔡邑也

昭十有九

貝氏

韻譜右賢貝獨坐今吳越多此姓

右雜國上

朱兒豐區貞會云員婁童曹費古或從

人以為侏倪儂偃偵僧佻俱樓僮僂儂儂

亦猶優焉侏伉僂偃偵僧佻俱樓僮僂儂儂

之類本不從邑其為鄆鄆邾邾邾邾邾邾

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

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

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

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邾
管蔡魯衛

晉楚秦齊騶驛駘騮毛韓絺紀梁蔣樊
祭滕莒窮穰崔汲熊張詹祈薛謝州較
燕密何嘗必從邑邪卽如國名姓氏
媪媽妣姪妘媯媧媧媿媿媿媿每亦從
女蓋取生生繁衍祝爾以故親名女字
姣媿妖妙嫖姚媿媿媿媿媿媿媿媿媿
媿媿媿媿媿媿媿媿媿媿媿媿媿媿媿
得矣郟郟郟郟郟郟郟郟郟郟郟郟
郟郟郟郟郟郟郟郟郟郟郟郟何等俗
繆而顧不能削邪故必知其要而後天

下之僞可息余顧漫勞心哉

雜國下

徵玉 御玉 北徵廣韻鄧古國漢徵縣屬馮翊今

同之澄城西南二十二故徵地城志馮翊徵

韋音懲秦反晉北徵者文十故元魏曰澄

城

牽 衛地魏之四黃西南三十故牽城樵云十

二云在黎陽東北定十四年牽腓上梁之間者

弁 一作邾呂氏攷古圖有邾敦銘云王格干

宣榭呼太史策命邾宣榭宣王之廟有弁氏劉曜太史

弁廣明

盍公先國王驩為大夫齊地在沂水西八

十陳仲子兄戴盍注蓋齊邑王信為盍侯即此音蛤景帝

封后邽也記並作蓋邽乃音冠蓋蓋去聲盍入聲

玉篇邽音閤邽丘蓋切集並音閤俱非

陘三文十六年傳集云經國名預云潁川召陵

南陘亭今許之郟城又晉有陘庭翼南鄙邑今曲沃西北有陘

古城又定有涇邑

隰師叔曰合而後進先君所以服隰陘者二

國近楚

鄆二梓之鄆縣南八里臨江有鄆王城址漢初

鄆縣寰宇故鄆王城在飛鳥縣北三十五然潁自有鄆有鄆

丘城魏安釐十一年秦拔鄆丘九域志云

即此云齊地非

劇遽也漢為遽侯國有遽鄉在常山

管城東六里有邲故城韓厥敗此宣十二鄭地

圃陽縣在西河音銀

黨莊二十四築臺臨黨氏說文邲地

袞宋地預在沛國相縣西南未詳宜即那楚

有那處預云南郡沛縣東南那國南郡今

江陵

蟲

邾地昭十九年後有蟲氏

牢

姓書古牢子國後有牢氏

圉

圉侯為衛邑成二今雖丘南五十有圉城

杜鄭伯勞韓宣子于圉者昭五楚有圉陽圉

公邑昭二而周地有東西圉東圉乃洛陽

東南圉鄉西圉未證昭二

薛

淄州南四十謂之大薛非滕南之薛

頽黃

預云頽黃氏吳地見哀十六年

狐駱

魯地今徐之滕縣本隸邾

侯麗

晉人濟涇及侯麗秦地

秣陽

姓書云秣陽國後有秣氏末氏

高粱

春秋高粱之虛僖九又今臨汾東北三十

有故城河北圖云有高粱亭高粱堰春秋

屬晉杜云平陽楊縣西南有

高黎

東陽有故高黎城俗呼高黎郭

摯疇

風俗通云古之諸侯後有摯疇氏摯氏疇

氏或即任姓之摯以國為氏

密商

楚邑有密商氏或云密商本都邑水經南

密商

國名已見

六一

陽丹水西南密陽鄉亦謂之二戶今在鄧之穰

平都 簡子立今遼之平城開皇於此城立縣

烏程 烏程氏國秦為縣今隸湖郡國志云古烏

程氏善醞

赤烏 穆傳有赤烏氏在泰山西

畱昆 穆傳畱昆氏歸玉紀年云國名

陵澤 音俊致賂于王即陵子壽胡也郭云隗姓

國

石窳 齊之長清地名預云濟北盧縣東

濁繇 穆傳四濁繇氏食滔水

鷓韓 穆傳二鷓韓氏有樂野

剖閭 穆傳剖閭氏音倚

闕胡 穆傳闕胡氏音遏

諸飭 衣被胥谷

巨蒐 巨蒐氏即夏貢之渠搜

西夏 西夏氏在河首至今為國

珠余 珠余氏去西夏千五百里又皆西征所次

柏人 趙郡柏人縣

甲父 傳有甲父之鼎預云古小國名昌邑東南

有甲父亭今甲父城在單姓纂云古諸侯

以國為氏 賈平云在濟州南

黃父 晉地一曰黑壤

莒父

武父 二桓 在河南預云陳畱濟陽東北有武父亭今

隸開封然定四年傳封略武父以南則衛之北境非河南矣

倚氏 今晉之冀氏居義切

泫氏 紀年梁惠九年晉取泫氏即汲書趙獻子城泫氏者地在上黨澤之高平漢之泫氏有泫谷水

冠氏 齊為衛伐冠氏春秋晉邑今為縣隸大名

函氏 襄十六年 許地

懿氏 戚城西北五十有懿氏城襄二十六壇戚

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與孫氏因姓也風俗通出齊懿公妾父桓公時已有懿氏云

輔氏 晉地秦師敗處 宣十五 凡地名帶人與氏者

皆古國 是年有黎氏乃黎侯國 亦晉大夫采

乘氏 在兗州風俗記云濟陰乘氏故宋乘丘邑也

元氏 鎮之元氏趙孝成築元氏漢為縣 云趙公子元邑

明帝生于此寰宇記前元氏今巨野西南五十七元氏故城今真定

輪氏

故登封西南今洛之告成西南有輪氏城

漢輪氏縣

開皇十八日輪氏

寰宇記作綸誤

寫氏

魯大夫邑廣集二韻有闔姓姓源引闔大

夫誤

尉氏

鄭大夫邑今開封尉氏或云古獄官

菟和

與陰戎境今上洛有菟和山或云菟氏今

尉氏西北四十有菟氏城野菟陂南

昭五鄭勞

屈生處

翟祖

晉獻公田見翟祖之氛歸寢不寐卻叔虎

朝公語之出遇士蔦曰翟祖之君好專利

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伐可亡也蔦以

告公悅伐翟祖克之釐王十一年也

休

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

廉

今京兆有故廉城漢廉縣

蘄

秦虜負芻于蘄今徐之蘄縣周秦之故邑

陳涉走蘄今蘄州北有蘄水吳蘄春郡有

蘄氏姓苑云以國為氏從夂說文從草誤

鄭

曹邑

昭二十

今濟陰乘氏西北大享城寰宇

記古鄭城也

洛史

國名記也

七三

宥 所謂姑宥二水在卽墨有宥氏代作姑宥
姓苑有宥氏乃別出

蜀 一作鄆成預云泰山博平西北有蜀亭今
兖之奉符故濟陽有蜀山

賁 今沂之臨沂南襄賁故城漢襄賁縣音肥
漢賁赫亦音肥姓書有墳奔二音云懸賁
父後妄

蔽 史伯云鄆蔽一作弊

畫 故畫城在西安城南有澧水耿弇進軍畫
中者胡麥切或云臨淄畫邑水誤臨淄乃
畫

畫 齊大夫之封見風俗通有畫氏孟子宿畫
者

邾 鄭地鄭有邾張姓苑云所封邑今汝之襄
城有故邾城亦楚邑今許之邾縣子瑕城
邾者漢屬潁川魏龍見陝之摩陂改曰龍
城

鄆 趙之高邑有古柏鄉城故鄆也哀四齊伐
晉取鄆

也 光武卽位改曰高邑或云會齊侯之處非
也桓六年會于文公羊作鄆穀梁作
蒿炎氏不知時方定許向得在此

瓠 瓠哀四 壺也有壺氏瓠氏壺子壺丘子
後有瓠巴

籍 上邽有籍水一曰洋水又哀十七年籍圃

衛地

穀 隰州有穀城非姬姓穀

商鄔 紀年秦封衛鞅于鄔改曰商梁惠成三十年記謂

故下博縣有商城今鉅鹿故城是然鞅封

商於乃商洛九域志止洛商君之邑張儀

以商於地賂秦者此也

郵 今高陵有郵鄉許徒力切本屬扶風集音

毒篇韻音攸失之

垂 引八宋衛遏處曹之濟陰北有垂亭即大

丘非上黨桀居之垂與垂隴郵棠垂隴在棠陽東

鄭地襄十八郵棠齊也

厝 甘陵故厝也秦昔漢厝城七亦切相帝曰

甘陵今見之清陽東南三十有故厝城上

日誰有厝氏燕有厝壽春秋後語

潛潛 楚邑在廬之廬江南二里有古潛城漢之

潛吳伐夷侵潛六沈尹戌救潛遷潛于南

岡者昭二十七吳使公子掩餘燭庸圍潛楚救潛注楚邑在廬江六縣西面

盍問四年伐楚圍潛者史非魯盟戎處

邾蔡 蔡也紀年梁惠成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

國名補正
若伐我郟者郡國志山陽有郟城京相璠云在山陽西北六十今河東臨汾

充

寰宇記充國故城在閬中西南九十四今

在新井東北二十八又有西充今果州南

充郡治西九十五唐西充縣武德四有西充

山大曆四為充州寰宇記以克充國為名有充氏孟

充虞

常

傳言郟常之境郟國在淮陽常在南陽田

文之封

瑕

水經山棗縣有瑕城詹嘉之故邑山棗故

毫之蒙城璠云解西南五里故瑕城酈云

在故解城東北二十四猗氏故城西北俗

名郟城預云猗氏東南僖三十二故酈視為

孤證咸十六楚地昭二十四周地

右雜國下

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

乎國危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

相併治亂齊則不能以相正故小大輕

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

冠帶之國舟車所至不用象譯狄鞮而通者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官擇官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令威而博義也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嘗觀於上世矣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

彌小海上有十里之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所以家且室也故曰以賸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倍日而馳以齊楚則舉加綱而已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無韜武無岐賢雖十不能成功以湯武之賢而猶藉之乎勢况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今欲濟一世安黔首功名著于槃孟銘篆垂乎壺監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水

用舟陸用車泥用楯沙用鳩山用樛因其勢也因其勢者令行是故位尊而教受威立而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十乘易以千乘令一家易以一家令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非欲臣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小大多封建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故有知小之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

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嫡孽無別則宗族亂彭蒙曰雉兔在野衆皆逐之積兔在市莫有志者尹文子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繇未定分未定堯且屈力况衆人乎積兔在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分已定雖

國名紀
鄙不爭故治天下國家者定其分而已
矣熊侶圍宋九月熊招圍宋五月熊當
圍宋十月凡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
不可亡也以宋攻楚無時止也故功之
立也賢不肖彊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
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
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
攻則危上願君之去一人也公曰非若
細人之所議也居無何陳常攻予於庭
卽公于廟公喟焉曰余不用鞅言以至
此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奚
益此不知恃可恃而不恃也

路史國名紀信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漢國

惡呼秦爲不道喪亂先王之法制隳封建廢井田凡先王之所以維持茲世立經常簡易之法者一切壞之矣漢室隆興四方旋定宜求遺書召故老講明王制取封建而首正之修禮法立親賢使遠近大小咸適其宜而後廢阡陌還井田以惠其子孫天下後世

推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而廣之使子孫天下後世必來取法顧不偉歟當是時其去秦之世爲未遠經界封略必猶可攷城邑郊遂必有存者柰何高帝不知稽古除嬴威項而志願已滿故雖懲秦孤立分建同姓而割地亡制擇立亡法封三庶孽一日而仄天下之半苟且一時使子孫天下後世受其敝而不得見二帝三王所以公天下之心豈不惜哉雖然高帝之智固不足以知此而子房之流亦樂因循亡有爲之長慮者何邪豈非王迹當熄霸道當興天不啓其衷邪不然渠若是而止也漢之封列初亡足道

比之晉唐則爲近古因錄之以備采監

鄴 屬沛

平陽 河東

宣平

絳 河南

舞陽 潁川

曲周 廣平

魯 魯國

汝陰 汝南

潁陰 潁川

陽陵 馮翊 楚漢春秋作陰陵

信武

安國 中山

棘蒲

清陽 史記楚漢春秋同固作清河 清河郡清陽縣也云郡非是

廣平 臨淮

汾陰 河東

各

國名

二

陽都 地道記云屬臨淮

曲成 涿

博陽 汝南

梁鄒 濟南

鄘 薄梅反屬扶風楚漢春秋作城志闕地道記在北地索隱芳切

都昌

武陽

獸次 地道記屬平原後屬樂陵國

成 涿

城父 沛史故城

阿陵 涿固作河陵

廣 地道記廣縣屬東莞史漢表作廣嚴誤呂歐謚壯壯為嚴爾

河陽 河內

蓼 六安

費 東海

聊城 位次聊城侯史漢並作平侯

高苑 千乘

隆慮 河內

臺 臨災臺鄉縣

貫 鉅鹿

海陽 南越

東茅 固作東茆史漢皆作四十八

柳丘 勃海

斥丘 魏

東武 琅琊

樂成

宣曲 關 先封武侯 隱云

魏其 琅琊

昌武

絳陽 固作終陵關

曲逆 如字杜中山以水曲而西流為名章帝惡之改曰蒲陰五臣注陸機功臣頌音去遇非按別有曲逆社河南木音舉隅見高紀明作遇

菌 求隕功固作鹵關按先復陽南陽應劭云杜桐柏得南陽侯則南陽地

猗氏 河東

祁 大原

僞陵

博陽 彭城

平定

故市 河南

高粱 闕 史漢皆在六十六 按肥如已六十六 什邡 廣漢

柏至 辟陽 信都

高京 涿宜是長沙安平惟宜 封長沙孝王者屬涿 留 彭城

南安 平棘 常山

北平 中山 肥如 遼西

安丘 北海 襄平 臨淮

朝陽 南陽 彭 東海

清 東郡 疆

寧陵 陳留 祝阿 平原

煮棗 宛胸 梧 彭城

堂陽 鉅鹿 寧 濟南寧陽

張 廣平 紀信

棘陽 南陽 高胡

陽阿 上黨 龍 盧江龍舒恐非當是大 山龍也表龍陽

下相 臨淮 堂邑 臨淮

新陽 汝南固作信陽 營陵 北海

廣阿 鉅鹿 戚 地道記屬東海

椶 扶風固作柎 磨 固作歷非歷在信都

武原 吳房 汝南故子房國

繁 魏郡繁陽固作平 汾陽 大原

高陵 琅邪 史漢皆在九十二按磨侯已九十二 深澤 中山

宋子 鉅鹿 闕氏 安定

中水 志屬涿應云易滌二水之中地道記屬河間 杜衍 南陽

赤泉 司馬正以為南陽丹水謬 涅陽 南陽

穀陽 史漢作穀陵 甘泉 固作景侯

須昌 東郡 長脩 河東位次作平信侯

昌 琅邪 成陽 汝南

平州 地道記屬巴郡 壯 或作莊

邛 南郡按周成誰字解詁音蹠 恭 河內

開封 河南 臨轅

禾成 東陽 臨淮

陽羨 丹陽 軼 江夏

平臯 河內 土軍 位次成信侯也包愷云西河土軍縣

汲 河內 橐 山陽

中牟 河南 戴 笛也章帝曰考城

德 志闕表在濟南 上邳 王

朱虛 王琅邪 衍

震陽 汝南續漢書作滇陽 期思 汝南

便 桂陽音鞭 義陵 一作義陽義陽在汝南

桃 信都 沅陵 武陵

陸量如淳以爲江南陸梁地平都東海按永和中華都國乃安平也屬長沙漠表在百十史無次第

歿臨淮卽貫陽陽夏淮陽

淮陰臨淮芒沛

任廣平棘丘

江邑離鄧弱封史失其始末固去之

羹頡音曼固作頡羹非詳史表世家合陽馮翊

沛沛周呂應云周呂國索隱云周及呂非濟陰有呂都縣又封令

建成沛平河南一有此次三十二在費之下

高皇帝五年威項趣定功行封六年十

二月甲申始剖符封列十八侯之位次

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高后二年

詔丞相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

之宗廟副在有司今以其次錄之史漢表傳

互有不同其侯國本百三十有七又有周呂建城在外咸合陽羹頡沛德四人在王子侯實百四十有三然按平定梧軾上邳朱虛便沅陵平都八國非高帝所封固表末云百四十七又云百五十三皆誤多矣夫封功勞建

賢德所以崇國基勸天下也是故功必

稱地位必稱德然後庶人不議而天下

定按畱侯良曲逆侯平助業之具在漢

亡以出其右者乃不得豫於十八位之中張敖者何人而反危然顯據第三及后叙定良居六十二平次四十七而淮陰信且繼于列噫論功定封而以私意行之可乎唐之裴度平淮之功固非李愬下也韓愈氏評之得其槩矣而憲宗乃以愬妻皇族命段文昌改立碑頌歸功於愬於是議者逢軫夫以度之功議固不可掩而一時所屈亦足以銷志士功名之念而沮忠臣事上之心憲宗可

謂失君人之道矣抑嘗言之惟天下之亡私者可以爲天下漢之封法旣不善矣而又行之以私意欲不擾且亂顧可得乎

筑陽

武陽

蕭鄉

右三鄴之屬一更有紹陽

南宮

信平

睢陽

樂昌

右四宣平之屬

脩

史漢作條音同

平曲

高城
右二絳之屬

繆

曲成之屬

重平

魯之屬

臨汝

穎陰之屬

文

國名

七

安陽

汾陰之屬

夜

東萊

垣

河東

右二曲成之屬

塞

臨洮

博陽之屬

鄆

沛十三州志音多鄆之屬

池陽

鄆之初封

節氏

右成之屬

南

河陵之屬

巢

費之屬

癸婁

宣曲之屬

繩

高京之屬

岷山

河陽之屬

江鄒

汾陽之屬

史

溧澤之屬

臨汝

赤泉之屬

陽平

長脩之屬

泰山

德之屬

張

芒之屬

令

滎陽見地道記舊云謚非美頡之屬

吳

合陽之屬

鄆

一作鄆周呂之屬

胡陵

建成之屬

右百四十三國之後分封者 惡呼漢

之諸侯可謂真不幸矣方高帝之封也

其封券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國

以永寧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之

白馬之盟可謂惠矣柰何高帝不學面

牆不能講禮制度與為長久計上亡道

揆下亡法守功臣子弟亦復不閑有家

一旦得國正猶鄆人之驟獲放意酒色

而不知所興起迨文景時民歸戶息富
厚什伯于前矣爲子孫者惟宜講禮修
樂以樂其生而乃驕忘其先亡競競於
苛世之禁隕命亡國匹匹相繼洎武後
元異姓耗矣耗音毛無也或絕失姓或乏亡
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
而死爲之傳尸傳音轉卽是胔之豈惟在
下之不教哉亦上之人不知所以惠之
之道亡制以保之也唐有天下子孫蕃
衍其初咸有封爵至世遠親盡亦隨賢

愚與異姓雜仕或流困民間繇此而言
開國之君其可不知所以惠之之道而
爲之善後者乎

博成

扶柳

信都

中邑

樂平

山都

松滋

廬江固作祝茲非別有
呂瑩八年爲祝茲侯

成陶

俞

固作成陰

勝

呂成

一作昌成

沛

祝茲

琅邪

建陵

東海

醴陵

長沙

腫

東萊 史作鍾

東平 東平

洩 沛

不其

漢陽 信都 樂昌

右高后封

陽信 勃海 固作信陽在新野

壯武 膠東

樊 東平

汴陵 史作波陵

南澗 河南有澗亭音程

黎 東郡

餅 琅邪

弓高 營陵

按道 濟 又龍額後分按道

襄城 魏一云潁川非

故安 涿 清

軹 河內

章武 勃海

南皮 勃海

鄆 史作濟都固作鄆鄆太原邑非也 按史古本為靖鄆則齊封田嬰者

周陽 上郡

右文帝封

俞

江陽 東海

遽 鄉名在常山

新市 鉅鹿

商陵 臨淮

建陵 東海

建平 沛

平曲 高城

山陽 或作陽山

安陵

垣 河東 固作桓非

道 涿

容成 涿

易 涿

范陽 涿

翁 內黃

亞谷 漢表在河內

塞

各邑

國名已言

上

魏其 琅邪

蓋 勃海

隆慮 河內

武安 魏

周陽 上郡

右景帝封

長平 汝南

平津 高城

冠軍 南陽郡

漢表在東

周 長社

樂通 高平 一云臨淮

牧丘 平原

富民 蘄

南奔 茂陵中書同此本字匹孝反 衛青傳作窳說文柳宥反

葛嶧

龍額 汝南非豫章者

陰安 魏

癸干 東郡

南陽

樂平

冠陽

翁 內黃

特轅

南陽 史作持裝

親陽 武陽

若陽

平氏

平陵 武當

岍頭

皮氏

涉安

昌武

舞陽

襄武 隴西 襄垣

樂安

琅邪 漢表在昌

合騎 高城

涉軹

齊 漢表軹在

從平 昌邑

隨成

千乘 在陽城姑莫

博望 平陽

衆利

在陽城姑莫

潦 舞陽

宜冠

昌縣

輝渠 魯陽鄉名

浞野

下麾

在猗氏固作麾

潔陰

平原

順梁

韋昭作渾渠云皆魯陽鄉名班固作

渾渠然上二年僕多方侯故孔文祥以為一邑封二

河碁

濟南

常樂

濟南

符離

在沛朱虛固作邳

義陽

平氏

壯

東平固作杜非

衆利

為諸縣

湘成

陽成

散

陽城

臧馬

朱虛

瞭

南陽舞陽

術陽

下邳

龍亢

譙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曰龍有亢者誤龍乃魯城

成安

陳留漢表在郊

昆

鉅鹿

騏

河東北屈

梁期

魏

將梁

安道

南陽

隨桃

南陽

相成

堵陽

海常

琅邪

北石

濟南固作外石

下鄆

南陽固作鄆非

繚婁

越

開陵

臨淮

臨蔡

河內

東成

九江

亡錫

會稽

涉都

南陽

平州

梁父

荻苴

勃海音秋蛆

澧清

齊音且晝索隱音獲非

駸茲

琅邪

浩

輒譟

河東即狐譟今隰之末和縣譟一作輒徐作執俱非

幾

河東

涅陽

南陽

漢表作濟

海西

新時

齊

承父

東萊

稔

濟陰

重合

勃海

德

濟南

題

鉅鹿

邗

河內

輟陽

清河

當塗

九江

蒲

琅邪

富民

蘄

右武帝封

博陸

漁陽文穎云無此縣失之

安陽

汝南

桑樂

干乘

宜春

汝南

安平

汝南志屬涿

富平

平原

陽平

東郡

稔

濟陰今成陽有稔亭

建平

濟陽

宜城

濟陰

弋陽

汝南

商利

徐

成安

穎川

平陵

武當

義陽

平氏

右昭帝封

營平

濟南

平丘

陳留

漢表在肥城

昌水

於陵

陽城

城

濟陰陰乃成陽穎川汝南二郡

爰氏

單父

扶陽

在沛之蕭

平恩

魏

各史

國名記言

十三

高平 在臨淮柘

平昌 琅邪

樂昌 汝昌

陽城 汝南與潁川陽城別

邛成 濟陰本屬濟南

安平 長沙

將陵 平陽

平臺 常山

博望 平陽

樂成 平氏一云南陽城

博陽 汝南南頓

建成 沛

西平 臨淮

長羅 陳留

爰戚 山陽

鄴 河南何之玄孫封本紀名係

博成 淮陰

高昌 千乘

平通 博陽

都成 潁川

合陽 平原

安遠 在慎縣

歸德 汝南

信成 細陽

義陽

陽都

樂平

冠陽

右宣帝封

陽平 東郡

樂安 僮

義成 安平見上

右元帝封

安昌 汝南

高陽 東莞

安陽 平陽原

成陽 新息

高陵 琅邪

定陵 汝南

殷 沛韋昭云河內

宜鄉

汜鄉

順陽

南陽

博山

安成

汝南

武陽

平阿

沛

郟

成都

紅陽

南陽

山陽

曲陽

高平

臨淮

九江

新都

駟望

琅邪

南陽

延鄉

新山

童鄉

樓虛

右成帝封

陽安

孔鄉

平周

湖陽

夏丘

高樂

高武

杜衍

新野

義陽東海

楊鄉

新甫

新野

湖陵

汝昌

新陽

新野

陽穀

高安

方陽

龍亢

朱扶

宜陵

長禹

濟南

杜衍

右哀帝封

扶德

贛榆

扶平

廣陽

南陽

臨淮

承陽

襄魯

南陽平

汝南

褒成

賞都

瑕丘

右孝惠以來侯者凡二百四十三間有

附在前者又不數焉

太平御覽孝平時郡國百三十二侯

國二百四十一元始五年而後雖稍封繼亡

足紀者其如孝武所封冠軍博望從驃

之類名亦詭矣

自高帝以侯生為平國君婁敬為奉春君而後

有劉胡子光武亦有鐫胡侯其有功德侯者為朝侯自通者為徹侯通侯也其待祠无朝位者為侍祠侯食關內者為關內侯又有倫侯若建成侯趙亥昌武侯馬毋擇者但有封名无食邑霍光之封博陸亦取博大陸平其後曹操遂至立名號侯鄉公亭侯亭伯之類故樊子盖以功濟天下遂有濟公之號皆不足法且多匈奴方士雜筮其間封法壞焉

瞭宅開陵博望成安宜春安陽冠陽陽

平博成周陽俞樂安高平建平富民承

父眾利輝渠翁皆兩

封樂平義陽三封惡呼高帝封功臣

信誓之辭事關宗廟豈後世臣子所得

輕議哉武帝乃以耐金文致奪之不數

年間而見侯者四不亦悲乎大初之年

異姓漸盡封戚紹絕時也不幸帝且殘

忍動以法繩獨雞意鹿一切耐除或一

歲誅或再歲斬籃雞胥悻圈兎交驚吾

何以觀之哉禧有國家者其母以若所

為也

漢魏春秋云高祖封許負爲明雌亭侯
裴松之疑時列侯無鄉亭之爵孔衍之
謬然劉備傳謂中山勝之子貞亦元狩
六年封陸城侯按貞封乃元鼎二年此
亦誤

漢王子國

惡呼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亡有與漢俱存者矣歐
陽子云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五十三後世不
以爲私也蓋所以隆本枝崇屏衛雖其敝也有未大
之患而猶崇獎扶持歷四百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
皆不足矣而其勢或使然也唐有天下雖不封建而
其子孫咸列封爵及世遠親盡然後各隨賢愚與異
姓雜仕入居尚書出爲督刺故雖天下分列而猶俞
於它人高帝時梁楚燕趙出入缺望一皆異姓之憂
而所恃者惟宗族昆弟是以兄仲奪國伯子甫侯而

諸侯莫敢非末大之禍固始謀之不善而非封建之
未敝豈可芘焉而縱尋斧哉文帝封梁王城陽災川
景封河間常山長沙中山昭封廣陵高密廣陽諸國
比莽攝而廢矣宣帝所封雖云有及莽世又年淺亡
足論徐鄉嚴鄉武平陵鄉之徒忿然以誅莽死亦足
尚矣若夫東漢王子百餘亦亡有及建安末者豈非
天賦漢德而先蔑其人邪抑人事之不旣邪鄉使絕
除輒續與爲長久之計雖不能驟以勝天而漢祚亦
未必旣如此也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修德而固
宗子何城如之

襄城

潁川

軹

河南

壺關

上黨

昌平

上谷

右惠帝子封

贅其

臨淮

東牟

東萊

管

滎陽

斥丘

魏史斥作爪固作氏皆非

營

楊丘

楊虛

枋

平原

安都

平昌

平原

武成

白石

金城

右齊之分

各

國

上

阜陵 九江

安陽 馮翊

陽周

東城 九江 右淮南之分

以上文帝封

平陸 西河

休

沈猷 高苑

宛胸 濟陰

棘樂

右楚之分

乘氏 濟陰

桓邑

右梁之分

以上景帝封

茲

琅邪鄉名 右河間

安成 豫章

宜春

豫章

句容 丹陽

句陵

長沙 固作容陵 右長沙

杏山

浮丘

沛 右楚

廣戚

沛 右魯

丹陽

蕪湖

盱眙

臨淮

湖孰

丹陽

秣陵

丹陽 史作秩陽

睢陵

固作淮陵 右江都

張梁

右梁

龍丘

琅邪

劇

北海

壤

固作懷昌

平望

北海

臨衆

琅邪 史作琅邪

葛魁

北

益都

平酌

北海 固作平的

劇魁

北海

壽梁

壽樂

平度

東萊

宜成

平原

各史

國名記言

上七

臨朐 東海 右蓄川

靄 東海

東莞 琅邪

辟 東海 右城陽

辟文 南郡

封斯 常山

榆丘

襄囂 廣平縣

邯會 魏

朝 朝歌

東城 九江

陰成 右趙

廣望 涿

將梁 涿

新館 涿

陸城 涿 本作陘

新處 涿 右中山

蒲領 東海

西熊

棗強 清河

卑梁 魏 史漢作卑梁

房光 魏

距陽 魏

萋安

阿武

參戶 渤海

州鄉 涿

平成 南皮 史作成平

廣 渤海

蓋 魏一云蓋胥志在大山 右河間

陪安 魏 固作陰安

榮簡 在平 固作榮關

周望 史作周堅

陪 漢表在平原

葢 平原 固作前

安陽 平原

五據 泰山

富

平 河南

羽 平原

胡毋 泰山 右濟北 離石 西河 漢表在上黨

邵 山陽 利昌 齊

蘭 西河 臨河 朔方

隰成 西河 固作隰 土軍 西河

臯狼 臨淮 斤丘 平原 斤史作千 固作千非 右代共

博陽 汝南 右齊 寧陽 濟陽 寧陽也

瑕丘 山陽 公丘 沛

郁根 盧黨 切韋昭云屬魯 西昌 右魯

陘城 在辛處 固作陸地是劉備傳 陸城亭侯 右中山 邯平 廣平

武始 魏 象氏 韋昭云鉅鹿縣

易 在鄙屬涿 右趙 路陵 南陽 史作洛陵

攸輿 長沙攸縣是 表在 南陽无之 茶陵 長沙 固云在桂陽 非

建成 豫章 安衆 南陽 右長沙定

利鄉 馮翊 衙縣亭名 有利 東海

東平 東海 運平 東海

山州 海常

鈞丘 固作駒丘 南城

廣陽 頓丘 史漢作廣陵 非 莊原 固作杜原 右城陽共

臨樂 勃海 東野

高平 平原 廣川 右中山靖

千鍾

固作重侯在平原
右河間

披陽

千乘

定

稻

琅邪

山

勃海

繁安

柳

雲

琅邪

牛平

東萊牟平也

柴

泰山
右齊

柏陽

中山 史保州清苑引漢祀
柏陵紀無之表伯暢非樂

部

常山
右趙

乘丘

深澤一作桑丘

高丘

柳宿

涿

戎丘

樊輿

曲成

涿

安郭

涿

安險

中山

安道

一作遙
右中山

夫夷

春陵

南陽

都梁

零陵

洮陽

零陵

未陵

零陵今未州固作衆
陵一作泉陵右長沙

終弋

汝南
右衡

麥

琅邪

鉅合

平原

昌

琅邪

蕢

琅邪 本作蕢

雩葭

琅邪

石洛

琅邪 固作原洛

扶滯

琅邪 索隱音浸固
作俠術

挾

枋

平原

父城

遼西 漢表在東海

校

志闕 或云琅邪被
縣

庸

琅邪

翟

東海

鱣 襄賢

彭 東海

瓠 北海注與瓠同非
按韋昭諸繫反

虛水 琅邪

東淮 北海

拘 千乘 史作拘非

涓 涓陽漢表在東海
是 按南陽有

陸 壽光

廣饒 齊

餅 琅邪

翕閭

甘井 鉅鹿

襄陵 河東鉅鹿

臯虞 琅邪

魏其 琅邪

祝茲 琅邪

高樂 濟南
右齊

參鬻 東海

沂陵 東海
右廣川

沈陽 勃海
右河間

漳北 魏

南繇 鉅鹿

南陵 臨淮

鄆 常山

安檀 魏

爰戚 濟南

栗 沛

洩

獠 鉅鹿

柳裴 東海
右趙

澎 右中山

以上武帝封

松茲

溫水

蘭淇

容丘

良成

蒲領

南曲

高城

成 涿

右中山

新市 堂陽

右廣川

江陽 東海

右城陽

以上昭帝封

朝陽 濟南

平曲 東海

南利 汝南

右廣陵

安定 鉅鹿

右燕

利鄉 常山

宣處 右中山

修市 勃海

東昌

新鄉

脩故 清河

東陽 右清河

新昌 涿

右燕

邯鄲 魏

都鄉 東海

樂陽 常山

桑中

張 常山

右趙

景成 勃海

陽興 涿

平隄 鉅鹿

樂鄉 鉅鹿

高郭 河間鄆縣

樂望 北海

成 北海

新利

柳泉 南陽

復陽 南陽

鍾武

高城 右長沙

海昏 豫章

遽鄉 常山

右真定

廣鄉 鉅鹿

成鄉 廣平

曲梁 魏

平利 魏

平鄉 魏

各

國名已言

二

平纂 平原

成陵 廣平

陽城 濟陰

祚陽 廣平 右平干

東襄 信都

樂信 鉅鹿

昌成 信都

武陶 鉅鹿

歷 鉅鹿 右廣川

昌慮 泰山

平邑 東海

山陽 東海

建陵 東海

合陽 東海

東安 東海

丞 東海

建陽 右魯

高鄉 琅邪

茲鄉 琅邪

藉陽 東海

都平 東海

棗原 琅邪

箕 琅邪

高廣 琅邪

卽來 琅邪 右成

以上宣帝封

右孝文以來侯者二百七十有七其後

王者一十有五 東牟 楊虛 枋 安都 平昌 武成 白石阜陵

安陽 陽周 乘氏 桓邑 別封者七

武始 春陵 襄陵

休分紅 離石分涉 藺分武原 隰

成分端氏 臨河分高俞 土軍分鉅

乘 斤夏 漢自元成政出王氏其矯偽

褒封者蓋百有五十見於班表年淺制

率亡足紀洎莽攝據封繼俞多亡以述

焉惡呼武帝發主偃之謀令諸侯王得

推恩分子弟於是諸侯王子孫侯者百

七十有七元朔二年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

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

侯元光侯者七元朔百二十有七元狩

二十五元鼎五而王國遂弱此賈誼之策也故

善為計者事立於亡形方文帝時分齊

為五以封悼惠王之子淮南為三以封

厲王之子則誼之策略施行矣賈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令齊楚趙各為若干國燕梁他國皆

然文帝以代王即位後分代為二國及思賈生言乃分齊為七淮南為三淮南

廬江衡山凡三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齊凡七國云六誤及乎

景帝因晁錯計欲削七國而吳楚遂反

豈可施之昔而不可行之今哉失於欲

速而不得其道尔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

其支郡三年楚來朝錯請誅之詔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乃前二年趙

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子曰欲速則不

以賣爵有姦削六縣

達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與文宗急姦竅

而訓注起同此轍也鄉使孝景沉思熟

計修禮教正名分以迪之則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不勞而天下定矣豈有不削亦反者計非不臧惜乎其爲說之鄙也

王國自高帝至孝平凡六十一

繼封十一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此仁人於弟則然也兄爲天子弟爲匹夫則不足以爲國矣雖然將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適害之爾象至不仁封之有庠可謂

親愛之矣然封之而使吏治其國象不得有爲於國則制之亦有道矣欲時時而見斯使之源源而來則處之亦有法矣豈若後世燕安嘗試率然而爲者乎孝武分王諸弟其恩固已汰矣然未幾何衰淫並起悉就夷威豈教之不至者適足以害之歟乃若孝景非惟不能教而又反縱其爲及其有罪然後從而誅之若路人然可謂親愛之乎昔者成王封康叔衛作書三篇其所以告戒之者

至矣是以康叔卒能奉承王命垂法將來
來汔爲長世有道之國漢諸侯王以百
千數其保於令終者蓋尠况敢祈未久
乎然則爲之君者其可不知教而有民
社者其可以不知德邪

東漢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開國承家王者
之大業惟不可匪其人比之匪人如勿封也雖然匪
人禍矣懼其禍而遂至於不封亦豈先王之意哉高

皇帝時韓彭黥豨販繒屠狗咸據要會而光武之興
寇鄧耿賈高勲鴻烈而所封食不過四縣丁恭猶以
不合古制嘗迹其故高祖自謀則拙自戰則敗平秦
夷楚惟韓彭是賴故其爲報不得不厚光武命將
咸繇指授從令則捷違教則北故其爲報不得不
薄高祖蓋知承家之義而微勿用之文光武拘於勿
用之文而蔽承家之義亦可謂兩失矣嗟夫孝子慈
孫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固陵之會韓彭
之徒召或不至故子房亟勸捐地連城駢邑蓋出一
時求安反側有非經久之計而光武之心亦欲一時

未足其欲固皆有待後之人者鄉使孝惠以來修明
禮制日反于古顯宗而後稍正土宇以漸合于中則
三代之盛且復見矣惜乎就簡因陋而不知其要既
得之復失之以棲遲於短祚也詩云萬邦之屏之屏
之翰大君有命其可不思易之所以承家者乎

同姓侯王

光武五十八

明帝二十八

章帝六十二

和帝九十七

安帝六十五

順帝五十六

冲帝六

質帝十

桓帝十五

靈帝十一

獻帝十二

右四百有二十列縣鄉亭總焉見熊方

之表紹興十五年進按光武十三年侯宗室及

絕國百三十有七十四年十子始為公

今可見者此爾續志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注縣大者置

令一人千石次置長四百石小者二百石雖然東京法茂侯不

分茅長相內租列侯守寵而已自列而

降位博士下所謂猥諸侯也亡以述焉

前漢非朝侯侍祠侯以下士小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謂之猥諸侯中興循之其列士特進朝侯雖正賀執璧治民如令長而不臣但納租秩如本縣無宮室其如朝侯雖挺璧苴

社而土宇殺矣光武十王並列圻近顯

宗八子不茈遠民方之前朝地裁十一

是以西漢之王連城數十或載黃屋而

東漢之末四海潰敝八方不能內侵則

衆建而少其地真令典也

後志云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制地惡呼周與漢皆封建

其事固不同矣而皆有諸侯之患周之

初基諸侯迷職而周以之彊及其末也

用兵爭疆而周以之弱西漢之初大啓

九國而叛者九起及其末也分國子弟

而諸侯之患遂消故論者謂周得之始

而失之於終漢失之前而得之於後是

不然天下亡不敝之事而人君有不敝

之術周之所以弱特自弱爾方千八百

之建也且望之勛不過百里當此之時

豈得尾大患哉成康諸侯而疆平桓諸

侯而弱果侯罪邪吳楚齊晉固曰疆大
然猶迭主夏盟崇獎夾輔而不抵于速
亡及漢之興急於矯枉不思經久之計
於是大封同姓周匝三垂而天子之所
有纔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食其中故韓
黥彭豨相繼叛逆蓋其始者既不善矣
及夫主偃策行而諸侯已亡政有茅土
者特亦不過食租稅是以衰成之際宗
室弱極而新莽得以高步雍容坐移鼎
祚故予嘗謂周得之始而不制於終漢

則首尾兩皆失之若光武者雖亡侯王
疆大之禍而本枝之緩終以少固此董
卓之徒之所以得肆行亡忌而漢遂亡
也然則劉昭致論謂聖帝英君欲返斯
敗必當更開同姓之國置不增之約然
後可以還墜路而反全安之轍信非譎
說

異姓侯

光武一百七十四

明帝二十七

章帝二十一

和帝二十七

安帝五十一

順帝三十二

冲帝三

桓帝四

靈帝四十七

右見熊方表按光武十三年三月功臣增邑更封三百六十有五其外戚恩澤

封者四十五不得盡見矣

續志明章至順凡郡國一

百五為十三郡光武併省郡國十凡縣道侯國四百餘為十三州理至于末加置郡國一百五凡縣道侯千一百八十方桓帝時封賞逾

制內寵猥盛於是陳蕃亢疏謂古諸侯

上象四七所以藩屏上國也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而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亡功傳賞一門之內侯至數人是以緯象失度陰陽繆序則封賞之失當其禍乃如此也迨獻帝時政歸曹氏然猶名在漢室所封之侯於曄書壽志可見者百五十有一名存實亡茲用不錄

跋

天下之事欲其成也常費辭而其壞也一言

而已事固不可以言句索也固有言之甚美而妍於理者小人之言未嘗不美於君子之言也未嘗不宜聽於君子之言也然而妍於理也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斯言信美矣然謂小信而天下服其禍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以聖明達識之主必廣受謀謨而常索其利妍於言句之外蓋智以言昏而事因說惑也久矣封建之事有國之大利三皇五帝之所以法上象而爲天下後世立簡易可久之法者也秦漢而下惟憂不得行之一有行之

而以一言廢之固將不勝也柳子之論吾固不患焉屬者披蘇文忠海外之篇有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三代非不欲罷侯置守而亡罪不可削也始皇立守宰若冬裘而夏葛此不失時也是固柳子之說也又曰白書契以來臣弑君子弑父無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至漢而來君臣父子相賊弑者皆諸侯王子孫其卿大夫不世襲者未嘗有也讀之至此駭然寒而復汗曰東坡先生而爲是說也牢其可搖乎封建之論其閣矣因竊稽之

禽獸奸義蓋皆出於衰周之世而諸侯之罹
故者一皆有亡道之資其爭襲者蓋亡幾也
傳可攷焉漢諸王國七十有二其世百八十
有六以罪除者二十七以法死者二十二如
上所說者亡有焉諸王子侯爲國二百八十
有五其世七百八十有二其王者十有八以
罪除者百四十六以誅盡者三十二而惟二
死於奴如上所說者亡有焉高帝功臣之國
百四十有三惠帝之世又倍於此者百國凡
世九百七十有七以罪除者二百一十有一

不令終者百二十有八而惟二死於賊其餘
皆以武帝淫刑自盡或誅殺若弃狗者而如
上所說者亡有焉元成而下王子之國隨啓
隨滅莽篡而絕者百八十有一國而如上所
說者尤亡矣東漢之侯可見者六百餘世其
國除者纔二十數其誅其賊死若其建安之
死者蓋八十而惟一死於奴如上所說者尤
亡矣先生之言豈非過論乎故君子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今夫世祿之家不無此禍余
嘗聞之矣特事不聲於吏名不上於大夫有

不得而云爾是豈繇於世襲乎藉令實爾而其制利于君便於民而惠于後猶當右顧而行矧無是邪而曰李斯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泌是以爲之解壬辰八朔書

封建後論

惡呼治古不可見矣予嘗稽古之所以爲治之具見其不可得而跋及而爲後世之所輕毀而至於慟矣若古聖王思建一事立一法必爲萬世不可易之計其所周旋必有不可容喙之處逮爲之也不恤一身之勞不憚百年之久而必爲之長慮盡策持之以定期於成而後已故或有跨數世而後始克有立焉者逮其立也靡愆于素自然蘊利而足世守蓋以一勞永佚豈使朝庚而夕改哉雖其中間或有損益亦其小者而其大者終不可以少指也故孔子曰殷因於

夏周因於殷因之而已未聞有改其所損益固可知也往者然矣來者其有異乎大者已足因而不改小有損益救弊時生豈難知哉又曰其或繼周者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何特百世千世之至可坐而知也豈惟孔子知之如泌之愚亦可以豫知之也柰何後世不求其故不知千世之利百聖之勞而見其一朝之害則軒然肆毀曾不遺疑遂使萬世莫良之法一朝而歸於亟壞豈不哀哉原昔先王之立法也正朔服色之外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歷夏商周世世守之未之有改至於秦氏世尚權謀以變詐有爲富國

強兵而有天下狃於故習遂取先王之法一切變革而不之顧其繼秦者覩其有爲近利而不知利近者禍急若長慮者之可以久安也更以有爲爲能而以守常爲握躡循之爲常爭事改作罷封建廢井田隳里選除肉刑先王良法掃地就盡而爲治者猶云復古交曰追治殊不知本旣拔矣而切切焉漑舊欲以青其柯而握其枝後難繼矣顧常言之萬事失理皆繇封建之法弛也封建之事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承之於後而其制始備歷夏達商爰周邳隆而後其法始密可謂勞矣不幸後世上失其制諸侯僭天子

大夫僭諸侯禮樂征伐侵尋四潰而王官方伯相與
黷貨莫之或討浸淫浸泆以至亡而後已故人皆曰
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則以爲建侯之之罪
而不知其所以長者正以國存也鄉使上之人稍失
制於郡縣之前則夷厲已失之矣夷厲不失此封建
之得也秦以險資濫居天位見周之亡以弱而已之
得以侯又憺前日取之之難而用力之多者以六國
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宗室尺地蔑有當是時秦固
謂得計矣然日未幾劉項興於龍斷惡在得土乃王
哉賈生之計諸侯不過欲衆建而小其力而柳子乃

以爲郡縣之利朝拜而不道則夕絀之夕授而不法
則朝斥之是不以諸侯爲難制而郡縣爲易支歟是
何三代建國無匹夫橫行之禍秦漢置守群盜並起
而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萎然猶侯伯相維而未遽
亡莽卓盜漢天下郡縣無一人敢議者部刺史以六
條問事五爲二千石不法而部刺史或不循守與郡
相迫促則匹夫叫呼不數十輩歷十數郡莫誰何者
斗筲穿窬移國挫榘之間莫之或阻雖南郡一太守
慷慨奮事亦不旋踵而就夷滅則郡縣之權素奪陵
遲至此而不足恃也以唐明皇號能優假守刺躬加

勵擇至於以侍從選可謂重矣而一祿山變起河北二十四州靡然胥應建國立郡其事概可見矣方漢之初首鑒秦轍革土宇建諸侯計非不韙也惟其法制不立以故中有不掉之憂漢之君臣不知乎此而乃專專歸咎强大于是極意以謀弱之逮元成時宗國弱盡而王氏之子孫已滿朝宁王侯宗室厥角稽首至陳符命上璽書無一人焉爲之籙其禍福亦明矣世祖隆興仿鑒時弊然而不原其本元功碩德一茅不建故當靈獻奇禍迭作而內外無援曹氏懲之宗賢雜置而亦復隔千里第存名號是以元首致論而爽弗知思及乎一旦浮梁奏泥至求死而不得魏之封圉亦自是不復國晉復懲魏倍開同姓然而矯枉過正置軍授職卒致八王禍不還踵則制之失其道也宋齊之間爰以晉戒諸王宗國護以典籤而諸王之誅悉以典籤宇文懲之復失孤弱及隋文之混一申鑒其事夫何討究莫及壤子介宗悉援大鎮卽致驕奢不度權侔帝室而不得以令終嗟乎天下果難制哉繇秦汔魏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翊翊而議上之所以擾擾而治惛叟斐蠢之不一者惟封建之不决也繇晉汔隋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翊翊而議上之

所以擾擾而治惛叟斐蠶之不一者惟郡縣之不專也時人失之東後必西鄉者誤之自今必黑此歷世寶臣搢議建國立郡之大較也胷中憤憤曷嘗只尺之或見哉有唐太宗亦可謂英明不世出之主矣方其有天下感周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語慨然以爲不封建不井田而欲復周公之治不可得于是奮然講封建事而以陳就之事望之魏徵可謂得獨見之高矣惜乎明之不至不能斷之於已其會直中書徵不能定而設爵之制遂興建封國論汔不行於天下而禮樂闕壞之

帝尚閔焉是以當時雖號大定府兵方靖然而武氏一亂幾以不唐改彊騎變藩鎮包然蓼擾而卒以亡唐則天下之勢不立其禍正如此也卽此語之封建二字千五六百年而議未定也而暇大修政事邪故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是皆率作興事致慮不熟之所致也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渠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

辨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三
二州爲之以一簣障江河徒無益也

名臣傳

請以誰

昔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
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它日暉
卒

太祖武皇爰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
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
虜威之武皇於是俾其世襲每謂虜寇內入非世襲
有不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
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

矣况復

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它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
極筭固非末垂窮谷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
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
李氏遂移陝西兩鎮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
固相遼矣 高宗在御范宗尹等會議將以京畿東
西湖北淮南並分爲鎮以鎮撫使爲名除茶鹽之利
國計所繫歸之朝廷依舊置提督官其餘監司悉罷
財賦除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置惟知
通須奏 朝廷審授運興許以便宜從事帥臣非召

擢不除代捍寇有功則許世襲 上詔從之既擬世襲 上曰若便世襲恐事太重當俟保守無虞然後許之于是詔以河南河陽唐汝授河南翟興以楚泗連水授楚州趙立以滁濠授滁州劉立以光黃授光州吳翊以舒蘄授舒州李成海及淮陽授海州李彥先承及天長授承州薛慶和與無爲授和州趙霖並爲鎮撫使旣而成以舒蘄叛擾江西此失於議臣輕舉而不知政也 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太原威以久而立將帥屢易是乃昔人陰計中吳使渾濬成功者責任不專與雖專而不久欲其有成那

可得也使數子者一時反噬禦之原陝一帥誠是何世襲不便之有論者乃以武皇之懲唐末五季之事而以鎮兵歸朝廷爲不可復封建愚竊以爲不然夫武皇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胡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洛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珪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琦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權之利賈易之權悉以

昇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少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醜虜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惡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是尋常苟且之治也式

觀昔之撰著欲論定者衆矣楊雄王通固無尤也陸平原之論所論據古驗今而反覆者自時無或肥之至李百藥始建立祚不緣封建之說而後好新奇者作宗元於是孽孽文之可謂不達國體者矣下逮宋祚惑於其說而誤於杜佑之言遂遽以謂建侯置守當如質文之遞救夫朝庚夕改者乃小家之錡金老嬾之餅盆且猶不可而茲何事邪予爲國名記愴先王之事時而暢之不能自已因併著異時之肤論于後以俟句它日必有能熟其制詳其禮濟之以必而持之以久容易行之如主父者熟其制則無嘗試之

爲詳其禮則有可遵之法濟之以必則事無不成持之以久則事無不定矣尸臣人牧又奚患於作舍不成與尾大不掉之咎邪

郭進爲洛州防禦使克西山巡檢以備并寇太祖言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石林燕語云知雄州捍契丹皆誤按建隆垂統錄云克西山巡檢前後二十年餘戰功居多而已 賀惟忠以儀鸞使知易州威名震於北虜 李謙溥隰州刺史在郡十年戎人

不敢犯其境 內斌以虢州爲慶州刺史在郡十餘年戎人不敢犯塞 遵誨以散員都虞侯爲通遠軍使後就拜羅州刺史兼靈州路都巡檢在軍十四年戎人悅附

當景德初陳貫建言李超守瀛虜不敢視關南尺寸地而今將帥大概用恩澤進雖謹重有可信然卒與敵遇則不知所爲故虜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失得之機也 是年以趙延祚爲雄州北關巡檢延祚州之大小姓自 太宗朝以結虜中豪傑多得其動靜

利便故能久制戎虜此皆世襲之利也

究言

庚申歸自誠齋作

天下萬事必有其綱一綱舉而衆目從矣今夫一家之事巨細百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爲一郡之事巨細千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理况天下之大萬務之繁而可隨事帥意嘗試而爲者乎封建者天下之大綱也始予論封建有大利十郡縣有大害十再十年後論封建則事蔑其非郡縣則事無其是然前之論知古之爲利而未及乎今之利知封建之未弊而未明郡縣之終非大抵封建郡縣正猶愚智千慮之失得侯伯百十豈無酷惡守令百十亦豈無令德

哉說者徒見陳靈衛宣魯桓齊穆則以爲諸侯之失見卓魯龔黃召杜則以爲守令之得而乃不知漢四百載守令數萬循吏不數十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侯伯千輩其不道亦正可數緇徒億萬豈無遠肇樊澄而餘何不稱賓進百千豈無韓范文富而餘何不筭三數百郡縣邑千百百年之中宰牧萬計三年大比廷對千百百年之中登拔數萬豈不各有數百翹援爲推首者而稀踈寥落之若此何且不知權輕重之如是邪大率人情習於目前而昧於目之所不及故爲人臣貪爵位喪廉耻特不過與尊顯以爲身榮圖

世賞陷賊墨特亦不過爲私計以貽子孫爾顧所以爲身榮貽子孫者豈必官高而地大哉小國寡民徒亦欲其久欲其傳欲其爲已物而已今士大夫急資轉事奔競將以及子孫也然不一再而微子孫汔不承廣田宅事兼并將以貽子孫也然不一再而窶子孫汔不保則亦不知所以長久者而已崇教化而教化汔不行興禮樂而禮樂汔不立却夷狄而夷狄汔不享振風俗而風俗汔不厚禁兼并抑奔競而兼并奔競汔不止百千年間論議洋溢朝野紛糾亦可謂劬勤矣然說里選而不知里選之不可施說宗法而

不知宗法之不可設語民兵而不知民兵之不可復
策井田而不知井田之不可行省刑獄而刑獄汔不
省立家廟而家廟汔不立以至劭農馭吏澄冗清流
若清賦而裁俸者爭談競議動盈匱匱而汔不見一
說之得以通行其或論建詳至今布嚴肅能遵而行
之者亦不過數十百郡邑中而五七遇五七之中又
不過一二載而迨去政亦何補於君民哉抑乃不知
不封建則其勢不可得而行而一封建則其事不言
而自復大綱不是區區講發正亦擾擾徒勞頰舌而
耗煤楮爾請試以百里之縣言之東西南北不過五

十吾之家也游處朝夕奚事不及耳目所接奚物不
知耆賢碩德不過百輩何得不審官師卿士不過百
數何得不精胥吏吾民之蠹何得不嚴獄城吾民之
命何得不詳田萊不過百里何得不闢賦用不過一

國何得而不清哉

書太傳云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諸侯非朝

聘不出境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公問
管仲對曰非天子不出境燕以畏失禮也公乃割燕
君所至地以與燕諸侯聞之皆朝於齊漢之諸侯擅
出國界者皆耐爲司寇如楊丘侯終陵侯之類是也
百里之內得備游觀乃無所限故得熟其風俗人事
今太守之出限以二十五里實無損益齊燕之畏齊
之割近義矣然亦戰國之事所
貴者猶知越境之非周禮也
國邑備故生產絀生
產絀故兼并絕卿大夫既有家各有采地
自無與民爭奪田產之弊官居具故

第宅省第宅省故民居寬

廨舍各具即為私家儀式具備今士大夫罷官乃營

私第掩奪間巷故苟貪財物無有休歇

疆境定故遠戍罷遠戍罷故民

兵成

一國之內民自為守如今土豪四隣援助亦不過數百里內無復絕漠遠征離鄉失井生離死別

之患故人以樂為也

兵民擾故戎狄畏戎狄畏故外侮却

藩籬勢成

重重拱衛內外限隔故有封建則無夷狄

土宇辨故賢否見賢否見故鄉

舉復

百里之間百年鄉社不待鄉里舉選朝廷皆自可知則不言可自復今合天下而欲行鄉舉里

選是不通世務

鄉舉復故士清修士清修故俗學止

必拔其材賢而

後試其實能則無泛濫猥進無用之學古選而後試故精今試而後選故濫故濫漏自然之理

官職

稱故仕路澄仕路澄故奔競息

選而試之以是能居是官以是材居是職

材實兼副自無僥倖之舉今無賢否惟資格舉主是視而欲不奔競是不知人事

俸給散故貢

賦清貢賦清故鞭朴省

甸方八里丘方四里邑方二里三公五甸得三萬二千畝

至下土一丘一邑得二千畝私田不預國邑采地各足其祿在王朝無復俸給

胥吏恒故設

心厚設心厚故法令守

胥吏亦有祿田有常產而不數易則自愛而守法令枉濫

自少亦所以全其腎脊

四民安故田野闢田野闢故賦稅足

歸田

於民而賦入於卿大夫無勢力兼并之患田里既寬而上又有常勸則逐末者自少

宗廟立故

兄弟親兄弟親故風俗厚

有國斯有宗

宗廟立故子孫孝

子孫孝故宗族睦

有邑斯有廟

姦兇盜蠹弱強難易隨地

區處必獲其施醴茗竹漆有無多寡任土增損必得

其宜夫然故遠近利害少多治亂各自為政有不煩

於上之屑屑京都內史特亦不過勤郵畿甸修其禮

樂謹方伯慮刑政以威懷督勸之而天下治矣故予
常謂不封建則鄉舉里選決不可行均田井地決不
可措兼并決不可息奔競決不可抑官職決不可澄
胥吏決不可繩姦宄決不可懲士卒決不可精教化
決不可興財賦決不可省人無常主刑無常辟官無
常事吏無常畏士無常守民無常業凡百有爲特亦
不過苟且之中求少優異於行間則已矣云爲注措
每每失議是豈苟且然哉蓋亦不知今古末弊與夫
利之不利郡縣之勢正如此也是故必封建而後宗
法民兵可以行之於天下必諸侯而後鄉舉里選可

以施之於列國誠使封建朝復及莫便無奔競詐譎
寡廉鮮耻之爲爭奪自植乾沒兼并之患而逆送道
途奔走費匄之勞試院攷官浮末濫號之弊一皆可
以隨去至於劭農馭吏澄冗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
俱不言而自正矣下有貢而無賦上有賜而無俸事
百循理又孰有朝更夕改而不可爲者輿服成妃子
備倉廩實而禮義興姻好結朝聘講刑罰省而盜賊
息則榮願亦滿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旣得自足其
樂而付子傳孫榮世顯族亦已各足其欲則亦惟時
修其禮法以示後世選其賢者能者而共理之抑何

至僮僮役役相欺詐互稽薄胥洶湧而事剝取以貽
司敗之誅哉河北州郡古之畿服定遠東西八十南
北七十二里寧邊東西八十二里南北七十文安東
西八十南北六十破虜經緯皆止三十靖戎經緯皆
止四十五里雖曰險劇而得之者目前時暫咸以爲
榮一何至望望迷惑而烘談四百五百里邪一國不
道自取其滅一帥不道自速其絕則亦奚至絃絃出
出疑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
疆大特疆大之弊爾而天下之勢民俗之病有不在
乎此世徒見晚周諸侯之疆而不知天下之勢合見

後世守令之弱而不知天下之勢散故論封建失之
弱而實以疆郡縣失之疆而實以弱皆率然之對也
夏商之世衆建諸侯固非有兼并之弊也禹初七千
至商三千至周而千八百特其子孫不一二世輒不
自振廢退厭絕以歸於滅熄者朝廷不修封君上不
畱意而致之於是爾竊又論之國壞之廢必有餘貢
餘貢之始其勢必至於附近附近歲久廢積日多而
會不能稽則隣封之接者因以認而有之逮其疆也
適周之亂謾相侵據而遂不可正爾曰公子張告楚
虔曰齊桓晉文其始入也四封之內不備一同而今

至有畿田屬諸侯句踐之地南至句吳北至禦兒東至鄞溪西至姑蔑其廣運才百里故曰鄞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顧豈其本爾邪今而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豈知言邪東遷之前二代之際建國何嘗不利百姓桓靈惠懷肅代德憲之世列郡百姓泥沙塵土亦曷見其安且利哉吾故曰建國利一宗復利百姓列郡不利百姓復不利一宗建封之時一人縱以失德於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德以興起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頽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禍事固不可同日語而說者猶以爲公天下之端自秦

始其亦曰孰遽盧泝偃而不知秦帝清都琳宇之邃謚者乎雖然事亦難乎言矣世之主計議及清賦則曰未可輕議姑循其舊有及澄冗則又曰幾苟安爾毋庸生事如此而欲以其封建之說進不幾乎見瘵瘵之疴而強之烏獲之任其不折而死者無矣辛寬有言吾乃今知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朱晦翁歎天下之事皆不是未窮天下之大綱也呂東萊慊天下之事不可爲不明天下之大綱也李泰伯刺萬事之不一行而不知邦國之不興兩程子知百事之無一是而不知封建之不置惟失制也先達賢

德封建之說大率不過率然爲之魏徵馬周李百藥
輩猶不過習紙上至於侯守實利實害何嘗少究其
略而况柳蘇文士爭衡冊府務爲新特之說者乎茲
予所以不憚毫志喋喋疏寫顧豈祈爲舉子誇哉直
欲騰申朝野人人傳而戶議之年深歲久熟其利害
之鄉而博大高明者攸然中作一舉而施之天下則
豈惟區區之願得以少副實天下之休而萬世之幸
也

必正久不獲面每切傾馳但時從仲威詢問行李備
聞盡屏外事專意家學神宇既定氣兒益昌聞之矍
然喜而不寐過辱厚意不棄其荒落墮廢之人猶欲
以著述開其茅塞病中展省過於昔聞蓋愚意病此
久矣古者以四海不可以一人專之故分封藩屏與
之共治使人人各愛其民以爲永久不廢之業其爲
之慮也長爲之法也信爲之惠也廣爲之治也精不
復有後世苟且之弊而復上古淳篤之風民旣信之
更固畏之無朝夕紛更之心而有因續成功之利爲
之主者亦不至信任之非人而使天下嗷嗷然失其

所守俾四方萬里朝令夕改以徂狂失守而在上者
偃然各行其心柳子厚所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而
不知私天下之端自秦始也今天下梯山航海以奉
一人改心易面以奉一吏是豈聖人之心哉大利有
十大害有十二了然明白不可枚數姑以大綱言之
則振領而裘整矣然此事誠難爲言人亦不信正由
私天下之心在昔則在下者安得舉而正之姑以俟
後人之不惑可也倦甚未能接論草草姑此以復來
命嵯略皇恐

右謹具呈長源承珍份賢友兄 五月日必正劄子

歸愚子大衍數

木

水

土

火

金

天地有數道無數

大五行

參天兩地 一十有五

二少二老 其中已具

土

⊕

土

土

五氣聚元

五氣之聚 三十自數

一性歸元 各得其所

水金
⊕

夫

真一上

妻

金汞
⊕

長生水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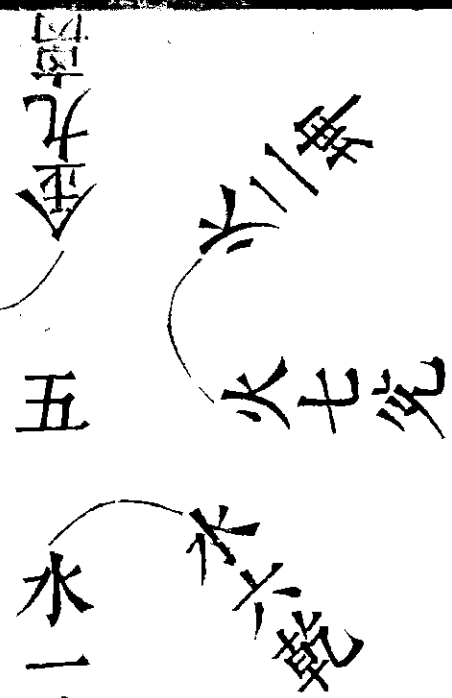
木火火木 男金女汞

木火
金男
⊕

火汞
女
⊕

金水飽承 前引後從

此與陰陽家所用同



水一坎河洛本數

五棣一三 存方不動

金火易位 此其為用

大衍說

五行顛倒所謂逆數也一二三四五參天兩地五行備矣○蓋五行之本者二老之正不假乎外而

一十有五之數衍

一三五為九九為老陽 二四為六六為老陰 出於天者參

出於地者兩○九與六凡十五而三分之故洛書之數皆十有五而三極備矣○一十有五雖橫斜取之而大要一五九而已 一挾六八 五統三七 九携二四而六府九疇之理得矣 ○七

八九六火木金水之得乎土者也二少二老而三

十之數衍

一六為七而一始乎北坎處之○二七為九而九終乎南離處之○六八二陰

附乎一七九二陽附乎二而天地之理得矣○火之七反乎西金之九反乎南明金火之相代○

五行之本不能自用是故水火木金必假乎土土

之必假水火木金明矣一二三四既合五而七八

九六之數成五又合乎一二三四而一十有五之

數具此五十有五實也五十有五即五者之自乘也○一无乘二二為四三

三為九四四十五○春夏秋冬四季列而土不刑七

八九六四象設而五不見此大衍之實也一六合於北

二七合於西三八合於東四九合於南五

位相得各從其位七八九六設而五不見矣○四

象既設則土無位是故七九八六皆以四乘而二

篇之策盡五有不用由其分三四季四季用上

不見也○雖然水火木金得土之全其用乃備而土

於四者之假則各取其一有不全用蓋全用則數

多而本弱是故一二三四凡十而吾實用其四此

其用四十有九實也

水一火一木一金一用其德不用其數也○一二七九四

奇也列於四正○二四六八四偶也布於四隅○

四正列而五自見四隅布而十自隱大衍之數見

矣○四正為分至四隅為啓閉○四○以生數

時設而上自行四象設而極自立

自乘乘之為五十有六而一无乘為五十五以奇

數自倍倍之為五十而一无倍為四十九此七七

之合也一无倍倍三而六倍五而十○四十有九

而一之本未嘗亡一者衆之主也總之則一而散

則四十九非一之外為四十九而四十九之外有

一也一體也四十有九用也○方其一也兩儀四象未始不具及其散也太極亦未始亡體用

舟五爲九而五舟十合則不見其五是故土以本
數合而爲二五氣運聖人之秘也

月令其數五而素問土以二五
此太玄本 ○龜書之本橫縱斜直各十有五合而六

十左右前後各十有五合而六十 凡百二十 ○二老之

合六十 句 二少之合六十 句 是故乾坤之策三百

六十 乾二百一十六坤百四十四 六子之策亦三百六十 震坎艮百

六十八巽離 乾坤舉而六子在矣 一畫之中八卦

兌百九十二 內六十四卦已具 四卦之爻立而二十四氣具

六十卦之爻立而一歲之日具 蓋一畫之生

萬象之備有不待於三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總

八卦之數三十有六而并四爻并其偶畫亦三十

有六此太極七政二十八宿之循環以成歲功者

也 ○八卦之數倍之爲七十二 小成之爻四十

有八并其偶畫亦七十 ○或曰大衍天地之數異

二少不能成化故不變 不然成變化行鬼神豈此外復有數哉一曰水二

曰火數之假也天一人一地亦一也而曰地二今

而曰天數一地數二人數三可乎曰象而滋滋而

數亦不識乎數矣吾固謂天无度詩无正變春秋

无褒貶易五行无生成皆儒先之託也

四象說

七火八木九金六水此謂四象七九八六固定數

矣然五行之中一各具之是故老陽之數四其九

象之實也

四九三十六
四六二十四

四七二十八
四八三十二

○七八

十有五九六十有五凡三十一象之數四之為百

有二十

各二少
二老合

二少二老之策凡百二十四之而

各為三十

皆四乘合
而分之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

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

老陰老陽各
二十七四乘

○

乾策六分而分三十有六四其九也瘦九而六六

之亦三十六故為老陽○坤策六分而分二十有

四四其六也瘦六而三八之亦二十四故為老陰

策數純而乘有變也

四九
四六

六六同
三八同

○震得乾

畫二為七十二坤畫四為九十六凡百六十有八

六分之而分二十有八故四七為少陽○巽得坤

畫二為四十八乾畫四為百四十四凡百九十有

二六分之而分三十有二故四八為少陰策數雜

而乘數一也

二老策三百六十
二少策三百六十

○陽為有餘陰為

不足有餘損之不足補之故自乾之策損之四十

八為震自坤之策益之四十八為巽而四象立矣

震少陽之策
巽少陰之策

○損益之數盡之凡九十有六 四

分之而為老陰 三分之而為少陰 益之十二

而三分之則為老陽 損之十二而三分之則為

少陽 益止於乾損止於坤是故六子異用而變

則四固於乾坤而為之用以成天地之能應人物之變者不能出也○坎艮之策同乎震 離兌之

策同乎巽是故子惟六而象則二并乾舟坤而四

象著矣 乾一數 坤一數 震坎艮一數 巽離兌一數 ○包羲之策乾

一百有八坤七十有二震八十四巽九十六坎艮

百八十有八離兌百九十有二八卦之總凡七百

有二十二老二少之策同也 ○乾坤策百八十 震巽策百八十 凡

三百六十○坎艮同震 離兌同 巽 凡三百六十○總七百二十 ○文王之策乾

二百一十有六坤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六十 ○自乾之

策十二損之得小畜履同人大有夬姤之策 凡六

○又十二損之得大過离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

需訟无妄大過遯大壯之策 十五 ○又十二損之

得否泰隨蠱噬嗑賁咸恒損益困井漸歸妹豐旅

渙節既未濟之策 二十 ○又十二損之得屯蒙頤

坎蹇解艮震小過臨觀晉明夷萃升之策 十五 ○

又十二損之得師比謙豫剝復之策 凡六 ○又十

二損之得坤之策 凡一 凡六襄萬物之數也 小畜 六卦

各二百四 大過十五卦各百九十二 否泰二 十卦各百八十 屯十五卦各百六十八 師六

卦各百五十六○凡 ○自坤之策十二益之反此

萬一千五百二十 一益得師六卦 再益得屯十五卦 三益得否 泰二十卦 四益得大過十五卦 五益得小畜

六卦六益 襄六而象四也 一陰為小畜一陽為師而得乾各六卦為二列○二陰

為大過二陽為屯各十五卦為二列凡四品○三陰三陽為否泰二十卦以應皇極○乾純陽卦坤

純陰卦以應福極 ○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

凡三百八十有四往復取之為七百六十有八以

老少之數乘之而四象之變極矣 以三十六乘陽爻得六千九百

一十二 以二十四乘陰爻得四千六百八凡萬

一千五百有二十二老之策也○以二十八乘陽爻得五千三百七十六 以三十二乘陰爻得六

千一百四十四亦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少之策也

雖然易之數有不盡而不出乎易或曰有易外之數此虛言以悞也易外豈有數哉

路史國姓衍慶紀原

宋廬陵羅 泌撰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氏族之興所繇來遠矣自一姓以上推而至於有國

有家者均不可不原所自來也不原所自來而區區

於五廟七廟目前之奇偶昭穆是講是究則先公風

化之所繇前代甄陶之所致者豈不因是泯沒而後

代之雲仍更相承繼將欲追尋族系於數千百年之

上者不知何所考信哉况

國姓之淺深尤有係於國脉之修短世運之盛衰天命人心之去留者而可以置而不論歟昔秦皇燔簡編薄姓系君子竊歎其敦倫魏帝捨托跋紀元氏君子深責其背祖太史公作堯舜本紀謂其源皆出於黃帝後世目以爲良史唐史臣作世系表先宗室而後宰相後世指爲全書蓋

祖宗積累之源流千萬世子孫享國之明驗儻錄其小而遺其大詳於臣而畧於君豈不爲一代紀錄之闕文耶恭惟

國家

列聖相承

太祖

太宗以英睿定大業

真宗

仁宗以忠厚守成憲

高宗

孝宗以謨斷成中興之功自

開基至

今日甲子逾四周繼

今日以往固將傳之無窮而

趙氏得姓之因歷諸儒討論猶莫之核議者徒見史記所載程嬰杵臼之事遂以爲

趙氏得姓爲始於此而不知其不止此也又徒見左氏所記趙朔趙武之事遂以爲

趙氏得姓或繇於是而不知其不止是也抑徒見史傳所謂造父以徐方功封於趙城爲

趙氏及趙氏族對以韓陳魯衛許鄭若魏與趙氏並言遂又以爲

趙氏得姓以國而不知其亦不止於國也嗟乎處劉漢之朝而不知劉氏之爲堯後居李唐之世而不知

李氏之爲少昊裔者皆考訂有所未到况

堂堂天朝而不知

天派之所自來可乎我

國家之有天下也

詔有司講求

趙氏得姓之繇

大中祥符間作

王清昭應宮復

詔儒臣講求

趙氏得姓以來有名可知者三十六人繪祠兩廡

元豐間朗臣又以前星不曜乞訪程嬰杵曰墓而廟之其於氏族非不以爲重也而副墨之子不能將明聖意推而上之

德厚功積源深流遠之效而獨安於淺見溺於成說例推援造父之後抑不知夏氏之季已有諱梁字者見於正史則

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明矣商氏之初亦有諱隱字者官爲牧師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審矣戰國中衛平嘗以名梁者言於宋元王後魏中李譜亦以諱隱者言於寇謙之曰三六之上有弘真正

尊者姓趙名道隱得道於商初及百家謀風俗傳易是類謀俱言張王李趙皆黃帝之所賜姓抑又知

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亦校然矣竊況程嬰杵曰之事俱爲無有同括屠岍事又皆不得其實是尚得爲至論乎大抵百尋之木生于千仞之岡其根之蟠於下者與枝榦常相等百川之水朝于衆宗之海決亦不自潢潦無根源者起商有天下六百餘載蓋孕育於六百餘年之契周有天下卜年八百亦固自夫八百餘年之后稷有以胚胎於其先也趙氏得姓於今蓋歷肆千餘歲而後

太祖武皇帝始爲天下根可謂深源可謂遠重之以明德厚之以仁政享年有永奚必智者而後知之歟家國之壽何以異於人惟善攝者護嗇元氣必長演而過之道德以繕俗仁義以膏本則膺期過歷固非客龜短筮之所能知也

備

史官之採擇

路史國姓衍慶紀原

路史發揮目錄

卷之一

論說十二篇

論太極

明易彖象

易之名

同名氏辯

論遂人改火

辯史皇氏

辯葛天氏

論幣所起

論三易

跋三墳書

女媧補天說

共工有三

共工氏無霸名

路史發揮卷之一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論太極

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夷性不可以辯索辯之益晦惑性與道固非言與辯之所能竟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奚述焉其欲聞之也可謂至矣而性與天道終不得而聞之豈非上焉者示其朕已得于言辯之表而下焉者不得其所以言愈曉而愈瞽邪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太極之與兩儀四象八卦析而語之則一十有五蓋而言之則一一卽太極而太極者卽太一也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惟有性而無形其與兩儀四象八卦與我偕生一時具備而未嘗生未嘗死者也蓋有中則有兩位四方八極有太極則有兩儀四象八卦大自天地細臻萬彙物物具之而無餘欠有形有色孰不具此極此儀哉傳曰太極元氣含三爲一曰含三者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也太極與兩儀卽二而兩儀與太極卽三一卽三三卽一也豈

惟含三五十有五莫不具焉猶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焉余是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惟其有與天地萬彙融和合一而無所先後終始是故道得之而爲太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萬物無不稟而謂之命無不本而謂之性無不生則謂之天無不主則謂之心自古自今無時而不存亦無時而不有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

有八卦而四象隱也今夫果核之未坼也斯以謂太極也方其未坼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來自具兩乘之具卽人字也蓋所謂桃梅杏人者三才之道一器具足於此見矣一生爲厓厓與人同所謂側厓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謂之穀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乘以謂之人迨其至土復生兩乘兩乘復生則爲人矣人者人之箸者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人厓皆古仁字人字從側之而爲仁壬从人土物之出土者方核未坼人在其中是以賜果君前核則懷之人存焉介繇此觀之人雖一物而與兩儀並生其於萬物也殊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爲

萬物之靈可不重邪嗟乎子則不言荀揚之徒奚擇焉後荀揚者可得而知矣始予默探於是以謂可與易埒者惟有字學欲著成書惜乎許叔重王安石輩不足與言也爰伸佔畢惟特立後起者與明焉

明易象象

易者明象之書也管者聖人之作易也賸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不得而言傳者於是擬之形容近而身遠而物一皆取而寓之於象以見焉茲聖人之大惠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方三畫之未峙也固已有是象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

薄水火不相射此皆以象而告者也是故八象立而
八卦之義見矣非惟八卦而六十有四莫不皆有象
也澤中之火山中之天豈故為是夸哉大腹白眼豕
塗鬼車語譬淺鄙而取類甚大蓋不求之顯則幽不
得而闡不取之近則遠無自而明內外上下遠近小
大是必交互反錯遞相煥發而後理無餘蘊也抑又
求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而曰易曰彖曰象是亦
一象也易者邊也日月更邊而相質者也彖者彙也瘦去
匿遂而迹焉者也至於象則象此而已景兆彷彿而
未有形焉者也

遂與遜同遂猶搏也如玄之有測象猶想也如玄之有擬曰遜甲者起數

藏匿法也豚之放者一起足而有隱去之意蓋形也者象之注而象也者

彖之章也即而言之則易與彖象亦以三物取名易
取於易象取於象而彖取於彖何謂也易者廬嶁之

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其變

也

易即刺易蜥蜴是也亦曰石蜴曰辟宮曰龍子曰蠖蝮曰蝮蝮善治地疾俗呼地師一曰地舅母一曰十

二時每時一變色故正名曰易餒以朱砂則丹漢武

用之宮闈為守宮之術與龍通氣故彖者茅犀之名

豨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

豨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一角善知吉凶交廣諸山有之土人謂之猪神而象則直取其
身形相象遠近不變脉有成位瞻應四時而已

韓子云人

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
所意想者皆謂之象今諸獸之形一各自別惟象無
巨細悉皆相類又近視之與遠無異是故謂之象身
具十二少肉惟鼻其本肉膽隨四季移于四足五歲
始乳三年一產亦能知吉凶淳化中上苑馴象
死上命取其膽不獲問之姚鉉得之前左足是

故易者象也取諸物以為象聖人之意見矣如乾之

龍坤之馬小過之鳥損益之龜姤中孚之魚解未濟

之狐童牝之牛豮羸之豕虎豹菟狗羊鼠豚羝牲禽

見鮒隼雉鴻雞鳴雀鳳皇咸取而象之鳳皇見穆姜之筮至

於器則取于牀于几于枕于柅于舟于車于鼓于輿

于簣于輻于輪于輶于七鬯于資斧于餅甕缶于匡

鼎黼黻幕弧矢尊酒簋貳于服則取于簪于圭于衣

于襦于履于屨于袂于袷于繩于囊赤紱黃裳于布

于帛鞶帶徽纆于居則取于家于室于庭于宮于庖

于藩于牖于墉于舍于廬葍屋王居于次于處棟桶

門戶于都則取于邑于國于階于衢于城于隍于關

于虛于廟于巷于比隣郊野于物則取于梯于華于

杞于瓜于蘭于竹于葦于木于茅于茹于芥于株于

葛藟于枯楊蒺藜叢棘碩果包桑在天則取于月於

斗於夜於晝於雷出入於日中旻風雲冥晦雨霜堅

冰終朝幾望先甲後庚三歲旬季七日八月在地則

取於田於淵於河於川於陂於險於泥於干於塗於

陰於甃於磐於菑蕃於丘園於九陵於岐山於穴於沛澤於谷於平陸坎窞林鹿剛鹵金玉泉井沙石東西南北在人則取於躬於膚於項於止於頰於輔於口於鼻於頰於舌於牙於齒於夤於限於陽於尾手足耳目頤面須髮腹背脢拇腓鬢汗血肱股心膂眇跛孕育夭劓荆刑荷校桎梏刵渥尸疾婚娶慶譽齊咨涕洟歌號笑語啞啞嗟泣威儀志意逋係闕盱突來焚棄靡不飶之猶未離其類也高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鬼方同人弟子康侯大君士夫家人元夫大師夫子宮人考妣妾婦壯老羣醜臣子童僕主賓朋友丈夫小子女須姊妹邑行人行人寇盜戎介仇衆族類史巫商旅武人惡人夷主配主金夫後夫老妻女妻不速大首建侯行師幽人丈人錫命好爵灾青驅田戰征耕穫憑涉戈獲盟薦言禴元筮失律南狩納約以至馬足黔啄翰音鞏章巢飛躡躅角牯羽翼香臭甘苦玄黃朱白孚膏公餽乾肺膾肉飲食享飴勿藥遇毒之類一皆比配曾無遺棄謂不如是不足盡其意也是以彖立而卦名象設而又顯曾何凝滯之有而代之學者煩荒辭溺章句且不知易之爲義何繇而詣其情哉雖然是特一象也若夫龍非惟乾也

而坤亦爲龍馬非惟坤也而乾亦爲馬龍與馬非惟
乾與坤也而坎震亦取象焉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
義可爲其變學者能因是以索之則可以見義文之
心見義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義文之心卽天
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卽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今
也不因是以索之徒覩代之人執象以迷易而咎伏
義之費畫以爲文王病乃不先明於彖象而欲深求
於易此負苓者之妄人也舍蹄而索兔舍杭而窮海
古今豈有是哉神而明之則必有在矣

易之名

或曰夫子以易彖象爲三物取名義則然矣敢問聖
人之意乎曰予不得而知也賢者之言可以一途盡
而聖人之言非可一途盡雖然請試爲若漫言易之
說乾鑿度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夫易之道廣
矣大矣而乾坤以爲首乾坤者易之門也昔者聖人
體諸天地先立乎其二卦以爲天地日月陰陽鬼神
而六爻爲之六子三才以二卦之畫成六爻之位而
八卦之象著生生之理具矣畫始於一立於兩一奇
象天兩隅象地是故奇畫成於三而爲乾偶畫成於
三而爲坤繇乾之畫交於坤而三男生繇坤之畫交

於乾而三女生自主卦言之一卦之中八卦咸具是故卦體一立而分陰分陽四五上以上卦陽而爲天初二三以下卦陰而爲地初三五之三陽爲震坎艮二四上之三陰爲巽離兌而八卦成矣初之與三旣以陽畫始終而象震艮又以二陽而象春夏四之與上旣以陰畫始終而象離兌又以二陰而象秋冬周旋酬酢有不待夫坤者是故用數三百六十乾全用而坤全不用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足繼之反類反類不足繼之互體而易道辨矣此所謂變易也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天有四

正地有四正而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是故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而成六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而成三十有六純陽卦乾純陰卦坤自一陽始復而爲卦六一陰始姤而爲卦六二陽始臨而爲卦十五二陰始遯而爲卦亦十五三陰三陽始於否泰而爲卦者二十凡六十有四陽自下以順生則陰反上而逆復陰自下以順生則陽反上而逆復始於乾坤中於咸恒而終於旣未濟又可得而變易哉是所謂不易也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動變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是

故易以變者占而亦有不變之占以變易爲道而亦有交易之道焉陽畫爲剛陰畫爲柔外卦之畫來而居內內卦之畫往而居外而交易之理見矣或順生以往或逆反而來或正以交索或反動相對而剛柔每兩相易惟變適也嗟夫交易之道予於日月見之矣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乎庚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兌初見乎丁故兌納丁十五日而成乾乾納甲壬十六日而成巽始退于辛故巽納辛二十三而成艮爰退於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乙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爲易謂之日月而於文正爲

勿勿月彩之散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爲易散於日上爲物相對爲明對而虧爲物易者朔也所謂朔易習者晦也明者望也物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物谷明載東南而朔易二郡乃俱著于東北今夫日往月來月往日來物之易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易也將旦忽黩比夜忽昶行之易也熱劇而雹寒劇而雨氣之易也暴石泐雨積草炎休勢之易也虵化而鼈鼈化而虵形之易也魚羣而飛鳥羣而沉性之易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之易也始感而生終化而死神之易也喜而禍伏懼而福倚事之易也是故萬

物不易不生六子不易不成良兌以終相易坎離以
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爲不窮
也顧可一途盡哉易內篇曰日月相逐爲易故病有
陰陽易者乃大病之後交者輒易男曰陰易女曰陽
易易者三難輒死繇此喃之日月之交易斯益灼矣
易曰日月合爲明謂明者無踰於日月余然明非合
也嗚呼安得史籀鍾雲房而與之論哉

逐音籀夸
父與日逐

同名氏辨

耳目之所接有不得而盡世知孔子之謚文宣王而
不知齊之竟陵王子良與隨之長孫雅亦曰文宣王

漢兩龔遂俱爲郡太守而兩京房俱明易災異然則
千歲之久萬里之遠其不約而合者渠可旣邪誰昔

嘗聞有唐堯與虞舜矣及撫梁史則又有所謂虞舜
者官丞太常嘗薦明堂之議

東觀記絮
女居切而漢更有唐堯爲臨武長堯舜而可名哉

臨武接交州州舊貢荔枝堯諫止之然桂陽志中汝
南唐堯爲臨武長宜後人惡其借而易之時永元中

予起路史旣白祝融氏共工氏帝魁氏青陽氏高陽
氏渾敦氏與夏后啓商湯若有巢氏豕韋氏之不同

者而後悵或人之無識也

劉恕以神農爲大庭氏而
謂與古大庭氏異却爲非
是蓋牽於舊說 夏后啓鄒公
之子與白公同時見呂春秋 夫經史之間名氏同

者衆矣如劉弘王褒俱有十一

弘十一十見前錄一北齊獲澤縣公 褒

十二九前錄一漢鑄工見孝成鼎一真人自有內傳

張良有九而張敞王吉皆

有八然則記錄之下可勝惑哉錄見前士匄士鞅之

父也而乃相鞅

士文伯也亦范氏之族與鞅父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又並作巧或疑

此為正字非也春秋時人名字亦皆相配文伯之字伯瑕與楚陽巧之字子瑕其義正同而鄭泗乞亦字

子瑕巧乞同義也襄公三十一年使匄請命北即文伯豈容妄改又按人表士鞅亦有二一在中上一在

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壽夢句吳之君也而乃臣越

壽夢即春秋吳子乘

也越大夫壽夢見昭公二十四年

書裁四代亦既該兩伯夷

一虞之秩宗一

諫武王者雖不在書孔子所稱也又杜甫之隸亦有伯夷見課伐木詩然高陽師伯夷並或作伯前錄從

之則非顏魯公集顏柏夷誤矣

而論語一書乃有兩南宮括世莫察

爾

一問羿者一太公之友在十亂中

夫公孫龍為孔門高弟而顏回

為晉代美師時殊事異正得不懣有如王羲之之仕

苻健張華之佐慕容德韓信降虜曾參殺人亦既並

時得不為之投杵邪昔蕭繹陸善經俱著同姓名錄

然特不能包刺即以後世固不勝窮而在古猶不少

請誦其涉史篇者左方按古有庸成氏而黃帝之臣

亦曰庸成

亦皆作容列仙傳揚王時容成公自稱黃帝師此又後世亦松子也

伏羲曰

蒼牙而天雷之吏亦曰蒼牙

見黑殺禁文詳義紀

義臣曰巫咸

而來又商家曰帝曰未宣而為唐刺濮以至離婁事

黃帝則論彼商臣

王褒傳注離婁黃帝時明目者即離朱

張若事黃帝

則指夫秦士

婁若並見莊子秦張若即蜀郡太守與張儀共築成都城者李冰代之見蜀紀

趙隱仕商國而亟舉魏賢

魏黃門遷祕書監見魚秦典畧又唐宰相趙隱以大

中三年登第見唐登科記咸通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馮夷友費昌而竟談河

伯武王伐商問兩日覩叔均而思稷子

山海經商均曰淑均后稷

之孫見習朋而疑齊臣

黃帝臣洽聞記作隰

贊風后為軒師

禹問

風后見玄女戰經

說伍胥為楚族

黃帝臣見玄女兵法

謂赤松炎帝諸

侯皇初平亦號之

而以季連為柳惠等伍

陸終之子又季克子亦曰季連

仲

衍為孟戲之弟

仲衍紂之兄

而孔甲為孔子之孫皆有錯

於見聞者也

孔甲黃帝史官而孔子入堯孫鮒亦曰孔甲又夏后孔甲本誤詳紀中

復

若帝嚳之臣有窮之君俱曰羿而俱以射名少昊之

子魯國之士皆曰般而皆因巧著凡此族者悉莫能

紀且以虞仲之孫實曰虞仲

周章之孫

蔡昭侯申實蔡文

侯申曾孫之子也是叵訓者

虞國仲字此於義可而二申之名宜有一誤劉

貢父云今又曰申遠也夫名同其祖恐古不然然魯莊之孫有仲嬰齊而文公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從祖也又乃同時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蓋族大有不相統者近代名字申之漢趙王曰如意矣而廣宗又名之唐義成宗正善矣

曰琮矣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矣而建王又名之

此何為邪三代之王悉尊謀系下世乃有即姓而襲

先代之名者烏知其非祖歟以晉王氏一譜而有兩

渾

景子成父

兩愷

茂仁君夫

兩綏

愉子戎子

兩又

緒父衍父

兩澄

濟弟

兩

處冲還兩安期焉含子豈惟它族慕用而無識哉嗟

夫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則固不可謂仲尼矣然則君子又奚必迹襲以貽識者之譏哉

論遂人改火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伊古明王之為治也顧亦豈能違理哉因天事天不逆焉而已是故著時令授人時法而建官象以作服凡以順之也管者遂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鑿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

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櫨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疾子嘗攷

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之卯為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成周盛時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而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灾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宐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

斷烟謂之龍忌蓋本乎此

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火入

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尚嚴也

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

汝南先賢傳陸歲鄴中記等皆以為為介子推謂子

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為之禁火吁何妄耶是

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為之朝夕者乎

予初賦潮知此

妄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由子胥前者因為舉書朝宗之語而齊景嘗欲遵海觀朝舞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後信哉子胥漂于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恩等潮且後為誰潮耶餘詳後賦予觀左氏史遷之書

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况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

琴操所記子推之苑乃五月五非三日也

古人以三月上巳祓

禊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無定日後世既以一之而又指為三月之三妄矣周舉傳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且子胥之歿既云五月五日而浙人每春闔綵舟誰念招魂節此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州驩州之詩而重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引乃王績三月三日賦也然則招屈亦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用三日矣非可信也

隨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

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

必生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昔有以洛火渡江代代

事之火色變青而晉師曠食知勞新今溫酒炙肉用

石炭火與柴火竹火草火蔴荻火氣味各自不同是

新舊火理應有異願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若劭可

謂知所本矣夫火惡陳薪惡勞自開世然者晉代荀勗進飯亦知新勞而隨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鐙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

東晉初有王離

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于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姬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瘡姬死人爲葬之號聖火冢陰雨每見火出冢門者今號其處爲聖火巷金陵故事云禪衆寺前直南小巷也

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後世乃廢之邪

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電起介山平地洿下者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虛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

辨史皇氏

呂不韋之書曰史皇作書倉頡氏也管氏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云沮誦倉頡作書亦未嘗言爲史官也及韋誕傳玄皇甫謐等遽以爲皇帝史官蓋肇繆於宋衷衷之世本

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據而云未
代儒流莫見其書更望望交引以為世本之言世本
曷有是哉竊嘗攷之倉頡之號曰史皇又曰倉帝河
圖說微云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語亦見之洛書
說河而鴻烈解言史皇生而能書是則倉帝史皇非
人臣之目明矣後世徒見其有史皇之名因謂為史
官亦史豈今之所謂史乎哉古謂字書為史故有倉頡史篇之類揚雄曰史哉史哉非史記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謂字書之闕文吾猶及見其全而今不復見故班固敘小學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自後漢徐防始以闕文為是闕事而蘇軾遂以有馬者借人乘之七字為當時之闕者誤矣夫子蓋論已之有馬不能乘昔則借人乘之文有闕失不能是正則因人以

正之已不能馬則借于人人有闕亦可正于已肅何
害而今無有見其全者不能正云爾故曰今無矣夫
夫者惑也且上古始制文字者倉頡也而無懷氏已刻

徽號伏羲氏已立書契俱在炎黃之前豈得至黃帝
而始制文字耶此崔爰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
所以咸謂古之帝者為得之矣崔草書體蔡篆書體成公綬隸書體繁欽

其足信歟書疏張楫書云倉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
紀而丹壺記禪通之紀首別史皇氏則知楫書為有
據者衛氏慎道以為包羲之前斯不誣也孔穎達尚

稍詳獨衛氏云在包羲倉帝之世譙周
謂在炎帝時徐整謂炎黃之間失之
粵復訂之春

秋河圖揆命篇云蒼義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爲倉頡義爲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謫倉頡之爲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爲如字或牽舊說作去聲非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代之封其有形兆壑堦勒紀者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管夷吾言於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曰

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高陽曰高辛曰唐曰虞曰禹曰湯曰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其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詩外傳云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故頴達謂文字在伏羲前特未用之教世至伏羲然後始作書契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君其世夥矣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概見於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其所不見則自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倉帝史皇豈人臣之號哉

辨葛天氏

世紀言大庭氏後十一世爲葛天氏而服虔以大庭氏爲卽葛天氏敢問所安曰昔莊周敘古帝皇惟曰庸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庸氏伏戲氏神農氏如是而已曾不及葛天故服虔以葛天爲大庭氏六韜大明所敘復有共工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而無大庭中皇赫胥此學者之所疑也班生表古今人物也庸成乃在共工之後大庭繼之而葛天亦在朱襄之後然自女媧共工庸成至

無懷一皆敘之包羲之下在遁甲開山圖亦然世紀從之故世遂以爲皆包羲之後代及其制度無聞則又以爲皆襲包羲之制亦厚誣矣不惟是也如固所敘復黜其祝庸氏軒轅氏蓋以史記稱黃帝名軒轅而高陽之代有祝融謂卽其人而黜之爾此孔仲遠所以謂無祝融氏而金樓子興王依莊周所敘而去其軒轅也彼高誘者更以朱襄爲炎帝鄭康成更以大庭爲神農而六韜所敘共工且在尊盧之後庸成且在祝融之後而葛天又在朱襄之後違離蔽固不可勝算此禮記正義所以謂封禪之書無懷在伏羲

氏前而以為世紀不足信歟

開山圖云自女媧至無懷一十五代合萬七千

七百八十七歲外記云千二百六十歲或云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二或云千一百五十或云萬六千八十

此與列子所記楊朱語伏羲以來三萬餘萬歲者無信也近世有所謂三墳書者

乃以有巢為提捷之子遂人為有巢之子而包羲為

遂人之子大庭無懷而下則皆以為羲之臣佐復有

天一遁甲者正以祝庸少昊等為之四帝居于四方

佐黃帝而為治

此蓋謂月令四方之帝為黃帝及王之佐者非黃帝所滅之四帝

及王

符著潛夫論又以為顓帝身號共工伐少昊氏子曰

句龍生鹵其後裔為商湯炎帝身號魁隗其後嗣為

伊堯而以帝學為伏羲之後帝舜為黃帝之後禹為

少昊之後離蔽癩亂尤為可擯委也

論幣所起

傳曰君有山山有金以金立幣以幣準穀而受祿而

國穀斯在上矣金木水火土天之五財與天俱生與

物偕行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民知飲食衣裳之用而

貨幣作貨幣作而天下通聖人守之所以為治也則

其勢之來其當生民之物乎昔商之民有無飢而僨

子者湯以莊山之金制幣贖之夏之民有無飢而僨

子者禹以歷山之金制幣贖之而沈演論布以謂興

於周代班固桓譚皆謂夏商靡記何邪易稱神農氏

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是貨幣出於炎帝之前矣予

嘗博訪古幣訂以封禪之文匱洗之刻證以汗簡集

綴古文籀韻外書集字等識則有葛天軒轅尊盧之

幣葛天軒轅各見下盧為幣詳紀中及董譜大昊九棘神農一金黃帝少

昊之貨魯貨一金高陽平陽金堯泉舜當金策乘馬

之類憲憲如是是古未嘗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

古幣皆以代號為別舊之錢文錢譜例目之為奇品俱不能辨如異布中有作朱斤一金者乃大昊之九

棘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肉好幕文作舌

芒又有作水山舌者少昊貨也長廣皆同有好天寶

元年李幼奇得一種文作降陽乃高陽金也長寸一分下廣九分首長廣各五分向上漸濶足支四分間

廣三分背文如八字又長平布中有作躡以舌一及

作允陽倫踴平踴倫踴者凡五種有肉郭皆高陽金

也復有翼斤至有長寸八分肩廣寸一分足間五分

圍刑重十二銖無好郭帝嚳貨也又李涪家一品長

二寸一分肩寸七分枝長六分間四分半首廣七分

質厚重二十八銖文作岢豆二斤全幕文作串又一

種大小輕重與此正等六字亦同但倒書之其串作

也乃黃帝貨此幣之最大者舜策乘馬長二寸上廣

寸二分下寸三分首長廣各七分足間五分正

圖文作尚全未正風帝皆面肉好皆有周郭 洪範

八政食一而貨二是食與貨必相資而後興不可一

日而無者則夫貨幣之行其來遠矣伏羲之貨莢錢

書舊譜俱列之于布品傳稱九棘播于羲皇故幣文

有束而封演顧烜咸譜之周奏之幣黃帝少昊高陽

帝嚳之貨又皆目為長平異布汗漫蔽固豈復知有

古文也董道之作錢書也蓋畧辨之故首之以太昊

各史

之幣亦以謂宜興太昊之前然有葛天尊盧之幣而皆著之太昊之後是又未悉攷也按幣文有葛李洎云古之葛字則世以爲葛天氏之幣又有作𦵏者王存又以爲軒轅氏之幣謂古軒轅字合爲一雖未可執然黃帝氏旣自爲黃帝之貨則此爲軒轅幣信矣柰何說者復泥史記說幣止於唐虞魯褒論幣出自黃帝之語而謂貨幣不出於上古况葛天軒轅洪荒之世邪三代書名相變不一逮夫虞夏敦歆所見夏商異文矣古今書文不同豈可以籀文而論之葛天軒轅之幣乎曰不然書文聖人所以立制度而示同

文也雖員橢遁形衡邪異置然固有便於事亦遂相因而不改者夫物固有用於一時而廢於後世久復蹈襲乃與古符者多矣其數然也世有隸書謂王次仲之所創而臨菑人得齊胡公之銅棺前鮪隱起皆爲今隸是隸不出于次仲矣又烏知不出于上古邪韓非書云倉頡制字自環者爲私背私者爲之公而漢人論風氣生虫故倉頡制字以凡增虫而爲風是則始制之字初不異漢世也且誰昔嘗聞之於古矣包羲氏畫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

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所
以分壤植穀也戈矛之所起刀幣之所始也能者有
餘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功
業德望皆在于此是謂國用則伏羲之制亦既大備
及觀管夷吾之對桓公則知輕重自遂人以降矣夫
自書契而來君君封禪七十二家其文異制而其立
貨幣以救時則同也世闊記簡後世弗攷乃謂古無
有貨且謂書文不出于葛天軒轅之世者亦以罔矣

論三易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久矣天之無意

於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迨其發露天
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以爲治也秘而不示
聖人亦遂已夫若昔聖人之得河圖而作易也神明
幽贊著寔生之聖人於是仰觀俯察卽參兩之自然
而倚之數因陰陽之變以立其卦發剛柔之蘊以生
其文而天地之文始粲煉八鴻閭矣天地定位山澤
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

本乎陽者升而

上本乎陰者降而下乾純陽天也故正位乎南坤純
陰地也故正位乎北乾付正性于離故中虛有日之
象坤付正性于坎故中滿有月之象日生乎東故離
正乎東月生乎西故坎正乎西亦南方之火生于東
之木而北方之水產于西之金也今之上經首乾坤
而尾坎離取四正之卦也乾坤交而男女生之乾下

交坤故三男之卦附于坤坤上交乾故三女之卦附于乾乾一變為巽居乾之左再變為艮故居坎之左三變而之坤坤一變為震居坤之左再變為兌故居離之左三變而之乾艮為山兌為澤地勢高於西北故艮位之四瀆湊於東南故兌處之雷出乎地故附坤之東南風薄乎天故附乾之西南今之下經以震艮巽兌為用取四維之卦也乾坤坎離純一不變故蒞乎四正震艮送成巽兌互變故蒞乎四維此伏羲之所理乾坤變化自然之敘故養生者有納甲之論與此正合日月消長之理在焉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

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

此大成之易以五行相生為次順也蓋神農之易以人事為重矣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以應天時此誰之易邪乾坤相交萬物化生然及功成則男女以用事而父母以退處此天地之常理也陽以順動故乾順進四位而處于西北陰以逆行故坤逆退四位而處于西南是故伏羲初經以乾先坤而歸藏

之敘以坤先乾卒諸此也離火生東而王乎南坎水生西而壯乎北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自東而南坎自西而北雷以春分出地故自東北歸于卯澤以秋分始伏故自東南反乎西長養萬物于春夏之交者風也故巽自西南而居于巳作止萬物於冬春之際者山也故艮自西北而處乎寅此則應地之方而見於用者也蓋亦本于初巽初乾初離初萃初兌初艮初伏羲世不見尔

初巽初乾初離初萃初兌初艮初

釐初爽此歸藏之易也

此歸藏初經也亦因于伏羲氏蓋伏羲之易本于天歸藏之易本乎地學者不知究尔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故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則為陰在地則為柔故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立天立地自然之理如此爽即坤字萃即坎字釐即震字爽即巽字此歸藏本卦皆六位即黃帝易是所謂三皇易也各詳本紀

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書也而商人因

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商人因黃帝曰歸藏
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傳謂夏
曰連山商曰歸藏而周曰周易以為三代所作者非
也神農為市取之噬嗑耒耨之利則取諸益而黃帝
之舟楫亦取之渙矣豈惟三代哉山海經云伏羲氏
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
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杜子春
從之誤矣按歸藏之文有乾為天為君為父為大赤
為辟為卿為馬為禾為血卦之類則知與今易通矣
或曰歸藏黃帝之書而坤啓筮乃有堯降二女以舜
妃之語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咎日之類易為伏羲
書而有帝乙文王等語又何邪其卦是也其文非也
連山之文禹代之作歸藏之文湯代之作而易之文
特文王之作至于爻辭則周公而彖象則孔子也

易者易也變易也而乾坤以為首連山者重山也故
重艮以為首艮山也歸藏者萬物臧焉故也故重坤
以為首坤者臧也從時配位是三統之政也三統為黃

鍾子為天正林鍾丑為地正大簇寅為人正天正十
一月故乾為首地正十二月故坤為首人正十三月
故艮為首夏得人統故用連山商得
地統故用歸藏周得天統故用易 三易之書其書
一其法異其為卦皆六位經卦皆八而別卦皆六十

四書一也易尚變連山歸藏尚不變法異也變老也
不變少也易用九六尚老也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
少也尚變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
十有四凡七百六十有八其所以逆天地陰陽之神
數定天地陰陽人事之休咎者備矣或云商著策三

易主于坤坤之策三十有六雖不著見理則然也或曰易以變者占則不變
无占乎曰否凡變之占以所變之爻為占不變之占

以所不變之爻為占古以三易參而占之非不用也

五爻不變則以變者占五爻俱變則以不變者占凡變繇下而之不變繇上而之則不然皆惟乾一卦

昔穆姜之筮遇艮之八其五皆變惟六二不變故以為占唐人不知以為史苟以是悅穆姜但求反于周易非

也雖然易道主於用余至三易則用於占而易道

不豫焉連山歸藏其數皆六十有四與易同也惟易

則變故一可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為一是故以六

十四乘六十四得四千九十有六其與連山歸藏倍

一之理殊矣於是復以五十約之為三千二百則今

之易卦三十二陽三十二陰者也大衍之數五十實

筮乎此是伏羲神農以來歷數之本也
一倍之而二
二倍之而四

四倍之而入八倍之而十六十六倍之而三十二三十二倍之而六十四以五十乘六十四得三千二百

即三十二之數也或曰三易之變不變則異而其書一皆首

乾曰首艮者以艮為首法余以艮為首法者法其止

而不變非首書也曰首坤者以坤為首法余以坤為

首法者法其靜而不變非首書也得意志象何首卦

之云是不然曷亦知夫太易之掌其法而不掌其書

邪書果一則連山得陽歸藏得陰繇屯而下卦卦分

也而在三易則卦不分焉故曰不異抑且不知雜卦

之次與序卦之列不同焉又何歟伏羲氏之小成神

農易之為中成神農之中成黃帝易之為大成伏羲

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為中天神農之中天黃帝易之為後天豈非易道廣大變通不窮有非一法之所能盡是故伏羲作之前而神農黃帝相與振明於後惟變通之術不得不異而其為道則未始不同之歟世之說者不原乎此乃更以為易道不一可以隨時而變置者亦誕惑矣千世而下誠使一遇大聖得知占法之可變而卦不可以損益則易道辨矣亦何至書名之泥而變不變之紛哉夏謂之連山商謂之歸藏而周謂之易其用雖不同其致一也

跋三墳書

書籍之逸豈特後世邪昔楚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及孔子求古之史記自二典九丘之外三墳八索已不得而見矣後世不知其何書也

七書有九

共九篇即九丘之字誤也隸丘為丘因謬為共丘者區也按左氏或作九區云九州之區域攷古多以丘為區故鬼容區為鬼史丘而驅軀軀等轉為駟岨軀即云丘聚非也又云述職方以除九丘亦是妄臆

孔安國以為義炎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嚳唐虞之書曰五典康成從之而賈逵亦以三墳為三皇時書五典為五帝常典至馬季常始以三墳為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為五行之說籍外論之豈其

然哉

安國又以八卦之說曰八索九州之志曰九丘賈逵以八索為八王之法九丘為九州亡國之

各也

卷二

二十七

戒而張平子以八索為法之八議九丘為周之九荆
紛紜不一孔穎達云三墳之書在五典上數與三皇
相當而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堯典
舜典為二帝之典推此而上則五帝當五典矣賈公
彥云孔鄭說無正文故延叔堅馬季長所解有異按道家者流有所謂洞神

秘錄者謂是三墳小有經下記云三皇治世各受其

一以治天下是曰三墳後有八帝繼三皇而起亦以

神靈為治各受其一是曰八索至黃帝述歷得其所

謂三皇內文者此也抱璞子云黃帝東至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授以三皇內文

雲笈云八帝治各千歲上曰三精次曰三變次曰二化凡八卷三洞敘目云小有三

皇文本出大有天皇地皇人皇各一卷上古三皇所

受之書也字似符篆藏在名山多不具足惟峨眉山

備有之昔智瓊以皇文二卷見義汜不能解遂以還

之王公以帛公精勤所得傳之賢達大字敘說一十

四篇是天文次第之旨小有經下記所載者十有一

卷推部本經分別儀式合一十有四卷孟先生之所

錄者其山中之所傳猶十一卷二本並行于世晉武帝時南

海太守晉陵鮑靚於元康二年二月二日登嵩高石

室見古三皇文皆刻石為字靚以總五兩告玄受之

為之敘云三皇文者古初以授三皇故名為皇文而

三皇經敘則云鮑君所得與世不同靚後授之葛洪

是為三墳其陸脩靜所得者則以授弟子孫游岳本

止四卷至陶弘景分析枝流稍至十一卷與今皇文
小異然觀三皇經文雖號三墳多是符架等事黃蘆

子西岳公之所傳者於逢掖之言戾矣按三皇經敘
云天皇開治

用治天下二萬八千歲地皇代之復次人皇各萬八
千歲合三卷號曰三墳鄭先生所傳葛玄三皇文是

也逢掖之說正以內經素問靈樞與易當之果何所

蔽邪靈樞素問醫家明堂之書也世儒第見深言湊

理莫探其朕故推之與易並非實貫也予家三墳書

自大父孝俛先生傳有三卷以山氣形為之三墳山

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生動長

育止殺謂之歸藏而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

謂之坤乾復有河圖姓紀與天皇策辟地皇政典之

類大率似假義炎黃帝為言以遷就於孔說云元豐

中得諸南陽逆旅酬偽書也云毛漸使
西京得之大抵書生高

譚風月華草間猶足以蓋其淺至於語易自非悟入

鮮有不可笑者今觀其書有云伏羲作易而君民事

物陰陽兵象始明焉一語之中淺鄙備見是豈隆古

包氏語哉有如火燧人為提捷之子有巢為燧人之

子伏羲為有巢之子軒轅柏皇大庭無懷則皆以為

伏羲之臣而加之龍官火紀之號猶可靳也周鼎商

盤籀篆佚書已與今不相侔而此書大率作所謂柳

各史

葉篆者於今代俗書殆不多較贗可知矣夫墳者防與大之訓蓋禮法之書而索者究八體之應也故史伯云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而立德近取身也張平子以三墳爲三禮而馬融以八索爲八卦惟有以也或曰孔子贊易道以除八索則八索已滅矣亦豈然邪三墳近聞有爲之傳以進者宜其究是潛未之見也

女媧補天說

共工有三

聞見之不明智識枯之也夫智識不超者在粗猶惑况妙乎予觀列禦寇記共工氏觸不周及女媧補天之事

此古列子之文如是王充說天所引猶余故尹子盤古篇云共工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女

媧補天射十日惟舊本列子先敘女媧事乃及共工蓋近世繆之非古本云

蓋言共工之

亂俶擾天紀地維爲絕天柱爲折此大亂之甚也女媧氏作奮其一怒滅共工而平天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所謂補天立極之功也而昧者乃有煉石成赧地勢北高南下之說何其繆邪甚矣聞見之誤人也伏羲虵軀神農牛首此事之辨者而世莫之解掘井得人而夔一足鄉非達者時而鑄之今猶信也何則識不超者見聞蔽而樂人之譏已也共工氏太昊之世國侯也及太昊之末乃恣睢而跋扈以亂天下自謂水德爲水紀其稱亂也蓋在冀土故傳有女媧

濟冀州而冀州平之說是女媧代平共工之亂明矣以故郟子述祖之言叙炎帝於其後斯可據矣而傳記緼結莫可尋詳劉安賈逵則以爲與高辛爭帝史記文子則以爲高陽誅之荀卿氏以爲禹伐淮南子又指以舜時此無它蓋堯典言共工故學者以爲堯時舜典言共工故或又以爲舜時也夫共工氏非堯世之共工堯之共工又自非舜之所命者叵不知也堯之共工乃少昊氏之子而舜之共工則炎帝之裔垂也論者惑於衆多之說遂一謂共工乃職非人名而傳記顯譽堯禹時之共工皆以爲之後世何其妄邪彼共工氏自其號氏有國家者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垂汝共工是矣堯之共工是則名余左氏之傳可見烏可妄意而爲說乎或者又謂共工氏爲卽炎帝之裔尤非所謂知理者夫垂特工師之任水紀大事渠得謂爲垂哉且炎帝至堯殆二千載事相遼矣夏革曰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以今揆古年載誠眇人情測近可得而知也吁亦目睫之說矣天下一理物之外事之先其別有一理邪理一貫奚古今事物之殊哉

共工氏無霸名

顯曹君子有諍予以展禽共工氏霸九有之言傳者咸謂霸無錄而王者其德力粹駁之謂歟曰否霸之名我未之前聞也其當周之標季齊桓晉文之事乎曰韋顧昆吾非商之霸者乎韋顧昆吾固聞諸後世也豈德力粹駁云哉國佐有言三王之王也植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當是時周故家名分猶有存者故國佐知王之不可以爲霸而霸之不可謂之王也

書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傳云五伯之霸謂以諸侯長

把王者之政大抵霸即伯之強者云尔

至戰國之士遊譚馳說架虛穴

伯之言曰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道之粹駁在人而王霸之號不可易也王之道安天下也霸之道尊中國也非粹駁之謂也借之紂克改作武志不信則西伯霸之盛者而已西伯霸而粹相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秦漢王而駁者也要之其言王霸之道皆欲粹而不欲駁豈直王霸然哉帝皇之道一也泰伯之言知其一而未悉也予於司馬文正得道同之說焉其言曰古之王者必立三公一公處于內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周衰二伯之職廢二伯之號乃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而立荀

楊以來不原其本遂以王霸之道分為兩塗此霸道之繇始也未聞古之有霸也漢之學者患在望聲求影徒見後世有五霸則以為古亦有霸見共工氏之迹不白則曰昔霸者也其言往昔未有不以當時準也

也

羊容云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使二公治之曰二伯如周召之分陝

曰然則共工氏

繼乎包羲之世將羲炎之徒歟曰非也其項籍之類乎籍嘗霸有九州矣當秦漢之間橫行宇內尊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而自稱曰西楚霸王則其自處者然矣彼共工氏蓋籍之徒而非栢文之徒也竊乎帝者之間而不得謂之霸也

路史發揮目錄

卷之二

論說十二篇

共和辨

共工水害

禹治黑弱

雨粟說

地獄之說無稽

神農琴說

論太公

太公舟人說

夷齊子南

論伊尹

伊尹無廢立事

黃帝輕重之法

黃帝乘龍上昇說

論槃瓠之妄

路史發揮卷之二

宋廬 羅泌著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共和辯

嗟乎後世之士何其不能得古人之意而惟敏於為

妄邪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共

和十四年宣王立石鼓作於是年司馬溫公歷年始於是歲說者曰周室

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

溫公無異議也敢問所安曰予不敢以為然也夫厲

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

周召二公時皆痿弱不足有為

至宣王時始有召穆公虎而周公則無聞焉 詩言仲山甫保宣王而立之說者遂執之以為周公安

矣夫仲山甫也後屬于齊樊之與周異采各邑奚可牽合漢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也無親於

宣就封于濟其言明甚即非周公之後 予聞厲王

之後有共伯和者修行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

入為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廬火歸還于宗逍遙共山

之首宣王乃立

魯連子云昔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請立焉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

首莊子及呂春秋言共伯得志于共首即其人也共國伯爵和其名亦司馬彪云共伯和脩行而好賢厲

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

于宗逍遙得意于共丘山之首故汲冢紀年及世紀

云共伯和即于王位而史記亦謂共和十四年大旱

火焚其屋伯和篡立故有大旱攷之諸書其事章著篡立者篡繼而立後世以竊奪為篡者非矣按人表

厲王後有共伯和孟康謂其入為三公蓋周室無君和以三公攝政惟其日久故有火旱之變介十三州

志云共伯後歸國逍遙得意于共山之首使其竊篡則宣王之立可能得志于共首哉共今謂之共城故

漢之共縣隋曰共城有故共城在東北百步有共山傳謂至共頭者字一作邾乃漢高帝八年封盧龍師

為共侯國又非詩之恭國與叔段邑也按寰宇記云厲王流彘諸侯請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厲王崩共

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立為宣王共伯復歸于國共山在縣北十里其事益明水經注云即共和之故國共

伯既歸帝政逍遙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故又曰共北山是以王子朝告于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

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問於天子之事者矣然則

所謂共和者吾以為政自共伯爾若曰周召共和吾弗信也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丞民者不成語古無事亦書年無此法

有言天監有周生仲山甫王躬是保是必朝廷有故

而後天子始保佑於山甫也繇此語之和之即王位

果其篡者邪曰不然也臣之保君臣之常也襄王之

出子虎居守亦豈其篡也哉王子虎周之居守者事正此類詳炎帝紀下

篡者後世小人下輩豺狼梟獍反道敗德者事也和

之賢也蓋干王政而非其得已者也向秀郭象援古

之說以為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

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

怒斯則得其情矣歐陽子論曰伊尹周公共和之臣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此歐

陽子之和之非篡顧亦有知之者厲王之後武朝廷

之故哉吾觀聖人之書王子虎卒而益知共和之不

易也或曰夫子曷不發之曰是不掄伊尹之意尔見備而知後世之有狗觀攝而知後世之有篡聖

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懼後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亂不語此古者史氏

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意于履常蹈正者率致其畧而于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張

騫之遠使衛霍之塵兵石虎齊晉隋煬之奢靡幽靈

呂武羣后之污穢石顯楊素李林甫之姦回卓布巢

此安祿山之階禍與夫莽不懿裕梁全忠之漸逼每切諄復惟恐或逸蓋以淫亂之事利于騁辭而不知

中人以上實衆而聞見之易于溺人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慮哉

共工水害禹治黑弱

聖人有一視同仁之心是故有兼濟夷夏之事關於之洞極曰凡命于兩間者謂之人夷狄禽獸皆人也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一身之間皮毛髮爪皆吾愛也攝之不至而一手足有或偏而不舉則君子謂之不仁至於半身不遂此可謂之仁乎

仁字詳首卷論太極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之間孰非吾物邪一人民之失其所一蟲鳥之失其情與夫一草木之遇而不遂皆吾仁之不至者也聖人莫不憂之而萬物者果能與聖人同憂哉是聖人以一心爲天下而天

下之物不能以其心體聖人豈不悖歟嗟乎私於己者形骸有爾汝之分私於家者樊落有比隣之異厥裁不廣邑屋皆然一視同仁吾於禹功見之矣夫以九州攸同四隩旣宅斯足以爲仁矣然足以見其仁而未足以見其仁之至至於導黑弱而西戎卽敘然後有以見其仁之至焉方九川之旣滌九澤之旣陂而九州同四隩宅則凡江河淮濟之瀰漫泛濫乎中國者舉順下流之勢而九州之赤子免于魚矣民免于魚禹之功可以見矣而又導黑又導弱禹之仁其有旣乎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

之患者也今也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爲吾民之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于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者凡以塞外之民猶之吾民而裔國之患等夫中國之患詎可以吾民之欲安而致塞外之民于不安之域哉湯湯之患天實爲此而禹見天下之溺猶已溺之是則禹之心一視夷夏不惟不以洪水之患病吾民亦不以病乎塞外之民篤近舉遠又詎肯以吾民之

利而遺其害于塞外之民哉大抵蔑其私者無時不仁而私其私者無時而仁一饒而丹溪流一怒而赤原谷知有我者一毫我也又孰能仁其人而以天下爲公哉漢光武在邯鄲趙瑗王子林輩請決河流則赤眉之百萬衆爲魚矣而光武且不答伯禹之心可得而知矣聖人之愛人何此疆介界之殊哉禹視西戎無以異梁州之民光武視眉衆無以異漢家之衆此天地之爲大也戰國之時齊趙魏皆以河爲界趙魏頻山而齊卑下齊人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播於趙魏於是趙魏亦爲隄於河二十

五里使其水東決於齊夫為齊利則趙魏蒙其害為
趙魏之利則齊蒙害違天害物真所謂以隣為壑者
也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觀其決汾以
灌晉陽其不沒者三版厥後或決絳以灌安邑或堰
肥以灌合肥咸祖其事及梁武帝作浮山堰堰淮以
灌壽陽壽陽之都一夕為魚共工氏之事不過於此
矣繇此觀之共工之水害從可知矣隳高堙堦以亂
天下其欲不亡得乎抑嘗即武帝所泥報讖之說言
之囚餓臺城欲一盂蜜水不得而死此宗廟麩牲而
不血食之報侯景之兵梁之宗室戕殺殆盡此堰淮
以灌壽陽之報也夫能堰淮以灌并邑而乃區區以
麩為牲能絕人親殺人子而獨屑屑於不錢羅綺人
之不靈一至於此夫亦豈知伯禹之以四海為壑一
視夷夏而不見彼此內外之分哉然則人之為仁而
至於一視皆同以成兼濟夷夏之事微伯禹吾誰與
歸

雨粟說

地獄之說無稽

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若子休
可謂知春秋矣惟天下之變故不勝窮也天人之相

與不勝變也然求其所以然者則有時而不得言或言之有時而不得信此說者之所以類推而歸之不可致詰之域而世遂以天人爲相遠而不相及且以爲變異之事聖所不言循致君人漫然不見所畏恣爲非理而忘國卹夫亦豈知天人之相與甚密而可畏邪太虛之內大而天地細而昆蟲明而日月幽而鬼神金石沙礫人疇草木孰非一氣之形哉五藏象天六府象地是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府病則欠申動於貌眼瞶有酒食燈華得錢財烏鵲噪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况家國之間乎逆氣成象而凶慝生

順氣成象而吉祥止亦天地一指尔翼奉之言人氣內逆則感動於天地殺一孝婦何預於陰陽而天爲之旱烹一虐吏何預於陰陽而天爲之雨春秋之世災異變見何日無有變異之來顧若非涉於人事而人事之萌兆朕未嘗不先見于天地之間惟其德有小大而應有遠近是故或不旋踵或五六年或數十歷年而始驗聖人經世蓋難言之是以螽螟蜚蠊麀蝻鷓鴣日食星隕星孛木米無冰不雨雨雹霖震山崩地震廩灾屋壞之類春秋悉與人事雜而志之存而不論將使智者雜而觀之則知其所自矣知其所

自則凡遇變故皆得以恐懼脩省期于消去斯聖人
警世之大訓也比歲甲午二月二十四日晏食環城
百里悉雨木實如沐莢子紅黑黃綠鮮明異色種之
乃條先是二年三月雨蛤如桃梅人犁塊之間啗之
滿踐盆望所貯際曉皆亡繇此觀之神農后稷之事
為不誣矣况復後世五穀天降良亦不少后稷嘉穀
周氏以興中山雨穀姬人以亡穀粟之零成世常有
而興亡固繫乎人故京房易逆刺謂天雨穀歲大熟
而王充以為論說之家雨穀為凶在昔史皇作書固
嘗雨粟而伯禹播殖嘗雨稻矣見世紀禹事又見外紀燕丹畱

秦天亦雨粟而光武之末還見陳留梁惠成之八年

雨黍于齊而梁鯢之八年復雨于薛元康四襪玄稷

降于郡國而五代之際閩天又嘗雨豆邇歲舒城且

雨米矣雨米見夷堅志奚獨神農后稷而疑之哉述異記漢宣帝時江

淮飢饉雨穀三日秦魏地雨穀二千頃其指王時金陵雨五穀民家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深黑

如稗實或疑夷狄間所生弃而不食疾風飄之墜于中國故封茶語趙簡子曰翟語穀三日蚩風所飄也

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歷觀前載天雨之事蓋非

一矣如螽宋文公三年秋雨于宋魯襄公二年雨于

濡之或不為害自上而墜或以為飛蟲之合如雨之多又或以為雨之變四者儒之鑿也自上而下曰雨

此自空降異之如魚漢成鴻嘉四年秋信都雨魚皆大者所以書長五寸李期時雨大魚于宮中

皆黃色又赫連鳳朔元年唐光如鯢蛤廣中邕容道

啓二年元和十四年皆嘗雨謂之天鰕天蛤人取鹵之不取亦

化蓋亦有海中攝至者見番禺記贏蟹同蠶科斗蠶

占云雨灰糾未年六韜云糾時雨肉血灰石沙沙糾

簡文大寶元年雨黃沙塵糾又梁武大同元年二年

侯景亂唐以徠更多有塵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

土糾時墨子云雨土十日于毫又古今注元鳳三年

年梁大同元年周太象二年涼州隋開皇二年京師

皆有此變唐世尤多其十二見志又乾符二年雨于

宣金夏禹秦穆時皆雨于櫟陽又成王時雨咸陽襄

武于廣州內記云天雨金鐵是謂荆餘人碧惠成七

君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年兵起于朝鐵此亦有

紀年金述異記咸陽雨金河間雨金故錫名然結骨

國每雨收為刃劍極利見王會圖嘗問使者隱而

不答蓋地產因暴雨綜出精利余賈耽云國出好鐵

曰迦沙輪突刀劍法苑珠林言阿脩羅雨兵仗此蓋

厥茲實也刀劍法苑珠林言阿脩羅雨兵仗此蓋

雨刀于楚之邦謂項羽春秋錢近世嘗有多五銖赤

演孔云入政不中則天雨刀錢近世嘗有多五銖赤

中雨五銖錢石糾未年雨石皆大如壘按魯僖公十

至地為龜石六年實于宋五左氏以為星漢自惠

盡平凡十一魏武末年鄴中雨五色石唐永徽八年

各土

各土

各土

各土

立**桂子**唐垂拱四年三月天台雨桂子旬餘**竹葉**占

云雨木多風雨葉君有咎**筋**占云雨**骨**梁惠成八年

大抵雨草木等多病死**筋**占云雨**骨**雨于赤鞞後

國飢兵疫內記**羽毛**易云天雨羽毛貴人出走京

云是謂陽消**羽毛**氏云邪人進賢人退天雨毛前

樂後憂天雨羽漢武時連見之晉大始八雨于蜀皆

白隋開皇六雨于京如馬尾至三尺唐神龍二年四

月雨于鄭○熙寧戊申王得臣為巴陵忽雨白毛長

二三尺焚之臭如馬尾○管輅云天雨毛賢人逃漢

志天漢三大雨白**膏**占鏡云雨血君殺雨膏忠輔多

鞫大率多為兵役**膏**占鏡云雨血君殺雨膏忠輔多

易**血**晉傳云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故紂世雨血永

君**血**康元年三月雨于尉氏有聲如牛唐武德初突

厥雨之三日此與三苗亂時同宋志大康七河陰雨

赤雪晉雜事云二頃血之類又貞元二十一年京師雨

之又後齊清河清二年十二月霜晝下雨血于太原易

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蒸謂不親不出

三年無其宗人故**膳**法苑云護世城雨**肉**紂滅年及

帝王不可以興獄**膳**美膳世亦宜有**肉**漢桓晉愍

時又魏世鄴地墜肉其大數丈**爵錫**內記雨爵錫為

數日臭連村邑始有哭聲**爵錫**內記雨爵錫為

而**絲絮**內記語絲綿**績**宋大明**帛**錄**絳羅**宋書張仲

黃**絲絮**絮皆兵喪**績**七年**帛**錄**絳羅**舒在廣陵

元嘉七年七月天雨絳羅綫異苑云仲舒晨起側有

赤氣後雨絳羅于庭紛紛皆七八寸如箋經宿暴死

杵臼鬴**鬴**占鏡云雨杵**人龍鳥獸之類莫可殫紀**董

繁露謂聖人在上群龍為之朝臣按靈臺秘苑云王

者失道下將畔去則星畔天而隕以見其象將有兵

各已

冬軍長三

上

嗟夫先王之設教必本可信曷嘗以人之不聞不見者歐哉日月星辰昭布乎其上風火雷電交趙乎其下此皆世之同聞而共見者也凡若是者亦有持其權者矣雖然在上者皆有常而在下者常不測蓋有常者以覺君子而不測者以涖小人茲天地之至權也雖其世有治亂而無代無小人是故平治之世變故常微衰亂之期星宿常怒而風雷之戒常不廢所以爲相濟也天地聖人何嘗不以信哉今夫雷之行也必先諦覆而後什之又必篆其事以示之其所以詔之于世者昭昭矣夫然故愚智自守而不煩于政

是天之所以濟王政之不及者然也三五以還世衰道降信不足以一澆僞而機變用於是盟誓興秦漢而下盟誓又熄而後佛之教始得入中國天下之士搢於妄福不知先王之大道與夫天人相與之意於是盡縮其藩而撤其戒曰天變不足信聖人不之言也昧昧相師遂使天地變異昭昭之理散而釋之徒得以闖其堂闔而以其耳目之所無有阿鼻地獄無稽之說翹而入之以毆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而世莫之寤也予嘗作原化傍甄地獄之詭雖同門之哲弗予諒也於是爲之究解而後信之者始一二

見猶曰所患子爲必然之說余曰世之惑不解正患無必然之說也變異聖人不言春秋胡爲而書之哉嗚呼亦曷不幸而弗及赤子之未病邪藥之不至達之而弗及矣雖然尚來者之可追也詩云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神農琴說

朱襄氏之瑟伏羲氏之琴其來尚矣後世雖有作者特修而用之非有改也而三都賦補史記以爲神農制瑟說文世紀隨志小史則以爲神農造琴蓋脩之也楊雄琴清英云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

邪欲反其天真新論琴道云其琴七絃而鄭遂洽聞記乃以爲神農之琴二十五絃夫二十五絃在所未聞而七絃則世皆以爲起於後世或謂周代之所增而黠亦嘗發之琴書矣若古聖人凡創一事立一制必有不可易之法是故窮思極致無遠近無小大必致其三而後已固非若後世之士率意而作之者也旣討於傳黃帝虞舜琴皆五絃而神農唐堯之琴其絃皆七斯其信者然則聖人之制果無意乎黃帝虞舜土紀者也土之數五故其絃皆五神農唐堯俱以火紀火之數七故其絃皆七是皆可得而稽者也五

絃者琴之本制也蓋以當乎五音大絃為君小絃為臣而六七兩絃寔為少宮少商故禮斗威儀云少宮主政少商主事宋衷以為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君臣任重為之設副者也二少之絃時謂文絃武絃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而世遂以二絃為文武王之所加斯大妄矣夫世固有見湘溪二女而以為娥皇女英乃舜女見別論聞周室三后而以為禹伯后稷周公君亦稱謂梳起于赫胥氏蠶始于蠶叢氏蓋以胥梳聲同而蠶蠶也因妄言之二若掀子胥之髯而續西門豹之尾者矣唐人至吳子胥廟見其像五鬚長鬚為奪朱之色及新城西門豹同絳袍之下垂一豹尾以二絃

為文武王之所加是則方書有所謂文武火者是必以周王執爨而後可也庸生之汲為妄如此哉鄭氏以過

作則暴為失文武之意是矣嗟乎以其小者見其大者此先王觀

政術也五絃七絃雖或增或損而七絃之為用詳而有本知其神農法也然則先王之架度從可知矣茲予所以每贊古人之制而每歎後世之不如歟

論太公

正道之不明自戰國之急於功利者滑之而漢儒不能明後世不能討也太公亞聖之大賢也其仕於周也亦不苟矣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賢者之去就可知矣而太史公乃以爲漁隱于渭文王卜畋于渭之陽載與俱歸爰立爲師且以爲西伯昌囚美里尚隱滋泉其臣闔天散宜生南宮括者相與學訟於公四子於是見西伯于美里而復相與求美女文馬白狐奇物以獻紂而脫其囚歸而與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然乎夫太公之爲人果如何邪其出處之際必有義而其致君也亦有道矣何至操切譎詭爲儉人之舉哉鬼谷之午合曰昔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呂尚三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聖賢之

出處惟可知也今夫閭閻小子之愛其君必有道矣公之所學者王術而其所事者聖人也顧不若閭閻小子之愛其君者乎方紂在上播弃黎老而文王思皇多士欲盡得天下英才而用之而天下之英才亦莫不心而願爲之用矣故其詩有䟽附有先後而又有奔走禦侮之臣孰有天下之士歸之如此有如太公而猶伏于漁者邪且太公之漁也有意於天下乎抑無意於天下乎有意於天下當文王而不出何時而出無意於天下則雖俱載以歸猶將鑿坏而遁而又奚以師爲遷之言蓋取之戰國一時辨士之說而

不知決擇者也且旣曰畋得之矣而又曰四子於隱所相與見西伯于羨里其相益乃如此且君奭之言文王之修和有夏也時則有若虢叔若閔夭若泰顛散宜生南宮括曾不及於太公而孟子論五百歲聖人出則以太公望散宜生於文王爲見而知之然則公之聞道實有自文王矣此武王言予有亂臣十人而說者始以爲太公在焉是太公未嘗爲文王師也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公之在當時特將帥之任介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合三元以爲名則非必太公也至維師謀乃以爲號師尚父則亦本諸

此也夫學訟而脫人之囚與陰謀以傾人之國皆兵謀詭計出於後世所謂太公六韜書者其果信邪六韜之書顧非必太公也班固述權謀不見其書志雖有太公兵謀而乃列之道家儒家有六弢六篇則又周史所作定襄時人或曰顯王之世故崇文自謂漢世無有今觀其言蓋雜出於春秋戰國兵家之說介自墨翟來以太公於文王爲午合而孫武之徒謂之用間故權謀者每並緣以自見蓋以嘗職征伐故言兵者本之以爲說騎戰之法著於武靈之伐而今書首列其說要之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掇豈其本哉

君子於此其可不審所取而譎說之是狗耶

太公舟人說 伊尹庖人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見其爲鼎而不知其所
以爲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或謂
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爲人也博聞而
內智蓋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於諸侯退居
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條
七十餘主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得之
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繫俗所窺哉方公之遇
文王說者謂其陰謀詭計以午合此旣失之而或者

因其釣合復以爲之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舉之
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於文王孟子之說
最爲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說余陳以釣道豈世
俗所謂漁哉迹文王畋于渭之陽也太公鉤餌手竿
而蹲于茅王問焉曰子樂漁邪對曰君子樂其志小
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於
餌乃牽其緝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
揭以祿取人人可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
國則禽其萬國諸侯是則公之爲釣非舟人也明矣
伊尹之負鼎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

鹽梅之說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繇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雎以太公爲漁父厥有繇也鬼谷子云尚三就於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合邪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釣文王者豈在魚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旣雅知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于是爲之畋且卜邪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卜也審矣如武丁之夢爲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爲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夷齊子南

兄弟之間天理之所在也然天下之仁義自兄弟始而不仁不義亦多自兄弟始蓋是非之相形朝夕見也有能禮遜得不爲之肅衿而屢嘆歟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子兄弟之間予列之詳矣二子它日義國其弟去而歸周其賢可得而知矣是

以孔子每亟稱之凡有爲也茲未暇細姑迹于南一事以明子貢之問而信後世學者之弗察也子南公子郢之字靈公之介子而蕢賾之弟也蕢賾既奔靈公游於郊子南僕公曰予無子將立汝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靈公夢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它子君沒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子南之德實媿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逆德不可爲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

夷齊以爲問夫子以爲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者蓋以明其志之得也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爲國夷以叔齊爲父之所命也曰無父子之義而又何以爲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兄弟正父子立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故聞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當夫人之以君命而立我承之可也而固以輒在辭此叔齊之義也使輒當時逡巡側避授之子郢以俟蕢賾之入則伯夷之舉矣而顧不知是方且媿媿周章

固位仁人君子之忍言歟曷儒老先而猶昧此乃更以爲夫子喜夷齊兄弟之遜爲惡蕢輒父子之爭蘇轍更取而著之伯夷之傳至謂夷齊之出父子之間必有間言者豈夫子志哉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當時諸侯固數以爲譙矣是非隱奧也孰有求賜高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邪且出公之欲用夫子也乎路固以政之所先爲問矣子曰必正名乎何名哉直父子而已矣而君子猶以爲隱後世如公羊高者果以輒之拒命爲正謂其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慕容輿輩遂至以子拒父爲可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

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鼓叟殺人竊負逃之則凡世間之事不暇顧矣今也爭國則父子之義筏而國不可一日立矣乃復論當立不當立邪蕢贖欲入爲輒者繫鼓去位而惟父之從可也顧兵以拒之邪蕢贖見書必以世子明當立也圍戚必書以罪輒也聖人豈爲輒哉柰何譏譏徒知輒之受遜于郢夫亦豈知世子之名誓之天子而蕢贖之出先君未嘗絕之邪雖然爭者怨矣而遜亦有怨乎曰怨出乎心而人之爲遜非必無心也宋宣公魯隱公與夫韋元成劉愷丁鴻鄧彪之徒其初未必出於矯拂勉強以沽

名然其心顧不能不以是爲世間之美事也時以爲美則有時而怨矣有心者怨之府也介推子胥沒齒不釋豈君子之爲哉郢之去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或以郢遜悔而怨者惟于知其辭出於誠無怨也蕢奚不怨輒奚怨哉

論伊尹

嗚呼人之諒亦有如伊尹之大者乎君臣者天下之大義也以民而伐其主以臣而放其君二者天下之大不義也而尹且爲之泰然不疑豈其忠之未諒哉義有時而不濟也今夫匹夫匹婦得一豆甌而不知

所處以一介人臣起于耒耜之間而犯二難焉非有脫略萬乘芥視天下之心疇克爾惟其平日養之者至達道義之所在而能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其出而制世有不可得而變者湯誓太甲此聖人之所以不廢者亦將以爲萬世君人者之戒尔雖然予不敢以爲正也昔孟軻氏以仁義游諸侯思濟斯民然其要說諸國之君必以湯武之事是其所以自處者非伊尹不爲遂以是得罪於後世之學者惟其尊之者衆詆者未幾而詆之者至矣卒未得其衷也夫其言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

而所言者必伊尹予則曰仲尼之徒有道桓文管仲而無道伊尹予非異於聖人也聖人之意則然也何則孔子之於管仲亦嘗不愛之也所惡其小器者特以三歸反坫山棗藻梲之事累大德亦至稱齊桓之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斷以爲管仲之功而至以如其仁許之如其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其稱於管仲也蓋如此而未嘗一言以及伊尹伊尹之事不可掄也或曰論語雖不及之而書固已取之矣聖人非不稱之曰不然書者史

而已有其事而可監則直著之非有議也而論語則聖人譏評折衷之書也學爲君子者必於此乎取之

此也伯夷伊尹柳下惠是皆以身制行特立乎天地之間以爲人道之大經者也世固未有臣伐君者也而伊尹以爲吾盡其所以爲臣之道而不得其君湯者天之所命也吾不忍坐視斯民之塗炭徇人而逆天於是俯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然天下之大義惟君臣亦今以君爲無道而伐之則後世亂臣賊子將羣起而效矣故伯夷不敢以武王而廢天下之大義於是叩武王而告之以伐君非忠夫存伊尹

則廢人狗伯夷則逆天於是桺下惠復出而正之不
羞汚君援而止之而止故盡其所以爲臣之道而幸
其君之能奉天而已矣故仕於定哀之間而不去曰
後世必有得吾心者然子謂伯夷餓於首陽之下人
到于今稱之謂桺下惠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至
于伊尹又未嘗有言焉蓋伯夷桺惠人之所不屑爲
而伊尹之事不患於無人爲之知夫此則孟子之猷
在所攷矣雖然桺惠之行近於降志而辱身藉使其
君又不可幸焉則仲之業在所進矣以其君霸而致
天下於一正則已矣豈必曰如彼其卑而棘爲其大

哉吾見秦漢而下篡斂之等每爲也果於秦漢之前
則誠軻之尤也雖然軻於三子亦旣俱以爲聖矣至
論聞風興起則亦不及於尹豈非清和者可學而任
者不可學歟學清和而不至猶不免於隘不恭學任
而非其志弊如何邪然則軻豈不知其弊哉嗚呼微
軻之論則伊尹之志幽微吾之言則夫子之意蕪矣
固不可墨也如曰若何甘處於仲之卑而弗自致於
尹之高則弗病

伊尹無廢立事

李昱之雜說惑伊尹曰伊尹未盡善也君之不明持

其顛而正救之可也黜而放之可乎太陽不明星月
奮耀非星月矣大海不受江河自納非江河矣且操
刀而割藏貨而集利曰不為屠賈吾不信也尹為厲
階權臣逆夫假廢立以圖國竊此道尔或曰尹之得
至公之稱以有三年之歸政也世有醫生善視疾者
語人曰吾能易尔腸胃更尔系絡則疾可為也然人
無肯致其身其難信也周旦北面相冲子不僭天下
之尊不居假王之位聖人之心不可易者同也尹縱
明誠自誓懷至公於不疑一旦溘先朝露則太甲之
于天下一旅人尔大事已去其如何邪羅昭諫則又

曰唐虞以揖遜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契以厚風俗
成湯放桀而有天下揖遜已異淳璞大壞伊尹放太
甲立太甲而臣下知權矣乃曰耻君不及堯舜夫堯
不耻其身之不和仲稷契而耻其君之不如堯舜在
致君之誠則善矣顧厲已之事如何哉二子之說如
此歸愚子曰伊尹之事顧非不韙也第君臣之義為
弗順尔且以世之亂臣賊子莽丕懿裕之徒盜國柄
者曷嘗不假尹以餽口兹其所以致議者之如彼也
抑嘗求之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而廢立之事伊尹
之所無也周公之坐朝抱冲子而太甲之居桐宅諒

陰尔盖古者之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父母之養天下之至痛也念慮一起手足俱廢是故繁務之來有不及察苟可以委而置之者悉委之矣聽於冢宰豈惟天子然哉國君亦各有攝王以上卿爲之惟痛均也滕父兄曰吾先君魯先君亦莫之行則其禮廢已久時人無能知矣太甲之書伊尹之事宜後世之弗及知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於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惟太甲者立而不明旣乃背去師保之訓則亦戾慢自用而不可以順導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宮

于桐僂之密邇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抗世子之謂尔非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起復之例尔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日曰嗣王其事亦已明矣自漢羣儒以淺見眯經旨而廢立之說昌及霍光將廢昌邑告于田延年曰古之有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甲以安宗社後代稱爲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之伊尹也光計遂决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俗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爲果嘗擅廢立者莫之省也抑又攷之太甲之三篇其上篇乃甲居憂之

時中篇乃甲免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作者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聖人之志蓋簡而其備也嘗試卽太甲之史觀之前有伊訓以始事矣而後復取咸有一德以終義則尹之在當時有甚不得已而無一毫之私欺見哉且以復甲也則曰惟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之亦至矣及告歸也則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心豈將利其私哉予固曰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所可議者以舜禹君臣之義概之則有愧尔雖然尹之迹爲有愧而心無愧後世爲尹事者心迹俱可以唾去矣曰然則尹之事其終不可言歟曰有孟軻之志識則可無孟軻之志識則亂而已矣奚以尚

黃帝輕重之法

先王之制治莫仁於刑而其所以祥刑莫仁於法法者仁之寓而刑之所取中焉者也夫人之仁非人之仁也天地之仁也人之不仁非人之不仁天地之不仁也寒而給之衣饑而給之食豈能爲仁哉不能不爲仁也無食則使之饑無衣則致之寒豈能爲不仁哉不能不爲不仁也是故代天地司牧者制五刑必卽天心於民之可以仁而不仁者刑之所以輔天地

之不及也可以仁而不仁負天地者也不可以仁而不爲不仁不受制天地者也先王之心豈不欲天下之人皆仁而爲君子也柰何天下之人有不足以當吾之望以自弃於不仁而爲小人之歸自弃於不仁而小人之歸夫然後不得已而待之以小人焉蓋望之以君子者先王之心而待之以小人者天下之法也一怒而天下安四罪而天下服其所以爲仁亦已至矣刻膚斷領豈聖人之心哉吾故曰制治莫仁于刑刑者先王之惡石也惡石者神醫不得已而用之刑亦先王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寓之法是故法者

天下之公而非先王之所得有也管叔作亂司寇致刑鼓叟殺人士師可執又烏得以吾仁而屈法哉吾故曰其所以祥刑莫仁于法今夫殺人者誅欺君者誅此所謂法也先王豈故爲是嚴哉威莫大于殺人而罪莫大於欺君也擅殺人之威而無殺人之罪敢欺其君而無欺君之誅小人何憚而不爲哉是故謀殺人者坐之以殺人之罪謀欺君者與之以欺君之誅則小人何利復敢生事于國吾觀黃帝輕重之法自言能司馬不能者釁鼓自言能致里不能者釁社自言能爲官不能者躬以爲門故相任寅爲官重

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其於欺君邀功之罪何其重邪雖李悝之法不是過也然輕重之法黃帝用之而天下大治李悝之法商鞅用之而秦有覆宗之禍何邪惟所附之不同與用之之有異尔吾故曰法者仁之寓而其所以不仁者人不仁也夫惟明者爲能用刑惟仁者爲能制法刑欲重而不欲急法欲嚴而不欲詳刑重則犯者鮮法簡則人易避以是爲辟何有惡德黃帝氏之法亦此之繇也而律魁大士不是之法侮文亂典動則失衷不有過急必有處息是二者雖不同而皆可以速亂幸而不亡後王繼之必有法令不行之患然後小人得以泐隙勦竊而天下亦從之矣梁統嘗言刑罰在中無取於輕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是故殺人減死而人益犯法此初元建平之際盜賊之所以浸多而不可制歟嗚呼後之持律者亦不在涕持丹筆惟黃帝之爲法哀矜勿喜而母使有鸚炭凝脂割鼻飴口之悔則幸矣

黃帝乘龍上昇說

或問荆山經龍首記黃帝服神丹已龍來迎之去羣臣追慕靡所構思或卽其几杖而廟祭之或取其衣冠而葬守之一應神仙之傳至於儒書以莫不然而

夫子紀其爲死豈其然邪曰有以明之昔公仲承問于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于明堂之庭帝乃采銅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其弓曰烏號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恠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智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智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

維持者智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于雲言之辨也曷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邪此其必不然也甚矣世之好譎恠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詭僞則智者正之譎甚而殺亂則智者止之黃帝之治天下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神之宗爲百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矣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作爲大鑪者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

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之器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此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智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上也成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智識之不及者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故於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世主好

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爲慕羨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甘心黃帝之所爲矣夫生而少壯轉而衰老轉而死亡此人之大常聖凡之所共上帝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傳若存若亡大庭中皇赫胥尊盧以來聖人者不一族誠恐大圓之上嶢榭聯累雖數千百有不足處而復何主宰何臣使而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乎此不然之甚者也然世之人智者歆羨愚者矜跋而不已甚矣世之好譎恠也夫周之九鼎大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異是可以

决疑矣歸愚子曰無見於下衆人之所同有見于上
聖人之所獨首山之銅予不敢伸誠恐游方之士又
從而引之以歸于天庭至寶之言故言之不可易也
如此

論槃瓠之妄

有自辰沅來者云盧溪縣之西百八十里武山焉
其崇千仞遙望山半石洞罅啓一石貌狗人立乎其
傍是所謂槃瓠者今縣之西南三十有槃瓠祠棟宇
宏壯信之夫天下有竒迹也予曰是黃閔武陵記所志
者然實誕也

記云山半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床
槃瓠行迹今山窟前石獸石羊竒迹尤

多辰州圖經云隍石窟如三間屋一石狗形蠻俗云
槃瓠之像今其中種有四一曰七村歸明戶起居飲
食類省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源歸明蠻人三曰山
獠四曰犵獠雖自爲區別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似七
俗以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扶老携幼宿于廟
下五日祠以牛彘酒饔推鼓踏歌謂之樣樣蠻語祭
也云容萬人循俗曰然則所謂槃瓠者非歟曰非也
之妄○樣當用養

何以言之予稽夏后氏之書知之也伯益經云卞明
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氏之曾孫也白犬
者乃其子之名蓋若後世之烏虺犬子豹奴虎狔云
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厥有形影其言之不典
亦實自於經也按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
相牝牡郭氏以爲自相配合蓋若今之波羅門半釋

迦者

鳥有曰鵲鴉曰鴝離者一身之間自為牝牡半

女者皆偏氣所孕

而應劭書遂以為高辛氏之犬名曰槃瓠

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為南蠻則知

其說原衍於此是殆以白犬為厖尔至郭璞張華干

寶范曄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

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且其說曰高辛氏募有得犬

戎吳將軍首者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杜君卿

固疑其誕謂黃金古以斤計至秦始皇曰鎰一也三代

分土漢始分人古安得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

官三也吳姓宜周始有四也佑之難亦當矣又引其

獄中與諸甥書證之然不知其說之不出乎曄也

岐伯

同吳權之妻而羿之友有吳賀不可謂吳姓至周始

有謂夷狄古無姓可也伯益為百虫將軍玄女立五

軍之將不可謂將軍周末之官謂夷夫人畜之交通

世蓋每有昔元嘉中孟慧度之婢蠻與犬通處者且

逾年然高辛之事常竊誕之

慧度吳興人事具宋書志等

槃瓠者

特獬豸之轉尔

犬尾

按玄中記槃瓠浮之東南海中

是為犬封氏蓋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蠻人之祖

記云高辛時犬戎為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

戶帝之狗曰槃瓠七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

路史發揮卷二
三二
曰然則盧溪之祠君武山之像何彰邪曰見石西俯
則以爲爲惠遠點頭見石東僂則以爲爲秦皇赴海
木石之象物厥類多矣偶然喚作木居士豈特一槃
瓠而已邪不然犬戎國之神哉經亦有云犬戎國有
犬戎神人面而獸身非蠻人之祖也

路史發揮卷二

路史發揮目錄

卷第三

論說十二篇

辨玄囂青陽少昊

論史不紀少昊

明三正

青陽遺姝

辨伯翳非伯益

原焚

理李二氏

老子化胡說

論恒星不見

佛之名

佛之俗

道以異端明

路史發揮卷第三

宋廬陵羅泌著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辨玄囂青陽少昊

玄囂青陽少昊三人也說者以玄囂為青陽或以青陽為少昊或蓋三者以為一劇為淺陋按春秋緯黃帝傳十世雖未足信然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以今攷紀亦一十有二世昔漢杯育治始終黃帝而來迄元鳳之三三千六百二十九載帝世季世正

自多有內簡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為青陽之子攷之書則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玄囂自二人明矣王冰黃帝經序

云黃帝九子一曰帝鴻封冀二曰金天封荆三曰挈封青四曰青陽封徐五曰顓頊封豫六曰高陽封雍七曰帝嚳封梁八曰帝辛封交九曰姬都封陽子者非謂其生也謂其世也求之世則然矣而其記則誤也二金天當是帝魁三挈當是少昊四青陽則少昊之後六高陽則顓頊之子八高辛則挈九姬都則堯也

也司馬公作史記不紀少昊略不識其所出而言玄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桀度顯在人目三代以來皆所專用祀于五帝之位正於月令之次德之在人如是之著而玄囂不得居帝位則玄囂非少昊明矣

外傳史記古書皆不言少昊為黃帝之子也

史記云黃帝生玄囂是為青

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誤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賜姓十二惟紀有二餘十有三皆姬姓也史云得姓者十四人

此本國語為十二姓二姬二紀其文甚明解者乃破為十三蓋不知國語姬紀二姓青陽之失青陽

與夷彭同為紀姓玄囂與蒼林同為姬姓少昊生於

青陽循其紀姓帝嚳出於玄囂循其姬姓氏世本紀姓

出於少昊而帝嚳之子帝堯猶襲姬姓氏之來各

有派別則玄囂青陽又不得為一明矣玄囂西陵氏之子青陽方

雷氏之子少昊干類氏之子夫玄囂降居江水青陽安得降居江

水之事蓋太史公統記二人皆出黃帝而並列之後

世因傳習而誤之其初宜曰生玄囂青陽玄囂降居
江水爾少一玄魏曹子建之贊少昊也亦稱祖自軒
轅青陽之裔則少昊爲黃帝之孫而青陽之後矣惟
帝德攷云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曰清者青陽也其
子曰摯茲太史公之所取所以致學士之疑者蓋少
昊二字傳之者之贅之也少昊非清而摯卽少昊郊
也是以張衡條遷固之違誤謂帝繫說黃帝產青陽
昌意與周書之說異而郭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摯
之子也然以摯爲青陽之名則又誤矣記注紊亂如
此學士何從而要質之予故詳焉

論史不紀少昊

司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記也首于黃帝而繼
之以顓帝帝嚳又繼之以唐虞以爲紀三皇邪則不
及義炎以爲紀五帝邪則不應黜少昊而首黃帝學
者求之而不得其說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而蘇子
之所以紀三皇也竊觀太史公記首黃帝者特因於
世本若大戴禮帝繫五帝德蓋紀其世而非主於三
與五之說也抑以謂後世氏姓無不出黃帝者故首
而宗之至於義炎鮮有聞焉是以不紀是太史公之
本意也孔安國劉向服虔以黃帝爲三皇而司馬遷

黃帝首五帝則五帝爲六而三皇少其一故甄曜度益以祝融氏白虎通益以共工氏鄭康成益以女媧爲皇而五帝爲六人以謂德合五帝坐者稱之不必人數拘而梁武遂以遂人爲皇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爲五帝舜弗豫謂舜非三皇而亦然而少昊不紀非五帝特與三王爲四代尤爲無據然則失之矣以爲易不著邪則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顓頊且無而况少昊氏乎易傳不言固得謂之無哉無其人則無是號矣季渺世夔傳者自少豈直少昊與顓頊乎蓋五帝者皆循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易傳不之著劉恕不知出此乃竟黜而不特紀果爲得歟雖然此特世之所知者也世之所不知者又不少矣萬禩之下其或書出於巖壁有得以信聖

人所不言者多矣非不之言也言之不及也非言之不及也制度之不章也言之不及後世因無得而觀焉此學者之不幸也豈直少昊顓頊邪或曰易傳之不及之旣聞命矣敢問周用六代樂封三恪何以皆不及之邪曰不用其樂先賢言之備矣蓋制度之弗傳爾且大司樂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祀地示以大磬祀四望通夏商周之樂凡六磬古韶字今周官等皆作大磬謂舜樂大韶之謂別有大磬繆也夫黃帝之樂多矣何獨取之雲門堯舜之樂多矣何獨取之咸池大磬乎蓋以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也所不用者法度之不足而遷之是以

三統曆言周遷其樂故易不著崔靈恩謂非如舞之制又非今宜故越之而用雲門不立其樂亦不爲恪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昔者六國之君魏文侯爲最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者竇公獻書乃周官大司樂樂章也厥後河間獻王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以作樂記然大司樂有雲門大卷大咸而樂記則有大章咸池亦自牴牾矣雲門大卷皆黃帝之樂大咸卽堯咸池之舞而大章又堯樂也豈非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故邪且英韶本皆黃帝之樂後世所不知者鑄十二鍾以韶英韶是也顓帝曰承雲

帝嚳曰大韶則是高陽承之而高辛大爾舜歌九淵以美禹功禹因之爲大夏則固少昊之樂也帝嚳作大韶六列五英舜修而用之則是三后之樂虞兼修而用之矣然韶不言嚳而稱舜淵不稱少昊而言禹者以其備

各詳本紀

若曰三恪之不封則我未之前聞也

少昊之後周封之於莒矣第以代遠而黜于恪顓帝之後爲禹爲陸終禹之裔固已在恪而終之六子周代俱列土宇非不封也帝嚳之後則爲陶唐爲商周唐及商之裔已俱恪矣周固不論也若夫上古之君其世渺矣其系微矣其政散其樂缺有不可得而攷

矣雖欲用且封其可得邪又或封之而所封不見亦
不得而紀也固陋之言固不足惑然後之君子之所
欲聞予得而略乎

明三正

甚矣周秦而下先王之政無一定之說也三代之所
尚正朔異服色殊昔者竊聞之矣果且有是乎哉果
且無是乎哉以為有是乎而說者以為正朔聖人之
所不言文武政而正朔循嬴秦不害於治嬴秦政而
服色從三代無損於亂顧其本而已矣以為無是乎
則說者以為五帝以來正朔悉異三皇而往服色舉

變不若是不足以為盛而廣川先生河汾老子猶以
為言卒不得其衷也或曰授受者循其故革命者變
其時是故夏禹而前不有改也其然乎

孔安國云自古帝王皆以

建寅為正惟商革命而建用丑周革命而建用子蓋以為革命者必新制度以變天下之耳目也

昔孔子作春秋書王三月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

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首乾坤艮而怠棄三正扈氏

之所以為不恭者何至於禹而後革之哉

三統合於一元故春秋

秋書春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十九明此乃時王之正月所以通三統也故漢宣詔曰春秋於春月書王重三正謹三微也高堂降云三春稱王明三統也然竊攷之三皇之代歲皆紀寅顓帝之曆攝提首紀而帝堯之分

四子亦鳥正於仲春是則其建同矣惟虞之法雖不著見而分巡岳鎮必按四仲是則三聖之相授所守一也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不改也是不然亦人事而已矣蓋亦有天事焉何則天下之事有本有文有因有革文者天之事而本者人之事可革者其文而不可革者其本也在文可革則三皇而必革在本可守則雖三代而必守是故湯既革夏而建用丑矣至於作曆紀元則復以冬首外紀湯革夏改正朔以建丑為正月變服殊號而作曆不復以正武既革月朔且為節更以十一月冬至為元周從之商而建用子矣至於授時巡祭則猶用夏時是則本

者未嘗革也

外紀武王克紂改建子為正月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用夏時

二事蓋本世紀曆紀實出汲書周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湯用師于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文服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越我周王致代於商改正異制以垂三統致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馬知夏時不可改改正者示不相沿而已惟元祀

十有二月太甲之正月也不以商正紀惟一月既南

至周書之正月也不以周正書正月繁霜四月維夏

五月鳴蜩六月徂暑九月授衣夏之時也故易說曰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人事然也

春秋書王正月說者為周正月周正建子

天道然也雖然天道始于子而春必寅卯辰若以周之正月二月豈得為之春哉故如周官所言春夏秋冬皆為夏時小雅豳風亦皆夏正毛鄭之說皆然蓋春秋方以尊周何得不用時王之正大傳云改正朔

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也疏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朔隨新正唐彭偃所謂王者之政以變人心爲上是也晉傳常侍議應遜禪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魏受漢禪亦已不謂此傳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夫不相沿者樂之器而樂之情未嘗渝不相襲者禮之文而禮之實未嘗易是故正朔之所異者寅子丑而春卯秋酉則同服色之所改者黑白赤而上繪下飾則等忠質文雖異尚而盥豆升降之節均爵富親雖異貴而仁義禮信之施一也豈非文者可革而本者不可革乎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商繼夏周繼商有改制之名

無改制之實革其文不革其本也今夫忠質文之相胥以成治猶寒暑之相待以成歲也有偏勝爾烏可以獨任哉柰何說者離之而指爲相救術邪易曰兌正秋也夫以兌爲正秋則震爲正春而坎爲正冬離爲正夏也必矣

周書之周月曰四時之成歲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十有二月中氣以著

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谷雨以故斗必指寅而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此不易之道也今也以冬爲春而以夏爲秋則四時反易而失其位矣且既曰建丑矣而書始復位則曰三祀十有二月是月不易也曰建亥矣而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是時

不易也子丑非春亦明矣

建用寅謂之歲用子謂之年太史歲年以敘事是

也又用先代之曆周正建子而四時之事亦用夏正如正歲讀法三歲大計羣吏用寅建也如司稼視年上下之類昔者顏子淵吾夫子之以帝王之道許之

者也方其發為邦之問也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如

乘輅則商之從服冕則周之從惟至於時則斷俾之

行夏誠以人事之不可得而革也

行夏之時見夏政之得天乘商之輅

明商政之得地服周之冕見周政之得人三者備然後成之以韶樂樂者政之成也昔髡子問子思曰顏

子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商周之異政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商周革命以應天因改

正朔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

而世有為歲本之說者乃謂子當

夜半則輒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歲蓋亦不

知此天事爾夫又烏知日出之二刻半為明聖人本

人事而施之哉知夫此則三正可得而議矣

天施地化之道

蓋自有理人生自寅而成於申地化自丑而畢於辰天施自子而復於子此又繁矣雖然商以

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以建子革商正固

不可行之於夏秦以刻建此何等時邪其不可行而

謂之閏位也宜矣漢室承之不之能改至於孝武而

始克用夏魏初建寅至其子叡乃建用丑及孫齊芳

始復從夏唐至永昌尚猶行子既而用夏上元初載

爰復以子又年而復寅紛更膠葛之不可要如此雖

然繇漢迄今千有餘載惟夏正者卒莫能易豈非文

可革而本者不可革歟紛紜之論夫亦豈知三代之
政文變而本不革哉不然三代而下豈予之屑言歟

青陽遺姝

人主有大惑九材者處其四而不材者處其五好貨
貪仙悅女色而事四夷此材者之所惑也爲游觀喜
符瑞好樂便佞而諛佛此不材者之所惑也是九者
皆足以喪身亡國而女色爲尤急子曰我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天下之物好之斯惑之矣小惑易好大
惑易性是故攫金者不見市賈逐兔者不見泰山而
况女色之移情乎艷妃光妓嫖娼柔撓方其好之窮

身究欲以至五情爽越人倫悖繆而不知所爲主雖
其屋漏匪隱無往不用其至有如當塗之留心閭
室無非肆意得志之所怦怦鞅鞅惟恐不極幽而甚
密也當此之時趙國奚求而不得哉譖愬行於尊俎
之間鳩毒作於言笑之下日媵月浸夫孰得而知之
然則化人而禽率華而夷孰非是邪昔者孔子用於
魯齊景公以犁鋤計歸女樂於季氏而孔子行舟之
僑用於虢晉獻公以荀息計歸女樂於虢公而之僑
去由余用於戎內史廖爲穆公策遺以女樂二人而
由余奔子胥用於吳陶朱公爲句踐策遺以西施鄭

巴而子胥死是非神秘之略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中如出一軌良以人之好嗜不大相遠而德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大有爲之君一蔽於是則從聖如孔子賢若僑余有去而已忠若子胥有死而已尚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雖然是特以取小國爾故有以下大國者矣昔者夏伐岷山岷山以妹喜伐夏商伐有蘇有蘇以妲己伐商周伐褒而褒以妲己伐周晉伐驪而驪以姬氏伐晉故曰三代之亡皆是物也然則鄭武公困於胡人而先妻之女以娛其心然後襲而取之重丘氏苦於青陽而先遺之

妹以惑其志然後襲而滅之斯亦秦越人小兒宣轉累效之名方也嗟夫義理之備所以養其心芻豢之設所以養其形也義理勝者正氣盛而天理行芻豢勝者血氣滋而人欲熾人欲熾則好色之心軒天理廢故好德之心輕權輕物重權重物輕此不易之理也三代晉侯旣覆于前而吳魯戎虢復溺之于後然繼此者代不乏有是何邪亦不剛而已矣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操也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則凡天下之物有不足以動其心而况于格物之餘乎刑寡妻刑二女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又奚至氣轢萬夫而困躓

於一粉黛假哉繇此語之貞觀之君亦足以豪矣

貞觀二十年高麗進美女二太宗謂其使者曰歸告爾主美色人所重也爾之所獻信美矣然閱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受其色而傷其心朕不取也近日林邑獻鸚鵡尚解思鄉祈請還國况人乎乃還之

辨伯翳非伯益 秦趙宜祖少昊

事有若迂而實先似緩而甚急者世次之亂姓氏之失此人倫之所繇紊習俗之所繇薄也予之紀少昊也既辨玄鬻青陽少昊為三人矣復合太史儋老子老萊子以為一既辟仲衍不得為孟虧之弟矣乃復明伯翳不得為伯益之名若字豈無說邪夫孟虧當

夏啟之時而仲衍事商太戊豈有同父之兄先已而出於四百載之前者乎伯翳者少昊之後皐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隤歎也然世俱以伯翳為卽垂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 郊子云我祖少

昊而鄭語嬴為伯翳之後他記多同中 按陳祀世家

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

而云伯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又云皐陶卒

封其後于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

得為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

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爲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爾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修生大業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女修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者蓋大業之父名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郊子曰我祖少昊而嬴氏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爲得其正班固之徒不知攷此乃直以女修爲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遂以伯翳爲伯益不復別也抑又稽之伯翳蓋封於費者也是以有大費之稱若大封大唐者費昌費仲

俱其後也而世亦復諭更以大費爲伯翳之字益可嗤矣且大業者皐陶之父也而史記音義復以皐陶爲卽大業蓋以史記大業之下無皐陶而失之至世紀書乃直以爲高陽生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垂爲大業之子而別出女華之妻名曰扶始扶始生皐陶皐陶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此春秋元命苞之說不足實也元命苞云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以鳥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白帝上有雲如虎感之而生皐陶扶始問之如堯言鳥喙子謂皐陶也

原焚

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媿之謂爾生有養死有葬所以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哉生欲以爲養死欲以爲禮爾今也生無以爲養而又離之死無以爲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絕之非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矣而猶未足爲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敬焉旣不敬復不養旣不養復不葬此何理耶曾子

曰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薄則倍死忘生之人衆矣敝帷不棄爲藪馬也敝蓋不棄爲藪狗也孔子貧無蓋於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於物亦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於凍餒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湍流微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夷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凌遲而絕之人類也奈何末代不知其故反徇夷俗舉凌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來疋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瘵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

生也覺昏而夢靈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其死也立和表爲神道陳玄輿而設僞物啓塗輶遣臯嗥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妥靈者惟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槨過者褫魄是所謂妥靈耶方其熾焰皮爓盎罐筋骸縮胸至有起而蹲者茲禽獸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爲之於汝安乎抑嘗稽之雷公之書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焚者晞薪煇燂橐而鼓之務桀其事靡遺餘力父母之一性果復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善爲祝而善

懺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之至此極耶世有導人溺者語人曰我善爲祝將俾而爲水仙而第溺之母憂而信之乎夫旣已離而絕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以爲薦旣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蠻語以爲祝其果信乎生受離絕之苦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從事於無有所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餽而問無齒決其不情誣悖也明矣曩予觀於必閣閑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糶爲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外旣而讖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予以是知焚事之爲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

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自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爲略耶藏千金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恐不敬況於親乎主喬之仙彼固以爲天下玉棺是則人情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刑乎則波旬之叫哭文殊頓足果遺刑乎然則今之爲焚事者真禽獸之不若也孝子順孫蓋亦爲之却慮而深思邪雖然流俗之爲之抑有繇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貲而不葬也溺陰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嘻上世無佛地獄何無末代誦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顧佛者何爲忠孝旣昭三鶴自戾碑詠雖宗無後可守高緯之父母非不卜宅兆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爲殃亦可以理曉矣然則世之君子盍亦爲之觀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斂之捐壙原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於外追遠者不失其處而又爲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然而爲佛事說陰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矣

內翰洪公邁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焚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旣其葬也焚烟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麻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瘞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卽墨掘人塚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目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

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戮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火之國其親戚死務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薪積而焚之燠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務肉者同言之

原理李二氏

世之繆誤者無氏姓若非世姓之無統也繇人之好言氏姓者繆誤之也予越路史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得其正矣臯陶之後有嬴氏偃氏以其爲理則又

有理氏李氏理天理也故天官書云左角為理然則李理二字在古特通爾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禮用云李水之子又水子也可謂正矣仁實也故古以為理官之字管子書云冬李也又云黃帝得后土辨乎北方以為李而呂春秋亦云后土為李又云臯陶為李昔晉文公命李離為李以為臯陶之後是矣是古者理官之理字直為李其義一也傳云一個行李即昭公十三年傳之行李也杜云行李謂使人今世並用理吏也小行人也而孔晁本亦作李云行李行人之官富公三十年傳行李往來郝閣頌云行李咨嗟蓋在夏商之代已有此李氏矣詳少昊紀而姓氏之書及

此史若唐新舊書等乃云老子生於李下而以為姓或云因亂食苦李而得姓或又以為饑餓木子而姓

之均為妄誕

范祖禹云書云臯陶為土而史以為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尤非族

類唐之先祖出隴西狄道非如商周世次之可攷也夫謂唐出狄道可矣謂李不出臯陶則未覈暨

葛孝先直謂老子之母李氏女也故老子因母以為姓迨其孫洪傳諸神仙因謂老子生於李家猶為李姓非也漢屬國侯李翊碑以李氏為出於箕子尤為無所本矣吁後世之妄日益繁矣氏姓不勝誤孰正之哉

老子化胡說

德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嘗謂道陽而德陰老氏歸陽釋氏歸陰分道德為二經其

義斯在昔未有知此者惟道君皇帝以僧為德士蓋體之矣夫一性之元湛然虛

徹曾何有于生死哉其所以生死者出則為生入則

為死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生者居其三

也死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者則是一性本生而顧不能

靜每以物動而自趣於盡者十又處其三也蓋生者

居其一而死者處其二也既已十管其九矣而其一

置而不顯者是何邪非出生而入死者邪乃不生而

不死者也是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也佛

者之教不出於此矣老子之所以化胡惟此道爾謂

之德經事可見矣詳五千文意蓋留猜後人者而韓非以為四肢九竅三生李宿以為

之食神祿與倒食陽于前一易于為食神後一陽于為倒食互相食伐皆在于十三數以是為所言生死

之徒溺於術矣然釋氏之無知者輒諱其事又從而誣罔之

固非毗睥尸之意釋氏推過去毗婆尸佛而老子者不知出此

乃復羣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後以

爭之祇見其不能勝爾雖然釋子之無耻豈惟誣老

哉義媧孔顏之聖且弗免也彼腐儒者既莫之能謫

又從而怖之吁釋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寶曆菩薩下生世間號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

間號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丘復有清靜法行經云真丹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迦葉往為老子淨光童子往為孔丘又遣月明儒童往為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如此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字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曰佛者云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韓論甚矣其無忌憚也雖然道家者流亦有記莊王癸巳之歲一陰之月老君遣尹真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靜飯夫人口中託生佛者嘻事亦善於報復矣夫天下之事豈有二道老釋之教其初則一第其立教各開戶牖以自為異而末遂至於不相涉爾今漂水縣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遂以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故予嘗謂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已丑閉日閱化胡經書

論恒星不見

語之無所稽妄言也聽之而不審妄信也和之而弗

擇妄隨也佛者曰方摩也之誕也川地震動天夜有

天而恒星不見此則妄言者也佛之父為淨飯王母曰摩耶夫人摩耶者

莫邪也故古今論衡周書異紀云姬周昭王之二十四

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宮殿震動而恒星

不見五光貫于太微王問太史蘇繇對曰西方有聖

人生却後千年其教法來此矣是以世謂孔子書恒

星不見者將以為異時之證而傳記悉從之此則妄

信者也汲紀年云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于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所引異紀蓋即此爾按春

秋在昭夫春秋所書恒星不見乃莊王之十年甲午

之歲上去昭王之甲寅有三百四十年之差故顧微

之吳地記謂佛法之始典籍無聞而亦狗舊以魯莊公之七年夜明恒星不見為佛生之日然恒星之不見乃四月辛卯之夕是歲四月丁亥朔辛卯乃月之五日非八日也是皆不得而牽合者莊公七年乃見莊王之十年故齊王中有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語謝丞漢書以為癸丑七月十五日託於摩耶之腹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月始生然莊王十年乃甲午又非甲寅甲寅又後二十年此則腐儒習于妄說屬意牽合而不知所攷者蓋釋之徒欲蔑老子化胡之語故推而上之于昭王之時老者又不能以其道勝復為誰曰老子以商王陽甲庚申之歲降于玄妙之胎紛紜誕妄不可彈紀使知退之弟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之語則必不為此妄矣

嗟乎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有大於斯者乎傳曰謀臣如言其多也氏謂與雨皆穀梁言既

隕而後雨皆非夫晝星不見則見是夕無雲及雨矣故公羊曰非雨也春秋來修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孔子刊之曰如雨豈得雨借乎本行經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陋者之談經如此方三川之震於幽王之時也伯陽甫以為周亡之證厥後果

然詳春秋外傳而歷攷前代天夜有光漢成帝元延元年晉穆帝永和十年皆為歲星亂權宋元嘉十一年

恒星不見古曰主不嚴法度消又云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陳太建五年

九月晦恒星不見二十八宿及中外宮搖動**星隕如雨**漢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晉太始四年七月皆西流太康九年八月壬子宋元嘉二十年三月乙未皆

北行至曉不可計又二十四年正月大星皆西流至且日光定乃止大明五年三月流星數千萬並西行

梁中大通四年七月甲辰隋開皇十九年十二月乙未廣德二年二月丙寅中和元年八月癸丑及十三年十一月天祐二年三月乙丑五代長興元年九月

辛酉皆亂世之兆以春秋言之前乎此則五國連衡

各史

卷之三十一

旅拒王命後乎此則齊晉主盟王室遂衰永始之間亦以五侯擅權王莽篡祚自此而還晉梁尤多蓋皆佛氏浸昌之應皆非佳事况諸祆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

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復年庚日甲無一者

之可合邪然倡之者皆以為實勃又從而神之茲非妄

隨者邪或曰安知非昭王時乎曰非也彼所以牽合

為八日爾古今占鏡云莊王九年四月八日巳失不

致而杜預更以為七日豈自為長曆而自繆之邪又

按高僧傳世說宋書劉宣傳皆以四月八日為佛生

日而歲時記乃以四月八日為彌勒生二月八日為

釋迦之生信捨之家庭八關齋香花遶城謂之行城

故壽陽記梁典有四月八日行城樂而阿那含經謂

是日當行八關之戒云二月者蓋以周正而記者妄

別之爾故言佛年十九以四月八日出家而本起經

云二月八日踰城出家則此八日特出家之日又非

其始生日也再攷春秋恒星不見後百十五年而老

始生而十有五年而孔始生妄者不知乎此求以相

先故一意推而上之爾于通曰三教可合為一既曰

三教則孔老釋迦之生必不異時而佛決不以恒星

不見時生三國鼎立何有異代傳記之言誠不足惑

然知佛教必出于老者以抑又言之恒星之不見雖

非必佛之生然稽其變知亦為後來之有佛也謂孔子為有為書之庸有之矣劉向曰夜中中國也其子歆曰夜象夷狄夫歆向雖說異同而其言俱理何則聖人不識夷狄因其有弊而中國蒙其弊則著之佛之為中國弊也篤矣三代之時關譏而不征凡奇伎奇器怪迹孟行者皆不得進於城門之內慮其搖民蕩衆而不之能出也彼佛之教固非三代而下有也

三五之時固已足是人矣晨門荷蓀何代無有第先王之道充滿乎天下天下之人厥有恒性而彼之偏習無自入三代而下四體虛羸方切畏戒而且不知守此邪風戾氣所以得長驅而入之方莊列之出也佛之教將出矣孔子知之而莊列不知也觀微子之篇則見聖人之所以憂焉者矣三代之際每切譏禁豈苟爾邪及後之世不惟撤其譏禁而從之又延之廂內而盡室以聽之矣二千年間其颺精破膽以至於死者不知幾千百億而猶以爲得邪夫狂者東走逐狂者亦東走迷者赴水拯迷者亦赴水此未爲失也其所往同而其所以往則異也今也見狂者之走亦竭蹶而效之覩迷者之赴水亦褫禴而從之其狂迷亦甚矣豈不哀哉

佛之名

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故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觀弗制字以一字從兩矢豈不佛哉語曰從諫勿拂是輔拂之拂亦作芻張義可見矣佛曰吾之道佛於人者也有人曰彼之道佛於我者也有人固以此而名之佛固以此而自

名其所謂佛如此而已而庸人事佛欲以崇之而不
得其嘉號則轉其義以從嘉釋曰佛者覺也噫謂佛
爲覺亦不知所以覺矣

梁武以佛有悖音始改悖音爲倍後始經史循之非也宋

子京卽於國語音義正之

雖然世俗之所以尊之可謂至矣然皆

欲尊之而不知其所以尊之者予請得以大其說而
遂解之曰滿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
言之矣瑞應本起因果之經皆所以挽佛者也胡不
揚孔子中備經之言以附之乎中備經曰觀夫震爻
之動則知有佛矣又胡不舉列禦寇所記商太宰問
孔子之語以譽之乎其爲說曰太宰見孔子曰丘聖

者歟孔子曰聖則丘豈敢博學多識者也三王聖者
歟曰善任知勇者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歟曰善任
仁義者聖則丘弗知三皇聖者歟曰善任因時者聖
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孔子動容有
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矣弗
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是則非佛也邪中備經列禦
寇之說吾不知真孔子之說歟非孔子之說歟然說
如是則三皇五帝俱不足以方其聖矣是則佛者不
亦危然甚大矣乎然則世之人其亦有能如是而譽

之乎吾故曰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爲之矣將譽佛者請參之台之說

佛之俗 長守富貴

浮屠之爲教所可惡者尤惡於以利言也夫人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而惡貧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爾聖人忘生不留於物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此者是故貧者莫不欲富也而處富者更憂其復貧賤者莫不欲貴也而處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也而已安者未嘗不惡其復危生者皆欲壽也而旣壽者未嘗不

惡其復死欲之旣至牢不可解而爲佛者乃爲姦僞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貴之富之不惟是也而修吾事者則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病且死也雖斷無是而世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於截髮掛釭煉腕釘髀賤身祈嗣棄子襍災靡所不至而莫之禦也甚至在上之賢不知孔子所以長守富貴之道而時且爲之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則亦不知以彼爲非也彼姦僞者度知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伎有時而遂敗於是又爲不可勘之說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焉修吾事者死

將得金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亦以其無從質故也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鷲嶺驛使常至夜叉落剌本乃三國而炮烙地獄正本自阿育王金剛舍利琉璃碼碯第如華之產鐵而青獅白象橐佗孔雀正猶華之畜乘斷刀破械解驪吐火皆本幻術而剪髮貫耳吹蠡擊鋏俱其習俗本然世之憊人曾不之知乃類推而歸之不可致知之神其淺鄙者又倡而爲詭怪之說殊可抵笑按晉宋浮屠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若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

孕及產從左脇出生而有髻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洎漢哀時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其所載者正與老子相出入蓋昔老子西游出關過于天竺教胡人爲浮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譽流傳而失實爾諸如法顯道安輩所記天竺等事槩可見矣顧豈若今之詭誕哉或曰子何釋之議惟不視其書則已矣程子有云佛書直不必觀觀必入之矣是則不然不觀其書此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者摘埴而示曰是之下寶窖也然後過者柅足莫不徘徊覬夫窖之得也知其罔者必發掘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感懷

恐其入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害之真有無也人滋不信矣故予爲之發其虛窖以諭之則人心庶乎其正矣嗟夫堯孔之教立之如登天浮屠之人壞之如燎毛因循苟且此天下之至大患也庸人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焉者也庸惰之徒易以誑惑而况樂因循而彼且與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苟且此其教之所以易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終日乾乾天行也未聞以因循苟且爲之德也障百川回狂瀾君子曷動心焉

道以異端而明

無異端則聖人之道尊然有異端而聖人之道愈尊道豈異端之所能昏哉浮雲翳月月何嘗昏其所以爲月者常存惟決其翳而月愈清異端害道道何嘗昏其所以爲道者常在惟去其害而道愈明爾道以異端而昏亦以異端而明也佛老孔氏之道端大不同矣而世之人每惑而不能判者惟不知其所異爾其所以不知其異者繇其不能合見故也不合其見安明其異不明其異烏識其尊此聖人之道所以至今爲不明歟泌請獻其所以異夫老言命佛言性而孔氏則兼陳乎性命老說生佛說死而孔氏則兼明

乎生死老修道佛脩德而孔氏則合道德而修之茲其所以大不同也雖然老之於性非不言也而以命爲之重於德非不修也而以道爲之本佛者則不然惟知性之爲急而無俟於命知德之爲尚而不契於道其所以違於道命者亦徒不知下學之義與夫窮理而已矣若老子者非惟恭篤禮信治國有道而兵戎之事尤所致意博愛之方旣已異於彼矣至於孔子則天地功深生人道備何特生死性命之一端邪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尤甚也

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彼之道可與行邪吾固不得而不責今旣知其不韙則不應與之矣乃奮而與之較旣以爲異端則不應進之矣乃引而與之列虎兕出於柙而牛羊殞於陸矣然後從而仇之是誰之過歟嗟乎佛之爲吾道害也久矣昔之大賢莫不欲去之也然迄莫去之者啖者又從而挽之也王子曰吾乃今知三教可合爲一柳子又曰其言往往與易論語合夫將取其不合者辨之是與而較之矣夫旣引而與之列而三之是誘而進之矣豈非攻之則斯害也邪學者之大患莫大於不識易而妄言王舒子曰大

易之妙盡在佛書此宗元之憤憤也更引之邪今夫
蚩氓稚子見弄木虎者驚喜嘆訝且畏且愛歸而誇
于鄰之嫂逾年未已而乃不知彼真虎者耿耿蹲伏
深林之中神色不動死不異狗第人不可得而卽之
然則庸人之要佛者亦蚩氓稚子之愛木虎者以其
可卽而弄之爾二子之說予將置之邪則恐世之人
以爲真而莫之識辨之邪則復慮若等惑之之深而
反見誹以貽斯害之災雖然猶不得而不略正之大
抵天下之事大過則反傷理之常也真君之坑沙門
毀像事至與安而復建德之毀經像還僧道至大象
而復及會昌之撤寺宗民僧尼至大中而復夫亦豈
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可攻邪曰正其義不
憂

路史發揮目錄

卷第四

論說十二篇

九合諸侯

佛氏太盛速天譴

益爲朕虞

佛氏戒斂

辨四皓

稷契攷

周世攷

夢齡妄

竹書

魯周王者禮樂 明堂位

獲麟解

後麟解

明微子

氏姓之牒

路史發揮卷第四

宋廬陵羅泌著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九合諸侯

事不白則教不成齊侯之爲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
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舉
又非其盛者乃若兵車之會則有之矣莊之十四年
伐宋二十八年救鄭僖之元年救邢四年侵陳蔡六
年伐鄭與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

一正天下者也說春秋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而未始歃盟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厚而愛民也仁其仁者如其仁之謂言如其所成就是以仲之仁爾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繫君之力乎臣之力邪對曰譬之衣然管仲制裁之隄朋削縫之賓胥無純緣之君舉而服之爾臣之力也師曠倚瑟笑之平公問焉對曰凡爲人臣猶庖宰之於味也管仲斷割而隄朋熬煎之賓胥無齊和之爰進之君君不食誰其強之臣何力之有焉且君譬壤地臣草木也必壤地美而後草木碩

是以君之力也九合諸侯齊侯之盛舉也而夫子以爲仲之力者蓋以爲齊侯者正當上佐天子恢王綱纂舊服顧乃區區合諸侯以勤王是特小相一卿之事故也嗟夫詩於衛存木瓜於秦取渭陽所以訓齊晉之美也而桓文不存焉管仲霸者之佐也匹之伊尹其器業正小矣而孔子猶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當其解桔堂阜而致位乎上卿則慕之理舉賢能立四民而制軌里却子華之計信曹洙之盟幹山海責包茅安衛文而攘戎狄其功業固可尚矣佛者之事視管仲之功孰愈哉

夫不試乎冬之寒者不知夫春之暝不睇夫本之正者不竟夫末之靡揖遜救焚誦詩拯溺揖遜誦詩固雅事然亦何補於焚溺哉晨門荷蓀不無用於世顧亦奚用於世邪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吾固不以是責歸馬放牛圉圉空虛此輩之所能歟約法三章外戶不閉此輩之所能歟拾棄麻衽擅毳棄五穀而嘬海錯語人曰彼以世間法我以出世間法吾見其大言之相悞也

韓子賓胥無削縫隄朋純緣晉平公一云齊景公

佛事太盛速天譴

俗人不可以爲大臣而俗士不可以爲史祀用夷禮

春秋惡之謝靈運蕭瑀王縉之徒合爪殿庭膜拜廊廡此何爲者邪夫爲胡事乎朝著之間而羞惡之不知可謂大臣歟梁武不道捨身同泰寺爲僧奴百官僚隸傾庫藏以贖歸之俄而閃電霹靂風雲冥晦焚毀其寺浮圖堂宇一夕蕩然及再捨身光嚴禪室而重雲殿浮仙花生忽皆震動三日時以爲瑞而識者固以季龍之事方之同泰佛閣七層寶飾大同十載震火略盡更造未半景亂尋起此則上天明譴顯戒可以見矣當時史氏雖能紀其捨身之繆至於天戒之事則黜不錄豈非史官俗士怖于佛者一時妄福

之說而沒之邪唐武后爲薛懷義起功德之堂明堂
北也其宗千尺佛像之隆度九百尺一準之偉逾千
千斛之舟小指之間匿十數輩僞圖血像頭度二百
尺所觀者溢郭士女爭施俄而火起像室延于明堂
以及寶庫飛煙突漢鐵律涵尺半夕之間不遺片拊
風裂血像分飛數百然則非理之事豈釋迦本意哉
在昔大順二年七月癸丑汴之相國寺火是夕大雨
震電有物類毬塊而赤轉于門譙藤綱之間周而火
作頃之赤塊北飛又宛轉于佛閣之藤綱之間亦旣
周而火作旣乃大霆平地數尺而火勢益甚延及民

三日不息而所謂日月隱檐檻者亦且燼矣詳觀歷
代若此者殆不勝記是則佛者果不能違理爲之福
矣蕭倣嘗言佛者可以悟取非可迹求寶柱煥爛珠
幰的嚙此敬則所謂神怨人怒禍積患生者也柰何
愚俗不知出此乃更崇侈至於菲葬薄養以爭趨而
佞奉之金碧翬飛過於王闕鎔金銷翠單田民用繇
此語之免禍幸矣何福之爲予憫夫世之士者爲其
誘惑流通而莫之止也故表而出之以爲炯鑑梁武
事或見之僉載隋志亦稍及之明堂大順之事亦微
見唐志云

因李白詩云卽梁所建瓦棺閣高四十尺因山爲基高十丈影落半江順義中修之曰具興昇元初爲昇元今爲崇勝虛舍那閣猶高七丈

益爲朕虞

佛氏戒煞

或曰墨氏兼愛何不思之甚也墨氏安能兼愛哉先王之時鴻水平矣民粒食矣又從而教之墨者能之乎蚩尤平矣管蔡定矣又從而富之墨者能之乎夫害已去難已平其愛之亦至矣亦可已矣而又富之又教之先王之心仁民而愛物者其有旣乎吾知墨者之無是也非無是也實不能也非徒不能也實不知仁之方也不知其仁而徒曰吾能兼愛愛何從而

兼之不能仁民而惟以戒雞犬護螻螳爲之兼愛一何淺邪吁是特妾婢傅娼修小廉以惑衆者先王之戒殺不如是也夫畜者未有不殺而其所不殺者非畜也試以一劇之郡言之蠶毛鎧聚戶輒數萬孰不雞孰不狗而孰有不殺之雞狗哉彼墨氏者其亦果能戒之邪是以先王惟制禮以節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足迹不邇於庖厨而魚肉不及於廟闕豈其不之戒哉其所以戒之亦有道矣郊社特牲宗廟特牛而神得其饗矣七十二膳八十常珍而親得以養矣天子不

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取麇卵士不隱塞庶人不
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而後天下之畜無妄殺也
爰復設之虞衡之官按其生育之時行山林禁澤梁
以及乎其可生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衆罾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
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禁置羅罾魚鼈以爲夏稿助
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罽麗設罝鄂以
實廟庖畜功用也仲春之祀用犧牲而季春之月置
罾羅網畢翳之具俱不得出於九門之外豺不祭獸

不以畋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擊不出罾羅
昆蟲未蟄不以火畋不探鷇不射宿不

不巢

覆不成禽不獸不中殺不粥債母殺孩蟲母食雛鼈
鱗不尺不取玃不朞不殺不剝胎不髮鬲不成毛不
登庖母麇母麇不卵不踣蚘蜾蚩羝各有常禁而物
不失其性矣時方長養則野虞禁止其斬伐未至黃
落則鈇斤不入乎山林母槎母葉母絕華萼不風不
暴不以行火而恩被於動植矣此則先王博愛之實
也故曰虞氏之恩被於動植是真被於動植者也豈
若彼之假仁義而繆設虛言也邪魏正光求帑藏空

竭於是有司請損百官蕃客廩食肉之三一歲終計省百五十有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唐世正五九月格刑屠禁采捕月率十日斷宰剖是不過緩死爾賣狔售肉饜犂還筵茲固有善於彼假之不已烏知其非有哉雖然予之所以尤病焉者二喪壞先王之風俗其害固已急而靡兵之氣厥禍爲尤大夫世不能無暴亂也是故立之兵以禁御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所不能去也非惟聖人不能去之雖天亦不能去之惟不可去是故必立之威威立而暴亂止矣威之不立則將無以御暴而適求侮古者婦人不入軍

中凡以其靡兵之氣而將無以示威也噉欲谷曰寺刹之法教人柔弱非用武之道不可衆置語毗伽曰突厥人寒而皆習武唐兵雖多無所施用凡以是也乃今佛者其靡兵之氣也甚矣士有壹爲其說輒威索體解而不可用然則予之所以病焉者是非惜乎兵也惜其兵氣之靡而天下之禍起也昔者黃帝之初志於求仙愛民而不戰於是四帝共起而謀之然而黃帝克自悔禍澤兵稱旅以威不軌而後天下始復定夫以黃帝之明且聖猶幾不免而况於不黃帝者乎明皇之始賢人佐職事無不舉納姚崇之議削

中宗之僞濫者萬二千數是以天下太平海內克富
柰何帝以中人之性不能保之於是終天寶之末廣
鑄金軀度僧造寺舍前日昭昭已效而甘心乎未來
昏昏虛妄之說於是祿山之亂乘弊而起陵遲播蕩
幾于不振黃金之像不可以助威福緇毳之流不足
以應兇虜而生靈挺血之禍已徧於寰宇矣故凡言
不殺者是必馴致於大殺而後已此齊梁之殺伐之
禍所以尤毒於戰國者兵氣靡而威不立也吾不知
齊梁君臣奉佛尊經與夫護戒禽蟲之惠可以贖其
殘威致寇棄師劔國之寃也邪吾故曰使佛者能去
其君臣而治絕其兵武而安則其教無不可立也予
見學者不知先王之道大而爲佛者之毆皆以爲佛
道廣大而能兼愛故因先王虞衡之意而備說之抑
將以廣其見

辨四皓

楊雄云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代之所
謂四皓者園公一綺里季二夏黃公三角里先生四
也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
善嫂士弗至迨帝爲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
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旣去弗復見後俱

葬于安陵太白所謂蕪沒四墳連者百姓義而祠之
今京兆藍田軹及上落商東巔俱有祠廟或云爲秦
博士世亂乃隱故園稱陳留風俗傳云園公爲秦博
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爲司徒
園公者園公也其本園姓而崔其所贊亦謂四皓爲
秦博士然質之傳四皓當秦在時已入商洛深山不
見其爲博士且漢世無司徒元壽二年始置大司徒
公亦何自爲之此稱繆也雖然四皓之名言者不一
如園公在在史記以小漢書法言諸所記載俱作園
公洽聞記作郭園公只與仙傳拾遺又以爲東園公

角里先生在孔安國祕記及漢紀仙傳作角蠡而魏

子作祿里是特音相假耳

角有祿音故禮太記錄中康成謂當爲用穎達云聲

相近故野王切敕字爲所用翻知昔人直作录音世不能明妄有從刀從人之分頃太祖皇帝問崔倜倜以李覺奏四皓一先生姓或云用加人或曰加力對曰臣聞刀用爲角一力一人俱不成字此亦据陳留志李匡文辨之倜倜誤也至綺里季之與夏黃公則畢文簡特

以綺里季夏爲一黃公爲一蓋以逸少淵明子美有黃綺之語非也按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夏黃公與張良爲雲霞之友間二子而言之而夏黃公在崔氏譜老子中經皆謂之夏里黃公則不得云綺里季夏矣又元和姓纂亦有夏里綺里祿里

三姓夏里云出四皓河內軹人則文簡之說正爲失
之往歲商於人有得四皓神胙机者乃有綺里季與
角里之神坐則夏黃公之自爲名益可知也神胙刻
更有圈公神坐及圈公神坐机字正作圈而顏師古
正俗引圈稱之自敘亦云圈公之後則知圈之爲正
抑復攷之四皓姓諱有大異者在陳留志則圈公名
庾而字宣明襄邑人始居園中因號園公或云姓國
名秉與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里黃公爲友秉庾
字轉是亦稱園公爾故風俗通云四皓園公本亦園
者夏里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爰號

夏里黃公姓崔譜而角里先生則係泰伯之後姓周
名術字元道京師謂之霸上先生角里亦其號爾淵
明亦嘗引此則非不知黃綺之實者四皓之刻始見
於黃伯思董道繼見隸纂爲不誤也三輔舊事云惠
帝爲四皓作碑于隱所則知神胙机俱當時所刻者
或云圈公姓韋韋口聲也國口意也殆瘦辭云

風俗通云
圈援也從國袁聲今
市語韋氏爲圍家

稷契攷

天下之同者不必異而異者不必同聖人之於人苟
可以傳者不求同而矜異也堯契弃之爲譽子明矣

而諸儒皆疑之以爲契弃既皆堯弟堯在位百年則皆百餘歲矣豈有堯在位如是之久有賢弟不能用至舜且未死方舉而用之乎仁人君子固未有遺其昆弟而爲國者是好異而求同之過也卽按內傳史克之言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杜預謂爲高辛之裔稷契之倫而張融孔穎達等以爲稷契皆在其中謂去聖遠信其言爲高辛之裔非高辛之子且信緯書之次謂譽傳十世堯及稷契皆不得爲譽子亦不得爲兄弟譙氏亦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帝譽之子因謂其父微故不著名且其母有城簡遜與宗婦三人同浴于川玄鳥遺卵而孕之則非譽之祀不知郊

川之 予觀堯之繼摯也契弃既皆已用之矣傳稱堯

以契爲司徒弃爲農師及得舜爲司徒然後以契爲

司馬則堯非不用之也王充每言稷仕堯爲司馬而伏氏書及呂春秋皆云堯使

弃爲田按田乃古農字見亢倉子故文子淮南子皆云堯之治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稷爲大

田師乃大農師也 按褚生敘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

爲有湯也命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堯曷嘗不用之

哉特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爲堯皆舉用而未

有分職傳記之說略可見矣惟於書無聞爾夫書於

堯最爲粗略官司制度禮樂刑賞咸無見焉在位百

年所得而知者惟分命羲和忌繇試舜數事而已

及舜受禪則復以契司徒弃爲后稷又其官任皆出
申命則是因乎堯之舊者况復推用皆在歷試之年
則固堯爲政也甫刑云三后卹功茲正堯之所命然
則稷契之仕堯朝端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簡翟惟
言從帝詩美后稷惟稱姜嫄曾不及譽劉向敘列女
傳履迹吞乙之事俱當堯代而傳記簡翟乃謂有娥
之佚女則姜嫄果爲帝譽後十世之妃吹求微類以
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譽十四
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爲周周人旣上推后稷
爲譽子矣何所疑邪

曹植贊嫄狄云譽有四妃子皆爲上帝孽之崩堯承天綱鄭氏

箋詩始疑於緯遂以姜嫄爲譽後十世之妃然注禮檀弓則又用帝系之文亦自異矣昔有娥

氏有二女長曰東逝次曰建庇東逝爲譽次妃是爲

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譽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

又云高辛之靈盛兮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

惟屈原莊周韓非管子山海經爲可質其言簡翟未

嘗不及於譽何嘗有十世之說哉

貽一作胎古胎貽亦通故用楊震碑

貽我三魚嬉繇漢而來學者之談商頌鮮不謂是稷契無

父而生先儒張夫子王逸之流且猶惑之鄉非褚先

生孰能知其神不能成須人而生也邪夫以嫄翟信

在堯朝則亦信似無歸之子果爲佛女抑何從禋配

於稷官哉

佚閑美也與妖同讖緯之言信亦繆戾如言五帝三皇皆有感而生然非感于郊則

遇于野甚者在夷獠之鄉若數千里之外豈皇王之妃后而率彼曠野者又其所敎之迹皆有似淫奔之事斯所以為難信歟學者之學正不可爾僻又可責詳于經

乎彼其猜之多予故辨之細

周世攷

禹為夏契之後為商而稷之後為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敘弃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疎脫甚矣夫繇堯帝至周文

王千一百有餘載而其世云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攷之信書不啻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啻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啻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邠積德累世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者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無謂太康之世

曷不諦之如是邪

凶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以為稷之曾孫而

康成遂謂與太康並世矣傳云大王曹父去公劉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才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

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夫帝俊者帝嚳之名而台部也后稷封台故其後有台璽有叔均既有台璽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為稷子明矣第恨其間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則世本史記所為信者夫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為公劉也邪即稽世本不窋而下至于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五世而得遽而盡之哉甚矣系諜之難理也載紀左方

不窋生鞠是為鞠陶

傳云有文在手曰鞠

生公劉公能修后稷

之業民保歸之周道繇興生慶節始國于邠生皇僕

皇僕生弗差

或作差弗非弗差者猶難當大奈云

弗差生僞踰

即毀踰

僞

踰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能師稷者

周人報焉是生侯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繼

生公叔組紺是為祖類祖類生諸懿是為太公太公

生亶父是為古公太王生泰伯仲雍季歷三人凡一

十有七世

祖類即公叔組紺世表之叔類而人表曰公祖是為祖侯亦曰公叔祖類祖紺也云

云先公祖紺以上詩小戎圖乃云高圉侯亞圉侯又以公叔祖類諸懿為三人繆矣

按世本云

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祖紺諸懿太公如妃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羣方子美埃亞

圉皆高圉子雲都乃亞圉之弟其世顯甚故杜釋例云高圉僕窋九世孫而史索亦以辟方侯牟爲皆二人斯得之矣獨史記乃無辟方侯牟雲都諸蓋至皇甫謐遂以爲公非高圉亞圉祖緝之字蓋牽於單○穆公十四世之說縮之而合二人以爲一爾魯頌正云后稷之孫實爲太王而閼宮詩明謂姜嫄先妣是后稷太王之大夫而姜嫄爲周公之母矣其得據邪傳記昆侖之虛五色之水出其四陬乃皆數千里外故善學者惟不以章句泥也子如通之於先王之書也何況周世之未邪

夢齡妄

竹書

六經之書惟禮記雜而多妄夢齡之事殆同讖緯之言前哲多非之而心疑其說予嘗攷之信書武王之壽烏有所壽九十三邪且以武王少文王之四歲文王崩服未終而伐紂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相出八才七年是文王七歲而生武王也况復武王乃文王之次子則伯邑考父之生也文王年才四五爾此其必不然一也

外紀注文王十二而冠十三生伯邑考引左氏冠而生子之文大妄按文

王九年大綱未集武王欲繼志伐商故不改元十一年伐紂乃武王之三年十三年乃武王之五年也克商二年而崩世紀紹運圖云武王七年蓋計太誓十三年之文自九年至十三年爲五年也伯考乃文王之嫡

也孫且以武王之崩成王方居襁褓豈有九十之年不

見嗣息踰于衰耄而始生育者乎夫聖人之異於人

者智識爾其精華數至則與衆無以異此其必不然

二也按致周公祿抱孺子以朝諸侯其事為核鄭玄乃謂武王崩三年周公始避居東時成王年已

十三居東二年王年十五公乃反而居攝七年致政

成王年已二十有一皆妄也夫祿者不過一二歲子

爾孰有年逾幼學而尚資祿者我公之歸成王年已

志學豈復侯公之攝七年哉真嫫賦云武王之崩太

子始生是為成王周公攝七年王才七歲夫武王克

商二年天下猶未定而遺厲虐疾子少國危大臣未

附公於此時正患天下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故為三

壇乞以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縢以俟事變之定時

王雖以少廖然亦尋不起武王之前成王才一二歲

是以周公攝政而四國流言理皆可以見者夫四國

流言而公居東不知何載而去以為武後三年居東

二年罪人既得于後不知幾年公乃為詩以貽王天

大雷電王弁以啓金縢既執書以泣則亦既冠而達

政理有不俟攝矣而反以為年十五而公始攝之首

尾衡決其是信邪夫以金縢著少廖之語者特以見

公至誠之應而孔子存金縢之篇者所以表公之忠

爾王充不信金縢之事而反信九齡之說亦可謂觀濁水而迷清淵矣

是皆理之所可

克不必旁搜遠撫而後可知者也男子十六天任至始有生育之理人

十而數絕矣錢公輔語王安石云按竹書紀年武王

武王聖人八十尚無太子益繆

年五十四年得其實然則與汝三齡漢儒之妄斯可

見矣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言之無質而必然者有聞

之如實而必不然者矣故嘗言之武王之政皆非七

八十翁之為然者意者文王之崩知武王位壽之不

永而付之速集之託邪其云吾與汝三者豈非謂於

各已

吾沒之後與汝三年而成之乎未可知也

別有說徐鉉謂古無

此齡字若有之武王不應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竹書乃晉太康二年魏人

不準盜發魏安釐冢所得古書也綽有事實惟其舛駁不純世頗疑焉抑載攷其尚父致師周師自誓至于罷兵與武王徵九牧史佚典九鼎若度邑等事俱見史遷周紀美男破舌縵縵柰何等語明引於戰國短長太子晉等事見於王符著論而少昊之證備於張衡之集則知漢世其書猶在而人罕有傳者子華子曰吾之君歸水于周始有蒲壁以朝作程典而今程典猶見其書豈盡出後世哉班固志書古今書

外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以為孔子所論百篇之餘

文尤爾雅非漢人所能為也

不讀為平聲不姓準名也見姓書嘉話云姓石

妄其名狀文總目作石準皆非

魯用王者禮樂

明堂位

士之不學古我知之矣智者不屑於稽而昧者不知其所以稽也魯侯爵也而設兩觀作五門備六官而廢三國立太廟建明堂乘大輅載弧韜旆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季夏禘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山罍俎用梡厥鬱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彫篋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升歌清廟下管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祀
帝于郊配以后稷君交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
中君肉袒迎特夫人薦籩豆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
大雩帝夏禘冬蒸春礻秋嘗而遂大蜡復廟重擔刮
楹遠鄉崇坵出尊康圭疏屏木鐸振朝玄輿和表納
四夷之樂於太廟此何爲者邪求之先覺則皆曰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保之以踐祚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服七年歸政成王尊周公故賜之以天子之禮
樂以廣魯於天下有人臣不能爲之功則賜以人臣
不得用之禮明堂位之說曰昔者成王以周公爲有

勲勞于天下賜以上公七百里加之四等之上使兼

十四附庸而用天子禮樂吁有是乎天下有達
道不可得而易仁義禮信士之所當爲孝者人子之
所當爲而忠者人臣之所當爲也是故事親若曾子
而事君若周公者可也臣爲忠子爲孝豈有過外而
臣子所不能爲之事哉世道衰敎不明於天下而忠
孝之等少是故一有獨行則指之爲分外於是始有
謂數濫典越禮樂而不知所爲怪學士大夫習於亂
說不果決釋則又從而申之豈識先王之意哉禮天
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

侯而祭天惟王者後此不刊之典也非天子非王後
粵帝郊天抑何典邪帝者帝之禋也是故不王不禘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則魯顧以
享帝爲宜而不知其非矣太廟天子之廟明堂王者
之堂也而顧用之其合矣乎季路欲使門人爲臣孔
子以爲欺天而曾子且不忍以季路之簣斃公而以
王禮葬於汝安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齊
侯之周公也而葬之不侯禮三歸反坫聖人猶切辭
之以王者之制而魯用之然則三家以雍徹舞八佾
旅泰山而禘禘祖厥有繇矣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
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

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大夫有嘉賓於其君而子裕
及其高祖諸侯有嘉賓於天子而禘其祖之所自出
此周之未造非太平制
各器正上下之分也公侯之地百里伯七十里此

周公之制也天下不敢不守而公十兼之是自爲法
而自弃之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地非
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於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固未嘗
越其制也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
也然則仲舒亦以爲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禮之有
天子諸侯自伏羲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王也
蓋亦謹於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
所以謂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

亦未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用之郊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萬無冕璪有不自於茲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惠公之請繇平王世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之郊豈所以尊公哉

呂氏春秋

以爲桓王使史角往非也桓公立於隱公之四年蓋平王云

明堂位或者疑爲戰

國妄士僭君分謗之所爲書其爲言曰魯王禮也天

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試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夫桓公弑隱而自立矣共仲殺子般弑閔公而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則君臣嘗相殺矣躋僖公立煬宮從祀先公丹楹刻桶而致夫人不告朔娶同姓而大夫宗婦覲用幣則禮嘗變矣萬仲子之宮繹襄仲之卒則樂嘗變矣伐宮獻俘用人亳社則刑又嘗變矣兵甲作田賦用則法非不變也初稅畝舍中軍則政非不變也祠爰居鼓大水矢魚而觀社則俗又非不變也未嘗之言殆誣魯者而予未嘗疑之矣飽思厭索然後知非

夫子不能作夫魯之作無禮非一節矣顧未嘗不以成王周公爲解當時之臣蓋亦有知之矣是故書也設以明堂之位而繼之以其所僭中之以三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而後結之以未嘗相變相殺之語其貶薄之意亦深矣出游于觀固所以甚嘆魯禮運禮器傳記之言豈蚩傖之藝語哉魚目猶疑宜攷信於大傳

獲麟解

魯哀公十三年冬春秋書有星孛於東方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絕筆歸愚子曰盛哉聖人之言也古

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春秋不作天下何繇知有東周乎春秋之爲書予旣已知之矣始何爲而書魯隱乎爲東周而設也終何爲而筆獲麟乎爲東周而設也周自后稷公劉積功累仁八百年而王業成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其辛苦艱難可謂至矣文武不幸以幽繼厲顛覆宗周幾於不臘平王之立周室東遷是歲秦始列爲命侯受西周之故都方平王之東轂天下之人引領以期其中興至隱公之元年平王在位四十有九年矣論其數則過矣攷其時則久矣而竟不能西歸諸侯僭大夫強禮樂刑政侵尋隳

廢如不可復故孔子作春秋於是始之刪詩則次王國之風敘書則汜文侯之命著東周之不復興也夫雅者朝廷之樂而風者國土之音也文王之詩列於二雅其政惟可見矣黍稷流於國風仲尼何容心哉命者天子之所制者也成之於蔡康之于畢穆王之於君雅皆一出而下敬命至於平王制命于申天下莫知有周也當其蒙犯跋塊一命文侯而遽有弓矢之貽繇是征伐自諸侯出黍離欲復雅渠可得邪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隱公立三年而平王崩聖人之意不難見也自是以降生民卒

殫童亂皆知無復春秋未作時矣下及正沔日以陵遲三十有八年有星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文之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之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春秋之書字皆辰次此何爲而東之邪桓之四年公狩于郎莊之四年公狩于禚春秋之書狩皆地名此何爲而西之邪且之二者繼書而終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昔者成王定鼎郊廓以爲東都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孝王封非子秦亭以爲西垂大夫地故堯典之西也東遷之元年秦始強大逐犬戎祠西時號曰西秦而東西自此分矣曰東曰西時之所知

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春秋之爲書法不諦瑞麟曷爲而書哉以出非其時爲聖人之應乎則聖人之著述豈自爲邪聖人之意實不在於是邪夫麟王者之嘉瑞也字彗所以除舊而布新者也除舊于東而西獲其麟此聖人所以反袂拭面泣涕沾袍遂放筆而稱吾道窮嗚呼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柰何腐爛之儒爲之說曰聖人之所以聖非淫巫瞽史若也何滑滑焉惟未來災異之推邪是不然夫推言禍福以搖人惑衆者類淫巫瞽史之爲聖人固不爲也至于感而遂通遂知來物是乃聖人之餘事而興亡治亂者聖

人之至切者也奚爲而不感邪若昔柱史儋之如秦也語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合合十四年而霸王出位出尾箕之際經大微掃東并太史張孟亦告苻堅謂不一紀燕其有秦後二十歲代且滅燕是則先時之告也不然書者帝王之典而秦誓諸侯之書也書何爲而終之悔過自誓我不敢知予述路史旣及春秋之所以始終感麟出之非時作

麟諸

獲麟解

或曰夫子之解獲麟辭則微矣而謂孔子知秦之必

繼周者則似不然使孔子知繼周者在秦則於周身
之防宜無不知者矣然一出而圍於匡拔木於宋窮
於陳蔡削迹于衛奔走乎一十二國役役以終其身
是則今之不知命者然也命且弗知而尚奚秦之知
曰不然惟其知之此其所以然也問者或曰是何夫
子之給誑我也世固未有知禍弗避而故卽之者曰
謂禍可避此中人以下者也聖人知禍之弗可違也
故必身從艱棘以晒其政匪自己而猶或可濂也若
以今之不知命者爲之則必敗於匡必敝於宋不蹶
於衛必勃繆於陳蔡矣代之以顏淵陋巷自樂而

無跌踣爲勝於孔子正是見也昔唐鄭虔之爲學也
有自滄州來師者曰鄭相如嘗謂虔也孔子稱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豈惟孔子僕亦知之因言天寶之
末當有大亂而先生當汚於賊惟守節宜可免齊柳
世隆一日目典籤季黨索高齒屐筆於簾旌曰永明
十一年因流涕曰永明之元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
齊亦於此旣矣厥後皆如其言夫以相如世隆之說
不繆則知孔子知秦之繼周也審矣唐盧齊卿之方
幼也嘗訊來詳於孫思邈思邈告以後五十年位登
方伯而吾孫爲屬而張燦藏之告蔣儼亦謂繼此二

載官掌武于東宮及免而厄於三尺土下六十一而刺蒲十月晦而祿竭厥後思邈之孫孫浦始生逮齊卿刺徐而溥丞于簫儼後亦以失職塌於高麗土窟者六年六十有一刺蒲而卒事之契言皆不違其略夫以齊卿若儼一介人臣而猶災祥之不可移如此况國之大事乎夫書非始於堯始於舜不終於秦終于周世不知也方孔子之自齊反也攝魯相事齊景公患之於是內犁且之計歸女樂于季氏而孔子行始也適衛旣而靈公並載南子招搖都市於是趣宋適鄭如陳會晉楚侵陳爰過于蒲蒲人止之乃復適

衛將之於趙聞鳴犢殺屈河而返遂復如陳及蔡楚昭將駛而封之子西沮之還復于衛亦有意于衛矣而靈公者老益荒怠也違夫子詭而違陣退命駕而行衛人止之會齊伐魯魯以冉有之言而迎請子於是自衛返魯蓋春秋六十有八矣

按左氏傳孔文孔將攻大敘訪於仲

尼曰盍盍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之子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與論語所載蓋一事也按子以敬王二十三年去魯時年五十六六三十五年復自陳適齊居外凡十有三年哀公十一年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子乃歸魯凡兩至陳蔡五至衛世多失其經行之次故著之年運而往始傷卒老而不得載之行事乃刪詩定書正禮樂繫周易作春秋以爲萬世之典法返魯蓋六

年而坐奠之祥作其憐憐於數篇之空言可知矣百
篇之書皆帝王之大訓而特置秦誓於其末是誠何
意哉藏之屋壁謂之不知秦禍不可也焚燎之酷雖
知不免猶不敢廢人事焉爾是故畏匡厄蔡禍也乃
不憂已之喪而憂文之喪然則匡蔡匪子之畏厄而
秦燎爲子之畏厄也審矣若以爲重繆公之改過則
彼時要服之荒君至死而猶用其良而何以爲改過
乎嗚呼小白一霸而陳完來魏丕受禪而仲達舉服
卒之歲劉季肇主齊滅之年侯景載孕而建成元吉
遇害之際正武氏之首胎然則東遷之年西秦始命
雖蒙且知之矣彼夏書之後繼之以湯征而商書之
後繼之以西伯戡黎皆剝膚之漸也然則繆誓之接
於周美感焉成湯西伯夏商之異姓而繆周公之異
姓見微豈止於聖人哉如其不然則願有以詔我惟
母曰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而已

明微子

賢者以一身爲萬世法有不幸而遭世之亂其所以
潔身而去之者亦已難矣而世之君子弗之或察又
從而誣之遂使去就之義不明見於天下後世而姦
人倍叛得以迹其誣而資口實真可謂不幸矣微子

紂之庶兄也其去適也蓋以紂錯天命墊亡將至而將不免者於是不忍坐視其壓不得已而去之故孔子曰商有三仁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以爲抱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商本紀數諫不入乃與太師少師謀而去之及比干以諫死箕子奴而後商太師少師挾祭樂器以奔周武於是乘以東伐二商二師初不明誰何人至周本紀則以爲太師庇少師強事本周書當時蓋有挾器去者而非箕子微子也惟宋世家始言武之伐商微子自持祭器伏於軍門可謂擇焉而不精矣至蘇古史遂正以爲商紂

之亂微子卽持祭器以降于周果可實乎夫微子之去也豈苟然哉其謀之箕比也熟矣故其言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而父師之詔亦曰王子出迪則微子之去志決已久矣其所以遲吾行者特欲二子之一言鍵其決爾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遜於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遜荒野以自免于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抑嘗稽之箕比微子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而與紂同休戚者也紂之道固不得而苟去今也卽其自靖之語觀之則知三子固恐一旦盜先修夜則無以穀先王而欲各盡其

忠以自獻者顧忍以先王重器適他人乎紂雖暴虐
吾之天屬宗國雖危猶未泯也孰有宗國未泯遽倍
天屬挾彝器而屬之異姓之仇者覬成敗賣宗戚此
項伯之所以爲利鄉里自好者有所不爲而謂仁人
爲之乎且微子之辱身而急歸周將有益於國乎抑
無益乎使周而成果行王政則成湯且不廢禹之祀
武王其肯絕湯祀乎使其不有存繼之心而遽挾此
危亂不詳之器以趣新造之邦祇以蒙詬而貽戮曷
補於國辱其身無益宗國雖甚戇有不爲而謂微子
爲之乎方商佔危微爲重親使潔身以去之則爲仁

若弃商而歸周則爲叛謂仁人者决不叛君親於危
迫之際而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者決非仁人二者甚
氷炭也况以重器歸他人乎僖公之六年楚人克許
許子面縛啣璧衰經輿櫬見楚子楚子問焉逢伯對
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
而板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則微子之歸
周在商之旣滅而祿父已封之後其去適也蓋當邦
之未喪箕比無恙之時矣其遜去者特以全伏隱晦
以俟紂之改若宗國之復存爾及紂不悛箕奴比死
武一舉而陪之當此之時微子在野俱無一毫豫於

間也何以覲之微子武庚尊卑賢否正相邈也使商未亡微子先降于周則已在武王之側矣以武王之賢而呂望周公實相之二子在側詎肯捨長立幼弃賢而植不肖以遺後世之憂哉蓋武克商急於大義未及下車而亟求商後故卽武庚而立之未暇於微子也及夫武庚已國微子始見於乃被而復之微暨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周公誅之然後訪微子而立之其始終去就正如是也面縛啣璧曷嘗有祭器之抱持哉雖然遷史本紀以爲微子去而後比干死比干死而後箕子奴於是太師少師始奔周世家則謂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佯狂爲奴比干見其奴乃諫而死於是太師少師乃諫微子乃去其先後正衡決與孔子之言學者固折衷於孔子然而賢者之去就有未大明則將有以資亂故併覈

氏姓之謀

古者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氏族之謀別自一家也是故有內傳有外傳而又有世本之書不可節也太史公作史記乃以其族舊之逐國與人天下謂之紀傳於是事類始有弃大而錄小太史公可也而自固以下不之能改是爲得與歐陽子之紀唐氏

也爰表世系蓋欲景文之爲臣而世不之知遂使宰相宗室至今異傳諒可嘆也予迷路史歸旣天下之氏姓而特異高辛氏族姓之多及爲之紀而復歎後世氏族之不講也夫氏姓之著人倫之所繇敘風俗之所繇篤亦政教之甚急也而世咸忽之使不明焉然則俗之澆惡豈惟民之罪哉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曆之書反著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爲邪若是而欲氏族之不亂不可得矣武爲蚺揚爲梟簫爲蛸孫爲厲此惡號也亦必有繇焉王爲可頻李爲徒何楊爲普陋如而蔡爲大利稽此

夷語也然而猶可稽也柰何氏姓之書不知其繇乃復妄爲之說如以雙姓爲出家雙奇姓爲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軍本冠軍皇本三皇兒因語兒終由六終春則自於春申有則自於有巢由本於先且居西本於西門豹謂爲匠麗之變謂冷爲冷倫之訛芻因於牛哀之食芻茲因於才子之宣茲審出於面勢之審曲此何典故又若以童爲出老童而洪出於共工箕出商紂伊繇唐堯昌繇昌意累出累祖聃出於聃叔季載而卑本於卑耳之國其妄繆可勝槩邪上世書必同文而後世儒流視爲小伎漫不之習無

路史 卷四
三十一
十同葉萬同一根柢也使盼其葉而曰是云本遠是不繇於其幹可乎是故循其枝而求其本則易從其本而求其末則難三代之君獨商周爲長世故其爲氏姓也尤繁此不得不紀也予述路史又綴國名記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大定循而索之則民德歸厚矣豈徒區區之虛文哉

路史發揮卷第五

論說十二篇

堯舜禹非謚辨

湯

論謚法

書蘇洵謚法

九錫霸者之盛禮

臣瓚

巽禪非求為異

辨帝堯冢

明舜禹事

論舜不出黃帝

舜不幸以孝名

井廩妄

大麓說

韶說

夔說

申都

辨帝舜冢

路史發揮卷第五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堯舜禹非謚辨

學者必自見不有所見而惟一隅以求經天下之

通患也夷益弃契皆名也而夷弃獨以官稱稷弃益稷虞

伯后稷司徒皆官也而契洎益何為以名著邪古之

人要為是拘也名分之際要不可亂非此則惟取其辭之順而已書曰咨伯謂宗伯

也即秩宗爾伯爵也亦非字周五十以伯仲予述路史既推堯舜禹為之

名矣復以放勳重華文命爲之名學者疑焉謂放勳重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爲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爲謚鮮有以爲名者曰否皆名也謚不出于古書傳雖云謚出黃帝然實出于周公何以言之予觀夏商帝王皆非謚法知之也夏世帝王猶以名紀至商始以甲乙爲號故湯名履而號天乙外丙沃丁太庚小甲皆別有名世不知也世本云湯名天乙妄矣惟湯名履而又曰舉世不知也說張晏顏師古等以爲禹湯皆字亦非特商國中一邑名爾故潛夫論商後有湯戶今相之湯陰古北殷之地昔秦伐湯是也曰成湯者猶成周然死謚周道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故始皇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是以秦秀謂昔周公吊二季之陵遲哀

大道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非古有之而穀梁子亦曰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而勸善也世有謚法輒悉文致堯舜禹湯桀紂之類而羸入之蓋始於白虎羣儒斯最荒唐者也夫堯舜禹之爲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弃汝契是果名也若以爲謚則弃契垂益夔龍一皆爲謚而後可有鰥在下曰禹舜是豈鰥而在下已有謚乎彼則又曰此後世之追志斯亦罔矣夫書之於名分法最嚴密世莫稽也方舜未嗣每書以舜蓋未始一稱帝逮其既立則惟書帝而弗復書

以舜此則上古記史之法如是抑豈先謚而後帝乎

按舜典未受禪命則惟稱舜其稱帝者皆堯也及文祖之後始稱以帝惟首咨四岳一稱舜蓋方求代之初所以別于堯爾且舜典所稱帝皆為堯三謨所稱帝皆為舜亦宜審取昔魏周訴謂魏

君曰吾所賢者堯舜而堯舜名是古未嘗以為謚也

然則其說謬於漢儒可知矣雖然堯舜禹之為名其

受命於尊者而放勳重華之與文命則其號謂之名

人之所以名之者也放勳者極功也推而放之無所

至極者也重華者繼名也紹堯之後惟有光華而文

命則特文德之命若贊舜之格苗者是也孟子曰放

勳乃徂落放勳曰勞之來之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

迕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候亦曰文命德盛俊又在

官而朱草生夫攷古之迹必求古之無意於言者推

之屈孟之書此無意於言而又出於秦漢之前者也

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為無所本矣王肅淺陋其家語全取大戴禮

五帝德惟去其放勳重華文命與赤帝為炎帝之語且易其秋乘龍與教能罷為猛獸之說特未達厥指

亦說者又曰放勳重華第言其德乃若文命而以爲

之號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邪以類言之則允迪

當為臯陶之號而下文亦不相侔斯又繆矣夫禹臯

兩謨其文正異其云大禹謨曰者此叙書者之曰也

云若稽古大禹曰文命者此史官之曰而祇承于帝

曰者乃禹言也蓋所謂敷于四海者敷土也禹既敷土而後敬承于帝而言之也是故禹謨首三曰而用各異臯謨則不然其云臯陶曰允迪厥德者是直臯陶之言余故禹復之曰兪斯可哲矣惟協于帝者舜之德而敷于四海者禹之德然也猶曰其名如是其德亦如是若劉寬之寬班固之固申屠剛之能剛謝安之能安皆名象其德也若以是爲不侔則重華之下尤不侔矣正不可若是其拘也

舜禹帝者故世有號以尊其名臯陶人臣自不應有茲益可知大抵陋儒敢于爲妄章句之學雖不可泥然亦有不可攷夫經指之久晦正以章句之不明也鄭少梅云放勳重華文命史官以此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世因史有是稱遂以爲之號如

子貢稱孔子天縱將聖後世因謂孔子爲將聖然允迪不可爲臯陶之號故不可以爲稱程子云放勳猶言仲尼或曰孟子爲信則謀蓋都君皇父謚旣以爲舜之字矣奚爲廢之則又非也楊雄韓愈李翱旣有辨蓋都鄙之君云余一徙成市再徙成都都之有君自昔然也

雄翱云都鄙之都愈云張抑又論之名以都爲於非也君於都爾

命爲義斯之謂矣

堯遜也本只作堯从三土後下加几云壘土而高非也舜轉也變也

从中中辰拚轉之意後加大奕字赫盛兒故莫華蔓蘩蔭檉華翩反皆有舜名禹舉也从宀九禹豕也外柔而強禹高同意若夔龍類古人名多有此廣雅云堯曉也鄭禮記云舜克也玉篇云禹舒也是亦一義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後世影意之論各詳紀注

嗟乎堯舜禹之

名一無所隱而人之所以言之亦惟如此而已後世從文制爲號謚緣天以誅之曰文曰武斯已矣至唐天皇事不師古於是始取祖宗號謚而悉變之天寶之後加增重複遂至繁不可紀是則以爲過三聖邪夫祖宗之功德果足以超世歟則惟曰放勳曰重華一二言已足矣苟無其實是厚誣之而誘後世之訕毀也故孝子仁孫之欲顯其親則莫若使名副其實曷聞以號謚繁多之爲貴哉莊生曰夫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沒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予以是益知堯舜禹之非謚而後之學士指言堯舜禹者其爲不遜昧去就甚矣

景德元季命知制李宗諤等詳定正辭錄自今祝板先代帝王有言商王湯之類今正辭錄堯舜並稱陶唐氏有虞氏其禹湯並稱夏王商王之類斯爲得體

論謚法

書蘇洵謚法

古之法行於今者惟謚行然二千餘季而靡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

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著謚例事頗該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強爲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

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

太平興國

八季八月 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爲百字平謚七字爲二十惡謚十七字爲三十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奏廣增五十五字皆可用沈約賀琛續廣謚請廢不行
蘇洵於是究定古今斷以書傳刊其重複以爲法雖其或得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惟其必欲以堯舜禹湯等入謚而謂其法起於三皇五帝之時則大

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於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自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概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行推而崇之介乃若甲丙庚壬乙辛丁癸何繇而爲謚哉若古論謚爲法最簡故賈山云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世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見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爲二書邕無不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乃出于此今

洵反謂周公者爲最繁雜而春秋者爲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而不傳則知三書洵亦未嘗見也按洵書云匹夫之有謚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母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於穆天子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於高士傳二者其來久矣比楊侃爲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謚也邕之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於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乃不知

元帝之母許恭忠而高帝之母媪已有昭靈之號又何邪五年二月甲午日昭靈夫人五月辛未日昭靈后見之後書紀論邕不攷見而獨於和熹以爲當然豈禮也哉婦人無外行者也是故生也姓配其國沒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媯燕姑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共宣莊之三姜此以謚從其夫者也惟死先夫則異其謚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謚抑何典邪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禮不下庶人而謚者非下之所造也顏閔至

德不聞有謚而蔡暉子穆輒正加以貞宣及穆之死
邕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邕亦不知禮邪其貽譏
于荀爽而見誚於張璠也宜矣抑嘗言之謚者正先
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爲名教而後世之謚也
爲辱典東漢莎車以蠻夷而膺茂典此何爲邪然則
邕之違禮豈惟邕之罪哉德又不衰其流及於藝術
與緇黃矣名器之失孰甚於是顧不謂辱典邪

國朝 四祖暨 太祖 太宗六后俱同

廟謚獨 章聖三后節惠曰莊呂公綽以爲

非謂古者婦人無謚漢晉以來后謚多因于帝

今與謚典不合乞追正前失從之非也三母遠

矣魯惠繼室以聲子聲子謚也豈惟後世哉

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 臣瓚

大宗伯以九命正邦國之位九命者一受職再受服

三受位四受器五賜則六賜官七賜國八作牧而九

作伯也王制制三公一命衮有加則賜夫三公八命

書錫命者三此侯伯之命公羊以爲加衮服者非左

氏說爲命珪使執以朝晉羊玄云珪者諸侯朝覲所

執成公八年乃錫則三季如晉何執哉是知命者策

書教令也然觀禮諸侯奉策服加命書其上而文侯
之命亦有稱鬯之類則命者 故子思子曰王季以九
所以將之亦非專教令也 命作伯而文王因之記有九錫蓋九命之外有加賜

者或以爲九命者非也

鄭司農許異義以九命與九錫爲一蓋以禮言人子三賜

不及車馬而九錫有車馬遂以爲三命受位則賜車馬不知九錫車馬牧伯有功始賜宗伯八命作牧注

侯伯德者加命得專征傳晉文侯受賜皆九命之外故康成知與九錫不同 在春秋說以

車馬 大輅一元 衣服 衮冕赤 樂器 軒垂 朱戶 形其納

階 納入也鑿堂對 虎賁 三百夫虎賁三十可也云三

鈇鉞 各一 弓矢 彤弓一矢百 柎鬯 一占圭 爲之九錫後

世不能改 張華記同亦見禮含文加禮外傳以朱戶

四朱戶第六弓矢第七鈇鉞第八穀梁傳亦以七弓矢入鈇鉞非是皆後世遷就之說 若昔先

王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其功大者其祿厚其德盛者

其禮豐叔旦有夾輔之勲師望有鷹揚之烈是故並

啓土宇并受備物宣王中興召虎是資是故釐以圭

瓚告于文人皆所以表元勲異賢哲也彤弓之詩天

子之所以錫有功諸侯者也平王有犬戎之難文侯

是保是以有弓矢柎鬯圭瓚之錫爰及襄王楚人不

供而文公是賴是以有輅服虎賁弓矢柎鬯之錫出

於曠典俱匪常秩暨漢武帝詔議不舉者罪議者乃

謂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

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而應氏遂以九錫天子制度

尊之故事錫予但數少介臣瓚乃云九錫備物霸者

之盛禮齊桓晉文且不能備今三進賢而輒授之此

殆不然當只受進賢之一錫亦台竊求之議者之說
蓋出於虞夏傳其爲說曰有功天子一賜車服弓矢
再賜秬鬯三賜虎賁百人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
有臣弑其君孽賊其宗者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
地于天子可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
適謂之誣誣則黜之一黜少以爵再黜少以地三黜
而爵地畢此之是矣禮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
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
則資鬯於天子未賜弓矢則不得專征未賜鈇鉞則
不敢專殺大傳云諸侯賜以車服弓矢者得以祭不
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用不得專殺者以獄
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鬯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
後祭此晉文公所以執衛侯則歸之京師也平王錫
晉而書紀文侯之命者聖人於此見征伐自諸侯出

錫也者賜也上公九命數已崇極勲業更茂茂以加
矣是故制之褒錫以寵綏之車馬以代其勞衣服以
章其德樂器以頤其神納陛以節其陛虎賁以衛其
軀朱戶以表其居鈇鉞以重其威弓矢以資其權圭
瓚以廣其孝蓋有之矣其數比之九命所以尊有功
崇有德也宗均禮含文加注

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
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周旋可觀動作有
禮賜之納陛以佚其體長于教訓內懷至仁賜之樂
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閨房不媿賜之朱戶以明其
別勇猛勁疾執誼堅強賜之虎賁以脩非常抗揚威
武志在宿衛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
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親睦九族慈孝父母賜以秬
鬯以祀先祖其義蓋有脩矣然書傳亦自有異禮外
傳云車馬以適遠代勞衣服以飾體象德樂器以和
情朱戶以表飾納陛以升降鈇鉞以飾威虎賁以禦

衛弓矢以征伐桓鬯以享宗廟按衛音越餘見白虎通義然事於經無有明文厥

自後世顧亦多有受其典者而大率非家事是以劉

頌梗趙倫之事云漢之錫魏與夫魏之錫晉俱非可

以通行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宣

帝悉無是舉亂舊典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也九錫之

議竊謂無所施之文若固惜於曹操安石秘吝於桓

溫是皆深達國體者也通典一衣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輿馬五樂則六武賁之士

七鈇鉞八弓矢九桓鬯此本之公羊說非也又云大國不過於九次國七小國五尤非公羊說一加服餘

同瓚駁漢儒之議當矣世莫知其誰氏蓋薛瓚云崇文

書目及漢書序攷皆不知為誰氏或云于瓚史記索隱以為傳瓚皆非乃薛瓚也瓚有集注漢書極傳通云

巽禪非求為巽

聖人之事一不幸而庸儒以為美談重不幸而姦人

牽以藉口堯為天下七十載其明於憂患世故可謂

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可以為天下於是謀賢而巽

之巽于四岳四岳不受然後明揚側陋始得舜而庇

位焉舜之來也堯蓋不勝其喜也嬪以二女賓于四

門寘之百揆納于大麓凡可以試其更變而應世者

索為之矣方是時堯非固難之也天下重器授之不

得而輕也及夫典職數載績用既成于是舉天下而

付之其付之也特不異於寄器其鄰顏色不變又非

其易之也得其人則不得而不授也昔之試今之授皆堯之所不得已也夫以四岳之賢付之以天下昔能以朝諸侯而不斷以予之以四岳之親首膺異命皆可以承重器而亦斷不自受乃皆屬之四海在下之一窮人然則重華之登舉而付之堯何心於其間哉鼎訟媢游天方廢之堯顧能違之乎特亦不過行所無事在賢予賢在子予子惟天所命而已矣夫天之所予豈偶然哉必其有德見於天下者也天之所廢亦豈偶然哉必其有罪見於天下者也是故君薨而世子生且猶不廢以世子爲不得罪於天下也不

可予而予與可予而不予俱廢命也黃帝而來皆予其子而武王不以予周公然則堯舜豈求爲異也邪借使朱足以授天下吾知其不以授之舜使其時而不得舜吾亦知其必不授朱也舜之授禹亦若是而已矣至於後世不求其故見爭傾之患作而堯舜之道愈隆則以爲有所矯爲乃諄諄以爲說而詭特之行行矣中材之主循其名而昧其致不知德之不足事之獲已而額額行之反道飾情以冀一時之名幾何而不亂邪吳季札廢遺言而立王僚亂者四世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胥賊之噲

之失國可以監矣是皆樂爲堯舜之禪而不知其所
以禪之所致也宋襄公將遜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
將遜去疾去疾不聽及楚昭欲遜公子間而一聞亦
不之聽後皆無亂是三子者非貪於名而爲辭也非
惡其富而不爲也誠知一臂之爲重而國爲輕也使
三子者從而利之則亦頻此亂矣蓋嘗言之虛靜者
可以集事而無欲者惟可爲君世有得道之士能化
黃金丹砂一銖成金一銖成白鐵一斤得金四兩及
耄求其人而授之寓其神于風監者數十載矣其所
閱者幾千人矣莫予叶也一旦得無欲者然後誓而

授之不得其人則寧沒而不授何也懼其黷貨妄作
而將及禍矣吾知人之監也夫以燒金之術而受之
者必無欲而欲之者必不得而受則巽禪之事從可
知矣是故巽以天下非難也得其人之爲難以天下
巽非貴也合於義之爲貴堯舜之事豈求於巽而可
爲哉德又下衰亂臣賊子盜竊名器乃至矯飾詐僞
致惡聲于聖人曹丕之攘漢也登壇而顯言曰堯舜
之事吾知之矣爰詆孟軻荀况以爲不通禪代之變
而自比於媯汭納漢二女明勒麗石其襲僞業姦以
僞囊天下非惟無耻乃有源流復以盜賊之行加之

聖人何聖人之不幸邪嗚呼世無聖人使堯舜之道不尊爲此曹玷褻者庸儒之罪也昔姚萇固嘗令尹偉馳說苻堅求爲堯舜之事矣堅且持之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聖人夫以苻堅一介妄人猶知守此顧備名而反惑之邪或曰若子之誨則異禪之事其不可行歟曰否不然也禪者聖人之事也自非得乎聖人則亂不止也堯爲父舜爲子則異禪爲可行矣台嘗十復風雷之事感世之賢君尚慕美談多以禪而召亂而亂臣賊子售其姦者交援此以自蔽恐世之君子因以禪爲德也勉爲之道

辨帝堯冢

明舜禹事

古今之事緒無窮而地理之差尤爲難於究竟堯之冢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漢章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于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皆在濮之雷澤東南元和郡縣志堯母廟縣東四里堯陵縣西三里堯卽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紀載于碑正觀十一年禁樵採春秋奠醑而王克乃云葬崇山墨子則

謂北教入狄道死南已之市而葬蛰山之陰蓋儀墓

介論衡曰堯葬冀州或云葬崇山儀墓如漢世遠郡園陵尚蒼梧舜墓之類非實葬所山海經云堯葬

狄山之陽酈善長以爲非亦此類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言靈臺碑

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粵稽地志

及范曄志則云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
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又郭緣之述征記成陽城東
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
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
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爲
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修義其葬處明白若
此惡得云無言邪然述征記在成陽東而今之所識
乃在成陽西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壇場相出入有
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
十里隸于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

高誘注曰春秋云成

陽山下有穀林是

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葬所在有堯之故

名焉卽庸俗所謂囚堯城者

鄆城東北五里有堯城竹書紀年以爲堯之末

年德衰爲舜所囚在是演義囚堯城在相之湯陰又僕陽有偃朱城在鄆城西北十五里竹書謂舜既囚堯偃塞丹朱於此使不得見寰宇記以載言所錄不欲去蘇鶚爲是丹朱息沫之所非塞之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山海經放勳之子爲帝丹朱故劉知幾疑舜既廢堯仍立其子俄又奪之而又謂伍昉記朝歌有獄基爲禹囚虞舜之宮竹書而謂讓國爲虛語荒矣抑嘗訂之蓋其遜位之

後作游于此此宵人所以得迹其近似而誣焉

漢志堯作

游成陽游都也蓋武王之牧宮漢祖之沛宮周禮所謂國游者三齊畧云廣固南有堯山巡狩之所登者頂有堯祠豈其所囚哉何以龜之莊周之書極天下之謫者也其讓王之說至有堯不慈舜不孝等語而未嘗有箕

竊之一言使差有之周肯不言哉韓非戰國之後橫
自賈者也其說疑曰姦人之事其君其諷一而語同
世主說其言而不之辨則姦人愈反而說之曰古之
明王非長幼弱也皆聚族偪上而求其利也因曰舜
偪堯禹偪舜而目顯其名也田成子宋子罕皆是物
也嗟乎以韓非之輩猶能破其說於處士橫議之時
而今之學士乃不能毆其惑於聖哲清明之代可謂
智乎因三思之是蓋魏晉之事而竹書又出於魏晉
之間則其當時逢君之臣爲主分謗而附益之不言
而諭爰復偵之燕之慕容盛晉之傖囊奸義者也嘗

稱商之太甲而以伊尹事同夷羿郎敷之徒雖能初
與之較而終以屈聽更譽其言之當而今竹書果有
伊尹放太甲太甲潛出殺伊尹之言乃知逼於一時

雷同詭隨謂白爲黑者衆矣韓非子之說甚明蓋戰

國時已有此妄竹紀年

云仲王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王崩而立太甲伊

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卽位太甲三年太甲啓

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

宅而中分之夫太甲之事見於尚書孟子此爲可信

故左氏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茲足明矣

杜預猶以竹書而疑伏生之昏妄况知幾者按書太

甲三年已復政乃陳戒而作咸有一德伊尹沒太甲

子沃丁葬之復命咎單訓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

作咸又烏有甲立其子與七年太甲出殺之事高宗

亦云先正保予作我先王又曰格于皇天爾尚明保

于罔畀阿衡專美有商皆賢之辭也夫以後王極

誦休烈如此何有如是之妄說哉此 太宗皇帝所

以稱其特立而謂
疑義之不可訓也

夫治古之事曲引而說之何不可哉知幾之妄泌請得以佐其說而盡破之毋裨世迷得以引戈而議其後伯禹曰毋若丹朱朋淫子家用殄厥世予槍若是而史記亦曰朱絕厥世據此附會則知幾之說牢矣鄉使知幾援此自證則將遂信之乎我無是也夫殄世者不繼世以有天下也豈絕滅云乎哉方堯之遜位也將遜之語先聞於岳薦之前而使嗣之誠已見于側微之日及其出也然後女于畎畝試以百爲如慈親之育其子含飴樞葆繇小以高大豈若凶殘鬼類惕日玩歲處高據勢怙寵冒權

而爲偏邪舜之事官也以之徽典則必使其從以之賓門則必使其睦逮其底績然後致自太麓格于文祖若蒲輪而赴京緩轡取程自邇而之遠非若輕狷少年不召自至衝尹突蹕蹶坑墜壑而後息也雖然大豚鳧鴈之徒智不足以知聖人汚自昔然矣

先聖垂教

不俾世疑堯舜之事二典自備顧學者自昧之舜之聰明堯實聞之及將使嗣位時尚在側微何有逼挾之事且舜之未舉也堯先以其事咨于四岳四岳不受然後舉舜則是未得舜之時堯已有異禪之意足見堯心本不爲舜而異也知此則知聖人已知天下后世之有妄學而必存其始末稍疑者不以之垂世矣而文忠公之跋亦何足邪謂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爲成陽夫成陽與城陽正自二所成隸濟陰乃古

之成昔武王封毋弟于成後遷于成之陽遂曰成陽

十道志引在傳衛師入邲即成也寰宇記并史而城
記武王封季載於成之陽漢於此置雷澤縣

陽乃漢齊悼惠之子章所食之國今之兗州是矣不

得爲一也

趙明誠黃伯思
洪丞相皆有說

其云廷尉某姓名磨滅據

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靈臺黃

屋三十餘而靈臺碑言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椽

輔仲君則知爲仲定矣至言漢受濡期則又以爲不

知何語此蓋指言漢氏承秦之水運而已夫君子耻

一物之不知而病聖賢之失世而公以爲久遠難明

之事不知不害爲君子君子博學於反約今也畫

論舜不出黃帝

道有所謂經亦有所謂權法有所謂正亦有所謂義

經與正者常也權與義尤不得而廢焉舜之有天下

受之堯也受之於堯於是祖堯之祖而不自致其祖

方其攝也受終文祖文祖者堯之太祖也及其立也

則復格于文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堯之祖以其受

之堯也權也虞書曰祖考來格夫所謂考者瞽目之

叟而祖者叟之父非可易也然則祖顓頊者特推其

位之所自傳者祖之非祖也其宗堯也亦惟推本帝

業之所從受而取之以爲配也義也帝於員丘黃帝

業之所從受而取之以爲配也義也帝於員丘黃帝

業之所從受而取之以爲配也義也帝於員丘黃帝

非虞氏在廟之帝也郊於國之陽帝嚳非虞氏在廟之主也繇是言之顓頊豈虞氏之祖哉顓頊傳之帝嚳嚳傳之摯傳之堯是知堯亦祖顓頊矣然則堯舜之所祖爲傳位者信也降及夏后天下爲家於是而始祖其祖矣祖其祖常也故康成云有虞氏尚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皆非虞氏之親也自夏而後稍以其姓代之郊繇是也是鄭亦以舜爲不出高陽矣然云尚德是不知權與義之說也蘇軾亦云受天下於人必告其人之所從受者虞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當爲堯而文祖當爲顓頊帝嚳舜禹之

受天下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于其祖宗矣至有天下從而宗祖之謾以是知顓頊帝堯爲虞氏明堂禘郊之祖幕而宗洎瞽則祖宗于廟蓋自幕以來微在匹庶等禮亦無得而豫大祀祖宗于廟禮亦宜之此記禮者所以惟識其禘郊之祖宗而遺其幕與瞽於其禮之盛者著之是經權之說也抑固攷之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旣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爲匹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而綴食之禮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舜旣堯之五世從玄孫豈得御堯之女况以玄孫而尚高祖姑昭

稷失當無是若者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惟氏姓也故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高陽玄囂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爲堯之從孫禹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於從孫舜授天下於從祖自其家人烏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予人哉顓頊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局何以不謂之異位商周漢唐若此者亦衆矣胡得獨稱堯舜乎惟堯能以至公之天下授之異姓在下之鰥夫故得爲傳賢之帝惟舜能以所受之天下傳之外姓有功之賢臣故得稱異位之君四也八元八凱堯帝固多用之然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於是美其能舉五也舜苟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岳薦然後舉之歷試諸難如此之艱而後授之若曰出於側微則舜之德聞非若顓頊之出若水帝嚳之出江水特出而授之蓋堯以爲非所當授而授之則天下必將駭其爲者故必歷試使攝及我存而俾之爲政逮夫厭世而天下已安之矣是以堯假舜立而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者此其必不然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或

曰禪竈之言陳水族也故昔史趙謂陳爲顓頊之族是則舜爲水帝後矣曰不然此假類之言也竈知陳之將作而假類以驗之介舜土屬也豈有近舍舜土而遠攀顓帝之水哉且昔帝王之裔多矣孰有與其所承之類終同者邪楚先火正故火爲楚然吳回之父其王木也曷又舍祖而依宗哉此皆賢哲有以知之宜不可以攷世者雖然隋之崔仲方亦嘗申史趙之說謂天時人事隨當滅陳陳旣滅于隨矣然陳之必毀隨之必興亦人事之必然者也若曰楚隨火屬則自古以來水必克火曷嘗有火克水邪且陳承土隨火且猶生之已酉土歲而顧反爲殃乎其不繇此明矣泌以是知子羔子所以有虞夏禘郊祖宗或乃異代之問而孔子有召伯甘棠之答不獨爲子羔發也

舜不幸以孝名

井廩事

孝道之難言久矣公西之養親若朋友處曾參之養親若對嚴主參之矜矜固不如損油油也父兄不淑孝悌乃章奇有吉參有哲而後孝之名始著龍逢比干忠著後世桀紂惡也伯夷后稷忠疇當日堯舜賢也忠臣不顯聖君之代孝子豈聞慈父之家哉舜之

夫孝此舜帝之不幸也韓忠獻言古者聖帝明王爲
不少矣而獨舜稱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
子孝此事之常不足道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忠臣之事其君如之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
曰列地以處之疏爵以榮之難不死亡不送可謂忠
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聽終
身不亡臣奚送焉言不用而難死之是妄死也諫不
聽而亡送之是僞送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
與陷於禍死事而立忠不爲全矣是故大賢寡可書
之節衰亂見易名之行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
惑忠節不立父兄必慈良則孝悌之名無所見矣帝
舜不幸而以孝名後世豈其所欲哉而論者每無節
自孟軻氏唱井廩之事而列女傳首著烏工龍工之
說且以爲瞽叟速舜飲二女與藥浴汪豕往終日不
醉而史記亦有匿空旁出之語故史通子非之謂彼
如是特左慈之爲羊劉根之入壁者豈拘姜厄陳之
事而柳粲且辨之謂聖人受命必有天祐高帝匿井
脫項羽之追光武乘冰免王郎之逐或飛鳥或詐言
人謀天筭世固有其傳矣抑嘗訊之親之於子既惡
之而無道殺之可也又何井廩完浚之迂哉豈凶人

之爲不善亦猶有所愛歟晉獻公之欲殺申生也計誠決矣然且數年而先戮其傅則無道之心雖父子間有不得以直肆者聖人之事固可理攷而不可以迹求也夫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能諧以孝俛不格于姦余旣不格姦則瞽叟已底豫矣叟旣底豫則井廩之事何自而舉乎凡此一皆未試用之前也逮其試用則有二女百官而奉之又復躬爲井廩之事乎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貴勢亦大矣象縱不仁可得施其志乎茲皆坦然可理曉者抑何至遶遶如萬子之云哉程氏訓井廩謂孟子方

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不暇井廩是非之辨斯亦黨矣夫軻固曰奚爲不知則是以爲有是事矣雖然匪軻志也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臯陶語也贊陶乎思君顏厚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以爲舜象之言此漢人之蔽也昔者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裴少期且譏之以其全作夫差亡國之辭也言以春秋事殊乖越然則規前屨後代有之矣奚獨於此而疑之哉且渠乞伏儒雅並之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乎正始僞脩混沌何代無有不吊昊天節南山也不憇遺一老俛守我王十月之交也嬛嬛在

疾閔予小子也而乃以為謫孔之辭哀公顧亦集詩
言而謫之乎故曰稱予一人非名也變仲言父非字
謚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矣

大麓說

孰謂說經之誤其禍小哉大麓之事自孔安國以為
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以謂麓者領錄天下之
事若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
置太傳錄尚書事而魏晉而下權臣之將奪者一以
命之肇亂于此嗟乎六經之不明漢儒害之也唐虞
之際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執事之臣無踰

於百揆矣豈復有領錄之長職哉

錄尚書事自東漢
牟融始宋百官志

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肅宗紀云武帝初
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繇此始誤也西京無
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
書事鳳止領尚書事介夫所謂納于大麓者歷試

諸難之謂而所謂烈風雷雨弗迷者是天有烈風
雷雨而舜不迷介陰陽之和則風柔而雨順今也風
烈而雷且雨非大動威則陰陽之不和者也乃更以
為陰陽和風雨時邪聖人之立言無是若也

云大錄
萬機之

政故陰陽和諧烈風雷雨各以其應而不迷錯愆伏
此孔鮒所記以為孔子答宰我之言安國附會之非
聖人意也夫以納麓為領錄烈風為陰陽和不迷為
不愆易春秋論語無此類也風之烈雷而雨豈得謂
和且竊以太史公之記觀之謂不然矣其言堯使舜

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而王充亦謂堯使
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而
行不迷惑其與劉子政列女傳遜于林木入于大麓
之言俱其實迹如是豈領錄云乎哉以大麓為三公之位王充已非
之李文叔乃以子長為不知經而蘇氏書解與古史皆論如子長
澤之間凡
自其難堪
至人若當
既之也
臨城隆平
大陸澤也一曰沃洲是為廣阿澤漢
隨為大陸即今邢之鉅鹿密邇于趙
故酈元注
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
烈風雷雨
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

澤在今鉅鹿縣西北五里地即廣阿澤東西二十里
南北三十里寰宇記在昭慶一名大鹿一曰鉅鹿一
名大麓一名沃洲隋國經云大陸大鹿廣阿一澤而
異名麓鹿通用也淮南子九藪趙有鉅鹿而今雅晉
有大陸呂春秋云晉之大陸繇趙之鉅鹿則為二矣
統之則一也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堯試
舜百揆納于大麓麓者林之大也堯欲使天下皆見
之故置諸侯合群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
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今有堯臺高與城
等乃堯禪舜之處始皇二十五年滅趙為鉅鹿郡縣
即唐之昭慶矣禹貢大河北過降水至大陸然今大
陸與河遠不相涉唐成書傳引地說大河東北流過
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按降在信都密近鉅鹿豈
容千里宜此謂絳然鄭音為下江切謂即共縣之淇
酈氏今拍人城之東北有孤山者世謂麓山所謂囿
岱山也記者以為堯之納舜在是十三州志云上有
堯祠俗平宣務山謂舜昔宣務焉或曰虛無訛也

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務山一曰虛無山在西北四里高一千五百五十八尺城家記云堯登此山東瞻洪水務訪賢人者也嚙嵒王喬所企顏之推與王劭見之以示魏收收大驚歎及作莊嚴寺碑用之而之推遂以入廣韻音爲權務然嵒本音旄故亦用旄宇林乃爲亡付亡夫二切故玉篇止音隴旄瑣言載馬郁贈韓定辭云別後嚙嵒山上望羨君無語對王喬蘇子瞻愛之不知爲平聲矣仙傳王喬爲柏人今於東北嚙嵒山得道故詩銘及之

虞夏傳曰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于大麓之野應劭以謂麓者林之大也故康成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因地譬意斯得其指而孔說乃如彼夫子長受經於安國顧豈不知而故倍其師哉蓋有以知其說

而當時之有見如此也

遷受書於安國

嘗竊語之爲其難則

易斯至矣堯之試舜亦可謂多術哉震雷虩虩且喪七鬯以烈風雷雨而行乎茂林蔚薄之中孰不禽驚虜怖恐懼而失常者而舜方此泰然不迷豈惟度越尋常哉亦天地鬼神之實相也歷踐至此天下無難者矣或曰泰山之麓禪代之所易姓受代故於此乎告之夫堯之觀舜也試之者三年矣於人民則五典從於朝廷則百揆序於賓客則四門穆夫然後納之大麓以觀夫天意之從不旣已烈風雷雨之弗迷然後授之而舜方此謙遜未遑受也旣未受禪豈有先

告代於泰山者乎雖然其所以納之亦必有其禮矣

其不禋柴寅告而遂納之未可也惜乎其不傳亦封

於其冢禋則於其麓封禋告代之禮也納之之禮蓋可知矣抑又訊之舜之授禹

亦有納麓烈風雷雨之事然則堯舜之事斷可識矣

蓋天下大器王者大統授受之際得不歷試諸難而

決之天哉虞傳云惟五祀興韶樂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為遂禹之事也

詳著嗚呼禪以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周公遭謗天

且動威以章周公之德况舜禹之事邪然則堯舜之

所以納之大麓者豈惟使之主祭哉實亦薦之天其

所以薦之天者抑以盡其命而已矣命者安亂禦妄

之正理也論語二十篇終之以不知命而今之君子

皆曰孔不言命夫命孔子之所與也曷不言哉與命與仁

豈不后稷之生鳥翼羊腓齊頃之誕狸乳羶嫗后稷之事

詳見生民名之曰弃其事明甚齊惠之妾蕭桐子有身賤不敢言生頃公弃之野狸乳之羶覆之故長名

無昆莫之弃野烏銜肉東明之擲豕嘔馬噓是豈人

為之哉昆莫生弃于野烏銜肉飼之凶奴收養後王烏孫橐離生東明弃之溷豕嘔之弃之廐馬

噓之後小白中鉤弃疾厭紐俱本天命漢高帝唐太

宗夫豈項羽范增建成元吉之所能謀邪 陳橋之

歸契丹自退報退與受澶淵之役絞車閻癸中夜射殺捷覽

是與淳風之不肯去武氏肅宗之不能圖祿山皆若

有鬼神陰沮於其間者

肅宗嘗召祿山過東宮傳醜將飲飛鸞落促其中自此不

至而况河圖洛奧生民玄鳥之類卓然見於書詩者多矣焉可誣哉柰何鉛槧之夫諱言符命遂使小人不知天命皆自謂智角立黨與相擠以傾人之家危人之朝者不勝舉至有因夫一夢一讖以訐國而速殪者其視大麓之事爲如何邪然則符命之說其可廢哉彼以或者推言太過流入讖緯如孔熙睦孟先以速禍王莽公孫述之徒沿以篡竊而隋煬帝唐太宗武韋之流又因之以濫殺於是歸罪三代受命之符舉而廢去者亦矯枉

不知聖人未嘗廢也

韶說

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及在齊而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抑不知韶簫之音何如其和而其爲感之至於斯邪予旣紀虞帝觀唐書見后夔之論樂然後鮮矣寤曰韶至矣乎一代之治至於樂而極矣而韶者又今古樂之獨隆者也今夫黨巷之聲有不可常理詰堯舜之事固難於鄙見俗情測也且書小藝也能草者不能爲行能隸者不能爲真真行旣得則或能今不能古其或極真行備今古矣而胷中無千卷之資日用乏忠恕之行以涵養之則筆下自然無千歲

之韻故雖銀鉤蠶尾人法具備特墨客之一長亦求
其所謂落玉垂金流奔清舉者一點不可得也此虞
帝筋韶之樂所以俟孔子而後知歟夔之言曰戛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遜
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賡賡蕭韶九成
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于有以見
其音之能合天而幽明飛走無一物之失其情也兩
大之間理固有是而宋子京乃以爲推美舜德而侈
言之謂鳳未始來獸未始感且樂作之朝廷郊廟朝
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墉之護郊有營衛之禁百獸何

自而至使自山林林林戢戢而參乎百工之間何其
怪邪又如祖考來格則見其上世闖然坐堂上乎吁
茲亦挾兩厓之見度聖人矣夫孝弟之至者通神明
而仁聲之感入人也深故一極其和則天地爲之格
鬼神爲之感而况於百物之顯者乎聲律氣臭先王
之所以通物類而交神明者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
弗聞於是有蕭鬱以達其氣化之而弗至喻之而弗
及於是有鍾鼓以達其聲至其肱鬢潛通冲虛軼軋
而于于猗猗或接乎其左右氤氳紗縵幽遠畢而鳥
獸百物亦且咸得其樂是故九變八變而天神地示

舉爲降出幽明之理默然相契若祝而雞集呼而蚘

至有不可以言語詰者蓋樂也者通倫類之鑰而置

神明之軺也周禮六變而天神降人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說者以爲大者易感小者

難格此何語邪或曰六木數八木數水者物之始而木成乎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故天用六而地用八

宗廟以九所以法天之終數斯亦妄矣天下之物孰不成於地哉且六變所致之物以羽物配川澤羸物

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祗與大司徒土地所宜之物皆不同焉又何邪聖人之於禮

樂也惟致其至而已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必限其至於一變二變之時哉惟致其至斯有

以知其必降而必出蓋所謂降出者非必如是而有時乎如是余詩云先祖是聽而禮齋三日必見其所

爲齋者又豈若釋氏之徒以或見昔者秦漢垂情祠齊其不見而以不見歸之於必見

祀數著光怪悉漢前朝陳寶一祠高文武宣之代百

三十有一見初元以後亦二十至此則陽氣舊祠劉

更生之所列者高帝時五來文帝二十六武帝七十五宣帝二十五比武帝之

爲樂采詩夜誦文必爾雅而猶聞者興起用事甘泉

僮聲一奏而神光集壇師曠之作清角一奏輒有玄

鶴二八棲門之危再奏而列三奏於是延脰長鳴舒

翮迅舞杜鴻漸罷蜀副師月夜率燕綿谷郵亭奏羯

鼓數曲四山猿鳥皆翔飛忻鳴又於別野登閣奏之

羣羊與犬忽皆躑躅變旋如其疾徐高下之節此則

自然之聲有以感召非必牽挽而後獲其應也且均

奏鶴舞歷代亦已多矣宣帝世宗廟告白鶴集庭孝

昭寢祠鴈五色集西河廟赤鶴下燭起房廣川廟殿
鍾聲光明夜徧厥類非一皇甫政之爲越泛月鏡湖
有吹笛者俄而細浪旋湧二龍輔舟如聽夏仲御之
刺水也折旋中流爲鯢鯨之躍附鯨之引而風濤震
駭雲霧窅冥白魚之躍舩者八九遽土作曲扣舷引
轉而大風應至含冰漱空雲雨響集逮其集氣長嘯
則煙塵頓起蓋樂自內作苟一氣之英合乎其內而
中聲之和駿發其外則空穴爲之來風丘岑爲之出
雨草木魚鼈翹搖咸若亦自然之理也變四時暖北
方固有不得而不然者魚出聽馬仰秣顧常人有能

之而况聖人御天賢者攷樂熙孝治以媿仁聲則其
致神響之格飛走之感理宜然者且鳥獸之喜聲性
與人同而鬼神之情亦樂音也樂五教反而况笙管有鳥

之聲鍾鼓祝嘏有獸之音苟得其中則頑空跣實之
等愴愴乎四海之內而率舞乎椒薄之間矣亦奚必
踟躕虞氏之庭而曷止盤辟夔之目前邪火木相感
而然金水相際而玃匪自然如必一爲之說則事

有不得而言者故孔子曰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

天地且猶應之况百獸乎李後主演樂記曰鳥歌嚶

其類聚情發於聲而流於音則感動之理迨於鳥獸而况於人乎夫以人而不知夫樂是同芻人具質而

無心者也豈足言哉方鴻漸之作樂於利州望喜驛見爰鳥之感乃大歎曰若其於此稍致其功猶能及此况聖人御天而賢者攷樂乎王充云鳥獸好怨聲其耳與人同何爲而不樂然以率舞爲可信而風雨癡病爲虛言謂樂能亂陰陽則必能調陰陽如是則王者奚必修身正行惟鼓陰陽之曲則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彼蓋以爲一物一事卽可以致其和夫亦豈知道德仁義政教爲大樂之本也大抵溺於人者不可與言天狃於俗者不足以知聖夏王懋德山川鬼神以莫不寧而鳥獸魚鼈亦復咸若周王在囿麇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而說者亦以爲是夸美之辭是則先聖仁人莫非誑矣聞易水之歌者至於怒髮衝冠聆房陵之謳者至於流泣沾衣則遜群后諧庶尹非汎辭矣劉琨清嘯而羣胡爲之長嘆罷圍劉疇吹笳而羣胡爲之倚泣郤去則格有苗馴虞賓非溢語矣棠梨之花羯鼓而綻美人之草度曲而舞而況有情之鳥獸乎唐之園陵王晨衣舉漢之祠室房戶夜開而况流光之祖考乎宮樂一奏而黃鵠下籞中呂一叶而黃鶯繞林然則鳳之差差又何足異邪雖然是特類之相召鳥足上窮虞帝之妙哉若夫南風報德之絃其所以阜財而解愠者雖目窮乎所欲逐耳窮乎所欲聞有不可得而及矣且時聞之子之如齊也遇童子郭門之外挈壺而俱其視精其行端子謂御者趣驅之曰韶樂作矣比至果聞

韶焉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自樂也又以樂人非
獨自正也又以正人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茲其所以
悠然不覺發也嗚呼卒爵而樂闕孔子屢嘆之寢夢
而見周公學琴而見文王神交氣合千載一日其聞
韶也其身固已揖遜乎虞氏之廷際九官之肅穆而
評合止之宜矣此所以一爲感悅于至彌時猶口爽
也憫然忘味夫又烏知耳目口鼻之在我而聲色臭
味之在彼哉啜醢而口爽嘬梅而齒齟固有兼旬不
能飯者而未嘗知梅與醢者猶莫展也傳曰人莫不
飲食鮮能知味以三月之字爲音豈達聖人之口耳

哉

夔論

自知審者言有所不慙而非矜喜得其君者智無隱
而必期有以自效蓋士君子之生世必期有以自見
肯與區區草木同炎而共盡哉方虞帝之命九官也
八官皆遜而夔獨無所遜且復昌言于帝前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於讀如鳥及益稷之論功也則又贊
夫韶曰夏擊云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前之語夔之喜
得其君而所以自期者後之語則夔之所以敘其樂
之成果如其所期者有以見其收功必效而無言之

不酬也夫以舜之樂得夔而益和夔之道遭夫舜而益章此夔之所以屢道其功而不遜者誠所不慙故也昔在先朝李照欲下其律乃自言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夫以照之爲樂而自許已如此則夔之樂爲可知矣

李照鍾見長編嘉祐元年八月

以仁聖之君而

得夫夔臣以孝悌之治而媿之仁聲則其崇德象成以潛造化與天地八荒之氣相流通而無間不爲難者此夔之所以自嘉其遇遽許其君而不疑也劉薛王蘇林梅胡李乃以前語十字爲益稷篇之脫簡復出亦何妄削聖人之經也邪大抵學者患在矜管蠡

而不識聖賢之事業衆之所難以聖人處之爲甚易聖之所就以衆人覩之爲甚疑遺屨失著之徒夫亦豈知聖人之語凡出自然而非以游言赫也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繇學者億之爲果然邪以小人腹度君子心不旣指以夸詡之辭哉明乎此則知夔之所以自期爲自信矣嗟夫夔龍稷契等人也始帝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蓋是以典樂之官兼教事者其賢爲可知矣而記禮者乃以爲夔不達禮其知言歟方帝之命夷秩宗典三禮也夷巽之夔則夔固非不達禮也惟其禮樂兼

備特在當時知樂優於禮亦教國胄子直寬剛簡不
達於禮者能之乎惟直惟寬惟剛惟簡則知教之所
繇興矣而溫而栗無戲無傲則又知教之所繇廢而
師道亦裕矣孰謂夔其窮歟且昔重黎之舉夔爲樂
正也重黎欲益求人以佐帝曰樂者天地之精得失
之節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故荀子曰知
樂者衆矣而夔獨傳一也豈爲不達禮哉嗚嘻人之
好樂也甚矣其不可奪也先王之時以樂合天下之
情是故必命大賢深窮情致而後聞者日興起末世
之君視爲一技卑付庸瞽啁啾嘈噴惟以取聒是以
無益於智又何有於物類之感而啓人之信喜哉人
之化感尤在觀聽樂缺至此此釋之徒所以得竊其
鼓舞之權取西俗戎蠻之樂而附之慈悲不忍之聲
以感動夫人之良能者而人樂之死復之家禮律所
禁則又比其鐃鉢八音者而易其爲樂之名度以鄙
猥辛酸之語而叶之曲破以施之服舍之側於是乃
有佞倂辟經而品校精否者果何爲耶情實之相變
理固至是故予嘗謂洒其金碧則釋者萎制其鐃鉢
則釋者寂矣於是引而歸之先王之聲教以動化於
天下則移風易俗吾知其不難矣又何俟於異世之

夔邪

申都

虞帝之未嗣也職為司徒故其後有司徒氏司徒之轉又為申屠勝徒申都之氏按漢功臣侯表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則作信都信申古同音也然在史記作韓申徒而良傳復作韓司徒一也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張良為韓司徒云云蓋申徒勝徒者司徒之聲轉申徒申都者申徒之聲轉而信都者又申都之轉也劉敞博聞強記亦意申都為是司徒而不得其證不知王符言之詳矣潛夫論志

云沛公之起良生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曰司徒或為勝徒然其本共一司徒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妄生事意以為是乃代王為信都也繇此觀之則知當時已自疑誤然申都之為司徒固也顏籀不知乎此直以韓申都為韓王信劉知幾直又以為韓名信都謂子長繆去都而留信踈妄又甚

辨帝舜冢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即春秋之諸澤冀州之地遷于負夏衛地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在河中府安邑或云陳留平丘有鳴條亭然湯伐桀與三腹昆吾同

時三牒在定陶鳴條義不得在陳諸馮負夏鳴條皆

在河南北故葬于紀所謂紀市也詳紀中紀在河今帝

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

河中又舜冢信矣亦見廣川家學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

葬蒼梧則自漢失之禮記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為南

夷之地不已踈乎孟子子言諸馮負夏鳴條伊訓言亳

南夷哉故寶華云舜卒鳴條去所都蒲阪七十里無

緣葬於蒼梧四千里外而司馬攷異乃為蒼梧為在

中國非必江南然無明夫蒼梧自非五服人風嫫劃

地氣高瘴在虞夏乃無人之境豈巡狩之所至邪方

堯老舜攝也於是乎有巡狩之事今舜既已耄期勸

劇形神告勞釋負而付禹則巡狩之事禹為之矣豈

復躬巡狩於要荒之外也哉云唐虞三代以五嶺百

是以劉知幾之徒得以據厲王流彘楚帝遷郴及夏

桀趙嘉之事而疑舜禹之明德泌嘗攻之象封有鼻

今道故墓在於始興幽明錄云始興有鼻天子冢鼻

子城者亦見實賓錄蓋地後貫南義均封于商故女

英之冢在商事見劉禹錫嘉話廣記等世紀云舜三

均徙于封所而死其餘支庶或封巴陵或食上虞采

西城邑池陽與夫懷戎衡山長沙無錫故其墓或在

江華或在巴陵上虞荆湖之浙虞帝之迹徧所在有

風土記上虞有舜冢郡國志云

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復有歷山云舜耕于此而嘉禾降之又越之餘姚餘姚山記以為舜父所封而風土記乃云舜支庶之所封又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云民思之而立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媯水之汭損石之東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上虞縣之東本作姚丘又始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今有吳北亭虞濱皆在小江裏去縣五十對小江北岸臨江山上有立石謂之損石俗呼為公斡又餘姚有漁浦湖輿地寰宇記以為舜漁於此沈穆謂湖今在上虞而今冷道乃有舜廟徐儉碑謂是舜之所都而營浦南亦記有舜巡宿處而道州學西有虞帝廟營其它蓋不勝紀如營道廟舊在太陽溪溪今不知處漢以來廟九疑山下至唐不存元結建之州西置廟戶刻表勅并狀僖宗時士胡曾權延唐始復之九疑國初王繼勳奉詔修歲春秋降祠版蓋皆其後禹為天下帝之諸子分適它國其之巴陵者登北氏蓋從之故其墓在於巴陵黃陵也登北氏帝之第三妃

帝之三妃不得皆後于帝死育既葬于陳倉則其先

死矣育即娥皇漢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育冢既黃英各自有墓則黃陵

為登北之墓審矣世以湘陰黃陵為舜妃墓而臨桂縣城北十餘里有雙女冢高十餘

丈周二里亦云二妃之葬俱繆今江華太平鄉有舜寺湘陰有大小哀洲圖經以為二妃哭舜而名亦

妄特舜惟登北氏從徙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

得為湘之神而其光照於百里是皆可得而攷者胡

自氛氛而爭為堯之二女乎舜之二女一曰霄明一曰燭光登北氏之所生

有辨雖然虞帝之墳在在有之何邪海內南經蒼梧別見

大荒南經帝舜葬岳山又海內北蓋古聖王久于其

位恩霑于裸禹澤及於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

不為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非一所也顯譽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遠郡國皆起國廟亦

是若也是則九疑之陵或弟象之國所封崇漢惠帝元

年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今山陽縣西四十五高廟也至元成時郡國祖宗園廟百六十七所自高祖至

悼皇考各居陵旁立廟并京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

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也而九

疑山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非商均徙此因葬之後

世遂以為虞帝之墳邪山海經古書也第首尾多衡

决後世不致按海內朝鯨

云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此世所憑信者蓋後人所增長沙零陵名

出秦漢非古明矣嘗又訊之大傳符子之書虞帝遜禹於洞

庭張樂成于洞庭之野於是望韶石而九奏則帝蓋

嘗履洞庭而樂韶石亦既遜位而歸國矣遜禹後十

九山皆石巖聳特立亦謂之韶石故集僊錄言帝得修身之道治國

之要瞑目端坐冉冉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入十龍之

門泛昭回之河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理茲

山是則九疑之游特夢想之所屆者是以蔡雖九疑

碑辭乃云解體而升而胡曾九疑碑圖且謂今無復

墓然則蒼梧之藏有其語而已矣真源賦云因南狩

去蓋誕河中之壠焉可誣也世遠論略而諸生若

信蒼梧之言為出于經而予之言亦難乎為信也李

白云重瞳孤墳竟何是則虞帝之冢不明自昔以爲

恨也王充謂舜禹皆以治水死葬于外按是時水平已久柳案關劉知幾之說當矣然謂舜因天下

無事肆觀南巡零陵桂林不期奄化而因葬之至此始皇孝武帝之崩載歸路寢而後成禮又大妄矣

書云陟方乃死說者以陟方爲巡狩孔氏謂升道南

方以死韓愈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南巡巡非陟也陟

者升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者蘇軾亦謂陟方

猶升遐乃死爲章句後學誤以爲經文書云商禮陟

配天惟新陟王故汲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然則在

位五十載陟者爲紀帝之沒明矣蘇謂陟方猶升遐誤矣蓋未見紀年

亦解者又何必區區以非五服之地巡狩所不至言

哉傳又謂伐苗民而崩于蒼梧伐苗乃禹也穎達云時苗民以胤三危韓非曰商周七

百餘歲虞夏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欲審堯

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

必之愚也非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

舜者非愚卽誣也予旣攷定有虞若三妃有鼻諸孤

之墓一旦明白歷歷可知如此抑不知予之愚誣邪

韓子之愚誣邪

路史發揮卷五終

路史

路史發揮卷第六

論說十二篇

堯舜用人

論治水先後

湯帝水戲

貢法非不善

辨塗山伯益

小弁序

夏氏戶口

關龍逢

桀紂事多過實

後桀升陟辨

湯遜解

許繇在四岳中

小人勿用

路史絕筆

路史發揮卷第六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堯舜用人

堯舜皆聖人也其為治則既無不同者矣然稽所以為治何其異邪方陶唐氏之用人也必須僉舉而後舉之又必反覆難疑然後用之至於虞氏咨兪一出諸已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未嘗一言以疑其臣下舉之之私與人材之濫者朝廷之上急莫急於用人也

而二帝之用人奚大異也或曰堯不逮舜故每疑其臣舜德光堯故無敢繆舉也此臯陶之所以謂帝難之斯亦妄矣夫堯舜之爲治豈容心於間哉亦善爲應而已曰都曰俞安有二道一難而一易者正亦不得而不然爾且臯陶之所謂難之者非不之知也堯自不易之爾伊尹嘗言昔者堯見人而知之舜任之而後知禹則成功而舉之三聖之舉異道而皆成功是則天下之知人莫堯若也今而曰不知人則何以得之於舜乎惟堯能不自信而舜惟不自任不自信故謀之人而參之已不以大臣之言而必從不自任

故明之心而合之外不以獨照之精而遂問使疑其下曷以得人而亦何以爲治邪雖然虞氏之時用人繇已四族去而二八升陶唐之代反覆備至然四凶在廷則弗知去十六俊在野則弗知舉也是何邪說者曰史克之言是堯之不能爾噫亦厚誣矣夫所貴乎堯者以能允釐於百工也今也久抑元凱則克明俊德爲虛言長苾四凶則百姓昭明爲妄語矣聖人豈徒言邪蓋呂僕之去也宣公不能而行父能之彼史克者恐宣公之以不能去爲耻而行父以擅去之爲專故借是以爲釋爾乃若堯舜之爲固皆以垂法

於天下後世者也抑再質之十六俊之舉非一載也
固有堯舉之者矣四凶之去亦非一載也固有堯去
之者矣惟堯之時黎民變矣故十六俊不盡舉不足
以損其猷萬國和矣故四凶不盡去不足以病其治
不足損其猷是故知而不舉將以訓後世之審官也
而舜也起微出側以立人極苟不盡明於黜陟則不
足以變天下之耳目是故納于百揆則八元八凱不
得而不舉賓于四門則流放竄殛不得而不行是故
昔不舉而今舉者將以訓後世之用人昔不去而今

去抑將以訓後世之屏姦也是固不得而不然者雖
然凶去俊舉朝廷清明而天下以治萬物以安此其
宜也俊不舉凶不去玉石雜揉而天下亦治萬物亦
安又何邪或曰禹之征苗受命於舜則舜之去凶亦
受命於堯也堯將禪舜恐天下之未安也故留四凶
以遺之去存十六俊以貽之舉俾其去取於一旦之
內而厭服於天下之心是一說也夫如是則堯舜固
已有心爲之矣三聖之授受顧豈後世姦儉相濟者
若邪舜之所以信於天下之人者亦豈俟於今日去
凶而舉俊邪天下固已信之於竭力耕田供爲子職

之時矣豈猶是邪大抵堯之圖任一皆始謀於下故其所舉不得俱當而其所任有不得而不難舜居山澤之中退藏於密天下之材否平日已茂聞而熟詳之矣及一朝而達之天下則材者爲我用不材者自我去事至而應物來而名以故不下几席而得其情又奚俟於反覆難疑而後用哉况其所用稷契之倫皆出申命故或僉舉有不待於難疑而後可也嗚呼人其果難知邪其人堯也惟堯而後與之合也桀邪惟桀而後與之合也非必不合也人君惟去其如桀者而就其堯者則奚患乎不知堯與桀也固嘗言之

知人納諫君人之第一載也納諫者非有甚患也特患乎人不我諫爾納之與否惟君人之爲之至於知人天下之至難者君能知人萬事畢矣堯舜之所以治繇此道也後世而有作者其能以外此乎

論治水先後

天下之事未始有人之不可爲者也得其理則無不易違其理則無不難方鴻水之爲患也堯求有以治之者可謂急矣然以鯀則不治以禹則治之何哉得其理不得其理而已矣夫水之居於天地之間也猶血氣之周於人之一身也一身之間血氣之流無餘

欠也方水未乂豈有餘乎壅之失其道而特行於地上爾及其既乂又非其欠也導之得其理而遂行於地中也孟子曰智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又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禹之治之豈任智鑿於間哉亦不犯焉而已矣方行地上伯禹治之必有所從始矣浩浩瀚瀚川原爲一吾不知番禺之功何從而施哉後世之人見其功之無涯而不獲其迹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以爲神聖之事非人力之所能致遂引而歸之不可窮詰之域而惟誕之說行矣爲老子者至謂道有所謂金丹之靈得而餌之則可以知萬物之

名究川源之理而禹嘗得之未始不真以爲策雷電而役鬼物也不惟學者疑之始吾於此蓋亦嘗疑之矣於是盡取凡禹貢之傳而讀之則無不以爲禹之施功自下而上始之於冀次之於青徐而終于雍雍土最高故治最後其說也蓋以禹貢之所叙九州之次言之未嘗不笑之也夫上者水之源而下者水之委也上者旣已襄且懷之則下者淹沒而無餘矣今也治之而先乎下萬萬無是理也吾固謂治水者必上流始顧禹亦豈能倒行而逆施哉于乃屏衆傳攝伯禹之書而復之目營手畫於九州之次而不得

其說則復稽之九川之次以求之又不得其說也於是退而求之導山之文而始得其說焉然後信予之所謂始上流者斷不疑矣夫九州之別不在於水工方興之時而番車之工必先於水害尤急之處蓋別州者不緣乎其水而治水者不限乎其州不緣乎水是故荆梁皆及於沱潛沱潛者江漢之別也不限乎州是故壺口必載於梁岐梁岐者梁雍之山也始于梁岐有以見上流之必先及於沱潛有以見下流之居後事不愆矣子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禹曰予隨山而刊木夫濬川刊木必隨乎山者上流始也山豈

可導哉曰導山者導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於江亦自北而南也導汧及岐河之始功也至于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孰曰先後之久而不可見乎濬畎澮以距之川決九川以距諸海先下乎哉抑又求之堯水之害盛者莫過於河濟而短者極於渭洛河之害在於冀兗雍而濟之害在于兗青徐是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始其源洛止於豫渭止於雍是故渭洛則附于河而不待致力蓋河

一治而渭洛自從也且九州之地固非皆苦鴻也有甚者矣淮次于漢漢次于江江次于濟此小大之別也淮之所被者徐而江漢之所被者梁荆揚顧河之害則冀重而雍輕濟之害則徐輕而青重至於江漢則荆揚爲尤督也今治冀而首於雍則治青者必先于徐而治揚荆者先于梁也必矣所謂水之道也夫惟自上而之下故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兗青徐則無山事不愆也若夫九州之次則特沉鴻旣平之後分別疆界陂其餘浸作其平陸平土定賦之叙爾以故自北而東之轉乎南然後折乎西以復于王所而九

川之叙則又貢賦已定而銓次功績之輕重短長先難後易之次爾以故先河漢次江濟而末後於渭洛若夫涇則小而附于渭黑弱則又遐荒而尤大其功尤難故冠之河首俱非治水之先後也是則禹貢之書實非治水作也以定賦而附見伯禹之功也九川之列非出治水之時也乃史官所條難易之次也是故次導山於九州之後而綴九川于導山之尾斯可見矣竊復索之水之功始於河而訖於河首於雍而終於雍徐兗梁荆往來經畧皆非止乎一至今而曰雍土最高而治最後豈理也哉嗟乎禹之決瀆也因

水以爲師神農之爲稽也因苗而爲教鯀之治水惟所以土勝水而不能從其就下之性於是堙其泄以逆犯之而激其怒故一行汨於下而五俱廢上帝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至于殛死禹乃嗣興從而導之九疇乃錫九疇者出于理之自然而非人力私智之所致者也是故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然則伯禹治之豈任智鑿於間哉直不犯焉而已矣嗚呼繇禹而來惟商都河北時或墊圯然而遇圯輒遷故訖無大害春秋之際山崩地震變故畢備然而獨蔑河患則禹之功施于人者亦大矣後世之水患固無以加於伯禹者而一河之患訖未見其可治何邪亦舍順効逆而已崇其防而廬其上此何見歟夫又安知鯀禹之所以爲功哉興利之臣何至殘民而與水爭尺寸以盛涯壩之鬼歟予論治水之叙愴禹之功傷乎世之用鑿而不足以知禹也故重歎之

煬帝水戲

隋煬帝蒙眊輕媮不修政事荒于嬉戲大業間敕學士杜寶常修水飾圖經一十五卷新成以上已會群臣于曲水縱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進於伏羲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大鱸銜籙出翠嬀之

水以授黃帝黃帝齋于玄扈鳳鳥降於洛上丹甲靈
龜銜書出洛以授倉頡堯與舜等坐舟浮河鳳皇負
圖赤龍載籙出河授堯龍馬銜中赤文出河授舜堯
舜觀于河渚值五老人來告帝期堯見四子汾水之
陽舜陶河濱黃龍負黃文符璽之圖出河授舜舜與
百工相和而歌魚躍于水白面魚身長人奉圖而出
授禹舞而入河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原禹從之治
禹鑿龍門疏九河濟江而黃龍負舟玄夷倉水使者
於是以前海經來既又遇兩神女神泉之上帝乙觀
洛黃魚雙躍化爲黑玉帶以赤文周公輔成王舉行
舜禮榮光幕河其類凡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
迭進爲樂嗟乎名教之內其樂固自多矣何至於以
聖賢爲戲不亡何待

貢法非不善

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爲不善哉孟子曰夏后氏
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自治
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助者借民之力
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其七助而徹則公私合併百
畝而取其十畝矣貢者獻也助者藉也至於徹則徹
之而已先王之制名斯可見矣貢何爲不善哉昔者

先王制民之產豈固欲爲之數邪不得已焉爾五十而貢此伯禹之與民約者非可加也盖有損而已今而曰校數歲以爲常豈先王之意哉原禹之法亦曷嘗不本之時邪顧後之人不達其宜而易之以削是故有不善烏可以是而議禹之法乎今也覩戰國貢法之弊而以病禹此何理邪樂歲多取不爲虐豈君子之言哉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是知夏氏雖曰定貢盖亦輔之以補助之政矣何特於周爲亦助哉黃帝之時八家爲井故十利得一爲公田公田之有助亦已久矣何特夏之爲亦

助邪三代取民雖名不同然取之以什一初不變也什一者仁義之政而三代之中行也多乎此則重之於堯禹而入于桀有以傷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則輕之乎堯禹而入於貉無以養乎上而不義皆非三代之中行也惟貢則有末世不善之弊而禹不能逆變於未弊之前助雖有久遠可行之善而周不能專用於已行之後然則周兼貢助而以徹法取之亦時更而事異爾說者故謂周畿內用貢稅夫而無公田視年之上下以爲法畿外用助制公田而不稅夫因民之餘力以治野詩云雨我公田而周禮遂人興耒里

宰歲時合耦于耬旅師聚野之耬粟故耬爲助惟助
爲有公田此則周之用助也令地貢以司徒均地貢
以土均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以年
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用貢也惟其稅畝而用賦則
助之隳已久矣此孟子所以特援詩以明助而不及
貢誠知當時之貢不善而欲滕侯之爲助也夫野九
一而助國中什一俾自賦則畿外之邦亦自內外異
矣雖然皆什一也九一者自井言而什一者自藉言
也自康成匠人之釋謂通率什一爲正而穎達之徒
乃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十而貢一是則助之所取

者重而貢之所取輕矣豈孟子意哉雖然夏商周之
授田一矣而其數不同者則伯禹之時沉菑未遠九
州之土固有見而未作作而未乂者人功未足以盡
地利而可耕之地尚少故家五十畝而授沿歷商周
人力浸廣疆土益闢是故商七十而周則百詩云信
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我彊我理南
東其畝是則其法之略于夏而備於周可知矣皇氏
劉氏乃謂夏之民多故家五十商民稀故七十周民
尤稀故百熊氏則謂夏之政寬故一夫之地稅其半
商政稍急乃稅其七至周煩極故盡稅之而賈公彥

復取六遂上地與夫司徒四等據地之法爲言謂夏之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甸百畝而荒百畝則二百畝而稅百畝是五十而貢也商之助法據六遂上地甸百畝者萊五十故百五十畝而稅一百畝是七十而助也若周之徹則據不易之地百畝而盡稅之是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夫又豈知三易之地周室盡有而六遂之地與司徒之法已不同歟夫不易之地家百畝則遂人之上地田百畝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則遂人之

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則遂人之下地田百畝而萊倍也是何周地益治乃多下地而夏商之世反無也邪况乃遂人上地加萊五十則既異於其說反覆無據則更以爲司徒主鄙言而遂人主野而言徒亦不知六遂加萊司徒三易高下之法豈得以是論之三代之貢助歟夏據一易固有上地商據上地豈無一易之田哉且既曰皆什一而載師之征復而一十而一若二十而三與十二不同者載師之法征也特征於有地之主而非取於井牧之民也嗟夫閭師司稼此貢也非助也以巡野觀稼視

年之上下出歛法則歲以爲常豈夏后之法哉孟子之言蓋以救戰國一時暴取之弊爾今夫九州之貢賦既有每歲之常矣至於它時歲儉境驗乃復有錯出之賦因時制變凶年豈有取盈之理哉惟其後世不善用之知取必於每歲之常而無雜出它等之時者此其所以爲弊而不全歟惟昔

太宗皇帝既平河東制和糴之法是時米斗十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厥後物貴而糴不改遂爲河東世患夫謂河東和糴爲弊政則可謂

太宗皇帝和糴之法不善則不可禹之貢法謂後世不善用之則可謂禹之法不善則不可今也漸於戰國之弊而以之議禹法是乃目熟無鹽白頭窪目之狀而議南威西子非必天下之正色者也吾故曰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爲而不善哉

辨塗山伯益

古往之事學士之言十失而九伯禹娶塗山而立記于巴渝又起祠于陸渾會于塗山而建碣于鍾離復指表於巴渝益先禹死而避啓于箕陰請草陳之

陸渾

乃三塗山故盟會圖云塗山在亳州非塗山國誤矣蘇鶚演義辨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皆置禹廟四者文字音義所云塗山古國禹娶之地然以宣之當塗爲是益謬矣夫巴東縣塗山巫山也以其

近江禹生之地尤非詳紀注

夫禹年二十而事舜舜命繼鯀治水

蓋八載而後鴻水平鴻水平然後作其九州故夏書

云作十有三載乃同九州之同逾狀蓋數年矣方其

作州也實始冀交冀交治然後作青作徐揚年三十

娶于塗山以年計之正當急作徐揚之下故四日而

亟往趨事則娶在壽春之塗明矣

舜受禪時禹纔十餘歲又二十餘年

而娶故曰不韋云三十娶于塗山夫禹之仕不在於舜攝之初亦不接於鯀殛之日其去殛鯀也遠矣十

歲非能治水之時也穎達更謂舜攝之年九州始畢尤踈妄並詳紀中

昔吳伐越隳會

稽得專車之骨使而聞諸孔子孔子以為防風氏之

骨禹致群神於會稽所戮者會稽棟山也一曰塗山

即防山也故傳又云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守封

禹之間塗山之會最近而最後至此帝之所以誅之

則會之塗為會稽之塗明矣

地名改易最為煩亂今宣州南陵之東南有故

當塗城及禹墟記皆以當塗山之國應氏以為禹娶

塗山侯國按今當塗乃太康二年之于湖縣成帝時

以江北之當塗流人在于湖者僑立當塗縣屬淮南

晉州郡志云愍懷之亂琅邪王濬出鎮揚州因渡江

南上金陵建大業衣冠禮樂郡邑之名並隨渡江徙

北地當塗徠江南自東晉始也封禹二山皆在湖州

武堯之諸臣惟彭篋臯陶伯益為最壽臯陶年百有

六而伯益逾二百然計其年亦皆前禹死矣烏有所

-12 118 33 317" data-label="Text">

謂避啓者乎

-12 317 33 904" data-label="Text">

臯陶當高辛氏之末事唐歷虞及禹受禪從而遜之則年百六七十矣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暹事其父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如年二百六

十始及禹之受禪且攷於書何嘗有遜益七年之事
惟臯陶見禹受命之初亦不及禹之沒故其序曰謨
明弼諧言其建謀則明爲輔則合見其德之
止於輔佐而禹之不終遜之也此孟子之失
凡此之類書之則不勝書辨之則有不足辨者聊引其彙觸
而長之可以三隅反矣

小弁序

小弁之詩刺幽王者按其序則太子之傳作焉然稽
孟子乃以爲人子之怨大者何哉夫旣以爲人子之
有怨則是詩不得爲太子之傳作而詩序不出乎孟
子之前矣孟子之言或且妄乎曰不然人子之於親
也惟欲用其情爾於吾親而不得用吾情是故時而

至怨怨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情而已如其傳作之則
是陳義以達其情者高子雖固豈得以爲怨乎惟怨
之生猶煙之方鬱也不有以抒之則其志不能以自
見而爲溝瀆之經矣故必有以抒而合乎義是亦聖
人之所許者惟其非義不得其情此高子所以謂之
小人也孟子曰親之過大不得不怨然則此詩爲人
子之心有稽而作明矣使繇其傳其怨豈得爲愈疏
乎且凱風亦非人爲之作也曰若是則詩序彼皆非
歟曰不然小弁人子之爲詩也詩序聖人之所作也
夫曰刺幽則其義已該矣而說者以爲子之怨父不

可以訓是以託諸其傳而已雖然中山勝趙臺卿俱謂伯奇所作劉更生且以伯奇爲王國子正謂繼母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以信之豈其然乎方幽王之嬖申后而愛伯服將逐其太子宜臼而殺之故太子作是詩而伯奇何稱焉伯奇尹吉之子也吉甫領嗣妻之愬而伯奇黜固似之而非未足登也曹子建惡鳥論云吉甫聽後妻之讒欲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弗得乃作黍離之詩俗云吉甫悟而遊于田見伯奇爲鳥伯勞因體其妻斯固弗信然韓詩亦以黍離爲伯封作則伯封之作黍離也民莫不穀我獨于罹豈其傳之言哉踈踈周道鞠爲茂草豈伯奇之言哉

夏氏戶口

戶口之登耗非必爲國盛衰然昔之覘國者必以民人衆寡爲貧富而論相者亦以近郊戶口爲優劣治亂之迹亦得見諸此也養民者君之職也是故先王以天下爲一家省刑役薄賦歛所以懷保而存撫之者無不至視猶赤子惟恐其生之不蕃也成周之時司徒以保息愛養萬民歲終登籍則王拜而受之鄉官稽比較登其事尤悉故成王時生齒之息至千

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有七十三幽厲之亂黎民凋喪抵莊王十三年五千里外已非天子之御自公侯達民止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有二十三而諸侯之國猶千二百桓公二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干戈鼎沸民不聊生故其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民蓋以身而爲累矣已則又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則復以家而爲累矣如此則奚望乎人之蕃息也自時厥後戰國縱橫生民魚肉秦築長城四十餘萬阿旁驪山七十餘萬伊闕之敗首斬二十四萬長平之戰死者亦四十萬餘如十萬數萬若五七萬莫可殫紀然

如七國之戍猶五百有餘萬秦項殘鷲斬殺無藝漢初平城兵才說三十萬而人之以萬數者僅逾二百逮孝文時六十年間休養生息煙火萬里不幸武帝窮奢黷武末年海內虛耗太半所謂代天地司牧者固如是邪降魏訖周或離或合蓋不足比齊高置校籍官約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有八隨氏平陳有戶僅四百萬二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即後周數大業二年乃至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煬帝承之遂恣荒淫首營洛邑月没丁二百萬導洛穿淮引沁通涿還築長城率逾百萬丁男不足充以婦女亡死太半倍之

大業之季乃至十室九空身喪國滅

北史云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

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達于河自汲引河達于淮

唐氏承之正觀末

年戶猶不三百萬迨終天寶唐興百四十載而人戶

僅比于隨乾元三年戶三百一十萬四千七百二十

六時一百九十六州課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課戶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

肅宗即位較戶籍祿山一亂損戶五百餘萬唐志無三千字五年之間三又失其

二矣所以然者徒肉以一楊太真外一李林甫爾成

難敗易可傷也哉通典天寶十四年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九唐志開元二十

八年戶亦止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獨通鑒言天寶初天下奏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三十四

口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八二書莫見然我仁宗皇帝時三司所上亦載唐戶九百六十萬九十

一百五十四蓋為有據乾元三年校天寶損戶五百

八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損口三千五百九十二

萬八千七百二十三當是時雖河朔強梁民版不入

平使其其半亦亡其半矣以此校之通典為實僅少

七百然唐志言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六萬一千四百

八十四又少十萬則知歷代最數無非大約方永嶽

中天下進戶多上問戶部高履行隋唐戶因奏大業

八百餘萬今戶三百餘萬及開元大蝗戶口逃散始

用宇文融檢括招携才得入十餘萬自是州縣率相偽增代宗之時戶部戶最二

百九十餘萬稍復生息口千六百九十餘萬至元和初合方鎮

戶才百四十有四萬奈何憲宗弗之或恤勤兵培割

閩越之俗乃至計產而育民迫餒饑往往相食嗚呼

各史

卷六

十一

全繇橫斂李勃每為言而憲宗且不省方時氓民雖欲求同草木自生自死於天地間不可得也或曰有盛必衰有成必毀此天地之數也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隨高祖而煬帝繼之唐明皇而祿兒繼之盈極復虧固非人所能遏此胡寅所以謂博古者言自古人君養民至千萬戶則止謂三代不之見兩漢而下誠未有溢此者何獨不經而乃不知漢元始間戶至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二年口五十九千九百永壽三年亦至一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世紀元始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永壽戶千六百七萬九

百我宋寶元之元戶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

七編年一千一百一十萬寶訓慶曆二年乃至千二

百三十萬七千六百有四十嘉祐三年一千八十二萬五千五百八十見長

編六年增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九十七客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

八年乃至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熙寧十

年至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呂祖謙數元豐二

年千三百九十萬見曾鞏及太祖皇帝總序何獨不之見哉仁宗皇帝

嘗讀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問侍臣天下民籍梅詢不能對乃詔三司編修院檢閱

前漢以來戶口上之國家首繼五季衰殘太祖皇帝初年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八戶才九十六萬

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戶三百九萬五百有四洎章聖天禧間戶已八百

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安養之效若此建隆元年吏部格取諸道見在官戶口增耗為州升降未幾罷

在漢長吏以戶最課故州縣希旨攤逃瘦蔽多以客而為主若為增者故伏無忌記每帝之即位戶口墾撮之田大數以見滋減帝以後且不復較則固其大略者孝平以來莽眉繼起存者不十二三孝桓而後中卓迭作存者十一二矣民哉民哉不殆於無生哉嘗竊蔽之唐虞伯禹升平者三百載而自湯至盤庚且二百年保民之主世出固非後世無事淺促者比戶籍于時又豈千萬而已邪然稽之傳禹平水後口才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雖云堯代

水土初平民戶未息然塗山之會贄者萬國不以侯伯曷有甫千口而可國者人民財用在天地之間亦血氣之周於人之一身也豈有餘不足哉以隨平陳不三年而戶之增者五百萬雖云時平滋息亦豈能若是遽此則文帝好為吏事郡縣竭力按括所至雖能驟致富強而大業之亂已瓦解不可復故朝廷雖極富而郡縣以極貧兵籍至繁而民力以至困民之膏血今日已盡而明日之兵亦竭矣

魏太和間民苦戶調至更相隱

月三五十家而共一戶楊炎括隱戶輒四四百萬而民以重困開元中宇文融檢括匿戶羨田一歲之間至收入百萬畝而生民之力亦盡戶最何得而視為實若古先王與民為生後

世不能與之爲生則聽其自爲生亦已矣又從腴苦之征科日來疾視拊斂苟不至貧感潰敗者不已此無以爲三者所以于是亦輕用其生于垂亡隕絕之餘疾視其上而所依依不忍之意如先王之季者豈惟民之罪哉昔簡子爲保鄆而尹鐸捐戶數以寬民及韓魏亂而襄子獨免則前日之寬民者所以爲襄子一旦之歸也民何罪哉虞夏之民養之旣至教之又悉而無札瘥兵革之禍父子祖孫貫十數世爲太平氓代天地之職者斯無媿矣故曰保民而王不能保臣民何爲保王哉

關龍逢

桀紂事多過實

凡事出於千百載之下不幸而不知其詳則宜疑以傳疑何至妄爲之說哉關龍逢桀之大夫也其當時之死君臣之間必有曲折第後世不得而聞之爾而爲說者必從而溢之其可信邪竊嘗求之逢之入諫也豈爲溢惡之言哉上下之交亦有間言者矣其在竹書始以爲諫瑤臺新序則以爲諫酒池然其爲諫一也及其死也韓子以爲傷其四肢而劉向則以爲拘之其事爲疑然至符子則復以爲就炮烙孰爲信邪夫其說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龍逢

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爲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之冠危石而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蹙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吾觀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赴炮烙逮汲冢張華書則更以爲諫長夜之宮而薦之以必亡之語桀曰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以爲祆言遂殺之夫危石春冰言之不倫顧豈逢之

語而炮烙之事攷之書則紂之行不聞其爲桀也大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紀等倒拽九牛撫梁易柱引鈎申索握鐵流湯傾宮瑤室與夫璿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騎行炙酒池糟丘脯林肉圃宮中九市牛飲三千丘鳴鬼哭山走石泣兩日並出以人食獸六月獵西山以百二十日爲夜等事紂爲如是而謂桀亦如是是豈其俱然哉

外紀用此王充云旣牛飲

則必虎食矣若池在中庭非長夜矣車行酒則非池矣騎行炙則非林矣殆傾酒地上旁流如池掛肉林中恣人取食戲走其中故云裸逐言无節度爾昔周公告康叔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无是說也使果引鈎伸索倒拽九牛此但力爾何預於亡而爲至惡邪合夫吞珠給吏一事也韓子

以爲伍員國事以爲張丑弓影致疾一事也風俗通以爲杜宣晉史以爲樂廣之客抱舊出灌一事也莊子以爲漢陰丈人說死以爲衛之五丈夫逆旅人勸就國太公也說苑則云鄭桓公寒且作襦韓康伯也別傳則云張蕪誨爲長者太史公謂渤海守於宣帝褚生以爲北海守於武帝化不孝子仇覽傳謂蒲亭長於陳元謝丞書以爲陽遂亭長於羊元挑土梗語戰國策謂蘇秦於李兌史記謂蘇代於孟嘗君體寢石有熊渠繇基李廣之異獻壽藥有荆王燕王漢武之殊而獻空籠亦有淳于髡蔡無澤之不同流傳轉

妄莫可爲紀

新序楚熊渠見寢石以爲虎射之沒衛韓詩亦云沒金呂覽論衛則曰由基見

寢石以爲兕射之飲羽漢書西京雜記則以爲李廣鮑昭古詩注則又謂景公造弓体石梁飲羽○戰國策有獻不死藥於荆王中射士奪而食之王欲殺士對曰若殺臣是死藥矣遂不殺漢武內傳則以爲東方朔帝欲殺之云云類說則云有語不死之藥於燕王人既死尚求其藥○國事蔡無澤獻鴿于齊中途失之以空籠獻而君厚待一以爲淳于髡於楚王以至芻說稗官此類尤煩

如廣異記玄恠錄俱有妻筆投果之言

記言開元中有張李同學

道李厭而歸仕至大理後謁張張饌之而李妻持筆不敢言投以林擒至歸猶在錄則謂王恭伯謁裴湛見其妻持筆投以朱李逸史仙傳拾遺俱有筮侯爲婚之事史

爲盧李二生拾遺以爲崔宇過薛肇而集異記韋侍

御華山遇老翁引見諸祖姑及阿婆等乃逸史楊越

公六代孫事乃若爛柯流紅鸚女等事說各不一大抵文人說士喜相倣撰以悅流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描前模古甘隨人後而不自病其妄也爛柯事述異記

則云王質入信都石室山遇童子棊東陽等記則云鼓琴而歌異苑廣異記等則謂有入山者見二老樗蒲柱鞭看之俄鞭爛鞍朽○流紅事乃盧渥見雲溪友議及本事詩及張子京記為于祐北夢瑣言則以為李茵遇鬼雲芳子許作宮嬪而驚女墳在麗情集以為姚王京南史乃王整之女衛敬瑜之妻也

言桀紂者特類於此昔祖伊始謫于紂也惟曰淫戲自絕而已及武王數之新涉剖賢炙忠剔孕斯已甚矣而史傳復有醢鬼脯鄂之文六韜更出剗心等三十有七章焉故子貢曰紂之不道不如是之甚也史記紂醢

九侯脯鄂侯明堂位云脯鬼侯以享諸侯呂春秋亦謂殺梅伯醢之殺鬼侯脯之以禮諸侯於廟鬼侯者九侯也而淮南子以為醢九侯之女菹梅伯之階春秋繁露云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瓌則非殺鬼侯矣外紀云九侯入女于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而并脯之盖出世紀豈台嘗言之揚善毋過辭抑惡毋足盡信鄂一作邪非

過飾揚善而過辭則人弗信抑惡而過飾則人弗戒夏桀之惡好貨便佞戮諫嬖嬖嬉一事足以亡矣說者又何必過為之說而俚人之不戒哉汲冢古文冊書云桀飾傾宮起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而淮尸二子乃云為象廊玉牀至謂其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植杜槁而罅裂容臺搖而掩覆群犬獐而入淵

豕銜蓐而席隩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曼聲蜃炭內
闕而不歌飛鳥鍛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洼水
田無立苗路無莎蒨金積折廉壁襲無理豈非過甚

之言乎

老子云世之將喪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

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
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大夫隱遁而不言群臣推意
而壞常邪人諂而陰謀骨肉疎而不附田无立苗路
无緩步金積折廉壁襲无羸殼龜无

腹箬筮曰施云云盖因此而演之 韓嬰詩傳更謂

糟丘足望十里管子載言女樂三萬晨譟端門而聞
于三衢衆言殺亂盖曰不如是不足謂之桀爾徒使
後世庸君僻主多謂不義聞諫則拒曰吾之罪未至
於桀也豈不失諸故凡言桀紂之事者吾不敢盡信

也

伐桀升陟辨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湯之得天下也以仁而桀之失
天下也以不仁以仁存心豈有利於間哉應順天人
不得已焉爾孔子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
陟遂與桀戰鳴條之野夫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居
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陟又出其西南河曲
之南其去亳與安邑也遠矣湯之致伐乃不從東逕
擣安邑乃從下反上至於陟而反下乃趨鳴條何邪
此仁人之師也夫師必兼行而倍道今也不然而反

迂迴遠餉以出於陞蓋將以示桀衆而使之知備焉
爾以故桀得出而逆戰於鳴條之野事可明也嗟夫
伐人之國又有仁焉予於升陞見之矣而孔安國乃
以爲升道自陞以出桀之不意仁人之師固出不意
而襲人乎應天順人猶有慙德襲人不意而何以爲
湯乎且旣曰出不意矣而故反倍道而緩期邪其不
然必也夫襲非用兵之道九伐之法無有也春秋之
書襲特以見君人而行盜賊之事爾齊之技擊不可
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人之銳
士秦人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

固不可以對湯武之仁義制節之兵已不事於詐譎
而况仁義之師乎劉子政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乏其
職貢以觀其動桀怒召九夷之師九夷之師皆至尹
曰未可也明年又乏之召九夷夷不副矣於是興師
以伐之仁人之師曷嘗不以正哉而或者猶曰兵行
詭道有險可據彼不知恃我則據之有釁可乘彼不
知備我則乘之用兵之道期於取勝而已它匪計也
是故古者伐國不問仁人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方天
所贊李靖能因之遂破吐渾宋襄公不能乘之而徒
守區區之仁義果敗於泓湯之所以繇陞蓋出此道

斯亦繆矣李靖曰正兵受之君奇兵將所有晉羊叔子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有交兵必剋日乃爲戰不爲掩襲陸抗對境行人不絕抗每告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自服也以祐且爾况湯武之師乎詭道兵家之所有也臨危赴急所以濟其不及者是亦將家之事爾而湯奚事邪始湯之得尹也爰問之曰桀惡甚吾將伐之也如之何對曰可也而非可悖也予其爲子往規之於是適夏告以君民之相須者而桀弗惠乃大淫昏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尹旣反而復徃爲之酒保思

入其誨而桀任是暴德誕爲厥佚尹始醜夏復歸商而說之以伐夏故曰伊尹相湯伐桀知伐桀者非湯也伐桀非湯則其爲伊尹矣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則天下之民欲其亡也久矣尹湯固不得而已也戰鳴條而後誓非豫戒之兵也兵不豫戒衆志協也衆志協而尚伺人之不意乎然則桀之失天下非湯取之明矣天取之也天何以取之民取之也民取之則天取之天取之則湯取之矣湯豈容心於間哉因民而已故曰湯放桀所以定禹功也襲人之兵五伯不爲而謂湯爲之乎嗚呼孔氏漢儒之冠冕也其於書

亦多罔矣謂文王內秉王心陽率諸侯事紂而武王之會盟津爲卜諸侯伐商之心旣乃退而示弱且謂四岳爲不得已薦舜而湯出桀之不意率繇妄度嗟乎天下之妄說叵勝窮哉前史氏言高定七歲問父郢以湯伐君事父曰應天順人定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此順人乎小子之言君子至今誦之而乃不詳其爲啓誓非湯誓也彼皇甫謐者更以爲桀醉不寤而湯伐之其足徵歟

夫出不意則桀不得出戰於鳴條矣地西北高而師在亳之西故曰外言春秋云湯與伊尹盟滅夏復往觀曠夏听於未嬉未嬉曰昔天夢兩日相爲闕西方口勝東日不勝尹以告湯商涸旱猶發師

以信伊尹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外紀亦云景毫之命湯自把鉞費昌爲御而伐桀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王荆公乃以隔爲山謂升高而戰非地利以人和也夫恃人和而行師於不利之地豈人情也哉穎達更謂湯嘗爲臣慚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久不事紂故顯然致罰尤妄

湯遜解卜隨○務光許繇在四岳中

莊子曰湯伐桀因卜隨而謀之不對又因務光而謀乃用伊尹克商之後遜於卜隨隨投桐水又遜于光光投盧水而死亦詳呂氏離俗覽云紀佗聞之恐其及已帥弟子踐于窾水三年申屠狄者聞之爰蹈于河故列僊傳言湯伐桀因務光而謀光怒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遜之於光光遂石而自沉盧水狄商時人鵝冠

子云申屠易以世溷濁負石投河故墨子有申屠投河河伯分流之說皇甫謐以務光爲黃帝時而韓嬰劉向以爲崔嘉謀之狄稱子胥洩冶以對大率難信矣夫湯之伐豈其所欲哉

應順天人拯民水火而已雖然其義則應順天人而其事則臣伐君也是故放桀而後有慚德而無喜色蓋湯之意躬以自厚誠恐啓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因以爲利而叛其君者將以台爲口實云爾然則湯之心豈以應順天人而自是哉惟不以應順天人而自是此仲虺之所以陳諭引義而廣釋之深有懼夫湯之憂媿不已而有害維新之政且將以破天下後世之見惑者嗟乎以湯勇智豈以天下動其心哉其克

商而遜之蓋有之矣彼卞隨務光其何以承之邪昔有堯嘗遜天下於許繇繇耻之而不受退逃箕山莊周稱之且以爲有子州支甫者亦蒙堯禪而舜亦嘗以天下遜之子州支伯與夫善卷北人無擇若石戶之農又有狐不偕者亦以爲不受堯禪投河而死茲蓋戰國之際分義不明君臣相賊故周之論惟有所激然聖人之授天下豈如是輕哉此太史公所以致疑於卞務而以許繇之事爲虛語夫以天下遜此堯之至德也堯知天下之將爭且亂而欲以遜禪示天下後世之標則久矣其非一日也豈惟其子之不肖

哉朱而不肖九子而俱不肖乎且舜之未見也其遜固非一人矣其遜四岳也則許繇已在其列矣許四岳之祚也說者又奚必為異而以堯之禪為虛哉昭羅文云治天下者必曰陶唐氏有虞氏嗣天下者必誠曰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陶虞氏為聖人而朱均為不肖矣天下知朱均之不肖而不知肖否不在朱均在陶虞用朱均於不肖也陶虞將推大器於公也胡以不肖名而廢之然後俾家不自我而家子不自我而子而不係乎朱均之肖否也朱均蒙不肖名於後世也許繇之迹蓋甚章著非寓言者呂正獻云許繇不可謂無其人蓋有見也雖然事有大惑不可以不析墨子書言湯以天下遜務光既而使

人謂之曰湯者伐桀而遜於子欲加惡名於子也光耻之遂投清泠之淵其在韓子亦云然則斯舉也果

姑制為之名邪湯無是也

說林云湯伐桀恐天下言已之貪也讓之務光恐光

之受之也乃使人說之云云此以小人腹而度之者列仙傳云務光耳長七寸即務光也荀子作牟光類林逸士傳云禹聘之為上卿光投于河韓子亦云投于河而企傳以為武丁欲相之投于梁水皇甫謐又以為黃帝時人甚不一如此廬水在右北平桐水在潁川或云在范陽清泠水在南陽西鄂周下云此

人無擇所投

至周書殷祝解則復以為桀遜湯之王位說

者疑焉而墨子且謂夏桀既比湯欲比迹堯舜乃制夏人為之推遜豈其然邪噫嘻隋氏以唐王為相國加之九錫而高祖以為魏晉繁文卻之不受斯可尚矣然以兵取而必欲云受禪於隋則猶未免末世之弊陋也此成湯之事所以至末世為可言歟

小人勿用

易何爲而作乎爲小人而作也春秋何爲而作乎爲小人而作也小人之患何世無之不幸世衰封君世辭惑於聽察往往問君子於小人致其舞手蹈足於尺宅之前稔惡連禍無所遮避有似黎丘之鬼指以小人往往左右顧而不得見當此之時亦可謂危矣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夫小人女子一皆陰類其肅殺之氣中於人也如商飈素雨受其害者日深月慘皆不得而知之自外視之固有似柔脆不能以自立而其爲患則莫之禦

也小子學易抑嘗卽山澤之象而得聖人之寄矣少男少女艮兌之正也而其費乃至於爲妾爲閹寺閹寺男之賤而妾者女之賤也彼以一陰爲悅乎外此以二陰爲阻乎內陰幽險陂其事正如此也雖然上之人固有能知之矣然每弗之去而每近之者惟見善之不明與用心之不剛耽佚樂而好輒媚爾天下固未嘗一日無君子亦未嘗一日無小人也惟所御之而已御得其道則君子之道勝而小人從之化御失其道則小人之勢盛而君子從之去此安危治亂之所繇分也君子小人義利之間果非甚難知也君

子懷義小人懷利懷義者難進而易退懷利者易進而難退難進惟不苟合易進惟巧迎逢不苟合者人之所嫌而巧逢迎者人之所喜喜故易親嫌故易踈易踈則責之備易親則待之恕待之恕則一遂足以蓋百非而百欺不足以爲戾責之備則扶天之德不能蔽纖芥之踈一日之違可以沒千朝之績蓋責之備者每不以爲君子而待之恕者常不疑其小人二者旣渾則順已者必親而恪正者必遠理勢然也苟簡以鳩其身快暫而亡後恤此人之常情也是以中材之主常遠君子而近小人小人樂有爲器近而功

速君子行其所無事業遠下而道似踈是以喜功不好要之君常好任用小人而每至於速亂也君子有所恤小人無所耻有恤故每有所忍不耻故無所不爲是以小人常勝而君子常窮此天下見治之所以常希闊也伊摯夏庖而興商姜牙商屠以王武百里奚虞之亡虜而霸秦韓信楚之亡卒而成漢荀彧袁紹之棄臣而強魏燕之強也樂毅去魏魏之起也崔浩辭晉此七君得之而十興彼此主去之而七喪何如是之憲憲也失度位而有扈伐狐攻專而驩兜放成駒權而三苗竄侯侈佞而桀奔左強諛而紂折優旃

用而晉禍寺貂任而齊危惠廢委而宋亂是數君者
其好任小人則均而其身及於禍則又等也易曰小
人勿用必亂邦也使小人而可用則何亡國敗家之
有此先聖明王之所以嚴防而切戒之夫豈得已邪禍
天下之首壞國喪家之具誠無先乎此也諸葛武侯
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繇興也親小人遠賢
人此後漢之所繇亡也故權德輿論西漢之亡以張
禹東漢訖錄始胡廣而崔群亦謂罷九齡而相林甫
則開元之治亂已分矣夫一賢制千里之命而一佞
亦足以亡國君子小人之消長實爲天下之戚休治

亂之隨迅逾響答去任之際渠可以不遴之邪善乎
富鄭公之言曰天子無職事惟審辨君子小人而進
退之此天子之職也若唐德宗亦可謂昧已職矣蕭
陸姜湯毫釐之忤負已彌天而韓竇之徒每至以功
目罪是不亦以待小人之術待君子而以禮君子之
具禮小人乎烏得不亂君天下者其可不深戒於此
而佚樂輒媚之是好邪

狐攻韓非說難作狐難
成駒陰經作成均字誤

路史絕筆

昔湯遷九鼎于亳至大回而有慙德武王布車遷九
鼎于三巫及鹿丘而不進義士非之是以聖人刊書

於君道則首以二典於臣道則始之兩謨皆以若稽古之言命之至商周氏之書俱不蒙焉豈非以堯舜禹臯益稷之事爲可稽而商周之君臣有不足法歟

曰若引辭李九陽德殿賦云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李善引書皆作粵乃古書也若稽猶曰謹按云爾非訓順與如也兩謨者益稷合於臯陶謨故門人於堯曰之篇上記帝王之所以得天下在予一人以上下言帝王所以爲治之道謹權量以

下於堯舜禹則贊其執中至湯武則惟稱其罪已湯不執中邪蓋門人之學所得於聖人之意者如是此則路史之所以爲終也且作會而民始叛五典繇是而薄矣有虞氏紀論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

紀論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其以是觀之論語堯曰之說書獨

不錄堯言禹謨所記乃帝舜命禹之言湯誥亦無成湯萬方有罪至以尔萬方之語蓋聖人所見之博互爲存去也或以爲兩有脫錯妄矣嗚呼聖人之心其所以待天下者

亦深而所以待後世亦厚矣唐虞之時爲君者揖遜乎其上爲臣者訐謨乎其下天下未嘗爭且亂也湯

武固聖矣然其事則放焉殺焉伊周固忠矣然其事則放焉攝焉不幸而不變必湯武伊周爲之則忠且

聖也或聞之不詳其事而襲其迹其能保其終無爭且亂邪是聖人以堯舜望天下後世之君而不願其

爲湯武之君以禹臯益稷望天下後世之臣而不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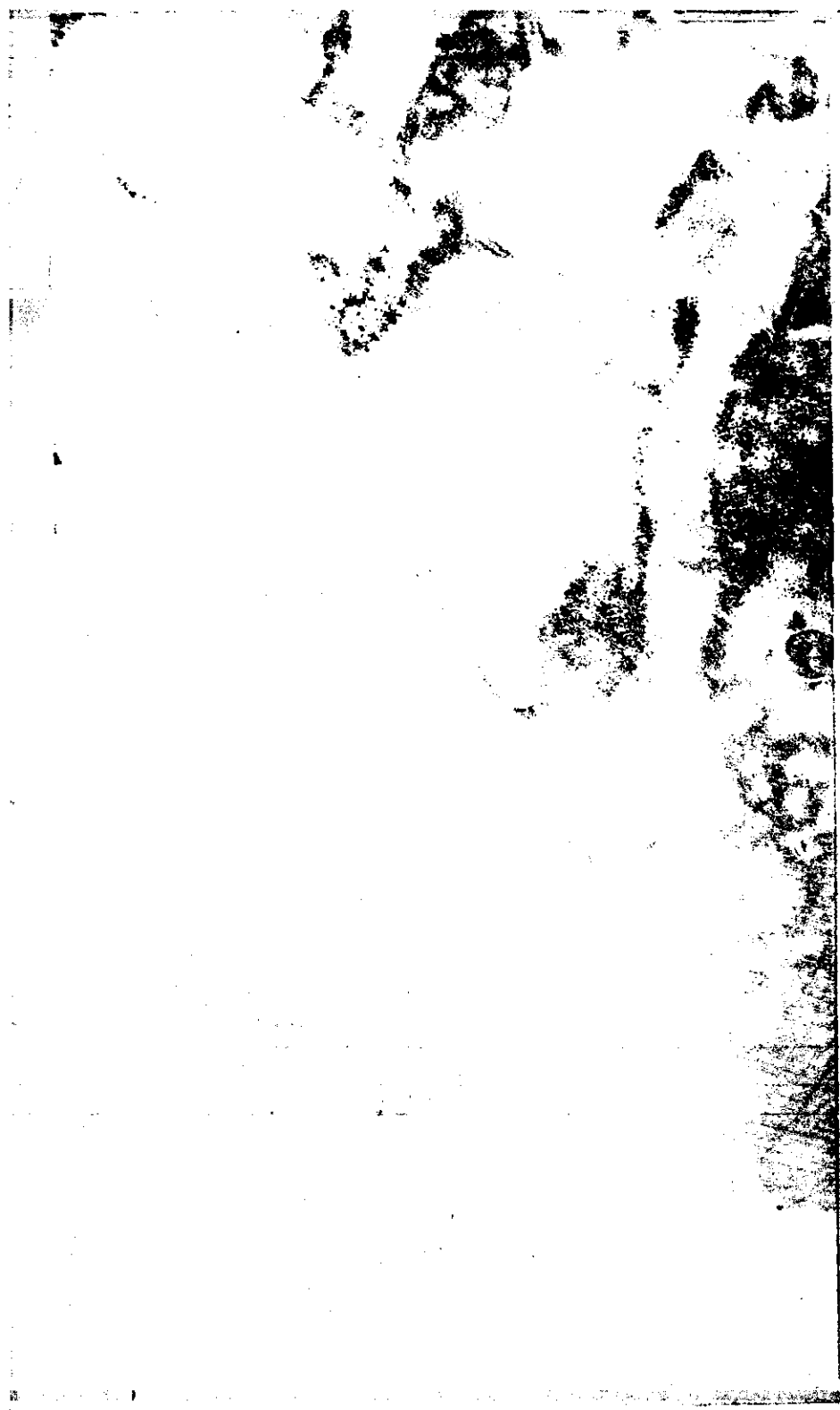
其爲伊周之臣其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深且厚也後世學士不知出此而乃以爲詩書始終之序皆出偶然無意至溫公作稽古錄爰始伏羲而終孔子遂以湯武千之豈聖人之旨哉不然篤信明義崇德報功之前非台敢稽

才學識史氏之三長雖然才者衆所同而識者不千一於其不千一之中而復得其高且遠者安得不歛衽而敬歎哉今夫一計而上殘篇斷賦稗官小說與夫一言一句之可錄者俱足以稱才而荀楊鼂董韓柳歐蘇之徒其爲識猶有不至則夫所謂三長有冠屨之不侔者自非切而刻苦博友求師渴焉而不得其說者烏足以知之予爲學四十年於書蓋無所不觀於文蓋無所不愛有觸於目必致其難其有按經據傳而終不得於予心者多矣如六經之始終性道之淵源先賢論說千種百端固有終不得其說者矣

今觀羅氏路史與夫發揮之書稽疑發奧默然有契於予心者又何多也詳其議論大抵皆必然有不可變之議而不爲兩可之辭如詩書易春秋之所以始終之說皇帝王之事業之所以因革之論皆超然卓絕窮聖人之本心而前賢之不克究者噫一何識學高遠之如是耶夫逃虛空者聞足音蛩然而喜挈竿擊鼓求亡子者窮山越海而不之得一旦悠然而遇之塗其爲悅可勝旣邪予非知長源者蓋以用心獨苦嘗求之嘗不得矣而長源一旦先得我心之所同夫又安得而不敬歎哉道之所在亦何間於遠近之與今古非先賢之學有不至特以理學高遠將智識有所未詣耳理之所在固不可掩得路史者猷觀熟復冰釋理順死可以無憾矣彼泯泯紛紛好爲異論者請試卽而嘗之吾知六筮八珍有不足以諭其快矣幸勿囂囂矜其舉子之習而胥動於誇毗可也淳熙九年長至日靜江憲屬曾大鼎書

路史發揮卷之六

終



路史餘論

目錄

第一卷

路大之訓

海國

八會文之初

太素之年

杜宇鰲令

五勝相感

五龍紀

野义落察

第二卷

重卦伏羲

書契說

九井烈山

事始

請雨書

赤松石室

皐禘古祀女媧

臘蜡異

先飯

書炎陵

第三卷

許繇

夷齊首山

五旗五麾

五行納甲說

鼓吹

神荼鬱律

鸞翳

拓跋氏

鍾鼎

井田之法

第四卷

渚爲陵

五祀

解薦

好學釋者不能惑

俗士不可爲史

經鍾說

孿生坼鬪

天地合祭

燔瘞無玉

天地各兩牲

第五卷

上帝

六宗

魯郊覈

商周之際

麟之本說

麟難

騶虞續

春秋用周正

第六卷

孔子生日

鮮卑烏丸

唐國慶都

平章百姓

九族

七廟

堯水不禱

星次

書唐月令

沈璧

第七卷

莫莢

五老人

陵臺

繇余氏

去凶年

呂梁碑

歷山

大尉

小人之過必文

瞽叟殺人

第八卷

卽位書元非春秋始立法

原尸

鑾車

舜帝無爲

禹臯戒舜

賡歌

堂上下樂說

南風之詩

舜爲法於天下

有天下而不與

第九卷

西王母

黃陵湘妃

女英臺

鄧至 爰劔

黃熊

啓母石

無支祁

四載

九藪

奠高山大川

第十卷

雲夢

汴

敷淺原

三江詳證

九江詳證

汎涕

息壤

龍負

十日

天門

餘論目錄終

路史餘論卷第一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路大之訓

太常主簿劉君清之逮泌之史何以謂路謾按爾雅路之訓大路寢路朝路門路鼓路車路服皆以大爲之稱路朝路寢亦或用露故或者謂設之路側云露之外惟弗得其說爾夫路之所以謂大者叵不知也据遂人職自遂上之徑至於川上之路凡五鄭氏謂

徑通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其說蓋本匠人主城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之經涂野涂以爲都之經涂差之諸侯之環涂五軌野涂三軌都之環涂野涂皆三軌則遂人之路容三軌道容二軌以至徑容牛馬理宜然也又接宮中街謂之壺廟中路謂之唐而堂涂謂之陣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爲之劇旁四達爲衢五達爲康六達爲莊七達劇驂八達爲之崇期九達爲達涂莫枝於達莫小於徑莫大於路故兎置言在彼中達在彼中林以中林之德晦中

達之德顯也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作好之利小作惡之害大也涂一曰旅亦謂之行所謂旅樹微行者國語司空視涂蓋藏其數而周禮量人掌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欲知所達遠近修否也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路史者亦大史之云爾公曰善是皇王大紀之義也無以易

海國

從北塞下仰視仰極且在人北凶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復北高而南下日月之道亦復在上從日南縱望斗南諸星仍復在南日月之道亦復在上會

稽流沙乃九州東西極際今從流沙之西視日小大與會稽海上無異烏弋之國去長安萬二千里西行百日至於條支國臨西海問之惟云長老傳聞有昆崙山未有至者韓愈送嶺南節度使書云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獵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雖未究悉而佛告阿難閻浮提海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二千三百所其餘小洲在諸海中或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五十蓋有之矣大食之國在珠厓南其王使船齎糧南去窮之八年不極其

西南岸計糧有限途取莫繼而還八極之際何可得而既邪

八會文之初

三乾天也本乎三畫之三天字本只如此古文作云非謂一而大與乾同音故

梵語竺乾為竺天班固以天竺為乾竺釋名云天顯也在上高顯也以舌腹言之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遠故異域有狄因切近以賴人亦為此音也 地也本乎六畫之三

父母之道也古文坤字見漢服志古文又以為順字坤順也天陽物故天乾一音地陰物

故坤地兩號 水坎也本乎二篆為水一居中 火離也本乎三男女

之道也篆為火二居中 水內景故一在內火外景故一在外

天地自然之理不可易也而亦不可得也予嘗以智

索之而不可得以離朱索之而不可得以子野索之而不可得三索之而不得也乃以罔象索之而得焉故忍與流俗言也今夫困有中孚之象☱而非有小過之象焉☱故其繇曰信及豚魚又曰非鳥離之鯤化爲鵬正爲是也困近坎非近離此可與流俗言哉後世非爲飛而困爲鼎流爲蜚淵已失之矣而李騰乃云鼎朱爲非反非爲鼎此何等語邪非古之飛蜚蔡湛頌與孔耽碑皆以飛爲是非字古通用也吾聞南丹洞陽上館爲學士王龍賜說玉字之訣皆諸天內音非玄之炁自然成結八角垂芒精光亂視道君說徧皇人注之赤明

玉帝於北土煉文亦火瑩發於字形瑤林枝葉皆成紫書而三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諸僊皆謂鳥迹之始迨夫四目開運爰復甄符闡祕以惠黎元而天地之妙始黨莠而不可制矣蒼牙法龍而書契作伯牛睹穗而時令放玄律體雲少顛鸞皇高陽科斗玉子僊書八眉龜兆伯禹象形牟光倒薤呂尚連錦周佚虎書史籀複篆伯氏瑀及子韋轉宿雖其屢變而俱本自然至於相期刻符趙魏芝英與古始離又變而爲上谷之羽人八分元岑之尚方徒隸與夫肝陽佐書主父行橐而或失其真矣然其天地自然

之妙猶或存者頃予嘗病世之說文字破碎大道胡
言漢嗽爛呷儋拏而不可爲解使後之人不幸不見
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逮觀童氏錢書王球集古若
薛氏之鍾鼎款識洪公隸纂隸續之書乃知往聖心
畫猶有遺者於是自慶曰天地之純何嘗而不存乎
史皇羲氏之意斯亦可以見矣世徒罪斯變古斯知
草創豈能變古哉人自不之思爾若夫瓊羽之門連
福之書四司所保青空揀名固玄名不著者之不得
而闕也吾而闕之抑不知天帝之揀之邪其譴之邪

揀

音策

太素之年

按春秋命曆敘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
歲分爲十紀漢嘉平中沛相計椽陳晃上言曆元不
正謂自開闢至獲麟凡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
十六歲故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云二百七十六萬
歲每紀爲二十七萬六千年廣雅因之均爲荒誕按
禮含文嘉推以上元爲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
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是爲曆本故鄭玄云
上元者太素以來所求之年也唐李淳風推自麟德
元年甲子上距上元甲子積纔二十六萬九千八百

八十載而僧一行以太衍數推上元甲子積距開元甲子亦止得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有四十是其日數也然則太素以來之年從可知矣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莖此道之根本也惟蹟於曆數之理者能知之近世邵堯夫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爲一會云自開闢至堯正當其中數故名雍字堯夫後世必有辨其學者以今釋氏又有所謂祕法華三卷者言開闢以來悉本廣雅而增益之譎妄尤甚其徒更鬼神之以誑流俗每見士夫更問不知其淺陋也且以疏仡之紀始自黃帝於今不滿四千歲爾稍知氣數諸說廢矣何卷帙紛糾之足惑乎

杜宇鰲令

按諸蜀記杜宇末年遜位鰲令鰲令者荆人也舊說魚鳧畋于湔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墮曰杜宇爲西海君自立爲蜀王號望帝徙都于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岷山爲蓄牧南中爲園苑時鰲令死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望帝以之爲相後禮以國去之隱於西山民俗思

之時適二月田鵲方鳴因號杜鵑以志其隱去之期
一云宇禮之而淫其妻耻之死爲子雋故蜀人聞之
皆起曰我望帝也杜甫每每起歎所謂杜宇曾爲曹
帝王者据風俗通等鰲令化從井出旣死尸逆江至
岷山下起見望帝時巫山擁江蜀洪水望帝令令鑿
之蜀始陸處以爲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令從
而禮焉是爲蜀開明氏年號萬通生蘆保亦號開明
時武都出五力士輔之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
開明尚始去帝號稱王治成都自開明五世開明尚
始立宗廟于蜀則猶在五帝時以今蜀記望帝遠記

周襄王至鰲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當始皇時
號蜀蘆子霸王夫始皇時蜀滅久矣記言儀錯伐蜀
蜀王開明據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樂史云在彭山
縣則是張儀滅之也鰲水名也字一作鼈音別縣在
牂柯集韻音幣而刺史乃秦官故王充劉知幾以子
雲之紀杜魄荆尸爲妄鰲令亦作鼈靈墓在郫西五
里

五勝相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至精交感應不待召予求五運
譯之路史詳矣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

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獺膽分盃
膽鳴釜豕灰
傳漏啄木愈齧區湯引妳鴟枝速語堂娘之氣含之
出火丘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兔走箴綴丹
帶而虵去狗舐壑而疊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萬應不
齊固亦有其故矣蟾切玉橘明珠油鑽針薑解茶
葦化牛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礮錫以茄畫暈
以蘆酒油以蜜濯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鯨雛蓋不
得而誣也今夫魴甌裂毒硫盃毀熱薑磁免爆礬線
不熱翡翠屑金神沙碎鐵雨將至七絃緩大風起痼
疾發癩疾作而匏血動蠶餌絲而商絃絕投醪醉士
望梅止渴旣呼出而響隨亦形休而影滅以至駝烟
殺蚊犀火照怪磁石引針虎珀拾芥勃荷醉猫皂莢
宜蟹黍以蟹散栗因酒壞麻得黍而涌酒得麻而敗
浦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濁犀株離水弊篋匡鹹
石灰正醪戎鹽纍卵青蝸還錢磨角續劍鸞膠集弦
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理固可言言固可得
而復君子舉其一隅淮南劉安之術未必能多而陀
頭小人得其一二每以之而行惑固不可不識也

五龍紀

按十紀二曰五龍按春秋命曆序云皇伯皇仲皇叔

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云五龍爰皇后君也昆弟五人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爲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僊商龍金僊之類而以宮龍土僊爲父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爲龍之迹行無爲之化爲十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後妄矣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治在五方亦見李善游僊詩注今上郡奢延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龍僊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五龍池有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僊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西南亦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野叉落魁

落魁羅刹也國在婆利東黑身朱髮獸牙雁爪碧眼與林邑爲市市必夜至常掩其面畏人之見之也大業三年常駿使赤土至其國 野叉夜叉也國在北海海鬼之北三面抵海俗狗毛布夏服魚皮冬衣鹿豕不能乘馬北行月餘有所謂夜叉城其人豕牙翹

出頭有肉角數寸又蘇都匿亦有夜叉城城中有夜
叉窟不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於窟近設關祭之
或逼窟則烟出觸之輒死因擲尸魄其中博物志言
獨南沈黎高山之中有物似猴高七尺而人行曰獬
見婦女輒盜之入穴呼夜叉窟沈黎卽今黎州漢源
也西番部落尤切畏之 狗國卽五代胡嶠所至兩
面乃三國王頤所至此類種種悉著絕域見乃爲異
今釋所繪以怖流俗者蓋以佛國與之比近常所見
爾

路史餘論卷第一終

路史餘論卷第二

宋廬陵羅泌著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重卦伏羲

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夫八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
四矣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是造六畫者伏羲而六
十有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究八八之體爲
六十四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

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蓋一貞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善惡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輔嗣之言爲得其本然而洛誦之流俱以爲文王重卦因楊雄之說而繆之也且昔聞之傳說之初赭衣而賃春于岩旣夢乘雲遶日而行於是筮之得利建侯是則前有豫矣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自後世改漁之離謂之小成可也未耨之益與交易之噬嗑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斷可識矣若古聖人立創一事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苟且依違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自詳於施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易上下則爻象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拘囚羑里用以卜筮如竄繇辭更改衍數以立大衍之策使之可衍而後文辭始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固非爲六十四實大衍之說也雖然衍數之立亦其本有文王者致其法爾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十之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本然也此曆法之所以歷代不能改豈後世邪鄭夫謂文王易八卦之方而次六十四卦其可知矣

書契說

書之敘曰伏羲氏王天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按書緯與孝經援神契則俱以爲三皇無文故或者謂太昊結繩而治黃帝始有書契而班固鄭玄馬融王肅之徒更以爲文籍起於五帝斯大繆也夫三墳八索不自後世而易卦本草本於羲炎豈五帝之爲哉嘗竊稽之先天之書始乾終夬而書契之作實取夬象是則書契之興出於羲氏有不疑者子國之言初未必究乎此蓋偶合爾而皇甫世紀遂爾從之善取據矣班馬之言穎達旣已辨之亦謂遂皇刻石已在伏羲前則文字宜與天地並興况史皇固已作書伏羲固已作易豈後世哉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烏得云無文邪且洞神論三元八會爲三皇之前鳥跡之始雖世無有然無懷氏固已封泰山昭姓紀號播之山石其書略已見於尉律則是伏羲之有書契爲不迂也又况無懷之前昭姓之後已自不少俱有鑿勒見之封丘曷得謂至黃帝始有書契乎

九井列山

世言神農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賴山荊州記云

江夏隨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也井在山北重塹周之廣一頃一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既育九井自穿舊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寰宇記在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惟存一穴大木傍蔭人卽其處爲神農社年常祠之亦引荊州記所言厲鄉村厲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卽荊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石穴也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神農生於厲鄉者老子亦生于此故崔氏瀨鄉記以爲老子教堂之故處祇今真源老子祠北三里有李母祠門內東院有九井述征記云汲一則八動然當塗南十里又有九井山伏滔記丹陽山南有九井五乾四通大江寰宇記穰之九井與江寧三井皆汲一則餘俱震而廣濟之靜林院亦有九井攷之院記乃開成中宗義所鑿爲陰竇使相通引東巖水注之卽今之九井寺固知巖井之相通附會者非一矣且若江寧三井在城南五里三井岡而縣復有烈山烈洲臨江中流上有神祠記或以爲烈山氏之故迹乃伏滔記之栗洲也其上有小山如栗王敦舉兵所至者輿地志云吳之舊津是矣內有小水商客停舟以避烈風而名

亦曰溧洲非古之烈山也

事始

傳曰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夫物之始或創或基或因或革皆有自來此禮之所由始也故能知之則知禮之所自起知禮之所自起則禮之爲有不由已而由人乎哉是則器械舟車宮室之爲用可重而其因變之始尤君子所當致意焉者也魯侯有云君爲故事何禮之拘彼衆云者飲食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欲其動之協禮難矣哉原智者之創物存乎記注曩之人哀之者亦已衆矣然而

或猥或略僞謬實繁稽之於事賢者爲忸易曰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此神農氏之事也而新論以爲伏羲黃帝內傳以爲黃帝謂伏羲者蓋以呂覽赤糞杵曰爲伏羲之臣謂黃帝者蓋以世本雍父踐舂爲黃帝之佐爾夫神農之耒耜亦見於易其爲斧斤作鉏耨則見於周書而皇圖要覽若世本則以爲垂作耒耨字林又以耒耜爲臯陶所作是伏羲先耕而爲杵曰神農不以耒耜而耕而易傳之言且不信矣古史攷云神農之時民始食穀釋米加燒石之上而食之黃帝始有釜鑊火食之道始成斯

蓋本之周書黃帝始鑿竈蒸穀爲飯烹穀爲糜燔肉
爲炙之說茲大繆也夫有火食則有烹蒸之事矣又
孰有能定百藥之蒸炮不違一性而不能辨一穀之
可蒸烹而有待於千百載之後人哉大抵始事之書
最爲無統紀原之作繆落尤繁彼琵琶感築胡笳羌
笛羯鼓胡牀兜綿狻錦鞞敦塔寺之類不窮異方而
惟以見於中國者爲始猶云可也有如堯之羹紂之
箸稷之隘巷舜之牆里伊尹之屨吾丘子之鎌胤之
舞衣公劉之橐囊秦穆公之沐浴不究在昔而惟以
見於傳者爲始豈盡見邪又至以秋千爲秋千之倒
語則尋語聲而不知其爲迂以拓跋爲柘拔之轉稱
則認字形而不識其爲妄指旃爲氍認蘇爲梳是亦
升謝堂覓鳳毛責坊州貢杜若者豈特見笑於一時
哉

神農求雨書

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被雩以青衣繫
社以朱索此陰陽之義也神農求雨書曰春夏兩日
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
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不雨命爲黃
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

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
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
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
之漢董仲舒爲請雨法春令縣以水日禱社稷山川
家人祠戶禁伐聚蚩八日爲壇東門植八蒼繒祠共
工八生魚玄酒膊脯甲乙日共十一青龍東方東鄉
八僮衣青舞之田嗇夫青衣立里社通溝池置五蝦
蟆焚雄雞老猥闔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焚老猥
埋骨開泉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暴釜爲壇南
門外植十赤繒祠蚩尤十赤雞丙丁日共七赤龍南

方南鄉七壯衣赤舞之赤衣而立通社燔雞猥如春
祠季夏禱山陵無舉土令縣邑十日一徙市南門外
五日家人祠中雷及稷以母飴五壇帝旁植五黃繒
戊巳日爲五黃龍中央南鄉五丈夫黃舞之老者黃
衣立通社立秋暴兵尪巫無舉火煎金器家人祀門
祠太昊以九桐魚植九白繒庚辛日爲九白龍西方
西鄉九鰓白衣舞之司馬白衣立冬舞龍六日禱名
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祠玄冥以雛犬六壬癸
日立六黑龍北方北鄰六老人衣黑舞之尉黑衣立
他隨方色蝦蟆池皆如春儀雨至報以豚酒黍茅席

無斷衣物鄉位各從方色四時皆以水日爲龍開陰
閉陽焚薪蕕骨十日各異又奏江都王母收廣陵女
子爲人祝者視一月諸巫母聚郭門爲壇以脯酒祭
女擇寬便徙市毋納丈夫丈夫毋相從飲令吏妻各
往視其夫到卽起雨而止劉歆致雨其作土龍吹律
諸方備具蓋本諸此漢世旱則公卿官長以次雩禮
士人舞僮七日一易如故事自立春盡立秋郡國上
雨澤以爲農也故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
五日爲行雨旬日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萬物咸利
故曰神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非太平之應哉

赤松石室

予游炎陵過西陽之鄉值雲陽老期我于山中觀赤
松軒轅之壇寺後山之頂爲歲祈所赤松子者炎帝
之諸侯也旣耄移老襄城家于石室故齊孔稚玄館
碑云赤松家于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今襄陽
之境也而說者乃以爲東陽之石室山故東陽記北
山去郡三十里有赤松廟赤松澗云昔徐公遇赤松
於此而酈氏水經亦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燒而化
故今山上有赤松壇載稽非也乃皇初平爾初平亦
赤松子也炎世赤松迹在襄陽不在於此按習鑿齒

襄陽傳蔡陽界有赤松子亭下有神陂卽南都賦所謂松子神陂者也神仙傳云赤松子者服水玉神農時爲雨師教神農入火炎帝少女追言與之俱仙高辛之時復爲雨師而列仙傳有赤松子輿者在黃帝時啖百草華不穀至堯時爲木工故傳謂帝佶師之又云堯師之而道亦有黃帝問赤松子中戒等經此張良所以願從之游非末代之數矣然今西蜀峨眉衡陽在在俱有赤松壇壝豈其所寓邪雲陽之迹邇于炎陵可得而詳也

臯禡古祀女媧

變媧言禡變稷言稷神之也

臯稷之神女媧是饗末世已失其源謂爲娥簡之所託者疏矣昔者駘姜從譽郊禡則郊禡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娥駘同列豈得爲娥簡哉而五經異義乃以爲簡狄吞馭卵而生于後王以爲媧官嘉祥從而祠之故王權爲問謂舊注以言先商之時未有高禡生民禋祀以禡無子而姜嫄禋祀上帝以生契則郊禡非立於生契之後鄭志譙喬答云先商之時自有禡氏禡除之祀位在南郊以玄鳥至之日祠之彼其所禋乃於上帝至娥簡吞乙之後後王乃復祀之以

配帝若昔先禛則廢之矣斯說爲覈然乃不知其爲
女皇至商而祠簡狄迨周而祭姜嫄時各推其本而
配之亦猶后稷之神古祠帝柱逮周而易以棄事資
泐革隨世而有變易此蔡邕所以謂禛神高辛以前
之所舊有不由於高辛也東晉云臯禛者人之先也
盧植乃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於是以三牲
請于高禛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
之禛而古有禛氏之官因以爲之神斯得之矣秦廢
典祀及漢武晚無子於是始立禛祠城南下洎北齊
爰以太昊配之青帝壇之南郊旁隋唐因之及 皇

蜡臘異

蜡報田之祭歲終合萬物而索饗者孔子曰一日之
蜡百日之澤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春官宗伯以醯
辜祭四方百物主日而配月百神從之致百物而用
六樂籥章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伊耆
氏掌共仗取其老物以佚蜡氏掌除飀取其老物以
息蓋有以勞之必有以佚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
故旣蜡則飲酒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敘令得極歡

而大飲所以休息之也雖然蜡與臘異臘也者獵也
獵取禽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黃衣黃冠
而祭謂之息民而蜡則祭日月星辰祠門閭公社皮
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以從喪殺所謂大蜡大蜡
天子之禮也是以漢唐蜡祭遍及五祀蜡則於郊臘
則于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於郊
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
祭蓋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饗臘祭宗廟五祀同於
一日爾按晉宋舊事魏帝遜位祖以酉而臘以丑高
堂隆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者爲祖而衰臘故木行

之君子祖辰臘火以午戌木以卯未金以酉丑土以
戌辰今魏土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謂古禮歲
終祭蜡皆有常日而無正月祖祭之文漢以戌臘而
以寅正午日祖蓋非經義黃精之君盛德在未而坤
位於西南辰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
之行惟丑者土之終宜如前未祖而丑臘魏名臣奏
司農董遇之議亦謂土行之君且以未祖丑臘而魏
臺訪議臣崇所議月令左氏俱不著日師說惟以盛
祖而終臘此卽隆之說也厥後宋德以水故子祖而
辰臘周以十日祭神農伊耆下至毛介於五郊五方

天地星宿四靈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分方而合
祭之故隋初因以孟冬丁亥蜡百神失厥所謂至開
皇始以建丑用臘貞觀十一年房玄齡復按月令蜡
法惟祭天宗其五天帝五人帝五地極俱非古典請
除之而以季冬前寅蜡百神南郊以卯日祭社稷於
社宮以辰臘饗宗廟五祀及開元定禮乃命三祭皆
從臘辰以應土德益失之矣。六典唐以季冬臘前寅
蜡百神於南郊大明夜
明神農后稷伊耆五官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嶽鎮
海瀆五田畷青龍朱雀麒麟騶虞玄武五方山川以
至昆虫一百
八十七座皇朝乾德元年蓋用戌臘而以前七日
辛卯大蜡和峴以爲蜡者臘之別名遂援開元之事

而以今所行者爲非於是三祭同用戌其合矣乎

祭先飯

老者多僇佛者多顛僇故敢爲妄顛故敢爲誕理勢
然也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將田
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麩
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
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
之制禮無非教也食祭祭所先進主人先進則先祭
後進則後祭春官大祖辨其九祭一曰食祭而膳夫
王食與肆師之饗食一皆授祭亦以報本反始也玉

藻曰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徧嘗羞飯而飲俟命之品嘗然後惟所欲是故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少施氏食子以禮而飽祭則作而辭疏食不足祭也客若降等則主人延客祭而後祭客不降等則遂先祭瓜尚環魚尚臠而殺之序則徧祭之其不祭者惟水漿魚腊湑醬若餽餘爾此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泛祭而工所以賦茅鴟也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孔子無終食之間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置籩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渙每食必

絃歌而薦之蓋是意也今世固有當饋而祭者實本諸此其爲佛者竊而倣之旣久而莫究其由則又引而入之佛鬼之說曰爲鬼設也亦可喊矣據紀聞錄有謁薛相訥之子直者未食先祭直曰是奚爲者客曰釋言墮野之鬼食人血肉而佛氏化之制爲此戒且食而先施得其命壽延長直詰之曰若何妄邪何所有佛何者爲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而子信之邪子俗人也若直亦可謂豪傑之士矣然錄所記乃謂于時空中有聲責者若云迨午且死及是果殞可謂大妄夫人之死生雖天地有不制佛鬼奚爲哉使直

之死爲果然耶是亦適與死會而山鬼得以憑虛乘
釁倡嚇而厭崇之爾柰何世俗更益崇信多見無識
雖然世之誕妄豈惟二氏哉其在儒宗固有之矣謂
寒食爲介推謂五日爲屈原與夫七夕牛女之類其
與佛者中元日連等事何以異然而舉天之下奔走
企羨至數十百年而不可止君子於此可不攷駁其
流而微怪之是信耶據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哀公
公賜之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噉桃公曰夫黍以
雪桃也子曰丘聞之矣黍五穀之長而桃爲下君子
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則子之先飯特先飯爾而先
飯之祭未可廢也善乎王符氏論陰陽巫祝之說曰
賢人君子秉心正直可與言也世俗小人醜妾婢婦
淺陋黷戇漸染旣成又數揚精而破膽矣今不順其
精誠所向而疆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是猶羸病
之人且畏螻蝻而欲俾之觀虎其與怖而死者又遠
矣今之畏佛者類此

題炎陵

神農有天下傳七十世在古最爲長世者葬於茶陵
見於郡國志帝王世紀予作路史紀之詳矣後十有
五年始獲拜陵下摩挲古杉俯歎石麟追懷曩初愧

爾隔世 淳熙十四年正月乙卯炎帝外臣廬陵羅
泌書

路史餘論卷二終

路史餘論卷第三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許繇

莊周書言堯遜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而逃于箕陰且以爲由師齧缺缺師王倪與被衣而意而子與巢父嚴僖方回皆許由之友凡數人者迹不見於他傳故說者類以周爲寓言靡事實太史公且疑之謂其不有遜禪之事而乃特稱箕山許由之冢今據

在登封東南三十里為高三丈則不得謂無其人也

呂春秋言堯朝由於沛澤請屬天下朝者亦上見下之稱昔周公朝

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而七十人是也而傳謂由隱沛澤之黃城耕於

箕山之下沛澤即今之沛而黃城則今登封西南之

負黍亭也馮衍顯志賦所謂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

於負黍者京相璠云成陽西南二十七里世謂黃城

而西征記許昌城者為許由之所居大城東北九里

而近猶有臺曰許由臺崇六丈廣三十步許由之所

嘗登故譙史云由居箕山恬泊無欲堯聘不就人咸

高之因曰堯以天下屬之由切耻之夫周之言固有

或寓然齧缺王倪豈類如疏者云哉益部傳云堯優

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世何微焉魏子且曰許由

立身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於是洗耳不受堯遜此謙

退之至也而樂錄等直謂堯以符璽禪為天子說者

過之夫由之避堯寵也退處箕山故其卒葬在是所

謂箕公之神配五岳者許四岳之祚也堯之遜於四

岳則由既在舉矣豈得謂無此人邪王倪齧缺其說如彼而洪慶善

言長沮桀溺為沮如淖溺示夫堯之遜天下非遺天

下託天下也由之辭天下非輕天下重天下也程晏

亦言堯勞於民求以託其民以由能重天下之民故

此託之而且以天下之民爲重故不敢以輕受斯得由之心矣是何魏惠將授國於惠施惠施不聽謂惠子曰古之有國必賢者也故受而賢者舜也是欲子之舜也傳而賢者堯辭而賢者由是欲主之堯而子之由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辭也他行稱是今無他行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主首布冠而拘于鄆齊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而走幾不出境故自行不可以幸必成史舉非犀首於王也犀首顧欲窮之謂張儀曰請王遜先生國而先生爲弗受則王堯舜而先生許由矣衍因請王致萬戶儀因令舉比數見衍王聞而弗使也不辭而去由此語之由豈從爲妄者資哉論高而過實弊之至也故君子之爲遜顧時而已矣無過而爲遜何取焉

夷齊首山

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爲洛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爲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卽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爲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爲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卽萑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云城

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
猶以或者指武師度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
爲是夫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
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
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曰首
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得徧爲據邪子
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伯夷叔齊歟注家亦云蒲阪陽區山者俗號首陽
而黃子且以爲無餓死事按呂氏書夷齊如周至岐
陽而文王已歿武王卽位使叔旦就膠革於次四內
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啓於共
頭之下盟曰世爲長侯守商之祀相奉桑林宜私孟
諸各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夷齊
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氏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云云卑自高也今周見商之僻
而遽爲之其治尚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
以爲信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治商是以亂
易暴也今天下聞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
若避之以結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餓焉石曼卿
云死蒲阪者耻周之事而死于堯舜之區庶幾見揖

吳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又孰有叩馬之事哉三秦
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
而爾雅云芑白苗捷爲舍人以爲伯夷所食首陽之
草也程晏以不食爲飽以失仁爲餒餓乃其飽死乃
其生而李德裕且以聞媛不薇爲不智不義棄兄之
祿不仁伊川程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
言皦日而衆言猶不一惜哉 風后曰予告汝帝之
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鼠西法白虎
曰典北法黑蛇曰旂中央法黃龍常見河圖書五麾
五牙旗也爲五色見青則舉青牙見白則舉白牙餘
隨所見舉之以牙爲飾見出軍訣玄女兵法云伍胥
請以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徵音絳衣之軍于
南方以輔角軍以青龍日平旦立青色角音青衣之
軍于東方以輔羽軍以玄武日人定時立黑色羽音
黑衣之軍于北方以輔商軍以白虎日日入時立白
色商音白衣之將于西以輔宮軍以黃龍之日日中
建黃旗於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日城
果下爰制其陣而黃帝八陣之法車箱洞當金也車
工中黃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水也龍騰却月水
也鴈行鷺鶴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蛆吳也在通俗

文車當謂筭篁林宗別傳部從事宿仲琰柴車編荆
爲當是也

納音五行說

婚曆妾

甲乙木丑未土子水而午火六者無一金而風后妃
合乃以甲子乙丑甲午乙未爲之金此出乎數者然
也數之所合變之所由出也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
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
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是故甲乙爲君子丑爲臣子丑
甲乙合而爲金蓋五行之在天下各有氣性有材位
或相濟或相克若成器未成器旺在受絕絕中受氣

惟相妃而取之爲不同爾此金數之所以雖同而又
有海中沙中之異或曰甲乙以相克取甲嫁庚乙嫁
辛而甲乙遂有金氣故凡木必受金胎陽生於子水
王之地故甲子乙丑爲海中之陽金陰生于午火王
之地故甲午乙未爲沙中之陰金子陽之始午陰之
始以甲加子乙加丑數之至午得庚至未得辛爲陽
索陰以甲加午乙加未數至子丑亦得庚辛爲陰匹
陽納干數也從甲至庚得七七爲西方西方素皇之
氣故甲子乙丑皆爲金三爲火九爲木一爲土五爲
水數其干不數其支此謂納音蓋亦旋宮之法夫妻

子母相濟相克相上相下而吉凶之兆著矣草有莘與藟獨食之殺人合而食之則壽金錫兩柔合而煉之爲剛理固如是然嘗怪代有所謂勘婚曆者以某命合某命則不利以某命合某命則大利或以生或以死未嘗不切笑之夫天地之間固有是理矣而決非此輩所能知者是書之所言決不究是理之所在父病推其子祿妻災課以夫年理固不易消而息之則思過半矣

鼓吹

蔡邕禮樂志云鼓吹岐伯所以揚武德也而劉瓛定軍禮以爲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朔野短簫鐃歌岐伯所造故陸機鼓吹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於軒皇徐廣車服儀制云角前世書記所不載而帝內傳云元女請制角二十四說文及晉書志通禮義纂亦云然又云請制旗幟以象雲物鑄鉦鐃以擬雷聲鼓鼙以當雷霆皆元女之所請而徐儉角賦以爲帝會羣臣所作清角者非也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六典樂錄說者云蚩尤帥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爲龍吟御之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軍士多思歸於是減爲中鳴尤更悲切故有長鳴中鳴

吹角三部云

神荼鬱壘

儻

禳架之事從古而有今人家正旦門設神荼鬱壘爲說漫汗按風俗通引黃帝稱上古有兄弟二人曰荼曰鬱律在度朔山桃下簡百鬼妄滑人者援葦索執以食虎而漢舊儀乃引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害之鬼黃帝乃立桃人於門戶畫荼壘與虎索以禦鬼其爲說蓋如此獨風俗通作鬱律戰國策又作余與鬱雷厥義同也故集韻中壘音爲律蓋神荼者伸舒也而鬱律死結之謂也周代多以荼爲

舒如公子荼夏后荼是也西京賦云雷鬱律於岩突聲鬱屈也沈佺文云鬱律構丹巘形鬱屈也而黑深又爲鬱肆王充亦云禮刻尊爲雷形一出一入爲相校較之狀蓋律鬱者嵬嶷之類也相校較則鳴分裂魄然若敞裂者氣射之聲也鬱律忽發中人則死其引山海經鬱壘與舊儀同惟括地圖言二神曰鬱曰律則失之矣且黃帝內傳云黃帝始儻而莊子有游島問於雄黃逐疫出魃擊鼓呼噪與黃帝立巫咸之事則神荼鬱壘爆竹之事可知矣舉世多說故發之

鸞翳

山海經云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以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軒轅之丘沃旻之國鳳鳥自歌鸞鳥自舞元命苞云火離鸞鸞運斗樞言天樞得則鸞集演孔圖謂官以賢舉則在野帝軒題象鸞鳥來儀周公歸政制禮而鸞復見說文以爲神靈之精雞形赤色五彩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而孫氏瑞書謂是赤神之精鳳皇之佐狀類翟而五色鳴中五音肅肅雝雝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宰人咸有敬讓禮節親疎有序鍾律調協則至亦山窟氏之國標山之所廣都之野而南禺之山乃多

鳳皇鵠雛鵠雛鸞鳥張華云鸞者鳳之亞也似鳳而白鸞初生類鳳久復五彩變易禮斗威儀云其音如鈴巒巒然也周成王時氏羌獻鸞鳥於是法駕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迨抱璞子云聞樂而舞至則國安樂其雌曰和而禽經亦謂雌和雄鸞爾雅注曰雞趣郭氏按亦名翳屈原云駟玉虬而乘翳是也山海經蛇山有鳥五色其飛蔽日名曰鷖九疑之山五彩之鳥飛蔽一鄉蓋卽翳也昔華陰辛繕連辟不至鸞集其槐雞首燕頷蛇頸魚尾五色而青多其高五尺光武詔問羣臣俱以鳳對太史令蔡衡曰凡象鳳者五

五色而赤多者鳳黃多者鷩雛紫多者鸞鶯青多者
鸞白多者鵠是鸞也非鳳也於是三公避位五鳳三
年鸞鳳集長樂木上文章五色王阜世公爲重泉令
吏民向化鸞止學館阜使授官椽公沙壘爲張雅樂
擊磬鸞乃舉足垂翅應聲而舞棲止縣屋旬餘而去
阜或作輔大抵鸞鳳多應仁孝嘉音聲而鸞尤識鍾律鍾
律調則和鳴蹈節而舞謝丞書方儲母死負土成墳種黎株鸞鳥棲上蜀賓
王結置峻祈之山獲一鸞鳥甚愛之欲其鳴不能乃
飾以金籠享以珍羞而鸞愈感三年王妃乃言聞之
鸞鳥見類而鳴懸其鏡以映之鸞覩影感契慨焉悲

哢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范泰因作鸞鳥詩序敬叔異
苑從而記之亦可見禽鳥之仁義矣

拓跋氏

十姓

後魏之先爲拓跋氏至道武都洛陽乃爲元氏魏法七

分其國以兄弟分統之沙漠雄爲南部大人爲拓跋

氏生嵩北平宣王道武以其宗室之長改爲長孫氏

至孝文以獻帝長兄爲紇骨氏次兄普氏爲周氏次

依樓氏爲婁氏立敦氏爲丘氏俟氏爲萬俟氏叔父

乙旃氏爲叔孫氏疏屬車輓氏爲車氏凡十姓又有

八氏按庾信季敦傳云道武兄弟七人分爲十姓丘

其一也元氏之所出書傳最雜宋齊二史則以爲降將李陵之後魏書序紀則以爲后稷始均之後其說皆非據北俗謂土爲托后爲跋拓跋者以黃帝土王爲言而宋書乃云索頭虜其先李陵降匈奴單于妻以女字曰拓跋因氏焉蓋出崔浩之說當時衆議已相斥不行或竊以渡江約遂仍之乃若魏書序紀則因山海經始均生北狄而妄謂爲拓跋之先又誤以始均爲叔均而遂以爲稷后其言始均事堯則是以爲叔均矣俱妄也又按党項自有拓跋等氏蓋其後盛于北土故唐表謂悃後爲鮮卑君而通典謂之東胡之別是殆又以拓跋爲帝嚳馱越後矣愈非

鍾鼎

五鍾

鼎者所以起樂者也可以正律呂可以調氣節可以協風聲可以和滋味可以抑虛浮垂則爲鍾仰則爲鼎故爲國之重器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實一也若昔黃帝命榮後鑄十二鍾以協月筭以詔英韶而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正五鍾命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洗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引其常則固以起樂調政術也景當西方則白也故陳祥道云景白也而康成云景明也士

昏禮景爲明衣則白可知矣然五鍾在太晟景鍾第一于時卽命張康伯爲之序固以爲景者大也夫黃鍾者樂之所自出而景鍾者又黃鍾之自出黃鍾者樂之祖也九寸之律天之數也極其數而爲八十一故景鍾之受八斛一斗以應乎天惟親祀則用之宮架之中以爲宮圍然則鼎者非必傳國之具也

自左氏有楚子問鼎輕重之說且以爲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太史公因言武王營洛周公使召公卜居之安九鼎至秦昭時周器九鼎入秦而周遂滅周志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始皇過彭城禱祠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故國事有武王謀遷九鼎每鼎用九萬人之說洎漢武猶欲省方出鼎而歷代每有冶鑄之議至萬歲通天之元遂鑄九鼎旣成置之明堂之庭依方列之蔡州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有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冀兗青徐楊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斛各寫其州山川物象爲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鍾紹京等分題之終亦無補於亂 夫天下大器無可譬也惟譬之于鼎爾禹之九鼎不過圖九州之神姦使民知避入川澤而不迷不逢不若而已夏有亂政鼎遷于商商有亂政鼎遷

于周武王克商定鼎郊廓卜世卜年天所命也而洛
誥周公之作當時曾不之及抑亦不知左氏之說常
切不信夫楚莊者春秋之賢君而輔之以孫叔敖顧
非前日之夷蠻頑俗也如其滅陳感申叔時之一言
而復之其入鄭也則又哀鄭伯之自卑而許之平比
其勝晉乃至不喜而懼則誦武之詩曰所違民欲猶
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爭諸侯何以和衆夫無德而爭
諸侯且猶不肯况逼周而取之鼎乎包茅不入齊且
致伐而况欲遷周鼎諸侯能舍之乎吾固曰問鼎之
事左氏之罔無信可也隱訣之說黃帝火九鼎於荆
山說者顧謂黃帝之鼎有九太清中經又有九鼎丹
法則黃帝之鼎乃丹釜之名爾故荆山經龍首記謂
黃帝服神丹或曰三或曰九九卽三三卽一故鼎書
曰以三爲十五河圖數也九鼎之所得焉以兩爲十
五乾坤數也十二律之所合焉積九鼎之所鍾引而
伸之九州之所崇也五運之所建也十二律之所由
生也是故起樂之具非傳國之用也

井田之法

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家爲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
而收之邑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

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十師爲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諸葛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而爲營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相對合而爲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於所居之方爲之八陣至李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之隘損八爲六乃以一爲營法五爲方員曲直銳之形地平而中窪則爲員地歷山脚則爲曲地正出入則爲直前陜後廣則爲銳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而爲九五爲陣法四爲正地所謂數起

於五而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是所謂終於八則黃帝之法也 井田之義居則爲鄰出則爲伍墾其地可以足食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修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馬車騎之象合隅于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于夫井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一有不庭不虞之戒猶將不費一財不擾一民而惟樂事勸功尊君

親上之人以爲扞禦腹心殺敵致果之卒政刑修於
閑暇蓄積備於州閭故得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
堂祭祀賓客之禮不徹於俎豆而其効乃至於威加
四夷莫不來享惟井法也後之人能修其政則雖以
區區侯伯一國之師猶足坐制夷狄無敢旅拒爲疆
場患得其道也自商鞅開阡陌張說變廣騎爲國家
者不復知體國經野之爲政爲州縣者不復以土地
人民爲政事官司者不復以經綸紀綱爲法其所汲
汲不過率斂百姓無名之入以養游惰不根之輩以
當古人軍旅之任其弊乃至卒亂於官民殍于野而
不暇給於是夷狄盜賊起而乘之而向之所斂曾不
足以給其餉向之所養曾不足以應于用于是內外
蒿目而憂甲兵財用之不繼則復欲率凋瘵之戶調
罷困之民裨補之此之謂水濟水名之曰益多如此
而欲上下之洪寧未之有也

路史餘論卷三終

路史餘論卷第四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注

明廣陵喬可傳校

渚爲陵

地有興廢各因其時按休子言少昊生於稚華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爲山凡物有數有關軸轉動雌雄相就皆興廢之由也後世亦有子生而門出渚洲者昔襄陽以下二千里無洲渚臨沔張興世之生一旦門前忽生洲嶼年歲增長及爲雍伯洲遂至十餘頃三

十國春秋殷仲堪葬流棺門前洲忽成峯夢徐彥伯
達云君將爲洲已而果然■江陵九十九洲古傳滿
百則應天子桓玄破其一以應之隨卽漂散及太清
末忽一洲自立明年文帝卽位元兇之禍此洲還沒
洎高繼沖時李景威復告云舊傳江陵諸處九十九
洲滿百則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中忽生
一洲昨此洲忽漂沒若可憂也繼沖遂以納款■伊
闕大溪每僚佐有人臺則小灘泛出世謂之御史灘
牛僧孺爲尉而灘出堂吏諉曰是分司爾若以西臺
當有溪勅雙至牛視頃間俄溪勅雙下不旬浹果西

臺方秦始中益州市橋忽出小洲道士邵碩謂當有
貴王臨洲厥後齊始興鑑刺益督二州加鼓吹凡此
類固不少矣夫地固有沈沒波潭若隱土中者謂之
伏龍以見時發不得爲不信

五祀

五祀門戶中雷井竈見於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
司服曲禮禮運禮器天子諸侯大夫同之惟五者家
國之所皆有誰能去之自黃帝立五祀歷代守之無
敢或廢世本言湯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徧康
成以爲商制漢志一戶二雷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

義范曄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
湯五祀戶井竈中雷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
乃有行而無井康成放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
戶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雷以季夏迨
林甫詔修月令始復井而絀行蓋以行神較於始行
非冬祀也必欲祠行則湯之法去門爲允惟戶卽兼
門而并非家國可得廢者若天子之七祀乃有泰厲
司命宮正舞師七祀自與五祀不相統也且以五祀
四至三祀二祀一祀其說尤乖祭法諸侯五祀乃存
厲命而去戶竈大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行

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則家無井竈而士庶無
門井矣果合已乎鄭於祭法大夫與王有別故以周
禮解之至於王制大夫五祀乃又以爲有采地者無
地則祭三而遽以曲禮爲商禮祭法爲周制其不達
乃如此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又自爲立七祀是二
七祀矣夫王不過爲羣姓祀爲羣姓祀卽自爲矣烏
有二哉記爲羣姓立社又自爲立社故說以爲天子
諸侯皆有私社以爲私禱其有是乎乃若宗伯三祀
禮祀實柴禋燎則祀天神之三禮酒正之三祀大祀
天地宗廟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小祀司中司命

山川風雨如宗伯小祀之五祀康成以爲五行之氣
司農以爲五色之帝一云初祠烝嘗禘或曰展禽之
說禘郊 祖宗報之五祭五行之氣迎於四郊而祭
五德之帝故禮含文嘉云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郊
兆正謀也注言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
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謀
者齋戒謀慮其事也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大夫祭五祀而外傳楚語謂天子徧羣神品物諸侯
祭天地三辰其土山川大夫祀其先禮言五祀及所
自出土庶不過其祖諸侯何得及天地三辰哉此又
外傳之妄

解廩

獬豸

解廩神羊也王充論衡云臯陶之時有解廩者如羊
而一角青色四足性知曲直識有罪能觸不直臯陶
跪事之治獄罪疑者令羊觸之故天下無冤許說文
云如牛一名任法古者決獄命之以觸不直黃帝時
有遺者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
故因名薦薦字象獸有尾角及四足蘇氏演義亦云
毛青四足似熊性忠直見鬪則觸不直聞論則咋不
正古之神人以獻聖帝而神異經乃云獬廩性忠見

邪則觸之困則未止東荒之獸故立獄階東北依所
在也田求子云堯時有獬廌緝其皮毛爲帳後書志
云北荒中獸一角性烈知曲直見人鬪觸不直咋不
正者古說神羊能觸邪故晉志法冠一名柱後解廌
冠也斯亦繆說竊據解廌蓋羊爾羊性自知曲直昔
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東里檄訟三年而不斷乃令
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剖羊以血灑社讀
王國之辭已竟東里辭未半羊起觸之齊人以爲有
神則其性也字一作獬豸豸廌並楚買切大抵羊行
多倒行而逆豸虫豸亦然或音雉非王充許氏之言

吾不謂然

好學而後釋者不能惑

荷蓀正今之佛者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惻隱之心充而大之
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仁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聖人
者因羞惡之心充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義
人皆有辭讓之心聖人因辭讓之心充而造之而其
道曰禮人皆有是非之心聖人因是非之心充而造
之而其道曰智是皆本之身出之性而皆人之所可
能者聖人者惟能充之不有以害之爾故能充其惻
隱之心而無害其惻隱則無往而不爲仁能充其羞

惡之心而無害其羞惡則無往而不爲義辭讓之心
充而無害則無往而不爲禮是非之心充而無害則
無往而不爲智茲非甚難能也而人不之爲者失於
不能充而有以害之也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矣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
用矣孺子入井而人不忍以其無欲害人也苟能廣
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真不
爲矣穿窬得財而人不爲以爲之非義也苟能廣非
義不爲之心而充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亦真不
爲矣惟其不能充是故必穿窬必害人以至傾險賊

殺而莫之止火之始然一爝之寡及其充之可燎原
野泉之始達一勺之多及其充之可成江河大可以
保天下而或不足以保父母遠足以保四海而或不
足以保妻子豈有他哉安危治亂特在充不充而已
今夫執非有滯頑空肩摩背脇而不知所爲充也多
矣嘗試語來晨門荷蓀此正今之所謂釋者流也方
子路之從夫子而後也遇丈人之荷蓀者而問之見
夫子乎否夫子路之問之也固非真索吾夫子也識
其素隱而託其辭以問如亦能知有吾夫子之道乎
否也丈人者固亦察夫子路之問非索夫子故亦設

之辭以應而植其杖以芸焉若人者固若漠然無人之情而不櫻夫世者子路識之抑將以敬而動之於是爲之拱而不去而丈人者果爲子路一拱所動於是遽止子路宿至於殺雞爲黍以飼而且見其子焉夫以一敬而動其心則非絕無人情者也止宿具雞黍則非絕無友愛者也見其二子則是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皆森然具在咸不得而廢矣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旣不可廢則是生于世者顧得不櫻夫世而絕人之情乎此子路所以前告夫子而夫子遽使反見之夫夫子蓋亦見其所謂人之情者具在而未嘗蔑故將使子路還告之以長幼之節與夫君子之所以仕者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此夫子使子路反告之之辭也而儒氓方領曾不之知乃更章分而絕之前離別其說使聖人之意果泯而不復見豈不悲乎嗟夫豚子猶食其死母乳鵠蒼且猶其死子懷父母之心物皆有之何至員首方足卑陬克忍每絕人之情哉仁義禮智人之所以爲人而神之所以爲神者也今而曰吾以觀空而不俟於仁義禮智不俟於

仁義禮智而方且資小慧以爲智摩頂放踵以爲仁
往來問勞進旅退旅以爲之義擎跽跼拳朝參莫拜
以爲之禮是則仁與義禮與智卒不可得而廢也仁
義禮智卒不可廢而方且遺其父母棄其君臣絕其
妻子賊其支體張張然以從事于外豈其不知愛哉
特放於利而不知其類不能充爾極於不能充猶失
其類而况不知其要者乎極於能克舜堯是矣極於
不能充桀跖是矣充而不得其要釋者是矣故以堯
舜之能充則爲仁以桀跖之不能充則爲暴而釋者
之不得其要則爲愚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夫

人嘗有好仁者矣而不得其道者不好學也是故有
不忍人之心而欲充之者必從堯舜而去釋者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五十者帛七十者肉無父之
孤皆有常餼此不忍人之政也封天下之君則俗自
成矣均天下之田則人自足矣刑天下之暴則人自
安矣任天下之賢則人自服矣此先王之治也一狗
彘之不盡其性一雞鳥之不得其情彼固不自安矣
奚至君臣朋友則方且過而弗之存父母妻子方且
擯而弗之顧飢呱之不愧疾青之不察而方且俛俛

從事於寂默曰吾觀空而達性其爲愚不仁也甚矣
吾固曰欲知先王之道而不他惑必自好學始好學
而後釋者不能惑也

俗士不可爲史

俗士之爲史官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爲南史
也稱宋武北侵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
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復稱盧景
裕者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
者亦夢沙門誨之課誦臨刑刀刃爲折及反訊之則
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頃見載記言徐義之

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
每切鄙之夫以二經今且具在偏袒之徒莫不攘是
說以盪愚俗愚俗流通遂相信而不返然而冒法之
徒臨刑墾切誦之者比比而竟不聞前效之一見豈
李將軍之射虎出於一時偶然而不可以再效於後
世邪抑當時實無是事而記事者因其俗說而無識
以紕之邪不然則亦齊梁之際一時天地之間有此
氛侵欲肆行於天下適茲二子天命未訖故山鬼得
以託爲靈響以驅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爾而
延壽等輒爾特書亦可謂無識矣大抵此等皆小人

之倡之世之小人愚暗無識貪於欲得而輕於冒法
及觸憲網又無計以自釋則惟起倖心冀空飛而隙
竄是故易以誑惑一有誑之則牢結胸次而不可破
而乃不知無是理也請以鄭伯有晉申生楚成王之
事明之方伯有之報帶段也通國恐矣然伯有之出
乃子皙攻之而後段始伐焉使其報怨必先段而
後哲今也不替之報而急殺段亦昧所輕重矣此蓋
人心之疑伯有者久而致之然爾夫以申生能報公
之改葬而曷不能報譖殺已之驪姬楚成王能使臣
之改謚而顧不能報親殺已之太子其昧於小大亦
甚矣且將以爲強魄邪則三十六弑君不聞報其臣
以爲忠亮邪則比干子胥不聞報其君由此觀之玄
謨景裕等事足可知矣雖然以左氏之文猶未免俗
則碌碌延壽者復何齒邪或曰延壽之書固有誦孝
經而獲應者斯又罔矣孝經之作豈亦世俗妄爲鬼
神出沒之書邪梁使王固聘魏魏開之晏網設昆明
固以佛語呪之一鱗莫獲斯特一時巫祝小術今世
固多有之此何足道而固以爲異耶乃若宋如周以
不信佛經而面陋長之類又何等俗語延壽真狐場
兔落之俚儒也

經鍾說

大晟府有古經鍾六皆有款識云宋公成之經鍾崇寧三年甲申之歲得諸南都崇福禪窟錫貢內府攷其文宋器原其出宋地也於是詔與大晟卽以爲法所謂得英經之器於受命之邦者經傳皆作莖案樂緯叶圖徵淮南鴻烈解與班氏之志俱言帝嚳之樂曰五英顓帝之樂曰六莖白虎通議云六莖者言和律歷調陰陽著萬物也獨樂動聲儀以爲六英五莖宋均釋言云六英者能爲天地四方六合之英而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疎矣夫六經之作顓帝

之所以文治美也由辛及商制始大備商亡畀周而其器制流在宋國其傳可得而知矣周備六代樂雲門咸池韶夏獲武莫不備有而英經猶以非作者不得著宋以商祚二王之後得用其樂是以宋公獨得其傳蓋不誣矣成平公之名也宋自微子二十有六世而平公之名始見於魯昭十年春秋之書牟銘端合真可謂不世出之符者平公之立當簡王之十一年乙酉之歲卽魯成公之十有六年距崇寧之一千六百有八十載而其器適出受命之區復丁上聖駿惠先烈制作之際得以協成治世之音端總

清之盛舉也且以涇鍾雖出宋境而其實則顓帝之樂也博古殿中古鍾之見爲不少矣而於周鍾率上設衡角旁傳旋蟲或內實而側垂或仰通而中貫一皆振掉而不能安惟此涇鍾雙螭踞上爲平鈕大晟之鍾實所取則且其垂之也正而鼓之也和無復振掉弗安之患此其所以逖越三代非五帝之盛樂渠以及此

孿生坼囀

孿生坼囀古嘗有矣昔周祖甲一產二子曰鷲曰良許僖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唐勒生一男一女

瓊男貞茲世之所常有而坼囀之事尤爲昭彰詩人美后穆之生不坼不囀則古固有坼囀者矣黃始六年魏守孔羨表言黎陽掾屈雛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二日坐草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生其母自若無它異痛今子母安全又廣五行記李勢末年馬氏妊從脇生子母無恙李宣妻樊生兒從額瘡中出及長將兵宋武時武寧揚歡妻姪女從股中生至齊猶在唐志大順元年資州兵王全義妻孕漸下至股入足拇指痛坼生珠漸大如杯何譙周致疑於陸終乎老聃囀左釋迦囀右夏后闢背此予之不疑者公羊高風

俗通西京雜記謂雙生者以後產爲兄以其先胎而
譙子法訓辨之謂野人之鑿語君子不測暗安知其
胎之先後或曰禹逆生故刑背穆順生故不坼鬪逆
生者子孫逆死故桀王討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懿奪
邑而已充云妄也蟬生腹育開背而出天生聖子豈
同腹育兔吮毫而孕從口出簡狄吞乙則宜從口不
闕背梁嬴之字過期過期不生卜曰是將生一男一
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字之曰過期若后穆之名
棄豈吾欺哉

天地合祭

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
神明章矣人君之事天地正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
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天明地察厥類惟章孰有
南北郊祀之不明者乎人皆曰吾知信孔孟然知信
孔孟而理不達猶無學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夫子
之言也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學惟其理而已是
故違之者失而執之者又失老生常談吾知詩書之
信而已其不在詩書者一切不取也詩云郊祀天地
則天地必合祭它有顯證非所知也曰不然是可矣
而未達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謂用是以郊天

亦以之而祀地言郊祀天地皆用此詩章爾般之祀
四岳河海豈謂其合祭哉合祭天地此王莽之妄武
后之失也而顧用之果爲得耶夫聖人之爲祭必求
其類以爲之數是必合其情而後神可交也燔柴於
泰壇瘞埋於泰折泰壇南郊之壇泰折北方之坎壇
於員丘南坎於方澤北是故員丘貴祀方澤貴祭因
天事天因地事地輕重高下陰陽清濁員方南北判
然其不同矣父天員丘母地方澤此則事不同也南
郊就陽北郊就陰此則地不同也祭日南郊祭月北
郊此則配不同也員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

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
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騂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
壇員中規折方中矩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則制
不同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員鍾爲宮
冬至於地上員丘奏之函鍾爲宮夏□至於澤中方
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示北面君南面
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祭豈
盡敬之道哉 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
所以列地利也郊社者所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治國其猶示之掌中庸所言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若郊社可合則禘嘗亦可合矣員鍾以禮天神函鍾以禮地示黃鍾以禮人鬼若天地可合則人鬼亦可合矣其不達乃如此抑嘗原禮之所失矣自秦而來雍鄜密上下四時以祀四帝祠天不於員丘祠地不於方丘以爲天好陰地貴陽乃兆天於高山之下兆地於澤中之員丘漢又增之北時以祀五帝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於玉女車以鸞路駢駒龍馬一非舊典此匡衡劉向之徒邪正同異之說所爲起也元始之間始稍從正春秋天地同

牢南郊而冬夏則分祭於南北尋以廢改至光武乃兆南郊於洛陽自是不復此康成王肅之徒所以有郊丘異用之辨及賈曾定爲合祭之說而議者益紛惑唐初銳意禮制郊祀之臣訖無一定王全仲蕭嵩輩紛錯尤甚而君無可否玄宗爰復合祭南郊而尊敬之心曾不加於侈靡乃者蘇軾劉安世之徒反覆辨論亦已備矣若軾之說旣以合祭爲是而安世則以合爲未善雖卒從合而世之識者猶未以爲得古諉安世則亦豈無明古誼者哉或曰二說其來遠矣聖人不作則若之何從曰郊之與祀自爲二禮必異

其方各從其時更欲盡事則以間歲爲禮而重合之於明堂可矣員丘方澤不可合也

漢初因秦雍時增之爲五有司致祠人主未嘗親事文帝始議親郊然在位二十三年不過一祠雍時赦天下武帝雖定三年之制然亦未有常禮卽位八年而始郊越十一年再郊厥後或連年或二年或五六年八九年多因行幸非專意于尊享元鼎四年始立后土汾陰五年始祠泰時甘泉而雍郊亦不復專成帝卽位匡衡張譚奏言承天之序莫不郊祀祭天南郊就陽之

義瘞地北郊卽陰之象天之於天子因其所都而各享焉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殊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宜徙長安以合於古天子皆從明年始南郊又明年衡坐事免衆言不當變動詔復甘泉汾陰祀成帝一行之而卒變於紛紛之說自是更復不一而南北合配之禮平帝世復行之孔光等言宜如衡議莽頗改之以孟春上辛苦丁合祀南郊高帝高后配冬至有司祠南郊高帝配夏至有司祭北郊高后配 師丹翟方進

等五十人議燔柴泰壇祭天也瘞埋泰圻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祭地方澤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正陽太陽之處違俗復古如禮便其說得之

燔瘞無玉

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爾先儒以爲俱有玉者謂以降神出示學者承襲遂以爲燔瘞皆有玉莫之察者夫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

天而兩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天之常祭歲九則玉之燔者爲九地之常祀歲二則玉之瘞者爲二其所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一矣燔瘞之玉何其多邪以皆燔邪則玉不受火以皆瘞耶而泰壇之下泰圻之側耕斲旦旦未見獲一玉者按六經緣祭祀而言玉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也惟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于牲之說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旣卒以實之爲燔玉且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爲論燎玉之差降而鄭注大宗伯職亦遂以爲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夫以祀而言燔瘞

之玉於百氏書曾不之見大祀玉帛若圭璧既卒兩說此世以爲見之經者猶不近情韓詩鄭注端未足據詳攷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玉而非論燎玉之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說以謂宣王承厲之後遇災知懼禱祠供給靡所不至而遂至於圭玉罄盡蓋所以美之也鄭氏以爲禮神之玉又已盡者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爲燔且瘞哉禮運云祭祀瘞繒是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於泰折無玉明矣若古輯瑞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而五玉之器則卒而復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示瘞繒而不瘞玉又可知矣曷至膠膠曲臺儀省之間哉

天地各兩牲

不用牝

天地之祭牲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之也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駢犢於地黝牲從其類也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以陽祀爲祭天陰祀爲地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黃象其功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之色本其

類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久矣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爲貴者此特謂享牛爾享牛主於祭若求牛則主在降神非所言者是故禮器言祭名誥言郊皆有所不及彼熊氏等乃以爲郊惟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供之失所依矣切稽楚語禘祀之祭則有全蒸若分牲體豈得謂全蒸哉方唐顯慶長孫無忌等議始以蒼璧黃牲燔於泰壇加以騂犢而實之以俎四圭有邸則奠之於坐其後張說又以祭後方燔致之經乃不合蓋不知郊祀天地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求神之

牛而又有享神之牛也 或曰孟春之月山川林澤犧牲無用牝則非孟春非山澤牲用牝矣郊特牲云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鄭謂任子曰孕祭帝之牲必孕然後弗用則不孕之牝若可以祭帝矣曰否天地宗廟社稷牲惟牡也敢用玄牡此天地之牲也從以騂牡則宗廟之牲而奉時禘牡者社稷之牲也孕者牝牡之爲通非特爲任子也奔騰之時牲雖牡通孕則非犢矣故弗食於天子弗用于帝蓋取所謂貴誠者非用牝

路史餘論卷四終

路史餘論卷第五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上帝

上帝之號曷爲而不正蓋亦嘗求諸經乎有所謂天有所謂帝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

禮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天帝果不同歟帝卽天天卽帝奚不同也天者元氣之統稱而帝者德之見乎用者也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及因其氣之顛淑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木金土之帝居於五方佐而迭王者則爲之五帝此皆分統別號而言之者至于合昊天若五帝羣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帝是三皇之數制叵不知也若昔虞帝肆類上帝而

大師亦類上帝肆而類造上帝曰類曰旅則上帝果非一帝矣然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則天宜爲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爲天之見乎用者審也夫以司服昊天上帝與五帝之祀服有所不殊則五帝於昊天疑不降矣然以掌次祀旅所張之次乃不同焉則五帝於上帝爲有降者有所降顧得合乎昊天而同稱乎祀帝圓丘牲玉以蒼兆五帝於四郊玉以珪璋琥璜琮牲幣色從其方而迎之各以其氣至之日則五帝豈得同帝哉雖統昊天帝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天而毓物猶

之子父非可離也是故昊天五帝六神之辨俱以禋
祀同服大裘而皆用圭邸則知有所分而又有所合
矣類而稱之上帝孰不可哉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惟穆配天則
有思文之頌惟文王明堂則有我將之頌郊一明堂
六尊祖而親考也豫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而以配考者五帝也
夫以大旅昊天在焉則上帝合而稱之爲可訊矣明
堂五室以配五帝其說古矣易孝經周禮之義何有
殊耶至鄭康成傳以緯文乃以昊天上帝爲冬至圓

丘所祀之天皇大帝而且以爲曜魄寶旣復以爲紫
微宮中大帝又以爲中宮天極天帝太一其惑繆蓋
如此是以漢魏而來祀號莫適漢旣曰上帝又曰太
一曰天皇大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隋唐
又曰昊天上帝紛紜率爾顧不可懼乎夫天皇大帝
星中之一而紫微大帝乃北極之號曜魄寶者北辰
之神而太一則中宮天極勾陳口中之一明者也其
於天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亦已別矣何得遽
同稱哉嗟夫古人勤勤於禮意者常多而拘拘於禮
文者常少祖之配天考之配上帝豈苟然邪康成以

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天而不及五帝抑未之悉爾唐書新志天皇大帝爲曜魄寶可矣乃復以爲昊帝可乎今之郊祀昊天上帝旣正上位而天皇大帝則位下方斯合則矣而或且疑之亦不知變矣

古祀三一而武帝首祠太一故李尋傳注以太一爲天皇大帝所謂通位廊紀者夫冬至於地上圓丘祀之者上帝也其樂園鍾爲宮六變其玉蒼璧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正月上辛於泰壇祀之亦上帝也奏以黃鍾大呂舞

以雲門牲用騂犢玉用四圭有邸泰壇之郊所以祈農圓丘之郊所以報本丘成於自然壇出於人爲二祀而實一神也五帝之祀雖兆四郊而樂舞如祈穀則上帝之及五帝亦明矣康成以昊天上帝爲曜魄寶而五帝爲太微坐星靈威仰之屬旣以圓丘所祀爲曜魄寶而復以泰壇所祀爲感生帝謂王者感其神靈而生乃太微之一帝而兆于四郊則爲南宮五佐是以自漢而來皆祭五帝王肅乃謂天一而已何得有此五帝者太昊之屬

也賈馬之徒亦以爲五人帝是言社稷取勾龍后稷配食之人而遺其五土原隰之屬也

六宗論

招虞以旌虞人不至名嬪亡符楚嬪守苑况非類之祀豈聰明正直者之所歆哉虞帝之初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于是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由尊而之卑先後之禮固有序矣六宗之神亞于上帝而世緜眇莫有能明之者諸儒之說旣垂歷代之祀亦異泌不知其果足以致夫神之歆乎不也雖然請試爲若謾言之夫自漢而來諸儒之說無慮數十百家而其說有

十四以爲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安國也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康成也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也以爲天地四方者夏侯建歐陽和伯也以爲乾坤六子者劉歆晁錯孔光王莽王肅顏師古也其純于天者後魏之孝文則杜佑李翰取之

太常三年立六宗祀

皆別兆有常日牲用少牢孝文太和十三年大議禋祀高閭舉十一不同之說莫能詳究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不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理是一事六宗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月且禋非祀地之用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圓丘五帝在焉乃詔祭天皇大帝及五帝於郊壇
其純于地者晉之虞喜則劉昭以之

別

論謂地有五色本社象之總五爲一以成六宗六爲地數是祭地也故經無祭地之文昭旣從之然疑禋

非地祭遂以謂天宗地宗則許叔重是矣
五經異義云古尚書

為湮理之名謂天宗地宗則許叔重是矣
言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河海岱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

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謂天宗地宗四方
祭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

宗則司馬彪是矣彪表難諸家天宗日月星辰寒暑
宗四時五帝之屬晉初遂廢之

至季命則以為不在天地四旁而在

乎六合之間劉邵則以為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

宗者孟康則以為天地間之游神張迪則以為六代

帝王張髦則又以為三昭三穆各憑私臆不可典要

嗚呼秦為不道崇非類廢典祀焚滅詩書禮制於是

乎失墜漢室隆興草創取具自文帝甘泉汾陰祠祭

天地而孝成定南北郊具列六宗惟壇五帝至于平

帝始建日月雷風山澤而屬以星辰水火溝瀆此則

本乎王莽元始中安帝立天地四方之中於洛陽戌亥

地北太社此則本兩夏侯元始六年魏明帝則因王肅之

言而從莽司馬氏則以摯虞之請而從魏然俱不離

孔晁之說而景初之復則亦劉邵之說也二年乃若張

迪虞喜一無所據而孟康李邵又皆繆本玄文曾何

取哉大玄曰神游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於祭而言二子蓋因此夫從六氣之說

乎則氣從天地烏乎而祀之從六子之說乎則卦乃

象物烏乎而祀之將從彪之說則宗止乎三從許之

言則宗不過二賈逵之說本許則鄭駁之矣馬融之說本伏則杜非之矣俱不得其當也

三昭三穆前人如程顥王安石

輩多取以為祭人鬼然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政既齊之後則惟及天神又曷有文祖有事於在機衡之前而後於餘時哉 惟康成安國

比諸家言最能近而代莫之行老雖然宗之為言總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好雨好風是乃箕畢以總而言是特一宗爾豈得有實柴而復禋燎哉此鄭之失也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孔之失也然則佑之取魏亦有矣夫

六天之說本出漢世源於緯候而成於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為首則又非矣佑之所以取之蓋以昊天上帝周用禋祀而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禋不屬於別祀不知先王禮典莫有重舉上帝既已肆類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泰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為五帝是則非昊天矣然亦未敢謂安國是也繫復語之宗亦祀之尊也

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而曰秩宗周官主祀大神祇而曰伯宗大宗小宗族之尊也老子曰萬物之宗言

萬物莫不尊也 莊周曰天地為宗故禮有天尊則亦有地宗

矣太宗者萬象之宗 雲漢虹霓雷電雪霜風雨而地氛祲之屬非必日月星辰

宗者萬類之宗也。土石金穀草木毛羽鱗介之屬非必主於山川求之於傳

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謂淵泉溪沼數岸之屬非主於山川

山川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謂岡巒陵谷阿隴原隰之屬非主於五岳九山

也凡比皆微小族類祀所不該故以大為宗而總祭之如夷蠻戎狄之總名曰人爾王者事天明事地察

而加詳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

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日月既主於郊四時寒暑復各屬於歲惟星一類實繁猶

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為宗或曰六宗云裡山

川云望則山川在望不在裡矣是故禮無裡地之文

是不然裡者蠲精之名爾大傳作裡則事止燔燎然

劉昭曰埋則及於瘞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

神之尊也奚為而不併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庶

乎其次矣他不足稽也安國之說出於祭法而附於

孔叢子家語因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蘇

軾一皆從之亦未敢以為安也且將從孔說則必上

自類帝至于羣神合以為一而又升五帝於肆類而

不裡於六宗裡日月於六宗而不與於郊類斯可矣

何則郊祀而及於天地間之神古蓋有矣燔泰壇瘞

泰折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祭寒

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則

似乎六宗矣。四時寒暑雖別有祭於此又合而享之未大害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齊

各也 余論卷五 八

乎六宗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
此自二類鄭改宗為祭疎矣坎壇以祭四方而又

徧祭於百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

者此則合乎山川與羣神矣
四方非山川林谷丘陵又未盡於百神此漢儒

以意求之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環壇其下以求當

乎六宗而復壇設羣神以求合乎書之文是則裡類

百神合之以為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其地矣
望

遙祭爾以山高可望而祭之川曰望者本山王肅治

而言漢岳瀆各祠其處然不望則非也家語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矣噫多言奚為後世必

有堯舜文王周孔者出不由羣惑一斷以義則六宗

之秩正矣於予歟何有

魯郊覈

曷不幸而生於後世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

之郊禘抑可知矣自王安石以周公有人臣不能為

之功而成王報之以人臣不得用之禮告于神考說

者於經不得其證則又牽引司約所謂治神之約為

所主非常之禮賞非常之功者以扇之而聖人之意

以益繆夫魯之郊禘其非禮亦明矣當僖公三十有

一年春秋始書郊而詩且著僖公之頌聖人之意不

難見也是何說者猶以為未失郊禘豈諸侯之得用

哉今也郊禘之名既同而汲汲然取其禮之小異者

以爲可抑何督邪周郊昊帝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
禘文王周郊日至而魯之郊孟春周牛以騂而魯之
牛白牝此果魯之疑其僭而自爲之制也周祖后稷
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以爲禘文王日至天帝用事
之始故事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以爲祀五帝
豈以無書三月郊若卜郊祀五帝之爲得正無譏書
用禘爲禘文王之得宜邪享以言帝祀以言廟不忒
則無爽矣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何謂春秋
不懈而享祀之不忒乎皇皇后帝后帝非威仰矣享
以騂義騂義非白牡矣騂牝赤春公羊明文文十而

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說也豈祭周公以白牡
而魯公反騂牝乎日月之常有交龍衮說之旂無日
月周禮王建太常十有二旂而覲禮天子載大旂以
象日月升龍降龍 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蓋張
旗以弧韜弧以韜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弧韜十有二
旂日月之章是名旂而實常魯之爲制固已無毫末
顧矣周禮在魯果何信乎立五門設六官此春秋所
爲作予旣論之而世未之明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
郊而後耕是月以寅矣而穀梁子猶以爲自正月至
三月皆郊之時此經所以無書三月之郊宣三年之

正月特書牛死乃不郊則它歲牛不死正月郊矣正月之郊乃建子之月也子服景伯謂吳人曰魯以十月上辛有事上帝先王季辛而畢自襄公來未之有改則魯固十月郊矣畢乎季辛則十一月矣故雜記曰正月日至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有事于祖此記禮之失自獻子也魯僭天子禮故正月日至郊天而配以穆比其祭祖則固用夏之孟故明堂位以六月祀周公於太廟今孟夏也獻子蓋將以尊其祖而以夏五有事此亦徒以二至爲重也彼見魯郊不過三月則以爲啓蟄而郊見其及稷則以爲祈農事一何鄙邪雖然定哀以來郊皆正月又未嘗以十月郊禘之僭明自後世非成王與周公斷可識也魯用王者禮樂予旣言矣今得而卒而說

麟本說

絕筆獲麟二論見發揮矣夫哀公之十四年至秦滅周凡三百二十有四年予敢謂孔子之知秦哉予聞昔魯端門有血書云趣作法聖人沒姬周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明日子夏往視之血書蜚爲赤鳥化爲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中有制作之狀言孛鳥之出周室遂微秦正滅周滅諸侯及

子秀書亦申乎孛胡亥破先王之道也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春秋說題辭言孔子謂子夏獲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錄之者此也故演孔圖云孔論經有鳥化爲書奉以告天赤爵集之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是爲赤制又云麟木之精蒼之滅也麟不榮也注謂見拽柴者觀此然後知予言之有由昔王通氏謂春秋以天道終而孔頴達云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言必及彗其亦有所承乎緯候之書吾不敢廢顧豈苟然也哉按孝經中契云丘見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乃齋以白之天玄雲涌北極

紫宮開北門召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云孝經篇曰玄神辰裔孔丘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之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爲赤鳥翔摩青雲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不受命而制作所以覺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之去周赤帝之方起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及聞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一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修爲春秋故春秋說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制法陳序圖錄又云丘水

之精治法爲赤制功西狩獲麟言赤受命蒼失權周
滅火起采薪得麟也而何休乃謂孔子按錄知劉季
當代周見薪者獲麟知爲之出謂采薪有庶人然火
之意明赤帝將代周西狩獲者從東而王西東卯西
金明卯金之得天下又不書下三時者水絕火王漢
與之應此過鑿也然家語亦云子與子貢講道德有
赤氣起貫于天子曰魯端門當有血書西飛爲鳥則
非特緯書也書林作鳥拾遺記云夫子生時麟吐玉書故
以爲聖人之應也

麟難

麟果何物邪孔子曰麟以爲畜故獸不狘刳台殺天
則麟不至如此而已越自西狩筆絕而世之學士弗
復知麟之爲物於是羣起而要爲之說曰瑞獸也曰

仁獸也曰土畜也

或曰木之精

詩合神霧

曰北方元枵

之獸

鷓冠子

曰西方之毛蟲

陳欽

曰中央軒轅大角之信

蔡邕

若是其不一也底言其狀則曰麇身牛尾曰狼項

馬蹄曰黃色圓蹄曰狼額赤目而五蹄高丈二尺身
備五色腹下茹黃角端帶肉含仁懷義居不羣行不
侶音中宮羽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莽不犯陷
獲不罹罔罟飲清池而遊樂土牡鳴遊聖牝鳴歸和

春鳴扶幼夏鳴養綏秋鳴藏嘉冬鳴思邊食嘉禾飲

玉英彬彬乎有文藻申申乎有樂章京房葛洪鵠冠

廣雅與孫氏瑞應之書其說固多不離乎此矣歸和一作

歸昌扶幼一作使劣養綏一作養臺若語其壽則或一千廣雅或三千抱璞

或云水土構精公羊傳或云陽氣所孕又云純陰之精

鵠冠子云歲星之散保乾圖云機星得則生運斗樞何其

紛紛邪按孝經右契春秋感精符麒麟一角明海內

之共一也不剗台剖卵則在郊矣自漢而來為祥說

者咸謂麟生于火而游於土王者視明禮修好生惡

殺動有儀容賢者在位不肖者退則見郊野禮斗威

儀云君垂金而正政太平則在郊而春秋攷異郵以

為王者功平則至孝經緯亦言德至鳥獸則鳳凰翔

麒麟臻故劉向謂帝王之著莫不先致四靈是以治

平則至德盛則以為畜而三五曆紀遂記黃帝之世

以麟為畜尚書中候亦謂黃帝時常在園囿而傳且

記堯時每在郊榭虞世來遊于田遂使庸君想致學

士妄談於是指鳥為鸞證鵠作鳳讎真假偽漫不可

攷嗟乎鈕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微章

帝何人而元和二三年間郡國上麟者五十一安帝

延光亦且三見孝獻延康之元一年之中至十見于

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國上送蒼麟二八爰俾張司
虞調之以駕芝蓋晉宋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
乃至多于犬彘不知果何物邪公羊氏云麟非中國
之獸也而瑞中國中國有王則至今并州有野麟其
大如鹿則又非瑞物矣予聞唐文皇時龍支來貢天
馬墮地無毛鱗生于肉目若黃金項若雞延股裏旋
毛光成日月在處大鮮雲周覆之予以是真麟也餘
子之言其亦出於想像而不足徵者載質之傳牡麒
牝麟而書中侯則云麒似大麋一角麟似馬而無角
赤目斯迨得之釋獸亦謂麟如馬而一角不角者麒

此雌雄之辨也終軍所獲一角五蹄蓋若鹿者果又
何物邪然詩義疏中與徵祥書又謂麇身牛尾狼頭
一角馬足而黃劉向謂其麇身牛尾圜頭一角含仁
懷義擇土而踐則又繆矣 嘉祐二年六月交趾貢
二獸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瓜果必
先以杖擊之然後食時以爲麟田况言其與書史所
載不同恐爲夷人所詐而杜植亦奏其不似麇而有
甲此必非麟番商有辨之者特山犀也宋太知未武
威進獸一角羊頭龍豎馬足父老亦莫之識按爾雅
麇麇麇兕皆一角然不言有麟甲惟廣志言符枝謂

其狀如麟皮有麟甲此迨近之而形乃如牛遂宣詔
答爲異獸斯爲體矣方呂光入姑臧有麟正見百獸
從之光遂僭卽三河然則斯麟也其果祥邪果不祥
邪

孔叢子云叔孫車子鉏商樵野獲麟以爲不
祥弃之五父之衢有告者曰有麕而肉角子
曰何在吾將觀焉謂其御高柴曰若言麟也
往視之曰宗周將滅孰爲來哉乃作歌云云
劉向更始皆以爲應孔子賈逵伏虔潁容輩
乃云春秋文成三年致麟不知春秋因麟而

作文成二年而孔子卒按孝經右契孔子夜
夢豐沛之邦有赤烟起顏回子夏觀之驅車
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芻兒捶麟復其前折左
足取薪覆之子曰汝爲誰曰吾姓赤松字喬
特名受紀子曰有見乎曰見一禽如麕者羊
頭上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子發薪麟視
子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子精讀之
事亦見搜神記蓋妄矣且諸傳記麟有蒼白
黃紫班蝮之異不可不知也白獲於孝武蒼
獲於石虎蝮麟紫麟出於蜀賓而記仲尼之

生紫麟格鬥者乃若王母之駕班方平之乘
黃斯又方外之說曰

鄒虞續

古琴操云鄒虞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時
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也鄒者
天子之囿虞者掌囿之宮東都賦云制同乎梁鄒韓
詩云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故九成宮頌云司馬奉梁
騶之典虞之時益爲朕虞故詩韓魯說鄒虞爲天子
掌鳥獸之宮周南補亡召風鄒虞皆以吁嗟稱之穆
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擒獸以獻王命畜之東虞

則今之虎牢矣自書大傳言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
怪獸白虎以獻紂尾倍其身大宗伯以白琥禱禮曰
方而孫炎以爲白虎西方之義獸白質黑文一曰鄒
虞劉義方詩疏作騶吳異義陸機遂謂騶虞白虎黑
文尾長於身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人君有至信之德
則應蓋取應信厚之說爾然山海經言林氏所出騶
虞其說如枝相如所謂囿騶虞者今西河有騶虞縣
則或自一物也歐陽公論蜀多端其說甚美然亦未
可槩語

商周之際

式稽書傳必不得於予衷則疑疑則求求而未嘗不
得堯之於舜必有美祥武之於紂必有殞怨始嘗語
矣然不敢按鄙臆及得後魏書張淵傳若四明山記
乃得虞帝之事而商周之交猶昧也于是撫國事見
希鳥之言謂文王拘羑里武王羈玉門卒斷紂頭趙
與韓非武身受詈湯身易名之說以知文武王嘗辱
於紂三十而未得其始末也暨稽呂氏首時乃云季
歷困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者時未可也至
武王而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
而成甲子之事則知周之辱累世矣故非之喻者以

勾踐之官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而殺夫差於

姑蘇文王見罵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禽紂於牧野

故曰守柔曰強

二十一又云越王之伯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

不病則是武王也

而陽經且云食子羹于牖里莫自悔也至

此而後南單之事見矣嗟乎商周之載一何惑邪釋

諒闇而卽戎載木主而示述伐君之利歸于已而伐

君之名施于父此昔人所以謂二子耻食其薇者也

卽按難二之言昔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

兵之文王懼請入洛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贖炮

烙之刑仲尼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炮烙之

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鄭長者言
體道者無爲也無見也此最宜文王矣仲尼以文王
爲智未及此也義則然矣然文王胡得千里之地哉
載觀呂氏順民之說則知文王之處岐而事紂者寃
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嚴于是紂喜命
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辭地願爲民請炮
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也得民心賢千里也文
北面而躬事之武南面而三斬之敏而求諸何求而
不得故凡事必有釁審其源循其委則千歲之至皆
可知矣何至盡百里之外意他山之草木哉

春秋用周正

烝冬祭也故周禮大司馬烝以仲冬而魯烝以正月
是時王之正也春秋所紀抑不知魯史之舊歟夫子
之革之歟商正建丑而伊尹奉嗣王歸亳若見厥祖
若卽位若朝廟若復辟在歲首者商書皆以十二月
紀是建不同而書不改夏之月也按在周書作周月
以紀王政而曰惟一月旣南至則周正惟子惟一月
也若以夏正紀則當云元年冬十有一月矣今不然
而謂之王正月是以周王之正紀而夫子因之矣雖
然以周正紀而猶冠以春者時王之四時也定之方

中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而城楚丘乃見于次年之

正月紀其成也

去年閏在戌則定中在十月不在十一月故說者謂衛以十月城魯以十

一月會或曰春秋用夏正故四月鄭祭足取溫麥秋

又取周之禾則春秋果用夏矣是不然經紀以周而

傳則亂以夏也穀鄧之來朝經書在夏而傳謂之春

經以周而傳固以爲夏此預所以又謂春來而夏行

禮僖之五年正月朔日南至傳顧以周正說傳亦何

常之有預特因其繆爾使春秋以夏正則二月無冰

十月大雪皆不得爲異者何事乎書且在周禮有正

歲有正月正歲爲寅而正月則爲子經書周時然子

丑不得四年之正者固自若周以子正而周之書授

民修祭猶切用夏時不易也 郊以孟春建寅月也

禘以季夏建未月也而康成謂孟春子之月季夏巳

之月而左氏則謂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說者謂魯

無冬至之郊蓋欲見魯非僭宣之八年六月有事大

廟固云巳月而明堂位以季夏六月禘周公非建

巳之月矣正在人時在天先王有改正之文而無改

時之實是故周官凡言正歲與田狩郊祀春夏秋冬

皆本夏時四月維夏夏之初夏也六月徂暑夏之末

夏也春秋之書舉二中以見四時則王正月當爲夏

之正矣而且不然豈天之冬而周謂之春天之夏而周謂之秋乎此穀梁所以謂正月烝爲冬祭之時正月狩非春田之禮四月郊爲夏之始九月郊爲秋之終則亦以春秋爲夏正與二傳之說異蓋不知周之四時固不是律也

竊復攷之周以子正而晉獨以夏故絳老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而師曠謂是叔仲惠伯會承匡之歲於今七十三年今起文公之十一年正月上盡是年二月癸未爲七十有四年於曠說不合長曆

攷之則文之十一年正月一日爲乙丑所稱甲子乃三月朔是年二月二十三却爲七十三年以傳言之則自此以前晉國已用夏正僖公四年十二月申生縊經書五年春九月十一月殺卓子經書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不鄭經書十一年春蓋傳或據晉史而經則周曆也左氏旣與經違而杜每以爲之從赴夫以赴辭必舉日月史豈得而更哉國語僖十六年文公過五鹿子犯曰十有三年歲在鶉火必獲此土以十二年則爲二十七年是

路史餘論卷第五
歲歲在鶉尾而取五鹿乃在二十八年之正以夏正數則在二十七年之十一月始應鶉尾之說獻公之伐虢卜偃曰克之其九十月之交乎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是以周十二月爲十月也據汲冢紀年書特紀一晉起自殤叔至莊伯十一年魯隱之元年也皆以建寅首歲晉滅乃復收紀魏事故預以爲魏國之史預蓋知此故於正月每云謂夏正月又云正天時以夏正而已劉知幾不之知乃以爲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天子禮樂獨用周正斯又大妄左氏所記周夏之時不一而足魯隱之元則斷以爲周正月獨有合於經指予故表而出之

路史餘論卷第六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孔子生日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爲之孛蝕陰陽爲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佛何爲而且與之分替而抗衡邪今夫我進賢

曳珩玉享太牢而踞廳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
聖人之賜哉奈何乘高箱道廟闕則枵然不之顧覩
籩豆什溝壙則愬然不之省而崇夷教奉緇侶則至
於糜捐跼踏日虔禱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邪惟其
學識不至衷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夫釋
氏果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大不由夷教
而顧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
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饒款孔廟者目老桑門
舞肘而過執而訪之曰吾由佛刹未始不肅而得無
狀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

書未始漫泄方其暇時珍藏十襲飯之敬之及其出
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橫舍經籍取具
污毀狼籍靡所不至齋閣爲聚訟之宮庭廡乃博塞
之闕何由興起守聞而忸之從而謝焉以今都邑橫
舍實爲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賴莫適者竊食其間
而所籍生徒則皆先進之徒多方占寄以爲他日懼
憲免責計成才烏乎出哉嘗試語喪釋氏有所謂四
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虔輩累世奉
事至推宅以爲寺四月八日廣設圓像舉室慟哭流
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

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逢掖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略為之

識庸何傷

四月八日亦非實定之日詳發揮恒星說

予曩繹齊書見臧榮

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恪珞珞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為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

歲四月巳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為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巳酉則為年七十有四不得為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為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

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
為先聖人孔子生日

公羊穀梁皆書孔子生左氏不記而獨書
孔丘卒杜預謂因魯史而劉炫以為卿乃
書卒此不合書妄也典命公侯伯之卿三
命大夫再命子為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
矣故傳曰子為國老是大夫之尊者再命
則宜書矣四月無巳丑惟有乙丑巳丑乃
五月十二日林開不知何據以為四月戊
戌戊戌亦不在五月故祖庭記直以為四

月乙丑

鮮卑烏丸

鮮卑者東胡也漢初敗於匈奴退保鮮卑烏丸之山

曰鮮卑亦曰烏丸

隋圖經云卑在柳城東南二百里
又棘城東塞外及遼西北百里亦

有鮮卑山杜佑不
能詳蓋皆其地

露宿莽飲桓靈之際盡并北匈奴

地光和中亂檀石槐種為小種鮮卑破之魏初莫護
跋部入遼西從討公孫淵封國於大棘城之北曰步
搖子本延為左賢王孫徒何涉歸漸華風進拜單于
二子長曰吐谷渾以馬致國甘松之南孫葉延為吐
渾氏官俗頗同中國及卒兄弟繼立至夸呂號可汗

百餘年還為慕容氏

慕容鍾都督錄尚書事奔姚興與拜始平太守歸義侯自永嘉

建國為吐谷渾隨有伏允死子為可汗順子諾曷

鉢立封青海國王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襲可汗

號生暕皓卒子非嗣龍朔三年土番併其地散徙朔方河東境俗謂退渾凡三百五十年國絕次若

莫瑰遷徒何之青山以大棘城帝顓頊之虛徙焉元康

郡統焉子皝遂王燕前燕後燕南燕皆其別也

唐國望都 堯山

唐今中山之唐縣也按輿地廣記堯為唐侯于此漢屬中山國今中山之新樂皆故漢之唐也有堯山唐水南有望都城望都里東北有中山故城一曰廣唐

城張曜中山記之中人城也望都城東有堯故城俗

呼為堯姑城世紀以為慶都山在望都南張宴皇父

謚皆謂以升堯山南望都山因曰望都相去為五十

里今在唐縣東北五十四里俗呼孤山一曰豆山而

十三州志唐故城在盧奴北七十五盧奴今之唐也

酈元云城去望都城八十去中山城七十推驗宜為

唐城北去堯山五里與七十五里之說合然城南無

山以擬都山於是欲以唐城為望都城而北又無城

以應唐城乃以唐城東南十五高昌城為望都城蓋

不知道理之誤也雖然唐之為名在在有之而平陽

安邑亦皆曰唐平陽卽晉之臨汾正乃詩之唐國有姑射山按九域志唐水之上地正名翼一曰絳而總曰平陽成王滅之以封叔虞後更曰唐安邑今隸解故絳之翼城城西二十有唐城又并之乎晉北二里有故唐城寰宇記爲唐堯所築夫平陽乃丹朱之封也徐才國都城記及元和郡縣志皆云翼城唐國帝堯裔子所封而晉陽縣北二里亦有故唐城云堯所築卽燮父之所徙而河北縣南百二十八又有故堯城九域志威勝軍之臨漳城風土記亦云堯築而邢之堯山縣漢之柏人西十二有南蠻古城今相有古

柏人城九域記引世紀爲堯都縣東北二十二有柏鄉城故與趙都柏鄉縣東西中分城冢記言堯所置有堯廟謂堯登此覽洪水訪賢人者又河東之南二十八亦有堯山上有堯城水經以爲唐堯所理而雷首亦謂之堯山有堯祠唐之堯山亦有堯祠張肅齊地記以爲巡狩所登而河清西南八十五瑕丘東南七里洙西與滑之靈祠皆有堯祠上黨長子亦有堯水堯祠集古錄記堯祠碑二皆在濟陰九域志濟陰乃今有堯溝而九州記曹爲堯廟堯之所開而名若寰宇所記堯迹尤多堯舜之祠天下不勝多矣徒狂

皆以爲巡狩之所記有所不得盡有如東海縣西北三里謝祿山上堯廟乃太始七年刺史劉崇之所立自以爲堯後爲之此類尤多今荆湖南北江西兩浙桂陽永明二水以來祠場不可勝紀廣記皆不能錄

克明俊德 至 時雖

聖人之德固無待而自明堯帝俊德所以克明者德性之明足以勝己之私而已大學說曰克明俊德自明也不明爾德時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此所以爲幽也惟俊德之克明故於是可以親九族惟九族之既睦故於是可以平章乎百姓九族王之

親族而百姓者百官之族姓也聖人之治必自近以及遠由親而之疎是故治國者必先家齊家者必先身此平章百姓之所以必先於親九族親九族者所以必自於明俊德而萬邦之協和黎民之於變又有待於百姓之昭明也

九族惟患其不睦故必使之既睦百姓惟患其不明故必使之昭明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使既睦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使昭明也

春秋傳曰克明俊

德自修也以親九族親親也平章百姓體羣臣也協

和萬邦懷諸侯也黎民於變時雍子庶民也天下歸之此明德之効也大抵天下之不治常由遠人之不安遠人之不安常由諸侯之不度不能修身九族何

自而親不能親親百官何自而辨故必正身而後內
外順必親親而後職任當方晉季世宗賢摧落姦佞
在朝悼子父了既非親賢國室之徒又皆讒佞是故
一時岳牧如秦輩曾無畏忌而晉陽之甲與其爲
不睦也甚矣迹其禍非豈不由於俊德之不明乎此
於變黎民所以必俟諸侯之協和而協和萬邦所以
必俟百姓之昭明也典於親九族言以而下不言以
於睦九族言既而下不言既蒙上辭也程子以百姓
爲庶民孔氏以俊德爲賢士未諳

九族

三族非異姓

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
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夫人生
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
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
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爲五也已
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爲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爲
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爲曾孫自己祖視
之則爲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已
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爲九也五衰之等惟父與長子
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爲五則祖與嫡孫皆以五爲

九則高曾曾玄爲三月矣所謂三月殺也昆弟爲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謂旁殺也

詳禮書六十

其不曰五爲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

高爲三月則曾宜小功祖爲期則曾宜大功以請期言之則曾大功矣而爲齊三月不以旁服加乎尊也禮齊三月而章以爲曾祖是曾亦齊三月矣重其衰麻尊之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曾玄同爲三月所以報也然曾服同齊而曾玄總畀也此之謂下殺是以五爲九也記曰閨門有禮則三族和矣詩書言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禮仲尼燕居惟言三

族蓋五衰之所止以上下言之則九而以等衰言之則衰以祖免所及自旁言之則又謂之六親一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舉三則九見矣孔安國云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小記之言亦昭明矣而或者謂高非已之所逮事玄非已之所及見且出一族則其所睦爲不廣於是執爲異姓之說此何琦所以謂若但內宗有不足以贊帝堯之美徒亦不知所謂上下及者非及高玄之身其同出乎高祖旁殺服屬之內者皆是也夫亦豈知世之難睦者惟在內族曾高外屬世曠事希簡簿有甚於外人者然切疑之桓公六年

傳以外祖父母子及妻之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
子之子若已之同族爲九族而禮傳遂謂總以上恩
所及妻之父與舅有服明在族也女適人而係姓爲
不異族故禮之戴書之歐陽夏侯白虎通義如淳之
徒皆以爲父母妻之族合則爲三別則爲九父之族
別而四父五屬之內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子已母之
族別而三母之父母母之女昆弟妻之族別而二妻
父姓妻至引伐木諸父諸舅角弓之兄弟昏姻與頰
之母姓弁之父弟甥舅以爲實謂諸父兄弟者父之族諸舅
諸甥者母之族而婚姻者妻之族也是不然伐木詩

言親親以睦非九族也角弓父兄刺幽之詩頰弁諸
公刺幽之詩傳者以爲不親九族非本指也葛藟王
族刺平之詩而以爲棄其九族行葦美周忠厚之詩
而以爲能睦九族豈其然乎終遠兄弟謂它人父謂
它人昆此譬遠棄親族而謂它人爲父母昆弟爾戚
戚兄弟莫遠且爾非它人也協比其隣豈其隣在族
哉况在爾雅內宗曰族母妻之族曰黨父可以爲黨
而妻與母不得謂之族也白虎議云族者湊也聚也
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合生相愛死
相哀故謂九族斯亦悉其由矣嗟乎罪人以族此虐

王之未政也。堯親舜敘，惟病施之，不博然亦有畔止矣。是故桀紂雖苛，族止一宗；秦襄以來，立三族法。張晏之徒，猶以爲父母兄弟妻子。若莊子之言五紀，袁紹之言五宗，匡衡玄成所言五屬，不過父祖已與子孫。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故貫高曰：人豈不容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則非異姓，斷可識矣。奈何刻者濫誅無藝，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此章帝之所爲，惜而如淳者，猶以爲父母妻之族亦大妄矣。漢誅黥布不及蚡也。玄之駁之，亦可謂明也矣。異姓之服，不過於總總不廢昏而士昏禮言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則亦父已子之昆弟而已。大功惟不嫁娶，妻黨豈妨於昏送哉。

七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之中，必有功者爲太祖，有德者爲太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後繼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以祧去。祧去之宗，爲毀廟之主，四時祭之。至祫而後，得合食于太祖之廟。祧廟無數，若周家惟后稷爲始祖，文武二主有功德於民者，爲不遷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蔓，遂以

謂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
墀墀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蓋以壇墀
二祧足其爲七斯亦罔矣夫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
猶當藏之於祧何以壇墀爲是暴之也此蓋因於金
縢周公爲三壇同墀爲禱之文而以爲祧廟皆當然
爾或曰周之文武爲不祧之廟自是以下皆迭毀降
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事之主也祧者親盡別藏之
主也入廟者爲祔於出廟者爲祧有祔者必有祧言
祧則非廟言廟則非祧矣今乃以二祧足之爲七豈
理哉且旣曰不毀又豈可名之曰祧廟邪

堯水不禱

宋大水鼓用牲于社湯大旱禱桑林大水用牲是水
有禳事矣水有禱禳堯胡爲而不禳大旱致禱是旱
有禱塞矣旱有禱水胡爲而不禱曰水之有潦猶人
之有水蠱也歲之有旱猶人之有痺疾也痺疾水蠱
人之奇疹潦災旱熯亦天地之大疹也痺疾水蠱非
善誦之可蠲非禳禱之可免大水大旱豈善誦善禱
之可移哉堯舜神聖委其然也是故不易政不致禱
惟命伯禹益稷治之而已是蠱之必用醫痺之必以
藥也伯禹益稷從而治之百川順流此亦天地之蠱

禱而獲夫良工之起之也然則湯之致禱豈知不足於聖人歟亦示教也身有疾有不可不爲善親有疾有不可不盡誠赤子冒疾藥之弗至抑坐視而弗軫乎抑將走羣祀而幸其功之一見乎然則湯之禱宋之鼓亦所以盡其誠而已矣故湯宋之致禱以示教也堯舜之不禱而命禹以任正也桀社伐鼓其亦果能益乎桑林者社也社爲陰鼓用聲也聲爲陽伐鼓于社以陽而起陰有是言也雖然桑林之舉將七年而後禱乎禱七年而後應乎七年而後禱民事不已緩乎禱七年而後應其報不亦晚乎吾固曰湯宋之禱以示教也堯任正也由智者觀之思過半矣

星次說

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蔡邕月令章句以節氣當國分及皇甫謐作帝王紀復以月律配入辰次言之而事益支矣○按邕之說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以至元枵小寒大寒居之爲齊之分若謐之說星紀之次於辰爲申謂之赤糞若於律黃鍾斗建在子吳越分野以至析木於辰爲寅謂之攝提格於律應鍾斗建在亥燕之分野此班鄭之說也鄭氏律說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而辰在星紀應鍾

亥之氣十月所建而辰在析木班固歷志姬訾之初
危十六度爲立春中營室十四度爲驚蟄元枵之初
婺女八度小寒中而危初爲大寒二子蓋源乎此夫
星紀東北而吳越實東南降婁姬訾戌亥之位而魯
位實在東北齊表東海而星且北秦處西垂而次乃
南故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說武王克商歲
在鶉火伶州鳩云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則周屬鶉
火故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鶉火之次爲周之分晉
文卽位歲受實沈董因所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則
晉屬實沈故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實沈之次嘗

晉之分自張十七至軫十一鶉尾楚分故魯襄二十
八年歲淫元枵裨竈知楚子之死謂歲棄其次以害
鳥帑周楚惡之則鳥尾爲楚矣自氏五至尾九大火
宋分故魯昭十七年星見火辰梓真知宋鄭之火謂
宋大辰之虛昔火房也則大火爲宋矣然春秋戰國
地每遷變三晉未分晉果何分秦拔西河魏當何屬
周旣東西何都而直鶉火陳滅于楚何自而入韓分
前封後據又豈得如康成之所謂同時而當星次哉
况乃中邦幾何三千以去夷蠻戎狄外更綿邈詳觀
諸書蓋亦支離而未嘗究也按甄曜書次三十度度

三千里以古九州方三千里果如所說九州才口當天分一度之廣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豈日星不臨哉古之國邑不過百里何常而得專次况古萬國周千八百又豈皆無受封之日而獨此十二國得當之乎七國之初天下雌燕雄魏韓魏趙地動亘數郡厥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豈趙魏之地歸秦而遂屬秦之星乎秦乃周也不曰周而以東洛爲周唐都京兆二郡旣入畿內而說者尚謂秦分則是國易而地不易也吳楚齊晉春秋之末廣土所至一時配入而不知疆域雜亂之不

可要也夫風俗之所以異以廣谷大川之異制也州郡雖改山川不移閩浙五嶺本自兩越荆揚徐梁正爾三楚亦何得以是制哉此一行所以惟取七宿之中分四象之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爲紀據山河以分其野然亦未之盡也苟以封日則有絕而復續者或以姬而繼子封日旣異前人又非而前星且不變邪禹貢無言保章之說惟不得而執也雖然豕韋禍蔡大梁凶楚元枵見饑乎宋鄭星紀定占十吳越永嘉中歲白熒惑聚牛女間時謂吳越當有與王未幾是歲元帝登極故史臣謂星斗是祥苻堅會謀南寇

石越對以歲鎮斗牛福德所在而苻融亦以吳越爲不可伐蓋有不可誣者歲之所在爲福所衝爲災故師曠梓真禪龜有得而言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在越而吳不利皆以歲言之也龍宋鄭之星宋大辰之次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屬也然衛顓頊之居則水屬矣吳越同分而史墨以爲越得歲吳不應伐是又不可曉者昭公七年四月日食說者以爲魯衛之惡春分之日在魯衛也十年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齊薛之分矣前哲之言蓋亦自有所見要不必牽乎此餘如未然要以九州之分爲

正

書唐月令

敬授人時此帝堯之急政聖人以之首書民事之爲重可知矣禮有月令世皆以爲出於管子不韋之書故傅子云月令取呂氏春秋至杜君卿乃以爲出於管子不韋編之以爲十二紀之首漢世戴聖始取以入禮記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然亦不知周公已有時訓而時令解見之周書此蔡氏所以謂爲周公之作孟冬祈來年則建用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而或者猶謂周以六

冕郊天以大裘玉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况乃太尉秦有則非出於周代是亦不知劉安時則之訓本之月令而亦時有增損顧得謂漢時乎常切攷之特亦本之夏小正爾小正之書顧亦本之前代炎黃顛譽一代之治斯有一代之時惟其來者甚遠是故歷代傳寶以爲大訓故雖有變易而其大者猶不得而易也頃見郭京易舉正序言我唐御注孝經刪定月令以知唐室嘗改古之月令矣中見斗南於世家獲唐板五經首帙爲貺其本旣禮記以爲先而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管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水旱作沴事資革弊於是定以杓建準攝提而刪之命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等爲之注此卽唐志御定禮記月令一卷者爰表出之以見唐世猶以民事爲重云淳熙新元四之日墨莊藏書

沈璧

書中候 握河紀云堯卽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于河青雲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色

自河而出臨壇而止吐甲迴遶甲似龜廣九尺有文

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而世

紀言堯與羣臣沈璧于河乃為握河紀今中候是也

王元長云握河沈璧孫氏瑞圖云帝堯即位坐河渚

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

域玄雲篇云龍飛何婉婉鳳翔何噦噦昔在唐與虞時見青雲際此也帝舜祗德欽象

有光玄云象天也治象位者也至于稷興榮光迭至黃龍負圖卷

舒至水畔樞紐之時置舜前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

人集發圖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

克塞見孝經援神契藩侯陪位羣公皆就立如舜周公差應

差應邪錯在後聖當受神位故近之至于日昃榮光汨河汨覆青雲浮至

青雲仰玄甲臨壇止濟止圖滯青龍靈仰之使玄甲所以裹圖周公

視王公視聖人精明故先視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

秦漢事中候摘洛戒云若稽古周公且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莫莢生青龍銜甲玄

野王符瑞圖龍背書以上故中候又云周成王舉堯舜之禮沈璧

于河白雲起而青雲浮乃有蒼龍負圖臨河然据攷

之亦黃帝之事爾以按野王符瑞圖云黃帝軒轅氏

東巡省河過洛又沈握視將加沈璧沈握沈珪集曆竝臻

皆臨諸壇河龍負圖出赤文象文以授命象字象時代出握河

龍魚河圖云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

記

出黃帝命侍臣寫以示天下河圖又言黃帝云予夢
兩龍授圖乃齋往河洛求之有大魚沂流而至泛白
圖帝跪授之而河圖挺輔佐曰黃帝持齋七日七夜
天老皆從以游河洛之書至翠嬀之泉大鱸沂流而
至問五聖莫見獨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
沈白圖以授帝見兎園策又云黃帝游於河洛之間至澤
鴻之泉鱸魚負圖以授帝蘭葉朱文名曰錄圖前河
圖亦云黃帝游洛水有鯉長三丈身青無鱗赤文成
字故世紀言黃帝時大震三日帝游洛水上見大魚
三牲醮之天甚雨七日魚流而得圖書則非止擇河
之說也

路史餘論卷第七

宋廬陵羅泌著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蓂莢 朱草

蓂莢曆莢也世紀云堯時蓂莢夾階而生每月朔則生一莢至月半而十五莢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晦而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莢厭而不落王者以之占曆應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名仙茅故田俵子云堯為天子蓂生於庭為帝成曆瑞圖云葉圓而五色日生

一莢至十六則落一莢及晦而盡白虎通義云攷曆得度則生書中候摘落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莫莢孳則二物也注朱草者百草之精狀如小桑莖子長三四尺枝莖如珊瑚生名山石岩之下刺之如血其葉生落隨月晦朔亦如莫莢則莫莢之類爾三禮義宗云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爲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光武中元年羣臣奏言地祇應靈而朱草萌生又有赤草

生於水涯則非莫莢矣云仙茅者誕矣

抱璞子亦云又名仙茅今

西山謔母所種者頗異它處少年湯飲輒致口鼻出血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効婆羅門僧進之

五老人

酈元水經注云堯帝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童也言訖五老乃翻爲流星以入昴事見論語比考云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項赤龍銜玉苞舒

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
童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
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
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
禮舜故任彥升宣還皇后令云堯見五老人于河一
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
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
歌訖五老飛于天入昴寰宇記今河東縣故永樂東
北十三里有五老山堯升首山觀河渚五老人爲流
星上入昴今河西縣西十七五老仙人祠也夫古之
事亦有原矣今道之營道北五里有五老人祠昔唐
國子司業爲道至襄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春陵人
與之帛與幘問所居州城西北五里至訪之則無有
惟五龍井遺縑在焉乃立祠卽曰五龍祠貞元十九
年也大觀四年二月賜號崇應政和侯封曰壽聖壽
通壽寧壽成壽應云

陵臺說

大荒南經帝堯帝嚳帝舜皆葬岳山而海內北經有
帝堯臺帝嚳臺帝舜臺之類非一夫帝王之冢曰陵
亦謂之臺傳言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植乃以爲

衆帝之臺故帝嚳冢曰頓丘臺堯母冢曰靈臺鄴有
魏文武甄后三陵臺張賓進所言三臺險固者也卽
在上世亦謂之山黃帝葬南甲山曰橋陵亦曰橋山
是矣蓋山者取其如山陵者取其如陵因謂之山陵
爾風俗通云陵者天生自然故王公冢稱陵或云秦
曰山漢始曰陵殺有二陵豈漢始哉若臺者猶夷俗
之言路

繇余氏墓

陶臣氏 烏陀氏

蘇州節度使錢元繇之猶子文炳爲元帥府判官檢
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飽文學善應對尤精

青烏之術開寶五年妻丘奄化訪吉兆于報恩禪宅
之側古松區中僧常泰者共疑叢薄掘岡當必昔賢
墳竈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墓道版石
數重梓廬灰盡惟一骸亞石間長逾丈所脛且三尺
明比南金東一銅鐺傍縷青花西壁劔器亦且敗毀
惟環在靶佳玉所成合抱夫容瑩然精白炳心尤愛
不聽役入因酌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狀如耗丸
從劔下螫炳右眉間尋見悶絕輿還乃卒泰具掩之
翌朝炳之丕子知玄方伸號躄遽亦冥然見一丈夫
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色如金徒跣挺劔

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
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于茲當時此地乃海東漸
之山也宅兆臣吉居之且安奈何而父剛愎發吾版
石顧已非義而乃更欲奪吾玉柩罪孰甚焉雖今擊
死然方隸吾籍吾於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苦宜
勿念悼知玄始甦錢公希白特爲之紀以知宅墓凶
吉始諸太古而冢訟之說爲不可掩堯帝而來汔于
開寶數百千載而精爽猶在足信定分之不可逾而
直諒忠忱之不泯也

南岳魏夫人言禍之最
急者惟墓風與冢訟

去凶年

四凶之去熙朝以來明經之士間有能知而先後之
際猶不能究卒亦同乎爲妄舜攝之初卽分十有二
州旣而流四凶族命禹平水水土平而後復爲九州
故得共工流于幽州四凶之去在十二州分後明矣
在舜典自可見說者乃以爲舜十二州在禹平水別
九州之後顛倒失統程頤之徒咸謂殛鯀在說明刑
之中非先分州而後殛胡益之之徒至謂幽州崇山
三危爲共驩三苗先封之地而今乃流放而竄之鯀
治水無狀嘗竄羽山今出怨故更殛死俱爲礙理夫
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

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
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未知其所據
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六十載後大戴記孔
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烈
皆言堯伐驩兜國事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言堯
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按舜紀云舜歸言于帝乃
流共工周書則云共工久居重位而唐伐之是說學
者往往以爲非經有不之信然呂刑言遏絕苗民安
國亦顯之爲堯矣鯀與共工詳之正以誹禪見竄而
世猶謂鯀以治水無功殛果足信歟夫有勞于民者
先王一皆視之鯀縱治水無成而仍作九載亦勤于
民事者矣孰有至殛死者向使鯀不能啓其功于前
則禹亦未能速收勤于後祭法之言鯀障洪水禹能
修鯀之功則鯀非無功也果無功殛則何得見于夏
郊蘇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忽諸

呂梁碑

呂梁碑劉耽作字爲小篆鉤畫訛泐間可認者僅六
十言耽於傳無聞矣据碑之言皇帝登封之歲則蓋
秦漢間人也碑中敘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
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

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爲可攷質之於傳惟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甲申秋七月觀于內相郭知章明叔家公異時亦嘗集錄古刻多六一先生之未見者二百斯其一也字勢權奇蓋莫之辨嗚呼有虞氏之明德千古被之而無斃者孰有世祀之不明者乎繇數千歲之後予得論而次之夫定喪斯文哉呂梁者龍門也而彭城之東一亭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陵陸渾交趾等處之龍門云

歷山

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

山九名一曰首陽臨

河與大華對峙卽謂歷觀楊雄所云登歷觀以逕望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廟舜井媯水

汭水媯南汭北

媯一作瀉瀉汭舜廟後周宇文護造地記云二泉在首山北山中皆逕山

下而入河然孔安國馬融王肅杜預皇甫謐皆以瀉汭爲媯水之曲云

然後魏輿地圖

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

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

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

上有舜祠縣東復有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

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華水與歷山井通曾子固言

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噐於壽丘就時於負

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
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爲卽陶丘乃
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
不大相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
以爲娶後所居後世因有媯水而遷就之齊州二夫
堂記
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去也
遠矣耕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卽荒野顧非日後
就販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其說
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
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

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
乃河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山有四
一河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
聞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卽此爲是今曹濮間有舜叅
龍井定陶城皆其蹤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
山樂史亦以爲舜耕在是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劭
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
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
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池目之姚墟劭謚緣之皆記
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

十有堯城堯祠云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
北二十為舜城城有舜井有樞山上有堯舜二祠元
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

樞山隅井曰舜井秋甫志歷山在東流縣東三

十里高八十丈上有堯舜二祠南巡所至本屬祈門新安志在祈門西八十五里寰宇記石埭西百六十有樞山高五里上有澄水大抵古迹傳聞多繆如今太湖縣北七里龍山亦有堯舜廟說亦以為放勳乃唐之神

堯也

而周處記始寧界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

因謂樞山而以具區為之雷澤以其中有大小雷山

也王介甫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豫耕

漁之日邪

風土記云太湖中有大小二雷山相距六十丈大雷高百二十丈長與東北六十其間

曰雷澤即舜漁處故浙東有餘姚上虞江為舜本土

且以姚嬀之名在在而是

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嬀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嬀墟舜所金在西城今長沙縣有瀉水云舜所都

而上虞之損石號為公斡會稽又有嬀水三撫之泉

經之東入海圖經亦以為釐降之地祝阿故縣又有

灤水俗呼娥姜水原有娥英之廟水原山上有帝舜

祠下開大穴為之舜井

寰宇記羅姜水

堯之泗源又有陶墟

亦有舜井其西阜號嬀亭山下之一漏澤方十五里

指為帝之所漁不知此自桃墟謝息之所遷者 又

水經注上虞一曰虞賓太康地記為避丹朱之所

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湖故寰宇引尚書釋言

謂在震澤若陽城漢漢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
今在陽城西北十二寰宇記爲烏虢切矣郡國志言
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江故梁
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湘
水岸三十有相思宮望帝臺志爲二妃之迹冷道臨
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
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
華太平鄉有舜女寺卽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宴
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
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朴故老猶彈五絃之琴爲漁
父辭莫不以爲虞帝之居豈盡信邪

太尉

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故帝王世紀云命爲
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行事按月令命太尉贊桀俊
鄭注太尉秦官漢志亦云獨應氏官儀以爲周官而
康成中候注首從其說與禮注相異故束皙据中候
以追難之正義且因中候之言謂三王有司馬無太
尉以爲堯置之而三王不置予攷春秋元命苞云堯
游于河赤龍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而
合誠圖言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鳳皇負圖授

於堯赤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厚寸黃玉檢白玉繩
封兩端章曰天赤帝符璽而春秋運斗樞亦云舜以
太尉之號卽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中舟與三公諸
侯臨觀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甞入水而前去
黃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有戶白玉檢黃金繩芝泥
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鳥文舜與大司空禹臨侯
博望等三十人集發圖玄色綈長三十二尺中有七
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藏之大麓而河圖
所云與此略同則其爲說久矣然呂氏書孟夏命大
封贊傑不云太尉黃帝時大封爲司馬是太尉也周

大司馬至秦而爲太尉漢武復爲大司馬東漢復爲太尉尉者自上安下之辭周官大司馬職進賢興功以作邦國王制司馬辨論官材皆贊桀遂良之事劉昭以爲緯侯之書貴尚

神鬼動挾怪誕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
當是据位以書前職非虞氏之實號蓋太尉之職實
舜所掌遂以職同而追稱之非官之繆康成自注中
侯至於禮學豈遽忘帝之職位哉蓋亦知之不發之
中候而發之月令也

小人之過必文

劉焯

同人于宗式吝之道而男女以同姓則其生不蕃故
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則生不殖內有四姬而晉侯

之疾不差婚姻禍福之階也是以君子不娶同姓買
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附遠厚別知自別於禽獸
也胥季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數雖近男女相及
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
不相及異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姓是
故娶避同姓畏亂災也昭公娶吳死不書姓若盧蒲
癸娶慶氏而云宗不避予吕后之妹歸於吕平茲何
可据王莽嘗言姚媯陳田王五姓予同族皆以爲宗
然至宜春侯女則遂以爲姓出各別納之稱之曰宜
春氏豈知訢亦齊之王邪臨淮陳矯劉頌近親養於

姑陳而冒其姓及納頌女則亦以爲姚虞陳田同出
於舜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劉馥旣婚劉疇太常非
之則更以爲鍾出鍾離胡同胡母單複相婚不以共
本爲悔於是貽書卜壺以謂堯舜之婚正姓分絕於
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而荀崧遽以爲可吾乃
不知堯舜大聖反爲後世變情敗俗亂倫無禮之魁
也邪而禮傳遽有上古五世通婚與商人六世相婚
之說豈非小人冒禮者之自爲地乎夫小人之犯義
曷嘗不假聖人以藉口哉禮聖人之所性而聖人禮
之所自出也狂者嗜膚指醉者隄土糞顧謂醒者亦

爲之乎庾蔚之云同姓之婚易置矣而小人情巧又益嘏在邊地無他與婚如可恕者假使又無與婚則將遂與豕交之邪春官小史掌奠系世辨昭穆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後世士大夫譜系不著族無綴食之義而下失事宗之禮氏姓莫別故王通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視譜魏氏春秋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納司空忱女以爲姓同源異周室之後昌黎張仲取范陽張璉女弟猶諮張卓而後婚王伯璵鄭康成高雋弟子而亦爲子稚賓納王處道之子于時清議盡無譏誚則知禮傳之妄有自來矣而杜佑儒宗恢博冠代而乃亦有商以上婚不隔同姓之說豈習見之稔而莫覺邪江南陶穀唐氏子也後納唐女士有致議則更以爲正自殊出以知非禮之人大率一律故予嘗謂後世教失其本讀經史者恣爲濫說徒以資其所欲爲爾讀書者之爲多市井之不爲渠不信矣

瞽叟殺人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然則舜不禁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以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

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之言蓋以爲受

法者設也而劉敞明舜以爲凡聽五刑必原天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商鞅作法

可謂慘刻猶以太子爲君之貳不可刑五臣范以爲非孟

之言書言舜克諧瞽允若而不格姦孟子亦言瞽底

豫矣豈有殺人之事不得乎親不可爲人不順乎

親不可以爲子舜視天下歸已猶草芥惟不得乎親

則不可爲人豈有不禁之事臯陶無執瞽之理舜亦

無弃天下葉夢得輩云軻之過說瞽叟未嘗殺人臯

而逃之事陶何嘗執瞽叟舜未嘗竊之而

逃以爲瞽叟真殺人而臯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逃

之失之遠矣夫春秋之書殺大夫或曰公子或曰世

子或曰兄弟公子未命大夫者其重視大夫世子君

之世嫡而兄弟母之昆弟其見殺不以有罪無罪皆

斥其君以明親親之道周制同姓有罪不即市必致

刑于甸師不與國人慮之也公卿士庶則有議親公

族有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爲

人君而自賊其類不祥莫大焉宣帝之詔父子之官

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庇而存之誠愛結

於心忠厚之至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妻匿夫孫匿

祖妾匿其父母皆勿坐惟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

匿孫誅仍請廷尉以聞豈有爲天子父殺人而廷尉

得執乎曹操馬騰入麥主簿議罪而自刑割髮太子

萬當死五奏太宗閱其自首就戮方食徹案將法出之召五品以上曰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失信今朕私党仁洪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命有司設草南郊進蔬飯將請罪三日羣臣前後固請乃止夫唐臣猶不聽太宗請罪南郊舜之諸臣豈聽其竊負而濱海哉廣州都督晉國有訟士句聽之士句不明曲直要辭未合而曰天子所右右之所左左之是知尊天子而未知決獄守法之道也法者天下之法而天子特司之爾其權顧不在天子而在於士師成王命君陳曰商民在辟予曰辟汝惟勿辟予曰宥汝惟勿宥惟厥

中是則縱舍輕重惟法是視天子固不得而豫然惟厥中則固有其權矣直躬證父攘羊孔子惡之曰直躬一父而再取名焉石奢之父殺人楚昭理而縱之奢吻而死而孔子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孰有瞽殺人而陶真得而執之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舜不難於隱法陶不難於弃士而已矣隱法不過失位而天下之父子悅弃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舜豈得爲不君而陶豈得爲不臣哉奢見說苑士詩外傳二

路史餘論卷第七 終

路史餘論卷第八

宋廬陵羅泌著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卽位書元非春秋立法

元年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卽位之一年稱元古之史皆然書云太甲元年維元祀而虞夏傳亦有舜元祀之文然則卽位之年稱元其來久矣非春秋始爲法也元者善之長聖人之所以見乎用者也夫乾元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爲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

地之所爲用也體元者君之職而調元者相之事是故曰元后曰元聖曰元宰謂一爲元者以其德於是乎始所以奉天地而爲用爾古之君子必卽位逾年而後改者將以重遽革必不敢以前之餘爲今始也於其改也亦行告廟之禮而後行事此國史之記時政所以必書卽位之年爲始事或曰元善非也不有元惡何獨善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是故君子必能盡人物之性而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得丘民者顧可不自謹其所始

歟

原尸

於祭有尸見君子氤氳事神之盡也三代之時自天子至庶人祭皆立尸秦漢而來茲事廢矣故或者遂以是古重尸爲執滯豈識聖人之意哉神依人而行者也宗廟有尸以盡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羣小祀一皆有尸則亦以事父母之心事之也或曰今之像設方之於尸則尊且嚴矣得先王之意奚必古之拊哉曰不然尸與主二道古者尸主並用故祭五祀皆設主三祭而後迎尸

祭五祀于廟皆席于奧尸則設主尸內之西竈於門外之

東中雷牖下門則於門左樞而輟壤在門外之西階
三祭既徹而後陳俎饌各于筵前迎尸始宗廟之禮
中雷乃中庭檐溜今俗所謂檐神說為室神非也 特牲有主有尸而在逸禮

裕于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五廟七廟皆
無虛立勝國之社有尸無主而邦國都鄙之社則有

主無尸犯輟為壇菩芻棘柏為神主亦有尸焉故坊
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民之有事也曾子

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有尸可知矣一人癸
尸七廟矣癸爵 譙周禮祭集諸侯之廟有木主在尸

之南為在尸上今之像設特古之主而已君卒哭而
祔祔而作主主立而埋重始用嗣尸虞而立尸其主

以桑練而易之遂藏于廟以為祭主是未祔則有重

無主既祔則有主而無尸必虞而後立之也少牢之

祭有尸無主蓋裕則有主而不裕無主故自卿以下
無主者依神以几筵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敢聖

人之意豈茲俗之所知哉公羊云大夫聞君之喪攝
主而往則大夫有主矣昔

衛孔悝反祐西國故徐邈等以為有重則宜有主大
夫士不見無主之義而魏清可王暉遂以謂大夫士
宜通立主豈 嗟夫鬼神之事雖聖所不盡言然其制

數亦有可以見其情者大氏神鬼陰屬非附陽體則
不可以見是故尸以託之郊之祭也尸與王裘冕而
士師逆尸者亦裘冕舜入唐郊丹朱為尸晉祀夏郊

董伯為尸則祭天有尸矣周公之祭泰山召公為尸
 繹賓之尸高子靈星而是三辰山川為有尸矣言祭
 祇用一尸則祭統設同几筵者也其在魯郊亦以祝
 延帝尸稷尸從之而公羊氏白虎通五經異義俱以
 為祭天無尸則似失之祭天有尸則地可知星有尸
 則日月可知山川有尸則川瀆
又可知白虎通謂天無形不可
 象故宗廟有尸而天無尸非也聖人之制祭致敬而
 已豈係於有形無形哉鳧鷖美神祇祖考者也而五
 章俱有公尸訓者固以初章為宗廟二為四方百物
 三為天地四為社稷山川五為七祀則成周之世大
 小神祀皆有尸又可知矣推此而言則諸侯之境內

山川大夫有采地之五祀皆有尸也特牲者士禮而
 少牢大夫禮也一皆有尸則諸侯有尸矣祭統君執
 圭贊裸尸諸侯之尸也守祧王祭祀各以其服授尸
 天子之尸也是自天子至庶人俱立尸矣始死無尸
 尚其生也成喪必尸神始識也祭殤必厭示弗成也
 無後必厭為無人也男女異尸以厚別也同几二尸
 神所合也夫婦共尸貴同牢也宗廟異尸近必詳也
 毀廟同尸遠欲合也尸必以孫示成人也婦為尸坐
 不拜手不脫履嫌燕媾也附用嗣尸尚質也既封主
 人贈而祝宿虞尸以盡孝也為人子者不為它人尸

厭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卿之孫行者為尸諸侯則求

於大夫之孫行者皆以同姓之嫡招穆同也成氏云未葬之

前形柩在殯以生事之故喪莫無尸虞祭之日始立尸天子不以公諸侯不以

卿大夫不以家臣以避君也天子不以子為已父之

尸諸侯不以已嫡為尸卿大夫避上嗣舉奠亦不以

已嫡為已父之尸是故子未立者小於同姓之嫡而

無父者勝國之社稷小司寇為尸司寇士師以法殺

也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大祝執明水火而號祝階

釁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大喪始崩以肆鬯漑尸小

祝大祭祀則逆齊盛送迎尸沃尸盥贊隋贊徹大喪

則佐大祝贊灋以盤盛水共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

尸及王盥洎鑊水宗祝後尸大喪則鬯人供鬯以釁

尸郊祀則節服氏裘冕二執戈送逆之相尸者延其

出入詔其坐作既喪令徹大夫於尸再宿一戒士一

宿不戒君前三日而宿戒之既得日乃宿戒尸明日

朝服而筮之大夫前祭一日士二日吉乃宿尸祝儻

明日而祭祥去要經而莖尸練則繩屨大祥則吉服尸服卒者之上服其士玄端其妻青衣不

以賤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之尸服以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之尸服以大夫父為士子

為諸侯祭以諸侯尸服以士父為天子為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罪也為君尸者受

伯不哭弁冕而出乘之以几卿大夫見者下之君知

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掌次共張司樂奏夏出入廟
蹕過者趨走以教敬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
中武尸之爲用重矣大夫爲先君尸在廟門外則疑
於臣子在廟中則全於君於父君在廟門外則疑於
君父在廟中則全於臣與子是故君迎牲而不迎尸
大夫士以祝迎尸天子諸侯則以士延尸于戶外尸
入升筵東面坐視主人西南立拜妥尸尸答拜之遂
坐按祭君獻尸尸裸之后酌璋瓚尸祭之啐之祭后
朝踐旣四獻而饋食於是薦熟乃變機王及尸有倚
住引尸入室詔妥尸尸縮酒啐之旣六獻而後朝獻

畢而交酢及九獻賓也王與孤俱四獻諸侯爲賓者
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羣有司皆以齒示等也旣酢諸臣
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以樂皇尸嗣子諸臣加爵三
旅酬武筭尸稷君與四卿餞之夫人薦豆執校執醴
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尸飲三衆
賓飲一示民之有上下也尸出尸上嗣食之卒食告
飽主人酌尸尸酢主人次主婦如之賓長亦如之利
成祝入尸稷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從尸者不出大
門所以交神明而明君臣之義子事父之方也夏立

尸而卒祭有祀坐之飲坐尸無事亦然周因於殷尸
故坐亦旅酬六尸惟稷之尸發爵而不受旅告尸行
節勸尸飲食詔侑武方若孝子之就養其事然也始
於神事故朝踐以腥坐尸于堂詔血于室終以人養
故饋食以熟延尸主于室體饌而進主人獻尸賓長
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膳從酌尸之僕猶君之僕
象之也始作樂求之於天也既灌鬯求之於地也於
祊於彼乎於此乎則又以求之人間世而吾之禮意
嬋矣是故樂合而先祖是聽灌降而神鬼來享盖有
以知其必臻必享也夫神猶火也火生無形因物顯

照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
故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爲可盡神非可盡也以其
在物者有可盡之理也古者於文火聿於皿爲盡而
火之盡者爲燼凡以是也子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
三日齋七日戒凡以求合於氤氳縹緲間而已矣白
虎義曰祭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存而
人亾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
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具醉止皇
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

故侑神尸入舉角妥尸食爲之節及乎酌盎啐尸有至沾醉旅酬降冕則尸弁而舞之以盡神也後世禮闕尸不復見而夷蠻之中容或存者周隨蠻夷傳言巴梁間俗每秋祠祀則里之美鬢面者迭迎而尸祝之柳道之人祭亦取於同姓之丈夫婦人伴享此則尸之餘事而今巫童方士亦有憑身附體之法其所以交神明猶有聖人之遺意獨在國家宗廟山川寂然亾矣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則固久疑之矣而魏高允亢書文成乃以爲祭尸久廢今俗或取貌之肖者爲尸祭之爲之宴好敬之如夫婦事之如父母損一毫髮之不盡則不足以致其孝而其所以交神明者有不可以盡言邪

鸞車有虞氏之路

大馭凡御路以鸞和爲節鸞和君子之所以和心而養氣者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其所以和心而養氣者步趨不廢也乘車鸞在衡兵車在臙而遣車亦曰鸞車則凡車必有鸞矣春秋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君子之行馬題有錫旂首有鈴

豈特鸞和然皆不若鸞和之鏘鳴也故前者命以鸞
後者命以和特言鸞車有虞氏之路者豈其制若三
代之車歟明堂位曰鉤車夏后氏之路而司馬法夏
后氏曰鉤車鉤車者先正也蓋曲其輿前謂之鉤命
之所乘與兵之先正貴賤雖殊其致曲一也鄭康成
以鉤鞮釋司馬之鉤車誤矣山車垂鉤伊古之瑞此
鉤其轅非鉤車也

舜帝無爲

爲治
有序

爲者敗矣而無爲之說爲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闢
四門明四目在旋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秩山

川而覲羣后協時同律脩禮詢岳命揆攷績其爲勤
亦至矣而先聖以爲無爲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爲放
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爲清虛放蕩
汗漫而不可繫者于是滂洋恣肆禮法之外絀是非
遺成敗聽其雜揉而任其所自爲權柄綱條一切委
置之或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爲豈如是
邪夫其言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臣則吾之鄰而
鄰則吾之臣所相附者爲相近也故其告諸臣曰臣
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及翼予欲宣力四方
汝爲予欲觀象作服汝明予欲同律聲在治忽以出

納五言汝聽是所謂股肱耳目者予違汝拂豈其不

事事哉汝翼肱也汝爲股也汝明目也汝聽耳也俾禹司空平水土棄后

稷播百穀尚司徒敷五教陶爲士理庶獄垂爲工利

器用益爲虞若上下伯夷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

子龍納言典出納各職其職然後內外之節得而帝

方以優游岩廊之上本仁祖義總弘綱而莫敢佚其

爲治固有序矣方鴻水之未平天下之事固無以大

於水故首命禹及水旣又大陸旣作則惟食之爲急

故次命稷富斯可教故次命尚徒善不足以爲政故

次臯陶而其化以大行于是命垂以給其器用命益

以遂其動植而後神人可得和故次伯夷成其典禮

又次之夔以興其樂而王道此成矣然而天下之事

尤防乎壙上之不下宣下之不上達則政不可得而

治故卒命龍爲納言而後上下以無壙一得禹而地

平天成再得陶而民協于中得稷而蕪民粒得尚而

百姓親得益而庶物蕃得夷而上下讓得夔而庶尹

諧夫然故虞帝得以被袵鼓琴端拱一堂之上而天

下治豈其不有爲哉不自爲爾故曰無爲而治者非

無爲也任得其人而無事於屑爲也故用歌曰陟天

之命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帝之所以無

爲而百工熙者凡以諸侯之汝爲汝翼汝明汝聽也
豈若是蔑禮節隳形體而自放於繩準之外歟昔者
孔子嘗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夫天地以生物爲大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
固未嘗有爲也四時自爾行萬物自爾生而已天下
之人非皆不可有爲亦非皆不可以無爲也有爲者
商賈之事而無爲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
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
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哉
賤商賈尊佛老固非至論用商賈與佛老治怨美雖
殊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爲六轡在手佛老之無
爲喪其兩肘此其所以無用

禹臯戒舜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子曰如知爲君之難也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方虞帝時臯陶矢謨曾微高
絕之訓而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興邦之
言也政之又黎民之所以敏德繇此而已此帝之所
以俞之而曰允若茲者言君臣之艱信如此也夫君
臣之所艱不過舉善進言而已世之庸君從邇之言
有不察也而況於嘉言乎此罔攸伏之所以爲艱也

在廷之非有不舉也而况於在野乎此無遺賢之所
以爲艱也堂下遠於千里門庭之間有不及安况九
洛乎此萬邦咸寧之所以爲艱也忘賢自與而羣且
不可虛况於無告此不虛無告之所以又艱也有能
奮庸不能無廢况於不顯此不廢困窮之所以又艱
也凡是數者君之所以有邦而臣之所以致君者也
昔之人能是者欽明文思之后而已所謂惟帝時克
者顧不謂克艱邪雖然帝之及此豈其不可能邪特
亦撝謙而不自多爾有天下者非不知德業之爲尚
也然有其德者未必有其智有其智者未必有其才

有其才者又未必有其時與位也今也其德廣運則
既有其德矣乃聖乃神則復有其智矣乃武乃文則
又有其才而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則又有其時與位
矣復何艱邪而禹益之言猶若是者抑亦以敬其君
勉其爲君之難而已故方其志於治則戒之以惟艱
及其以爲艱則又勉之以可致禹益之忠於是至矣

禹益之爲臣於是盡矣

帝德廣運云云此指舜言也
孔氏以爲益之美堯不然夫

舜既立則羣臣之稱帝者皆衛舜也如禹曰帝念哉
帝光天之下皐曰帝德罔愆皆謂舜當舜之時舜謂
堯爲帝可也使益亦謂堯爲帝則何以稱舜乎張子
厚云此美舜也因舜歸美於堯故益亦歸美於舜其
說爲是

賡歌

治既定功旣成此君臣賡歌詠太平之時也雖然聖賢之作豈徒然哉必有勸且戒也有不勸戒而徒爲是容悅之言是特中和樂職狎客之分韻者竟何補邪元首之歌此治定功成賡歌而不忘乎戒勸者也後世有如大風之歌謂之傑作可也然不過憶故鄉思壯士而已戒勸安在孝武而來芝房天馬之作爲不少矣果何益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安不忘危而有慮乎所忽之謂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言股肱之臣樂於盡忠則元首有所興起而百工之職得其所也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者言率人臣而造事在於循法度以責其成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者言君明則臣良臣良而後衆事得而成也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者言君煩苛則臣不作臣不作此萬事之所以墜落也蓋君明則小人去而英賢在英賢在故天下治君不明則英賢去而解謾職解謾職故天下亂其理然也雖然帝之歌先股肱而臯陶之歌則先元首何邪蓋有爲之君常患不得其臣而有爲之臣每憂不得其君患不得其臣故欲其臣之喜而後君有所

起此僕臣正厥后以克聖也患不得其君故必其君之容而後臣有所作此后克聖臣不命其承也陳平有言上佐天子下使卿大夫得其職其亦體於斯乎唐虞之時主賢臣賢功成治定而歌詠之形一言之出猶不忘乎勸戒茲其所以萬世式

胡益之堂上下樂說非是

益稷之謨載后夔之論樂胡益之始以爲序有不倫傳者錯之而以夔曰二字爲疊出者夫八音與政通惟可以在治忽也是故無其德而作之則逆有其德而作之則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

之和應此理之自然而無疑者夫一變而祖考格羣后遜再變而百獸舞庶尹諧此堂上之樂應也再變而鳥獸蹒蹒再變而鳳皇來儀此堂下之樂應也鳥獸率舞此近者聞而舞爾鳥獸蹒蹒則遠者且興起至於鳳皇來儀則非時出之物亦感之而來矣蓋樂之入于物者其漸然也其文宜云夔曰於予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遜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諧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蹒蹒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斯亦妄改聖人之經矣韶九變而鳳來儀豈一再變之功哉堂上

樂舉其作而堂下之樂則舉其名豈非堂上之樂接物遠而堂下之樂接物近接之遠故惟聞其作之聲接之近則見其所陳之器歟詳近略遠亦紀載之法然爾

南風之詩

步騫疏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所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好生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懽心故天下治鄭氏謂南風者長養之

風以言父母之長養於己也詩之南風亦言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之生長如萬物得南風而生者康成以爲其辭未聞而聖證論引尸子家語以難之熊安乃以爲凱風之詩其說異矣按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及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怨已之不合於父母何軻之不知答傳聖人之意顧如是乎吁而不已拊琴而歌之

歌曰南風薰薰今草芊芊妙有之音今歸清絃蕩蕩
之化兮繇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
鼓琴爲南風詠發聲稱妙故南風之德大矣琴書云
舜鼓琴黃河清其亦見之聲乎

舜爲法於天下

古今有異時無異理彼已有異迹無異心吾心之所
存卽天下之矜式而今日之所設卽後世之視效也
古之聖人所以獨立乎百世之上而天下後世有所
不能遺者豈它術哉本乎心之一理而已聖人者知
夫天下後世之有待於我也故致察於此心者有

不得而盡蓋天下之理契於人心者卽其所以形之
吾心者也惟形之吾心者雖微而無媿則其所以契
之人心者斯悠久而不渝苟在我者一毫不盡則推
之於彼者斯厭弃而不繼矣音容之前有不約之妙
形迹之表有不言之契有所待而後從固不若無所
待而自化也約繩而信曷若相信於繩約之先告語
而孚孰若相孚於告語之外邪古之明王爲不少矣
而舜爲法於天下行乎千百世之上而清風之所存
猶足以悚動乎千百世之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
厭愈久而愈不忘者惟其有以使民不忘之道而所

以先施之者有繇也仁義之精一之則舜之動無媿矣是故未施信於人而人信之法度彰禮樂著則舜之行無媿矣是故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皆此理之契於人心者也有人有是心吾有是理以是理觸是心茲其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歟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必不有天下者惟能有天下夫以一匹之夫而一旦與之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未免入其心而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屐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

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我哉吾知修人紀立天極山龍璫冕柴立稱不穀而已矣漢滅諸呂召文帝於代而立文帝之初被詔也謀之羣臣太使宋昌觀變而後進西面而遜者三南面而遜者再是以一卽大寶宇內平泰而幾致於刑措故曰惟無以天下者爲可以託天下君昌邑賀日中逮晡馳百三十有五里從騎踵死于道烏足以有天下

路史餘論卷第九

宋廬陵羅泌著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西王母 玉環 玉瑄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為四荒之名据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瑄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玦集仙錄又言黃帝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

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復獻白
玉之瑄以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
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瑄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
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笙玉瑄蓋皆以玉作瑄
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竊按諸書言舜時瑞事尤
多如金樓子言舜攝時有緩耳貫胷民獻珠鰕拾遺
記言羽民等獻黃布火浣之類多不足質按竹書穆
王七年西王母來賓特不過西戎介大曆六年試西
戎獻白環詩指此

黃陵湘妃

岳之黃陵癸比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
以爲堯女舜妃者繇秦博士之妄對始癸比氏虞帝
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比氏之出也一日宵明一日
燭光見諸汲簡皇甫氏之世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謂
庭山之神介而羅含度尚之徒遽斷以爲堯之二女
舜之二妃而以黃陵爲二妃之墓鄭玄張華酈道元
輩且謂大舜南巡二妃從征溺死湘江神游洞庭之
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爲是說者徒見堯典有二女
之文卽以爲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攷厥妄甚矣

郭景純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豈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當爲天帝之女斯亦繆者夫使天帝之女尤不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王逸韓愈從而辨之得其情矣且虞帝晚年亦旣退聽而禪禹矣南狩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者俱過期願孰有從狩之事哉今攷皇英之冢旣各它見則此黃陵顯非二妃之窆而湘祠決匪堯女之靈皆昔人之罔說知矣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訖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囿一同之間然則湘祠爲虞帝之二女復何疑邪沈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復不知位旣久禪匪復陟方之事邪黃伯思輩雖能以退之之辨爲非然猶以爲天帝之女與翁養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紛紛失据以爲舜女蓋自今始

女英冢

唐世記錄張尚書牧弘農鞠盜有嘗發商州堯女墓者多得大珠鏐金寶器玉盃厥事甚顯公獨怪其史傳茂記又謂堯女舜妃從死湘顛不得在是且以玉盃寶珠非協茅茨之事一時名流劉禹錫輩亦舉爲

疑微達識之義矣予竊攷之舜子商均本曰義均見於山海經以其封商而謂商均商正今之商州按帝王世紀云虞帝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之冢在商則特舜崩之後隨其子均徙于封所故其卒葬在焉事允協矣又奚史傳之記不記哉彼亦豈知虞帝未始南巡與二妃初無從巡溺死之事皆記禮者之妄尔夫以帝果南巡二妃于時皆逾百歲豈得謂女而復此俱存哉堯舜固儉也然寶玉之類亦非必爲深怪南陽張澹墓碑陰刻白楸之棺易毀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元嘉旣發甚多金器垂簾一皆金釘飾之先漢文帝勅治霸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爲飭故魏晉羣盜盜發掘陵塜而霸陵獨得不扣至元康間三秦人尹桓解武始發霸杜二陵潛闢之中金玉粲煉繇此觀之則商墓之藏可理知矣况堯舜之儉朱均固未守也式求劉向當時對成帝者則霸陵之事固不得甚薄也況商均乎

鄧至

爰劍

後秦

後魏書鄧至傳像舒治者普水羗也自稱鄧至王舒彭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子王請以封

授子彭奮高祖乃拜奮建中將軍甘松子

寰宇松州引舒

彭者舒治之後也通典云自治至十代孫附于後魏

故寰宇記鄧至羗敘云自舒治至十世孫舒彭附于

後魏孝文封甘松縣子然至嘉誠縣敘乃以彭為治

之子按後魏紀太和十七年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

舊朝貢以位授舊當是奮字及鄧至傳則云其王像

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不云遣治高祖即

孝文而紀傳所載曰彭曰治曰使為名不同在元和

郡縣志則云像舒治子孫舒彭內附拜將軍開國以

彭為治之子未詳何据

恭帝初其上擔術因亂來奔始有其地

爰劍者

伯禹之初分帝之少子于西戎為羗酋秦厲公時有

無戈爰劍爰劍為秦執歸南山賜支河子孫分種有

羗牛種白馬種參狼種羗牛種越嶲羗也白馬種廣

羗也參狼種武都羗也與苗後異

或以爰劍燒當出三苗非也

景

帝時研種留何等求守隴西塞徙之狄道故安武帝

西逐諸羗乃渡湟築令居塞始置護羗校尉於涼州

部

牛耶為之

曾孫忍舞子十七人為十七種忍九子研號

研種十三世有燒當代雄姚罕之間

居河北大化谷

四世孫

填良益貧收先零良良卑浦侵甚為所敗良益盛奪

榆中居復強生岍滇虞即滇吾生東吳迷吾號吾後

益困依發羗吾曾孫麻奴收怨羗復振瀕零大捷漢
號天子遷那內附漢中元間寇西郡馬武有弋仲襄
長是爲後漢云

黃熊化

昭七年傳子產云縣殛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
淵梁武帝謂熊不入水當是能鼈孔穎達云神化不
可以常言若云能鼈何繇入寢若以夢化爲不可常
則可至矣以今東海祭縣廟者不用鼈與熊白豈化
爲二物邪人自爲介竊按能亦熊屬非指能鼈而熊
能亦並音弘又切之以奴來語云欲得不能光祿茂

才是也 故程晏化黃熊評謂晉侯之祀有五不可
而柳子厚非國語謂好事者之爲之凡有爲也然於
雜記更謂化爲玄魚其大千尺故鮓之字從玄從魚
不知縣鮓禹父而縣鮓乃魚名王嘉云舜命禹疏川
道岳遍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龜龜
爲梁逾峻嶺則神龍爲負聖德所感而神化之事互
說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蓋疑於此也王充亦云
遠殛羽山又化而入羽淵非人之所得知而爲縣之
初斯未可審且晉侯之夢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侯
疾偶當自衰故子產因以言之後遂以爲信爾又按

瑣語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與傳又不作矣大氏左氏多誣劉子玄復引之以爲黃龍入門益爲昏聽

啟母石

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之修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已感石坼胷而生故說者以爲夏后生而母復爲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一石號啟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燭王韶寶華等皆云啟母歷代崇祀亦以爲之啟母按元封

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啟母石伏云啟母化爲石啟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媿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啟母之媿而偃師西二十五復有啟母小媿行廟淮南子禹通轅轅塗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蓋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疏聖河夫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實及桐汭志謾錄等故記以爲大禹之化厥有繇矣雖然啟母之廟顧野王盧元明等又以爲之陽翟婦人嵩高記云陽翟婦姪

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母祠則又疑后母矣歷載傳訛故得而爲之說

無支祁

集仙錄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馘邪檢兇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導波決川奠五岳別九州天錫玄圭以爲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詞乃益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山神女也昔李公佐至未和九年從元之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岳瀆經第八卷奇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

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相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搜命夔龍桐相等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狒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越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相胡木彪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遂去頸瑣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俾

淮水永安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
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於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
三慧門入道以音聲而爲佛事現化此土如李邕之
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
方未泰初李湯知山陽物嘗出焉詳予福地記

四載

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楯肆窮廬固有
所宜也許氏以爲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坭地宜
楯草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楯
山標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橐山乘橦尸子作菴集

韻同爲祖芮切舊亦音菴而橦乃音鞠故河渠書溝
洫志皆云泥蹈毳書言山卽橋而志言山卽楫諸儒
皆以橦爲丘遙切此以意言之音橐爲菴爾按許說
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標澤乘輶爲不
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標行沙乘軌
標與橐同力迫切輶與楯輶同敕倫切尸子之說蓋
得其傳橐非輶也字宜音撮險所乘者書志作毛毳特
省文借字代弗察爾橦與楫同蓋卽標也當讀如濟
潔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爲纍其作槁者殆楫之轉然
禮韻直收橐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一作鞮則又合橐

欂爲一矣集韻作輶而以楫同之基暴固舉食之具
介如淳云櫬以板置泥上通行櫬以鐵如錐頭長半
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楫二物蓋皆車
類竊詳其制櫬當如蘇公殯馬之法而櫬則輶之制
介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輦輦輦人輦車駕輦上
爲藩藩營輓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輦爲大車駕馬
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柩以輶軸大夫以上以
輶輶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輶車庫下
而寬廣自諸侯上有四周卽其制也孟服謂木櫬形
如箕摘行泥上徐廣以橋爲直輶車一作輦而應謂
楫或作櫬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載曰乘則不應
爲履與板矣楫輶櫬撮是爲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
在四載內然在文子又言涉用髣髴於說者爲乃鳥
反茲又異矣

九藪

周語云豐殖九藪其在職方揚有具區荆有雲夢豫
有圃田青有孟諸兗有大野畿有弦蒲幽有豸養冀
有揚紆而并有昭餘祁然爾雅書乃有十藪魯曰大
野宋曰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祁鄭則圃田而吳
越間則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

陜乃爲秦藪海隅大陸焦護旣異且無弦蒲夫大陸
晉地而焦護陽陜皆在扶風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
得與周並舉周亦何繇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哉且
以海隅何得爲藪而獨屬之齊邪傳云鄭之有原圃
猶秦之有具圃也今乃以陽紆屬冀圃田屬豫地理
殊矣以鴻烈之九藪若從爾雅旣無周魯而益以趙
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陸爲二也說文用職方說以圃
田爲甫田豳養爲奚養則自異爾

太康地記沂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古弦蒲在
沂山北○昭餘祁在介休連延祁縣呂氏所云

大照一名漚澤俗曰鄔城泊者是也○豳養在
長廣徐州縣○焦護在涇陽北卽瓠口漑田萬
頃

奠高山大川

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先王修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風俗之所以異繇
廣谷大川之異制也是故鴻水平九州之地失疆理
伯禹定之必以高山大川爲之準者本風俗之異也
濟河爲兖州則專以大川爲之界荆衡爲荊州則專
以高山爲之界荆河爲豫華黑爲梁則兼以高山大

川爲之界也兗州東南据濟西北距河青州東北据海西南距岱豫州西南荆山北距河水雒州西距黑水東据西河荆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梁州西距黑水東据華山之陽維揚東海而北淮徐東海而北岱南及于淮此所謂莫高山大川也盖以其地命州而不以其州分地有如兗濟皆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北與在南哉云濟河爲兗州荆及衡陽爲荆州則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而荆山衡山之陽爲荆矣盖荆衡者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域者皆可得而攷矣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界別山川定于以及夫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高下貢筐多寡以詔來世盖前目而後凡者體如是也雖然言某山某水者非必止乎此而言及者亦未必至乎此揚不言南青雒之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有所不常故也

路史餘論卷第十

宋廬陵羅泌著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雲夢二澤

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爲一澤故杜預以雲夢藪爲巴丘湖酈元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夢却子之女生子文弃之夢

中則江南之夢澤定公之四年吳入楚楚子涉睢濟
江寢于雲中卽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又者雲在
前水所沒至是而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
作至是始可作而又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不
知旣以雲夢爲一澤復謂古經乃雲夢土作又者非
也春秋文耀鉤云大別以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
夢也而子虛賦云雲夢方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
以大江而安陸有雲夢縣是合而爲一矣沈立云雲
卽今之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卽今之公安石首建
寧等縣自史漢亦然班生志地而華容枝江若江夏
之安陸皆有雲夢學者遂莫知所適從宋山川記郭
璞皆以夢爲南郡華容巴丘湖則枝江也方楚子之
涉睢濟江以避吳兵而華容在楚之南安陸在楚之
東故或者謂避吳之行當不在此謂雲在江北而以
濟江者爲指漢言之益繆

汴字本用派煬帝
惡其從反易之

汴流舊矣世咸謂隋煬始創以幸維揚前此未有斯
大妄也夫地之下沮水必趨之理勢然也使古無汴
其地旣高且仰則雖神禹不能使之行於地上况乎
煬汴也者魏大梁也故東魏爲梁州後周曰汴卽漢

之漕渠一名葭莩其渠厥利自秦氏徙平陰以開灌
注後以開空不填乃任水下扶溝入渦而通泗暨漢
平帝時河汴久壞其後汴渠東浸交豫百姓怨歎會
伏宮以樂浪王景薦於是詔發卒數十萬從景修渠
隄自滎陽東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餘里立一水門
相洄注渠成河汴分流稍復舊迹故樂俊言汴渠東
浸日月彌廣知汴流古久矣夫卒數十萬修渠隄則
是起自兩岍而汴行其中矣立水門以節度其上流
則與今汴不異也

事亦見顯宗紀發卒乃謁者王吳

魏太祖討董卓

也從弟洪至滎陽爲卓所敗太祖失馬步至汴水深
不得渡循水得船共濟而晉祖逖之將衛策亦破石
勒別軍于汴水厥後相温將通之以北伐而不果義
熙中劉毅通之以討秦始有湍流利漕及濬舟師伐
吳杜預抵書勸之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
旅還都而濬亦謂將以成古今之絕倫而自汴河班
師則汴之大小必不減於今也夫二帝之時都于中
冀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必繇河達帝所蓋堯舜在
位重於用民故九州川瀆各有入河之道所以通朝
貢來商旅而便轉輸也今之禹貢每州之水所紀是
矣惟淮與河獨不相及而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者蓋

繇淮以入汴沂汴而入河也使其無汴淮泗奚自而達河哉此則伯禹之前有汴已見矣我宋都大梁貢輸之來必繇四河自江淮荆湖者道汴河自陝西者道河三門白波沂汴陳許諸州道石塘惠民河而京東者道廣濟河蓋趨京都必以達河爲至此唐虞建都之本意也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始制汴河歲運江淮六百萬石豆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黃河米豆八十萬石惠民河米豆六十萬石廣濟河五百餘萬石此最登之數百倍景德已減青揚二州不言達河已見於徐兗也兗言浮于濟潔達于河矣故於青直云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矣故於揚直云達于淮泗繇淮濟以達河也自大業初遣皇甫儀自苑曲引穀洛達河

自汴渚引河通淮大發河南男女百餘萬濬開千里遂幸江都築堤蒔柳號通濟渠所謂隋河者特煬帝

因舊而浚廣之百姓怨苦因而號之爾坤元錄云宋武北征後復

皆堙大業元年更令開道名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煬帝游江淮於此泛龍舟至江都轉交廣荆揚益越等州運漕儀一作說及開元時齊澣牧汴請開汴之下流自

虹之隋河至淮陰北合爲淮尋以河源勢急而塞則

汴不起於隋益可知矣方楚漢之中分割界鴻溝文

潁以爲自滎陽下引河水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

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卽今之官渡水魏武袁

紹相持之處故蘇軾疑此爲汴謂其後或爲鴻溝或

爲官渡爲汴上下百餘里間雖不可必而皆引河以
達淮泗者至道中上問汴水疏鑿之繇張洎對曰
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
大梁浚儀復爲下渠一渠東經陽武中牟臺下爲官
渡水一渠始皇鑿川灌郡謂之鴻溝卽出河之溝亦
曰岩溝王吳所作浚儀渠東合濟至敖山北兼邲之
名煬帝開汴自爲通濟渠國家惠民金水五丈清汴
四渠合會所以無遺乏也會要史謂渠隄自滎陽而
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官渡有不然者今汴渠
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而官渡直黃河爾故袁
紹相拒沮授歎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官渡匪汴亦
明矣酈道元謂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予固謂伯
禹之前有汴不易之論

滎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于清水其疏
鑿沿亳界真源丞崔延禕紕徒開千步中得一
坎謂是古墳中若新營周廣北屋下有五色蟄
龍長丈許側有鯉五頭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眸
長九分禕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
上聞滎滎命移龍置淮投龜于汴

敷淺原

敷淺原蓋江鄂之間孔氏謂一名博陽山顏師古云
博當爲博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博陽川在
南古文以爲敷淺原音爲敷陽誤爲博爾水經注云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
澤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
流沙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顏以爲山者異矣按通
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
以今縣南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固以爲敷淺原
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博陽川
乃在此山東北與志不合杜佑復析敷淺原博陽山
爲二盖以敷淺原之水也十道四蕃志敷淺原博陽
水俱載饒州九江新舊尋
陽錄記顏魯公過蒲塘驛辨土俗所呼蒲淺水蒲敷
音之轉南有博陽山土人呼濮陽山濮博亦音之訛
則又以爲博陽矣博陽之山不得而實蓋按驛西數十里惟

有一望夫山盖望敷爾尋陽志博陽山在德安縣南
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高一百丈謂升
此望敷陽也隋志云益城望夫山或曰望君是也方
輿記謂夫行役妻每登高而望箱土積高而爲名然
寰宇記巴陵當塗黎城德安皆有望夫之山俱以婦
人爲說繆矣志言邑人或謂縣古有敷淺原登此可
以望之故名望敷以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爲
名斯得之矣盖望都之類爾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
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道如帶卽所謂敷淺原也非
博陽山

三江詳證

揚州文有三江而導水之文乃有中江北江釋者於是紛紛孔謂江自彭蠡分三以入震澤而鄭復以東迤爲南江歷代不決不知所謂三江非中北之江中北之江初無三江之名而三江元不入震澤也職方三江揚州之川郡國志韋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之按此皆自會稽入海者自班固冒以南中北之名遂與泝漢入匯之文相亂故或者疑南松等爲是吳中小水不足名川于以泝漢克之故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爲三以入海然江自夏口合漢以入

彭蠡卽合爲一自蕪湖出繇秣陵京口至崇明入海何嘗有三桑欽許慎謂江至彭蠡石城而分爲二一爲中江今大江一爲北江浙江也然浙出於黟至餘姚定海而入海與長江正自隔絕故漢注又謂岷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是一源而三日豈其然邪夫贛源於西章本曰豫水豫章之名始此而西章明有江南之號則亦可謂三江特此一江禹所不至禹貢不見學者有不之知夫以震澤在吳彭蠡在楚略不相及今乃謂江自彭蠡分入震澤爲北江是誤以揚州之文解之也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者

謂三江既入于海而震澤亦以致定此自二事非謂其入震澤此鄭所以謂三江分於彭蠡爲三流東入海然謂分爲三流則愈疎矣且雷夏既澤澨沮會同雷澤在兗澨沮在雍兗東雍西亦自二事而安國亦以爲二水會同於此澤蓋不知地理之所至也然又攷之海內東經會稽之山在大楚南三江之首大江出岷山海江出蔓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皆入于海故郭景純以岷江易浦陽今人特不知其處爾學者又何可妄引淺證而罔之哉

水經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北界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東南入于海蓋本漢志王安石云一自蕪湖至陽羨東入海一自毘陵東北入海一自吳縣南入海二江在震澤上今堙淺爲漕河所限不入震澤悉入吳縣一江震澤所以不足而吳多水患此妄意也茲鄭所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溢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爲憑禹之舊迹已變不可更攷斯益妄也震澤在吳縣南五十

顛自豫章入彭蠡泯漢自漢陽合入彭蠡則合爲一

不爲二矣然禹貢猶有中江北江之名者水性不同各自爲道如涇渭之分流流雖合而水不混惟涇渭有色可見而此則不見故鄭漁仲執此以爲水入水則合豈有流至九江猶可辨其爲江爲漢而林之奇遂謂在禹之時彭蠡而下有此中江北江而今爲一孔蔽於所不見蘇蔽於所可見不知之奇之蔽又有甚者夫泚自夏口合漢入彭蠡使其復出分爲二江亦不辨其孰爲漢孰爲泚矣況說二江去古未久其一遽失而徒不之知邪不知二江旣入彭蠡雖合爲一而自匯而下禹貢之文猶分江漢至于入海爲說

甚明初未嘗合則亦有其說矣蓋江漢旣會則自東陵而略彭蠡之側東流復出蕪湖初不與彭澤之水混故云東匯澤匯澤之水在其東也今華容青草湖中有大江在縣東一百里屈而南與湘沅二水合春夏漲冬入零陵則大江見則依舊自爲道也揚州言三江旣入而於荆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唐許敬宗謂濟入河泆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於揚子

江心候南零之水而張江州亦記嚴瀨揚子南零水之不同劉伯芻李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劭皆能辨於淄澠自有此理蘇子瞻謂中江北江以味別之亦本乎是然以爲江漢入澤合而更秀則又非矣入固未嘗合也

九江詳證

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而導江自岷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陵今之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爲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爲是

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按荊州文九江孔殷鄭氏以爲殷者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甚多以言治之之難九江各源其下流合于江而非大江孔安國言江於荆界分爲九道應劭遂以爲自尋陽分班氏之志則以爲在尋陽縣南皆東合于大江而以東陵爲在廬江金蘭水經亦云金蘭西北以廬江郡有東陵鄉也不知金蘭乃在匯之下流非大江之所至許叔重云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于彭澤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也豈尋陽之區哉且以大水受小水謂之過二

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汭北過洛水洛之水入河河水過之而已漾過三澨渭過漆沮亦猶是也自江分爲九道則經當云播爲九江不云過矣九江舊說一畝二白蜺三嘉靡四烏土五蚌六澨七麇八沙提九廩爲之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而會於京口桑落洲三百餘里而張須元九江圖乃有三里五洲白蚌茵州之名五洲卽蜺而三里卽畝也尋陽記則以爲一烏二白蚌三烏土四嘉靡五畝六源七廩八提九茵源或作浮烏土一作烏白水經書疏莊子義等往往皆引爲正晁百揆以爲方俗所

名於經無當桑落洲今在宿松西南百餘里十道四番志云江自鄂陵分派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又云尋陽江有八洲一沙二人三九江四葛五象六鳥七感八蚌曲折爲九江洲與江州尋陽中流分界東武林洲洲之下尾故程大昌謂荆境至尋陽以東卽爲揚州乳應所以附會屬之別無古据安國言爲九派未有其名至張僧鑒張須元賈耽名而不同蓋出俗傳江何嘗九分哉逮蔣之奇乃以九江爲今洞庭宜亦有所見矣竊攷漢志東陵之間自有沈漸元辰敘酉澧湘資九水皆合洞庭東入于江山海經云

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物誌君山爲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若尋陽則爲揚境非荆地矣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不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荆之九江爲洞庭審矣雖然秦漢以壽春置九江郡殊失所謂及英布爲九江王而王莽更以豫章爲九江郡劉歆以爲湖陵九江入彭澤禹貢爲辭也太史公云予登廬山觀禹迹九江口安得古之九江而觀之蓋自秦漢說者知尋陽爲九江余惠遠記廬山在尋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而尋陽志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皆率然之說余太康地記以爲湖漢元水入彭蠡者則又入贛之九水也益遠隔矣

辨究濟

予旣證三江而究濟截河之說古今未哲夏書兗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又東出陶丘北此伯禹所知也

歷古地書皆知濟自河北温縣入河自河南滎陽而溢

兗濟二郡正以是

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繇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兗出王屋入河始釐爲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苹鄭樵輩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

經依取禹貢爲疎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于河何今濟漯斷不相屬對曰充濟自温入河泆地南出爲滎澤又泆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漯自濟派至東武陽入河今莘縣北此水一非濟水入河也敬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截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滎水汨出滎口者滎陽水受河流石門涓之滎口謂濟南諸名爲出不審是一蔽也佑說河南之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時衆流湊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泆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移疑

後世夫水之所出自以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者昔郭緣之於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劔正與河水之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旣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泆行達滎陽而遂溢爲滎尔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病以今油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

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充入于河其文亦止于此而溢為榮之上當更有道澆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為脫必以為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林之奇以為漢人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以支引之故猶蒙上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霸水金鐵皆漏庭州霸水及金鐵器承之皆漏惟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水流下如飴亦然服之晁毛落而仙曰駝溺去屯煌二萬里道安西域記云石駝鄜延之江日夜流脂鄜延境溺其國有婆羅門守視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水際河石間與泉雜出以雉尾裹之乃采入缶似淳漆然之如麻烟甚濃重沈括取掃為墨松脂不及所謂延川石液者石炭烟亦大黑人衣延川詩所謂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烟多

似洛陽塵弱水溺毛黑溪玄髓悉唐制角

西海島間出如脂而黑金鐵承

皆滲去惟角可貯南人以塗木上象至

畔怯腐手

羅

輒不去昆崙以塗身即乘之如家畜

蓋亦

謂之無哉

息壤

洪水滔天懸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山海經云帝怒令祝融殺之羽

山息生之土長而不窮

如出入息息肉

故有息石

高子

勉息石詩序在江陵莊嚴寺或云韞玉

漢元帝時臨滌地涌六里崇二

丈所哀帝之世無鹽危山土起覆章如馳道狀蓋息

壤也 江陵之壤鑱鎮水旱

江陵圖經引別錄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

馬去之一夕輒復如故在昔昔高從誨鎮渚宮出經傳為息壤牛馬騰踐或死

其處門外問書記孫光憲對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荆

定彼泉原之穴慮萬世下有或泛溢爰以石屋鎮之

蓋本之冥洪錄裴相歐獻之事也元和初裴宙鎮荆

規模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

從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為

魚之憂會歐獻乘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

及令陶為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闕無少

差於南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

昔人所壞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獻乃洛中道士

博學多聞亦王子融修臧丙之事雷雨驟集爰屋而

記之貽救留者焉慶曆甲申尚書郎王子融蒞渚宮

郡僚及此以今地無復隆起而石屋簷且露請掘取

驗雖致水沴亦足為快因其畚鍤實土數百擔以備

俟旦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洽亟以馨俎薦外

醫博士張若水者年逾七十因言兒時見臧大諫丙

嘗以久旱發之數尺巨石如屋四面為柱為編其南

隱出門闥之象百夫莫動乃縻以巨索率水兕二百

如徹纍壇繪為風雷佛之像陳堯佐不宜之易以龍

神皇二年子融致仕蘇軾言其屢應然矣息壤詩

始為記佛漕呂刻寘之蘇軾言其屢應然矣序云旁

有石記謂不可犯畚鍤所及轍復柳子所言龍興寺

地天地之間自多有此記是永州云負甕而起者尺

有五寸夷之復高鍤者皆死

云然縣以堙水殛禹復用之彼以障汨而此以填後

禍也淮南子云禹以息壤堙洪水

龍負舟

呂春秋云禹自塗山南省南濟江黃龍負舟舟人恐

禹仰而笑曰受命于天竭力以濟生民生寄也夙歸也奈何憂邪龍乃弭耳而逝淮南子云禹視龍猶蜺蜺顏色不變龍弭耳掉尾而逝云南省方濟江而黃龍負文人啓表往往多用而不旣其有無虛實按今江陵公安江有地名龍巢者乃龍負夏后舟處地常有龍卽桑欽所謂龍穴水口者注云江浦右迤北對虎洲龍巢又在洲北其南有部駕口宋景平二年太祖入奉皇統三此有黑龍躍負帝舟左右失色帝謂王曇首曰此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至都卽立蓋興帝之祥也江陵志云龍穴水口在石首縣十道四番志云二龍掉尾而去禹使迹之人此穴寰宇記亦云巴陵夏口浦郡國志謂浦有龍魚昔禹南濟兩龍夾舟之所以知夏后實有是事

十日

古今通鑑鏡云衆日並出天下分裂百官名設政令不行三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未三日出西方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四年三日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占曰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元年亦嘗三日並矣見晉陽秋而太興三年五日且

唐後前秦後趙乘時並起貞觀之初突厥亦記五日
並見乾符六年十一月朔兩日出關三日乃沒夫天
有十日居守陽谷在黑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九日居
下枝次以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鬪三
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大亂之道山海經云日浴溫
原谷上失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於烏夏桀之
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將沒一方出
故考靈曜云黑帝之亡二日並照雖然興亡必並有
德則興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顯德七年正月
癸卯兩日固嘗見矣是時苗從訓 太祖出師見

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
繇此觀之胤甲之事蓋有之矣歷代之書志更有多
月者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承見西方唐志貞觀
初突厥言有三月連明攷之乃是當時推爲突厥頡
利之應雖云分域然日月正爲中國之占顧得云頡
利哉

天門

桀遷于垂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天井關
也地志言在高都通典云關南有大井泉三今謂之
百巖可容百家關在井北故又曰百家戰國策謂桀

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溪之阨是矣吳起曰夏后之
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
仁而湯伐之羊腸卽五行山昔武王欲築居五行周
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之則內貢廻矣使吾暴亂則
伐我難矣乃太行也是蓋戲而君子以爲能持滿故
袁子正書云桀有四岳三塗之險京山中南之固及
在鳴條一朝而失其天下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豈固恃其險哉